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六冊目次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三)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皕圖書塾重刻本

一

甌湖聯吟集七卷

〔清〕李光國輯  
清乾隆刻本

五三五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三)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

庭綬絨園書塾重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魏季子文集卷八目

書

荅友人論文書

與友人書

荅楊御李書

同堂與徐巨源書

同堂與宋未有書

代與人書

荅曹九萃書

荅友人書

與梁公秋書

與甘健齋論曾文定書

與鄭幼圃書

與顧公書

與通庵大師書

與王全書

魏季子文集

卷八書目

擬岳忠武鄂城上高宗書

與顧袁州書

與丁觀察書

荅李叔謀書

荅施愚山侍講書

與汪舟次翰林書

與湖西魏觀察書

荅張一衡書

荅陸生寅賓書

荅丁觀察書

荅山西侯君書

荅李元仲書

與黎煥曾觀察書

與王邑宰書

荅雷廣屬書

荅黎煥曾觀察書

荅雷戶城書

荅蕭來巢書

荅賴晉公兄弟書

與徐健庵學士書

與宋奕瞻書

荅顧右臣書

荅文信子書

與南廣吳制府書

魏季子文集

卷八書目

魏季子文集入卷目二

書

荅沈胡歐書

荅黎生隆吉書

苔友人論節婦傳書

與友人書

荅盧生序則書

荅鍾士雅書

荅呂公璧書

峇里寶殿書

盧永于邑侯

荅雷幼韜書

與顧盛珍示禮部書

芥子化舒書

荅友人書

魏志半支集

卷八

芥子園畫傳

與當事某公書

芥沆雲士書

與戚子論賭博書

卷之五

答李昂若書

魏季子文集卷之八

普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龍冰叔訂

○ 答友人論文書

下同以文章之事禮愚闇豈足語此札子到當祝事  
留城中返山復迫賤事委城以故報後足下天資卓  
異在庸人謝詡然自有餘而足下顧不廢奢論大心  
處則明明則變虛則入入則精大海之虛也而江河  
魏季子文集

歸之頂石堅中物不得入君子之有意于修身砥文章者此其首務也然虛而不能實又往往失之是故有神惟狎狎者堅金石者洞泐安流者河者海者占美器者風雨雷電飛馳者褒衣章甫者猛嗜者尙示味者宵鶻者突嚴佐石礫人毛髮者日月者嶽峙者龍者虎吼獅蹠跳者率然者春若監龍者秋悲者夸誕浮靡會盟者質擊者組如錦者草冠野服者媼媼者斷制如老獄吏者宮闈崔巍廟堂阜者氣嚴如水者火歛者屢樓閣者島飛川立者銘如吳邪說

神雖者脈絡紉密者冬枯木者七盤者萬馬奔馳戈  
戟森列者閭閻泄泄者屈突犖牙掣僻者鷹隼擊者  
止水之滿者斃絃鐘鼓操作賓主鈎欄酢于堂上而  
舞者歌者凡此文章之正變則古人皆擅之或得諸  
此或得諸彼千態萬狀惟詭無門且夫風雲之變不  
一而要不出乎山澤之氣飛搏而上雲漢不離乎地  
神奇變化不外乎然常至而惟實至而靈故曰本豐  
者流沛操法者能奇也古蒲岳范曄魏收載世所謂  
文章之士恃其文藻放僻自用陰賊不軌君子視之

魏季子文集

卷八

七

曾狗疑黃土之不若匡衡張禹竊聖經之糟粕言行  
背馳地人家國則是文章者小人之鳩毒而行誼者  
文章之根柢令名之舟車也

汪舟次曰理精以肆氣奇以質法嚴以變文在秦  
漢之間

○與友人書

禮得知足下多歷年所經涉歲月日以彌淡中間絕  
少聚隔予今將遠行脫裘長駕慙生平願望歲月不  
可知已不則當作五六旬別其間消長亦自懸殊并  
與足下別一二日私心輒感離索忽忽若有不愉快  
亦不知其所從至也禮生而疎落濶于事情然于足  
下獻可替否纖細無脫遺亦既殫盡心力予不欲致  
侃侃之辭以故不達今予行矣邱林二子將偕予俱  
發家叔子則授徒郭中足下所資益祇良之人悉東

魏季子文集

卷八

七

西處中夜思之寧不怵然人生天地閒負七尺昂藏  
乃不克踰武前人獲自放乘輿腐草枯木同摧拉不  
亦大可憫耶子與有言雖無文王猶興且足下亦既  
稔聞賢人君子之說矣循其指歸可探擇而得以足  
下之稟賦生平所聞見而不獲日新月異以自遠流  
俗豈情理哉足下最病漫無主持每事居可否之間  
輒從風而靡人品學問終恐頽頽語曰璚穴穿隄單  
統絕木微之不防後不可遏又足下性多佻達輕言  
過動常常暴露且于此召侮焉敬小人嫌棄無以取

信友生閉。或正言譴論。教忠告于人人。將跡其素而  
易之。不入。夫聰明者人之幸也。亦人之大不幸。善用  
之以登于聖賢。無難也。邪僻倚之。則祇見其破裂敗  
壞。而不可救藥。何則。愚者其知淺。賢亦易見。若既有  
文過之才。而潛行追非。僞過之事。其始似莫可疵指  
究。其終竟至于無可如何而已矣。望足下膏教自振  
斷于義理。不爲他物撓奪。舉止莊凝。望之使人可敬  
善用其聰明。以誠確自宅。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足  
下日與諸子及予習處。而使卒無成德。是亦予與諸  
子之過也。古人云。士過三日。晤目相待。予反棹時。令  
慨然有非復陶家之歡。則豈獨足下之幸。  
叔兄冰叔曰。懇質沈鬱。情采熾然。其浚度嚴密處。  
是劉中壘家法。

魏季子文集

卷八 友人二

四

○答楊御辛書

佳詩率以愚意。甲乙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  
我之真意。所謂發乎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  
必有我一時之情之意。則此乃爲我作之詩。古人已  
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增不  
寡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  
有謂故也。求其格求其勢。求其句。與字求其章。是之  
謂法。章法之妙。圖亂而不亂。始則春潦滿腹。終則縮  
川灌河。神龍見首不見尾。率然之蛇。擊其尾則首至  
者。執此有要。川河自有徑。神龍率然自有首尾也。其  
爲春潦也。川河也。無首尾也。首尾俱至也。一也。此操  
法之妙。有以運之也。我時詩慷慨悲激烈。性男子大  
浸稽天而不涸。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死生驚  
懼。榮辱之端。不入其胸中。乃能有所詣。而不奪吾志  
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區  
區之心。竊所歧望。愚于好友。寶若璋璚。惟足下察之  
叔兄冰叔曰。名論如屑。嚴錄中具有變換之妙。

邱邦士曰。下語斬斬著意。鑿然絕無作意。殊  
斷之迹。斯爲彈麗。

魏季子文集

卷八 雜詩一

五

○○○同易堂與徐巨源書

巨源足下。令聞令望。久矣。近得讀所作。敝邑彭劍伯。傳幾幾龍門之遺下里。一介士荷寵九京。弟輩榮施。無已。感謝何可言。中間采聽。或誤欲相敬告。循然至今。會宋未有朱義敵。邑覆見尊傳。此時不言。遂使足下鴻文。頓失千古。弟輩嚮往。謂何而忍安之。恐一二情實之士。并疑劍伯烈事。爲莫須有。劍伯與弟同學數十年。或通姻。或同姓。近屬知後先事最盡。羅某微時沈身。非所劍伯。天若援手出之。使供紙筆。頗能盡率于文集。讀卷八巨源一

太

忠勤自結。弟輩亦因而卯翼之。劍伯當尼時。無所遺。某委省會謁。新建相公。泊讀尊傳。則未嘗不拂然大歎。以爲小人之雄。未有逾于某者。某之謁新建公也。偕劍伯之僕。以行公方。以危疑圖戶。未卽見。且須後命。而某不肯須臾待。遂棄其僕。掉臂歸。僕方寓食足下。所爲貴池方涇。及持之還宰時。江省米翔貴微。足下僕幾殍。道路劍伯方用是恨某。而某後劍伯卒。以新建公故。免于難。新建公生平在天下。弟輩何足言。但此一事。周未如是。而足下傳中云云。豈非某欲

荷重。以自賣。聲各故。諸張而欺。天下足下謂天下有真偽。倒置如其人。乎。昔張燕公幾陷元忠。執于實錄。吳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弟獨何心。而忍令市井白後誣。□本朝國老。策封大君子之側。亂天下信史也。比年以來。某益無賴。陰附山魃。顯依郡將。招搖里市。至事敗。遑巡而逃。弟輩深痛疾之。姑置勿問。陽司隸有言。狐狸下醜。不足宣示天下。弟輩苟生。視息覲然。人面尚何某之足校。至于是非所在。則不敢辭。弟輩與足下同鄉生。而同時。願及大作之。未出

七

竊通道所未。迷否。則足下方獎借某。而弟輩又濡筆其後。以告天下。天下得無笑吾鄉。同時人議論異同。如此。疑當吾世。幾無信史乎。弟輩學業未修。名不出州里。于直道竊落。落自負思。所以上考三王。下俟百世。于不惑。朕非足下賢明。不敢輕發。足下里人彭紹菴。流寓敝地。當城破。劍伯死時。孤既陷。傾衣裝贖之家。爲之落歸。則分食以食孤。有過爲稱。清江公以激厲之。則涕下。不能止。弟輩相謂。清江孤天下人之孤也。奈何。獨果躬菴。菴曰。清江公知我厚。自通籍



將炫耀市人。事敗。他逃。方賣書。都會處。而顧欲以義士見。囊胥之隱民之刻。嗚呼。果何爲耶。新建公生平弟輩。聲咳不相及。屬當茲會。灰死不厭。而某以役。猶或能橫口語于四方。所以言之切切者。猶恐買珠賣朴。重負先生之意。巨源相忤于里。有敬事未得。竟達今。敬修一所。附于左。有事之周。未道之視。此加。悉先生幸取一覽。因風惠寄。諸惟亮察。

印邦士曰。論極真透。故吞吐節奏俱得力。

余生生日。關係幽明一段詞。嚴義正理。切情迫足。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沐浴

十

使秘史諸書之人。白汁淡片。

○代與人書

某泯跡半生。無一可舉。似獨聞天下有心胸男子。不謂千里疎。逃願爲執鞭。今春。梅梓。夢洲。過仲父。稱用。今古歌哭。俱有仲父。慨服。謂予。吾見周公其人。典子所謂天下有心胸男子。惜夫子來遲。不與之遇。子盡游章貢。問覲面。自得某聞之。勃然自喜。竊又不能不嫌于古者。無介而見。既則以爲。媒介相需。士女之常見私苟。且有所求。雖絲媒介。猶可恥。無求而見。士固有落落自合了。無常格。雖。讓明之言。今。屏之。雅愚且

魏季子文集

卷八 代人

十一

以爲過矣。此真天下男子相見之事。某雖劣。何出自嫌。乃因友弟某。附書劉公傳中。具道鄙意。開藏道。賴爲吳楚之游。先生德度。嶺北出。得以拜手。塔下展區區幸矣。

印邦士曰。中間餘脈直露奇偉。却如上峻坂者。逾進逾高。



○答曹九萃書

遠辱手書喜婉交核朋友之義在天地間共得相知與見面與否皆無足重輕然觀古人向友之旨則有同義之人生當斯世不一相見當必有遺恨也禮聞足下之義久十年來浪跡江湖未暇相見乃足下不卑鄙而棄我是以奉書而喜昔中及龍潭之難又湯方以朱家郭解禮則婉不敢仰視念爾時雖雨雪重斷究無裨龍潭之死事婉無成然龍潭竟死禮則又不敢婉昔有里人墮水死者婦悲號踴身投江中爲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書

主

不解事者強救活之後數歲竟他適夫龍潭持倭倭之節遠近莫不聞異日如有貶損萬分一則土崩瓦解顛失千古是龍潭之死賢于生也逆甚而龍潭當日事則又宰化幸元仲爲難元仲仕戶一村當塗索見之不可得或屢中以危禍而卒不奪其于龍潭也未嘗一通姓字禮以龍潭之故初請元仲濯足未竟余卒質言元仲立草書與其門生辭旨篤妙嗚呼以未識面之人言未通姓字之友慷慨引手冒危疑無少留難如此此其義激愚以爲與朱家郭解有合

禮往讀游俠傳至朱家終身不見季布將軍郭解脫踐更不直姊子而直救姊子者未嘗不心動婉歎蓋施德者以不見德爲難而氣矜之士以能平情就理自屈抑爲最勝也竊聞足下破產爲義雖頻見貶削終勿遷悔然則朱家郭解之義風見下殆庶幾無婉何日得交臂呼酒相與拔劍斫地宜此慷慨夫然後喜可知也往有贈元仲詩一章因龍潭事作者並錄覽

魏季子文集

卷八

主

挂聯標處尤爲渾巧

○○○琴友人書

頃接手書持緘教善及展讀竟頓令宿食盡忘由掩耳而急走也足下能毅然翦割嗜欲屏賣婢妾蟬蛻于汚濁不可不謂丈夫之舉獨七十老母使之驚惶摧裂肝肺豈不能滿忍歲時奉母終其天年然後遂志釋悅且人生百歲者少七十古來稀恐亦未得長久羈足下足下不念母母當甚念足下于此而不一動其心傲狠自恣疑亦慈悲之佛所勿與者矣足下之入空門也許書中所云不過爲不第而發耳僕

李季文集

卷八 琴友一

十四

職至此極也莊生有言鳴得腐鼠遇鷂雛雛而嚇之足下其欲以腐鼠嚇我耶吾聞君子愛人以德何以親之規之以言足下僧服方利既入其門便當屏氣刻習自悔罪救過之不暇而遠路昭然揭以示人口某當來學某語當細參又曰吾不若某其之浮慕而祇以爲名夫爲治之要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治世之人且然況出世乎然于外者其中必寡吾知足下之學不固矣且由足下之言衆世之人皆當學佛皆當爲僧以修來世爲人審如是壯者棄父母妻子

李季文集

卷八 琴友二

十五

幼者絕婦室老稚男女皆脫髮披緇衣然自此一世後人賴已絕東南西北空曠無所野草蔽天日足下所放生之禽獸猿猴狎兒塞于其中則亦有何所謂來世所謂人身者而待修之耶則是漢明帝以前佛教未入中國陳思王未爲布滿通之時中國之人皆無從得人身也嗚呼愚矣卽以此佛理亦大相疎矣凡此特因足下之言言之至愚兄弟志不學佛夢寐之蟲各有所甘而足下悅是輒思與共此亦鹿鳴野艸之雅意固無害也快以足下近方堅忍爲學

必染于閒過街口無諱。勿督責。

叔兄冰叔曰快論懇求其筆法明利婉好如雜畫沙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跋 三

士

○國梁公秋書

禮頓南之鄙人也二十年閉戶窮山足跡不交都會至于聞天下賢人雖千里裹糧窮顧一見禮言知先生于家叔兄又見大作祭王軫石文及嶺南遺民序頓挫淒鬱讀之如攢戟刺心亟欲溯舟奉造聞方閉門謝客恐不獲相見嘗覽東漢黯網竊以孔哀之裁張儉爲非賈彪之拒岑暉爲是蓋儉之爲人不足累萬家况百十不如儉者先生之謝客誠是也而獨恨禮之不得見也天下紳士中不乏君子明體者多魏季子交梁書 卷八 梁公秋 七

甘健齋曰實實數言自見其際然處

○○○與甘健齋論曾文定公書

禮向不喜曾子周文每讀不能終篇頃病中覆取讀之意思以度稱古作者無疑子固于論事上書之文每恣漫劉注不足動聽聞其可施於事實者亦必特所爲序記則卓爾爲不可及蓋其論旨不獨原本六經而聲氣渾厚漸雅自有道儒者之容言而會之門嗜之也近代道學之士既以文章爲玩物喪志又不肯爲汪洋恣肆之言如曾蘇諸人者則亦發爲子固之文而可矣子固屏絕百家自放躋于聖人之

蘇季子文集 卷八 及定一 十九

徒其爲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當比董仲舒然應以爲非與有得十六經之學者也所謂原本六經不過有具綱維取其邦郭以不學聖人之言已耳昔子固與王漢南論揚雄書說雖乖離叛道言其莫甚于此不必智者而後知蓋子固好雄文得力於其書遂至以雄仕莽爲合箕子之明夷美新之文耳可已而不已嗚呼抑何甚也原壤之問雖其長而歌使曾參問子嘗見之以爲有合于大學之說泣則曾固向得爲孝子乎哉曾固而取據則曾固必無當于

孝曾固而孝則必不以堯之登木歌爲可取嗚呼子

固言本六經自附于聖人之徒而顧反覆辨論爲此言以爲真有得于六經則固無是也子固性孝友奉繼母撫四弟九妹不遺餘力是其行義最高而公著常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公者若非妨賢而異擇者明矣吾由美揚雄推之則子固爲人其表裏之間蓋未必洞然無遺憾于公者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逐君爲行權吾以爲必無得于春秋子固以揚

蘇季子文集 卷八 及定二 十九

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爲必無得于六經邱濬以秦檜于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難見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吾以爲必無得于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于祭仲亦附會其節說此又與子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議論間有一出于此則生平文章盡可拔之水火而不足惜士君子立言盡不可不慎如此足下生子固之鄉又嘗序文定公文集故敢布其愚以與有道相正焉

○與鄒勿園書

第性好遊交天下士多矣未有如足下之好學善下  
者人方不學而自足足下學成益謙其深造文章  
之談豈復可以道里數策計驗家叔子嘗言古今名  
士詩文晚年動見醜拙豈果老而智荒哉以學就  
名成心自滿假不復讀書求益于人人亦無益有以  
益之于學問二者盡情廢絕耳而吳越之士天資敏  
異學淹博者十人而五求其所造則似與古人不類  
何也吳越者名士之市朝也立名易趨之者速而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與鄒勿園 一  
實不至焉辟如果未成熟而摘之未育能盡其質全  
其味者抑或慕尚文藻以耀俗爲工而不講求古人  
立言之意思法度耶禮去冬見足下文稱善除四月  
耳輒多變境則此四月中學問可知禮廢學久近從  
友人借讀王文成公集理學語禮不得知其文章剛  
健純明其別錄之爲奏對公移者則真天地父母之  
心聖賢豪傑之略三百年來一人洵不虛也倘者必  
通世務達時變否則雖聖周程之像于堂案列通書  
正蒙之冊可謂有益于世乎敝郡舊曾板刻雖廢想

多藏者僅記室無此本幸一覽覽當有以相助也  
叔兄曰語之憑到處自耐咀咬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與鄒勿園 一

三

〇〇與酌明府書

禮頭者過郡伏業先臨教誨飲食有加無已昔人云  
再三之惠猶以爲過明公于禮亦可謂恒矣此在明  
友比肩之誼誰爲難得况官長之于部民用人榮  
貴者歛息馬跡之下固必有十倍百倍于禮者與起  
威發文明公得士之譽禮固不足道也禮自安草野  
之分不敢造次一見當事貴人然世之爲吏自公卿  
以下則既耳而目之矣強於吏事者引繩切墨無暇  
及於文雅或文不風流自命儒吏則不復以民事爲

魏季子文集

卷八

重

意而能吏好自尊偃不下士儒吏就志詩文所好士  
多名譽僥倖造浮華無實時士則飲酒賦詩不能自釋  
民生有事則束手無策或相背叛不足恃爲緩急  
語曰葉公非好真龍者鯢蛇跳擲泥汙求升合之水  
以自活而往往自命爲海濱之怪物嗟乎真龍不易  
得而好鯢蛇者又比比然也何惟乎好士而士不至  
也明公以文章名天下所以好士者不啻在手此以  
禮兄弟之恩不肯其殷勤下問皆在民之困苦即  
比者撤兵一事鯢邑父之子弟則既尸齒於之矣相

乎禮等不肯爲鯢蛇亦終不能爲鯢蛇無以稱塞明  
公網羅之意人便數行道謝即今苦雨伏惟民牛自  
受

叔兄曰說今日好士與爲士者之病可謂酷烈然  
自足平正之論非刻也文如激水波瀾自峻

魏季子文集

卷八

重



○○與適庵大師書

讀記過目錄大師之用心切而功勤可謂至矣其池  
瑕瑜諸評已盡特中有一節似無過而爲人者所  
謂周旋人情處見也刺人者刺其要害誠人者誠其  
穴道振人者振其家後救人者救其危急器人之精  
神有疎而後有獨密有輕而後有重重故孫叔敖下  
解駟馬而楚治智伯察家逾而國亡務大者器其可  
舉重者道其輕也且所謂舉其小遺其輕者非荒忽  
忘服之也譬如綱舉而目張食口而身肥是故刺要  
魏季子文集卷八  
害其四肢則已不舉矣拔豪俊則庸人皆爲我使友  
故大匠之爲巨室所勞心而求財得康樂幸已得枝  
柱闕閱又幸已其他槁櫛窗戶之材君不兼收也商  
意之所注力之所管不在是焉蓋勞心于其小則分  
其全力而不足舉其大故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且  
懼夫明智之士袖手優游而勿觀焉遂有以窺我之  
重輕則固已掉臂而去矣竊觀周旋人情錄中都已  
書過而日之所爲常蹈是大周旋人情何心也條中  
所謂討好是也孟子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日亦不足

矣討好之學術有似于畢公之克勤小物有似于清  
舊武侯之謹嚴有似于謝幼度之展顏皆當有似于  
王茂宏之合容而究其德業機用則皆似是而非入  
世者有此則不足以立功出世者有此則不足以入  
道語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師其不以言爲足是  
也大尚幸有以教之

彭中叔目議論皆識大體中要害而留氣溫純若  
不欲以才識見者忠告文中又標一格

魏季子文集

卷八 適庵

五

○與王觀察書

丹別解微海重灘經佳付之澤伏壯虞處行今焉然  
至于家山其幸獨于明公眷眷然不能暫釋于懷明  
公以司憲之尊下交鄙民容光先濟講布衣握手之  
好此近世所未嘗有也古監司權最重宋宰相出守  
郡監司或臨督之如局吏夫自監司遁下至于布衣  
不知其幾等矣然賢者所自處則雖貴為宰相由與  
布衣無異今明公不阿為宰相則既已為監司而于  
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意內有所見重明舉外之  
嘉善才文集卷八與王 一  
所重者甚輕而不留意耶然當今公卿以好士名人  
下者固不乏人或名至而實不至焉或名實並至而  
有岸然自異之心保謙恭折節之能而即以其名  
者成主於泰夫之氣周公曰平易近民必歸之此  
豈獨為政哉大賢者之好士亦莫不然明公為政寬  
簡如春和之決物而虛已下士行舉世所難行則亦  
要歸于平易益視之不通布帛菽粟尋常之事大是  
以爲而不有奸而不厭其安且久如此也禮二十年  
來省郡尊嚴之地雖有故未嘗一通名姓今于明公

未見而慕既見去而思之不覺忘其種種蹄角自公

爲之呀然失笑此如寒崖陰木積歲不華而今忽盛

溢造化力有所至則亦自相花實與衆卉同賦其能

固不自知已矣聞許兵士已行下假道飯邑明公以

一言而更數縣百萬窮民之困苦嗚呼開南金千鎰

其爲感恩孰大于是分兵而屯當是商安從蕭之計

明公勤心民與好察通言知不罪其賓主臣

伯兄曰步驟安雅而情緒婉婉中人亦如春風所

至自相花實令人謂連感綱

魏李才文集卷八與王 仁 七



○○○擬岳忠武廟城上高宗書

年月日具官臣某謹琳死上書皇帝陛下伏承陛下  
部臣班師臣知升陛下息也此必賊臣秦檜陰爲南  
間以欺陛下陛下面諭臣曰小興之事一以付卿朕  
不遙制則臣雖戰敗勢沮陛下必以誦明荷林父則  
臣必不詔臣班師況臣今每戰必勝誠全有期獨金  
南縱槍南還使爲奸細此陛下與朝臣既所共知臣  
知繪計必陰欺陛下淵聖故天子也淵聖歸置陛下  
何地臣則以爲縱使陛下輕棄天下以讓淵聖將相  
魏季子文集卷八 卷八 魏忠武 一云

臣民萬萬必不肯舍陛下何則天下將相出萬死  
生圖恢復者皆陛下所選建拔指諸陛下恩德最深  
况淵聖失守宗社萬無復辟之理昔唐高祖與太宗  
戮力取天下後立建威爲太子而太宗諸臣不服  
而禁門高祖震動幸以即位其後太宗失國子肅宗  
立未迎上皇復位李泌曰上皇不來矣陛下但言歸  
本考養則可既易表辭而玄宗始安心返駕太高祖  
不能得入於子而淵聖能得之於陛下太宗爲父不  
取居者而淵聖爲兄敢居之臣則不信也陛下察今

日戰勝之勢惟當逆折賊臣姦謀速命諸將協力進  
師以成陛下萬年一統之業若臣則終始有守而論  
以爲治命可據自今以往陛下即罪臣以復逆之罪  
臣有死敵而已不敢奉詔

叔兄曰字字面沙印泥語語貫金穿石此天地間  
有數文字視滄海封事覺更勝一籌○一稿下斬  
叔字面印爲文中悍節奇甚

魏季子文集

卷八 魏忠武 二五

○○與顧袁州書

去春明公遷守袁州手書之外屬見于世僕口示欲  
遽入鎮道別此意何敢忘會二月中先君寢疾幸俗  
家族婚友咸來奠拜而家伯兄獨廣中叔兄出遊江  
淮皆遠道數千里不得歸不肖子惟禮一人是以不  
敢逃出二月盡抵鎮則五百已餘數旬矣嗟大明公  
非獨以能下士相親重也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天下  
之如柔如剛可與談言者幾人哉禮客鎮復兩月當  
路禮遇無損他時雖資期酬酢紛若承挺而獨行將

魏李于文集

卷八

與顧袁州一幸

購如僑不却之野獨幸家伯兄脫身嶺南出而幕府  
相見悲喜若隔死生家語未竟便及明公未嘗不相  
對而默然也時兩人私言自此以往常一意家食兄  
弟父子聚百讀書優悠林石終此餘年不意天降奇  
災乃有十月十四日之事蓋自督大任潰回東出再  
屯敵邑之上鄉兵往寇東互相踐踐焚殺之慘倏忽  
存如當事誠蓋實有日而大任亦有願得李路一  
言之意愚兄弟痛桑梓之禍結惻窮黎之失社遂承  
風旨先以一札開陳利害委布腹心既而家兄受命

在撫於八月初八親詣其營此非敢有邀寇功名之  
見幾幸官賞之私也不過欲舒頓軍之急爾若膏路  
之重委耳何期省郡異謀四面撥兵使者甫至而師  
遽合而彼遂疑為實己也不思兵尚誼道彼信李  
靖之果豈與卿食其席儉相謀乃扼而不見莫由辭  
說始以幽囚終遭毒刃哀哉哀哉意欲為卿伸進之  
高致而竟乃陷卿生之奇禍也是時兵寇甫退居民  
逃亡聞報驚疑禮同世僕把火夜行八十里手拭顏  
血省驗無訛魂喪魄飛心肝頓裂僕拔佩刀自刎者

魏李于文集

卷八

與顧袁州二幸

再幸為旁人所持奮拳椎胸死血沾於小股人皆之  
役病遂不支甫二十日遽就灰土天乎天乎明公謂  
生人之慘有慘於是者乎禮是時捨地呼天幾欲身  
殉獨定之後念先兄事多未了三孫孤幼莫適倚仗  
勉強視息偷活至今禮經有言父母之誓不具戴天  
兄弟之誓不與回國此一誓者實有不戴天之恨蓋  
既殺我兄因喪我臣禮以傷痛一病垂死嗚嗚幾於  
闔門而先兄入營之後尚欲掛禮傑而費之在不  
其肺腸何物也嗟夫哀哉先兄雖有兩弟皆文弱小

福年道衰。集舍竟。病空。今設齒而已矣。復何言哉。

復何言哉。然脫令明公當日未去。則先兄必不行。即行亦必教以機宜。使知所趨避。必不至以愛人之心。橫蹈非命。此造變以來。懷服明公。彌切而思之。痛彌無窮。期也。明公於禮有家人之誼。詎意道隔不覺。言長鮮民之生。明公其何以策之。家叔兄去職。於員里得計。今春抵山。兄弟相見。抱頭痛哭。不知何者。爲生爲死。而頭風宿疾。連月大作。嗟乎。翠微花竹如故。山水不改。獨目之。則白日如夜。人非木石。何以堪此。

李季子文集 卷八 與徐漢州三書

兄兄弟第。第氣。十日九病。噤噤不遠。鬱悶如何。安得見明公。吐此十肝惡氣。爲我洗腸。而滌胃也。語無倫次。惟知已哀悼之。

邱邢士曰。沈痛。湖離。因是司馬。報任李陵。昔。張二書之。流然。彼二書以懲紆之致。寫鳴咽之情。因易爲工。此以直寫痴恨。得其詞離。遂較爲留耳。

○與丁觀察書

當明公在京師時。禮深伏山。陳耳文章之名。久矣。及茲除音下宋。使君。敬仲執禮。手曰。賴南之民。其有與矣乎。今丁公某來。說斯土。好士愛民。與子爲石交。知其人。賴南其瘳矣。繼又得先叔兄還。昔。丁公在車騎。鎮我對其人。如春和之渙。物讀其詩。溫柔。後厚。其必敦。或優優者也。且其爲政。尤嚴。誅告人。欲清。法愛民。則莫若誨告之。嚴反生者。次及小子。良微伏。謝害。接過分。且得大詩文。咀咬累日。乃歎昔之所聞。今之

李季子文集 卷八 與徐漢州三書

所見。於宋公先叔兄者。一不誅也。禮神情。飛越。乃以病臥。僻壤。夷健之。晴少仰。望清光。弗克。自致。今者以禮之不德。致小人鑿空之誣。伏承念其。碎。碎。明。探。厚。委。不。令。聞。知。輒。與。間。免。夫。使。拘。攝。兩。造。獄。實。公。庭。左。証。重。疊。使。直。者。得。直。而。返。猶。不。失。神。明。之。與。傾。聽。於。明。公。未。嘗。敢。一。呈。身。隔。數。百。里。之。隔。邑。而。惻。然。信。其。生平。指。事情。實。如。列。眉。下。陳。張。吏。奸。究。不。得。逞。此。非。特。好。士。之。仁。蓋。其。明。敏。耳。列。有。不。可。及。者。也。昔。越。石。父。在。羅。網。之中。晏。子。贖。之。千古。以。爲。美。談。然。晏。子。猶

有八閤之矢石父有請絕之辭禮觀明公於先民見  
於孺子微既下齊如是而禮且尊於病不得謂爲  
凡之塔以鳴知已之威而明公不之計足過矣  
遠矣而情乎禮非其人也雖然以非其人如禮者  
公且好之不替則天下之士將不遠千里而趨之  
矣詩駱山若二瓶山果二瓶山若爲林隱士創製  
甚清越今隱士死衆亦不能行將廢棄矣

陳元亭曰言部事亦層次雅簡不失法度如是觀

古人通問書及說交鋒平乎無角者尤足見其本

龍香齋文集 卷八 觀察二 詩

頃



○○若李叔謀書

舍姪孫大居之厄延及先靈則是禮爲家督者起咎  
盈積之所致也省惕內疚冰淵其喻大居永存法威  
荷無盡更示以道德之旨禮誦之如誦見藏以冰井  
蛙以海也其何所知識竊惟聖人之道德日用常行  
而已以其如此故若饑者之得食必飽寒者之得衣  
必溫是必復諸躬行而後信何者顏問能言道德距  
慙亦能言道德所以不貴微顯幽渺也惟不微諸實  
故理學之儒往往目不見疑近蔽於其子孫而不覺  
盡孝子文集 卷八 若叔謀 一 禮  
況精且遠者乎然精且遠者可見而近蔽者益難見  
也子孫至近者習聞道德之言則以爲已且聞道矣  
於是文章經濟之士皆下視之曰吾聖賢也而祖父  
繩愆糾謬無所容則以爲當之且迷迨之彼祖父又  
牽於不道不德道之以德於是其偽益固逢迎日巧  
玩弄其祖父於股掌之上則且曰吾子孫聖賢之徒  
矣豈知其不可救藥哉蔽之終身敗其學行終身而  
已語曰身後者從言教者訟愚故必羣之躬行也是  
說自不免晉人碗碗含瓦石之謂豈有當於高明亦

以鼠目寸光所見惟此耳不悉

彭躬庵曰愈切實愈靈透便是驚湖鹿洞一席上  
妙講學矣又亦在國策孟子問令人通節義豁如  
濯熱涼風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本坡謀二 美

○○峇庵愚山侍講書

今夏五月伏奉季春北來手書先叔兄哀辭又讀夫  
孀生日序文字二首闕下於禮兄弟之有沒委悉用  
至無復不盡展讀涕洟中心摧拉感激何可言古之  
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今人  
謂古人不可及然則死生貴賤之塗其始終者豈不  
日今矣曩海內盛傳閻下痛哭雷伯顏謂此淚今人  
所無今又見之先叔兄至性洋溢如水行地繫井得  
泉夫此淚豈止今人所無由是觀之亦古人所罕有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本坡 一 詞

也昔歐陽子於聖俞子美極致其悱惻矣然官同時  
仕宦朝夕語處有久要數十年之情好乃若平生不  
一識面相距數千里之遠而神理往來無間絲毫與  
蚤昔親善者無以異此仁賢之用心有三代爲公之  
直道劉季標所稱樂交莊生之謂神解庶幾近之乎  
於禮孳庶直五十無聞以草野不材之天年屏罷  
鴻文過爲揚抗使溝隴愧其青黃斥鷃駭大鍾鼓重  
以推莊心毋獨之名言此古人所謂寓規於頤有道  
君子之占也自非愛人之周何以得此然先叔兄健

言亦少年俊，猶戲耳。賤體素羸，善病有路，血疾人畢。翻我如迷，冠臂自爾。先兄踵變形，精神消脫，死爲幸。特先伯兄孤孫幼弱，兩兄嫂亡，姪五來未舉，聊復慰。庶人聞，爲了此事，便兄長，願登收復，求望外，願前猛之故，輒乎夏秋之交，乃棄敝廬，逃空谷，隔遠，妻子不與，聞戶外事，似於明訓，有通符者，然止當識諸心，誦諸口，以防過結，習之，或發也，禮嘗觀東漢末諸君子，其於死生貴賤，皎然獨至，而不免名節，矯激之風。古帝王公卿下交巖穴士，野人僻傲，群鴈，有非子弟。魏季子文集 卷八 墓誌二 完

留伍所能堪者而敬之不能，可謂至矣。然愛洽之情，猶有未辭，篤也。方先叔兄旅死海內，同聲唁言者，盈几。惟閣下言，痛切婉轉，若爲世道深惜斯人，故慨於悠悠蒼天，有不齊之氣數，而於禮則欲勉其本，致辭曲，折不浮不隱，益進乎氣誼，而發於道矣。然則畢死生貴賤之說，爲閣下言者，亦淺之爲丈夫也。邪士亡秋病瘵而卒，著作百篇，頗不爲時人賞識，既無副本，又無資，登木他日，求在敗簾中，恐不可得爲之。就惜躬，應今已得四百四十甲子，湊氣猶壯，勝於

禮五十三省，傳覽兩序，謂前作按，繼徐行約束，嚴謹得南豐之健，簡後作出入風雅，原本經義，大似漢人，而于神明，逸是永叔結構文字，先有爲躬，應刻詞文，若干篇，嚴詩有之，敬附觀覽，其未刻者，蓄等身也。邪士文近爲勉，刻數首，緣付托者不效，錄其下，嘲外足恨，今亦未摹印耳。先叔嫂聞先兄之訃，哀號不入，旬飲餼十四日，死往先伯兄喪，其子世傑甚痛憤，即二十一日以憂死。此寒家大不幸，中稍足紀述者，先叔兄所作尊書序，業已登板入集中，又前近刻數首，令魏季子文集 卷八 墓誌三 完

並呈致惟閣下垂意，丁故舊草野之人，不覺視讀士臣

丁公雁水口愚山先生以朋友爲性命，其哭執叔子則直爲斯文典，輟非矯持名飾者可比。書中關發處，足令千古文情生色。

門人吳子政曰：文緒紆徐，緣繞由淺入深，滋味不盡。

○○與汪舟次翰林書

一別十八年。離髮十九白矣。佳作則時從先叔兄及他刻木。賴殘扇頭往往讀之。聲光流於外氣。識立其本。固非池淵中物也。嘗臺麓禁之。選正足。以爾其學。而薛元超所謂三恨者。其又可以無恨矣。昔班固。謂史遷所記。附漢於百王之末。非其體大。遷歷漢五世。目未足以成書。其邇五帝三王。以至於漢者。世久授受。非所謂本也。然漢百年來之典章制度。紀載弗備。而自運其意思。務以成其文章。固則詳漢制。卒載

建季子文集 卷八 雜著

詔令於本紀。其君之世。政則錄見於他篇。大詔令多美辭。聚而書之。頃乎可觀。揚君而非虛設。稅政道見則存其實。而不善春秋微而顯。其乃作史之正則乎。劉知幾良史也。曰史有三才。才學識。世罕兼之。然則三者之中。識其尤要矣。清美之紀。猶美惡也。善書大則大美者。誣矣。勝國之忠臣古聖王之所崇尚。以爲勸也。司馬紫陽之書法。後世有定論也。雖然有疑焉。元命脫脫諸人。修述金宋三史。或策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記。或謂遼立國先宋五十年。南

渡後嘗稱臣於金。不可待制王理。欲以遼金爲主史。宋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然則如宋者。主理之說。其可非宋。其亦有然乎。析南宋不已。項子愚竊疑而未。能決其是否也。執事兼史之三長。又當修史之任。其義例必精思而明識。是以收略舉所見與所疑。而請益焉。

丁公雁水曰。全史在。實故斟酌義例。具有通識。其用筆深明。極似柳與韓論史官一則。

李元慈曰。刪書斷自唐虞。於詩則後商。願孔子各

建季子文集 卷八 雜著

有義例。選作史記。非後漢也。甚明。先生發揮理蘊。關係今古。後一段析南北。非宋史兩段中各有關照。相爲此附。是胡氏傳春秋微奧之旨也。文則婉曲。游揚如讀歐公五代史論贊。

〇〇與湖西魏觀察書

爵伏草野間高風舊矣迨范撫軍以故人之誼致致  
浙江地益近得問梗槩益詳文章行誼爲當今無  
未獲造請監寐耿耿忠節公一門忠孝之道軌與  
日月爭明海嶽流輝開風之士思一望見其器物冠  
服平日所衣持者奉而再拜嚴禪之況於其猶子又  
況其猶子如明公之賢哲者乎其爲嚮往宜何如矣  
茲天愛道黎翼明公監司於湖西河潤所被詎止鄰  
境亭都距吉安舟行六七日陸行三日耳地至近宜  
龜李子文集

卷八 朝風一 星

得酬其夙心而奉明教乃緣兩先兄繼逝長短也幸  
叔嫂不食十三日死大將茶集夢神枯淚竭而數載  
以往病來無方適錢子幼光傳致明公不遠月里來  
錄愛及昔孔融求援於劉豫州豫州喜曰孔北海亦  
知人間有劉備耶彼求援於人者且若是然則以明  
公之賢禮之不肖當之宜嘉宜不喜乎竊惟天地以  
愛人爲心聖賢講道問學其用必徵於治民而明德  
所鍾必好學而好士好學則涵養於身心者醇好士  
則麗澤講習所以探賾索微於理道者至二好備則

數政必致優優之頌而施諸事必明決而得其平且  
夫平者至難也禮往告范撫軍曰君子之爲政公與  
平而已矣然公易而平不易何則公者無私之謂君  
子無嗜欲以蔽之無富貴榮辱之足以亂其意不撓  
不曲公而已矣平則然乎者如水杆圓則水圓杆  
方則水方方圓水不自治也如權之稱物銖兩損益  
則權低昂焉不自主也是故有公而未平者其事非  
細夫羅小人之不公不平雖非情可憐爲而解推君  
子之公而不平則莫得援救大者死徙小者笞杖墮  
龜李子文集

卷八 朝風一 星

首受法而已故書曰王道平乎孟子曰君子平其政  
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言平之難也假使水自  
定其方圓權自主其低昂則權與水雖無私而杆銖  
兩爲失其方圓損益之平者多矣故夫右細民錙兩  
豪強善政也然爲上者主乎是則必有奸宄之民誣  
譏世家大族以逞其欲而中上之所上故宋文公爲  
吏其後有諷填之悔然文公亦適得此一事之實而  
悔之其未得者恐不止一二也且世家大族豈遂盡  
虐小民一無理道者乎是豈不公哉不平也自東南



變起湖西之民罹鋒鏑者同年暴骨如莽不可道矣  
其生者內有喪父母亡妻子女者絕親黨孤苦無孀之  
 傷追外有饑凍之災微輪驅役斷筋截髓病不得休  
 息殘餘之妻子不得保聚皆拳析楊三木之一其不  
 得辭至可憫痛也使天心不仁愛又不得明公來爲  
 之治其亡撫其民則湖西之民其真無子遺乎故咸  
 國之世三綱淪九法教邪說侵賊競作天卽爲生  
 與氏以明仁義生王蠋太史敗之徒以留綱常則乾  
 坤不息矣武氏濁亂天下周興來俊臣銀鍊周內驅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荆西王 四  
 民於死海內之民如遊釜釜天卽生徐有功狄仁傑  
 朱敬則諸賢履危忍辱持平以全活人而廓清國夏  
 蜀王均李順之亂民不聊生使天不雨寅張詠以撫  
 御緩輯之則蜀民燭矣噫此皆天心仁愛之至也余  
 子勅曰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舍陳  
 所見孔文舉曰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  
 公崇篤斯義也雖然公合有程豈得一爲竟惟此而  
 君子之設心於不可中殫求其所爲可者雖一人  
 事益克然與天地之心侔矣今遠小見世倣伏望清

光致下士夙昔之懷少酬明公總總於萬一并上家  
 集二十七冊仰就斤繩孺子微陋有志問學使得聽  
 受大人先生之流論以廣固陋鼎集望摘就決還教  
 又冀獲大集示讀爲惠後矣至於下澤拘株之夫素  
 守先訓不敢有違外煩瀆或謂禮曰子草野卑賤是  
 次間輒敢有述其無乃自取愆戾禮應之曰人偉弗  
 叩而鳴於宗律呂被於管而友自飛理固然也非魏  
 公之濟美孰敢有是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荆西王 四



〇〇〇答成一衡書

天下因機久矣機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  
源也夫惟機去至於盡而小人益賊試逆添報殺戮  
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機而見亂必先  
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醜醜殺機天地莫可如  
何遂聽人之所為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  
實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  
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災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  
困應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  
愈季子文集卷八 吳

反於機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  
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機則終必顛覆墮溺而  
智巧窮夫土石至機也煖宇雕墻黃金白玉之璫資  
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機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  
愚大巧若拙益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  
僕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機也人莫不自後其家世而  
足下機之風遊處於公卿大人而機本常清其謂  
僕語亦甚機無過矣因思古來當機之時必有一

三君子留其機以還天地使繼續於後故一代有一  
代之鑒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為鑒古理固然也足下  
蓋守機君子僕甚恨說面失之也方句與各說曉舉  
手時見星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星下者  
謂足下太機不宜任有司其殆見星下之機而小見  
足下以機為基之用者耶僕固感星下機而究機之  
不識有當否左傳經世語敬聞命矣賤兄弟集呂案  
段故先以拙集數映奉教王臣

魏季子文集卷二 彭

彭射庵曰此闕切平道原始反終之言極其閑透  
亦自言其所得感觸而發不覺傾側溢溢具此誠  
不具此筆力頗不能昭揭此理於天地間也

○ ○ 荅陰生寅賓書

門下不以僕謫陋。獨然折節師事之。足徵門下勇於問學。不自滿假。近省來書及諸作。中多煩猥之辭。能自見其志。槩然益深。越難之態矣。夫古人之爲學。已則莫切于知。非師友磨礱。則在於勸改。其門。僕固不知門下之闕。也。然試就學者之通病。而畧言之。以相儆勉。爲人之病。莫大於封己。而自足。自足者。拒衆善之路。開羣枉之門。如蠶人腹。呀然大也。食。陷於喉。而不入。病害攻於中。而不得出。日漸日深。元氣銷盡。李才文集 卷八 荅陰生 一

錄。雖俞跗扁鵲。有相視而歎息耳。且夫自足者。必其甚愚者也。我益自足。人益不足於我。所得日失。而所失日固。舉世視爲絕物。安在其爲自足。高自表見之意乎。夫持一人之見。欲抗天下之慮。衆美來貞。而吾不知所以取之。是尚得爲智乎。王安石治世之才。博學深思。惟自信其學。而自足。蓋同伐異。至陷其身。爲亡宋小人之首。豈不哀哉。況世所爲自足者。又未必能足也。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夫敝帚誰不識之。棄之而已。獨謂出以示人。曰。吾千金之寶。自是此

固重歟。之所不屑笑。而誠獲。庸保不屑卑。或者也是故。去自足之病者。乃棄除遷善改過之庭。如蠶之有基室之有戶牖。車之輪海之尾閭也。故必用偶李之法。然後可以解病。引年去故而納新。此非其志。僕自力日搜爬之。隱伏不能盡。或有諫下以求益。與辭以招譴言。而自足於神明之際者。人亦不應之。高明者往往而然。僕觀門下空未嘗有是。旣奈驥馬之妄。憊負門下。意記日甘受和白。受采夫其能爲計。與自也。而後可以和平進矣。

李才文集 卷八 荅陰生 一

彭躬庵曰。切實精透之言。少年宜各錄一通。座右誦之。蠶腹喻尤爲絕勝。



○ 荅丁觀察書

伏惟明公躬文行之盛懷吐握之勤位尊而益謙學富而思下雖以禮之不肯部民之賤猶將忘負曲施跡古哲之風烈道甚厚也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世知以上爲光而不知以下下爲光所從來久矣是故雖修吾恩則有餘稍具兼顧志謙之士幸黃誠極項伏減山執賤役不敢求知於王公大人蓋世之所光者位尊君子之所光者道此公子廷尉所以取懷於二生者在此不在彼也雖然其道甚難以文路公集季子文集卷八 荅丁一 罕

之賢猶用兩府禮召致康節康節不感後之讀史者漢爲潞公惜之黃綯之徒不謂於漢高而謂於子房子夏段干木田子方接踵以就文侯毛公薛公不見平原君而見公子無忌此非貴貴抑尊賢也小兒世倣歸身賜書又辱爲曠日詩盟手哦風百韻下能釋既乃悚息雖明公之雅明德先論於禮禮何人斯曷足堪穆如之風載道之文也更寵以誄章多儀下弔先叔兄雋擊之辭捧觀泣下陳示冥靈均爲婉戴夫貴賤之際生者罕盡其道況於亡者又况先叔

兄亡幾二載卽布衣之交已多矣者日疎之感乃明公猶惻惻拳拳如此且推念其子弟窮約一帛之將恤而勿收凡此皆明公之絕俗超羣足領於今而感於後者使世盡持明公之厚道則任昉之子必不至冬月著烏被纈帶劉孝標廣絕交論可終古無作也已噫是豈易觀於斯世者哉世倣道往南豐弔亡友謝約齋未得敬上啟事約齋名文府講學南豐之程山其弟子有黃進士熙者字維禪臨南宮後折節學道師事約齋執弟子禮甚謹布衣蔬食性至孝問里有不平事平心以平之爲小民所恃賴告養告病若將終老愚以爲有古君子風焉惟明公集衆思廣衆益體益之道日進无疆故野人曝暖而思獻因上聞也

彭躬庵曰曲而有直體宛而多風後入維緝一段情法映帶畧無痕跡尤佳

○ ○ 荅山西侯君書 名珩

僕兄弟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荅聲今乃寂其響單其影僕獨何心能不悲乎足下遠垂唁且道懇到之意僕何可忘每書首舉同人之義所以期勉於僕甚大僕用悚息如蚤負山商距馳河其弗克勝也矣竊惟易之同人以同爲卦而聖人所以垂象設辭乃在於不苟同然則不苟同者能不同乃能大同乎夫不同何以能大同也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貞而已矣貞者人性之大同也夫人之情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荅侯一

重

萬有不齊而必欲齊之以一同雖天地且不能如以同爲同則是嗜甘者必不同於辛而鹹酸苦各有其不同如曰五味而已是天下有口者皆同也故論其同君子與君子不同者多也論其不同小人之同於君子者亦多也向者之同亦背者之同公山弗擾佛肸南子聖人同之至於匡人之圍桓司馬之要攻聖人之同自在也假使孔子之同必欲異其不同者則七十子而止矣三子人之徒而止矣惡能通天下之志乎故二五同也三之伏戎四之乘其墉皆同人也

而驟之特見惡人無咎矣且大聖人有以揆天下之

隲見天下之隱而爲此辭也知不貞之同與有主之同爲禍故烈罔家之傾覆是非之實亂世道淪胥君子塗毒小人符志皆由此也是以二五中正義所當同此歐陽氏所謂君子與君子爲朋者而聖人審君子宗之吝必以于野出門爲貞畧其常義而昭其大全孫氏曰物有黨有仇不歷其之辨不知同之常若東漢諸君子分別甚則傷明矯抑至則傷德操持峭厲則傷中正非君子之貞而涉川何利焉易序同人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荅侯二

重

於否之後爲世道切而爲君子計尤遠也雖然大通之同聖人之道不苟同之義君子之守苟安希夫通天下之志而不得其道則流爲比匪踰閑亂德之鄉願賢不肖雜糅模稜脂膏以腹其身失類放情物之明健也然則道患不廣守主乎同蓋通者所以利其守而守者所以取其通無他貞而已矣足下言之晉衛江淮南而未得所同其殆能究同人不苟同之旨者乎僕兄弟鄙野不足以發足下問足下生亮辨之弊矣文王周公孔子地皆近又好學其必有得於

聖人之遺言僕所未聞睹者傳言尋惠然之言藉以開僕固陋且獲先叔兄一日之雅是所願也

彭躬庵曰精理名言如雲出千仞之掌層層奇變令觀者駭歎無有盡時快不一狀此文最上境也如此疏易覺朋黨論私吝無指足處竝其以鑒辭非孔子之言矣

魏李于文集 卷八 傳報正 善



○○○答李元仲書

一別二十年相聚四五日此如操勺米以豫饑其何能濟然而猶得不死也伏審手教補缺陷之語所謂人定勝天讀先生文處丙丁之際忽見其行事誠有得於勝天之學力彌深嘆服也人定勝天云者非必斬如蠡之興越而滅吳文文山之屢起屢蹶陸秀夫之負帝入海皆勝天也爾時更省江寧胡星卿先生書云自世俗視之遂謂尊家多難自愚論之一時何得有此奇特事家運正好萬勿自疑也胡先生亦行魏李于文集 卷八 傳報正 善

年八十六矣二老之言若令將節兼顧夫立輪夫志僕其敢自委乎因思夫天之于世靡弗缺陷也僕惟不能自處其不缺陷遂致兩兄見子之喪奪成大缺陷使能不不缺陷時自等處其缺陷而不盡之意以還造化擬于古人三瓦不陳之義朝毋至天之思缺陷我或者猶未若斯之酷也庖丁善刀而藏是以解數下牛而刃若新發顏闕之御使脫轡勒輪而止則車不敗然則吾既能自處乎缺陷矣是天可以不缺陷我天豈不待而缺陷我也或者其亦所謂人定勝

天之道乎。原二老之指。其能不悖矣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未有不變通而能久者。四時之序。是也。高而不止者。其堅必剝。故曰。爲道日損。損而又損。以至於無。此非獨爲道也。御世之勢。亦有然矣。係勉思宅心。退讓等。其理趣。以折平。日虛。暢之氣。先生審天人之故。知始終之行。願嘗有以教策之。

彭躬庵曰。篤言至論。深切痛透。爲古今高明才節人膏肓藥。不勝一部廿一史論斷。宜各書一通。座右時時照爲人鑑也。

魏季子文集

卷八 阮仲

五十六



○與黎魏曾觀察書

禮三十年前。有略血病。養病。璫金於謝怡古。許得託。某齋集讀之。不能釋手。持歸山中。示諸同志。皆歎。不絕於今。思見其人。而不得。其聆會。閱二年。爲先叔兄買妾。到汀。閣下。則往京師。過其門。徘徊久之。又七八年。閣下李廣信。流離。致於台城。禮急友人。之難。跣足水雪中。保元仲李君。廣求方事。亟不得。向投書者。遂以寧都布賈見。亦欲潛觀閣下。所云爲也。等閣下首問。賤名字。禮則詭對。以族弟閣下。翻然答接。畧官民之分。修至室之禮。當是之時。禮非曰。禮而禮之。族人。也。謬禮於禮。且爲溢。施推其禮於禮者。禮於其族人。閣下之雅度。殆欲追古人而過之矣。然雖得一見。而未嘗盡所懷。來竊觀今之爲詩古文者。非古也。其能者。或泥古而失我矣。泥古而失我。曷不取古人之文。或之。而自足矣。必我爲之。夫必我爲之者。以有我之理。與識與情。得古人用意所在。而變化之。以格法。遂爲天地間。更出不可少之文。今之言。固醇厚。迥者。銀薄而已矣。所謂劍頭之交。見利害。則能劍彼。

友之頭耳貴賤死生之際秦越人之肥瘠矣近覽閣下爲怡古遺集序及他文字中其於地交側相纏綿不忘如此然則閣下洵非今之人也乃古之人方今世道不可少之人也應思得不思與之爲磅礴而流連乎今閣下休假林泉正足盡野人意之時而午九月元仲李君八十禮任泉上者八日意得追陪晨夕而竟不得適者以先叔兄歸窆夢憑棺痛慟發路血亦屏人事於瑞舍相距七十里不畢景而至賤病不任勞頓又不得登高問益相見若斯之難也因附致

與李子文集

卷八 喪祭二

卒八

數行道達鄙懷并拙刻奉教所以災木者代繕寫耳非敢謂爲成書也幸指其失便可割毀不宜

盧孝則曰情款之文不立議論不設間架層次繚繞如平瀾細藻正是古人一篇道情款文字方見

真本領所在

與王邑宰書

昨承左顧瞻對之頃正如新秋爽氣聲薄都消益我神志開其固陋所裨非淺鮮也猶有一言結積愚誠達拙未敢出口繼思明廷關心民瘼而于應謬奉國士之遇覆轉特深期勉尤切若或有所聞見猥存形跡懼罪避嫌弗以啟告是大負明廷推與之盛心而余影自抱其媿作矣適忽傳有新造直板之制計重九斤餘倘或施行廢棄之民不斃其身必折其胥路溫舒有言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至足憫痛

與李子文集

卷八 王邑宰一

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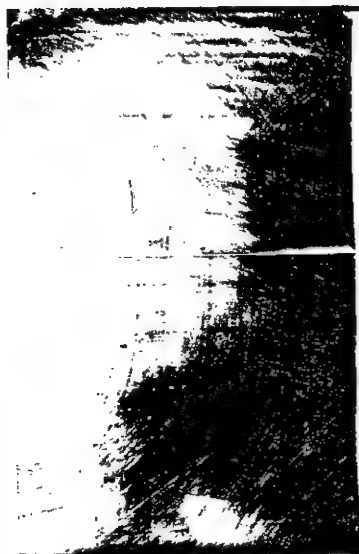
也是以合邑皇皇沸騰惴惴至于千里遙多泣談妻子謂且暮有限身之虞相對愁慘道路吁嗟禮伏稔明廷以恨心之仁和愷諭之政豈忍厲民盡不遇爲國倚氏之猛以成其惠重典輕典厥有權衡竊意所謂直板者亦姑設其物使冥頑者知所儆惕耳而愚民摸擬惟惶失魄以爲必加其身蓋下閭之夫無見遠之識固其分也伏乞明廷收回直板解愚夫之惑著仁辭之歸天必嘉佑其身裕及後昆而恥亦得以塞報稱之心于萬一矣近於湖西稟觀察書以書生談



政事矣。資紙併沙。假參選賢。明不能自己。今謹呈覽。  
惟教之臨。殿帳。可待命。

是書入公。即日斷獄。直板施刑。且倍寬于昔。歡呼  
之聲。溢于闕巷。記此以志。爲民上者。納諫改行。其  
德甚溥。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不遠之役。所以  
爲吉元也。附識

魏季子文集 卷八 王邑年二 卒



○○ 荅雷廣嗣書

厚書謬許賤父子詩文。遂以爲其人亦有足觀。發爲  
實之論。歸於忠孝。僕浮沈無據。豈所克堪。益深處士  
虛聲之懼。然竊思古人寵至益戒。不敢不自勉矣。世  
之不尚篤實。以功利狡詐相誇詡。故三代之季。遂成  
戰國其風。俗相感召。是以羅暴秦之毒。而司馬晉專  
尚浮虛。棄實用。亦成十六國之禍。五季亦有契丹之  
偏。此天地消息恒理。雖著於形者不同。而其機則一  
也。時方醞釀。而未發。則世以爲安安之則。以爲是而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荅雷一 李

非篤實守道之人。及其發也。亦質質然。不知其所從  
來。嗚呼。此世之所以禍亂淪胥。而未有已乎。二三君  
子有憂之日。大聲疾呼於世之人。如拯溺救焚。而世  
人不信夫。豈惟不信哉。則且迂之笑之。詈之甚  
或仇讎之。然而君子自篤其行。不以彼易此。寧獨立  
不徇乎世。而徇乎天。不徇天情義暫時之發露。施爲而守  
乎天之心。逮於理道絕續之際。恃以扶西北補東南  
者。於是焉在。至於今而求古之功利狡詐者。又不可  
得。蓋流芳遺臭。皆有本末。非庸鄙所能至今。則徒荷

且盤解而已。藏獲之所羞也。僕讀足下手書及諸篇  
詠莫不根於忠孝。惴惴無貌言。雖未嘗一造。勝知其  
爲篤實君子。無疑。是以有感於古今之世變。而發誓  
言焉。其亦呈露四體。以受越人之鍼砭也。陰生不遠  
數百里。步負兩至。敝廬刻期。不失僕。雖非其人。然陰  
生自有古人之槩。則又足徵夫仁里之風俗。猶爲近  
古矣。

黃仙裳曰。荅張一衡書。要天道之始終。此書究人  
事之本末。皆河流嶽峙之文也。方是補救斯世稱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荅雷二 荅三  
爲載道篇中語。如火簇而氣度優悠。可謂兼善。



○○荅黎魏曾觀察書

想望三十年才得一通筆札。相距七十里未能走承  
書款。俗下之況。可例其餘。不待扣習中所藏。而後知  
也。四月中病少間。頗聞漢仙諸巖石之勝。以乘船得  
至山麓。不苦陸暑。鼓興而往。淹留旬有七日。返乃獲  
拜大集。幸而展誦。賤日詩夜。炎拱壁羅列。前陳嘉懽  
感幸出於慮表。不謂是行。仍觸勞朋復略血者。二十  
餘日。入秋始就疎爽。緒誦大集。然膏繼晷。益歎諸寫  
君真名士也。有瞻有言。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止。軒豁瑰偉。隨手皆成。妙緒自蘇文忠來。  
未能多有。夫既知其人。聞其行事。施設讀其文章。雖  
不見其面。可矣。然而古人必繕筌千里。履屨巖波江  
海。惟恐或不見。而陳子昂且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  
來者。悠悠涕下之感。何耶。思五嶽者。坐斗室之中。披  
圖籍。指其邱壑。峯巖。覽記載之奇。亦足於遊矣。而必  
冒寒暑。忍饑渴。衣蕉頭。塵身履其境。以求盡乎神理。  
搜乎委曲。目快而心得之者。謂圖記之未足盡五嶽  
也。然則讀文章。知問其行事。豈足以盡其人乎。夫欲

見者非徒見其面而已天下之理萬變不可窮周孔  
 言之而不足學者釋之而日生辨議觸發則交相窮  
 交相窮則交相生循環不息彌綸擴放擴所已有而  
 窮所未嘗有復擴所未嘗有而化其所已有然後足  
 以達其本根窮其枝葉各得所成就此麗澤之益所  
 爲奮於師承也因非筆札文章所得而盡者也雖然  
 且姑欲盡之於筆札文章矣相見之遲速未可逆計  
 拙刻較往者所增強半希閣下詳指得失還書策進  
 相與有成古人之誼也近更采公周旋愚謬守一先  
 魏季子文集 卷八 答蔡二 存四

生之教不欲學佛然頗好其人今秋分尸始祖祀事  
 兼有廟祭廿五六將還山則相去日遠未能常通年  
 願東望想如不盡觀獲

○○奉章石城書

伏讀千教懇到惻誠如禮之下劣顧何以得此於明  
 廷哉其爲艱哉莫可窮極蓋君子之言信而不平抑  
 亦其素所根植者然乎不在於所施之人然君見尊  
 遠者之竿賸罕能有是也介弟等臨邛其識度足徵  
 家學之淳而明廷遠久在野人意中尊中憲公之立  
 身垂謬於後者亦累可想見及明廷准改鄉邑九里  
 之潤彌蒙沾濡禮守分建孝未敢自通名字不謂明  
 廷之謬先德音爲發露綸有如此也爾時從子有蠟  
 魏季子文集 卷八 答章一 存五

事越三十里山中淹留旬日繼日言作楚廢歲坐閣  
 室以故羈縻遲後罪不可原矣竊惟天者天之心也  
 故夫世有治亂道有污隆而天地仁民之心無變也  
 得行其仁民之心者守命而已守雖近民然又不若  
 命譬如粟帛可以飽人可以溫人不待假諸他物即  
 天子大吏之尊猶隔膚而異腸也天子大吏之欲溫  
 飽人非借資於粟帛不能而爲粟之徒紅腐於四庫  
 帛卷束而裹於符又奚貴乎然則七君子思於天地  
 令心展發其素所同學莫爲令若矣雖然世之上牧

民者曰慈祥懷懷善已後之君子以刑罰不施爲仁或奸宄并容或豪強剝噬一意縱弛民之事不治而枉抑無由告好人暗陞強邪逞志而曰吾慈祥懷懷也不亦大哉民嘗平夫以鑑到側讓之心行蓋奸邪繁之政殆庶幾矣是故嚴誣告之法及其耳筆者歸行三四則詔可清也嚴誣不嚴繁細行隔別之方參伍以索其變則兩送之情無遁矣出令毋反汗不可行者不著之言著諸言者必行也則令信而民知適從明保甲連坐之令奸無所容覆則盜術可潛治也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本卷二

六十六

耶律有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則民安也何者天下之事莫不始於利而終於害若既除則利興矣今之弊政昔之善政也簡宜其有無緩急爲之先後則輪將不罷也推求生息之道稅政之妨民者視吾力請於止而去之則物阜也彛才能力事有德以身率先德不若教者仁恕涵濡之則化成俗美也是故能因其俗以敷吾政固吾政以善化其俗聖賢之道不外是也然此亦天子大吏行之難令行之爲易易何者區域有經提封不越百里而民之

情僞俗之淳澆令皆得耳而目之不似通制者之應禍而待聽故其施設近而易周未畢景可身履其地也夫令之政人命爲大是故嚴保辜之法則故殺嫁禍之奸不得行彼懼彼人之死而償其死醫治必力是全活二命也方其始聞令急卽其地親驗視之審定辜限雖婦人孺子幸遇足以證左則其僞無所遁此召康公所爲有茂說之甘棠也如是雖於強寇者寡矣雖然季世之令益難爲也臆縮於功令舉財於大有司君子亦惟存其心盡吾國而已愚嘗欲朝廷

魏季子文集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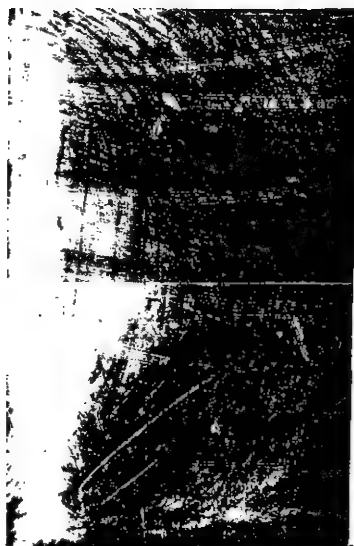
本卷三

六十七

首重令宰相吏部恢其選舉大吏以稽察之相而令得自言於天子凡民情大利害有所壅關聽於歲冬夏之季不關大吏自遺據屬疏列陳告且增秩重祿久任以成其政庶乎其得有爲乎然此皆書生紙上之談豈爲有當蓋以明廷側讓虛下之懷又適屢斯任必有得其要且識於時務者故敢呈露其愚以請實正焉尊論文語體豈足當然正大可持循揭之以示後進承委中憲公傳以繩樞草舍之手使造五鳳樓不幾令拙工駭而走乎然台屬不得辭幸寄示懿

行楚畧勉成以就斤繩耳賸疾未徒造廢之命當在異日

門人陰寅賓曰敬誦夫子斯文可作一冊治諸至誠開導鑒鑒可行信如是也百姓熙熙歸德國君安富尊榮可長治無亂矣故在不高不迂小大有效久暫可施文字真懇精悍亦足稱意有心民瘼者宜置一通座右



○○ 蒼蕭來果書

今之務少俊有志識者而已僕之朽鈍何足云哉惠書謬推許白汗接踵矣古之言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則既以立言爲困雖然亦視其所立之言何如也使專攻守風雲月露之辭則誠足末之矣而言甚重者是不然堯舜禹之道德非典謨之言不傳也孔子有春秋之言故大義凜凜至于今忠臣義士與夫功業稽天者世邇而蹟泯矣非記載之言不傳姬公無庸禮儀禮之言六官禮儀之典制莫攸定孫吳諸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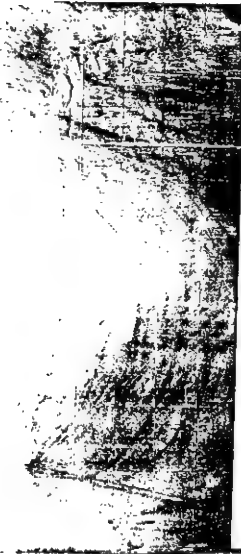
七

人不著書則兵法之言絕無禹貢之言則山川導治之法亡矣夫傳忠臣義士非特傳其人而已所以作則于後世存焉也由是觀之立言惡得困乎且夫德修於身而不能期其必彰不彰則無傳功業施于當世宏濟生民此聖賢之所急也有時命焉而非已所能必立言者德與功待而傳已能必者也在爲不爲而已讀百世以上之書而能感發興起千百世之下非言乎即困之而道情歟陳鄙事刻爲物狀宕蕩其情中之懷來亦言所不得廢也立言者不基重矣乎

然而知立言之重則立言者爲尤難就必藉于旗方剛之人立志而造議根于理道達於時務漸之以歲月得立德立功之意而後其言立孔子曰先難後獲是亦必至之數矣足下雅有立言之志而虛以受人故謬抒管蠡謹質之不避其無當則又推夫立非聖之言著淫僻之書者爲萬世罪人也

彭伊人曰三不朽成陳語矣此文以重立言命意翻成案而探其本爲文士固根柢故非小補行文朴密堅凝無障可人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諸論 七



○荅賴晉公兄弟書

天下文章之盛卽天下文章之衰也人人後言作家此文章之所以盛人人後言作家而不求其故此文章之所以衰也僕於古人文無能爲役而賢伯仲欲致榮親之道不擇人而施乃謬屬文於卑鄙僕小遂僂然執筆爲之其於揚厲之盛心豈有當乎恭僕雖未敢後言作家而不能求其故則一也每書蘭湖且推致於古人文慙矣慙矣每省來書及蕭子來巢文子安巨山起手札雅令春容如玉箭之秀出僕深用移情亦可見諸君子切劘之功不淺僕所宜望而辟舍也伯仲春秋正富足深求古人之故稱作家子今茲其所以顯其親者將自有之豈僕不斐之言所得藉乎承示諸子詩妄爲甲乙僕從暗中摸索何劉宋必能得然他山之意或可原其心而恕其謬耳不宜何雍南曰淺道能不失矩度爲佳文之盛哀洵是確論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諸論 七

○○與徐從庵學士書

伏惟閣下方今無輩之才道德之充爲海內文章所  
示歸上下古今典墳載籍之林不以分位爵秩攷于  
心其汲引藝籍斯世材能魁傑而不下遺于巖穴天  
下之士坦然洞燭合嘯同噫于閣下之能也雖然  
深川大澤藏珍秘幽出雲崇朝而天下而不平原廣野  
五穀所生城郭官室宗廟建立人民物類參錯蕃阜  
故禮以爲川澤之其用如此子原廣野之至其  
所建樹于世如此而能之遂不可量也老子曰

觀季子衣集

卷八與徐

七

其心其腹竊觀閣下信斯言矣夫石之結綠金  
之指南天性固然無足異者無錫頌景范代問騷騷  
也並車之下亦惟伯樂能識之此則閣下之實而能  
虛者見於天下士一端也禮僻處窮邇末由盡觀閣  
下之樂而徒托于想象其得子傳播者又將不併顧  
昔思之范文正公經略關西一時稱得士之盛歐陽  
永叔以士未盡出門下則質言于公而不爲衆社祁  
公樂海內之善于漢可方陳平唐可方房杜其說其  
見于子固之文蓋古人于當世賢達推致鄭重如此

觀季子衣集

卷八與徐

七

閣下之于范于杜當有不待較量而得其所處者矣  
禮前二十年于粵東粟芝五坐上獲接對歌詩歡洽  
至夜分休去及犬馬齒五十一復承寵以大章先叔  
兄之變重荷弔賻去年得顧子景范書又知惡金爲  
災木實是禮一見而辱閣下三施之厚乃從未獲薦  
一函于左右或者如子固所謂誠不敢有意以干省  
察以煩脫施則有之而閣下未嘗少加督過而益厚  
此天下士所爲合嘯同噫于閣下之能藏也禮往時  
亦欲少有建立留心當世之務迄今茲無所于成閣  
學爲文章則望古之人而不登其堂與古人有言處  
士純盜虛聲是以禮既受閣下之閣下者無已而尤  
願閣下之示其者以爲之標策也居閒舞事偶見  
通家子輩攻制舉業因得流覽閣下所論次評序則  
慨然歎閣下嘉惠後生爲功甚鉅元人題所刻書謂  
制舉業盛而古書亡矣歸太僕謂士攻進士業不復  
知書而錢虞山論方千劉賈賜孤魂及第謂今文不  
足以傳人然則是三者之言其皆未見閣下之論次  
今文者乎閣下蓋實根于古而措諸今文也小兒世

傲來京師令其望風墮下且道禮卿往孺子見大人  
昔有飲三升壯勝者豈其彼大人使之然耶閣下伏  
人以醇小子可無及此得坦然坐春風中矣王臣

魏李千丈集  
卷人與俗三

七十四



○○與朱奕瞻書

夫愛騷騷者必加之以鞿勒尚千莫者必利之以  
原。是豈欲束其千里之足而消其錮鈐之體耶。蓋不  
如是不足以致也。脾木之生天地不能自剪而符  
人裁之不然則枝蔓垂簾莫足爲觀美矣。是天地無  
以遂致其。夫騷騷奔逸而不受鞿勒則藪澤虛豕  
且與之等。于莫之金幣未經治工之鑑精則枯木其  
土須金且與之等。豈不誠良材哉。而無以成其需適  
天下之。故若是也。駕駟之產鞿勒之不鞿勒之無  
損益也。惟騷騷必不可不受鞿勒何者其故。用達其  
所以烹鍊成就之正大且難也。是故大地之生物以  
秋冬爲心以春夏爲用。士君子之立身爲學也以操  
本貞固爲心而以平恕撝謙爲用。鞿勒泮磨之功固  
未容一日去諸懷也。足下騷騷于莫之村也。僕豈  
駟者誠不足以測千里之足然竊願足下之自爲鞿  
勒泮磨以。也。

楊惟才曰文勢峭悍而文體廻環牽聯



○答顧右臣書

右臣足下。逆學手書。虛下之懷。志氣之自命。皆于精間得熟察焉。僕因是而嘆。與山公之有後也。爲之喜。不寐。古人有言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足下拳拳于師。願殆亦此意。蓋嘗觀少年稱有志氣者矣。務自汰大。不肯稍下人。未嘗求師取友。而遂以爲天下無吾之師友。父兄裁成之。又將較短量長。以爲不足。循守嗚呼。豈其能有成哉。則亦虛憍而已矣。夫其始才非不足以有爲。學問非不足以深造也。其志氣又非爲不卓犖也。而卒之才終不能有爲。學問終不足以深造。是所爲志氣卓犖者。又將折靡而不振。則職是之由也。今足下以天挺之資。英妙之齡。其交友又多爲志尚義奇偉非常之士。故遊江海者必具舟楫。山行者必具糧而爲師。扶翼之有人。足下亦既有其具矣。扶翼者又多其人。天下之事。學術之造詣。其何不濟乎。僕又聞之。登高者必歷級而登。登之可歷級而下也。使登畢去其級。且不得下。將奈之何矣。善潤者必能入乎水。入乎

魏季子文集

卷八

右臣一

王六

魏季子文集

卷八

右臣二

七七

水斯能出乎水也。學問之道。豈不若是乎。僕認爲導公所知。詣足下承。邀庭訓。亦謬屬望于僕。僕愚且才矣。何足堪足下意。服足下之能。歷級而登。且下者。已徵其端也。九月十七日。始得省來書。爲二月三十日。發者。今正月以小兒來。乃得報覆甚矣。領卿之孤陋也。導公刺袁州時。附一函于曾。迷五許。今刻拙集。中聞刺杭州。復寓一書于敝鄉。估客盡自丁巳去。無至于今。八年未得片紙之垂及。歲月孔懷。茫洋無托。不謂屢存恩賤。而所持受者。皆殷生也。爲足恨矣。僕有榮焉。爾寸陰若歲。不盡願言。

郭八曰。日以山水成文。而發爲學之實。特有風味。

○答文信子書

覽釋示青恩款篤摯益深懷感中開推許踰量如師  
際堂均淮以江濱施則大矣其克堪受乎矣天地之  
所以不息者情之所由膠固者天下之道成於  
真而敗于偽大抵然也是故情之真者德業生焉忠  
孝出焉天地見辨格焉金石感通焉而是情也仰見  
女子之私皆同源而異流者固在擇而執之也金之  
精者至真也釋銅鉛而消之是猶有真者存惟假設  
之金貌類至精及夫鼓鑪煖炭溶液而擇索之或想  
夢季子文集 卷八 答文信子書 主

久而偽莫能存求所謂金者毫忽不可得則亦棄  
之于地而已世之下也務以偽爲真自謂足欺人然  
人固審之辨且斯難其可信者猶將疑其妄孔子曰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由是觀之今之詐也愚而已矣  
至于爲文章則變化生矣華而不浮質而有體矣  
如春溫夏暑秋涼而冬寒此四時之真也而變化生  
焉夫其所爲變化者則有日月風雲草木禽蟲山川  
人事之感應休徵咎徵若時不若時之參伍錯綜于  
其間然後四時之真流著而發煇赫而博大蓋非

一寒暑溫涼之候所成此重人本情而禮之用君  
子所以貴乎學問也足下於朋友真切而懇到今之  
世固罕是人哉而吾親世之君子或疾人以偽遇我  
吾亦姑毀吾真而以偽應之偽與偽相持茂有窮期  
歲月爲漸摩則君子亦流而入于偽嗚呼抱薪救火  
薪不盡火不熄欲湯之舍十人揚之不如滅燭而已  
故曰救僣莫若以忠也僕材識短下就就不敢僞未  
能有以自致脫古人之門除不得及而況其堂與乎  
見徵春仲往都門僕是以有入郡之役適年每按遠  
夢季子文集 卷八 答文信子書 主

昔將啓絨心焉休惕懼有寢門外之慟發視而果然  
者十七八至犀犀下世吾郡又失一人誠如尊書云  
云然則生同時同地者可不及時爲親比哉珍重不  
宣

顧景范曰精賞之論言真者多推木干按此特拔  
其發座之故尤爲確妙

與兩廣吳制府書

往者從陳君椒峯得審閣下垂注賤兄翁之殷聞其  
來至遣信江千將以逆得勞問追秉節兩粵道出杉  
關復從廣昌鎮將周君大生俯詢愚賤雖縷甚簡而  
顧君祖禹又嘗具述其所遇逢之事皆非斯世所能  
有在史策所記賂猶將瘡痍願見之而禮方謹守草  
野之陋趨趨不前都何愚哉昔歐陽子荅范龍圖書  
云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是固  
然矣然其所謂士者何士耶豈其榮龍圖之爵位乎

龜谷先生集

卷八

全

抑榮其勲名乎將以榮龍圖之德與其行事也如以  
見爵位爲榮耀者非所謂士者也榮耀其勲名者功  
名之士則然榮其德耀其行事之美此學道之士所  
宜有也不然王公將相豈乏趨走頤指之人而顧須  
此士哉爲有補于其身心政治也夫庸人唯知好庸  
人樂其順適于己而已聖賢豪傑之徒所好者聖賢  
豪傑雖世無聖賢豪傑足以當其好見其近似者猶  
且好之以爲嚆矢古賢哲所爲特拔于千古樹大德  
成大功于天下者莫不由此道矣蓋王公將相無代

無之何獨如文正諸公之倫然後羣施至今哉或有  
以端分放言爲尤者禮荅之曰是不然夫以石勒高  
歡之不聞道而張資軍門大呼李元忠酌酒擊肘謂  
門者言皆不以爲嫌況於尚理道之賢公卿乎諸舊  
疾發動雖廣州咫尺瞻望弗及無以稱塞盛意茲遣  
小兒世微伏謁鈴閣此子亦稍知志趣十年來令之  
閱歷求益益流潦以歸海爲大飛埃以集嶽爲尚而  
于澤之私非所敢出也主臣

龜谷先生集

卷八

全



魏季子文集卷之八

詩

京都魏融和公書

蒼流仲平胡若木歐上開書

禮再拜沈子蕭子之詩老秀而有思理然蕭子遂於學二續子詩伯則流美仲則韶少有雅致胡子之詩如讀敬其北征詩離菊爲兩所妬諸詠皆傑作也歐子詩吐辭雅令其宿萬竹園之作則感慨係於時老致紛披諸子生霞綺日相摩淬然則湘江殆風雅之

魏季子文集

卷八

全

林子世之論詩者或陋竟陵或訾歷下而抑竟陵爲尤至習詩者鑽心于風雲月露一其精神于句字之推敲夫句字豈可忽哉蓋亦有其源矣源者何草可至而語不能至也神可遇而筆或不遇也涵養多學氣格自化然後可幾于此矣竟陵歷下各有得失也而吟聲之徒逐人軒輊彼亦意知二家得失之所在僅取竟陵之務摻挾性靈以盈歷下歷下之聲光豐美以盈竟陵未嘗不兼得也竟陵之言古詩佳者十六律則失之者多於杜少陵也尤甚是故學竟陵之

失流于巧薄率遺大觀歷下之失庸矣庸之失尤難循持也唐人之詩尚風格而次脈絡足以移大情宋人之詩工切而整安足以敦吾學合唐宋之詩之佳正可兼收也而杜少陵能之要之在吾有自得之妙而已僕謬以愚臆點次諸君子詩惠書經年始得報幾無人理緒首春有南越之行歸迎遺女事且山中無便寄或可垂原耳

魏季子文集

卷八

全



荅黎生隆吉書

門下具四應之才勤學好問不自滿假而尊君子教  
子之方異于常流故僅得門下爲之愉暢益才士恒  
患于羣拙者輟策不可上或拘牽于父兄無能一  
見其志是以深喜門下之足以發我意也夫門下才  
士也才則理易知事易行如騷耳之馬一日馳千里  
無所留難然易非才者之得也觀花于烟日中得其  
影似矣明鏡遺物卽照不留其形且夫學問者當欲  
其留也以留爲根株而以不留爲變境故非涵濡堅

集卷之六 李生隆吉書

公

定不足以留非虛明密察盡境而後遷不足以致不  
爾也雲之布于空幻忽無恒其根在山澤海之市變  
之樓爲兩間至奇莫不根于巖質海水之氣也故又  
必出之以時成之以漸其初也希微徬徨若皮而若  
出繼而若定樓閣城闕人民物器殷殷闕澗涇洞錯  
張其後也百變而一奇無盡以盡其境固未嘗一見  
卽成一成卽罷也是以可長留亦可長變何者爲其  
有本爾不善用其才者見之易而實未嘗見知之易  
實未嘗知飛騰至千里者過都歷邑按而實考之其

不知也自以爲至得而終成至失者以此僅聞門下  
近文輒加于前可謂進之有漸矣欲其才涵濡堅定  
以至之吾知其必有成也僅且將藉門下以策吾老  
鈍矣更質諸尊君子以爲然否



集卷之六 李生隆吉書

公



荅友人論曾節婦傳書

承刪訂拙文直抒胸臆不存彼我之見恍然吾易堂當日事蓋不勝凋散之感矣雖然敢不呈露四備以交良醫錄文而有匿情乎所謂合傳者兩論其體遇先賢傳別有序次中尚有他傳格之故兩者論日時合兩傳者兩論也而太史公合傳之體聯下句提已成格委惟不得已而後用之遙披遠矚乃是得意處耳然事有一定須乘機而見者又不可以格套論至于所刪之文作者謬有其意喪夫未見步于夫施也

蘇季子文集 卷八 論前篇一 八六

又一年三字著于此下則文情稍舒因見歷時二載常人懈矣而母貧困志如初又見其年少二十二歲耳稱氏者俗辭也史之稱母多矣兄公者出爾雅妻謂夫之兄曰兄公如今大郎之辭傳母故應從刊稱而云開鑿于鏡兄于錦辭費矣不以虛付訟則安得拘母必拘而過我門何自結草更張經過則掛行可知若以舟行易拘而字辭重句未老也刪不及如三字作矣府門字未可去此當日事戴太守執法之由也極述責謚事可謂精采噴出文與情而俱快母之

得安平泉情之愷小人之自禍天道之不恤是正德之極致而張皇也母六十四年采下一語正與又二年文情等也孫開舉祖母節豈得不喜且原紀已著喜字情文所應有何特忠其與大物相掩映而故去之乎蓋情所不應者然後為牽強無味也留字延字刪安女婦蓋兼如其妻之女者其字面則古今所有用其幼婦最難句未佳似宜仍舊出諸兵人口口樣句也敬字不可去去則句弱兵字無損于文且有益于句也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此古人之成言何謂平

蘇季子文集 卷八 論前篇二 八七

平愚更妄為評點一通以質以處母事訟府去誣字則曾陳之疑有影響矣吾輩當務相盡以相益雖十反可也然八語則惟尊族所向

門人盧永言曰絕類白虎通五雅之文此更貴以章格為難能也

與友人書

一別五年吾黨離逃至此亦曠事矣去歲過常州以  
暑幕嚴密未便遍問及足下到吳門僕乃漸行欲往  
觀洞庭之波爲范撫軍所留未遑過發至閏七月青  
蔭忽起遂兼程還里八月朔始抵家山至十月瘡乃  
全愈而他疾亦相結殆延麥木之費已數十金于今  
尚不能稍涉勞煩羸頓委靡大增衰老之歎也吾輩  
飢驅奔走初未嘗不懷惜本懷廉價猶未全毀久而  
相沿習夫不容溺于汚瀾而反甘之斯濫之謂尚不

盡于文集

卷八

與友一

宋

足償冲夜以思然如將頃隔足下以二百金買妾  
令人駭愕憤悶過不可禁嗟嗟奴實全無心肝豈意  
足下顛倒悖謬一至于此也僕非狂論謂色不可溺  
老年好色惑死期至夫好色與死皆無常特如足下  
者則藥粟未可耳僕少陳之足下幸釋心少聽之足  
下風膚先朝一命出處本末與僕雖不侔爲飢寒故  
利方爲圖至乎入幕求食于藉以自資仰貴人鼻息  
名節掃地大足傷心猶日將有猶死之憂雖未能圖  
窮尚或見諒于寬厚之君子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

恨一也老母七十有三爲人子者當朝夕依扶問安

侍膳爲日不足而出腹二子皆高飛遠舉老人涕淚

闌干思于愁歎夫七十之壽稱曰古稀以飢饉故舍

養就食竟不得親奉一觴爲老母壽吾意足下當痛

心割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不孝之罪蒙衆驚責將

惜金如命卽慷慨豪舉亦云愆咎思得稍供薪水束

身歸庭承絕外于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二也自

足下去後鬻髮之妻悲苦萬狀朝不謀夕鄰家嗷嗷

待其哺餬親戚譏議時其交應高堂甘旨得其仰事

盡于文集

卷八

與友二

宋

告借置錫雪刺盈頭足下所得財物不以安業妻于  
計其終極且兒女婚嫁正未有艾悉力經營恐未  
給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三也足下平時子貸新  
舊甚衆彼不思償有貽累代償之人貽僇賤信子母  
業積至于恒產費盡身受饑困者且彼縱積金至斗  
我應絲忽不負若果困窮他人卽或見原然我心終  
難于自安今可償不償而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四  
也此四恨者僕非苛論勿爲迂談足下試思之然平  
否乎而茲事猶未已也僞奇他方營措實繁婢僕居

屋米鹽凌雜爲費不貲且懷戀瞻顧豈能久曠則是  
歸奉老親之期遲爾無幾倘萬分一高堂有意外足  
下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哉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古詩云大義當乖離然則律與足下朋  
友之誼將恐不獲保其初終矣像忝屬肺腑責善之  
道分無容委又不能聞世之誹語足下者而自慰然  
耳幸惟亮察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與友三

牛

卷八 生幸則吉

哉閭閻君禁不殺牛文吾黨可勿與論也哉物命以  
念口腹世之人不待教而能者雖曰誦股殺之書設  
爲禍福之言臚陳已往休咎之應家論而戶曉猶不  
得少哀息况者爲當殺之論援古証今助其長而遂  
其忍乎孔子不綱不射猶孟子遠庖廚亦自爲持節  
以存其不忍此仁之所以爲人且資其力以成稼穡  
蓋民命之本也古聖王重農而抑末亦謂民之所天  
在乎此然則於人重農於物則當重牛矣夫儼然傲  
惟不棄牛之勞當不在狗馬後吾游陝西見有牛肥  
順而高大者土人曰此不能耕食牛也或古人所殺  
而供饌之牛此其是歟抑牛耕歲于漢古之用不遺  
引重而止是則今之牛非古之牛比矣今哀君之言  
甚辨益辨將益煽殘吾更爲之補其說之罅漏刻剗  
其瑕以成全其說則亦煽殘而助之廣殺機也甚矣  
其未可哉



答鍾士雅書

遠辱遣信披風來章所謂載麗以車馬樂鸚以鐘鼓  
則有駭而走耳然以足下懇款之懷不得不竭其愚  
佳詩謚甲乙附歸惟加采擇焉竊謂詩古文之道修  
身行己以立基則性情著博極群書經驗事物以致  
其識與力采摭風雲月露花木蟲魚以摘其藻夫匠  
之爲屋也大而千門萬戶細至方丈之室其櫺櫺櫨  
櫨穿互構架明暗高下莫不有一成之規矩舍是雖  
公輸匠石不能布一椽故未可去格法格法者一成  
之規矩也子與氏曰規矩方圓之至夫豈惟方圓哉  
因之爲槩爲銳爲延袤爲參差凸凹爲秦皇隋煬之  
宮室機器變化倖鬼神奪天地則皆此一成之規矩  
所爲故曰王道無多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夫豈  
惟詩古文哉君子之修身行己亦若是矣然而必由  
博以之約不極博則不能約約則固陋焉而已此古  
人所以肆力漸摩累歲月以有成也非今人之智而  
古人之愚古人之傳而今人之鮮或者豈不在是乎  
足下挺起于孤壤靡所依扶辭學日懋昔人歎徐孺

子爲尤難僕生同郡志切相成故不得進貌言以副  
積年相須之意倘惠然肯來野藪村醪箕踞長松下  
亦一時佳話也



荅官公壁書

孫綽落落不假見而不尋行墨慨然出肺腑者此又  
夫之事也而世之妄而不察者則以爲蕩佚卑縱放  
散禮物不循常人之貴遂足當高士達夫抑何謬哉  
夫人心有虧奇在於庸言庸行之中間昧者冥搜於  
荒誕竭終身之力歲月之能祇成其所謂業與誕而  
真奇者一無所得也庸非自以爲是而無師友之助  
乎如皮陸之徒命曰辯王怪軀實鄙且陋大自孟子  
有任猶之說而庸人流至以妄爲狂迂爲猶如檀弓  
所記曾點倚其門而歌則已妄甚且夫子兄齊衰者  
必以貌是日哭則不歌哀樂失時豈聖賢之徒而情  
如是此傳者之妄矣夫狂非妄也志大言大而已其  
學問之自治未常不虛凡人有斷然必不可爲則亦  
猶者之守也猶者非特踴躍涼涼而已守其言行之  
固白刃爵祿不得少移易其滂沱瀟灑之觀天下大  
勇豈過是則亦狂者之志也是故能詣于一至者非  
兼得莫能成矣足下之文欲排闥古今陳言務去是  
狂者之志旨歸忠孝貧賤不苟取是猶者之守而虛

下人又添得學問之趣于泉上先生陰賓賓諸子有  
師友助僕是以不避末同之嫌遽肆臂臆出肺腑以  
丈夫待足下也佳文疾讀一遍不覺盡卷已多同而  
之快拙作幸有以示我

荅雷廣慶書

去冬所寓致拙作十之二三爾絲紙價不續舉印關  
工未獲袒露四體委諸見垣之目洞厥府藏猶懼其  
有隱疾也小子世儼粗學爲文或有一得亦其偶逢  
足下過爲獎許均令慙惕矣所論制藝源流父兄之  
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者致于人心波靡醜成禍害  
敗延家國未文云云小則吮癰痂痔大則滅父與君  
此其人非索其凶殘之資也不過鄙夫患失之心而  
已彼鄙夫者輒陷于褻逆之大惡無他亦不知禮義  
以養其心耳故聖祖設科必先德行然國初制科  
之文格意亦大不同後則至于蹈襲浮辭而已彼蹈  
襲者或至不能通其蹈襲之辭漫然書之至司偶中  
漫然售之則既僣然得科名矣扣其中卽所謂浮辭  
當黜者彼固未嘗自有也又何暇問經國之謀忠孝  
之理乎此足下所爲拊膺而長太息者也愚竊謂國  
家制科之典失于太脩經書則內聖之學也論則博  
古通治法也策對則睿于當務之急也表則臚于詞  
藻判明于吏治也皆欲其備于一人大考之以言將

荅李士章書

卷二

實其實而用之此制科之意然則如是人者百年而  
一遇四海而一遇猶幸其近且多乃三載之項登選  
數十輩是惡能免掇拾蹈襲之致于至陋乎盛力不  
能給又不能舍是則有且生焉而判之設將以爲史  
不可廢也宜如唐人設甲乙張李之業士了其律以  
斷獄今乃標成律爲目令士子判之夫既以律爲目  
矣何用判爲他日洩官獄訟所求非所用亦何爲而  
爲此哉至于得人之數隨法而有雖胡元以詞判制  
科亦豈有淳德異才出其間要之國運人心風俗則  
關于立法之善不善矣蘇文忠云國家之所以存亡  
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  
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僅因足下論偶枝  
言之明歲僊主上里得向傾寫爲快耳

荅李士章書

卷二

七

與李邑侯書

竊聞子產治鄭桃李不援子太叔爲政在荷肯盜而孔子稱子產爲古之遺愛子太叔致徒兵之攻蓋仁人在位以除害爲急故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又曰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安有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滋則善者信矣是故螟螣蠹賊害嘉禾者也未有使之散布畝畝而嘉穀豐茂者欲民無饑胡可得也今宰都大害首在田賦然治之無難也嚴保甲關約之禁遏其橫斂李邑今日田賦得苛斂一甲並治一

李邑

李邑

李邑

甲之罪各甲首尾聯絡共爲堵禦能縛致于官者賞否者有罰則彼之苛斂不可行游民無所得財其黨自散于是簽召各鄉保長及有才力者預定期日令潛伏田畝隔閡徑路石城汛兵亦其要地關移營鎮集附近鄉勇名捕渠魁若而人餘悉不問脫縱者抵罪于是斃其首惡十餘人于杖下獄無煩往復申請禍亂立定愚意明廷扣囊底智足以辦之不謂明廷愛護田賦如慈母之護敗兒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思患而豫爲之防甚至誣同良民客爲布置預杜入告

李邑

李邑

李邑

之門嗚呼田賦則誠厚辜矣宰都百姓親爲明廷赤子不審遺何罪謫于下車之日卽深惡痛絕至今莫能釋哭挽回語曰諫珂之烏僧島而愛狐由此以摺信有斯情哀哉上天降罰何若是之酷耶夫田賦火人之居滿人妻女斂新刈人穀越人于貨業人索賄其刑則有地雷公天雷公大枷保簿溫酷日下累又裸縛人遍體塗脂油委諸土坑中聚巨蠅毒蟲噴齧之期得贖金滿志而後釋此在局與來後臣輩羅織經所未嘗載而宰都士人親受之明廷方切責糧戶謂田賦當如是齊民有言及田賦者則翦枕之吐絲有言及田賦者則變色而怒拂衣而起故無一人得敷陳本末鳴冤苦者只如明經鄧响絕無寸土粒粟結田賦之鄉忽爾彼有婚嫁事可苟竊衆掠其家財擄其父子身備非刑獲數百金始得脫當是時倘明廷有以片紙曉之鄧生謂可中解乃生視其寬酷逮厲金悉輸贖手金有未精良者鄧生來謁明廷不爲不哀苦之更詰讓曰汝何故亦用低銀嗟夫爲民父母忍出斯言于口乎又彭生斯家僕白晝遭田賦

殺死于固厚集場滅棄其屍萬目共睹彭生營按請  
究諸申而明廷多方欺誑之一不爲理越月徐彭生  
覺悟自投于府乃始曲爲申報遞延阻露以致罪惡  
遁逃而明廷出言必譽田賦誦告田主清惡平民形  
干詩篇嗚呼豈宰民自問爾以來始經明廷一官而  
從前之官皆治他土而不治宰都乎其誰能舉之且  
田賦集魁實耕者十無一二率游手鑿空擇人而食  
之大慈明廷獨信之深愛之篤久而彌堅卽扣天地  
神祇以問之卒莫解其故或謂由哲兄之屬托或由

集李子文集

卷八

田賦

田賦越境而迎實故其辭明廷遂執先入之言以至  
此耶雖然明廷蓋所稱廉吏也未嘗求取民以自豐  
特此田賦一市至使市里之民微輸鹽竭邑屋蕭條  
亂人得志好人暗啞禍害流演將及世世故不禁疾  
痛慘怛之呼也請胃死畧陳一二宰都屬鄉六上三  
鄉皆土著故永無變動下三鄉佃耕者悉屬閩人大  
都建寧寧化之人十七八上杭建城居共二三皆近  
在百餘里山僻之產東南巽起附賊窺城不克則趨  
諸佃戶謂吾爲汝等革去數百年舊例于是聚諸請

子稱欲所官集事持械入莊頭會飲無錢者則搜  
其農器畜粒而去曰稱田兵佃戶多厭苦之而明廷  
申上官云此是數十年前遷海之民土著虐之今生  
息既繁思復宿怨夫下鄉閭佃先代相仍久名耕一  
主之田至于孫十餘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皆致  
厚資立田宅于其祖塋彼然後召頂耕者又獲重價  
頂與之而後歸其中無一福興漳泉潮海之人安得  
請遷海者久歷數百年安得謂數十年乎此最明白  
可精真僞立辨也批田較他鄉稍重誠有之然有故  
焉宰都之田下鄉稱賤他鄉田計收穀一石直金一  
兩下鄉之田則三兩田從上則起科輸糧特重佃戶  
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雜種是田主既費重  
價後輸重糧又有里長經催逐年工食之費五年丁  
冊十年糧冊之費又有火耗解費耗米水腳之費而  
所收僅得佃戶五分之一佃戶省去二重一切不與  
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佃佃嘗赤貧賃耕往往騷致  
富饒或率家返本貫或卽本莊輪與其居役財自雄  
比比而是然田主所以官爲此者蓋自明嘉隆萬泰

集李子文集

卷八

田賦

時家給人足素封者雖費重金稱有贏餘足矣大王  
者第田肥磽作賦輕運自西貢至今未之有改是則  
佃戶世席田主之厚利稍吝田主之重費尚未損其  
百一不爲過也所謂桶子者卽正租也官斛收租天  
下違例下鄉習用小斛田主固其俗便句不爲更議  
計應補正斛若干謂之桶子非從正租外別有桶子  
也所謂白水者卽批田也佃戶初至或不能卽辦批  
田銀田主許之寬假計畧若干歲入息三分緩俟冬  
取交納是謂白水及既入批田銀則無白水矣此乃

魏孝文帝集 卷八 李邑 五 重

田主寬通佃戶之盛心而反以爲罪目乎所謂行路  
者蓋田主未必皆至田所委次丁奴獲凡出入車馬  
幸是僕之任或佃有頑欠催取頻加屈辱道路佃戶  
量與耐勞原本嘗有多寡定額也槩白諸佃米元以  
前歷世迄闕莫可得考有明數百年來主佃樂康各  
享饒給祖父之籍可覆接也其他則田賦創立名款  
用誣田主以聳上聽若使額外苛索佃不殫命復又  
何難輕去其田而耕之十餘世四五世者且舊佃既  
扶富厚而歸薪佃乃復費重資與彼頂耕以自買矣

管絛繩相固至于今不絕以非人情所宜有也倘明  
廷于下車之日遣本邑士民詳詢之更自行履訪彈  
丸黑惡之疆易如指掌何至力縱田賦滋掠焚殺爲  
之傳會反罪無辜良民視如仇讐乎傳曰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天道好還理固然也  
至于遺碣碑自守垂四十年爾足窮山城而罕到初  
水明廷謬采虛聲索見者勒矣所以遠邇未敢弔身  
亦拙守坤野之分閭累月迺而後見卽明廷浚治二  
三年禮又曷嘗一以私情干澤無故一造公庭特以

魏孝文帝集 卷八 李邑 六 重

田賦事再四奉規亦謂督明廷聲氣親善藉此少效  
報塞耳何期明廷督過之深也昔田千春隱居徐無  
山以烏桓之擾藉魏兵除鄉里患幸今田賦猖獗主  
此使非營鎮王公擢然親督掩獲王煥英諸凶則城  
門之外已爲畏途人人自危矣是豈惟鄉里患害焚  
溺貼危已實與焉義當挺身爲萬民請命方爲不負  
所學又以廢棄草野羸老多疾空抱此懷深用愧恨  
明廷乃以一言及爲罪督乎夫戢亂有道也托招撫  
之名而不能制其死命藏官而行如虎傳翼爲禍益

烈自古迄今其事更僕不能盡何怪夫田賦既據之後益自矯虔志雖爲暴也且夫集衆思廣衆益諸苟武侯所以獨尚于千古王荆公執拘不曉事敗朱之家國而有餘明廷素負經濟之畧其或者以恩言爲駁毀之賦誦可乎死罪死罪伏惟裁察

附記

糧戶急公輸稅非有罪之人官府常徵爲糧者耕佃可念糧戶亦可深念也在上者得得其平而己糧戶供億之煩庸中猶有未盡尙多急欲難得未能像名至於早滂漏卹佃戶往告田主可即得免減田主則不然不獲木梓本年滑米及夏秋稅徵此已惡矣幸乎唐公應之贈呂通守序也其界

錢事其述第

卷八

七

日鑄災之說有可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鑄之數宜乎所災與所鑄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于有司之不信而必裁其數于三分之內有司亦逆知主計者之不信也必益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鑄災也十歲而爲七有司之裁也七歲而爲十然後有司之鑄與主計之裁較足相補適得其數而無盈乏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飢小飢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未不失乎實分之鑄若夫人使則其實分已盈于十而十之外有司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鑄亦不過七而止則不能當其所災矣况所鑄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富者鑄解者不鑄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富者十不能二三也通計富者二三分之中而鑄其十之七乃通計富者解者七十分之中僅得鑄其十之二若使其所鑄者者虛也而十鑄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鑄者

未及乎七則其所實鑄又當過少于一二也大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稅所增毛者又未必必非民也其或有不能告費也者史實據其數徵之輸調而下矣限而不布也稅所行期程猶進至于無所負而後出而揚之稅則固無用乎調矣是國之外因者虛也往之稅則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平至十無一毛之調者亦可數矣魏季子日今之民尚有糧水旱災則費鳴呼唐公所謂無一毛之鑄者皆田主也其佃戶則田主已隨水旱之數減免之矣雖欲不減免之不可得也且古之農在公今之農在私大田主之私財以買人田而上其賦于公家公家田賦之所謂田主者乃國家之佃戶也今之私佃戶不樂是田主則委之而去或佃他人田矣其田荒無稼之數則其人之田也賦役之舊果亦其無一二割割佃戶之田主而佃戶賦苦而主之則

錢事其述第

卷八

七

人之辭果也是則佃戶亦其人之佃戶也雖免不不得離此故也故曰今之農在私夫農謂佃戶不當僅此故也易族者之非其同則公君子則悅其意見曰吾無私而已又以私富家大族有小民爲苦故往往意所偏注賦成禍害不可更於使爲上者一無適莫乎心慮之以其所不爲斷特不可畏聽耳恐可以不得其計出夫不平即不公也民之治亂安危皆官長之計出然尤莫要于無令矣又恐可以不恤乎

答雷勿齋書

僕東爰好朋友嘗挺身步負走數百里千里聞風等  
遙或時解趨僻後掛屨險重得廣聞賢人君子言以  
自淑慎要之天之賦與者有定人之自致者無窮僅  
能及其丁年人一已百歲月漸黃或有可觀乃致坐  
輪轡而望會桑則既恨乎其後之矣雖然猶恃有魯  
陽公之戈虞公之劍也夫所謂戈與劍者蓋良友巨  
楮之功日可再中則學亦可以晚進且朋友以切偲  
爲義者儻相聚無裨益之言千里寓書竟紙寒脂無  
魏季子文集卷八雷勿齋

歲儼之益則與未會聚未通書牘等矣非謂情欲可  
廢然亦必有其道焉爾別後首春婦病繼以清明祭  
掃雜襲二句而賤族嬰體矣佳作留遲稍健當深閱  
相歸也

與顧開盛珍示禮部書

顧領首伏處窮山耳芳名舊矣茲者幸辱華軒司權  
敵郡此我心則喜之會也又竊以爲世都盛名府榮  
達者或兼其貴滿之氣或恃其學業文章之長每思  
裁切時流俯視羣碎山林賤士必不要其虛表而察  
約之子諱守固陋疑于上前趨勞往往懷思孔躬而  
趁趨卻顧未許自通故得之者十七然失者亦十  
三矣禮春仲過顧造次未獲呈身迨客吳門蔡子九  
霞具述閣下下賤兄弟辱神聽之殷期後書爲傳介  
魏季子文集卷八顧八盛

文以從浙取徑湖東驚恐孤其至意未之敢承適接  
修友還書極道閣下待士盛節垂訊寒門懇摯詳備  
又他親友鈔示文榜揭賤子于通都禮乃深慙浚又  
大同順人于矢者十三昔趙壹既見羊陸而後爲之  
延譽孔文舉與龐衡相知而後表譽推引今閣下非  
有既見相知之素也乃不遺餘力謬爲揚拔如此方  
諸古人抑有加焉蓋古之君子文本于行名實于實  
故位高而益謙名日著而自以爲不足于野人恒取  
其僂蹇傲岸咀咬苦勁之味屬冰雪之操出其度量



合宏隨在奔神是以能超倫逆羣表著古今也禮重  
九抵家山擁抱微荷願見之私復成阻隔如何如何  
拙作惟進而致之

李季文集

卷八

頁



答李化舒書

辱惠書茂兩紀矣慚負何可言竊惟上閭四郡大儒  
俊傑隨世輩出如李延平朱文公李中定公皆爲古  
今拔萃之人而奸邪狠眼罕出于其間足下挺生茲  
土志尚儼然不出于流俗服習前哲其則不遠進修  
之盛豈餘子所能望其項蹶哉昔歲僕假館湖石精  
舍今始知與足下比接適隋和而未龍一覽光氣機  
鑒間劣從可徵矣豈聲氣之合有時猶係三至嶺南  
而羅浮三尼過中欲望之而不得登耶往者微易望  
李季文集 卷八 李化舒 一 頁

八九子真氣彌篤畏我友朋標下嚴師即自崇不以  
爲泰一友有愆如芒刺之負背交口盡口即子弟所  
不能堪而言者受者處之安然幾于處處都俞吁哺  
之風詩文即小道一字句間動色以爭必無欺而後  
止乃各歸其是非然而僕猶垂老無所成就可不爲  
浩歎乎今追憶衡胡君館舍達三十年雖然成叟矣  
卽高子雲客相見時其事亦如烟雲消散而易堂之  
存者僅二人耳是以滿足下來書既多枉牋更中心  
翔翔不勝菴枯之感也僕老而益荒百里半九十卽

詩文之業當亦極落塞。匪足可觀。將伯之助不能  
無望于海內諸君子矣。胡君後當益振拔否。固亦未  
免有情耳。不悉。

其  
下  
三  
言

李  
子  
文  
集  
卷  
本  
李  
化  
第  
二  
車



○答友人書

○不寂則泉源不暢。土音不動。冬不發。下則  
落慘。惻則元氣不反。根芽春之榮露。不極。僕問者之  
言。足下以爲其辭博激。而慙僕之絕足。下過矣。且足  
下未知大絕之道。徒見絕之形。遂以爲絕也。然則僕  
與絕。足下足下方以爲未絕矣。木之絕者。皮液不相  
通。手足之痿痺者。痛癢不與。然則枯木。痿痺之肢體  
足下且以爲未絕也。管幼安之絕于魚。則誠絕之  
矣。而子魚自盛名於世。稱爲有嗣。有法。故幼安劉席  
○李  
子  
文  
集  
卷  
本  
李  
化  
第  
二  
車

教諸史策。傳諸百世之下。使子魚爲碌碌。餘子幼安  
亦何用始交之。而終絕之。是則爲賢者之所絕者。顧  
非庸人所能當也。足下試觀與足下同過者。僕亦何  
嘗出一言以相責望乎。由足下之意。則是天時止當  
有春人之七情。一於喜而後可。是僕待足下之踈也。  
且足下之過大。使僕誠絕足下。足下號慟刻厲。不自  
比數於人。庶幾少足謝過。而致其惻怛之懷。爲可滿  
○李  
子  
文  
集  
卷  
本  
李  
化  
第  
二  
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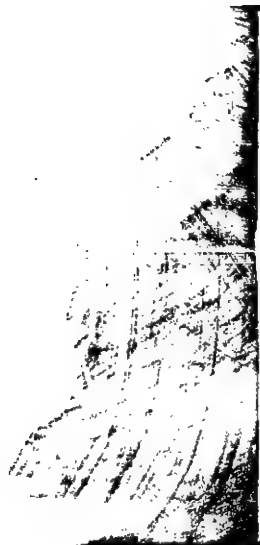
若使僕於足下循揖讓之常辭棄其百與冬而不就  
可。否。否。足。下。方。謂。侯。不。絕。足。下。則。是。僕。真。爲。絕。足  
下。矣。足。下。惟。思。之。勉。之。

楊汝翔曰其語雷霆其文委蛇愛之點故發之激  
烈望其補過故其情纏綿而不遽迫也

魏晉書

卷八

車



荅李元仲書

精誠所至萬古不磨如先生之精誠豈天地消息可  
得而泯沒哉省來教令人感涕不已先生俯愛不自  
之身勝于自愛古人賢往往不計己身之康壽而望  
後繼之有人僕何人斯如畜負山豈足堪任存誦此  
書屏營累日則又不敢妄自委聚兢業惕厲思勉自  
先生投我艱大之意張舉知己之言尚未能忘況先  
生萬古自植大道爲公之懷乎蛭臂蛙怒當毋以微  
蟲資安弱也東粵之行隔二十年與陳陶諸故人相  
親季子文集 卷八 荅元仲 一 車

見道往昔事如異世又如昨日朝夕遊從暢朗語志  
性好荔枝亦得爛熳然中間一二友人稍有蹉跌失  
故吾者離群索居目不見睫甚可懼也蓋人品學問  
無中立之勢不日進則日退耳能中立亦必日趨于  
進如人將舉足而未舉時獨處寡輔習成障弗克  
以己身爲師友者汨乎其日退不止也不止之止底  
于消亡而已夫君子者天地之心君子而至于蹉跌  
消亡則天地之心幾何其不日就衰息乎此君子之  
責也蓋末路難持古今共歎自足自弛致蹉跌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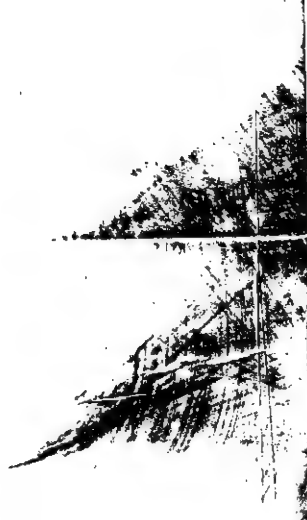
矣先生行聖九之年其定力學力教誘風範乾不  
息乃如方中之日光氣煥射溢照四極直可呼萬古  
賢傑共坐一堂而何有百年前後之境異耶誠感而  
興天地之心未至哀息馴見來後者于是為作所以  
策勉于侯者以身表則實至且大豈待繩糾其怠謬  
而使正然後為訓迪乎先生儼然命之矣先叔兄左  
傳經世至宣公附覽後此者猶未卒事前歲期假環  
玆將以搜葺遺卷補綴成書略血疾動而罷今冬為  
遺幼女刻布營措遂費白日明年當終業就先生論  
定乃謀登木也不盡

魏孝子文集 卷八 答元仲三

李元仲書  
仲泰得寶寶手札知行李已向東粵遙想千里知  
同也秋以來動探探仲秋送知駕已還市更  
悉通體清健與向年萬里歸來與致無大異不覺  
歡喜與常與容特進一應以頌頌相較先生適如  
方中之日正此光華甚可愛惜云期其不吝進凡  
人神氣有眼藏如師質樸頑向亦較適色成自諸  
定力足以勝之慶亦竟不能從今歲入夏以來形  
骸初無所苦但難勉整頓無從向時王張堅確之  
力此固先集之微矣行年及老後全無益于人世  
存沒淹速如鐵州微處任時銷落何足為論但得  
先生久視世間為朽人堅綴末路與章參同前  
則至幸矣是以喜先生之清健勝于自清健也往  
觀之如青天闊雷震悚起立傍徨自省今耳無慮

音誠恐有忽重為賢者所矚目先生時以雷  
音雲之也生平喜讀未見者今九月偶得姚美河  
谷詩註中有二十餘條發前人所未發與如昌  
目自述者為之拍案起舞體頗輕爽亦有咏生  
急送後洋津矣所最抱歡者未讀人傳經世可  
得聞所未聞在喜定當過于今也破讀上先生  
其中為句廷君所最得意者或十章或七八章  
賢子姓學文之餘代錄見敬讀以移易現添益  
飲食則足先生獨我其餘餘皆可司之又談及  
技遊真境仲冬必當題詩論未暇全書取就難  
向從友人處得讀其諸論未暇全書取就難  
得抄錄其藏寶必有備候之使便不勝附壁斷不  
致汗顏且滿商也伏懇併付鄙不勝附壁斷不  
雅將鹿紙欲然不宣

魏孝子文集 卷八 答元仲三



與當事某公書

竊聞明公以禮稱副不卑下儀節不趨承頗有芥蒂  
愚以爲世之敬明公者莫禮若明公賢達顯出于此  
假使禮卿婦取容奴其顏婢其膝明公豈乏如是人  
哉而何取于禮然深漸禮立身本末罕足道也子產  
相鄰往見索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午是倚其肘  
于門也宋西京留守錢文僊卒僚屬十一里外屏騎  
從從步詣郭延卿飲酒盡欲辭去延卿止之門西曰  
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野踰垣避直而帝猶遣  
藥李于文集 卷八 書事二 聖

使圖其所居及寇萊公鎮洛陽利往訪野蒿中布袍  
長指萊公禮甚于簡萊公與相得其微之三子皆必  
其道義高深故君相不以爲嫌禮無俱下足希二子  
簡易乃猶聞嫌于明公且贊達者尤足自魏也然禮  
雖未能高尚乎淹于時亦自有未自必不肯爲者  
置死生榮辱于度外明公或可循其素尚知之矣  
晉士微處上焉恢帝問張華定何人也華曰臣聞說  
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式也微爲賓客  
者國俗士也及華至恢復待以恭時論確然少之則似

古貴人以山林士簡傲爲佳已折節爲美而不顧卑  
下趨承于彼一人故郭曉謂昭王曰帝者與師處士  
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臣國與役處人趨明若已者

至悲凡搥杖盼視指使則顯役之人至斯士也蓋藉  
之訪君國之大務或取其格言以益身心或資其操  
學或表尚其品操以樹之風聲用是揚微于古明公  
讀書萬卷豈不知此其或言之者有故假借而發于  
思口君子猶烏也疑之則舉若大在禮者抵宜自勉  
避咎而已而愚以謂華之論馮恢亦未爲然後慨既  
藥李于文集 卷八 書事二 聖

就微至句加之官矣朝士相從則當有中節之儀接  
待不可爲面目華帝視其自立太未與安濟生民之  
恩何如烏在其不見有傲世之容于大潔一己而忘  
民生與矯膺自異者亦非愚所心尚也禮厚道舊素  
知明公爲古處之英必不有是且覆露桑梓其德彌  
大故未敢輒自外復有是說焉幸惟察察

荅沈雲士書

辱書僕何足以堪此哉然足下自正其志與日治之  
誠可樂見矣側聞足下事親孝弟于兄與人忠實鄉  
里有廉靜之譽即此僕已多愧矣論其他哉足下云  
準繩論孟殫心則微自無差失矣微弟子入則孝章  
終身行之不可盡道法世法小大并包李文靖曰汎  
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由是觀  
之趙普半部論語之言不太後乎且夫學術誦天下  
者非細也戰國捭闔之士莫不本五帝三王以行其

藝學子文集

卷八

沈雲士

景

領廷險賊之衝大術者路也跬步之岐遠致千里學  
之道不殊而所趨則殊也趨殊而術分矣不得聖人  
之意庸昧偏執則五經四子皆足爲害是故蘇綽用  
周禮不足以治周蘇威不足以治隋王安石借口於  
國服而行青苗市易卒以其術禍天下張禹匡衡孔  
光庸鄙陋劣誤人家國而戴聖亦以賤敗嗚呼是豈  
經不明哉其所趨之術殊也至於趙普狠賊尤甚背  
太后金匱之言逢太宗逆惡爰廷美貶死李符以滅  
口爲有宋奸臣首出謝夫患失蓋楊素之流也術可

不慎乎哉夫曾子固原本六經謂楊雄仕莽合筆子  
之明夷邱文莊衍大學而謂秦檜於宋有再造功乃  
貶岳忠武李贊謂武則天爲聖王馮道爲因時大臣  
皆毀裂名教玷其平生然如贊者又不足道也立言  
可不慎乎哉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是與不善者處與善者之益無以異安往而不  
得益要之讀聖賢之書切固切誠慎則可迂則不可  
通其意而守之朋友講習多見聞以擴其識易曰圖  
而神方以智孫思邈曰廣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  
德欲方夫以思邈言爲致學而入平易之用雖趨殊  
術其不躐矣足下有志於論孟者故妄抒其說如此  
不當十友可也

藝學子文集

卷八

沈雲士

景

與戚子論賭博書

賭博之害上玷祖廟下累子孫爲刑害所屬禁受君子之棄絕爲此者幸皆如賴小人愚蒙子弟耳不足齒錄于人乃足下詞聖賢之書列士子之林顧亦濡首滅頂于此乎夫喪養生之具者非一矣就甘脆之奉珍飲之羞狼戾天物至于無可繼者爲適其口也天靡麗之衣作意巧之室殫竭盡藏猶日適其體悅其目也至于沈溺聲色已爲世之敝民矣然猶恐肆嗜欲取自娛也賭博之徒謹呼投璫奴隸雜進厲眼

與戚子文集

卷八

戚子

書

虎視耽耽皇皇若徹夜抵曉人從外來猝見若曹目赤額橫祖船翹足神魂猝悸如集悍囚于獄堂鳩壘鬼于斗室反顧却走之不足而足下長以身處其間至樂存焉剥子孫之養落當爲之務竭力營措藏聚取財以衣之惟日不足噫海畔有逐臭之夫婦魚照博塞而明天故生此濁厲之質終不可變足下才堪上人門望非瑣瑣者誠肯刻棄此塗擱然特立誰不敬而愛之俄頃之間猶去螻蟻之九而得蒼合何苦而弗爲也且夫爲人祖父者尤當畏其子孫也作不

良之則以示後嗣吾化其子子乃化孫孫又化其子蔑有盡期是將貽子孫以世羅窮像豈不哀哉財者天地有用之物于以奉君子作利濟人事卽成困窮足收令名而流餘慶賭博之徒廢養廉之責千金萬金悉昇諸無賴小人與奴隸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既受其困窮奢隨之上及祖父得者不感恩失者生詬詈入親交之門父兄惟恐子弟見之子弟或與遊自中人以往往皆指爲不肖轉相告戒愛楚禁束以絕其後良子弟亦將棄遠勿適自愛身名

與戚子文集

卷八

戚子

書

嗚呼生爲大家子後爲士人宜問閭所欽善乃使人深惡而痛絕之何而目立于天地間乎而強辭者曰劉毅家無餘石之儲枵腹一擲萬金豪傑則然夫古今豪傑立德立功桓赫天壤足爲師法者莫可殫舉願獨附會于一不克終無賴之劉毅爲罪大惡極劉祿之臣者欲以自欺而拒人胡可掩也足下行年四十餘子壯而孫方長苦立表的猶懼其不能赴死身教之不善乎諺有四貝堂之說大足省媿矣僕于足下辱附茂李故敢冒進瞋眦之言足下亦見吾邑耻

年悔艾改行如某某者得自淑其晚節匡救其子孫  
所謂半江挽船未爲遲也倘足下衰如克耳視爲屬  
已勝已僕亦莫可如何惟告絕于足下而已

魏李子文集

卷八 咸子三

直三

各許李覺書

僕十餘年來聞東海之濱有季覺許君者負奇氣長  
齡時有志天下人物普欲以至吾輩微事觀易堂諸  
子以信其所聞及江寧父友止之而反僕心焉向之  
人或比之趙景真僕謂不然夫景真不過思官立以  
脫士伍之恥耳故其年十三遂求師受業十四游太  
學遇翟原十學舍遂亡到山陽求康不得十六游鄧  
復遇康康稱之然不可謂非志士也而其事則微矣  
蓋所謂志士者其所志非特一身一家之事也聖賢  
魏李子文集 卷八 答許 直三  
之道德生民之治亂皆所有事矣夫聖賢之道法其  
效一見于治法用以安教天下之民皆歸于淑慎是  
故舉而措之不億一素其不能于治法者必且不足  
于道法者也世有有體無用之言僕謂不然夫有體  
必有用無用卽無體也今夫有囊括宇宙之志者必  
高自命許俯視一切人僕謂不然蓋虛僞辭成者多  
矣是故有囊括宇宙之志者必其心益細有橫絕四  
海之氣者必其志益虛心細志虛集思廣益揣摩胸  
歷于其間盡天下之變故而後宏大之志氣始有所



歸翁以楷丁有用足下少負卓犖大志歸之丁實學  
實行日通過庭之訓有明師良友之磨礱宜封已自  
足矣猶思廣益于天下人物以極其事不自滿假身  
書更有以勉進于僕然則僕十餘年想望之勤不虛  
也僕昔歲至杭州卽疾走數家寓信相聞皆不得最  
後始得見令表兄沈君一宿徐談溪樓上爲極速欲  
兄之懷沈君未返而僕行李已渺矣惠書中言先叔  
兄期而下主然先兄頻年在江浙間足下向者微走  
易堂觀其人乃亦下及索相見豈其有猶康間見之  
說耶僕憂貽亦買舟徑訪何先生不得通而反皆恨  
事明矣秋交欲往就顧景范談此時要得相見爲懣  
情耳

報李青文書

卷八

書計二

書

答李昂若書

展讀于教先生當今之通儒也竊惟天下之事理不  
壞於阻而誘之者壞於趨道而妄行妄言者攻人者  
又不患於妄行妄言之人而破於深審彼義入室操  
戈者故韓愈之闢釋氏是矣而止曰福田利益不足  
以闢之也夫福田利益釋氏爲說最淺者特以鼓煽  
愚夫愚婦而漸播彼道其談理罕時有足動高明  
之嗜深中於其心故必探其源而入其奧足以解高  
明之惑而後能闢也夫千百愚夫信之不可以敵高  
明者之一人徒涉其流則輔頰舌亦不可得而咸蓋  
君子所貴於論人者持聖賢之則衡前人是非絕已  
意見猶養漸貳使有獲於吾心益吾學識非故張翼  
而以攻訐爲能也今之攻文成公者彼烏測文成公  
之造詣爲何如乃至孔臭小兒亦矢口而肆譏詆毀  
考其行無能爲後語曰一大吠形百犬吠聲然彼所  
自命吠形者亦何嘗見其形則皆吠聲焉云爾然又  
非謂文成公遂不可論也苟較論學力之淺深陳寔  
歸於身心用詔束學亦何不可蓋理道無窮古聖哲

報李青文書

卷八

李昂若

書

論之後賢得而論愚夫亦得而論皆創發不發者不  
然則三代當一同唐虞夏商周聖人無庸有所損益  
也愚竊謂聖人之道如京師東南西北之至京師者  
各由其塗達及揚山航海運籌以來亦同至焉顧欲  
萬世之人皆歸於吾之一說是猶居東方者欲悉過  
四方人俱由東方以適京師其能濟乎故道學之壞  
爲道學者壞之非困而誘之者之能壞之也是故先  
生程朱管葛文章融接俗怪之襲皆本於一源此真  
道儒之論夫程子未嘗有三黨朱陸未嘗立異同也  
蘇季子文集 卷八 詩話第二 專集

皆成於其門人若文成公之王龍箴則不得不排之  
矣往先叔兄甸還山中帳示所交人物爲先生首屈  
一指攀轅轅門人吳正名與高足韓允言欽勳又悉先  
生爲有用儒者僕嚮往非一日茲先生辱下書固陋  
進與論學夫以河伯海若之汪洋而不遺蹄涔先生  
集思廣益麗澤之勤惟恐或失卽已超出僕千百矣  
僕義不足以克氣學不足以達議故委靡見於形骸  
而高門文之以爾雅恂恂先生寬之以文忠子房之  
說愧矣婢夫批譯幸續教之

蘇李子女集卷九目

尺牘

與劉長卿

報叔兄

與曾省之

答友

答饒雲卿

與董無休

與陳元亨

示兒輩

與北田五子

答從弟

答李元仲

答陳元孝

與陳季長

與涂雲石

蘇李子女集卷九尺牘目

答溫開衣

與曾省之

與曾秉之賴子弦

答友人

與北田五子

與陳季長

與友人

答北田五子

與林炳齋

答孔正叔

與廬山僧

與甘健齋

與彭中叔

答姚六康

答言公兄弟

答深樂亭

答陶苦子

與王公

答陳元孝

與郭芝仙

唁何左王不備

與當事者

荅湯動吉

荅彭子載

荅木敬仲員外

荅友人

與當事

荅淮安俞觀察

示兒世做世儼輩

荅徐孝先

荅通永宋觀察

荅王不羣

荅高子

荅名士

與盧孝則

荅楊御李

蘇李子女集卷九尺牘目

荅涂雲石

荅鮑子韶

荅丁觀察

荅李元惹

與甘健齋

與彭子載

與楊延會

析居目示世做

荅陰生寅賓

荅涂生雲石

與文信子

與曾遂五

與廬愚山侍讀

與彭子載

荅何機雲

荅友人

與王氏昆弟

荅易去非

與兒世儼	與劉長聲
苔曾止山	苔丁觀察
與李元仲	與高雲峇
與汪舟次編修	苔曾止山
與陸生寅賓	苔江羽漢論善錄
與彭伊人	與彭壻
與盧生季則	與查生晦仲
與陳元季陶苦子	與湖北丁臬司
與查小蘇	苔問孝長
與友人	又
苔黃定山副將軍	苔余不達
苔鍾鹿村	苔秦定叟
與當事	示兒輩
苔張生孺子	苔曾若思
與鍾士雅	苔黎魏曾觀察
苔盧生季則	苔文信子
苔孔生子修	與王羽左
苔陸生寅賓	苔孔英尚惟叙

苔張生孺子	與賴生晉公
苔吳芳遠	暗江右承
苔陸琇素鎮香水梨	苔謝諧庶
苔李子文集	苔李子文集
卷九尺牘目	卷九尺牘目
四	四

魏季子文集卷之九

尺牘

宇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肅冰叔訂

○與劉長聲

禮山頂結廬俯視千峯煙雲來去日月空朗時或積雪照林春花接席頗愜受享而兄弟朋友對景談話之時莫不並念劉子山林之人忘情處多長聲隔六千里外有二三窺岩之士識與未識足以感其歎思

魏季子文集 尺牘 卷九

蓋可知矣古今庸明主之顧發公卿之舉往往未能迷野人之論謀愚竊以爲足當貧士可否者勝于君相倍萬也禮近益潦倒志樂山居而屑屑走市飢來驅我將各鳥獸散矣寸陰若歲相見無時既寫此書對之歎息

叔兄云語有至理非特爲貧士張氣然語意自帶榮傲

報叔兄來書楊梅橋子又貼以橙片檀角

寒熱猶留耶不藥不茹葷甚善聖僧入瓦官寺甫四十箇渴時嚼茶輒邀相其今茶罷盡也小木奴動

而頭皮碎費齒頰大木奴更軟美俱遣至張數甚口自津津也

○與曾省之

雪中景佳不得兄弟良友共之還山贏得幾朝晏起束書別屋閒爲婦擲凍米顆顆精細時看兒子弄冰箸作山石形藤蔓牽拂其中青翠映微薄醉則陶然隱几覺甚樂也廿七夜半舉女母幾不休爲婦子言貧者少衣炭雪中作苦覓柴米不得自是多罪過耳何日來山望甚

魏季子文集 尺牘 卷九

○答友

原文有支蔓處如樹多寄生乃今不拙好

○答饒雲師送方扇

素佩高情今承佳履自悔驚寒被此光華踏雪有痕幸免東郭之誚仰脚便者謬希北窗之風知天文者戴國冠久當無矣明地道者履方屨宇弗赧然汗踵良深銘心莫既

○與董无什

恩遽一見遂了卻千里別緒殊可笑也天地間扶桑

萬物日出入其中松柏能庇數畝芳蘭不盈握皆爲世所稱寶五石之瓠不慮爲尊呼然大而已

○與陳元孝

古人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今之閉門者轍非不合彼所謂轍而非天下之轍故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武侯臥隆中定三分之計然居當四衝司馬麗徐諸人日相講論習知天下之故也禮近出遊始知平日揣摩實古人之精柏雖形似不逮實如宋人春章甫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故讀書亦在讀其所無見其所反則不爲古人所誤矣

○○○示兒輩

少年人無志氣者甘于庸下事事讓出人出頭有志氣者便自是好勝事事要自己出頭甚有實甘庸下而意氣虛憍凌人傲物終其身爲絕物可不戒哉  
畧已而求備于人者是明明以君子讓入自己甘爲暴棄此俱是待他人厚待自己薄處  
度德量力能自安退亦須有剛德彼強不知爲知強

不能爲能者總是無力量當下推不住

叔兄云聖人言南方之強強字正如此

聽言之道氣不虛則善言不得入心不細則義味不得出如唯唯諾諾一槩是聽是與不聽等矣且友之親我于所規之弊歲月如故則良言自阻奚待聲音顏色而始爲拒諫哉

我不能容人謂之無度量我爲人所容謂之無志氣若不能容人便致爲人所容習而不察養成暴戾終當人不我容而災害至矣

○示兒輩

凡傍理弊病多不能輕易除去蓋雖知此處是病卻因此理在又覺有許多好處便不肯極力消克或反護之所以漸深愈長如遇此等只緊提著病處且將理放在一邊務必克去病既克去我此理豈不完全無痕若干病中推出道理雖無半毫惜理解釋不覺已爲他設議雖真輔弼後雖立意除之不易得矣且既得弊病又爲他推原當下已放空一步  
叔兄云其語甚精然日用粗淺事亦便用得  
處則世能吃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

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

叔兄云人每當如此然說向亂世尤覺親切

好財之心于與人處可見好名之心于譽人處可見  
好勝之心于謙退處可見惟自知之當自察之

叔兄云語妙入神然最顯切令我惕然深省

○與北田五子廣州何左王不借梁君圖陳元孝

別來只覺不快口咸飯數七諸君仍聚大良否寒塘

草亭一日于我胷中十餘到諸君想亦如是禮年半  
走粵垂索北向與諸君定友白謂過萬金裝也諸君

學子文集尺牘卷九

參九

本

宜設法聚處士無朋友如替者失相悵悵何之終恐  
目不見睫認賊作子耳物無大小能各一器即是天  
地間有用之材大木棟梁也戈戚之秘戶之樞車之  
輻輳誰能棄之志大人常不憑已就實老大無成不  
可不戒

、答從弟

不食菜肉多則思草蔬讀書之餘音與野人言今欲  
得嶺南所作詩得毋昇是

○答李元仲

弟伏處山中讀先生書知爲代問奇人意雄才壯節

必能任天下難事使天下士知與不知皆足特爲綴

急會登君之難非先生無能引手弟輩亦欲于此觀

先生也嘗笑以未謀面之人欲使其人救一未謀面

之人于死可謂濶矣而先生遽然爲之不遺餘力事

雖未克濟其氣誼已上薄雲漢下動泉壤能使聞聲

之士樂爲效死若弟則常一講賓主之禮又素習義

穀聞難而求脫之固其分也屬當雨雪遂履艱辛既

乏紀綱乃克賈容此又遭過適爾何至如先生所云

學子文集尺牘卷九

參九

本

塊矣塊矣獨丈夫舉事自篤其志數言此千古志士

心膽所不能向人道者正可爲古今志士砥石弟與

同堂每日三復足當九九礪礪天下事非儒生所

兄辭陋謏狼如弟今將遠遊亦欲稍廓耳目先生博

學深思練于物務幸及行李之末出具有以兼策我

也近患瘡頗劇日病注泄不食夜無好眠草次裁答

不能百一自致初暑爲道加餐

○答陳元孝

接手書知吾弟屬其仇懷念嗟嗟之子弟以一身兼

父母安得不心惻也。妻死可不再娶。每怪男子專責婦人爲節婦。而已絕不肯爲義夫。若欲主內政者。擇置側室。終當虛此一席。少存倫常。然此亦名實俱在。無所困若耳。

○與陳季長

良友相聚而喜。相隔而思。然日共燕笑。憂來無方。况在離遠。即心期不可告語。敬問季長無恙。

○與涂雲石

定下竟有內子之倖。僕爲心悲。莊生任達。奉倩神傷。

魏季子文集 卷九

七

足下。儻執其衷耶。

○答溫開衣

磊落之士。庸鄙準繩。放蕩爲長。然不嬰世網。操名義乃真。磊落王羲之之倫是也。高曠之士。以滅棄相尚。執業爲汚。然戮力本事情。篤君親乃真。高曠陶淵明之倫是也。自得之士。傲然自足。俯視羣碌。然能酌損益。取師友。咨度如不及。乃真。自得孔璠之倫是也。王丹之不安。交爲真友。周舉之効左雄。爲真傑。知己彼聚則蠶聚。散則鳥獸。散者何足道。卽稱爲鄉里善。

人痿痺不知痛癢。于人無疎密。消長蓋亦土木偶之無咎譽耳。

○與曾省之

吾輩遇事只合索向。無聊處方是今日。天道別後不見音問。爲之跼蹐。

○又

醫學深博。一時難工。術未精而不行。失謀食本意。行之則懼殺人。故吾輩所爲特難。莫若托業瘍醫。尚可扶圖索驥。何如。

魏季子文集 卷九

小

○與曾秉之賴子登

數時煥海。昨得雨。旣宜人。又有益嘉穀豐歉之故。盜賊與息之源也。竊得諸君歌咏之。遂以喜雨爲目。

○答友人

盡已太過。使人不安。仍是未盡處也。

○與北田五子

去年遊秦中。登西華絕頂。望晉豫二黑子。全秦迤邐。天未終南。武功隱隔。蜀棧道是時。高秋爽霽。萬里見毫毛。河渭漆沮如三裂。縑帶蜿蜒。地隙中日月從雨。



耳升眸星上。脚底掀舞激昂樂而忘死。歌孟德過雖  
奇之詩。忽見月光照孤影。予製種種山爲譜。奇日月  
星辰爲誰。照臨。飛欲何處。去人奔走。覓食營作。欣  
欣自足。則垂首哀哀。頓發遺世之想。安得同諸兄弟  
親面頰語也。龍門激水書傳以爲奇絕觀之。殊不稱  
意。豈別有所謂。萬雷爭鳴。飛沫百里者。禮西行道上  
詩在周士行笥。試取覽自七月到泰九月。過浙江十  
月歸山爲兒子授室。得不借書讀。器圖元孝吾廬詩  
元孝詩尚欲有少裁鍊。器圖自成雅氣。苦子文累牘  
殊浩。論今恩恩復漸行。未暇評訂相歸也。

李季文集 尺牘 卷九

九

與陳季長

有人自南越來者。問之云。見季長肥瘦何若。何色  
衣何等樣。帽腳下何襪履。逢之幾何處。作何語言。觀  
欣然聽之。忘倦。令一再述之。與彼人亦覺便有情緒  
也。

與友人

僕與足下久不相見。歲月奄忽。各就壯老。諸葛所謂  
意與歲去。豈不悲哉。頗聞足下好奇論。而鑒空滅。棄

炬燧此固豪逸之氣。橫演使然。然奇亦有道。易傳曰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蓋變化  
神奇。必由于實。凡事臻至當。則物理盡而神明出。人  
驚爲奇。故擬議極其精。評變化斯極其神妙。如制勝  
料敵出奇。無窮。握機審勢。則甚平實也。文章天矯。仿  
佛萬狀。交呈然研意奪體。造語置情。起伏斷續。無不  
平實何者。法之至妙。自不可易。今或有舉人貌耳目  
口鼻。人人平常。遂欲易目鼻下撮口于頰。裁須于掌  
奇則奇矣。世固有是人乎。且易置不十數而奇已窮  
矣。李季文集 尺牘 卷九

九

也。今人煙火之戲。其機一殊。飛潛動植形狀各出人  
工。變化神奇于斯爲至。要其術不過量確炭之輕重  
椎擊緩急多寡之數是。又至平至實者。僕嘗見細心  
人遇一事一物。反覆計尋。頗若鈍拙。而其中蘊藉精  
微。俱被抉發。矢口言之。聽者大賞其奇。歎爲罕及。然  
則真好奇者。但務乎實。求乎至當而已。

答北田五子

北京歸見諸兄弟。來札俱云。食田陷沒。此時天所樂  
得。困厄者。舍我輩其誰少。微星壁吳中。高士求死不

得皇甫規庇不與黨人然則今之不以與匪厄者正自可想

○與林碩齋

天空木落山如水中曳杖徒倚樂亦忘之念君乃覺怡然也

○答孔正叔先生

天生人必有益於斯世聞其風者不足以感發興起善惡無所變化遷幸斤斤焉過則皆庸人先生行年七十修已愛人如日東出著書盈池若持虛器生百

○與李季文集卷九

卷九

上

世之下聞其風如海夏煩蒸當涼風驟雨之至灑然退矣禮謝劣無似先生辱進之兄第之序如四十賢人中著一屑沾則將垂首素餐神前志阻應屏營累日懼不敢承繼念先生忘年忘學懇摯惻誠昭千古之義慎許與之信禮緣自菲薄敢負斯意是用敬告祖考式遵明命幸先生旣以弟畜禮則訓迪之勤繩糾之密引之登而扶其墜是有所厚賴也

○與廬山僧

上剎山水幽曠徑致瀟灑足增妙慧聞士先世雖有

聞人當千鍾雲之服流覽者傳寫謬誤便得與山靈相映發也僕于足下雅度頗不能忘臨行致此

○與甘健齋

通讀白傳覺未滿志傳誌之妙在鋪擺事跡處發其神采點染手神全在閒筆故寫死事活事變化篇中有一定之綱維成萬種之奇妙然其實皆硬法耳

○與彭中叔

病後無事冬日頗長與小兒子輩擊鼓搖銅鈴環走相嬉或徵其歌唐七言絕句歌不成聲謔笑生趣致足樂也

○與李季文集卷九

卷九

上

○○答姚六康

何不偕旋禮適有秦豫之遊歸山乃得展來函前昔與兒輩論乘車戴笠之詩以為古人既貞之以日月呼天地父母上下四旁而告之意其期約必有精妙難至者不遇曰下車掛為君下而已夫貴賤見交情此古今常談貧賤之士往往以其友富貴故欲岸異不為和同或至閉戶相拒或踐役不兄凡此者皆貴賤之情重朋友之情輕若朋友之情充塞無間誠豈

吾友也。乘車即吾友也。胸中止有我友，絕無彼貴我賤。故彼乘車則下車，揖此路馬則爲君下，雨無室，破情致自然。此古人所謂相期于甚難耳。

○答梁言公兄弟

得于札，益感于懷。尊公既逝，使吾交通之緒而不絕者，特伯仲耳。僕觀來書，懇款樸誠，一無覓言，又能不失尊公淡意。吾友可謂有子矣。尊公如幽蘭在谷，無人自芳，及其不應邑宰之召，已觸密網，將有萬里之成，而安若無事，朝夕待行，此則松柏經雪霜而愈茂。

○李平文集卷九

卷九

主

者，僕每念自嫌大爲人子者，當得祖父之意，所謂不陞不陞乎此耳。君子之所謂貴者，子弟非謂其能力生事求溫飽，周旋人情而已。所謂顯揚，非必得祿榮貴也。吾能爲聖賢，吾父即聖賢之父，爲豪傑，即豪傑之父。立身行己，苟足表見，無在不可顯揚。雖貧無立錫，賤爲傭保，何必不勝于爵祿榮貴以之蓋之。猶可况繼美乎。昔尊公稍放散，賢子善述，不必悉師其跡，僕在一體情不容後，非伯仲之賢，然亦不敢努也。

○答梁彥亭

達想舉遷仕，朝久與諸君子徜徉礪論，達今古因述十三年前事，恍在目中。禮鹿鹿丹車，歷有年所，頭塵衣冠，祇自苦辛辟若與夫所役，雖日行百里，重野不休，不遇寒飈冰雪，熱犯毒暑，遇山即登，當水而涉，考其頑冥，確然如昔。如是而已。于窮巷札悉足下勸勵，是不專以文章見者，益爲敬慰。

○答問苦子

得接手書，有如造都觀其辭，有殊足慰。慈意請漸老，知其來益不懈也。弟天資良，美志氣堅苦，風所心折。

○李平文集卷九

卷九

主

所徵欲進者，恢宏亮達，計此非聖馳闊，歷不足盡風士人前之變。吾事將有所墜，跬步之間，判若千里。故愚往與元孝札中有造車合轍之說，而謂諸葛非僻處不知四方之故也。希思十年播摩之力，冀以大成信乎。未老然廣已造大爲途，稍紆文章小藝，古人尚求編歷名山巨川，况于其大且遠者乎。香觀遠路，匪汝爲美，倍當珍重，愚亦甚思度嶺也。

○與王觀察

閏五月內，曾未肅函，野人不獨于禮，又大賢人在土。

苟假循官民之分不自前潔都俗竊負下士之盛心  
不敬莫大故不敢也石父有言誦于不知已而伸于  
知已故侯羸之左車上坐真能尊公子于生之結襪  
真能尊廷尉不然王公大人豈乏趨走承順之大而  
顧波汲于一草茅賤士如此哉友人林確齋述蔡種  
山三十餘年手製茶香味頗不凡俗茲奉獻二瓶

○○答陳元孝

不通音問使已三年手書遠到如得一喜事也愚向  
札云云以爲治總角讀書思爲文章欲有成誠是以

羣幸子文集順

卷九

主

遇題逢場輒命筆勿計工拙工則存之拙則毀去  
古人云行而無跡事而無傳取舍之權得以由我吾  
非好疲精力竭心思浪作文者題無關係吾且擁被  
而寢耳有關係之題吾且極慮經營以求其工一不  
工而日再不工而三而千百以無負平日讀書之意  
故日翔而後集夫不翔亦身能集哉足下文章思佳  
時最推爲老成沈著而虞其過于持重適新卷還書  
足下若未嘗作文而賞澹于作文出吾義者所懷吾  
乃今益歎此道之不孤也足下猶宜博覽羣籍以志

吾筆所如下必取舍井然何如

○○與郭芝仙春坊

閣下才盛位貴乃不忌岩穴士殷勤總總辱詩兄懷  
獎許過盛然古人之風度幾見之矣禮窮謂公卿不  
能下士者內不足也內不足者恒自滿故富貴得以  
克塞其心許如將腹邪氣易入士之不能貴道自卑  
者亦內不足也內不足者恒自怯許如羸厄爾開震  
雷神氣惶惶失其常度世有賢公卿施不得士若鴻  
水滿孟不受則散諸地而已矣閣下下友愚兄弟是  
亦斷無負于閣下之鴻水也清秋天遠榮桂並華與  
杖山行乃如東坡所云魚遊蘋藻此時益多懷想耳  
、嗚何左王不借

尊母將至期耄之年兩兄養志無違今而升進庶可  
節哀以少憾也大今日大孝與平時不同不徒在謹  
伏苦次廬慕毀形所以善承善繼者正有在耳乙卯  
八月禮自

○○與當事者

兵戈雲擾之際，施惠救民爲功最鉅。遇事遇物，得行吾仁，但盡其心力，所救雖救一人，與億萬等，或吾心已盡事，未克濟其心，其德亦與救億萬人等也。夫世之所資者，事而天之所與者，心故其報也常均。

○荅湯動吉

世能祖祖鮮能下下，足下可謂能下下矣。已能下下，人將祖祖，此意僕何能忘也。

○荅彭子載

數別七年，周矣。姪之良資，吾所心尚。吾數七年，無不

藥香子夜集

卷九

七

思存也。今又益練物務，習文法，視吾書生張空談，逕庭矣。特此別。七年中，吾家四遭大故，而兄子世傑之死者，家叔嫂絕食死，夫爲不幸中之幸，然而慘已。試謂僕能不傷心，以致於病，病累年不瘳乎？當亦共爲刺痛也。僕今係內外之責，而先兄嫂亡，姪五喪未舉，不得死且不得病，近亦隨境自適，諸兒稍能承歡與之，爲委蛇盡藉，此以保餘年耳。人事盡至七分便是。十二分臂鵲凡輪，惟任運之爲得省來者，練達甚慰。其謂方之子務，語僕益喜。本來面目猶存也。尊父七

十有三尊母，且人年雖雖家貧，待養孔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定省其容，緩儀而兩書所道在此。阿仲有美才，而誤於浮誇，恐乖身實，哲兄宜有以教之。僕髮中白，鬚白，十之九，姪想亦不似前七年面有美相。他日相見，交相驚也。遙歸是所願幸。

○荅朱牧仲員外

戴江分張情素，總總期來春，學法言別，而羈病阻，歸至今，惻悵懷，禮涼德薄，祐天之降，罰無已數年之間，骨肉五罹賈喪，禮於先叔兄既屬天顯，復何齒具，今乃

藥香子夜集

卷九

大

肝屈子之膺，且亡，野人之質，心肝崩裂，困處無聊，天乎，天乎，何至此乎？伏承不遺，弔唁情深，羅誅爰及夫死生之義，今古難全，謝幼典之慟，洗馬楊越公之誄，宏道不可多見，四公子資頤，醇秀乃遽下世，惟執事且抑西河之痛，聊觀東門之達，瘞誌清老，簡雅不溢於辭，是文章矩則也。

○荅友人

示札謂某氏子怠侮父執，柳公綸有言，使仲鄧乘馬張蓋以衛公，綽可乎？然則彼自怠侮其父，吾何與焉？

、與施愚山侍讀

七月內謹寓丁公傳中奉書報謝並雜詩文各冊。初與閣下三德南省。禮當機舟江漢一越下風。乃開近出中州。私心慨然。閣下於禮意。味荷永靜。釋風言心。歸情深。蓋非特下交之盛。飾幾於骨肉之親。善也。數千里音問。達邇都者。不易其必有戒勉之辭。此古人之誼也。秦卿二公。王法敝省。皆辱其齒牙之及。草野未敢唐突。乞爲啓致。

○與彭子載

季子文集 卷九

十九

尊公自去秋來。益多病。至冬少食。不能便食。粥粥難食。羹食羹乃時吐出。症類於噎。且慮應入春。食又少。七十四歲之老人。豈堪如是。今延醫調理。當得康健。然老年之人。士人譬之風中之燭。即服食安好。能步行百里。人子愛日。猶當一則以懼。况多疾乎。有兄弟侍養。似可少寬。而君子之用心。則百子只如我一子。何者。百子各徯。竭其誠。彼兄弟九十九人。皆得盡道。在吾一未盡者。便是天地間不可補之大缺陷也。阿仲特星馳來。長沙知老姪賓王深相得。決不聽暫。

有離異姪當涕泣固請頓首流血。必得行而後已。事有改過而即無過者。有德至聖人而此一事必不能補救者。不可不慎也。邇幸尊公瘳瘳。便可兼程相赴。萬一有意外之虞。雖碎心猶勝。亦何補哉。僕於尊公誼同兄弟。捉筆湧切。不暇寒溫。

此札子載。尊人留之山中。歸乃示之。蓋虞湖南撫軍。必不聽其來。則重傷其心也。然阿弟厚本。星行赴長沙。子載聞之。告於王人。不得則晝夜泣三日。不食。多方施設。乃得就道。則兄弟睽夜行計。到日。

季子文集 卷九

二十

縮日三分。一時厚本。臂患巨瘍。其痛者。亦與兄駒馬疾馳。至家。予喜出意外。見子載氣度語言行事。心益喜。乃弟病爲之半瘳。然子載尚未見子札。而與子札中意。適合。所以議之者。予蓋不欲妄爲王矣。午也。所以存之者。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予言盡見子載。爲善人。予爲子載。盡言見予之待子載厚也。且有以爲有老親老之矜。腹云。爾子載名厚。從厚本字。子務。予女夫皆彭躬菴先生之子。吾處并議。

○與當事

薰風初暢草木敷榮明公合時行政德施普洽幸甚幸甚竊謂郡縣之吏在於慈明撫字省府大僚在於清局察奸蓋屬吏不消奸宄橫行卽有視民如傷之心而百姓究不得蔽其澤何者中格之也譬如嘉禾農夫豐植之足蒸是藁而垂簾焉恣其殘嚼豈爲復有嘉禾乎漢黃霸之倫入爲三公聲名頓減於治郡時此由一。致。於。郡。縣。之。政。而。不。能。通。其。要。廣。其。用。也。極。微。親。詣。而。承。旨。旨。而。廉。廣。以。來。務。窮。徧。身。至。今。不。能。喻。關。山。若。爲。草。野。服。勤。之。物。敢。羞。王。公。顧。惟。大。賢。乃。弗。罪。耳。

、休滌安俞觀察

先叔兄往來東南以交遊多寡人才小大爲得意失意之分還山卽探夾袋中與兄弟眉指私論故閣下之名實早已藏於胷次禮文章不本於古質行不合于時謬以虛聲致開閣聽捧讀尺書且感且愧少時廢食舟車走千萬里不介意今以衰病山城十里之間似難於千萬里者每念閣下神交之言長江瀚海

引望天際造膝之懷何勝悵結也尊公神道碑銘矣述次以應茲謹呈致惟加采擇

○○○示見世做等

能敬者敬其身也况于人乎聖賢之學也敬其幾也

况于身乎敬其未發也况于幾乎

君子戒恐懼懼所以坦蕩蕩小人無忌憚所以長戚戚

視思明聽思聰聰明如何思乎子曰非禮勿視是視思明之功也非禮勿聽是聽思聰之功也

○○答徐孝先

查辱手書愛我無已足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竹頭木屑皆微其不棄于世故卑劣如僕亦致拳拳如此也擬矣敢不自勉矣前冬莽先叔兄略血疾忽發今幸就愈更健當爲先兄幸左傳經世業然後買舟吳越持質同人與得與足下相見傾此熱血然未如日遠近耳先兄行述擬筆悲來輒展去今當忍情爲之至所謂年譜尙非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畧見于地獄論敢立傳立誌足以無愧亦有可傳若年

請者非德業日新功績累著無愧余彭實濟于生民  
歲異而月不同其孰能當之蓋紀其爲學之漸設施  
之能者以作則來茲非敢誣也所謂誣君子者不敢  
誣之以意亦不敢誣之以善然而今之年譜斯大謬  
矣乃未足爲尙也願果自愛不盡願言

○ 答通承來觀察

閣下駐節贛關惠商別舞歸于厚道至今商賈行客  
稱述其事兼爲難乎繼者爾時咸願以閣下開政之  
美推而施之民政閣下亦雅有斯志謂得行生平所  
樂季子文集原 卷九 廿

學繼文康公之業今既肇有其事矣而通承之民乃  
得首被膏澤願南人士身安而期首以望者及後之  
則又未免以羨慕君子之心而成小人之嫉忌也自  
壬戌五月奉手書重以三賢之詠佳刻之額先兄鼎  
以不朽山徑豁然頻開其爲感益莫可言罄

○ 荅王不巷

足下欲揚述尊毋懿微慎擇其人不屬之當世有顯  
位祿秩者可謂得事親之道矣而足下過聽謬妄之  
言蹇無似之貌禮不幾于揚厲盛心相逕庭乎茲謹

撰述以呈古規拜嘉爲前哲論道著書之具對之如  
適典型案頭欽寶以爲警勸僕思望見足下知痠人  
不忘起育者不忘禮也伏惟爲道自愛

○ 荅高子

以三十年交不能屈致一其食可謂確乎不投矣似  
亦非人情所近然徐孺子爲之食內此自關主人誠  
否也

○ 荅名士

僕嘗聞之名士曰子弟不習八股則不足通曉文義  
觀季子文集原 卷九 廿

古文可粗也而八股不能不習釋則不可以明心性  
烟宜嗜去寒渥之疾困知自有文字以來至于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秦漢唐皆無有通曉文義  
者逮王牛山而始有道機明至于今而後大通也又  
知從古聖賢儒者皆問于心性獨僧者明之耳自開  
闢以來人皆受寒渥之疾到今而始卻然而僕皆不  
能僕廢棄三十年與八股如隔世事未能烟之嗜安  
欲守孔子遺教不學佛而又妄欲學古文之粗是則  
僕乃不曉文義不明心與性一學其粗者而未幾至



且病寒濕之人也。足下謬引爲同類。僕則慙矣。其言得妄。附爲同類。以自增慙。

○與盧孝則

承示所作頽筆。適上灑灑洋洋。所謂騁驥口千里也。然歷塊絕塵之足。未嘗離地。西遊記拜官耳。豈有三徒神力。廣大用一徒之能。可以持其師。崇朝至雷音。挾經而反。乃必久歷歲時。寸寸著地。涉阻多難。卽能乘風雲之三徒。龍子亦須寸寸著地。涉阻多難。怪物攝去。未嘗倖近雷音一步。然徒始得其經。成正果。魏孝子文集 卷九 蓋

○荅楊御李

通披來緘。大爲駭愕。人之惡肆。一至此乎。然自愚推之。巫覡之權。乃能確然制人死生。則壽夭壯病。求巫而得。又何天之足畏。命之有定。耶。巫固不若是之靈也。且某最受虐者。無如某。某僮巫誠能爲禍害某。又何愛于某者。而不爲乃先施于是人。此又事之不足信也。故曰。君子可欺以其方。然人情常出意外。聊

盡吾心。相爲繩糾。

○荅涂雲石

先叔兄旅變自天。實墜僕彷彿驚疑情志。都失初雖以從人來告。梁友手書。萬無可疑。而胸中時存妄思。欽欽似復有意外不然者。及舟觀既至。前和屹如號呼。不應真絕望矣。足下謂僕于先兄當此。永割其能。堪乎。惟足下于先兄師弟子之義較貴。臣諸君爲尤至。而謬與僕相知深故。可以想知此痛而足下之悲亦自于諸君。所不得齊也。再捧專札。深用鏤心。

魏孝子文集 卷九

○荅鮑子詔

繼得手書。知已旋頓衰病之夫。思好友如在天上。今數百里而近。難索之懷。便足少慰矣。貴主人遠歸遼左。而足下問關周旋于其半落危疑之際。不相棄捐。此古名士雅致。吾黨耐久之本末也。天下不患無才。踴拔奮發者。邑有其人。鄉有其人。尋其行誼堅孚。利終不渝。蓋亦鮮矣。而貴人欲得是人。自其嚴後時。升降之士。良醜畢呈。易爲摸索。噫。大將軍當貴。盛能立異。同豈非其人哉。然識之者卒亦鮮。且疾惡之矣。承

示表御史爲先伯兄訟理疏草野之人何施而得于  
表公然先兄之志誰則明之僕爲親兄弟不能手搢  
偉人之胸以報先伯子靈覲然人面豈堪復齒于士  
君子之林乎足下知我故及

○荅丁觀察

微遠瑞金拜惠函親善之雅洽于肌膚禮備瑞金半  
載二暨于差卻以其間偶遊會昌之漢仙巖探石幽  
怪頗盡情狀而瑞金三十里外地字六峯佳石數十  
里不減英德道上日影瀾雲如照雪光魏非陶謝手

龍季子文集 卷九

七

未能爲神工鬼斧之奇儼明公命駕其地山靈當有  
幾許映發也然地僻奇不顯一厄漢仙居僧滿百俗  
下無一人足語一厄六峯之石漸爲村子敲鑿供各  
色用使峯巒无缺一大厄山志高寸許無一好詩好  
文章一厄此四厄與否山川有幸不幸存念佳士淪  
晦僻土者豈不異是顧此中亦未乏其人耳聞更擴  
覽園蔣花竹可愛甚思晤對清况開發固陋也十月  
廿三日禮頓首

○荅李元慈

使來分致鹿內鹿爲仙駁真者頗解層巖之難多矣  
扶羸駐顏乃佳物也還山兩日科頭跣足便覺落盡  
世事真趣自多每下至山麓面目漸換古人云入山  
泉清出山泉濁信然信然姪入山當同此情也

○與甘健齋

生平離廣未若邇年之甚聞程山先生變深用悚懼  
蓋同氣凋喪十且七八吾徒寡樹身世之操輔植漸  
稀其存者當益自鼓浮支柱堂堦使殘局有改觀後  
生可興起此悼良友之亡之大者也禮以巨痛作楚

龍季子文集 卷九

七

不得一憑棺櫛下定時當到香山耳

○與彭子載

邇年遭兄弟朋友之變神枯淚竭是以多病纏綿已  
而復發去臘葬先叔兄憑棺一慟乃動三十年前略  
血之症衰憊見此豈是休徵修短任運孰能爲也然  
一身未了之緒又不可以死委而酬應難襲疾將日  
增故屏跡瑞金敢斷家事外事至六閏月始得小瘳  
芳草君子卽世之時正僕在病劇之候元輩隱密不  
使聞知七月廿八抵家猶謂尊君子尙存欲先見老

友而後還山至冠石麓乃知信已及日計外矣一時駭痛氣結不勝入適有疾聲啞神索未得盡哀每念吾兩兄不得面談堂中邦殯二君之卒皆以遠出不得覓令殯今與尊君子復爾嗟夫人生有幾兄弟幾骨肉之友所遭如此何以爲心是世薄祐不幸之人至僕甚矣矩抱終天恨僕將何辭寬譬稍幸有向者聞疾歸侍一節今既處時勞莫可如何不得拔身奔赴內憂外勞恐致滅性而生孝死孝之道君子當自有衡量耳不盡

魏孝子文集

卷九

九

○○又

自尊君子捐館舍僕益無聊賞奇析疑自問而已老況如此殊難慰藉也從璫金還山疾得小卻遂大不能任勞煩今雖家事悉委做理但放浪形骸逢場作戲或用博塞或逐稚孫走跳爲嬉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霜雪刺視若玄童嘯歎無忌飲醉酒近婦人亦爲可悲也已

與楊廷會

假名園半歲得共游建陽烏忘機孰知彼我堪作耐

久之朋竟成爾汝之事坐無拘忌不限醉醒必有天遊欲遺身世豈特襲淳風以驅二豎且得學超遙而卻百端人生適意之歡至此莫能尙矣聞貴邑乘乃八十老人獨力纂成足爲佳話鄉里不得盡行直道此理勞本然然後十得五亦貴者所以維持風也

○析居日示兒世徵

適會朝食汝父子獨異心殊怏怏不自得諒曰養子方知父母恩蓋令吾多感矣信哉人子愛日之不可易視也十月十八日

魏孝子文集

卷本

手

○古陸生賈賓

白海棠雅韻僕最賞心自失舊本蕢蕢未已今得之歲晏粉華之日苞蕊含春英英欲出正似授機塵泥中方壺之客羽衣鳴鶴翩然來下造膝玄言使君大鄙士神韻清逸蕭疎而遺門下之移我情者固不必海水汨沒羣鳥悲鳴也關門分張日維收歲遙想賢母令子相對天倫樂事僕爲歎羨

○○荅涂生雲石

入秋病小瘳乃得省門下札子愛我一何篤也僕自

願劣陋負門下折節之禮懷又相去數百里外仰欲  
有螳馬之助將願匡救無由時相告勉安爲人師低  
多惠應然古人必立所教畏之人以自防範凡所行  
所學皆樂爲異日對師友之地不敢踰忘不敢踰越  
故曰無有師係如歸父母是以時與師友游處則以  
師友爲師友獨居與地則以己身爲師友己身爲師  
友者內省自友是也師友切磨之功不外于此况復  
立之嚴師立之畏友其所以警策者當何如至則僕  
難遠不能以益門下門下所以立僕而取益正未爲  
無所益也便附數行且慰遠念

魏孝子文集

卷八

三

○與文信子

廣池渚秋雲樹出沒那能不憶玄亭相對時也

○與曾遂五

歲又更次樞時之感與足下有同然也還山冰雪相  
仍歲寒之松摧落離披枝幹无折因思君子當寒亂  
之世事變非常拂逆處至不具堅剛之力松易之懷  
其摧折不自守者有如此松矣望之慨然至臨此不  
芳蕙惠化茅又何可道哉僕與足下皆見之

荅何機雲

拙文無足比數特以既自廢棄無以娛年如深山訪  
樵春至亦相花葉定知不足爲名園雅賞之妾聊克  
天地一時生氣耳捧札多愧

荅友人

僕自昔私利之心刻刻雲起妻子之間觸處而有足  
下遇事輒言過不在己工于尤人然則知非者但知  
他人之非耳乃知蘧伯玉使未是後物架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聖賢未嘗無過也故曰改過不吝

魏孝子文集

卷九

三

與王氏昆弟

久別相念萬端不息伯務刻采以歸沈到仲務擴識  
以致遠大天下事每苦易者易之難者難之故鮮所  
成就是必具確乎不可拔之志氣易于肩義難于云  
爲得古人處事處身之難齊其節奏批其義御以成  
其易則洵無難事矣莊生有言每至于族吾見其難  
爲夫如是乃君如委土也滿志善刀乃長不飲已

荅易去浮

先兄溢逝心竭神傷病延一載今春稍卻尊承存暗

生施情深數別遂三年矣邇者歲有二三款觀疎隔之懷于此爲甚後審到鄉之約不果許如饒者待食食將至而奪之去其爲饒怒更當何如先生行年八十猶有老兄僕兩兄舍我才然獨處優哉游哉耶以卒歲用此以解天懷而學力淺鮮又未能也夫傷者易感感者多親未見之懷恰萬恒晤矣不盡

與兄世俊

春雨沈沈獨坐一室牙面作楚不得一讀書心欽欽然亦不服作他雜想翹覺萬慮俱卻別有一境界焉

蘇季子文集

卷九

三

與劉長春

僕嘗謂人與劉長春交如喫熱餅意味永初未見其脂膏濃厚以數幅紙襲之然紙背透蘊著于都有莫可窮竟別後不聞動定想學日富而家日貧耳續刻數十紙並寄

荅曾止山

木介非佳事然坐冰壺中臙脂皆虛照也則甚樂

荅丁觀察

伏荷示覽因記及唱和諸詩記則風格詳整詞花夢首出而王汲公之作亦足揮揚其他幅錦樹花各有其致永曉施恩山先生卽世不禁悲駭廢食嗚咽公之有斯文凋落之歎私之有曠世知己之感來春擬棹舸鷁憑棺一慟以慰幽明觀面也不盡

與李元仲

不通開問者送匝年餘中間得從陸生李默齋言知起處佳勝大爲慰藉又知以賤差縈慮甚至臥生口誦與彼札云云造父之廣寶視狀段感且健矣王鳳爲堯先叔兄一慟略血激春不止乃屏人事養病上瑞金季春肇往孟秋始返而賢子辱臨木蕸杖技僕正欲委曲面語因敘芻蕘以相質論至于山藪甘醪甚進嘉客稚子疎幸慢賓此在道家之好不足爲歎仄也聞先生邇年家事外事悉付季君收精內視茲得于論定之旨而逆與勝與順皆不得以相違天下事且以不了了之而吾之不了了者自有了之之道在亦先生之所謂定也釐目夜中是宜復麻燈燭必明

蘇季子文集

卷九

三

物有固然症厥不相符此又徒飯徒行之未足恃也  
瑤琤之約稍健思赴爲世自愛不盡觀貌

與高雲客

僕自丁爾先兄之變髮勞鬱積幾無生理病疾纏綿  
今猶爾處心神消于感歎筋力疲于紛紜此洵非達  
人之深致要亦愚者之幽憂也契濶如何惟恃尺素  
殷勤耳

與汪舟次編修

日者謹寓書愚山先生所謝垂弔先叔兄之雅兼畧

魏孝子文集

卷九

五

賢史事已爰刻拙稿中溯其時蓋辛酉受仲也四年  
來頗得益上諸公書及報書未荷執事垂及則誤以  
爲昔雖故人今有雲泥之隔通達迢星深用慚惕足  
以懷念孔勤未敢後進啟事昨小兒北還極述執事  
注待之厚訊寒家存沒甚僞而施先生選中所致竟  
未微于左右僕竦然自失以小人之心厚誣君子其  
爲慚惕倍萬于昔者疑妄時因歎古朋友管以出處  
之跡而致睽孤之象者豈不甚可懼哉琤琤使還絲  
爲從美坐機船凌海波旌簫鼓出自天上使異國

君長負轡前驅潘筆題詩洋洋灑灑覆以琤瑤刻諸  
白玉彼中以爲甘棠海丈夫快意之舉不可必得之  
事也聞彼國用杜詩取士遵尚虞伯生注其果然否  
便中示知用擴聞見幸甚幸甚

荅曾止山

仲冬踈熱週日乃稍有冬氣豈天醉欲醒耶然又懼  
其以五斗解醒也

與陸生寅賓

東粵歸來便爲遺幼女營製類澼絺至今週日始  
得挈家還山取召魂魄倚徙花竹下遂覺冉冉澄汰

魏孝子文集

卷九

三六

無學力人持俗事自是動靜殊致老來追悔訟艾何  
及門下壯歲洋礪當別有境謹不似像之潦倒也經  
涉一番乃見天地滿條四海秋冬一茂之氣候將畢  
霜雪威張雖松柏之姿自宜作意挺樹保此摧折耳  
不見門下久用深懷想百折不回者方是戴地之龍  
爲足欽寶也體中失適備于筆墨大雪後二日

荅江羽漢論傳善錄

功行貴于實在誦經施僧譬如紙餅土羹無益饑者

易若有濟于人有補于世道之爲得哉大天之報我不必其增我福澤而後爲報也我施粟願人飽耳彼食之而飽卽報我矣我爲人取妻願其嗣續耳彼生子天卽報我矣如吾之願報孰大焉然惠迪吉之理善氣相感召天將不福是人而誰福耶昔有仙侶各述功行所以得仙之由其一仙云吾生平無他功行惟于人不方便處爲之方便如一石礙路吾爲之移置此石一物當門吾爲之轉從此物不過一舉于一動尸居恒若是而已此則隨時隨地隨人可行者

魏季子文集

卷九

三

又

志善不求福爲善不專已力善不辭貧賤善不擇物久而弗懈天必應之乃古人自求多福之道也

又

示示欲刻登科錄最足示勸蓋世之所至慕尚者然母潘收夫登科者天所以報其祖父及其身之德也儻登科而肆虐于人有玷于名教腹削元氣將湮滅前人之德禍流後裔是祖宗積善生此不育子孫以陵替其世安在其爲德報乎故有如范文正公之德

而忠宜繼美慶流數百年不衰然後登科始足爲榮長也錄之斯可勸矣若樂以登科輒是德報不問其人之凶狂與否則李士實之少年科第至于覆宗滅祀累代骸骨不得保身嬰劫逆之誅亦足稱福報乎此神語所以爲不爽也

與彭伊人

山居固陋多負佳辰良朋至止乃使寒花有映餐耳且虛懷足以消矜靜度可以棄躁僕之所得不旣多乎旬日當得相見

魏季子文集

卷九

三

與彭壻

不見候已兩旬便時時在我臂次也兩旬收攝日間過庭訓駿馬見鞭影而馳當更增逸群之足矣冬氣沍寒飲筆就實春陽爛熳于此基該君子可體之以爲學矜言虛氣無益于身心有願于世務萃不敷根凋落如掇耳故以忠信爲基乃若泉之有源汲取不竭矣蓋平心自反未嘗不知疾疚之所在求其太甚者而先理之日用云爲必察乎此則約而易操也僕拙人不能爲精妙之言如是而已

與盧生序則

偶坐筍輿觀與人行者以肩行因憶舟子以手行  
殘賊以頭行世之爲以錢行諸臣婦子以膝行廢折  
者以臂行魚以立行水母以蝦行蛙鼃以坐行富貴  
人亦以臂行坐行推之賢聖以天行詩書以腹與目  
與口行臥遊者以心行忠臣義俠以施行二氏以偏  
守行諸子之言以誕漫行蓋其中有不足非假誕漫  
未足以行也偶觸相爲道之

與查生聯句

與查生聯句

卷九

三九

與門下別貶眼七年逝水數千里何由得知通塞也  
然念門下之意時時在胸臆間耳志士獨落天地寂  
寥薪火之類特在少俊門下秉志不渝久而彌堅此  
固冬涇松柏之榮吾所欲寶然致用之道當益以明  
達機敏空言之徒每多實損則又不可不諦視其倚  
門丁已生子耶往者山中蒼張君之言今亦既有明  
徵矣聞張君幾罹不測僕昔亦談及此大都草莽之  
人親急而君緩廊廟之士親緩而君急門下審斯義  
是副續爲首務矣

與陳元季爾苦干

日雅改歲矣吾輩頭顱如故不禁時邁之感也入春恒  
寒塞冬恒燠亦吾輩所謂順若天時兄曰君子以朋  
友講習而九四之喜有慶程子謂福慶及物楊誠齋  
謂天下國家之大慶也然則我友宜講習于致慶之  
道用慶之事願交勉之所惠蜀茶則爲附致者于舟  
中雞啄其芽茶且碎其盎烈然一童枝耳佳貽名花  
敗諸俗子之手良足惋惜

與湖北丁臬司

與湖北丁臬司

卷九

早

雙江奉別未及祖道之期應遽先返率舟十八灘而  
上回首南天不勝纒纒今自疑徂冬矣未得一通早  
牘雙江寂寥竟可經年不到即取道其間入廓之懷  
亦索然矣監業時在漢水之濱也天下事澤深而德  
大者莫如兵刑拯民最切食報亦宏仁人在位此刑  
之所以爲祥明公避展其任樹德日滋拔稂莠誅嘉  
禾式順天心而受其釐所必致耳冬氣如春風日和  
霽緬懷大雅則又如親君子之庭矣茲敝門人楚逆  
得時政事僅賜之階前盈尺之地一瞻顏色見戰勝



而肥或肥天下而瘦還山述之俾得忘三千里遐思是所願望也

### 與查小蘇

自老僧還後復得手札山居荒還音問佳况何由前披悉也年又一年坐致衰老時人之所樂志士之所歎志士之所樂時人則以爲苦矣夢幾甘辛性有固然耳尋果想已脫然吾輩經挫折更有一番進境乃爲無負患難轉進之機足下自能給其輻輳也

若爾奉長

魏季奇文集

卷九

聖

還書承示以理勢格法之論今人言詩鮮有及此者障川流而東非識力堅定之君子惡能若是要之性情不同詩格隨異今之詩所以遠古人者非特不深究古人亡其理勢格法而已且有束縛于理勢格法之中失其性情風雅如方野之道橫直掣然上偶太冠假傳不靈後之擬樂府者比比然也夫使任性情者進以理勢格法拘牽者悟之以性情靈虛底幾乎交相救矣猶刻無足道而公然與諸棗梨者亦南越老夫所謂臣老聊以自娛耳

### 與友人

去正月十日曾附一函于數門人江都王生不謂其由吳下復反山中老及度嶺今並前札兼致也自嶺南來者傳足下有訟事頗爲繁念僕漸行年衆奉恩此在明哲君子了然可見而何以兄致此葛藤耶陳圖南有言子名必有物敗之行百里者牛九十种放末路足爲吾儕鑑矣以羊羈牢牛江控船猶未爲遲也儻更增城裂千秋之業一朝而毀較之浮浪子第消費巨藏直鵠毛泰山之輕重豈足與併哉韓非

魏季奇文集

卷九

聖

日苑刑有赦胥靡有代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蓋聖賢之學首在知非不反而勤求非何由知僕忝足下三十年石交僕隱而不言是僕負足下也若極言而不見聽是足下負僕也僕固不敢負足下足下豈其肯負僕以自負其生平乎是必不然矣情之所至語不擇音幸惟裁察

又

友人還里得奉手書驚聞左兄之變惘然失惜僕方幸新與定交不謂天遽奪吾良友之速也山居不得

人便今始得以一箇致紫酒道悲於其令子中心之  
鬱伊蓋已改歲矣又承聞某友牽訟事僕亦于他往  
來者傳說種種至有爲人居間擾人金錢之語同知  
某友不至若斯之甚必其夜行不休致驚吠犬僕頗  
行時惡惡言之首以姑間爲戒更屬老弟嘗爲提攜  
蘇子曰人必貪財也而後疑其盜豈意悉棄老友之  
規竄如克耳乎傳曰人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方  
諸左兄此爲尤可痛哭也世間交一友甚難素所期  
親者與吾身命相接屈伸癢癢易得不關卽欲爲癢  
癢李于文集 卷九 望

荅黃定山副將

學書惶悚世之理學談聖賢之精而所行必務悖於  
聖賢善言經濟者娓娓可聽然嬰以細事或替亂而  
不得一肯無怪乎道德日漓治少亂多也故理學必

徵諸躬行經世必驗諸施設否則馬謖不副武侯之  
望趙括嘗勝馬服之談况僕言且無足采者乎今畧  
一書爲天府所必須戰守之數較如列眉可謂文實  
兼賅矣僕往嘗輕萬里今則病廢窮山每聞風塵之  
起亦如絲鷹之視霄漢也卽下欲相見之意彼此同  
懷古人云出門望而西向笑然或天假之便當又出  
處表耳

荅余不遠

往自三吳來者云有古貌古心古衣冠爲閩中余不  
遠能詩豪于酒蓋行古之道者也僕嘗想象其人十  
五年未到江東不暇相見敝門人吳子政還山得手  
書把之歡喜及莊謁祭先叔兄文則又怡然涕落二  
情交渙乍悲乍愉時爲替禱足下之能發我情者此  
其一斑矣然則僕雖未識足下之面固已與足下早  
舊而深知足下也又奚俟議而乃稱朋友哉永懷來  
得寄詩詩甚古奇崛不羈之氣與語皆出之本然無  
虛僞之氣自是古人佳處也噫天地反覆數十年執  
古道而不渝者幾人乎而今而後僕且必欲識足下

魏季子文集 卷九

語

之面然後快于其心矣。携刻附致足下得無謂以黃鐘易瓦釜也。前買人書竟不到。賴此未審芳躅所在。故報謝荒稿耳。所委諸序搜先叔兄遺篋中未見其本。幸更示之。

荅鍾鹿村

賤兄弟放廢窮山同至友七八人。鑽研砥礪數十年。茲以其暇學爲辭章。涉覽羣書初不過自顧草木之年。消此白日耳。不謂爲探奇好事之輩。謬加推獎。漸流于外。遂致勞心馳形爲筆墨役。方虞至道之徒。

魏季子文集

卷九

聖

謂其薄窺藩籬而驚外無當乃辱以銓山家業相較。愧何如耶。僕以衰病故。嚴戒應酬文字。少休餘齒。且聊以掩荒陋之末路。夫世之欲傳其人者。愚不得而知之矣。拘繫天下古今之美。欲盡附一人之身。如市耶。裨販匱仵取給少闕一焉。輒以爲不足而莫顧其志。使執筆之人視顏爲之幾無。以自對甫畢事。扶其草焚燬之。不得少濡綬委其名於所假之顯者。而惟恐人知爲已作也。噫其文且不能暫存于所作之人。乃問及天下後世乎。愚固不識求之者何心。尚如是。

文者何所見也。蓋文章無經緯主于蒲紙讀僞。雖使班馬八家操筆亦難乎有佳文矣。然否教之。

荅秦定叟

頃接手書。繼到制誡。俱爲生民起見。乃是聖賢真實學問。近世之儒言體而不言用。卑薄事功。要之無用。卽無體耳。此道學之所以衰也。愚謂當以治法驗道法。以躬行徵涵養。以知非改過見力行。爾南使至承新太守。道逆之雅韓黃二君。推致之勤慙慙如何。然方今貴人接士。靡以虛文朋友相須。游于群譽求其。

魏季子文集

卷九

聖

實心下際實益。磋商者蓋亦寡矣。鄰郡僻陋人文絕稀。稍能應科目試者。卽夜郎自大耳。經世事理無足與語。但其俗頗朴拙。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號爲易治。而禮教之風闕然。未講要得開以問學。廣其心志上之所重下必從風。如文翁王追守蜀。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真。皆興起學校。導以禮義。漸遷其俗。其屬也叢山多岐。閭閻廣闊。故盜賊易興。則莫若嚴行保甲。使鄉自扞禦。聯絡救應。什伍清稽實約。稍審實罰。明信意外之動可弭矣。其他條析更須後報。

報當事

佳日春桂坐擁百城官舍奇懷不輸泉石高致也清  
恙偶來且聞公事亦是清涼散一劑達人君子無在  
不可爲適耳敵邑田賊之害非自今日鼎革初年始  
之踞羽旅拒田主騷至稱兵郊隍西城外萬里經其  
焚虐悉成邱墟迨今灌莽極目見之寒心卒煩用兵  
斬刈洗蕩十七乃得靖安者三十年茲甲寅之變關  
建寧寧化仰僑于下鄉蓋數百年相接衣食于茲矣  
有無賴十餘輩復乘餘亂煽脅奸惡旅拒之形已極  
觀季子文集 卷九

卷九

星

于今郊城之災恐釀于後惟明公懸日月之照奮雷  
霆之威正名分裁禍毒非大賢之剛決不能消弭于  
始萌也況田賊猖披已非毫末涓涓者比矣伏承明  
諭謹疏以報引領望之

此癸亥報觀察丁公贖荷公信我礪硯卽爲整飭  
亂徒業將解散矣亦足見田賊非難理在爲上者  
力行之耳公方欲爲吾邑久安計以何公升擢去  
公去數月而奸徒復萌噫使獲拳公少引日月吾  
邑食寧謐之福豈有量哉今靡爛至此奸人得志

良民輸將傳給者反若嬰不救之條能不追思公  
故搜舊牘記之俾毋忘公德 庚午附記

示見輩

汝曹坐書屋中所讀書要當于古人有發明其最上  
者能辨古人之誣勿使終陷墨兵或考覈闕誤或從  
章句外有沈發其本在于精心研討乃開疑境疑乃  
生悟疑悟相環轉不休益乃無窮于是博學詳搜以  
質之又勿偏喜立異以取妄謬也吾偶閱昔人書及  
吾偶有見候錄一二以寄汝史記衛侯侯已葬共伯

觀季子文集 卷九

卷九

星

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衛侯美自殺孔穎達  
亦謂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趙取順守豈有祕道  
之惡而順守可基且稱廢聖乎按鄆柏舟詩序云衛  
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使武公果有墓上襲攻之  
事胡不云共伯被弑而云蚤死乎又按詩紀云武公  
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篋微于  
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是共伯之齒又  
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而始妻乎趙者子事父  
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若謂僖侯已葬而共伯

自殺則是時其伯已脫毫矣安得謂之施彼兩七年其謬審矣洪景廬云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本未甚詳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和十一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於亂而假子即其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而娶之又生壽胡胡已能同母諸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紫陽綱目書春秋揚雄死蒼翠諸淵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按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

其年正七十餘矣固雖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亂官若復仕莽豈止三世哉又潛居錄謂雄賣文自贖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總家取法言爲獄益云云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胡邦衡上高宗封事極詆王倫狎邪小人無故謗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議論斬斬爲中興榮議第一然考宋史倫爲宋官力甚勸使金有守貞之節不屈而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短喪之說後世皆咎漢文帝作何然觀子張問孔子滕文公問孟子則春秋戰國時已不行三年喪矣班固漢書云易更三聖世歷三占以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與周公絕無干涉最繁前傳累舉庖犧文王而畧不及周公亦自可見揚子云曰必義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當得其實綱目不能無誤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進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賜死賜乃賜字之訛耳綱目乃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又郭威獄二君綱目于隱帝書殺于湘陰王書弑隱帝立

已數年湘陰未咸平君書法豈宜如此又通鑑云補  
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  
昏與婚古通用益古知之惑溺此婢不取正室也綱  
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以爲昏惑之昏也程  
正敏云世傳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  
謝啟最爲工切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予以史考  
之灝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上甲科至直史  
館卒年三十二史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又云梁  
之秀中道而擢明白如此其髮不待攻也然吾閱灝  
本傳明書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  
年甲辰爲二十年則灝之狀元及第當在七十二歲  
而正敏博學多聞宜必有據豈吾所閱之本說四字  
爲九字耶然傳稱灝美風姿強少疾又似方壯之  
年不必稱者要其八十二之狀元皆妄也僕博物君  
子更考訂之讀書洵不易哉葉少蘊云趙子瞻謫黃  
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  
眉山先塋有老人泉也子瞻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

蘇軾文集卷九

墓

人八字共一印見于卷冊其所面竹或用老泉居士  
朱文印章歐公作明允墓志但言人號老蘊而不言  
其自號老泉葉蘊同時當不謬也唐詩黃猿領目見  
誤王詢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轉黑爲黃猿去其  
勢與猿卽轉雄爲雌遂與黑交而孕又數百歲方變  
爲白爾泰山有五松始皇登岱封爲五大夫五大夫  
秦實功第九爵也後人稱五松大夫謬矣朱文公家  
譜載所謂考亭者其鄰人某旣葬其考作亭于山半  
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卽以考亭額之復爲書使題  
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乎徧簡公集公既未嘗自  
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乃曰朱考亭何也禮  
記生日名死曰諱今人往往作書人諱某是明以死與  
人而受者安之反以稱名某者爲親嘗見人作婚聯  
用東萊博議爲新婚事謂呂伯恭初婚經月不出皆  
以爲溺也而博議成伯恭自序言與生徒講論成此  
書事最明白乃讀書者亦就用之令人幽冷春秋秦  
晉世爲婚姻而世華于戈今人甫聯姻則仇讐漸開  
嫌隙無已用秦晉之好語最是切耳史記樛里子

蘇軾文集卷九

墓

妻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又杜預亦有妻稱智囊今人以智囊作稱美強加人以妻矣今人自書某地某人必用先代名以爲雅異夫郡邑一代之有一代之名猶一人有一人之名也假如宋人自稱唐人唐人自稱秦漢人可乎昔王公鑒作蘇州志題曰姑蘇志其師甫見其標題輒呼曰不通不通曰今是蘇州不是姑蘇王公晏然卽改正之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日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災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

魏季子文集

卷九

三

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論占也且紀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明其災患歟此論特佳宜和開劉季高侍郎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敬詞力詆柳耆卿考若無人有老宦者問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于季高之前請曰予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于劉默然無以應乃知廣衆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卽妄試之能禁其不傳否有盛名于世者未可以輕毀惡自取辱此汝曹所當戒慎

荅張生孺子

涼暑失候診疾橫生舉家無一健者僕病一月有餘頗爲委頓昔人云年老有疾後愈戒于前愈後症重于前症良然良然殆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僕固其前車矣尊君大祥子事將畢然子事正未已也立身揚名必有人所難能而吾獨至者乃足表著而無負于是已揚而親與以揚非必科名之謂然必謂外科名者亦非人情也夫除喪以後心幹少舒則厥求日遠故怠易生故曰夙夜匪懈又曰夙興夜寐無

魏季子文集

卷九

三

泰爾所生是以無倦勉其終也能無倦而子事克有成矣僕邇來筆墨疲敝姑一意休疾不多及

荅曾若思

桓氏閨群花爭放望如錯絲睡醒卽玩死倦復曉詩書亦棄置不省便如脫卻凡胎翛然羽化

與鍾士雅

秋雨飄零裝沾潯以良友企羣在近頻失艱難反生愉快至則急試乃爲洪都之行矣意緒寥寥惘然終夕過石湖訪高處坐寄弄軒中雅人深致恍然在

日日落旻反徘徊不勝然其地甚容皆經身接去後  
相思亦足供摹想親切也秋風歸思不得更俟如何  
如何

### 荅黎魏曾觀察

承二月二日所下手書至六月七日始到爾時行李  
已戒凌晨即往會昌赴諸門人避暑之約惠刻急然  
寄編詞數首繼乃從文信子許流覽一過也其爲當  
今作者何疑竊念少時好托素書詩文集向其人數  
十年來但以神理往還猶未得一寫竹牋之情至今  
難季子文集 卷九

所想象者尚是二十八年前兄布質坐身時風采豈  
得稱壯夫哉雖古之賢英皆無由相見然則異世隔  
莫可如何非所論于同世之傑也摩還山日徑造高  
門而今歲秋氣特早輒思擁絮乃下楮未操不得作  
久客計哀頌之樂亦可驗矣視閣下嬰鏢如壯盛年  
真是自笑而自悲耳禮于乙丑到嶺南戊辰遊南浙  
十六年不浮大江老友凋喪者十七八矣俊靚競別  
是一番風味即此已有古今之殊波流浩鴻迢遠奚  
寄閣下占處構型能不爲之神往哉荷命尊集序幾

### 荅廣生孝則

欲望洋面反茲謹撰呈批據在前深有愧于精采也  
生平享受荷花此番爲最不但于饌舉世人亦當以  
爲最也初至時花已盛放六十日無日不在花中朝  
暮騎雨風烟無境不備而三池中有一池去歲爲主  
人取藕作粉頗勦斷遂最晚發今方盛作秋花藉兩  
池半落計又有一月享受蓮花迎客亦復送客召了  
多情似特爲勞人著意願不容不以此自貢門下不  
同此卽是我闕事門下成恨事耳

難季子文集 卷九

### 荅文信子

對月名圖又得哦諷佳句使可補入中秋勝事雖一  
水盈盈光氣遙足相望也玉延板栗供我清品雅人  
之踰風味自別

### 荅孔生子修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門下器識爲吾黨所推先其以  
樸茂而兼文藝無難也僕潦倒罕所能方諸古今人  
物中不得自有其位蓋學識淺鮮如妾人衣鶴衣袿  
捉而肘出將補苴初雅之未暇而華表爲人顧子又



舍古之爲師者不必皆勝于弟子也視河汾之書假得施設其器識機宜不能方駕于房杜諸賢鄭康成學于馬扶風鄭之造詣優于扶風遠甚且融黨外戚爲其私人尤爲儒者之玷安在弟子不賢于師哉然則何爲而師之或以其閱歷揣摩先于我或見其長過已遂立爲嚴憚之人以自程厲而其後所以自致者往往先其所師則亦在乎勉勉而已僕自會昌抱病歸今猶嗟溺欲見之心寸陰若歲何時來山中作數月淹留方足盡此懷抱耳

蘇季子文集 卷九

與王羽左

去秋曾附一函于敝通家子許及門而主人外出竟爾持回今乃得併致也穩確之過反成踈脫天下事當機之會不撒手做去一意持牢廣誤僻成者亦如是矣

荅陰生寅賓

冰雪之後陽律不及多病老夫餘寒猶冽雖斷草泉而書號報遺日不暇給加以山中泉澗居始所無滴水懸挽飲之心掉卽安坐山根亦不得日尋佳兒也

度歲歲晏俱勤遠存佳花佳味頗爲遲致使老慙適口娛目歡暢美情是亦煩塞中開我幾許佳况矣冷女聰慧而癯歷尊母之懷僕亦爲門下惆悵也

荅孔英尚雅叙

詩古文可豪不可羸可暢不可易可與不可僻潔可朴不可率而俚可奇不可誕可靈不可巧可細不可弱長篇不可蔓衍以其有分數提頓也短篇宜意味悠承以其勁轉曲折而可咀咬也兩者當益腴華者當益潔可正不可迂可古勁不可生換叙事之文當

蘇季子文集 卷九

庚子

看位置之先後而格法出其中也深者不可賸淺者不可薄簡者不可踈而畧文不文之辭不可相揉雜也最不可者口順耳傳與家之所謂奴說也不有格與法與體要不可以言文也以使者猶留吏以教言相質正

荅張生孺子

展省手書數過如見冰雪中芳翠力敵寒威又如夜半聞鶉鴉聲使人搖搖淒絕又喜見孝子不忘其親而古師弟子義復見于今也大抵人無情性則乾坤

息無志氣則萬事靡能以真性情行堅定之志氣益以虛受何事不可爲哉所望及門中相砥礪者不遺三四人而止門下其一也齒子臻素定爲君子人取友必端吾于門下之言之交信之矣僕臍病初愈未臻平健來使不留近文闕定更寄也

與賴生晉公

門下僕及門中快士也真疾得瘳云胡不喜于君子隨事行藏衆僕能忍所不能忍于飲食嗜欲性情節宜操縱在我亦可從衛生之道徵其他日智力耳然

曾子三語又當留意勿忽

荅吳芳遠

承手書遠及起賤事久未得報過辱謦謙展肖多慚矣蓋惟古今人材成就齊梁之子往往不逮裴蘢山其神志堅清心力專到無紛華以靡之嗜欲以儉之酒食燕游昏情自足是以日就月將躋于高明故或爲弟子都養或然襟自照升屋隨月皆足致位卿公名流來禮是貧賤者適爲志士之資振奮之具而齊梁子沈溺不反者豈能追其後獨足下又何疑乎要

在自勉耳

唁江有承

敝門人于政還山得聞尊君之變驚但彌襟願海內寥寥吾儕凋損殆盡雖尊君年不桶少而窮益堅老益壯浩然之氣孤行于世卽逾百告終香爲天地間惜其人况未登髦臺又况僕數十年石交乎其爲懷抱當何如矣足下克紹先志固不區區在富貴利達之間也僕衰病相仍未獲拊膺一慟深慙多寡之誼一陌遙致幸呼微名而告之臨風泣結

荅陸臻素饋香水梨

卷九

空

荅陸臻素饋香水梨

僕往在京師道香水梨登盤時揮皮而香露滴清遠走于庭除訓而嚼之所謂姑射之仙肌膚若冰雪令人腸胃滌換約腹細吟徘徊核餘未忍遽擲乃過市見煤黑子輓牛車夫面積不豐磨垢漫泮漬衣冷體攪香水梨而容嚼之頃刻十數顆香亦淋漓瀝滴棄其餘于糞壤中此如王嬙出宮太宜飲胡真成恨惜事足下謬好我遠贈佳品得無使觀者有煤黑子輓牛車夫之情乎承索六盤錦謹以四

附致

答謝諸座

楊子雲法言桓譚侯芭好之而子賤皆慕之然文各有體能成一家言者氣侯便不可磨辟如天之生物巨稊奇正各有其所謂成者主之不成者奴之故但論其成不成不必論夫人之好與惡耳佳作似從法言中出如孝子述貞烈紀誦篇雖子賤亦未得而譽警也僕且請爲桓譚矣

魏子文集

卷九

李

論

周公論

伍子胥論

漢高帝論

全交論

介之推論

田子方論

宋高宗論



論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周公論

吾讀金縢而益歎周公之聖也而世儒疑之以謂代死者理之所無鬼神不可以珪璧要我爾之稱不可施諸祖父其說似矣而實非也忠臣孝子之愛其君父誠有所必至不可以恒情恒理論其事往往近于

魏季子文集 卷十 周公

孺子愚人所為周公欲奪其兄之生而不得而當是時天下初定反側未安武王又決不可以死焉祀常禮以為不足動鬼神也於是迫而出于于代死死而無說則其事不行於是迫而出于自諄其朴然欲之以能事鬼神又懼夫材藝之不足敬也于是迫而出于要激曰墜天命曰先王有依歸曰珪璧與珪而曰我曰爾則入于膝下之辭耳嗚呼周公蓋所謂孺子慕者也周公之請命于三王猶孺子之求食于父母候時候笑必期于得食而後已者故郊夫孺孺之說

則知周公金縢之說矣。今夫舜聖人之大智者也。父殺之爲非理。夫豈不易明而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近于愚矣。老萊子戲著斑綢之衣。詐跌而啼。其去俳優也蓋無幾。夫古今忠臣孝子。固未有不愚者。雖聖人猶是也。而特未可爲智。昔道孔子曰。其愚不可及。嗚呼。何怪夫智者之紛紛矣。

伯兄善伯曰。自是至論而筆力勁透。其轉折處如屈鐵。



○○田子方論

君子之過。何爲其可斷也。古之人抱道自樂。視富貴如脫屣。若田子者。未聞過也。田子處澆季之世。不忍翫然以靡于流俗。豈可謂非過者耶。當子擊持富貴見詰。其所以驕貧賤者。特其故承其言而折抑之。不足爲子方過。且夫以千乘之儲君。遇一匹夫于道。至自失其貴。下同于子弟。擊亦可謂過矣。子方不與。其賢而規易之者。此詔曰。已則無禮。何以謂人是。則子方之失過也。噫。子方之所以驕者。以道驕也。就謂驕人而過也。

魏李平文集

卷十 田子方

三

林確齋曰。不費力貶駁。只就道字賢字過字抑揚翻播。而義理已盡高。乃在此。○法嚴而情婉。使人流連不盡。



○漢高帝論

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采淵有蛟龍鯢魴爲之欲足  
呂氏之禍蔓延而不可解者帝刻薄寡恩成之也方  
帝以匹夫有天下非韓彭諸人力不至此及韓彭無  
罪誅滅反者數起天下功臣幾無噤類噫呂氏之心  
于此啟矣夫千金之予端坐于堂與必且閉門垣廐  
僕隸圖而居之昏旦而守之可以無失帝以神器之  
尊四海之富而自芟手足撤其扞蔽以界區區仁柔  
之太子故以一二庸人佐一女子而天下遂至于是  
魏季子文集論卷十 帝 四

曾省之日筆力淡緊是一則史論



○介之推論

介之推剛忿自遂人也豈真能忘祿位者哉語曰各  
過其行君子耻之推無實而後世永享其名吾竊恥  
焉傳曰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之逃以祿弗及  
也憤然而已且夫禮讓廉退必表于義而後可推之  
逃爲無名矣得人者興失人者崩自上世以來未有  
易此者而推顧謂二三子貪天之功上下相蒙獨何  
說哉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既而曰亦使知之  
又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觀其母之歎言則推之心  
魏季子文集論卷十 介之推 五

問已可見宋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噫

不有是也就使天下後世見其心耶

曾止山曰短辨自透能千疎散中出勁力

彭躬庵曰就其母所云切近詎出如老獄吏引親

人對簿雖強猶欲置一家不能

〇〇〇 伍子胥論

伍奢伍尚者員之父兄而平王之臣子員之所爲所謂知雪恥不知大義者也今夫平王之殺奢殺楚之臣而已矣父爲人臣而子覆其國而鞭其君之尸奢必不自安于地下吾嘗觀費無極之請其太子反也上以問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于是決之使奢于此時能善處人父子聞以諫言微中解其紛結而屬其天性則者可以不死況員而既爲楚之外臣耶曰員沒沒不報而已然則賢乎曰不可尚之使

伍子胥論

卷十 子胥一

夫

員逃而自奔死其義正其望員之報之也意矣平王素信讒無道又以小過誅其良幾五十餘口牛人之慘未有過此者使子胥人楚誠能撫綏其民人求無極與平日之盛王而讒奢者生者殺之死者葬之以臨祭于父兄之墓載其喪歸諸吳請諸吳王而吳王顯祀之此其于父子兄弟君臣之閒庶幾其各得其所也鞭死王尸而又使王處其王宮大夫居其大夫宇以快意肆志焉嗚呼是再不臣于吳也

叔兄冰叔日子胥之論古今紛紛得此可無疑議

〇以清甘側之義推之則子胥入楚如篇中舉動正自合義況有不其之弊耶

彭躬庵曰爲奢諫訟爲員報訟水平鑑宋義書仁至乃知處極變極危時天地閒自有極當極安道理在

伍子胥文

卷十 子胥二

七

○○○宋高宗論

以見此  
以下文意  
如城竹

宋高宗纂私之賊也何以言之昔鄭叔段為不義莊  
公誅之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晉趙衰實執靈公  
書曰趙盾弑其君凡此者誅其心也然則高宗即位  
非正乎曰否二帝北狩高宗以至親嗣罔止也然則  
何以為篡高宗屈己厚幣請和于金皆以復二帝為  
各其名若恐二帝之不復而惟恐其復者推其心可  
以手鉅于其父兄而不恤何則出于必不可復之道  
而舉其事之可以必復者斷然而不肖為則雖不胡  
亂季子文集 卷十 雜稿 一

之篡不可得也且夫戰之必有功和之必敗其成效  
可榮見雖婦人孺子皆知之矣而謂高宗不知乎方  
張浚趙鼎諸人執議于朝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玠到  
鉤諸將致死戮力所至有功其餘拔城役敵自敘者  
不可勝紀當是時使高宗真以迎復為心躬擐甲冒  
鼓屬戰功其逐北金人歸二帝于沙漠陷決潰隄下  
衝波而不可禦也計不出此而反覆悖戾方故以執  
其成使金人窺其心而挾之于外黃潛善汪伯彥秦  
檜之徒窺其心而持之于內嗚呼向令二帝得反中

國雖稱首而固謀之彼將卻走而弗肯安章人后  
自金還遂不敢述欽宗車前之語蓋亦有以信其  
也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  
宋高宗之謂乎夫以春秋之漆童狐之義則高宗篡  
殺之誅必不容貸甚矣後世之無直史也

叔兄冰叔曰似胡澹菴封事無一字放空處卻有  
離合超忽文字之妙畢備

彭舉庵曰烈如夏日嚴若秋霜折猶駿馬之馳危  
直似徙鶴之摩空觀至此止矣

魏季子文集

卷十 雜稿 一

九





○○○全交八論

吾友命定交論 經告友復命全交論 魏季子曰：昔或  
乎其言，蓋全交在定交也。自交道之衰，人不知有  
交友，非不知交友，不擇交也。故凶終隙末者，大聚皆  
然。至於凶終隙末，而人方欲全吾之交道，以居忠厚  
之名，陸矣。孔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書曰：慎終  
于始，夫五倫各有屬也。尋如君親如親，愛敬如兄弟，  
善暱如妻子，皆具有性分焉。朋友以義合，初若執塗  
之人，非有天性以相維也。名分以相制也，而安得純  
生以之。臣之植之，彌縫其闕，患難其之，貧賤富貴一  
之。是故友之貌言，自喜者不可以定交，無獨至之行  
不可以定交，不堅密不可以定交，不愚不可以定交，  
汎而無擇不可以定交，告之以善，反覆焉而不聽，不  
可以定交，規人之過，非若痼疾乃身如資旅，揮擲焉  
不可以定交，屢遷恒焉不確以定交，吾之德不修，學  
不講，不可以定交。其有憚聞高識，千百於我，吾師之  
操行潔白，吾做而事之，與人共事，吾不違而成之，感  
恩而厥生報之，皆不可以言定交。交定者，無外，拒無

神道造次，憂難惟是友之為信於此乎。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此古人之所以難

交而不替與者也。昔魏德公為郭泰供紵，灑掃奉命

作，肅三進，而三阿之德公無變容。泰曰：吾今知子之

心矣。與友善張，劭隔終日，范巨卿乃吾死友。郭若草

屨，子微不與焉。王仲回之不要交，大俠陳遵大司徒

侯霸皆不得友。其教子之言，時人服之。夫德公之於

泰，善矣。豈其以名高耶？邵之論死友，不易也。而巨卿

不足以當之王丹之慎交，得交道矣。是故友不以德

進矣。父交道而徒尚德，猶淺之為言者也。況其下焉

者乎？全交之說，益小言也。

邱邦士曰：立論極確，精粗畢備。每一段足以包乎

一篇文字，闢顧獨翹而無轉捩搖蕩之跡，筆氣精

悍，隱不可禦。妙在全交在定交一句，故洗發得

定交透，即全交透矣。安有如此定交而不能全交

者乎？若再點全交便迂雅可笑。○兩兩相照而不

見其兩兩相對此文之所以為得體要也。

魏季子文集卷十一目

書後跋

書梁公狄義僕傳後

書梁公狄甲乙義後

書吳崑三哀墓作

書林碩齋漢高帝後

書曾止山漢帝帝後

書伯子示僕微等後

書王荆公上仁宗後

書蘇文定三國後

書岳忠武傳後

三樂府跋

書海南詩跋

書渡瓊海詩跋

書海南道詩跋

西石跋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一 書跋目

秦西回跋

趙松雪西閣跋

跋孔正叔與叔兄書

書邱敏齋論葉賈後

書邱敏齋家封後

書邱敏齋論晏子後

書王汲公啞亭子傳後

跋徑徑者言

書此君堂

治新城政畧跋

跋藍公澍所攜冊子

書葉桐初白雲圖後

姜貞父先生傳書後

西湖聽集詩跋

書劉翁君後傳後

為李生書賄傳書後

王將軍寓楊山詩跋

屠芝巖給事山居六言百首跋

書邱敏齋佛了生死辨後

八居詩跋

書黎珂趙淑人墳志後

周竹岡五十壽言跋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一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一

書後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青梁公狄義僕楊材范鑑傳後

每怪世之佔俾小儒至呂強張本業諸人之賢輒曰則徐之人亦能如此子甚恨之歎賢者何厄遭此輩稱論而憫其類之厚也夫義所在則貴去義則賤豈惟人哉唐明皇之象昭宗之猴匡山之白鵬孫堅存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一

義僕

一

堅之馬近者雲南之獨牙象其榮於後世尊於當時卿相且億萬等而顧謂謝自命曰我也我貴也我儒者也豈不大可哀哉鶴林公之傳義僕也與卿相同其敘次一東古人之法而徵察其情若惻惻隱痛而引婉者其真知義者與子讀楊材傳聖鑑然一純臣也讀范鑑傳佗然一教士也子方欲尋材鑑之墓而拜之遙絕滬鄒儒令勿得拜以汚材鑑之墳士使有餘恨嗚呼子亦可悲矣夫

會周士曰義如霜落筆如雷發須看其不能自振

○○○青梁公狄甲乙議後

嗚呼讀公甲乙議諸書或欲引刀自掛其胸紅呼累日夜恨當時奸臣獨營其私克耳雖目安坐持半脫國家宗廟封疆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卒致國事崩壞身斬家滅以迄于今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宗忠簡之直發背有以也夫按公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舉境內無慮皆賊公與其兄以精木作惡志力拒之間殺賊名督撫上其功請商邱當時天下無不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一

甲乙

二

大吏不能辦賊托招撫之名以長養之河南獨殺賊者皆曰商邱令及河內令王公深嘆使天下皆如二邑令處處追賊雖至今治平可也賊數萬眾急攻商邱城陷公夫人張氏並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商邱民救之三日復甦云于是公逮刑部獄獄中上書陳六事皆切中時務公不死天也冀得達聖天子用其言事猶有可為者義政閣之不義上既天子以為無罪出之獄數日而京師陷公又幸不死與其兄同死禍南下所遺屬忠義結連草澤豪傑圖復讐至

南南人以爲從天而下也。蓋當時豺虎滿道，南北隔絕，無能達者。而公兄弟特至，上則上條議，及豪傑姓名，山若義勇，于當事公既參史閣，部軍政益條陳大抵以收拾山東、河南北爲江淮屏蔽，進足以取退足以守，使強本固勢乃足。使諸悍將爲要領，觀其所經畫，縷分燭照，數計雖事後目擊者不能如是。閣部題公兵部主事，經理河南，待數月，命不下，命下則勢不可爲矣。公始事河南，終思用河南人，皆不獲展其志。悲夫！予讀其書，剴切縷要，宋李忠定昭代王文成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一

乙七

三

其論事陳奏弗是過嗟乎使當時無此言，未足大服。言之而卒不一聽，天乎何至此耶！公之書者，可見其可開痼痺者，可蹶然起而當世柄，其五官自骸肉其軀，飲食其服，乃使山東、河南北之地不力乎。可乎而歸我者，棄之不復顧，而公每條一事又必擇其經制之人，卽沐猴而冠，禮鼠而人拱，亦知其爲大利斷然爲之不終日。今若此，豈非天哉！公之見病以死，且八年而公將老，猶伏在草間，得與予論述往事，出其書對面讀之，張鼻裂目下血淚數斗，噫此書傳

不傳無足計。傳諸後世，將徒托空言，抑將不至托空言耶！其在天乎！其在天乎！

叔兄冰叔日生，氣辭勃有哀憤，不擇育之象而叙次提頓，斷續不失古澁。○篇中七提書極力贊歎前後重復，正如砌面人口鼻眼耳皆噴血而出，寫哀憤意不在書。

邱邦士曰：於情辭痛急中行，整暇之淡有左氏遺意。

魏季子文集

後集

卷十一

四



○書吳松三母夫人行狀及諸哀慕之作

翠微魏禮將遊燕秦滯於途展轉於淮陰廣陵有客至道姓字畢巖然起曰此子未渡江時人所稱淮安吳松三名塲者也自是更相過從與談說讀詩文數帙既出所自爲母夫人行狀則附珊哀慕詩及文凡數十讀竟歎曰媿矣媿矣子不能也夫人明大義勸其子不苟富貴正心術敦篤行履爲女婦所難能子最喜珊五知六億詩爲見母之不可及也珊塲自曰子因是知義市經曰子因是知經卻姻曰子因是知操譯詩曰子因是知丈夫紙油曰子因是知學六億則有斷龍禿批鐵線燈韋鐵鋒短髮之詩其他有歷十餘年忌日服闋不忍除畢姻哭以異鄉生日懷兄悔亡夢母遠歸哭墓諸作感事則有洋河水讀曹石霞詩讀史諸作則又有無母何恃口澤之氣存焉爾之作胸臆則有春日立秋後一日對月雜感除夜雪夜夏日諸作皆足道其哀慕不忘意此皆子所不能也禮不幸失父母早喪次得死病居喪無狀又弗克澡身潔行以無辱父母遺體雖死且有餘罪今珊

魏李于文集

後書

卷十一

三

五

雖矢母有父可事乃其言猶多哀痛慘但不忘如此子讀之足以感子心而慙伐子不孝之罪是以不能已於言

邱邦士曰詳悉鄭重想見當日撫卷斂衽處

楊御李曰格意篤朴處見古

魏李于文集

後書

卷十一

三

六

○青林礦齋論漢高帝後

彭越既因有司請論如法帝知其非罪赦爲庶人遷之蜀林子曰高帝不難下鄧侯獄及其將死也亦不難舉國而托之安知越之遷不猶有復時耶魏子曰越與鄧侯不同功故不同賞其留於罪也卒不同罰鄧侯居內未嘗獨將兵其在與留侯差同特留侯無制關中之權故終不至折辱梁王若外與楚王爲一體然楚王之才數倍於越故楚王先梁王見殺或曰梁王既囚越姐中肉耳故而遷之是帝不欲殺越也

魏季子文集後

卷十一 林礦齋一七

魏子曰帝欲殺越與殺信同二人有大功遽然而殺之不獨無以服天下帝之心必大有所不忍見不若假手而殺之噫嘻此遠庖廚之術也傳曰淮陰侯既殺帝且喜且憐之魏子曰吾於其喜見帝之赦后殺之吾於其喜且憐見帝之轉信而不殺信而侯信以越不殺越而遷越也林子曰帝生平徇情多直行欲殺則殺何假爲英布舊臬將帝滅之無餘事是誠不爲非不能爲也魏子曰是誠不能吾見其能於英布以知其不能於信越布反天下之人得諍之帝之誅

之無所忌信越則不然且帝嘗不直鄧侯矣鄧侯與帝從最久最大有功鄧侯專制關中帝數使使付其關夫任人疑人而至於伺人是誦於齊立之嗣者也邱子曰高帝之疑何直光武之疑焉異論何耶林子曰吾安見世祖之不誦於高帝世祖欲代更始則不進兵救關欲報李軾則露示降書以假手朱術嗚呼天下者重器殺兄者大仇如是而誦不可耶魏子曰林子其必將取乎葉公尾生之直

李成齋曰格法參差層次令人目眩

魏季子文集後

卷十一 林礦齋一八



○○青曾止山論漢高帝後

呂后之稱制而王諸呂議者曰王呂則將帝呂也呂王則劉亡呂氏之必爲武氏勢也雖然呂氏之心則固不肯爲武氏也何以知其不肯爲武氏武氏不難獨殺其子若女呂后常欲殺趙王如意矣惠帝左右之而不肯開也后不棄逆志以殺如意則秋其子孫之爲帝王不待辨高帝次大漸后曰帝萬歲後誰可托國者帝舉何參爲言夫何參諸人帝之元帥皆臣后所素畏也帝死后欲危劉氏將不用之矣帝又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一 晉漢高

九

曰安劉氏者必勃后危劉氏而用安劉氏之物呂則不信也且后嘗侯劉章使入宿衛其飲酒歌及斬呂氏臣者章之意氣可畏也后危劉氏則必殺章殺章易耳吾故曰后之心則固不肯爲武氏也后不肯爲武氏后之勢必至爲王氏何以知其爲王氏王氏臥諸王尊寵者莽因勢持柄而篡有其位后私諸呂竊念我爲帝我之兄弟僅爲通侯無以尊我於是王諸呂以尊己而諸呂必惡己而危劉氏引大盜入室中欲其藏而不能盡有也則必逐其主人而專據其室

吾故曰后不死則必至於爲王氏者勢也

李咸濟曰由人呂氏罪處極其平恕遂成禍空本有之論而文特勁麗可誦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一

晉漢高

十

○○書伯子示傑做等疏後

季子曰既定葬吾兄弟死無所顧畏汝兄弟亦可長護山中樹環庭桃梅竹將衰以時接植之母介斷絕平臺毋令圯欄櫺窗戶欹折者修補之左岡若後嶺或栽松杉以漸易雜木毋專謂勾庭子孫也左距勾庭百十步迤西下面三嶺峰有地若龍窩可作屋或葬墳不利居室者伯叔季子孫闢此地哀念耕星使叔氏子孫得所居則勾庭爲吾兄弟之享室可也子孫讀書其中長使祖父神爽享山林靈秀之氣

季子文集後卷十一示傑做

亦復至樂不特吾兄弟矣

伯兄曰如緝績之衣齟齬而適條理

叔兄曰林竹軒欄吾兄弟生所最樂補示子孫極好文字愈質愈古逼真漢魏矣

○○書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後

安石非有心于害天下天下卒被其害則所謂性法拘不曉事之故也而天下後世以爲奸吾讀上仁宗皇帝書未嘗不歎奇士其自命王佐之才蓋非無故雖竊比臯傅爲謬妄而其言當與賈長沙諸葛武侯相上下然所謂義拘不曉事者吾則又於是書見之語曰鼓瑟于吹竽之門瑟雖工而不好故人力惡然吾進以裴人憂濟川而奉以車馬蓋未有能悅者仁宗寬仁敦厚樂與天下休養雖立制度變風俗之說非其所好而顧欲加小罪以大刑法始于左右通貴空齟齬而不合也嘉祐之際天下治安賢人登用于朝縱不能比隆三代以視漢文帝唐太宗當其度幾百司之失職民之不得所風俗之偷墮曰已有亦何至如安石所云在位人才未有乏于此時天下才力日困窮風俗日衰壞至稱漢唐所以亡以危懼其君乎如是則君必不信在位之賢人必有不服司馬微日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役使嗚呼嗚呼痛哭于文帝之時而安石危言極論以弊動其朝

季子文集後卷十一荆公一

五



仁宗則皆不滿時務之過也。且夫時務之要在知人而審機。劫制之術。君子所不得已。可以不用。而用則其勢必有所反。辟之御。然策劣之馬。不束。縛。鞭。策。不束。縛。鞭。策。必拂其性。而敗吾御。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治天下之道。進言之方。如是而已矣。

叔兄曰。從荆公生平最得力處。攻刺真具入穴取子手段者。其文刻峭亦絕。荆公

魏李于文集後

卷十一 荆公二

十三



○○書蘇文定三國論後

三國惟昭烈最後起。昭烈不入蜀。則無有可立足之處。非漢高帝比也。高帝初王巴蜀。羽殘燒關中。而王秦三將。故得乘勢以并取其地。使羽聽韓生。則高帝無關中。操用劉曄之計。則昭烈不得有蜀。蘇子以為棄天下而失地利。非通論也。蜀之為將。未有能于孔明者。而議者曰。孔明短于用兵。魏延開道。襲關中之計。不能用。是不然。延變詐。不可信。授之以重兵。事成則叛。不成亦叛。自將以趨險。則不敢以國家之全師與吾君所持賴之身。而徼倖萬一。匹夫爭衡天下。疾戰走險。以趨利者多矣。人臣荷天子之任。則非慮出萬全不可動。何者。君父安危之事。與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其情勢異也。街亭之敗。以馬謖當大任。荆州要害之地。舍老成重密之趙雲。而用羽。此則孔明之過也。且夫羽易人矜己。孔明知之。昭烈又嘗謂謖言過其實。意謖老若而威望重者。莫如羽。其亦采譽望而用之耶。賢如孔明。而猶以譽望用人。以誤國羽之舉。望而不免于敗。用人者其可不加所察歟。

魏李于文集後

卷十一 蘇三 蜀一

印邦士曰三國以蜀爲正是矣至才自無過于魏

孔明爲將亦是聖子守國而短于攻取耳後人右魏之才遂并誣蜀非正尊蜀之正遂并申蜀之才短武侯云只可相美武侯惟恐有議似皆不得其平

冰室叢日荊州重鎮以壯總威望臨之初非失策獨怪其東鄰殺吳北禦強魏委壯繆于孤危而不爲之留後援且其時左右謀議有如法孝直其人呂蒙陸遜之計寧遽得行哉惜乎武侯之不思及

卷十一 蘇三國志

此也至街亭之敗自是武侯失處當其揮淚斬譙自請貶秩武侯亦大悔恨後人正不必曲爲之諱事與任滿之敗好水川畧同

○○書岳忠武傳後

子嘗覽唐建寧王宋岳忠武正事變上批裂情惋不能下古今之負大功抱至忠而蒙奇冤者莫過忠武吾獨恨當時賢者如張浚韓世忠輩不能無罪當忠武謫獄之日使此數君子抗疏訟於朝料僚友而爭之以死以闔門老幼保其無貳則槍必不敗殺忠武高宗雖昏必悟不惟槍之所爲且夫忠臣孝子之不得其死雖在後世讀其書猶將椎膺泣血呼天願爲之死况同立朝廷之上親見其事而隱忍坐視以成其冤乎李泌諫建寧韓世忠請私第責槍當時不能以死爭皆非忠臣義士之節不可法於後世或謂浚罷相世忠等其柄已解雖爭無益肅宗亦必不能聽泌以生建寧夫人臣惟知義之所在而已事之成敗非所道計且吾即欲少隱忍以圖自全而痛心疾首情有所不得待也有伶人爲槍殺忠武狀所者見之不能平操刀所槍頭去噫紹興之公侯卿相豈遂求一屠人而不可得哀哉

見子世傑曰古今忠臣蒙冤君子不能以死爭者

多矣然今萬世憤激莫甚於忠武之事莽復二聖  
之仇雪中原之恥扶社稷之危忠武一身關係國  
家有亡與衰古今華夷義非止一人一家之冤  
故知責備張韓諸賢不爲過也文如嚴霜被草無  
復生氣

○○書渡瓊海詩跋

從弟猗仲曰浮海得無詩乎曰有詩而不有其廣博  
深厚瀟洋恍惚爲海所勝神情不自王謂之克詩克  
詩甚于無詩也然不自蓋因書此以塞白  
叔兄冰叔曰七句以似一句七句卻抵千百句大  
文字蓋字少理足句勁而轉折多也

〇〇書海南詩集

此予海南道中三十首也。此行路之難，亦知行者常至也。諸子世傑悅而誦書，昔人論詩至數十首，其篇法與勢與長篇同，故有首尾中權有翹奇有平衍疾徐有起有伏有繁畧有關要者以立本有開闢者以相優游也。行千里者無皆平必有原隰溪澗岐嶇，駢徑谷人之用其大千五官必有須翳髮爪益力不厚氣不博則不足以峻衍而出故務多學以培氣簡練以致力予非能若此也。于既書因書以示之。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一

九

賴子步曰：借其文澀而有味似食橄欖。

〇〇三樂府歌

予昔遊海外地維絕天，弱水播誓之天中，出水日月不定，星辰如擲豆，忽落忽起，人語聚氣振聲，嘖嘖破塞，府齒對面弗可得聞。此海清也，駢駢然驗，然然場轟然，民物涌動，若演若寂，日光晃晃若若，若夜耳失，駢心失悸若，虛通九地，瘞瘞萬閭，城鈞洞作聲。此兵變。三日夜戈甲奔馬也，十雷竝下，虎豹白澤，數圍木，摧慘者折，刺者批，檣者拔，雨一點如竿，端堦空中，如秋葉翔水上，山人銜地下，不敢起，起則奔，太尸。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一

三

外政龍搏戰，每羣百十此，颺風也。屋瓦震撼，燈光避發，成猛炬，月變風吼，旱走天神，下哮者吃者，擬金伐鼓者，背駢者，背無萬數，子縱歌頭髮上，指拔劍而斫。此讀三樂府也。噫，此傷史氏沈鬱，佛裂之氣，起心之血，忠臣義士之肝腦所結也。

叔兄冰叔曰：奇文。〇語句佳處，字字驚出，意委令人目不及睇。此漢魏賦語中不能到之工也。

○書海南道上詩跋

右海南道上三十首凡五八十六七十八二十五  
二十六爲一曹二三四六十三爲一曹七九二十  
八爲一曹二十四二十九爲一曹十一十二十四十  
五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爲一曹  
一三十爲一曹蓋隨緒而引其鬱伊其開不言之詩  
憶由中人爲特繫痛定之思今遂後四百有五十餘  
日予觀此如當前四百五十餘日予觀此可想見  
此四百五十餘日中予故每常觀之并書扇面以貽  
魏季子文集卷十一 其

伯兄善伯曰漂葉煩朝以作其致故爲特古

叔兄冰叔曰制調

○西石跋

青原木公嘗西石以贈玉田子玉田子薈愛之既薈  
地處山之陰則接別訪仙亭諸石身暴烈日課童諫  
灌莽剛土出石嶙峋橫放各呈其狀貌而愛木公所  
西石益甚古之人往往以所癖好傳李詩鄭介夫以  
奕劉阮以酒米元章以石磨走道蘇浩然呂行甫以  
華汁馮衮俞華薈以烏張鑑梅詢以花與香蔡君謨  
以茶而無所癖好者反若損其高致夫人本有可傳  
而傳其所癖好亦猶西人之加三毛于其頰也精  
魏季子文集卷十一 西石 三

伯兄善伯曰曲折處以嶙峋爲奇

○泰西圖跋

泰西圖宮室門外塼上簇下展斜行若八字一目視之則平起方且正矣有黑馬立坊石間頭尻直南北右視則尻直右左視則尻直左也予往見其堂圖耶蘇像目能轉四顧人門外東西巷牆各三堵皆橫列一目視之首尾忽直成曲巷惟中堵橫與兩目視時無少異此圖伯子爲記叔子跋之皆未及此圖懸宮廬中予出入視因得此異而人之來吾處者入戶輒舉手掩一目不肯去聞是圖于泰西爲粗疎然天

續李于文集

卷十一 藝西圖

三

下事理無有窺盡已如此又知凡物非久習盡心力窺索不能得其微妙也梓室傑曰牆櫺屋柱有蒼白色益日光自右來映之良然然皆得自吾吾廣後

伯兄善伯曰雖少然曲折明備與圖記同又妙在明處彷彿圖記

叔兄冰叔曰補敘處能入閒語說意處能簡而不盡結語收拾通篇正不費力

○趙松雪所画陶靖跋

右元承旨趙孟頫所画陶靖節事跡自爲彭澤令至御植道濟梁肉以率節節圖之皆公任真自得處孟頫贊世固有之雖予亦知其佳夏君玩好宜也古之名高者率多不近人情自矜刻矯詭以爲名或如漢山枯木寒石視人世如穢而世亦卒無所用之淵明觀養諸詩安心本業乞食詩謝矯激之辭蓋所謂有道之士者詩曰慎爾優游勉爾遐思此非特求賢者云耳賢者抱道而隱必出而有所可見其隱也必有

續李于文集

卷十一 陶靖

四

事故易之潛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玄豹隱霧而澤毛鴻漸達而羽可用爲儀山林放逸志疎無成者多有故詩人曰愷曰愷也予讀淵明刑天千戚詠荆軻諸詩此豈任優游與木石自廢者耶其遭時會之變則書義熙甲子終身矣彼孟頫亦何所取義而圖之甲寅夏入廬山因閱夏君諸藏卷及此伯兄善伯曰大議實論矯拂如龍之不可馴邱邦士曰理在賡外旨在意外

○顯孔正叔先生與叔兄書

感讀桂山先生書不及竟歎曰於戲世固有是人乎  
吾叔兄得於先生顧如足乎禮兄弟共命共神理而  
於叔兄生子澹婉不若先生之純至然叔兄亦未嘗  
以生子爲篤務也先生明德尚齒於叔兄發振古之  
情成奇篤之語莊生有言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夫孰得而磨滅之吾兄篤於先  
生當篤務生子孺然惕然當更有道矣

魏孝子文集

卷十

孔與叔兄

十五

○書邱敬齋論葉

宋葉寅少時飄蕩家與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  
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  
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見奮勵修飾登  
朱熹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敏齋  
曰飄蕩之於人甚矣而少年豪爽者往往陷足是  
猶以珠玉委於糞土也

魏禮曰是猶以美玉屑於糞穢人將掩鼻遷足而過  
之然而滿漈陶汰之固見其收滅瘞已疾之用矣況

魏孝子文集後

卷十一 葉寅一

美

人之改過特圭璧之乍汚而入水卽爲美瑜者乎且  
夫豪爽者當其甘心如糞穢哉此寅所爲聞士繇之  
語感泣而奮發也夫其不感激奮發者必下流餘生  
之狂大非真豪爽者矣敏齋曰人內無賢父兄外無  
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寅固幸有士繇之遇也然而  
苟能如寅之感發不患遇之無其人則處戴淵之遇  
且若執塗人而皆有愛我者也魏禮曰然然此特爲  
爲父兄師友者言也而所以成就在乎己譬如食父  
兄爲之炊黍稷羅列雞豚庖七箸手執而加肩焉其

子弟者當口微明而不言少嘗則父兄之心亟欲充肥滋益之無所得施視其衰餓以死不能爲也師友者人所自擇自親也親人者無出乎此故曰居視其所親不知其人視其友大抵能攻吾之短以益我者良友也助吾之邪以悅我者損友也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此子弟所當大戒也是故周處不遇老父就淵不遇陸士衡葉寅不遇士繇則終身飄蕩狠賊而已安能爲名臣忠臣正士哉然使三子者棄三人之言而自足則雖有雋才亦猶和璧之

魏季子文集後

卷十一

董寅二

毛

未琢而徒泣也矣故爲學曰自反自訟乾曰自強有得曰自慊其取禍孽也曰自取自作小人曰自欺自暴自棄明乎由己而不由人也可不懼哉可不勉乎哉蓬書之以示兒子

彭躬菴曰昔季子自言其所得故切實津津有味如此二老翁爲事殷勤少年聞之能無感發

○書邱銀齋養正編蒙卦

魏禮曰告不告二者教術盡矣其用告不告在不泥不偏利于正而已蒙爲聖功其道甚大然既曰蒙則未宜說向漢微也觀于弟子入孝章義其淺顯作聖之功能外是乎

險止之德象几險必幽而不明止則出而未通昔蒙也山下之險險益幽暗蒙如素絲可以黃可以黑于此判矣至險也然有源之泉無不達但其流出而或成江河氾田或或漂屋殺稼流人民是在導之者得其道而已

魏季子文集後

卷十一

末

蒙亨以亨行猶言大禹治水行其所無事也以蒙自有之亨而行也有時中之德故能如此時則不泥中則不偏爻辭各致所謂時中也若夫再三告者則蒙且習爲汎常聞訓戒浮而不入久致頑愾不繇不改終于無成故曰演蒙也嘗見弟子隨口頌問先生絮絮隨蒼者其人終無成就也夫蒙以養正如甘受和白受采未有污染此時用以養正乃作聖之功也蒙之重如此今人輕蒙風習惡得不下乎是故蒙者國



家人才之本世道隆污之原此乾坤屯遯之後所以  
卽繼于蒙也

夫大象之辭不拘于卦義君子觀其象以爲修德致  
用之矩也泉出山下雖蒙穽其流必達是果也泉始  
出不遽進淳淥涵濡是有也君子體之以果行有德  
然而發蒙之道亦無外于是

利用刑人震動之也用說桎梏不拘繫之室其始達  
之機也發蒙之初當如此若過于用寬過于用嚴則  
皆所謂以往致羞吝矣正與大象之旨合然發蒙之  
龜李子文集後卷十蒙卦一

初卽曰利用刑人似非道德本意故小象特明之曰  
以正法也故曰師嚴而道尊

二爲發蒙之君子六爻皆主二言也中互坤有婦之  
象女始爲人婦亦蒙也包蒙納婦蒙事備矣而皆吉  
是以爲子克家也蒙與婦正家事備矣家正則天下  
正矣子克家承上二語言故小象如此

至五坤有女之象純陰以往爲不有躬者矣而納者  
納勿取者勿取所謂時中也四之困此之不有躬男  
女蒙之不能化者于是諒矣

雖四困于陰蒙之中而獨遠實然致四之困而遠實  
者發蒙之君子亦以爲羞吝也若已推而內諸溝中  
之謂也辭曰困蒙若吾困之故不曰蒙困也君子之  
心有如是

操切剛果發蒙之一道也冥頑者不知率教終日情  
昏沉淪習非不可救藥設教者至極而莫可如何不  
得不施迅厲剛果以奮發之此上九所以終有擊蒙  
之象也蓋如雷鳴而泉達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  
拆雖過亦中也我發之暴虐是爲寇也我發之當而

龜李子文集後卷十一蒙卦三  
禦其害蒙之惡是禦寇也寇者害人之謂上九以剛  
果禦其寇害而冥頑不知有其身者亦從而蚤自起  
蚤則上下皆順于道故曰上下順也

○ 齊丘敘齊論晏子

魏禮曰自戰國以來諸子雜出其言不必執於實要務假賢者極其意而成其說耳故雖明有駁謬皆不足辨然亦無害於其意也晏子能念族親貧乏而立說者遂形容至於如是豈有一齊相而父族無不乘車母族無不足衣食妻族無東餽者齊相即敝車羸馬能之乎卽三十年裘豚肩不掩豆其能之乎君子是以陋之而取之者亦曰者宰儉耳聖人之儉謂中節者約而不侈所以爲儉也如一以撲陋爲儉則是

魏李亨文集後

卷上

子

孔子羔裘狐裘麕裘諸禾及諸食法而公載膳膏之類孔子不可徒行不幾於季世執務之子之爲而自矜持一官者乎是晏子之儉賢於周公孔子遠甚夫聖人之行如器之受水適器而止春溫夏暑秋涼而冬寒天亦如時止耳是故貧賤而後汰者爲戮矣富貴而故敝陋之豈其道也若夫晏嬰相齊柄國之政可使物阜民豐而區區於三百餘人待其舉火豈君相之當務哉公孫宏布被脫粟糲固曰公孫子母齒學以阿世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

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奈何則有問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卽有食夏不奪蠶桑卽有衣夫是以君子益陋晏子矣

彭躬菴曰通識正論與孟子惠不知爲政參看

魏李亨文集後

卷上

子

書王波公啞孝子傳後

予聞波公啞孝子傳喜其簡淨有風神每誦輒數過不能去因歎天之所以顯孝子者本末無弗備也蓋孝子生不瘠不顯不聾不顯惟瘠且聾而能備任以養父母此所以尤顯也使孝子庸豐富甘旨足自具不顯酷貧而行丐刲草木自食而以算中所乞得者養其親此所以尤顯也波公傳顯之而文佳亦天之爲顯也文不佳則不顯矣方孝子于故紙中得金符失金者匝月不至而金多足以置田宅鮮衣服食以養其父母報孝子矣是後不必顯也乃僅僅易母孃蕃息才爲父母治衣棺而已句貧如故此所以尤顯也孝子死葬中野問者得過而弔之則孝子不神其事途竟夫不知其所終此天之所以尤顯孝子也雖然豈惟是哉天之子人家國莫不有本末存焉文章之格法天時工之漢以呂氏始而王莽亦以后故纂天下光武尚節義而其末節義之士遽起后族亦間見唐興於宦官女戎果世嘗以女戎宦官亂宋奪天下于寡婦孤兒及其亡也亦然其本末始終率有相

伏應而不怕者後此者可推而致也雖然天豈如是屑屑哉蓋其所措意者故如是然則如啞孝子者亦天之所措意而匠心出之者乎

書孝子女集後

卷十一 啞孝子

三

跋硯硯者言

於戲事之彰晦豈不以時耶而其傳不傳又豈不以  
命耶退之所稱侯喜子厚所稱吳於陵其詩文皆不  
傳乃六朝燕夏之文唐人俗下之詩亦傳至于今豈  
非命也然而人則亦自務所欲傳者泰未外兄有隱  
德于數十年未之知豈所謂爲善賞如耳鳴耶今乃  
自言之且著之文其彰晦之時乎雖然楊子亦且務  
所欲傳其傳諸後世與否則姑俟之命焉命也者古  
人尚有然也噫歎其始將必傳已乎

書此君堂

長兄結屋于竹之中請名其堂王黃門謂何可一日  
無此君然黃門特樂其供哺詠爾而白傳云竹本固  
固以樹德竹性直直以立身竹心空空以體道竹節  
貞貞以立志詩人美衛武公則曰猗猗然必先  
其切磋琢磨之功精密至極而後進于棗竹青青棗  
竹如簣竹日茂美德以漸成也子故亦曰何可一日  
無此君子愛坐汝此君堂對之而自省焉

治新城政畧跋

予既爲新城人士撰述公去思碑記矣及讀治新城政畧大率皆剴切詳盡當于事機便于指行如良醫之處方審其臍腑症脈而爲之制毫釐之差死生殊焉必其精誠強力深思健筆皆足以副非易易也夫公移之妙莫上于王文成繼密之政莫先于陶桓公公殆兼似之矣蓋爲政者毋以事制事而以道制事以事制事者或因事而蔽故曰公易而平難以道制事者物理盡而神明出也如楊祥之獄是已或問公

魏孝子文集

卷十一 新城一

三

惟政以來人命益情多于昔何耶日子嘗讀宋史王仁宗之仁而災變水旱較他帝爲特多于斯時也非仁宗撫卹安業之則流亡漸盡矣其意曰有是君在雖災皆民無害也以以寓微戒賢者之旨故楚王曰天其忘我乎今之人命其棄律也久矣連引瓜蔓村落爲墟其流毒幾甚于兵盜之搜牢民何以堪哉出是推之天既愛斯民人命益情于公治政時而多豈不信然乎寧都魏禮跋

跋藍公濟所攜冊子

予閱藍子公濟大小詩阿冊美其得佳物之多如此蓋歐陽子所謂好與力者耶抑亦其飄飄然之氣有以取之也及覽先叔兄爲尊君子八十序又深美公濟得老親而事猶未有舅期天之私乃公濟如此俯念下不孝不弟之身其所遭逢則掩卷太息而恨恨雪涕也噫如公濟者豈易得哉其可忽乎哉乙卯首夏易堂魏禮跋

魏孝子文集

卷十一 藍公濟

三

書葉桐初白雲圖後

雲出于地而上于天天地之氣合育于土焉雲者天地之情也人之情往往由以生故凡百端依而觸發皆有然矣子披葉子桐初白雲圖蓋蒼蒼乎其有所思也大雲之生倏忽而有悠然而凝結影影然飄飄然若聚若散延綿游颺而不遽去其思之情乎是故雲者思類也人之思不可解者莫如親其以望雲爲孝子思親固宜不獨狄公白雲之說也雖然雲無時不生思未嘗不日際而專在親嗜少榮見桐初痛親不忘作白雲圖以自隨束身自淑致其不忘之實徵海內君子言以信之且將稱匪懈也披是圖者可

以風矣

魏季子文集

後卷十一 白雲

幸九

姜貞文先生傳書後

嗚呼讀公傳不禁撫卷長太息也蓋非獨公之家事而國事從可見矣公之兄以言得禍及萊陽陷封君不屈死其烈家屬同死者二十餘人公上疏請公兄繫獄出奔吏情激而辭旨遜善宜得回天聽矣且傳曰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而卒不得請公初官行人即疏黜賊臣阮大鍼皆呈秀名于題名碑上迨兄羅言禍公冒萬死多方營護之始得活名勲公卿間當是時國事日非朝廷須才甚急天子宵衣旰食制魏季子文集

後卷十一 姜貞文

卑

席以求賢而秉國大臣未嘗有以公名上建使一展布取效竟鬱鬱以行人終也嗚呼豈非天哉公年少成進士三十四年間丁國變其節榮可述如此而其所稱風慧八歲通三經十歲善屬文十六而爲詩賦猶公之餘事矣雖然昔之紀風慧者不過紀其稚前能素人以口給或強于記誦蚤摘詞耳考其成或躋高位大祿而立朝無足觀以庸陋敗國甚至終爲亂臣賊子供萬世誦罵者此之風慧乃其厲階也而陳韓誠孔融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夫融四歲知議長能

語止張俊與母兄爭死曹掾憐其風節漢以下移是  
 則大而佳者融足當之無幾矣愚以謂古如融今如  
 公者始得以風惠稱美大固當以風惠開先其美也  
 必子寓節與子兄弟交好由公傳故其論之公之傳  
 爲長洲高士徐枋橫宇都易堂魏禮吉丁後

西湖集詩跋

予不到西湖十七年老朋質強半望湖山不勝今  
 昔之感也而是日舟游之集惟查子夏重爲舊諸  
 君子則皆新相知辱與頑息友善子觀諸君皆進士  
 結學正如湖堤新植桃柳榮好埒發而表外二湖有  
 麗澤之象朋友講習益豈獨在詩文哉率率老大實  
 多幸焉書口人惟求舊靈均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此  
 兼得之斯時也晴靄籠山輕風拂席談觴酣錯欣暢  
 騰穆欲揮虞公之劍我勸墨之烏于是諸君子各賦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一 後集 四

詩道其時言述矣可謂予勝枯頽亮不能隨其後即  
別去亦相惜諸君子詩以追此日之歡

耆劉翁君復傳後

子聞劉君毅可名最久而先伯兄叔兄與之早昔全乃於西子湖上議毅可年六十九矣與會雲湖雖吳擊劍之風慷慨喜交友之節未嘗少衰也與醒酒湖頭暢其翼日本其尊君子君復翁傳示予前以言于讀而數日有德之應誠不誣哉蓋翁有四難焉三歲失母哀毀如成人察之于天者難也夫前子之與繼母難言矣古之稱大孝者罕不以繼母顯翁喪妻苦事親與母兄弟如一已修之于身者難也故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父妻之吾則母之生我不生我無怨也妻之付宮困邇于家養之若母陵爲之終焉捐致之難也昔陳涉不拜妻之父而豪傑士者十矣翁遊東粵病革僑將萬者顧天願以身代割股肉解藥進之遂愈易日中孚豚魚吉嗚呼亦諸萬之難也非其盛德何以致此而數可復能致禮義雖甚貧乏人之急有祖父風挾材藝名動公卿間今予及伍孫皆克樹立已見兩曾孫積厚流光有以也夫翁傳爲吏部司勳郎文公翼德謨

魏季子文集

後卷十一 君復

聖

馬季生吉贈博古後

壬申夏季生飲酒吾廬於廣坐自訟其過曰某自少習博敏有所進家以中落然方今猶未衰息也蓋心知其非習俗未能移焉必遷乎其地而後能長子深喜其無隱誠之曰此生遷善改過之機也雖然知其非斯速已矣學者病不知非耳知之而猶習之是謂迷非迷非者過必懲依而長他過叢之日以生且夫人不慮其有過也所大患者在不改故史臣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人謂非魏季子文集後卷十一 贈博古



此世所難能孔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是在生處勉而已僅能借二三君子昌明之與人爲善尤予所厚望也因搜昔與戚子論賭博書一通并書其後以遺之

魏李詩文集後

卷上

賭博二

聖

王將軍寓揚山詩跋

人卽暫處坎壈危際之際甚者念點微生其恒情亦將鬱伊而無聊使非棲心物表視富貴窮通爲過爾者烏能不失其常度莊生曰沒假而變予之左臂以爲絛子因以末時夜沒假而變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炙如是而不自得哉將軍退居揚山而見于詩者蕭散閒雅無幾微不平之鳴流連于君親則非徒莊生任運者比此所謂詩品辭抑未矣况辭復佳好乎

魏李詩文集

跋

卷上

寓揚山

聖

屠芝歲給事山居六言百首跋

六言芽于我姑酌彼金罍政事一埤益我之詩而其  
成篇則助于漢司農谷永曹陸本閒見厥後乃虛有  
作摘辭者格調稍近詩餘亦猶樂府之流爲填詞也  
然通才所撰自有分劑如詩餘之全用絕句者讀之  
卽詩餘非絕句也六言易入詩餘故之卽六言詩非  
詩餘也蓋由神理各著功學並臻乃克有是予讀芝  
歲先生山居詩慨然歎風雅之未摩而于山中景況  
情事刻畫入微舉武庫之留行倒映之筆時或游以  
觀季子文集

卷十一 屠芝岩 笑

談諧俊爽磊落假覆各以示觀者則必曰此坡仙之  
作後人樓求未得者錄爾夫古人風性泉石而以軒  
冕爲奇勲業雖盛曾不芥帶于胸中故其清妙之氣  
往往迥發流露觀先生詩有然矣于是誠茲六言竟  
益神往古律諸體安得盡發而讀之

書印敏齋佛了生死辨後

嘗疑佛之爲教在去愛戀故樹下不三宿欲并空而  
無之而何以奉其教者曰有福毀其教者曰有福人  
物禽獸從之者曰正果乞人之財曰破慳珠寶璽絡  
被其身金沙異香布于地盡天人之尊敬贊美皆欲  
歸于我則愛戀之至也不惟愛戀當世夢幻泡影之  
身乃又愛戀來世之人身其不空也甚矣夫豈特不  
空又泥極而爲像教欲施食餵鬼而必變爲面然以  
招之欲人之不淫而必變爲頰子骨菩薩與感婦以

觀季子文集 卷十一 佛

淡其慾欲起其神通也則變爲千手千眼以見其廣  
大去必招而後得食則一壇之上所招幾何鬼必親  
身與辯者而後從從淡則所淡者幾何人必一千一  
目而持視一物儻吾以一千有一物置其前不幾何其  
有遺棄乎是莫若吾兩手兩目更而持視之無窮也  
其曰慈悲則虎飢以身餵之鷹飢以肉養之吾不知  
嗜佛身者幾虎啄佛肉者幾鷹也他虎他鷹之仇者  
佛何由而徧分其肉乎愛異類之殘者如此恤同類  
之賢者吾未聞矣至于取其放生之蟲魚有禍尊奉

之稍著者有兩則是楊國忠與我惡者爲惡人罪大惡極者向彼懺悔遂滅罪而得福致愚人皆恃以爲惡而無畏盜賊恣意殺人淫掠毒虐者並未聞其顯有懲創則是貪吏之徇情受賄賂縉紳豪強之包攬辭訟也夫于父子倫理之恩棄之惟恐不絕于漠不相關之人及異類應物護之惟恐不至盡失本末而殘忍自私甚矣吾固不知道而于彼立教之本末自相背謬如此

八居詩跋

古人以性情流溢而爲詩後人以詩雕刻其性情故古先之詩後人不能及然古之爲詩易今之爲詩益難途徑日多約束滋迫語口盤根錯節乃別利器而工者甚難也八居詩限以五韻八其五焉有山岩水舟茅村之辨一或不審流移無當矣故疊韻欲其渾適措句著題欲其爾雅無皮腔逕僻之累予讀是詩潏其弊有其佳致而巧思迭發于章句之間不囿于題悠然清響者所謂難能者

音黎母趙淑人墳志後

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闡雖夫力之際人道之大端也而匡衡亦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如是安可以不篤乎哉然世之篤夫婦者不待詔教而自能大畧沈溺於少好微於私隱斷諸正者鮮是故其私昵日篤而夫婦大倫日益替矣予觀魏晉黎使君所述德配趙淑人墳志其情孔篤蓋非若苟榮之傷神劉禹錫潘岳之傷往悼亡也趙淑人行義幾兼四倫而俱有者事姑五十年如一日母取自專不命魏季子文集後卷上黎淑人

儉迨富貴無驕吝無侈備於婦妾則恩禮有加姑沒老而自持家政猶勤於細故雖病不懈勞瘁以底于終而得年壽七十有二矣故使君稱曰感淑人有功于我家甚大代我事母于衰亂瀕洞之時于我德甚厚豈獨尋常夫婦之義哉當使君推官廣信時七邑今長以非禮二千八百金嘗之使君峻拒見聲色淑人聞之欣然色喜曰留樣與兒子輩他時好做官也此則有朋友匡植之益故詩曰琴瑟友之呂祖謙謂琴瑟無時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嗚呼非淑人之賢不足以永使君之不忘非使君之老而彌篤以正不足以維夫婦之倫于將墜也魏季子曰昔劉廷式答蘇軾云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絲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亡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爲妻耶然則以齋職之明達其言猶不免世俗之陋况其下焉者乎予故書淑人之畧與黎使君所以篤淑人者以詔世焉

周竹岡五十壽言跋

周子竹岡爲養母以回名又嘗爲河督圖黃河水以  
進覽昔人云黃河之水上來予想其上下數千里  
湍波騰沸黃光奪天色地維漂蕩風霆吼肩大望  
之氣沮而竹岡以一人揮寸管揚驅振氣收數千里  
深委枝折壯勢于幅紙之間可不謂雄哉人能叶納  
川澤乃能發敏于吾腕殆所謂吞雲夢者八九曾不  
芥帶于臂中視龍如蜚螻乃能擾龍竹岡之懷抱可  
推而見矣癸酉蘭秋子友韓允言寓諸君子竹岡五  
十壽言文集卷上竹岡

十詩文示予益得竹岡本末而李子昂若輩皆竹岡  
石交取友必端其行誼又可推見竹岡少予十五年  
且得引年之道二華亭重公云圖之道字仙在子者  
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  
輩皆壽也竹岡競爲當軸所延接時出其側儼作駕  
之抱以弘濟生民此其道又一字都易堂魏禮跋

魏季子文集卷十二目

記

雷雲堂記

青霞閣記

鄒幼圃來翠微峯記

適園記

井落閣記

三醉海棠記

乙丑臘月長見世微三十一歲示記

建杭州萬壽宮記

南安道源書院碑記

魏季子文集

卷十二 記目

魏季子文集卷之三

記

宇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蔣冰叔訂

○○○雷雲堂記

予初至寶應僑王子克承之霜臯集其地而雷之者  
 與克承之子汲公立千門四望皆暢其西並為劉雨  
 峯之東臯迤東則雷雲堂雷雲堂者喬子雲衡所居  
 皆城東門也寶應惟城東門通覽射湖水小艇時出  
 入城中高柳四時之花樹千株板橋橫斜曠鬱可坐  
 水樹相亂朝夕疑有雲氣故邑人士之池館多有雲  
 汲公每坐雷雲堂則必稱喬子之人日是身見而志  
 于隱者而喬子方病咯血未能見客乙巳冬予與家  
 伯子自燕還始從汲公登斯堂也喬子傾蓋與定交  
 曰予他日將更營是堂于無人之鄉以從吾志予視  
 其堂間居宅之西徑墀中墀臺小石作山細草弱樹  
 綠難生其辨堂左有複室入其室虛白不耀克然存  
 其光客日是室也喬子居之于是循石个沿迴廊折

發之見  
此字有  
自注  
此字有  
此字有

而下銜潔屋曲欄與堂相望予憑欄客或坐石上或  
垂堂立相笑語時與樹石風聲相答堂四面皆隔池  
中石予曰夫喬子豈以留雲之無雲爲嫌其禮作登  
鐘山驛道殿林肅穆幸僕俯而仰觀之間其上故  
松栢萬章手兩人圓不得合今皆秋伐無餘樹土掘  
其根草莠盡非徇至日晏去路中時回首望山之  
雲氣鬱葱然予遊廬阜上五老半天清日遠望江  
湖城邑村聚如豆而五老之無不成雲廬阜故多  
隱君子之區也吾友彭軻楚詩曰我觀五老峯當是  
李季子文集卷十一 清霞閣一

伯兄善伯日前段文致條雅蕭苑如鮮花弱柳曲  
水晴山令人流連自登鍾山以後則峭嶺聳落如  
蟠屈荀石登之感慨自生然有前段條雅必不容  
無後段感慨方是文字

叔兄冰叔曰予嘗寓霜泉其處最宜于望以地多  
林木望之彷彿光景不定也此文以望字爲一篇  
寫景之主故極不著雲雨兩幅是雲氣矣未及無  
端感慨尤爲彷彿

青霞閣記

江西地形散弱唯贛扼兩粵之吭九江吳楚門戶然  
稱形勝九江負瘠然臨江漢之水北而西應足眺望  
之美賴山水無聞于天下而東西二廣負具出人爲  
湖西一大都會所屬十二縣多負山阻險盜以不時  
生發官茲土者治簿書獄訟兵刑之具日不暇給以  
文采風流名于時者蓋亦罕矣比年西南多故贛屬  
縣盜賊暴起尤劇無錫顧公以太府適不茲郡受檄  
剿兄撫之旌旄來往不得煖其席而民政之暇則又  
李季子文集卷十一 清霞閣一

未嘗一日廢書延見窮廬之士相與咨詢民之疾苦  
講論古人所以爲文章之道于是即署東偏建閣爲  
書書處名以青霞閣者公家園以名其草堂者也  
子以事過郡公聞而先臨閣都謂得登斯閣則東  
南諸山草實之二水井間萬家皆可坐而眺焉無錫  
山水名天下子嘗一至其地樂而忘返顧不足當百  
一而公願以草堂名其閣其將寄諸家園以自遣耶  
抑地小二羽効午不足展公之志而情然有鄉土之  
思耶抑又以爲樂山水者得其意顧與無錫將無以

異耶子去年至九江破碑。其江西唯賴爲勝地所恃以爲上游之鎮。非公安定之而誰任其軀。無有鄧士之恩也。子既歸翠微山。公以書來。命曰爲我記之。按署東偏舊有殘雪亭。亭北古木一本。南一老梅。皆雅養中。公開地除葺。建斯閣。實亭之左。閣云閣下爲周廊。覆以蓮窗。如船口。牛舫。閣曰誰閣。乙卯七月。寧都魏應記。

伯兄曰通篇骨節玲瓏。勾鎖處處。是法卻處處有。

致正冰叔所謂致之妙。卻是其法之妙也。大似歐

蘇李才文集記

卷十二靖波閣二冊

公

叔兄曰其文綺麗而掃曳。更以地形時事相感。慨

尤爲有旨。



○鄧幼圃來學微峰記

人之有氣者。乃有氣。氣激小以爲波。激大以爲山。未嘗不甚奇。一再視之。則索然氣盡矣。吾翠微峰以奇險聞天下。然岡巒起伏。迴瀉池亭。樹竹所位置。皆一任天造。無有彫飾。而里之人罕登者。登人亦罕。頃知之乙卯九月。鄧子特自贛州來。十是彭躬庭。邱邦士。林碩齋。彭中叔。皆來中叔。有朝事人會者。皆曰。客來何奇也。當是時。山賊滿。露舟行。惕息而鄧子非有衣食謀。聖馳仕宦之不可已。獨以朋友山水之故。故人咸怪之。子笑曰。非知鄧子者也。夫人于朋友。與不可釋。雖萬變不得死。生患難且後視之。而何路險難之足云。鄧子曰。予潮離已難。索舟中人指翠微峯一望見之。至率都如至吾無錫。登山見諸子。如展吾堂房。而見家人也。鄧子至之先日。夜大月全。日天間。斯吾叔子數日安得月光來。延吾客乎。薄暮坐勾庭中。風起雲四盡。月出如自日池。水光可見。須臾鄧子大呼。絕。兩齋新病。道火重。聚從之。相與坐中夜。乃罷。鄧子任七日。明日之冠不仕遊翠微峯。記。

蘇李才文集記

卷十二鄧記一

五



叔兄曰與乃能奇，是一段正大議論，卻明出脂度，閒帶處偏寫得恍惚不定。

鄭九輯曰：李子文多只奇勝妙在極平常處，經其手腕，無不岬岬嚙嚙，乃知大手筆正不欲于極平處放過也。

彭躬庵曰：歸太僕謂姜本有不庸李子謂與本有不奇，互相解得，乃可與言朋友文章山水矣。

魏孝子文集

卷十二 雜記一

六



○○○ 寓適園記

予以抱疴將屏人事於瑞金先命兄傲往定舍，館子行至及西北，郊望見喬木鬱蒼，廣池延袤，溪映照，凌近隱隱見樹中，隱隱有水際有人笑語聲曰：此何園？亭也。子徐焉得此樂矣。於是世傲前道而言曰：此楊先生適園也。楊館是則六逸君偕仲君惟才延於門，入門僅竹梅桃木芙蓉梧桐夾徑，植過所見，見曰：橫荷徑再折，則選小石列立樹下，噴噴如對荷，至於遠心堂，馬堂前後，綠以短垣，堦盆花，蓮藕於時，春日朗。

魏孝子文集

卷十二 雜記一

七

賜惠服拂帶帶意甚樂也。子因憶昔讀六逸君三世伯和適園詩，心羨樂之，嘗曰：吾安得至與吾老友一觀此適乎？乃今遂僑舍於是。又念子三十年前來友朋意氣屢錯然，戶外論文談論無間，日今凋落幾盡，存者不數人，所至有西州之感，而猶得與君父子坐，名聞揚推古今，滿膝如世外人，豈偶然哉？大佳境能移人情以樂，亦能引人情於悲，此物理之自然也。園是適者，當月夕天水融淩，如行坐水，夢中夕陽西射，霞綺散林水明，媚麗好池荷香入，適園。

可勝以時與主人及兒子

其上築而忘去或乘

月出園北行回首西南望則疑深林大壑莫能紀極

有虎豹虺蛇山精怪物森其中怖不可入而未信吾

身之曰居乎此所謂適園者也魏季子曰適園者園

適乎其人也人不過外因定能適之人固有至適之

境而終身未嘗一適者此非園之過也古今之能言

適莫莊生若曰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適之稱一在我乃其言曰以生爲閒於縣虎爲決

疣浪擢又曰大壘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魏季子文集卷十二 適園一 八

我以死然則閒於我我勞我其必不能自適也

必決之消之老之死之而後適是適之權在天與人

吾未見其能適也苦適者勞亦適依亦適悲喜焉亦

適適乎心不繫乎物大智不繫於人而嗜欲淺者能

之安往而不自適哉此主人之所謂適也而斯間也

亦適主人之適何不可主人心有天遊涉於境而不

絀於物役是以知其能適予且資其適以卻疾而疾

卻矣寓園六閤月忘主賓若吾適園焉兒傲至者四

儼侃皆一至而久居與君如一家人吾之子更得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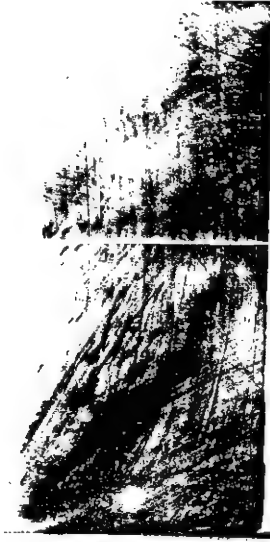
君之子孫修世好吾又甚適也園西並爲古十子前  
三十年寓處曉夜遙聲聲於園西有古樟樹不知  
何代物其輪格蔭堂石今主人臺兩成設之當處著  
率其下涼風颯颯生衣帶間

賴晉公曰實理妙義閒情真情篇中畢見至行文  
之脈絡關會神蛇灰線尋味不盡矣

魏季子文集

卷十二 適園三

九



甘露閣記

瑞金南郊十二里所曰松竇甘露閣者松竇當門內之閣也懸巨鐘其上學佛人承公既闢創是處有甘露降于松三日松廷表里許露膏焉凝如脂粘鋪地可掇取予之遊松竇也猶得見其藏貯者主人曰此嘉祥也因以字閣雖然甘露誠振古所謂祥者也休徵在是夫天之降祥必有其道故龍馬出而伏羲以之畫卦龜出而禹洛書成蓋有所用之也其始也感召而應其靈也應而有事事乃五方之發明鸞鶴雉

魏李于衣集

卷廿二 甘露

明幽昌鳳凰或以感聖人出或以爲水旱咎徵前漢莫美亦不徒見丹邱獻甘露于黃帝存至堯舜時淳則露漙漙則露竭而唐文宗甘露降紫宸殿櫻桃之上帝親采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乃有金吾甘露之變何哉然則降于有道之人則祥無道之人則非祥而災如春肅殺冬榮華耶承公學佛人之有道者其甘露降將必有所用其祥初于至松竇閣始鳩材鐘著隙屋未懸于最愛石香雨石久坐此室中封承公甚得及閣成主人落之以詩今猶未睹閣成後

之松竇如何昔陶潛訪遠公聞鐘磬有省攢眉而去潛慨有省又攢眉去何耶他日子復過松竇聞甘露閣上鐘磬更未知何如也

魏李于衣集

卷廿二 甘露

十一

三醉海棠記

精神所至天必應之然有面或不然予性好花樹移  
植必豫刷坎疏糞土而後栽諸使之和柔爲地必廣  
且深至時覆發土有栽勾橫斜薪竹以爲扶持丁是  
或非時或幹盈數拱修一二丈移而斗者十九潛滋  
不動者不能也嘗親抹盆盎以澆丁已首春客遺白  
海棠一本云產于閩高末尺枝著三四花形神絕清  
異與姑射仙人日相對也予愛護甚至而戊午冬忽  
枯死寧化陰生常來山中就學聞予言日請訪以政  
觀事清談集 卷十二 海棠 上

予未遠爲然癸亥之臘坐梅花下紅白交林如春園  
桃李多幽香兒微從城中致陰生書白海棠俱來竟  
甚木觀昔本小長今盡七子日日視至十閏月春端  
爛熳花初媚潔比昔木花三四日者微紅如美人頰  
配可五六日後紅深醉矣笑之紅海棠下各有致微  
儼侃若侍微日三醉海棠也酬多于肯子笑謂三子  
日是則然矣元顏奇提溫天應之顏平原張睢陽文  
伯國而天不應天乃應予以白海棠也陰生書云是  
花獨伊氏一本接枝得此伊氏喜以贈予贈之者爲

伊君若待陰生寅負也至之日在除夕前二日



三醉海棠記 卷十二 海棠 上

長兒世倣三十一歲乙丑臘月示記

乙丑十一月日之十二冬暑初退天地始寒民疾將散其夕皎月鑒照滿我庭堦清霜爽肅于吳老婦坐觀而悅暢諸子皆侍命厄酒陶陶然偶及世艱危事因謂世倣風波疾病今述所經受者子口吐而不能合暗曰難乎吾叔子之當斯時也其臘月之十二爲世倣三十一歲日子博而記之以幸倣之至於今也倣之二十有一年子命習奔走更兵戈危疑之地改歲而返其明年從吾叔子下江南阻兵于吉安山中

親存子友集 卷十二 乙丑 十一

述病鼻衄涌出漉漉不得斷每日夜堆起牀前勢可計方六七日氣息惛然才屬兵亂絕醫藥吾叔子涕泗塗苦倣獨憶得補中益氣方遣人丁四十里外處藥服之有驗又不時得乃食其寓寺中放生鷄因得活于是髮盡脫膚瑩薄如紙臍腹若可窺而鑿師日以其所養二鷄卵滋益之甫閱月間母疾則步履數百里梯峻嶺穿盜賊之窟而歸省其憂問友人難方病足潰躡草屨以往值變亂雜起幾不免倣之二十三年始下江南附鹽販振昌邑盲風夜作湖水山立

舟遂盡所未著衣與臥席齊飛舉有滌斛適注滿水舟人所設大木方案皆騰擲置岸上水洶不傾而他艘舟覆者二矣吾叔子先待諸吳城微至吳城其狂奮欲躡身湖水中衆掖之登岸適其外兄賈將歸里叔子垂涕語微曰汝病亟矣誰無父母妻子盍也附汝外兄歸母往江南倣日豈不甚思父母然有命焉今病在呼吸誠當見父母病或愈否則二千里之水能保必至于乎罕往江南憑依伯父猶君見吾父母也叔子曰汝乃能如是少間遂行至楊州病瘳瘳久

藥幸千支集 卷十二 乙丑 十二

醫師溫涼藥雜進病又亟吾叔子延醫十餘輩論于庭諸高姓者彼地稱神明曰瘳今日止明日必病下下而紅白尚有治若白如魚凍者且不食雖金扁無能爲矣然必下如魚凍者常可治也明日一如其言于是十餘輩者率不命方處藥掉臂去吾叔子自分已矣但垂涕相守確訊其遺言而群語漸難于通有陝客來乃言其鄰並吉東方者能醫無腎名誠延視之叔子謂必無所益倣持叔子手堅欲致之東方至則曰可處藥與飲時不寐且匝月日若微瘳吾保爲

子治之已而果復棄東方事自來與藥十日曰吾  
肩輿來旅人費金錢今吾處方子自阻藥其方於參  
芪溫劑午腎氣湯夜則大寒涼之劑病遂卻而東方  
亦以此顯名吾叔子歎曰是吾不察也吉祥也東方  
者生氣也是宜奏效天已明告我吾愁悴未暇察也  
然其從叔子入吉安山中時懷溫中解足迷瘡痼氣  
六年而始瘳彼之二十七年辛酉吾叔子變于底真  
子聞遂得疾正月命倣往迎觀顧子弦與往附塵課  
船夜泊珠磯風大作其齊行十二船聯綴索鎖之子  
是船相擊闖殺進碎冊子急墮解索不得乃片缺冊  
木縱之船遂奔逸如烈馬汎羈絕橫直衝舞而冊子  
不理輯與等人及他船人哭聲震郡湖而船梢索掉  
湧偏側舟欲覆于是倣與子弦力舉船中板木露求  
梢索呼從人止哭均坐板上船稍正乃衝入樞腹中  
沈其一船旋又衝入他樞腹中樞索相糾結齊震  
蕩不可解樞腹人喧將擊碎此船急甚于是倣出與  
樞腹人言曰君無庸我豈得已者諸君但宜拯我船  
則兩全不然俱敗而此舟子中一人翻然曰觀二客

不哭不懼言傳事機如是于是止哭復理船然所以  
行船具皆失倣語之曰舟樁索勢猛則彼舟但傷若  
能緣樁上解之甚善其人緣樁上卽應手解樁腹人  
德此船之不斧索而敗其舟也于是率其徒集小艇  
護此船出之後奔衝去蓋自甲夜至天鼓曙風送船  
入岸泥中始定天既明于是其十二船皆集以十二  
槳出此舟舟人謂之裝山子數彼首經危疑處則同  
任道憂吉安則任勞剛同昌邑珠璣舟中則子弦世  
在焉夫天地以霜雪堅人以患難危險而堅則可  
是船相擊闖殺進碎冊子急墮解索不得乃片缺冊  
木縱之船遂奔逸如烈馬汎羈絕橫直衝舞而冊子  
不理輯與等人及他船人哭聲震郡湖而船梢索掉  
湧偏側舟欲覆于是倣與子弦力舉船中板木露求  
梢索呼從人止哭均坐板上船稍正乃衝入樞腹中  
沈其一船旋又衝入他樞腹中樞索相糾結齊震  
蕩不可解樞腹人喧將擊碎此船急甚于是倣出與  
樞腹人言曰君無庸我豈得已者諸君但宜拯我船  
則兩全不然俱敗而此舟子中一人翻然曰觀二客

雜出至子夜始罷坐上客爲荊州王君季雅子友凡

彭君中叔做妻季父曾子周士新至者寧化羅子小

田做之執友寧化陰寅賓荊州王子玉里彭彥修揭

子存訓盧季則彭汝誠曾若思謝烈伯姑大邱郭士

君子爾衡賴子子弦之子發鯨外兄洲虞臣從妹婿

曾子舅外弟謝爾思妻之弟曾非徐周士之子文心

其從曾月許同山居者六城同室者一首石坐寅賓

屬龍之感張龍旁村田作者四圻者一女塔南昌林

絕意吾伯兄孫女夫李三以肅客者弟世儼告叔兄

子世倪伯兄之孫家桂家棟而做七歲子家齊儼子

家基五歲亦盤旋能娛賓兄四十有一人有文皆七

人詩者四然盧傷吾伯叔兄念二任子頌子皆遠客

不與

建杭州萬壽宮記

淨明忠孝許旌陽真君自晉太康迄今一千七百六

十九年其道益光位之郡仙詔改觀爲宮天子往往

勅祀修廢誠辭冲下其禮甚尊重至咒水理病居巨

蟒蝮蛟樹鐵柱下施八索及設七端以鎮安民害驅

役風霆其用極神而怪于是世人徒炫惑于真君得

神仙異術運行禁服氣鍊形鑄凝使物遂能變化從

心掀動天地以消滅邪誕然真君所學之道則實根

于忠孝忠孝者貫天地古今而成神化者也故曰本

觀群子文集卷之七

立而道生夫神與人之道一仙道與治世之道亦一

何者務本安百姓而已真君之爲旌陽令也其聽訟

必先教民以忠孝慈忍恩懷勤儉親賢遠奸去貪穢

暴女師謹辦曰昔孝節王化慶人世陳示孝道吾復

受孝道明王之法亦以孝爲本吾當授子又謂真君

師吳猛曰今孝道明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反師

之也及真君歸舊隱作八寶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

忍其將冲舉也教人行善立功以致神仙又謂弟子

曰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濟民何患無報耶由是

觀之重君之所受與所以教人行事率原本忠孝務  
安元元有合于聖王設官分治禦大災捍大患則祀  
之典豈得方諸二氏異端之教倖聖賢之道者同類  
而並觀乎而其面折王敦逆謀屠巨擘時以小嫌未  
有顯罪不遠誅寧須其後又有合于罪人不孥者嗚  
呼故爲可尚也矣真君居江西乎江西禦災捍忠之  
功大故江人奉之特虔然其澤普獲露獨與江左蓋  
真君忠孝慈仁之道隨遇而施非江西一區所得私  
也某年月吾江西劉公曉官浙江蕭縣捐俸特建萬  
壽宮于文溪

卷之三

二十

壽宮於杭州之某處以祀真君夫真君力過水擘以  
衛民今杭州尤澤國也公其欲真君之靈以鎮安浙  
民于世乎且廣其舍廬庖湏具備俾江人客斯土  
者得以假館焉又所以惠桑梓也公初觀察粵西招  
降戢亂出兩粵之民于水火而登諸衽席其治浙也  
廢舉榮華浙民安利之所行與真君同道易曰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斯宮也真君其必妥此而式靈矣凡  
爲殿閣若干楹堂房若干區基若干丈尺位置若何  
向董事有勞者若而人咸記之石

南安道源書院碑記

君子之學傳道爲大當官之政教化爲先道統之明  
晦與人心之淑惡蓋相須而不可一闕者也南安道  
源書院之名賜于宋理宗以周元公爲本郡司理程  
夫中公攝倅命二子純公正公師事焉是道源之地  
與道源之人具在是嗚呼四賢合于一隅豈偶然哉  
夫自理學蝕晦大倫攸斁異端橫行而兼取道絕乾  
坤幾乎息矣春秋三代之季所謂世猶近古者然特  
其稱先王命足以弭暴棄周禮未可伐視藝言勳  
德季子東集

卷之三

年

休咎立微而已而其弒逆烝報淫僻荒怪之事史不  
絕書雖大聖人生其間群賢布列未克臣做俗而反  
諸正至秦漢以下朝廷閭門之醜胥爲禽獸矣况編  
戶之民于元公生于四百載後繼孟子以續道統諸  
儒繩繩相因理學大著故自有宋至明宮闈之正度  
越往古下及負販之夫未始知禮義可貴淫僻可賤男  
女肅一是非羞惡截然有經而謂三代非後世所及  
後世之賢不逮前賢者豈通論哉韓愈氏謂孟子功  
不在禹下愚于元公亦云蓋元公挺卓絕之資而學



力涵養足以包絡群儒其在孔門蓋顏子之流也然  
顏子親炙聖人神化猶易元公紹贖世之絕學而造  
詣如此其爲百世師又何疑且夫大中公之屬二子  
師事元公也昭然如日月麗天矣乃正公序其兄純  
公曰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  
蓋自孟子後一人而已愚甚惑焉書院因亂廢蕩爲  
灌莽大守新公某出俸鼎建于學宮之左增大中公  
位以純公正公配夫大中公首識元公屬二子以開  
絕學亦道源之人也並祀爲宜蓋爲屋若干楹重門  
額季子文集 卷十二 道源二 三

頤室皆備輪奐加于昔又爲論學使者俊書院肄業  
生徒進取之數俾學徒榮其末而鼓引以守其本于  
勿替昔王追守蜀任延守九真錫光守交趾皆建立  
學校導以禮義漸遷其俗而公增祀大中公足補千  
秋之闕則又越三守而上矣後之登斯堂者宛然見  
當日父子師弟命承授受之美有不感發而自興起  
者乎是役也凡用工材若干爲址廣運若干丈尺勤  
干事者若而人皆得書之碑陰

魏季子文集卷十三目

說

益齋說

憂樂說

病說示次兒世儼

家桂字說

墨史說

張氏二子字說

咄齋說

桃源圖說

芸圃說

勸學說

雜說

拙軒說

思視齋說

爲谷說

節勤說

益說贈彭彥修

恒說

長孫濟字說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三

說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蔣冰叔訂

○益齋說

人不益則損也。曾子命字曰益。齋易曰益動而巽。門進無疆。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魏禮曰損者益之門也。損益之道環相生。徒見益之爲益。其道泥泥。則昭諸此。弊諸彼。所以貴乎其動也。知已之益。知人之損。非益也。知人之損。知已之損。損益半也。知已之損。知人之益。則益知已之益。過而不有。知已之損。而不忘。則大益也。乃有損者之益。益者之損。夫錦繡羅前。賢者弗見。蕭蕭當側。孰者弗聞。所以貴乎其人也。賴曰見善而疑。知非而處道之所止也。爲之說曰損益在躬。無時不形。精義曰求勇銳。斯行求則有明行則有成。

叔兄冰叔曰質奧可味似元次山

○勤學說

魏子之友學焉而不恒。魏子書其屏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讀書之義，與之交友不淡相狎，則其人不爲用。諸葛孔明得大意，陶淵明不求甚解，自非二賢，遠易斯語。昔項梁教籍學籍，每不平學而廢識者，知其無能爲也。古今英雄如籍者，有幾？籍使如籍而猶以無恒敗，亡可不戒哉。

涂宜振曰：文凡六層，末結一語，一轉筆力愈道。

邱邦士：不難其意，多層次，只看他左右陳說處。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勤學

有鑽研唯恐不人之象，是佳。

○○憂樂說

東房伯子將以謾攜行季子送之琴微之麓，且言：「是以憂行者也。雖然，憂而忘樂，是不知命也。以樂居憂，將失其憂，可憂孰甚？不見可憂，則是樂禍也。傳曰：『以禍爲樂，禍必及之。』是故憂以居，憂其生必稿，樂以居，樂其生必靡。憂以居，樂謂之產，樂以居，樂謂之樂。樂是皆與死爲鄰者也。詩曰：『尚慎旃哉，猶來無死。』邱邦士曰：不當憂樂時，不可憂樂。當憂樂時，不可過憂樂。此便是天理自然有節次，在中間交互說。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憂樂

得森森可觀

○難說

故人子有問於吾處子曰：審名德之後難矣。其言曰：然。易也。知其難無難矣。以爲其難難矣。以爲其易而易之難矣。名德之後難繼也。易爲也。凡子之善與名德之後之善難易相倍捷也。故曰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易是以易爲名德之後與凡人之子爲不善其情捷之相千萬踰父母以不令名焉。故曰難繼也。知其難無難矣。強爲善而已矣。登高山者難而峻之終於難矣。雖級而行登峯矣。夫以難爲心易。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難說

四

爲行其然。天下無難事矣。

彭躬庵曰：只就恆言頓挫出之。遂覺逼淺。季子亦自言其所得。



○○病說示次兒世儼

病者恃醫者也。不恃醫恃己者也。醫所能達恃醫寒暑之小疾。醫能達者也。使已有寒疾而增寒。疾暑而益暑。醫不能達矣。然亦恃己是故。治心者師友。其醫也。增寒益暑乎。著非師友也。良醫之足以治病。夫豈弗信。夫使和緩之不可爲也者已。也是故。以有病。紫其心者殆也。以有病爲無病之爲者殆也。以有病。謀無病。勇於恃醫藥者。甚殆也。性質之偏頗嗜欲之剝伐之。自求藥者。也是故。知病爲病。善醫也。忌病爲病者。善醫也。醫治其症已治其心。治心之學。卽所以治病也。孫子曰：廉潔可辱。愛民可煩。知廉潔也。愛民也。而爲爲將之危。可以治病矣。以不治治之。可以治病矣。儼乎汝善病。不恃己而爲醫藥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病說

五

彭躬庵曰：引申孫子一段。匪夷所思。至理名言。俱醫經所未逮。病者持此當無不愈之病矣。

○○拙軒說

盧君上交作書屋于西郊之田舍其仲子季則得一室分顏曰拙軒魏季子聞之曰以子之知也而拙字其軒其真能務拙也乎哉雖然吾見世之所謂尚拙者矣于館舍軒堂子已之名字鮮不曰拙曰拙曰迂曰鈍曰愚也乃曰拙者益難循曰拙者益巧曰迂者益用心若深淵險行其隱自以爲可欺世曰鈍者益銘刻曰愚者益用詐以自償益亦如季之士大夫平富其席尊逐必命曰樵漁山農曰匠者而奔榮整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拙軒 木

利則幾蹈湯火不之恤視其身命且爲外物鳴呼名也乎哉于已也何有哉于人也何有哉家伯子曰以淺陋文艱深其可得而文也乎哉其名也又何有哉田夫之耕也負烈日而犯霜露沾體塗足四時乾耗不得以暇休其秋成也利畜不靡商賈驕之操業主拙矣然而爲生民所寄命焉忠臣孝子不能爲變計拙也然顯名流于天地殺之者爲僞位所鄙斥卑而美之格于宵人皆拙之爲也夫以子之知豈弗知是而名曰拙軒者將削世之人所習而僞之名吾亦冀

而僞務其真耶人亦謂波拙波迂波鈍波愚則然然變色曰晉已矣而世既樂得其名而自居之乃又不務其真何爲也哉是故大知必基拙用知者人將其拙之故曰作僞心勞日拙故北齊文宣曰龍逢比干未是俊物也

王汾仲曰將最腐爛題目層次出許多實理敷衍自覺新奇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拙軒二 七



○○家桂字說

吾伯兄之孫家桂既冠命之字曰漢桂曰桂吾遂見  
汝成人而冠也吾伯兄與汝父其可少慰藉于九京  
矣雖然吾伯兄列義汝父殉於孝汝幼孤子其汝負  
荷非輕汝為吾家累孫蓋家桂也韓獻子曰人之有  
冠猶宮室之有牆屋養除而已桂者屋所以立汝賢  
足贊祖父之光娛悅寡母作汝子弟表率如屋之有  
柱不賢則棟折榑崩吾甚懼焉桂乎吾其望汝為吾  
家柱乎哉吾將望汝為漢桂也桂知自勉矣魯漢武  
帝造凌波殿以桂為柱風來自香也翰林雜事鈔云  
彭子載曰如瞻冀鼎古朴漆發位置嚴整動移分  
寸不得此等家庭文字不作聲勢展紙舒毫直與  
左國爭勝

蘇李子文集

卷十一

九

思硯齋說

物之來也有機其去也有時且夫神而不息者思也  
方其未來無思無慮而適會其機及既去思之存之  
而神不與時偕逝是故天機非其人不發時之流易  
也人不能與之爭而吾之思天與人不得撓之時不  
能備之去其質化其神之所以默運盈天地古今長  
存者思而已中丞許公之夢蘇文忠授以硯也果得  
硯是其氣足相召而機發于其人公既歿丁兵亂而  
去之時為之也故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夫造而不  
化留而不能去非物之神者天地所不得持物未來  
而無其機已去而神與俱去君子不然也中丞公之  
子以思父思其所愛之硯中丞公子之子戶部生洲  
君因父思祖視而思其祖若父孫仍相續思乃無有  
極是祖父去而聲音笑貌存硯去而硯之體式文忠  
之小像存中丞公愛之父思之以名其齋率歷久以  
俱存硯也固未嘗有毀失之時也詩曰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語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于是知凡操于我  
者可信 黃忍庵曰 語語都潤說思字都有實器較

蘇李子文集

卷十一

思硯

九

墨史說

莊生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故樸者以專而神其  
一志智者則以神而專其各志志也而神生焉神會  
而凝于專志志之所之通專而通神夫事之小大則  
存乎其人理之小大則不存乎其事矣程子正路工  
于詩擅場于書畫以爲墨之用妙于世爲吾事所特  
賴遂研心于墨而著墨史噫正路其殆予所謂智者  
專其各志者乎昔顏魯公輩自書碑或自鐫之故神  
采不失古人之欲全其事也如此蓋亦其有原矣今  
觀墨史之品名率原于易昭其淑慝是之謂史大昭  
淑慝莫易若也苟能專乎易之義其無不可神者矣

墨李于文集說 卷十三 墨史 十

爲谷說

谷之道下而能容隱而不遠見水可積也鳥獸草木  
藏焉且夫顯者易曉者易曉也不顯不曉無晦  
矣此爲谷之道也谷根山山顯銳出而谷連于山其  
山之形勢也胡爲盡山也乎谷以藏山山以出谷谷  
也亦山也谷其深遠矣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  
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此爲谷之說也故  
山可崩而谷自在也儼也其勉爲谷乎

附

墨李于文集說 卷十三 鶴翁一

世微書後

微恭讀大人爲谷說而申謂弟儼曰吾祖父之正  
天下皆山也而有所謂谷也昔年三十歲亦正  
十有三未能有成就然權坑壑之巖壁而何  
敢望爲谷乎夫不爲谷而連爲山山不可久時蓋  
子曰有本者如是此水之所以不息也爲谷者何  
學積于中而不自止焉爲山者何學積于中而莫  
華發外漸高益者也豈亦積水乎谷詩曰高岸爲  
谷深谷爲陵災異也可懼其變可師也  
世微書後  
世微性木強不知所以剛融故大人命之曰爲谷  
竊謂爲谷者非欲儼之爲脂韋詭隨以變易其  
初質而欲其變化以適于用斯所謂四材而施之  
致也譬諸醫不能執一方以治病均是症也而溫  
涼補瀉之不同蓋其人之血氣虛實有所宜也治  
症不相手雖良醫難爲矣良醫不能執一方以治  
病教人者亦豈能執一道哉仲觀孔子下諸門人  
之問問同而答各異信則亦同其術而施之

青曰泥濘剛克高明柔克強弗友剛克柔克  
 地盡之矣微也微尤盡身宜惟一本強而已大人  
 之訓曰下而能容隱而不遠見顯者易躬親者易  
 純其山之形勢也其于學問行己躬身涉世之道  
 不兼備數仲父命見曰耕廬大人命微曰為客所  
 謂因其病而施之藥也微較不風夜眠勉以承大  
 人之明訓而日呼之以自惕焉

張氏二子字說

雲南張九錫有二子曰辰曰宿已能作文章而皆及  
 命字之年九錫與予遇于滇濱屬予字之漢志曰振  
 美于辰蓋至辰而嘉美振發也星之所次曰宿而景  
 星為休祥二子力學振發他日視之如景星焉故字  
 辰曰振美病曰景次昔黎子雲書起超離為海內稱  
 首子瞻美之旗難僻達其人文茂暢已舊二子者增  
 美益牢固不獨子雲之比也二子其勉哉



師鞠說

兒子世侃從遊于鞠圃侃曰佳哉花也諸色爛熳然其高者出于人二三尺卑者布于地又何縣殊也詔之曰汝却未花而不知圃者之甚難夫自護秧分時和土釋糞溫蒸溫之宜修其蕃雜剔其蘆蕃其枝態望一歲功而後有一月之願受其卑者功未至也月今日鞠有黃華鞠事也注九秋而花事歸秋之時衆芳已歇萬木零凋矣注英華燦爛于陽剝之候豈不誠獨立君子哉昔人以蓮比君子注比隱士益魏李好文集說卷十三鞠圃古



咄齋說

魏子子部顏其屋之西偏曰咄齋因以爲號其言曰中時四時花樹將作彈琴賦詩終老之計注咄齋則以是爲終老乎其志亦可悲也已然猶字曰咄齋則咄齋爲難能大咄齋都盛名于時其詩詞足以雄視儕輩公卿大人樂與遊居高明之宅宜其順適優悠俯仰而自快肯之書空咄咄者蓋中有所不平也咄齋豈其當有不平乎咄齋慷慨尚氣誼敦敦敦之節留心經濟學往嘗作大將軍客遽將軍半落時獨身之京師送將軍此其人豈堪徙倚花竹樂琴書以終老哉夫樂花竹琴書以終老者是志士所不平也然則咄齋於可不咄咄之境而咄齋也於戲此其所以爲咄齋與

魏李好文集

卷十三

咄齋

古



益說贈彭彥修

彭子彥修與兄輩交謬以父執視予予亦率胸懷往往盡言彥修皆能受而悅之夫惡逆耳之言者人情皆然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如是則雖賢聖亦必求而後能之丁卯十月彥修生日兄輩飲以酒酒退彥修言曰願有以益某曰彥修知求益則固己能益矣求益則必知損知損則必伐損而底于益益之道毋固毋厲此易之所以取象于風情也故曰改曰遷者動且虛也然風有四時之定方雷春夏發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論說

十一

聲而秋冬藏放通于恒恭非恒不守非動不益也兼恒與益而日進無疆矣雖然彥修之損在動其益在恒恒之過則爲固然則彥修之勝日進者其在虛與動乎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彥修蓋學易者

桃源圖說

是圖也馬營邱爲金吾王君中齋寫照顧符模爲之補山水花樹予披其圖見山徑迴疊皆錯在石錯峙而雲氣深決與樹石相吞吐桃花出光艷丁青松及他碧葉間君則幅巾方袍鉤屐蹠屐修葛巾之清超遙乎立于石舒右手指路轉處童子持杖叩僕視承迎君然未見有雞犬桑麻流水桃花源如靖節記者而曰桃源圖何耶魏季子曰吾深有取于此矣且夫志之所然者跡不必其盡然跡盡然者反若非吾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雜錄一

七

志所存予聞君盛年官金吾衛尉卿爲天子近臣當時黨人樹私禍國敗亂成于小人而卒于君子君思敷陳別是非則志在朝廷迨京城陷天子死社稷君思捐軀報讐則志在逆賊志忍隱不送則奔走流離東南懷節謀二子讀書講實用隨所遇而安之故君志在桃源也嗚呼亦可悲矣乎夫桃源中人周人也雖晉以後其子若孫猶得爲周人予往有詩曰道是厭秦成辟世辟秦未是憂秦人君與予爲昆弟交別二十四年再訪君于高郵年七十六矣所寫照亦

十餘年予對君與卷上風神無殊志猶昔也甚清勁  
 坐立有經終日無怠容時命酒月下對予談朝廷典  
 故不倦竟吾疑桃源中未必有是人故其不盡同殆  
 節記者書故佳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桃源二

六

恒說爲門人賴方岳作

學問之道有恒而已故曰驥驥一日馳千里然一日  
 駕而十日息驚馬終歲駕則且過之矣是故進銳退  
 速無恒也故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項籍少時  
 讀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乃學兵法又不肯竟學故  
 籍上不能爲帝王下不能爲公侯將相惟自曰稱西  
 楚霸王成垓下之敗而已夫英雄爲帝爲王其恒也  
 爲名世之徒其恒也非籍之才氣不足以爲籍惟如  
 不恒故亦以不恒終士之獄明處賢聞見者必本於  
 讀書讀書之道大不可以無恒古人十年攻一經恒

魏季子文集

卷十三

九

之至也恒至則神明出焉故樹植者欲其恒也朝一  
 從焉暮一徙焉雖十堯九舜不能生也故曰君子以  
 立不易方雷風動也雷風之動而爲恒恒道傳矣徐  
 緄讀書說曰合九經計之以集數凡二千八百四十  
 有七周易程傳本義四百七十五葉尚書卷傳二百  
 四十七葉詩集註三百三十四葉春秋左傳公  
 羊疏梁朝傳八百一十五葉禮記集註五百一十五  
 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四百三十四葉  
 史以資治通鑑爲折衷及仁山前編續宋元鑑國語  
 戰國策史記甲子會紀有漢書凡一萬七千七百九

十有八葉前編一千六十九葉宋元一千五百八十六  
七葉國朝章註一千九百七十七葉戰國策正文二百八  
十葉史記小司馬註一千九百四十九葉晉紀三百  
零四葉班固漢書二以一歲日力計之自陵中祭祀  
伏臘而外可得三百日日以半治糴程三以半治史  
程二十閱三載經史俱可訖功故曰爲者常成行者  
常至故曰雷風恒風雷益恒益同體而用也賴生力  
岳年少有志尚方勇於學故爲恒說以進之

芸圃說

吾廬老人謂兄孫家桂曰芸芸也芳香辟蛭魚也古  
人藏書用芸艸夫讀書毋爲蛭魚也士人目前習聖  
賢之書而行務反之豈直蛭魚之害乎老子曰大物  
芸芸各歸其根則芸者紮也芸紮也子輿氏所謂人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夫豈特此哉吾可爲芸編不  
停批則蛭魚無自生讀書而行不反雖蛭魚無萬數  
何傷焉汝居右有圃存帶芸也使艸滋于蔬爲圃者  
其藝厥職矣芸焉而已

長孫濟字說

長孫濟既冠命之字曰楫川濟來吾語汝大舟之有  
川利涉以爲民用也然危道也楫所以行舟操之順  
其道則履險而平逆其道則覆舟洗身于忽然可不  
懼哉黃氏曰易之利涉大川者七皆德也需塞而樂  
同人安而辨蠱治而知戒大畜寬而通益擾而漸漁  
明而復中孚信而不億訟之逆行則不利矣故象傳  
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遠者不順也不順道者雖  
行坦途弗能濟且府辜焉况涉川乎汝誠能懼以知  
戒季子文集

卷三 詩字說

戒牽牽務順道其朕乎可以楫川

魏季子文集卷十四

誌表碑

林舟之碣文

曾宰宇合葬墓表

嚴舊人墓誌銘

曾若蘭墓誌

楊氏合葬生墳誌銘

曾益齋墓誌銘

楊惟明墓誌銘

曾封君墓道碑銘

王母汪孺人墓誌銘

李君元仲墓誌銘

犀匡子墓誌銘

李君廷菴墓誌銘

潘母黎節孺墓誌銘

伊仁菴文學墓誌銘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誌表碑

上

賴盤山墓誌銘

鮑子韶墓誌銘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熊君見可墓誌銘

曾有功墓誌銘

蕭來巢墓誌銘

李穗九墓誌銘

胡叔千墓誌銘

明經授中書族兄明之墓誌銘

陳榮伯遷葬誌銘

墓誌

宰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禱冰叔訂

○○○林舟之碣文

南昌林君碩齋之篆子曰舟之生八歲從其父避亂來寧都家焉來既八年所居翠微山雙作各遷徙避去林君率妻子居冠石種茶芋自活舟之與九江仁安世任瑞貴池吳正名日荷鋤荒夜則然燈讀書魏季子文集誌卷十四 林舟舟之碣文

鳴呼予兄弟皆兄事林君視舟之爲猶子而林君與予叔季最篤舟之事之謹及其卒家叔子授使新城予則遊燕齊未歸皆不及視含斂爲可深悲也舟之諱梅孫其先世句容人自來寧都姓林氏按姓譜周平王庶子林開他徙因姓日林生崇禎戊寅十二月十八日卒甲辰八月之十七日年二十有七舟之爲人畧得其父意歲己亥賣茶新城時林君旅食甚苦舟之力作不自給及歸過南豐值謝秋水先生有意

舟之輟舉茶價十金應之林君聞而喜曰予殆未能也方初出賣茶輒于其地結十數人交儒穉工商賈氣矜士咸有之吳正各行聘婦禮舟之爲經營出所費踴躍如不及今林君爲正各已取婦任端就原蔡氏女安世亦取胡氏皆各成家室相與戮力耕山如故而舟之獨死矣丁未正月葬于冠石北偏之原予得親視封窆事畢林君命其孤拜而請表其墓嗚呼予不表舟之之墓而誰表哉當舟之初來頭著一幅巾走狂狂然舌期吃喃喃呼予及故山變起予將還魏季子文集卷十四

家零都舟之牽予衣裾涕漣漣不能止予于舟之亦每任拜跪怒則或與夏楚與兒子輩無少異以故諸友人子獨親舟之嘗作詩數章贈舟之以見意舟之卒既一年予方從燕市歸至即走冠石撫棺慟哭乃還山聞家叔子于新城歸亦然先是林君謂吳生及二任曰遠歸意來哭吾子者必二魏也舟之取南昌舒某之女子總點聘南昌胡映日次女女子二一許字寧都邱邦士子成錄一許字曾省之子先勸其葬也未獲內續誌故並詳十稱

叔兄冰叔曰林生有才志未成而卒初無多事可紀故此只以通家至情迴環成文其零碎處似憶得一件寫一件乃爲最痛而文亦益參差入古法矣真六一公得意之作

魏季子文集卷十四



曾寧宇及配魏孺人合葬墓表

翁諱士坤字宇宇姓曾氏邑望族也配魏碧所公之  
次女翁子葵嘗命其族弟師庠友人賴章以父母誌  
屬子未幾葵卒令某年月日將從父母葬于某山之  
原章始以其狀稱葵遺言請誌其墓按狀翁六歲失  
父母適魏氏其後魏翁卒家計日落翁夫婦事母皆  
盡禮妻家無期功之親而翁妻父母生養死葬率翁  
爲之母亦以外家無出姑常快命葵曰汝他日不  
忌上吾先人墓則報我于地下矣翁性寬質雖憤逆  
魏季子文集

墓表

卷十四

碑一

四

勿之慼惡語謔呵不及妻子每歲時伏臘與其生日  
則五服親戚在有一不至必再三問之其言曰吾幸  
同五世宗常相見乃知其爲伯叔爲兄弟爲孫若姪  
若不幸下世豈復知有吾宗黨哉母性儉勤于女紅  
假作者無暇日每先他人事而後已凡翁所爲母每  
能佐成之翁坐市賈雖三尺童子不欺然最能心記  
或子貸者至數十百人歷年久遠償之月日隨口皆  
合翁翁生于萬曆甲辰四月十九日癸丁未六月十  
五日享年六十有五葬生于萬曆壬子

日癸丙午正月廿一日享年五十有五自葵之令耶  
翁與母及葵長子葵卒不滿一歲中聞者悼之翁生  
女子一遺張氏葵子三皆幼他日葵子長大乃章嘗  
爲語其祖父意無怱外曾王父家墳墓也  
叔兄外叔曰于少可紀述中亦能不失古法

魏季子文集

墓表

卷十四

碑一

五



楊一水先生之元配嚴氏同縣人父某母某氏無子生一女即孺人也絕憐愛之年六歲習女紅能繡中宇十四歸先生先生貧外家常持酒食私饋孺人孺人輒以食姑父母知之自是積必有副而孺人乃俱食姑孺人有叔幼其衣履皆手自供具以承姑志及長取婦生女五歲而孺人鞠養之自笄及適人生外孫男女子符之一如已出叔負高才好游樂不令治生先生分館教給之爲更取婦凡試省郡往還

觀季子文集

卷十四

嚴氏人

一

本

喪多取辦先生孺人無難色後叔以草屨扶貢士大啓甲子舉南雍焉孺人歸先生既久未有子先生年四十先後置側室六人孺人禮之比於姊姊及先生六十而徐氏生子復歲明年劉氏生子復晉人以爲先生盛德所致亦孺人能遠下使之然也初歲未生之七年徐先有身墮地輒不育先生安之孺人悲愴涕洟者一年歲生又無乳孺人憂鬱形於色既得乳母乃已而自幼皆同寢處及長就外傳於翠微山中孺人或對食泣下晉婦省猶提抱之如嬰時襁褓

中也嚴生之年側室溫氏生子復昌昌早夭孺人哭之失聲而嚴晉竟成人工詩能文章有賢名於時及孺人卒皆盡其哀孺人性慈先生既稍貴家置使孺人前後役婢子數十人罕施捶楚然持已嚴外內憚之年六十得風疾出入房戶必扶高櫬自扶而耳目聰明勤於女事七十外猶察纔不輟方叔之更取也新婦數以非禮加孺人孺人怨之及叔卒其子死異地婦依孤孫未幾婦卒孤孫長敗先產盡浪遺不歸妻子無所食孺人命嚴晉召孫婦及其二子同居

觀季子文集

卷十四

嚴氏人

二

七

食之時先生既老不復關家事而嚴晉貧日嘗半粥以息米給焉先生謂二子曰汝母顧能如是孺人生年月日時歿年月日時享年七十有八孺人性潔一日三洗面或戒之曰不聞地濁生草水清無魚子曰子不子命也吾性已定不可改已孺人既卒之五月嚴晉將奉孺人從先生之柩塋於某地來請嚴晉周旋先生久而與嚴晉早舊不敢辭先生之卒二子既請銘於河東邱維屏故不復次其世系焉爲之銘曰潔而無子天也與無子地也而有子人與既升既附台

墓於夫

邱邦士曰法度謹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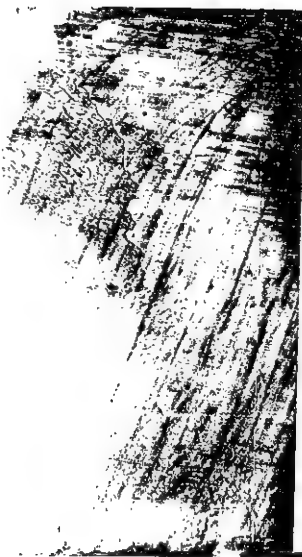
涂宜振曰篇中敘述孺人賢行而先生之賢亦見

中間叙次諸子處頭緒極多而文甚井井須看其

提轉轉帶結束之妙

建寧子文集

卷十四 墓誌 三八



南豐多君子之鄉自程山先生特起講學士益務篤

行諸少著兄弟齒者每隨事之曾君若蘭篤行士也

年長於先生卒爲弟子庚戌夏君之子某以狀來請

誌其墓八月始克爲文歸之君諱某幼苦學嘗一夕

嘔血數升久之補弟子員國變遂棄去村爲孝年十

五喪父哭盡哀不啻言笑喪母亦然三年雖其病未

嘗食肉母病項癰每夕禱於天以身代中夜哭泣不

就寢牀席平時獲一果一襦非常味者必歸以奉母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墓誌 九

乃起君惡異教而母奉佛謹受僧齋費至百餘金君

重違其意母卒有言當克其事者不聽以苦錄一束

焚之其事親順而守道篤如此君有容德廉於時晚

習醫非病愈不妄取酬甚貧則捐其藥之直有從子

素凌侮君一日以適官稅爲人窘辱君自引罪謝代

輸之人有求探得粟而自匿其金有受君寄數十金

詭稱兵掠者君後皆得其情置不問嘗市木修墳屋

旦而失之君怡然曰誰家亦修墳用此財乎甫田人

朝奉之友集

指

卷一

聖朝廟上

伯兄曰叙事甚濶卻堅靜可喜

This is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image, likely a scan of a physical document. It shows a close-up of a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a book cover or endpaper. The image is dominated by dark, irregular shapes and patterns, with a bright, white area on the left side. The texture appears rough and uneven, with many small, dark spots and line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heavily worn or damaged surface.

○○ 甥氏女合塋生墳誌銘

謝安士文集

卷十四

—

繡縐之然翁之財產不以分給甥氏須已後生了兩  
外家資遣之裳衣侍女業爲舅姑費盡於是甥氏不  
飽食衣襁褓之衣疊作夜息察綫手織麵爲笠笠之  
凡叔姪釀酒醋之屬無弗爲暑則雨汗寒手痠痒不  
休外家貧亦嘗佐之吾意甥氏當時怫鬱無聊自  
愁苦不能終一日又念克庸同子生甥氏子婦齊年  
每當婦子羣聚時語及輒爲之大息於已不能自已  
而甥氏夷然如平生甘作苦間以其生息之費治服  
救不肯後於人或對觀感道其夫姑時事罷然絕

未嘗知已爲妻婦而靡尼如是者故往往念之而傷見之而意解也。甥氏既作苦有年得市肆收其租資田以給衣食。撫印氏女於是召兩族人鄰里親戚廣治其欲之酒肴於曾氏祖廟禮儀咸備。繼本支之子先基爲嗣。歲附蒙師教之長爲取劉氏女爲婦。女長貌舍烈衣補皆成禮有外孫男女子三凡夫姑生忌日設雞豚之薦其十年誕則置酒款客如生時諸親串吉凶之將母慶有殯喪以供役使而人之見之者犁然成家室竟忘其爲養與窮矣。丙申歲傳有選良妻李千文集 卷南甥氏二

家女及寡婦之令錄取者旁午維襲或陷非謂守節婦卒委而去家人酷勸甥氏動以危言甥氏堅不從。何陽言許他適而走。辟子翠微家以免是爲木。撫子女時事甥氏生崇禎辛未十二月二十二日今年五十仲冬卜葬其大於某山之原而虛其壽藏於石以待已命子先基請子陳爲合墓誌晏子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嗚呼可尚也已。甥氏河東邱邦士君子女兄長女印氏世有令德多慧而少福乃其女子故亦能如此銘曰

窮其窮窮不可已攻其窮是以有古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不受荒枯松栢與爾穀則同穴胡誰弗美孫又生孫子又生子百年斯來幽室萬紀

彭躬菴曰極碎細處俱有大義振發堅苦人精神氣色代成有終是季子本志本色文字

○○○曾谷齋墓誌銘

嗚呼君又逝矣子乃誌君之墓石矣豈不悲哉方孤  
先新請誌也命之坐而語之曰汝生也晚頗未知吾  
昔者與汝翁何如雖徵汝請誌之者予何辟子自年  
十七與翁友善時兩人行務爲簡脫不喜循世法然  
頗以交道相矜許翁性尤疎簡好立異同而自持甚  
牢雖一語不肖因人改遷然其於丁亥間一試有司  
以子言輒棄去諸生服而以虛中衡食貧於四方翁  
每出子縮家政時子亦貧爲子貸計月給之歸必償

魏季子文集後卷四墓誌一

古

人子母金母關者寧自敗苦茹淡也子得啖血病再  
垂必翁皆同過瑞金就醫藥愛護之如慈母保嬰兒  
累歲月母解人或議之翁曰吾但知吾好友他非所  
恤也其以季女字吾子始生翁自言之既定約二日  
子內人乃得知凡義激或子所屬雖更險難勿辭然  
子有過愈必危言責督十反不已而外人未之知也  
子於汝翁若此今汝翁已矣翁望汝成立倍於常父  
寢食焉以之吾不規誠汝使有成是吾負汝翁今夫  
誌者志人之行也乃萬里墓誌之何焉耶

魏季子文集後

卷廿四墓誌二

五

太守女孫爲婦今師庠克自立能文章君性不喜佛  
凡至寺塔過佛不拱揖子笑之曰君過若輩僧家  
勿與之拱揖乎教不必奉然佛自賢者與爲拱揖不  
亦可乎君終不變昔元主以西僧爲帝師命朝廷一  
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祭酒字  
尤魯卿舉鵬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  
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  
起舉觴卒飲君子趨之嗚呼使君際運乘時其亦有  
以自見于世矣君父諱某邑諸生負氣舉母子族祖

如也。君取子孫。子先。取南昌林。碩。長子。孫。之次。女。子三。長。適。楊一。水。先生。次。子。晉。次。適。溫。廣。則。長。子。啓。季。適。魏。世。倣。禮。長。子。也。君。生。萬。歷。已。未。月。日。年。六。十。有。二。卒。之。日。子。抱。疾。山。中。御。人。事。聞。疾。革。起。至。將。屬。殯。矣。乃。不。及。盡。一。言。而。訣。悲。夫。子。適。年。遭。伯。兄。子。之。慘。寢。門。外。之。哭。則。有。林。碩。齊。耶。邦。士。貴。池。吳。秉。季。青。州。之。老。僧。通。庵。錢。唐。沈。甸。華。瀛。與。精。田。吳。氏。年。少。如。餘。姚。孫。輝。皆。有。志。氣。足。自。表。見。者。卒。抱。負。以。終。而。吾。易。堂。碩。齊。邦。士。之。卒。子。皆。適。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墓誌三 共

竊不得視其含殮。老僧適庵學出。旬。容。君。首。所。禮。敬。其。計。至。在。君。卒。後。五。月。君。知。之。必。且。慙。然。大。息。也。君。未。卒。之。前。四。年。以。五。行。推。語。人。曰。吾。庚。申。二。月。死。家。居。以。待。三。月。廿。八。日。果。卒。將。卒。無。他。言。戒。毋。作。佛。事。用。鼓。吹。命。兒。子。曰。吾。處。至。汝。拜。之。遂。卒。銘。曰。陳。珂。之。烏。情。烏。愛。孤。孔。子。之。徒。尊。釋。卑。儒。其。詩。頭。其。書。呼。嗟。子。士。大。夫。用。銘。珉。石。以。告。汝。楊。子。死。訖。彭。躬。庵。曰。體。裁。別。而。持。論。正。寫。刻。肖。絕。死。溢。美。之。辭。謹。嚴。清。峻。中。仍。自。宕。逸。而。線。脈。其。細。足。兼。以。勝。

○○○楊惟明墓誌銘

楊君惟明既卒之十七年其友人寧都魏應復至塢金而三十年前之知交凋落者十七八矣迺其處見其子若孫不勝今昔之感其尤慘而可悲者莫若君也予登君之堂獨老叟存焉所持以養老母踰時爲俱使令應對者則義僕楊觀也子不樂然滿下嗚呼君之行已自樹立豈足致是乎世之凶狠狂戾者猶有壽考而長子孫惟明乎如是耶當爲復有矣道耶君諱以獻字惟明生天啟甲子四月十五日父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墓誌一 十七

諱永甲字繼登邑廩生四十八歲母胡氏繼母賴生子三伯邑弟子員仲君也叔伯叔皆壯年無子君娶胡氏繼李氏生一子兆幹方壯年之初君堅匿山中及難麥痛哭久之出應誌爲府學廩生君工於詩雜曉繪事書法篆刻於是日帖拓詩諸雜藝皆有名於時性嗜酒落拓不羈然頗能飲氣小性不可解釋報之從子上君雖也然路遇有與金以脫人患不足更子貸又嘗出金貸人然已甚貧矣嗚呼貧者之施天必報之豈其然耶報天速

君性剛下不能少下人而於予之事情任直則昔能

曲受出于自然且徧贊之予益惻然有知己之感也

兆幹三歲失怙祖母賴鞠之頗能誦父書年二十有

三（一）子六歲（二）蓋自君四世凡九人卒未嘗登五

十者嗚呼君之卒也甫四十有四年乃早世不復及君

之成就也君（三）西郊外三里華虛岡趾非首前小徑

出墓下君繼同祖弟以武之子恂爲嗣恂亦業儒予

登壇報指謂予曰君碑兆幹自鐫者而幹死葬穴旁

附記於石觀其繁累邱墓則皆君上下四世也君家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九

諸（四）事悉屬我管理今獨報與七十三歲之朝母

存銘曰

繼以子爲不處乎有忠僕亦有子乎母老壽其如此

乎悲哉非予懷其澤沒而無彰故於其邱墓系屬

也特詳

楊惟才曰嗚咽迴還情致幽盡篇中老母五見子

兆幹三兄義僕楊報七見穿挿映照亂而不亂

總是一意到底每讀一過輒令人低徊流連不盡

○○俞封君墓道碑銘

容菴俞公既葬其子今河南分巡管河道按察司僉

事森等具楊公爵行狀及王公熙誌銘來前予以墓

隧之碑予考公本末而見其基于身信于人而大施

于其後者曰公其可以不朽矣公諱世贊字若漸號

容菴其先姓姚氏世居浙江武康縣縣南故有吳太

常公姚信墓其于孫屢顯于隋唐間姚桃有二子

出于後秦姚弋仲一出于舜舜生于姚墟姚姚公既

信後信先弋仲見于吳然則公蓋舜之裔也高祖諱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九

某曾祖諱某祖諱某考曰敬固公諱某世儒儒人生

丈夫子四公行三少而英拔錢塘俞翁初賜于公家

爲中表兄弟年六十未生子見公悅之因求爲其子

遂姓俞氏而宋于錢塘是時翁年邁有足疾生計日

添因委其家政于女夫大王某者而側室葉氏生子二

曰俊俾王欲得翁財惡葉氏子且忌公公委曲周護

得無恙兩弟亦藉公成立及翁嫗之卒也公則負其

經營成禮如所生乃負土爲墳指足瘡裂松柏皆手

植公善治生產公之墓于某村則墓前告新子貴

者而爲使仲卿等始乃築舍迎孺氏父母兄弟弟  
桂奎就居于錢塘公性至孝于兄弟友初翁常隨  
水公投身中流抱翁幾沒若有物負之得俱出施母  
稽稽人卒公方病昏絕家人不敢以聞公稍醒怪其  
子森不來撫膺痛曰必吾母死矣病增劇得良醫治  
乃瘳奉太母柩及敬園公合葬于武康伯兄桂以疾  
廢公奉養之終其身且爲奎授室公爲人慷慨好義  
敗任事往往揮千金周人之急非義一介不以取人  
有潯水人載米數百石杭閭潯水被兵悉取米委公

魏季子文集碑

卷十四

俞封君二

丰

倉皇去頃之杭亦亂公需其米可千金潛行訪得客  
而歸之客驚喜感泣以金分公公笑不受諸友咸以  
孤弱托公者凡十數輩公撫育如己子某之子不肖  
其父且死以金若干授公曰毋與不肖子後其子果  
無賴公俟其甚困乏乃召而訓之其子改行公遂還  
其金然公雖好義負公而反噬者衆家亦中削而公  
不以爲恨公所行已如此嘗自叙誠其子曰因果之  
說勉人爲善者十三阻人爲善者十之七甚善哉與  
報將生解困之心矣然君子之爲善則惟日不足而

得喪委之自然夫善自已爲厥不應望報百分內事  
不必求人知且不必求天知非若市賈之朝居奇貨  
而夕求售者也誠恐後人以予寬厚覆家而人或以  
刻吝致留者遂生怨悔則非予之志矣又曰師善警  
過無言人問靈事小人之德不可受也受之祿爲償  
之君子之恩不必財也一言之教爲益多矣公所以  
訓其後人者如此公子僉事公森初官楊州通判迎  
公就養僉事公視事公輒立屏後聽之退呼語其得  
失若小有失則曰汝爲民上豈細故乎又如是我將

魏季子文集碑

卷十四

俞封君三

王

去汝于是事無大小僉事必以白公而後行吏民大  
悅服時僉事職河務而清水潭屢舉屢決河運涸公  
與僉事乘小舟往觀歸謂僉事曰汝知前之所以決  
與今塞之之術乎僉事謝不知公曰前塞者即決處  
築堤水既湍駛基不得固風浪起湖水乘高下注此  
所以復決也今遠決口測其淺者築堤則堤場固而  
水行亦舒也僉事奉其議然薪艸弗能給公曰往例  
以金發州縣轉給艸尸官吏侵剝故不以時至今論  
州戶自輸艸立給其直使吏無所侵也僉事奉其



滿州旬日數十萬凡五旬幾處而清是以通

公歸而揚州之水漲漲河決三十餘日公聞

資自杭兼程往至則募民因便築堤一月而工畢不

資于官公所代僉事而見于政事者如此將行臨杭

晨起仆地傷指公自知且死召生平所與驛者酬飲

乃罷去登舟疾作卒于家時丁巳正月廿日也公生

于明萬歷四十年享年六十有六以子貴諡封本政

大夫揚州府通判配王氏賢誥封宜人子二長即泰

次品授通判孫男女子各四人曾孫一人公之墓河

東季子文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決也富寧雖驚其神而河暫側先以決上開部議降

驗寧級楊民遮督撫道號呼僉事宛狀願代招金納

級梓撫請之部不能得公聞而喜曰若是乃真吾子

矣吟聲好施與不依儲有輪句施者若曰吾金將以

濟飢寒救危難恤死亡弗即露生不吾督也卒不與

公嘗被盜升屋極盜發矢逐踣身下毫髮無所傷因

得道法與抱父出非事時入以為為之施先是公

初與楊公劉普皆貧公不能從師而學是師問業好

書法不能具紙墨以請點朱凡上凡屬之敵故

滿州旬日數十萬凡五旬幾處而清是以通

公歸而揚州之水漲漲河決三十餘日公聞

資自杭兼程往至則募民因便築堤一月而工畢不

資于官公所代僉事而見于政事者如此將行臨杭

晨起仆地傷指公自知且死召生平所與驛者酬飲

乃罷去登舟疾作卒于家時丁巳正月廿日也公生

于明萬歷四十年享年六十有六以子貴諡封本政

大夫揚州府通判配王氏賢誥封宜人子二長即泰

次品授通判孫男女子各四人曾孫一人公之墓河

東季子文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決也富寧雖驚其神而河暫側先以決上開部議降

驗寧級楊民遮督撫道號呼僉事宛狀願代招金納

級梓撫請之部不能得公聞而喜曰若是乃真吾子

矣吟聲好施與不依儲有輪句施者若曰吾金將以

濟飢寒救危難恤死亡弗即露生不吾督也卒不與

公嘗被盜升屋極盜發矢逐踣身下毫髮無所傷因

得道法與抱父出非事時入以為為之施先是公

初與楊公劉普皆貧公不能從師而學是師問業好

書法不能具紙墨以請點朱凡上凡屬之敵故

○王母汪孺人墓誌銘

嗚呼此歟縣不施王先生煒之母氏也。微其人與子於以知其母矣。夫以子知母者。子與氏是也。使子與氏不成大賢。則三遷之教無聞矣。以母知子者。皆定尹母是也。非其母不足以顯其子矣。卒都魏縣。處山也。知不施先生爲有道之士。而無錫處士。則君禮焉。介婦書請銘母墓。於是又見錢塘處士徐君介之。爲母傳焉。夫世之欲顯其親。銘墓石者。必達官貴人也。吾三人者。皆窮約。煒亦何取于斯。而介之傳之。且銘之乎。按母汪姓。年十八以姪繼姑歸。貫一先生。貫一先生者。承其舅龍山親承王龍溪氏良知之學者也。先生太母汪爲臨潁人。南北習殊。母曲承其歡。太母安之。先生無內顧以有母也。王氏世業在汴。許間故先生早歲得侍龍山公子詩。以母能事太母故。先生得數歲。一歸以成。疏其學。母歸先生之二載。爲前室子娶婦洪。而子卒。遺孤三歲。且善病。洪抱之哭。月亦哭。洪不臥。母亦竟夕不臥。前女夫張滌貧。以文名。許疎間周語。處延之藏經堂。久不歸。而女家婚喪門戶。

魏孝子文集

卷十 王母一

二十四

事皆母爲任。後蕞三世皆絕女死。母慟哭葬之。傳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言其與出。腹子與也。此女婦之尤難者。母生二子。曰煒。曰默。煒少。斯跑。母御之嚴。而四齡卽就外傳。稍不事。教鞭與杖。及煒九齡。言。子貫一先生。先生喜之母。乃稍寬。穉子默也。嚴如煒。母性好施。與推財。分食。寒製棉衣。衣寒者有。死不能飲者。給之棺槨。終其身。以爲常。母生萬曆某年月日。卒年八十三。煒娶某氏。生子女某某。然娶某子女某某。母之爲人。識遠大。遇繁劇事。語簡而理當。故丁宗戚姻黨中。齒雖少。咸來取則焉。而婉順若無一能者。初流寇躡秦豫。臨潁許之業。皆徙汴。又分于楚黃之羅田。及太倉州。王午九月。汴破。業盡亡。繼而羅田業亦亡。僅存者太倉十一二耳。而母處此。畧不以介意。曰。吾家骨肉無恙。天與厚矣。凡出財事。絕不累先生。而先生歸里。必集親知。論學。設酒饌。達旦。嘗訓諸子弟。與母並匡坐。講五經。四子書。通以世務。母無怠容。必先生起。乃起。先生年七十。猶歲閱五經。大令一過。母懷其勞。先生曰。吾樂此。不爲疲。母則論若供具。不倦。

魏孝子文集

卷十 王母一

三十五

而已乙酉秋燐歸自吳下述崑山顧絳母懷死事先  
生歎息久之救諸孫斷棄舉子業而仲子乃蔬食逃  
禪燐亦陸沈甘自廢方母之將卒也誠子孫曰汝曹  
但念祖父何如人貧賤者所樂也嗚呼然則其窮  
之士將不得以傳母也乎銘曰

仇母之有子賢也而未親其夫賢今茲母也賢也貫  
一先生之夫也賢子燐賢是惟母則然雖然母銘不  
讓也又必以其子也傳爲其抱道窮約而合夫天也

魏季子文集

卷四

壬母三

三

李君元仲墓誌銘

閩寧化泉上里有文行奇偉士曰李君元仲諱世熊  
別號槐庵顏其所居之齋曰但月去所居一里許築  
書舍名曰櫻河皆其志也遠近士因稱櫻河先生云  
爲人少負奇氣植大節更危險死生弗渝篤交友之  
義敢任難事其才力足相副生平喜讀異書聞有所  
在踞千里必多方購借之君強記強力年八十餘讀  
書至夜分始休于是六經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究  
而發諸其古今之文都盛名于海內者六十餘年鳴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元仲一

七

呼豈不偉哉君九歲出就童子試爲有司所器許十  
六補弟子員二十中辛酉副榜蓋以典化司李余公  
昌辭得君文爭元于士司弗得余袖其卷去日須後  
作元也甲子儼于庠凡冠諸生者九往君同輩研友  
多才士皆俯下于君如余公嚴曾君異撰輩先後得  
科名而君乃不第然吾聞君每赴鄉試闈出八郡士  
咸來趨視君文君不勝劇揭其文于寓廬之牖于是  
誰闢雜襲畢至繕下如觀榜日噫噫價聞嗚呼聲涉  
旬始哀息焉君之當國變也自號寒支道人屏草但

月中不見容微書累下國謝御之凡守令監司鎮將至其門者罕能一識面而陸武監國時用大學士黃公道周都察院何公楷禮部侍郎曹公學徐鳳以月翰林博士君曰不可爲也亦竟不就蓋君以大節定力自持而審于機事故動靜不失其正東南之亂服氏數徵追君君以書來言曰王審知輩固不足道然今正未易得也遂堅卧勿顧君晚節好南遊徑山謝秋水文潯甘德齋京寧都易堂彭庵士烈家叔子冰叔庵及吾廬復禮而于躬庵予尤爲四方士歸往

李于文集

卷十四 元仲二

三

君者如水之朝宗君終未嘗以先躬菴與予也君父恬菴公側儻任俠豪于酒喜急人患困產迷中落而君少亦豪于酒常爲予述其事仰想見其才氣橫潰力所必到處老則自沈發稍耽禪悅然其鄉人及旁鄉人凜君趨決事如官府焉君能用其鄉族吏先後亂讓率等輩設方畧禦而或虔劉之而賊之過君里者相戒曰毋壞李公居至往往顧護其廬物去君過築土堡若城俾宗人鄉人保其間故諸鄉落多殘毀而君之鄉獨完有可以君故亦恒薄其鄉人徒賦

予嘗謂兄曹曰李先生真萬歷時人非二百餘年承平積厚之氣不產是也君生明萬歷壬寅九月二十日辰時配邱氏年七十四先君卒制室賴氏丈夫子三長日堯亦先君卒次日堂俱邱出季向吳顧出三子皆娶邱氏而日堯有遺謝氏楊氏子六人琳奇謝出琳彥邱出皆早卒琳奇琳欲謝出琳彥楊出三子亦娶邱氏惟奇娶周彥娶黃奎娶於陳向曼一子琳饒琳奇之子枝份枝個枝僕彥子枝佳枝傳欲子枝個奎子枝偉女子一人適同里某丙寅冬得君詩帖

李于文集

卷十四 元仲三

三

以九月二十八日丑時卒予方患瘍瘡困甚且病脾不得急奔哭君屢食而泣十二月間君將葬乃強疾往泉上柩棺再慟遂于二十三日附葬君于本里白沙均一世祖墓傍首坤趾艮享年八十有五而是春正月君方與予書言姚蕙湖汪昌谷集佳處且索緩冠紵畧先叔兄左傳經世去將卒乃簡二書命予以歸予所著詩古文有寒支初集二集錢神志二十卷史感物感各一卷狗馬史記若干卷寧化志書七卷編輯本行錄三卷經正錄三卷手評在國子史及古

今人文集甚備今文有闕文集抗誠齋集君在子今  
古文實心其門人長汀黎振三有綱有綱兄子慶遠  
道魏曾士宏隱若一敵國云君之八十也予往訪君  
君急逆諸門外注視予執手涕下曰鬚髮遂如是自  
也翼日命其子子拜君親持掖予使勿吝及歸送一  
里許揮涕曰知能再相見耶不謂遂竟別君子之初  
遇君但月輒屬君脫義士難君欣然不遺餘力爲之  
後又屬君全一友人天倫君多方營探竟得完大抵  
君遇人忠孝事好之揚之如出自己其天性然也戊  
癸季子文集

卷十四 元仲四

三十

已間嘗待恬菴公飲公問汝若早得志亦能官乎對  
曰不能公曰云何曰美官莫如翰林臺省翰林須歷  
繁習宰相度見不能離守檢押必出位官則轉驛外  
調矣諫官多爲黨人鷹犬見必挺身持大義招九廟  
怨不兩月敗矣惟縣今得親民察郡守可倡率群屬  
令兵備屯田水利習學道職一事足展其能然守令  
苦于奉上官何由得至方而真無可如何公曰汝真  
不能官矣且盡飲此酒因舉杯大笑國變後君常欺  
賊母曰汝亦官耶對曰然見弱冠食祿歲朝延金

錢十餘兩今金以百計者三朝廷久崇養無所于用  
能無慚痛乎君三弟早世遺子女悉君撫育養遺之  
饋遺其親戚終身又獨建祖祠修祀墓編述九世以  
來宗譜凡祭祀必親必謹父母忌日則減糲絕賀會  
元旦晨先人遺像則泣下沾襟拜伏不能起丁卯六  
月大早聘君季子向旻奉狀來山中請銘曰予與尊  
君交誼豈待了請哉予知君又豈待狀哉君二子存  
者日堂清淨尚淳厚向旻務繼父志勤敏克自立或  
曰君宜稱微君子應之曰非君志也恥得以微君稱  
報季子文集

卷十四 元仲五

三十一

銘曰

君還書彭躬菴口其痛憤是真痛憤斯媿是真慚媿  
愛敬是真愛敬涕淚是真涕淚躬菴評識寒文集以  
爲起群而絕類心史瞻葵可置廢當世名宦謂君合  
經傳秦漢子史詞賦而爲制舉藝曾弗人稱曰似屈  
原韓愈之氣味黃石齋曹能始謂君異才博學當今  
無輩黎魏曾與官公壁延植書謂君沒未見有其作  
理應曰屈原自謂奇懷忠孝是也人謂君奇才猶斯  
議也申以歌曰四真以居天之晦用晦而明人之志

莊子問上帝會乘曠日通兩關千秋萬世光存

莊子文集 卷十四 元仲子



犀犀子集誌第

犀犀子詩學實字去浮易其氏也顧之芳鄙人自號曰犀犀子乃自作犀犀子傳其畧曰犀犀子生丁僻壤商賈之人不知也遭亂世窮守以老所遺之世不知也犀犀子幼無師師家嚴君嚴君曰祖父多讀書在架上取讀之甚自八歲後便喜汎讀古尚書讀即能解十一歲學爲詩不喜淺近然家貧人所不與嚴君每舉孟子不願有梁文繡語爲訓勵十六歲始命爲八股文犀犀子每好振古文擬先秦大家則皆求魏季子文集誌

卷十四 犀犀子

似之創意度越鄉里怪笑不改也十九歲而錄其甚常不歟母戒曰寧義而餓毋不義而飽體家多難毋教以冠辱犀犀子恬然益攻苦爲學與瑞全楊恒節輩上劉勿仙鄉人交敦登堂拜母之誼四人外不加焉惟節讀犀犀子之文曰如對大國諸侯茂草壯乎自小其至處是李歸初敗處亦是周詩西二公者豫章之名貴而臨汝四君乃其裔也于是又丁了稱奇文而以惟節爲知言然犀犀子自少學敦性抑情以近名爲恥崇禎己卯舉于鄉出馬文忠公門甲申流

賊李自成陷京師天子殉社稷遂奉母入山堅臥闕里其憂思感慨多見之詩文所刻雲湖詩集序序文集是也時人謂犀犀子與世相違矣而常若以見之饒湯爲愛豈不迂哉君之自傳者如此君爲官郡名五十餘年雪之人歸宗之鉅細必受程于君而後決至雪者多逃其感郡邑之官咸致禮焉君酌酒而當寧都城破時兵掠友人子女適雪君代捐金贖而歸諸其友善書法求索者畢給老益悅憤心所欲言笑口勿諱君無子撫兄子爲子早卒乃後繼見之孫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犀犀二 記

女適李中丞子某君生明萬歷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三賜華後子始與君接時予年少最氣見君實裴北

上春官氣甚張遂于廣坐厲色質言拂衣起去君後乃與予爲忘年友日密邇自是累從計偕輒引我中道還既授推官例華改縣令然卒未之官君于武非之者嗚呼此犀犀子所謂所遭之世不知耶銘曰

人論君之跡而累其心予知君之心而不泐其跡犀犀子之傳也獨夫其心人將跡其跡而論之也歷歷予故揭其跡以見其心而使論之者歸于不惑嗚呼

易君當亦不失爲傳人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犀犀三

記

李君廷菴墓誌銘

按狀先生諱鳳起字威王別號廷菴父汝賓公於先生  
母蔣氏生丈夫子五人先生最少貧力學卽病不廢  
書長補邑弟子員試輒高等癸酉歲以易舉于第七  
試不第遂棄去麻痺斃工詩苦學竹時或爲山水怪  
石人爭藏弁之晚節喜浮屠老子言人有持接引正  
就先生娶龍氏子二長友郭早世著有怡軒詩文集  
某子某次友杜邑弟子員卓有聲名娶某子某某先  
生嘗語二子曰所謂文章本原者多讀書廣識事蓄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廷菴一

三

義理而已義理不獨詩書中有之尋常處事應物言  
動飲食中無不有但能洞見所以然之故及有獨而  
發舉人地可驚可愕之事不出吾平日所熟讀而坐而  
言卽可起而行吾故曰讀來之文有益生出之文無  
窮天生亦生于義理足焉耳嗚呼此爲文之傑論也  
商其用可試矣先生生明萬曆丁酉月甲午年八十  
有三益已不某月日也所著有「初始制義易解脫  
說昇學詩文集梓行名」和唐詩選獨梓者文  
在堂遺稿殿太雜錄及葬其仲子友洲奉狀

來前銘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廷菴二

三

廷菴鼻祖爲西平王其勲其德冠于有唐其七十歲  
觀察西江徙居袁州分宜是鄉傳十一世公儀南岡  
樂其山水卜居允城禹輔仲明以及英叔三世沿元  
英叔避死勉或相與南浦解驤自號菊隱觀芳是爲  
英生皆春皆生如春三卻元後甘作隱淪維此皆春  
振古偉人聞太祖興就元自陳翼義萬戶南安見湖  
發府庫藏壯士募召馳應太祖宣力誅討入宰操戈  
汚身神妙與元戰死以昭忠孝子璋懼禍攜孫五士  
匿樵人舍庸保是隨太祖正位南岡後歸榮菊隱風  
憂菊以追迨夫明初桓圭鄉薦仕至別駕信圭詔普  
爲處州守民視無殄其四介圭亦授知縣崇圭躬士  
進國辭薦後傳八世先生是出振厥始生子文同物  
宅父母憂年已六十雪刺盈頭爲孺子泣先人感其  
分兄弟室貨饒賔掠不施象質出田入祠祀祀弗失  
斯八世廟表七世德伴六世亂來嗟不及不詩人造  
求心激直旋輟息之雲散冰釋先生葬廬陵宣化鄉  
二十六都支野珠石澍嗚呼是孫尼則是廟是榮爲  
之補九歌之卒章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文學伊君仁菴墓誌銘

按狀伊氏系出太原爲寧化望族仁菴諱汝任字叔重先後世多君子長者世其家聲曾祖諱天祐明嘉靖中知桃源縣事祖諱商勳邑庠生父諱堯岳崇禎間仕鴻臚寺序班隨侍經筵君爲鴻臚公次子元紀餘無出繼室吳氏生丈夫子二長自礪邑庠廩生年三十九先君卒次自熊太學生署南平清流二學訓導孫廷選邑庠生自礪出廷槐自熊出曾孫肇熾君幼而孝友稚齒如成人惟讀書稽古是務父知于魏季子文集註卷十四上卷十一 壬九

學使者聞公承漢每試輒高等持家以儉然喪祭禮必盡物以致其誠倡服宗祠擴祭產凡見義必爲以身先之鄉里視爲表率焉至於樂人之善周急憫人肉撫孤獨橫逆至不之校皆本於性成非有所要與而然也君見季世官邪仕多賕徑遂絕意進取乃著四書述周易宗解嘗戒子孫曰汝曹讀書揚林名豈非不願若以而徇情縱欲違遁以干進冒富貴之耻不旋踵而身名敗喪是何若世守詩書以縣簞書人家學爲愈也隨示祖傳功過格一冊俾世世行勿

替鳴呼親君之言行如此豈不識君千長者哉初天祐公之謁選也嚴嵩當國凡選人愧白金五百輒可得正官或諷公公不可而李公默主選政深憤賊其事舉所薦者悉落之以故得知桃源縣縣好福祠公惡之有將軍廟者最靈異邑人惑焉公因二個爭廟香田乃令各積稻草置廟中驗多寡分公至遂叱將軍過縱火焚之變其田資以葺城郊有華輪寺朔望男女闍雜禁之不可公乃突至寺令僧各負婦押送歸夫家自是進跡絕例歲積無礙官銀三千兩爲新

魏季子文集註卷十四上卷十二 壬九

太守壽公駭曰安有金至三千兩尚云無礙者乎卽具詳裁去於是陸太守怨之而陰揭公於察院莫公奕而奕與公蚤衙相得甚歡訊公曰陸知府何如公曰彼新任事寧達有他耶奕笑曰君真長者出陸揭示之公匿其事事守如初仁菴君子自礪母卒而弟甫十齡則提攜課督同起處與讀書翠華山歲晏乃一歸甲寅之亂疾病屬其子廷選曰汝讀書足承吾志矣吾不獲報吾父汝其勤故事祖父繼祖母以代吾養吾死無憾矣然先祖母沒三載始克葬吾之罪

也吾死當懸棺九載以志吾過吾稍有蓄藏散在親友許今時亂財匿汝慎勿操券索償也而延選後得善壤葬父適九載云自能爲訓渠時孺生徒有方音備先學居恒刊布格言廣人作善事予聞仁巷君當丙戌丁亥聞鄉寇踐城邑而戒其等輩口勿犯長者伊公之門君生卒某年月享年若干一葬於某里其孫廷選乃持叔父自能書奉狀來請銘廷選登絕險之峯興饒饒頓首格以將事先是除生髮理諸子曰寧化惟伊氏一家世有古法而予嘗僑延選涉回魏李子文集

卷之九

中

故知延選延選君子也爲之銘曰

與其違道而世世顯庸無寧世有賢子孫遵道而流其遺風德之裔也有源爲江漢之無窮嗚呼予是以是銘諸幽宮

潘母黎節婦墓誌銘

魏李子曰嗚呼大處困厄渾鬱罕怨慰之情而以義命自安者豈不甚難哉屈平放逐至於發憤自沈司馬遷刑非其罪憤懣怳悲所以形容刺譏其君者不遺餘力也而予按新城邑志潘母黎節婦者邑之西溪人父曰黎大珍適潘氏夫日一申一申年少有失德節婦泣諫不聽遂遭棄絕或謂之曰汝年甫十八耳盍改適節婦乃截髮自矢而事舅姑益孝謹舅姑沒靡所依倚於是兄公潘一駿與姒婦悲其志逆而魏李子文集

卷之十

中

合居焉當是時夫置側室且生子子節婦安之無幾微見於顏色日勤紡績織紉以自贍斷常與攻苦茹淡棲心於佛氏有勞苦之者節婦曰薄命人當如是夫予嘗閱獨行傳丈夫守一行秉志不回者皆足以垂史策到今稱之而節婦之厄類龐氏不得有其終合遭大類周仰妻趙氏然節婦所以自處者優於趙計升妻呂榮滯滯規夫夫不聽榮父欲絕引收婦之榮不許而升遂感激自厲噫節婦兼三婦之困而無其一逼深爲可憤悼也已而節婦夫死哀慟不食者累

日於是節婦第 銓以書來言曰某婦五十年苦

節今於某年月就木矣享年若干謹錄邑來所書以  
誦銘且君有前諾幸勿忘魏季子曰如此而弗銘也  
彰乎銘銘之曰

恒其德貞事見於經節婦貞恒以平不平銘之貞石  
千古無斂

魏季子文集 卷之十 節婦二 聖



賴盤山墓誌銘

賴氏昉春秋賴國唐賴業七歲能文弱冠通九經百  
氏舉乾元進士退居田里而宋賴家爲程鄉尉益起  
緣選謀招捕境內遷平布衣刺奸古上書戶部賊中  
高宗嘉之元賴祿孫負母避寇入山寇將刃其母  
孫以身蔽盜不忍害而會昌之望世居江南上元宋  
處歷中祖水心蔡闕過會遂居會昌之洛口四世  
祖文祥歷官齊魯間至克紹東成淳進士祀鄉賢十  
三世祖元貞兄弟以聖學者王文成公有二程之目

魏季子文集 卷之十 盤山一 聖

曾祖諱光經生鴻臚寺序班諱孔昭遷居邑城父諱  
士聖以拔貢授中書藏陞兵部職方司郎中與崇禎  
癸未進士兄奇奔有聲稱娶劉孺人而生君及君卒  
三子奉狀來請銘狀曰君諱之冕字首人別號盤山  
行一甫七歲瑞金楊公以任過鴻臚鴻臚見諸孫惕  
日君曰是兒長必爲端人且貫穿百家者君性敏給  
長起職方課以鍼其書策極鍼鏗所止朗會食青尚  
無脫遺至老不衰稱博瞻則秉之能也職方轉巡御  
道君從以舉子藝登黃公題周公稱許之年十七補

第子員狀曰當京師城陷職方結吏部尚書郭公維經兵部尚書湯公來賀倡義旅君少年運籌策事咸取決焉則好古之能也狀曰師國賴君奉父命載柩十餘歲餉餉歸募敢死士守城二年勢不支約輸三萬金贖圍城令帥伴許而旋背然貨金之約劑已行城陷職方遂自經君弟死者四作者二城獲死者二百六十人君亦被獲既脫聞職方破號幾絕則肩負二老母奔山砦此祿生之榮也以千五百金贖二幼弟千金贖戚友子孫得延嗣者數十家初職方之欲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聖

借義也永歷帝立于粵有上其事者職方既歿敕給事金公堡賜祭葬及信豐君座止之則爲仇家發于賴撫劉武元逮君子獄欲籍其家還則外侮磨至後爲豪奴悍佃所侵蝕產中落乃分授兩弟遺責萬計卽職方歲全城時所貸也獨諸已產以償狀曰有張某者以事需其子君以金三十贖之爲解其事餘則畀以養生吉安楊崇與君交密葬祭事覺反下石謂楊客死君爲經紀其喪聘其子得歸骨焉邑人懷賑米千石復貳厥施粥節月以錄百行錢修學宮當

城難前脫也未幾王母卒歸營葬諸喪見白骨蔽野乃鬻產得五百金于南郊起萬靈塔收骨藏之買田以祭求蒙師陳元白尸具衣冠葬祭于塔辛丑以恩選貢讀書太學累下第乃考選得布政司經歷兩歸養母母歿葬而六十里未有兩旬不請哭也君既于戊子築萬靈塔戊申得危疾于是率屬背謂君熱結膏進寒涼藥獨瑞金周愛則力至溫劑卒聞哭之君故有德于周之父待徂退處廊舍及暮聞廳事有嘈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聖

人坐堂上而奇形雜狀者環湧階下周怖其上牀蒙頭臥寐則見諸雜狀者推而言曰速投參附活賴君子時漏三下矣連召周入視得棄而避邑仇家嘗伏毆君及方勃邑人奔救者千人爭擊仇家而環屋隱隱間呼萬靈救賴公父子也狀曰甲寅之變山賊攻城君出金募勇者守之而城以全則敵之爲也及離氏據會其都統馬興隆迫君見適敗逃于粵鎮君去飢走深雪中五晝夜至平遠開蓬室中枵拉脩至焉二百日方物兄弟指五千金贖歸而從家欲中以

法會撫軍修公聞君先不從狀召赴賴降階曰忠臣忠臣云辛酉復如京候選將及次有山西人來後遇請曰某有老母傷重得一官慰白首君之惠也君假病讓之年六十餘矣遂歸老又有合于某之晚節也歸四年卒生明天啟癸亥享年六十有六君爲人方願豐下目短視聲息洪亮微髯步罕疾言述色人非忘相干雖至面斥旋過卽忘然往往以坦率不諸取忌將卒呼通貸者至庭焚券九百餘金其在京師贈友人數百金捐金佐贖賴州會館君未嘗自言

魏李于文集

卷十四

墓山四

聖

也君元配文生一女先君卒又娶彭生三子長方物貢監八考授州同知次方慶三方岳皆由邑第丁八國學女及孫若干人君三子皆子門人也嗚呼君子讓官及善待楊某事尤人情所難夫邁患瀕危者數矣幸席安令終有以也夫銘曰

萬靈既衆鬼極于危賑飢焚券人情攸歸富行其德天所栽培貽厥孫子遠觀勿衰方物慎宜方度側儻方岳乾乾志學務廣君僕表阡永安善壤廣訓報施天道有來

鮑子韶墓誌銘

嗚呼鮑君子韶予之世交君以父始興公與予早傳執通家誼終身無替記曰此孝子之行也脩賴西河數十年與過從相期許密邇又與更甲乙變亂中壘書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故非特以義合而情有過焉者矣今將卜葬某山之原其剛紹呈紹承以宰都督遂五所次行狀來請銘遂五之狀有古法肯寫該詳故舉以誌而稍稍補綴其軼事亦古人銘誌各成之義也其狀曰先生姓鮑氏諱

魏李于文集

卷十四

聖

慶生字子韶號鍾齋又號咄齋江南歙縣棠樾村人父叔齋以鄉進士知廣東始興縣事當明之末年遭亂去官辟地于江西贛縣因爾家焉自先生孩提時始與公志在四方未嘗一日家食及聞在贛乃開闢來歸至不月而始興公卒時先生年十二已能茹喪盡禮事母孺人竭力輒人稱其孝當是時寡母孤子笑笑客寄日以窘窮曾不得一日就外傳而問學焉顧其聰穎天授于諸書章句聞而誦誦而解賴之病儒雖名爲淹雅莫不歎異之稍長竊慕坡爲詩詞

出師時能驚人于是稍精由交頤之賢達與四方行  
過茲土者卓然自立于顛沛之日人于是視鮑氏之  
有子年三十一遭母喪哀毀骨立嘗游吳淞燕齊間  
一時吳魯燕齊知名士無不願交先生者遇寧都魏  
叔子于揚州相與談論累日由語人曰魏先生真吾  
師遂執義于叔子之門東南亂起先生歸保其妻子  
于贛南偏將軍李公延而致之幕下從征贛諸縣負  
隅之寇丁巳從寧都督攻吉安戊午客宣義將軍張  
從破江西縣石寨又從破浙閩諸賊學先後以儒

集季子文集

卷十四

四

服運籌策軍門十餘年所至能相與有成功救被難  
民婦全活者甚眾旁郡人士爲刻石紀先生德而將  
軍亦次先生功勳請于朝先生辭焉其後名日益盛  
志日益廣辛酉歸自燕朝之近臣達官咸相爲詩歌  
以道其行戊辰客修將軍幕辛未二月再游東粵二  
月而先生以疾逝先生雄姿英采浮于面背聲畏與  
如出金石生平以詩力佐其敏悟爲詩詞清新偏雅  
矢口而談每當隙會不屑屑迂謹繩矩所與游皆當  
世偉人紳衿里巷之夫或不敢仰視輒起困窮之中

掉臂軒翥名震天下其意氣之壯可謂盛矣就謂乃  
不獲效其宏偉而徒困頓摧折之于河山道路之間  
彈琴寫歌之際以終其身可悲也夫距其生明崇禎  
庚辰月日爲年五十有二妻者碩人側室某氏子男  
三人紹昱太學生娶某次紹永娶某程出次紹慨某  
出女子三人適某某所著有江上集紅螺河江樓令  
選蕉桐引凡若干卷季子曰方予與始與公安甫  
廿餘歲而始與公年長將倍詩姑欄尊猶然于兄弟  
入郡則無日不相過從遂爲詩倡和君若藏弃予少

集季子文集

卷十四

四九

年往反書疏及所爲詩君與蕪湖劉毅可寧都曾止  
山同盟好而兩家子弟雖壯立不少寬假焉其在揚  
州也見先叔兄于朋友規勵以義閱人詩文盡意無  
貌言君慨然曰人短魏叔子者矣甚乃北面補弟子  
後十年先兄始有辟舉亭先兄既下世則引其子世  
侃爲兄弟君子年長世侃者亦令循項輩執禮無久  
卒都賴子宏曾周士酷貧士也或經商或坐市肆以  
業君知其賢交甚篤且使其子持謙下周士緩猶遠  
致聘唁問其妻子勿衰然君雖游于達官要人亦

密以語言氣宇扞忌諱及尚將軍以危遠出關外若  
則走京師送之嗚呼其視纖趨于富貴克奮于貧賤  
者殆未可同日語也銘曰

風生于地而嗚于天人生于天而反于原雖反于原  
名則有傳各既克傳是生存焉存胡恒傷予情則然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熊君見可墓誌銘

予兄弟于清江爾石交者視仲立應龍熊君見可黃  
嘉卿尚賓而君與君長子頤爲尤篤其始交也由南  
昌彭躬菴士望嗚呼四君者今皆以矣予不特悲其  
人益慨然有當時國事之感也君既卒之七年頤兄  
弟將卜葬君于太極峯老山之原爾大父穴左于是  
頤來請銘曰禮葬不逾歲而淹久至于斯者志蓋有  
所待且墓石之文不敢乞諸當世之貴人先請于父  
執彭躬菴先生再請于鄧君隆中皆相繼卒君先君

之友之存者也舍君誰屬謹臚陳行實以請予讀之  
曰嗚呼予焉得辭按君諱光行字見可號曉菴君  
爲人雅幹魁偉聲洪巨負氣畧聘通出處皆有壯節  
朗然足見其生平始祖諱誠從豐城徙清江之上洋  
再徙土塘遂世爲清江人曾祖諱豹以博學聞技藝  
記第四人祖諱時貴爲名諸生父諱化萬歷辛丑進  
士由御史歷官吏部右侍郎以節介簡既殉難論文  
毅嫡母李氏封淑人生母徐氏移封安人崇禎甲申  
燕賊季自成陷京師烈皇帝身殉社稷之西南京

陷 楊文正公廷麟舉義贛州而鄭芝龍拔立

隆武帝于福州君遂從文毅公入閩以資格知邵武縣事時浙江不守邵武密通西省羽檄交馳過師絡繹不絕案牘山積君處之裕如時巡徽關隘以備非常邑之東鄉民勇敢可用而縣丞某者有幹畧因令持縣檄諭其豪以保甲寓軍政鼓以賞罰激以忠義未幾杉關失守延平破 侯曾通潛師過邵有總兵袁某者繼至君就見留之袁曰師無關志軍無見糧敵師銳其何能戰君聲色俱厲折箭與之期曰士

議李于文集

卷十四

三

死毅吏死職分也何敢以敵遺君父師但前行二十里令當振糧至以聽軍令袁爲感泣還師君疾歸密語丞曰亟往率東鄉兵疾馳至隘口爲覆敵牛度橫擊其中堅大軍遮其前可破而走也于是袁師行甫十里君單騎輦糧至一軍歡呼未及光澤十里與敵遇君親犯矢石甫接戰敵陣自亂遂大敗出關去是役也東鄉兵之力爲多事具邸報中提聞帝勞之日熊兆行有膽有力奮不顧身以殲厥強敵克復危疆武臣豈不塊死振從軍功優擢但嚴關正需糧穀

議李于文集

卷十四

三

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仍理縣事當是時鄭氏特授立功婦皮自恣拒諭以失事機文毅公官少字言不聽遂告病疏養于渾而清師亦破仙霞關從上游入福州矣帝幸延平君乃奉父間道趨行在所中途遇盜君徒手與格僅以身免乃復返邵邵之父老涕泣擁肩輿轉致窮山中更相護匿父子卒得全所受以歸于是屏跡窮源與文毅公別場而君一以詩文寄其悲怨己丑文毅公殉義當事索賄求益深君安之曰死晚矣復何憾既知爲廉吏也事遂解因舉家遁避以養老母焉文毅公生四子君其仲也幼遲鈍播捷多力嘗登危樓欄櫺上行往來不墜年十七忽應惠一歲通經義試輒冠其曹二十八中崇禎乙亥拔貢出李公若愚門方是時天子以四海多故國學者祖宗儲材之地也爰命京省學臣拔真才以收異效其試格一如鄉試場例君隨計偕上入國學文益雄傑祭酒許公士彙奇之置第一人歸益潛心經史八家之文而文毅公亦以建議忤柄臣引歸君見邦國多難流賊內訌陰結敢死士習騎射思以身許故謂



數年而有京師之變初老母疾病醫者束手君遂精  
十醫後亦嘗以醫藥往來歷清間先是禮兄弟嘗聞  
祝仲立及君于吾易堂彭躬菴心慕悅之王寅子叔  
子蔭南下君與願自山中出相見願深冠方袍矯矯  
持高節叔子與爲牽紀交因進願以閱歷致用之權  
願遂貶服喪客游四方甲辰來易堂於叔子稱門弟  
子辛亥壽州夏公人佺走書幣聘願願有難色君苦  
曰淮陽北顧磔喉金陵門戶汝山居中約宜出遊以  
廣其固願遂行壬子母卒君哀毀骨立雖貧甚喪葬

觀孝子文集

卷六

四

五

無失禮甲乙間東西變起君慨然謂願曰是必敗吾  
輩得高臥山中足矣辛酉秋願扶叔子概自易堂歸  
壽州總戎黃公議贊以書幣迎君曰吾聞黃頗健作  
畧汝父尚健飯兒行勉之悅而黃有甘肅之移願以  
親老薦梁贊人份君手書勉份辭義甚壯滿月腳氣  
發候用針石遂瘳血不止病未三月辛時壬戌十一  
月十一日也君生明萬歷庚戌年十一月十九日辛  
年七十有二所著有辭適軒集復吟草痘診約言醫  
畧藏于家病革惟以文教公靜餘堂集未續刻份

行爲念云願泣請遺言不吝徐引願子嗣家學毋忘  
告乃翁二語西嶽當隆武時君令邵武文正公起義  
贛州城屠公冠帶死清水塘顏色如生郡將賈熊遜  
之西郭黃尚寶爲太僕卿駭率都督清江人而彭上  
望亦監司湖東及軍都城破士望傾資贖文正公之  
孤歸養焉而李公若愚許公士榮則先殉義于北而  
祝應龍與子兄及禮則皆伏處山中未出也君元配  
淮揚鹽監司蕭以裕幼女贈安人繼室清江鎮徐順  
吾次女封安人丈夫子四長願也次某某女一愛適

觀孝子文集

卷十

五

同邑黃屏翰屏翰早喪二子天愛年二十八貞苦節  
立嗣子養其姑俱徐出孫男十二人曾孫四人君子  
異母兄弟無間言兄子修倩掠于兵兄幫公田贖之  
反直與君君不受弟之葬也以地界幾成訟君捐貲  
以解之不取其直君善真草書喜飲酒至石不亂晚  
節尤嗜奕嘗曰奇正相生合兵法爲文雄健敏爽亦  
以氣勝至識力所至出人意表家叔子嘗抄入行篋  
中故許公士榮評之曰如冰刀剪水也錄曰

嗚呼 聖天子欲以不次取士而有司率特以試爾

黃公道周之死善矣而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歸于  
爭鄭氏之坐位金堡以爭亡國而諫官不可以越格  
界君入閤亦束于資而不得超詣雖小試其用亦稱  
卓異嗚呼繼君志也有願之子而君不可以謂之曰  
死

曾有功墓誌銘

重光協洽之暢月朔曾子有功卒予拊尸載哭之慟  
冀日復憑棺大慟致發胸膈疾減食於今未瘳嗚呼  
此豈特以有功篤予之情哉蓋有功年十三失母十  
四遂失父而志尚不苟獨喜與易堂諸子游處斯時  
也伯叔祖父爲之絕家政妻之父教之讀書出力佐  
經理稍克成立年二十三遭多難遂出從木立公遊  
木立方密之先生僧號也而木立與山東高僧通菴  
公皆愛重之越三年易堂諸子強之歸反初服于是  
益親善而其志益務廣有功家不甚饒處已約積  
然見義則輕其財曾施棺槨爲貧人贖妻其授生徒  
也有生酷貧反資之而卻其脩金友溫某者實甚有  
功安業之死則恤其子思爲授室會卒未果行其于  
比閭也義倉穀爲人所侵獨則卻賄勾稽之一方賴  
以不倨其于家廩也欲擴諸畝隘則往還肩肩得予  
伯兄而肆復報已而肆增益之而填外以宏敞修祠  
譜則出金竭力襄其事于大父之名宦則考據詳備  
志諸邑乘中不類勿孤而遠遊者又出而肆租爲父

鄉祠祭有功爲人體幹豐碩性醇厚言出而信兩人  
事雖和寒暑雨頗久不廢得排解而後止與鄉之君  
子賴子強曾周士楊御李爲兄弟交儀節不少假而  
以道義互相規礪于予兄子輩咸第畜之必盡其誠  
于先叔兄稱門人焉嗚呼有功既爲人祖父矣乃屹  
屹持古義排批世俗俯就人子弟之利此其志行爲  
何如蓋古賢所甚難剛毅者而後能也方有功之出  
遊而歸查有爲他人典壽者有功勿之校故其伯祖  
父仲求公祿稱曰直君子其諸典易堂游乎受諱某  
親季子文集 卷十四 有功二 五  
邑庠士以長厚稱鄉里母某有功諱偉邑弟子員試  
高等著詩一卷有和其師本立五老約數十首生明  
崇禎丁丑月日忽顛顛微腫無痛楚四日而卒享年  
五十有五卒之日親友哭聲震屋瓦各追憶其平生  
萍薦事舉崇然也娶河東邱大師君女易堂郭士石  
而康君其妻叔父生丈夫子三長聲遠以邑庠生入  
國學次聲遠次聲達皆邑弟子員三子事親爲而才  
孫某某孫女若而人往甲寅之變士黃士剛爲賊所  
害從同將軍征剿其地將破圍盡殲焉有功與將

軍逐舊則戴星馳丐將軍力爲辨折一鄉人賴以全  
將葬三千具行狀介其舅氏來請銘銘覽竟曰予有  
功奚以狀爲哉予方作銘適有醜貧士爲豪強奪其  
百年祖墓頗冤莫所指向予歎曰有功若存吾禱當  
有解也銘曰

人謂之通然渾濁黑白噉噉於胸中人謂之峻雖持  
義有經而和同外蘊篤勤于友也不替其能即受給  
干人也筆聖然不改其行嗚呼有功之生丁既安其  
抑虛豈以既沒而忍貶損用諫以取諒白石可欄此

親季子文集 卷十四 有功三 五九  
銘不可



蕭來巢墓誌銘

嗚呼予與來巢蕭君交十餘年矣情好甚篤也癸酉五月君五十有一歲至十月予始得遣一介具告禮命兒孫輩作詩文以補塋于初六日至會昌君臥疾四月餘猶手予書數四閱諸詩文竟命其子師諱授蒼書而翼日君逝矣嗚呼傷哉然君之善于終也如此則平日之所以致之者厥有由也禮士三月而葬今十二月卜葬于祖塋師諱抱疾徒步二百六十里奉狀來請銘按狀君諱鳳儀字來巢別號修厓其先

蕭季子文集

卷十四 墓誌

卒

吉安太和人元時有正公者官會昌亭正天子良佐登進士不樂仕宦遂家于會昌南城外世爲會昌人多以學仕著者君祖祿東公生五子長君父湛卿公也湛卿公少習儒去而給事功曹嘗從御史巡方卻二百金雪盜殺人者兄弟之枉元配劉孺人無出繼室金孺人四十六歲而生君湛卿公得子晚奇愛之八歲始令就塾而君性聰敏目十行下二年開五經四書注畢讀自是諸子百家靡不覽時藝則追執先正學者傳誦之五七言近體探口輒成晚節則贊心

周易性理焉君十九補諸生再試輸千庠前後受知于學使者七人然八落秋闈甲子幾得而後失今癸酉思爲背城借一之戰病弗克赴矣君五六齡時卽知孝義母與果餌必先奉祖母而後啖自二十以後多外侮家故貧內外惟一身擔拄而養父母三人甘屢未嘗少闕君喪則哀毀盡禮迄今二十年念及輒泣然泥溺也君爲人自幼羸羸貌清癯然不寬假于時俗嘗面折人過與有道處則婉退君不足以故无子樂與交亦有嫉而思中之者然橫逆不校所遺多

蕭季子文集

卷十四 墓誌

卒

坎塋乃揭大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自勵卒用以濟險亨屯有友人爲仇所構疑君與密通囚羅織君成大獄後據無所驗得脫而是人亦卒自悔鄰人有素凶暴者以小故毒其妻因以禍君上官廉得實反坐重罪君陰爲解免且與之資葬死而養生其人感激每歲時伏臘具雞酒叩頭謝罪焉君教授三十年遠近著弟子錄者百數皆隨材造就彬彬多名俊士凡邑之作述多出君手人欽光顯其親者俱向君乞言而君傲然不自滿假也四十八歲自爲修厓傳取

莊生白屋而反以好修告二子曰聖賢之道不專以文藝功名重吾少卒舉干業後爲饒聖于衛先粹言未暇深討究云病革作先令書勉子孫守身立德爲天地間好人母得作佛事古人歛手足形還葬皆吾志也勿違又密作書別故舊字畫猶道勳君生明崇禎癸未月日子二長師謬願生才行足繼君聖某次師謬初娶某繼娶某孫男女若而人若有會經堂詩文集十卷易經疏意一卷制義存稿一卷初劉君其故姻戚君十歲就館歸過之令屬對君隨聲荅甚

魏季子文集

李

工切劉驚異遂妻以女少善談諧語出令人絕倒晚節循循有儒者風度焉方師謬之至舍也其容雖寔居六七日未嘗開口笑友人來省皆辭不報謝有語及先人者輒涕下洗闌嗚呼予安得不爲之銘銘曰君之制義學使王公以沈頤大家評其贖黃公梓君試文評以雲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而高公邵公則謂一飛冲天才大力足幼爲詩其業師楊爾翔有王孟之目家叔子嘗鈔弄君詩攜詣行麓君之師易舉星謂君爲人質直而靜穆魏季子曰

是亦可謂  
節操子以清

李穗九墓誌銘

邑之北鄉東山壩李氏族巨而人蕃文士蔚起者繩繩不絕而穗九李君風稱鄉里善人焉予雖同邑聞之而未見也君既卒其幼孫杜爲君所鍾愛思惕君休美杜子門人因奉狀來請銘予覽竟言曰嗚呼鄉里稱善人爲難能矣何者地偏而情近夫地偏則習情近則相軋一人之誠否微鉅不可掩忝論議之人情好幾知人而怪于舉人共有至乎數十年之久有沒無異論者豈不甚難哉按狀君諱本秀字穗九原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墓九

李

諱啟標邑第子員也君幼未嘗學年十三父嬰訟事輒代父言官領直出歸灑灑有序容止恭重邑君見而異之曰雖有書生器於是始發憤攻舉子業試府縣輒高第然至年三十八乃著錄學宮居家則誡子弟以輸國賦爲先慮水漲則作舟楫以渡人思行周急則出貨鄉里錢穀每歲三舉之則于袋似翔薄時于歲暮時于青苗在私時價則聽其自償不從償者則捐而與之君往當業華遂棄諸生服居開辦事事則身自積著惡衣菲食業遂以饒故得行諸利濟事

邑宰宋公以賓正簡辭不就乃以積學敦行扁其庭  
後邑宰王丁李三公俱請爲賓正則皆謝御君生于  
明萬曆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鄉里  
懷其德至今猶咨嗟歎息云君配羅孺人勤儉賢能  
生一子元芳邑庠生孫五人季仁季祥舒爵郡庠生  
季福杜子孫皆君親教者銘曰

惟進之也徐而退之也勇是重人之輕也而輕人之  
重財不獨豐而敦諸總總宜爾子孫才且衆

魏孝子文集

卷十四 墓誌

李

胡叔子墓誌銘

左氏傳載鬼神巫夢卜筮如響之應聲而論者曰左  
氏豈而富其失也詎然自時厥後史策所書者代有  
以予所聞睹於會昌則有胡君叔于賴君首人萬靈  
塔事詳報盛茲年月將卜葬君于某所君長嗣子門  
人應柏奉狀來請銘君諱從僕字叔于世居會昌之  
東許年十三四時天下多故輒以保障自任戊子城  
克家中落請于母曰今茲喪亂儼勇謀是亟仲季有  
父命專讀書遂獨任家政仲用七菴錄弟子員學者  
魏孝子文集 卷十四 墓誌 李  
有幼宰胡夫子之稱先是父寢疾亟語母曰仲季兄  
循謹可使讀書叔兒負才氣不當以章句束也後皆  
果然季卒兄第始析居君泣嗟廢人事嘗與仲對父  
靈呼季悲不忍聞而應柏甫六歲亦爲數日不飽食  
其遷葬大父母與父近千金費則皆君獨爲之爲仲  
買二妾不得子謂應柏曰當以應松嗣仲父矣然產  
薄不足奉吾仲奈何應柏對曰仲父卽父應松手足  
也願合仲父與大人產三分之君許之祖諱伯邑第  
子當明隆萬時輒憂亂又德遂瑞禍誠子孫寧業農

賈父諱正達守先訓以處士終君或有小過母輒提耳跪父盥前夜深不敢起君生明崇禎己巳乙丑十月卒于輦將卒端坐念佛而逝享年五十有七初娶文繼娶李文生丈夫子三長應柏以附學生入國學考拔邑丞初娶陳氏繼室賴君首人次女次應松出繼于仲次應桂邑庠生娶某君積蓄以倉粟則債斂而量特宏貧者貸之不計償故時人語曰糴米無缺當尋叔千于是人爭往售而君亦用是以饒有外舅福鑑妻兄第文六七八人或迎養或爲其子女理婚

義孝子文集

卷十四

李

蘇過承鄉治活病賈破廟中資之得歸又嘗出二十金代人輸官租及來謝乃應柏婦陳氏從叔也君五十辰則焚貨券千金然其嗜佛費亦千金未足爲君多也君嘗督租南莊佃妻凍餓幾絕君食之衣之獨其本年租後君寢南莊榻側大石磨忽有聲旋有物如葉登牀叱曰兒乎乃牽手書報德字撫之未滿三尺童也佃言有第十齒跡提死石磨上知我家顧公全活恩報德也君先墳爲豪右侵占令屢墳仲爲家奪去幾斃君冒死救拯傷頭血噴射乃裏傷奪仲

出一日夜走三百里前郡守始得直有族兄爲強暴劫畧塗遇仲殘傷之君叩仲違衆持挺逐至君奪一挺力邀十數人仲獲全然君素憤相溫植爲兄故激發輒如此初君命應柏歸理家政而君卒于輦應柏奔嶺之夕夢君垂涕撫之呼家人拜先人至俄而考妣兄弟具在君曰俟接者來頃有肩與候門亦盡前導君乘輿呼曰若圖我容當以處士衣冠送還發應柏奔追不及至南門外行者曰久從某橋過至某寺矣號慟而歸因賦其事以爲之銘曰聚二氣之渾敦

義孝子文集

卷十四

李

今坎北無垠陰從爲鬼兮陽爲神藏惡足肝陰陽兮厥孽於人繼車之邪傷驚旋兮翁赫督邪而股麟生既勞云涕泗以過續處兮沒當捐靈燄而扶獨狂厥嗣之騰赴而汚沐兮難吳太息而惻惻其腸解墨旗之鴻網徒然兮介吻听而爆雷以光光神馳閭閻而八凌疏兮挽閭苦城而敏肇於藏

明經授中書族兄明之墓誌銘

吾祖遠四公以仕宦留居江西再徙于萍溪歷三世  
衍爲三埭大公居甘竹二公居林溪三公之四世孫  
頑公遷居寧化清流祥公遷居寧都明之兄者蓋二  
公之裔孫也官祖諱珍祖諱沆俱貢于鄉沆公生二  
子長諱復禮太學生授光祿寺署丞次諱復祿貢于  
鄉兄諱著字明之復禮公之次子而復祿公之續嗣  
也年二十補邑弟子員越六年貢于南雍授中書教  
授饒州清江潘下子孫值世變封冠而歸避居于赤  
龜亭半文集

卷十四 明之一 卒

同山遭祝融之虐中外死傷者七人乃移家水斗若  
兄克紹累世之業自祖至老好行其德雖貧無間焉  
而其尤者莫若水斗若事歲丁亥族孽通賊將爲變  
殺族中數輩守將杜承芳被微進聞聲言且屠若賊  
聞道逃去而承芳素與兄交善常是時兄已移家他  
所諸良民如魚游釜釜中束手號泣兄則踉蹌往謁  
承芳承芳方據鎚坐執鞭導數人訊于幕下氣甚張  
見兄至屏人謂之曰若來甚善卽不來余固將爲若  
謀因授以金備曰持此歸視而家若卽彼可無虞兄

慨然曰某非爲一家來也若爲賊所殘今賊悉遁去  
在者惟宗室戚屬良民耳彼無辜就戮而某一家獨  
全誠不忍前不顧受也承芳頗感動肱其下皆刊若  
破勸攻益急兄度勿能止乃破產得千金爲承芳壽  
曰此父老所獻必破若敢以二事請願得不滿與不  
殺耳復以三百金賂其左右乃許之兵入不戮一人  
不污一婦蓋藉以令者千餘家又嘗損數百金修小  
可山兼庇其鄉人時芙蓉官石二若相繼殘燬而是  
山百餘家獲全朕家業自此陵替貧貧終身矣兄性

壽季子文集 卷十四 明之二 老

喜飲酒至醉不亂與人一無忤有故人依兄居四十  
年一日攫其金去家人不能言且丁密閉密視兄恬  
如也饒友章語兄子方泰曰曩尊公居邑南時方謝  
客聞甚忽而徒闖入橫甚尊公徐止之不得乃携客  
出沿溪紆迴數里而歸其人且踣且告復詣至門家  
人欲毆之尊公怡然乃罷去翌日報其人死矣朕至  
性所在有難能者己丑遭父慘變極毀齊絕而後甦  
日夕哀號以未得仇人爲痛至今婦孺見有傷風  
過情者輒謂幾似兄當日云弟藻任僕使氣爲仇家



所中巡按院迅拘去事且不測兄死之至郡相涉泣  
團圍中瘳吏斥辱備至不捨去卒日計直而出之相  
携以歸初兄母易孺人憐懷惠亭子孔道兄請曰林  
溪潦漲不時行人阻漲者咸橋以濟豈不與茲亭俱  
承乎母欣欣伐石鳩工橋成費二千金有奇董事者  
亦以富兄于族之貧者視親誅計口月授以穀又約  
諸豪家各出粟做古常平例以贍邑中無告者其他  
婚嫁喪葬待勤事者甚衆兄鼎革後不復仕進監軍  
揭公重熙辟邵武推官辭不就日由諸名流飲酒賦  
詩追諸公散處而兄亦自歸里門屏跡不入城矣甲  
寅髮起自彼將軍至邑卒暴欲殺之而兄志益堅破  
屋數椽蕭然自前晚攻岐黃術計所活亦數十人已  
已作小影方泰請式于兄兄曰余半生邱壑無預人  
事若坐我於蒼松翠竹間利頭箕踞作石上一散人  
可耳兄生于明萬曆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享壽七  
十有四元配何氏生二子愷邑庠生先卒次惲繼陳  
民生方泰中甲子科解元溫厚有父風側室朱氏生  
方復方恆孫男十一人女若干人當兄之存也予兄

弟每過株溪輒盤桓留止故予兄弟特親善兄或理  
祖墓事來則以兄爲依據吾支之至株溪者則祿被  
徑入兄舍宿數十年未少倦今予過其地不禁鬱伊  
而長大息也茲既卜窆安其副惲方泰等奉狀來請  
銘予因其狀誌之厥予夙知其事殆十六七銘曰  
予公活人未至千家榮其食報厥庸以華水斗之舉  
一以過之載諸懿德子孫永宜其全于酒是全于天  
易以徵之莊周之言

陳榮伯遷葬誌銘

辛亥歲予休病瘳金少閒遊會昌漢仙巖而陳君榮伯之冢嗣國明實偕行予悅其朴誠不奔鶩于世自是十一年不相見嘗嘗問訊之癸酉春忽持名紙來敬慮意此地罕知交于是遣僕子往迓適廬中樸行具過舍則再三辭繼乃知其徒步數百里爲君遷葬水銘語人曰吾當止逆旅聚誠三日狀後請越三日晨至庭道所以嗚呼可謂誠于其親而謹其事者矣述曰先君子四十餘輒見背二母皆不永年自念少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榮伯一

主

弗克盡誠以秋養壯弗克稍建樹以顯親名是用痛心疾首莫比于人數計得傳先人名字者端在先生敬鳴誠頓首以請先君性無回曲遇人以實少業儒與里中一友親善友席豐資多外患先君殫力周旋積年竟廢學志樂山水因寫山水以自娛後其友交漸替先君輒自推遠其友更欲締好以至戚爲同朋繼室先君力辭乃別娶于某嗚呼可謂朴而無浮不誣其親執于實者矣予由是觀之君蓋朴誠之士也其子肖焉君諱天仁字榮伯娶謝氏生子國明習儒

繼室以陳氏生子二某年月生卒初葬某山形家曰未善今遷葬某所二母合銘曰

葬者藏也藏則勿使其彰故孔聖猶泣狀于崩防今茲卜遷而更于昆子之誠是將允曰長辟

魏季子文集

卷十四

榮伯二

主

續子文集卷十五目

傳紀

寧都先賢傳

袁愉

廖偃 廖融 廖凝

黎仲吉

孫立節 廖 胡埜

曾興宗

陳繼周 尹玉

蕭立子士贊

曾達龍 廖人俊

彭舜榮

管貞 陳勉

盧鴻

董越 丁積

曾柏

胡易 丘鵬

盧廷

曾忠 彭鉅

附錄曾同旦

曾奉初 魏殷臣

劉泰光

曾嗣宗 楊文珩 楊繼

李應開

李騰蛟 劉參

廖匡濟母

管氏 葉以清妻 葉華妻

熊母陳氏

鄧氏 譚氏 賴氏

賴氏女

曾氏 三烈婦

揭忠照揭顯傳

母紀事

陰宜登傳

許母傳

先叔兄紀畧

續子文集

卷十五 傳紀目

二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五

傳

寧都魏陵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寧都先賢傳

魏禮曰寧都僻處江西之末距省會千三百有餘里地介閩廣而貨產不饒韓愈氏所稱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楠柚竹箭千尋之良材一無有也故士君子商賈到者希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賢哲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五 寧都先賢傳

之生代有其人焉而天下莫之傳子嘗過泰山觀遺而上其巔四十里止已孔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後世莫不宗泰山然西南諸山其變衍者巔時數百里與等夷者不可勝紀由是觀之僻鄉之賢其不傳於天下無怪也夫寧都之西金精四十里奇石拔起巖壑靈輿未嘗不足與通都名勝相軒輊而行游者少寧人模又不善緣飾使表著於世然說者以為寧都士恒磊砢出衆人亦地靈使之鳴呼有賢不彰豈非里後生之責與禮生也晚藉管謁諸父兄是用采舊志

及身所聞見作寧都先賢傳婦人女子並得紀錄其以摩厲世俗為功於後之人一也或謂絕世而後死者不諱道與禮應之曰忠孝者天地之人義人所共以獎率其臣子也自三代聖王漢唐以下之令上莫不褒崇勝國之忠臣語曰為己之婦則欲其賢人也而又何諱焉

裴倫字叔和本姓裴仕南唐惡其姓也賜之裴姓倫為人有學識尤善其草書官歷監察御史禮部尚書南唐降宋倫耻事二姓棄官歸隱於東陽岩黃冠野服終其身

廖偃處化人即寧都也祖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偶僞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竊因漢岩五代時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為神將戍衡山殷子希萼與弟希崇子國希崇命將彭師歸衡山希萼於衡山使殺之簡曷不忍與偃謀視遂築行府奉希萼為衡山王臣於江南李璟為出師定楚亂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萼入朝兩人從之見狀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歸殿直都處侯而

使假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明州叛潭州亦潰僞所部  
多潭人中夜作亂僞率起辛力戰不能支罵而死元  
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後  
王時徐鉉爲史官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僞大節初  
廖融字元素自虔化卜隱南嶽與選人任鵠凌蟾王  
正已王元共結詩社自號衡山居士湘守楊徽之司  
諫張觀嘗訪融贈詩諷其出融竟不仕及辛刺史何  
承矩葬之其子姓多仕湖南馬氏故廖氏於楚最著  
云廖蒙字熙績善吟諷有學行十歲誦白詩人咸驚  
焉

廖季子文集

卷十五 雜著 三

興後與融同隱南嶽三年仕南唐授彭澤令遷連州  
刺史與昇平李建勳爲詩友有集行世江左學詩者  
競造其門廖光圖字贊禹文學博瞻爲時輩所服湖  
南馬氏辟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禹李宏舉徐仲  
雅蔡昆輩鼎釋虛中秀已俱以文藻知名有詩集二  
卷行於世正國匡圖兄弟行也並有各按宋史藝文  
志廖正圖詩一卷廖宏詩集七卷廖邈詩集二卷廖  
融詩集四卷廖匡圖家集一卷論者謂廖氏家藏集  
與李氏花萼集李氏兄弟集實氏聯珠集皆父子伯

仲一門之作後世不易得云

黎仲吉字漢儒結廬金精山南讀書談道扶策稱弟  
子有百數十人宋淳化中薦於朝俟時務舉賢良方  
正進士丙科天禧中叩閣言事忤丁謂授洪州文學  
謂罷相得召對改袁州戶曹解職歸隱稱爲方外高  
人

孫立節字介夫宋皇祐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立  
條例司蘇轍爲司屬官議不合引去安石謂立節曰  
條例司須得明數如子者爲之立節笑曰當求勝我  
者若我輩人亦不肯爲是安石默然徑起入戶

廖季子文集

卷十五 雜著 四

後爲鎮江軍書記監司敬輶之曰是抗丞相不肯爲  
條例司者移桂州節度判官宜州守王奇與轍戰死  
被旨鞠行間吏士控制使謝麟收十二人付立節按  
以重辟 節持不可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  
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必欲以非  
法斬人者則經制自爲之 麟奏立節抗拒立節亦奏  
麟殺獄事刑部竟直立節十二人得不死於是蘇軾  
作剛說遺其子朱鑑爲之改卒都主簿鄭載德刻於

學官焉立節師事事親友會輩嘗作春秋論孫復見之撫卷賞數子繼勛繼元祐三年進士知岳州以勁直聞勛字世舉涉獵經史尤工詩未弱冠隨兄繼從蘇軾遊著作甚富臺府累舉遺逸不就卜居巴南延春谷環堵蕭然餅餌無備累詔如也軾榜其廬曰竹林隱居

胡荃字德林師事孫立節居喪廬墓哀毀盡禮與立節子繼同業太學念兄老歸侍闈義館長春谷號長春居士藏書萬卷延名士後族子弟受學焉趙人之急助鄰之喪如恐弗及大觀中舉入行政和八年登進士歷鄧州教授改發州方寇陷城舉家死之

李季子文集

卷十五

李季子文集

卷十五

李季子文集

曾典宗字允祖乾道七年舉解試特奏名授華慶推官慶元初禁僞學典宗以嘗師事朱熹罷歸築室貧谷號雅庵自信益堅未嘗少挫抑數行古禮四方從學者日衆朱子歿心喪三年所爲詩文多溫厚典則孫原一原一字子實舉於鄉嘗與從弟原郊同師盛陵楊伯子紹定庚寅避亂鍾陵與蘇石屏諸賢結江湖吟社及歸借其叔父益之傾資產築城以禦寇

隱若山講高松亭有詩集號曰曾若山詩人多宗之薨應曰寧都古稱詩國有以也今東城排詩巷相傳爲二曾處

陳繼周字顧卿朱嘉熙庚子舉解試司法康州淳祐中歷知衛陽辟廣東提點刑獄未赴因寓郡城咸淳十年詔下勤王時文天祥守贛進門問計繼周慨然爲具言閩里豪傑與走兵方畧甚辯於是兩幕中授江西安撫司準傳差遣天祥之臨安繼周率賴茂士歐陽冠侯等二十三家及長子太學生達父次子桀

李季子文集

卷十五

李季子文集

卷十五

李季子文集

以從克浙江制置司主管機宜達父以所部義元兵於南橋門受傷相當及天祥使北營有旨罷兵繼周父子領衆歸則額已安守矣繼周乃休田間以兵也待時大舉景炎初以繼周知南安軍賴總管楊仔義擊繼周殺之并殺達父事聞賴繼周數文開侍郎諡忠節立廟賴州余從天祥於江嶺之間數歲竟死潮陽

尹玉素驍勇敢戰以捕盜功授賴三若巡檢從文天祥勤王至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朝廷遣張

全將淮兵來援天祥遣王及朱華麻士龍領三千人從之至虞橋士龍戰死華以廣軍戰五木敗績日暮北兵繞山後薄賴軍諸將皆遁全擁軍隔岸不救五以殘軍五百獨當其鋒一夕手殺七八十人身集矢如蟻毛北兵橫四槍於其項以敵捉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王濠州團練使立廟五木與賴州官其二子爲承節郎賜良田二百畝卹其家天祥過五木以詩哭之

蕭立等字斯立淳祐庚戌進士爲人端方和易喜談

李士東集

卷十五

字都先賢

七

李士東集

齊知南城縣歷南昌推官辰州判有惠政遺世亂歸隱蕭田自放於詩著有冰厓集羅倫序之謂南渡以後高品也楊慎亦歎爲不類晚宋之作仲子士賢字粹可幼篤學工詩不求聞達與吳文正公然友善恒稱其貌書如法吏精明情僞立判著詩評二十餘篇尤愛李白詩爲分類補注行於世

曾逢龍字槐甫開慶元年進士戊淳末爲新會令有循良聲生平以節槩自許景炎元年元首帥呂師夔遣招討黃世雄攻廣州通判李性道以城降受官爵

而連韶諸郡皆降制置使趙潛舉義兵東莞人熊飛以其應之復都州舉連龍爲韶州判將兵與飛合趙廣州殺性道走黃世雄師變復大舉入南雄潛使將校劉自立守韶而使連龍與飛往禦之連龍力戰潰乃正衣冠雉經旗下一詔贈龍圖閣學士

廖人俊元末父死於寇母被掠人俊七歲獨與祖母陳氏居既長焚香日夕觀天願知父骨所在久之若有指導之者竟得於叢冢間收而葬之又聞母在滄州旋欲往求至則物故矣欲負骨歸葬異父弟不許乃刻母像歸附父冢祖母陳孀居七十一年壽九十有九人使事之以孝聞詔旌其門曰孝節賜衣帽係環寶鈔翰林吳澄揭傒斯爲詩文紀之魏禮曰人使母惟適刻像附父冢通矣

彭舜榮性公直爲閩里所信服僞漢熊天瑞攻城守將遁走舜榮結同里蔡必桂等畫計堅守城賴以全比大明兵至同溫德中盧舜元等舉州歸款

管貞字源清洪武辛亥首科進士授陽穀縣丞寇至竭力禦之不免被執罵賊死民哀思之

陳勉字希進永樂丙戌進士爲人清慎端方授廣東  
道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謙猷多平反清賦浙江尋命  
巡按有平倭功寧波衛軍盜樹連坐者五百餘人疏  
請多所寬釋陞廣東按察副使召入爲左副都御史  
扈從天壽山 上欲敗宴雲勉諫民以食爲天春蔬  
獵必傷稼 上乃止及親征漢庶人舊守京城勉與  
尙書蹇義等建議增定賞格并給帳房布疋軍士大  
悅 上曰勉知兵改勅從駕凱旋賜資甚厚嘗督蘇  
松常鎮等府漕運洛口提督軍務防 事悉辦宣德

嘉季子文集 卷十五 李鄭先賢 陳勉

癸卯命征會昌長河洞至則招諭以恩威賊首朱南  
鄭率衆歸降爲置守禦及巡檢司民獲安堵焉初鄭  
縣異人多械送京師或通逃追捕累歲不已勉乃議  
贖錢以備賑公私倭之至今用其法景泰元年陞南  
京右都御史掌院事居二年乞休令有司歲給夫米  
卒賜塋祭  
虛鴻字大賓爲人外和內剛坐必正襟衣嘗曳地閒  
居終日略無惰容性孝友自奉甚約其教人不專進  
取重文信公越兩事之邑有士行者多出其門景泰

間入太學授臨武訓導邑稱傑儒滿訓進諸生樂習  
不較上多奮起爲居九載杜陽失守遂告歸郡守聞  
其各德禮致爲子弟師數月竟托疾去

董越字尙矩少孤貧竭力以奉母嘗於校村中夜歸  
焚爇有光前導比及門咆哮而去則虎也越以此自  
負人亦以此奇之中成化乙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  
翰林院編修上西北備邊封事乙未戊戌分考禮閣  
取中大學士王鏊梁儲等稱得人九載進侍讀充東  
宮講讀經筵講官屢有開陳 上多感悟 才宗登

嘉季子文集 卷十五 李鄭先賢 董越

極進春坊右庶子賜麒麟服頒朔朝賀儼贈一無所  
受朝辭歲使至必問越起居焉己酉典試南畿辛亥  
憲宗實錄成擢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壬子兼直日  
講引衛婉切 上爲之泣聽癸丑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尋拜南工部尙書陳宿弊請從節省二年卒賜葬  
祭贈太子少保謚文僖越風采凝重言動有則樂道  
人之善不難許可耻銜能以形人短而不忌怨後性  
寡嗜欲欲飲素祿入恒以恤宗黨及知交之貧者若  
圭峰文集使東日錄子天錫宗治丙辰進士官至大



理寺卿有濟溪集

丁積字彥誠成化戊戌進士知新會縣新會廣府邑  
荒難治積聞邑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  
於是介先生門人梁儲今祥事以師禮有所問行之  
惟恐後積爲政以風化爲木申明洪武禮制參以朱  
文公四禮儀彙爲書每鄉擇三老主之月初進於庭  
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理筆之民極門示耻良家  
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廳下使目誦小學親爲講解春  
秋祠事必牲牛犒潔肅然如神降以俸信巫鬼痛  
絕葬升文集

卷十五 節孝先賢二

梁淫祠吳村里有烈婦莊氏家山崩烈女墓無主割  
廢廟田六十餘畝命邑人守之主其祭先是民苦賦  
外月供錢單丁小戶茂不下五六千積論丁均欲令  
歲輸畢即歸田無復事事故白沙先生繫歲詩曰長  
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紀實也宦官弟  
梁長責民連遇例反訴之積收而火其券豪猾屏息  
土寅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禱於主峰絕頂值  
暑朝夕伏壇下八日廡甚麗烈日中忽大風飄香  
鑪火著衣不爲動須臾大雨因得疾疾亟猶勞民事

運卒士民相與弔哭於途立祠祀之白沙先生輒詩  
曰有廟旌遺愛無錢返故鄉歸德里有姬夜哭而哀  
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在何以卿生積有官  
時二幼子殤葬黃雲山積歿後民爲子置祀祀山墓主  
今不廢魏府曰積治行敦李貴藏書名臣中故寧  
之各賢積最著云

會相字崇介縣學生以孝聞邑人士稱曰白茅先生  
鄉里至今稱會孝子父病躬視湯藥衣不解帶及水  
漿不入口既葬廬墓朝夕奠哭母喪亦如之積愛二  
子季子文集

卷十五 節孝先賢二

見白首如一魏禮曰柏行無奇者然庸行實難故曰  
中庸不可能也蓋以諸生無憑藉而視鄉賢祠者惟  
相一人

胡易字光貞年二十八始讀易即起然有悟歷於治  
庚戌進士吏部王公起漢器之初授給事中監御舟  
論內監貨物無厭批條辦有旨供下獄後按覆  
多實易竟得直星變上修德弭災疏語極切至易多  
所封駁糾正風采凜然存母喪哀毀卒於途朝士惜  
之出其門下者序相國時何侍郎孟春汪少卿舉監

御史田劉郎中志  
易學淵源山斗文範

邱一鵬字萬程號博南中萬歷丙子鄉試公父老不  
欲試禮部父嚴釋之乃揚言上公車而私居其間處  
父果病念子不肖見一鵬即走出見父與訣初一鵬  
兄弟四人日食粥推其後食力作者一鵬僅婦幼食  
其滲一鵬既舉鄉十二年方舉孫家婦意初產子良  
常有飯已而滿也選授象呂縣知縣縣有鹽稅官倒  
入仰縣金數百兩初見費三百金一鵬盡革除之立  
碑為額禁官司往來皆以在官民壯克大役一切民  
戶皆罷之好吏有不便令者欲以奇中令乃進一山  
石為銅盤盛之筆其外加畫焉置之階旁久之法刻  
磨乃令也呼吏還之竟不罪吏吏亦竟無所為陞  
州府防海同知專司兵功令捕獲老弱競以賄乞  
一鵬悉不聽每出訊視至碣石衛接格問刑卒皆有  
法戊戌寇發一鵬即調度所素閱卒并檄柘林兵同  
禦賊兵素裕得檄曰邱公調宜即往遂其殲賊數千  
有聞賈五十人誤為選卒獲衆將官欲作生功報上

龍李千來集 卷十五 字補先賢 三

一鵬以去就爭之不得為檄檄聞中報至果獲賈也  
而一鵬已病篤賈人至官衙仰天祝涕泣願以身代  
死一鵬任同知五年署府事凡二久至竟該視縣事  
凡五皆毫髮無所取於民潯河源縣水縣名其岩為  
邱公岩以祀惠州民稱曰邱聖人戊戌十二月卒於  
官而殲賊功方上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守湖北駐  
辰州兼撫苗夷提督軍衛一鵬初得俸以其贏與諸  
弟及其子均分之嘗手書四本後懸於壁間曰讀書  
起家之本勤儉持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  
之本一鵬既卒祀惠州府名宦至崇禎十四年提督  
學政侯嗣曾舉祀府縣鄉賢祠一鵬四子如泰景賢  
如泰子六人維屏維率最賢易堂諸子敬事之號稱  
曰聞一鵬同知惠州時有蔣乙子出為兄甲後後乙  
無子復與甲婦爭子一鵬令嫂叔各為子娶婦婦生  
子各為其孫事可法云

龍李千來集 卷十五 字補先賢 三

盧達字漸甫別號雲路享年九十有三官於朝者六  
年家居五十三年以清德聞天下為人白晳微髯鬚  
短而癯善諷刺同時諸紳有不義事達往往出微言



金修翰謂軍曰：賊不可辱。行與諸君決矣。坐上皆揮涕不能言。銀笑曰：吾以諸生受困，恩死其分也。獨恨有老母不終養。又幸幸清江之孤至於此。因顧左右取筆，研折簡易，掌諸子曰：清江公不以銀不肖而屬茲孤，銀死不足道。脫孤得活，終當累諸君子。遂投筆起，揮手謝客曰：諸君且別，客遂掩扉門。外緹乃索冠帶，焚燭於庭，呼婦出，則冠破像矣。俱扎面，五拜三叩，首各戴東西偏引，自縛而死。先是，圍未合，銀命弟將母大弟出城避去。銀獨留死，死謂銀。  
李季末集 卷十五 李季末集 卷十五  
日聞諸道路降，即不死矣。君懷無通死，銀不聽。城既破，清江孤掠於兵於，是易堂彭士望賣衣裝，廢之居數年，孤乃返清江生子清江公之世，得不絕。會同旦，翰林編修就義。季子戊子之役，同旦目擊總督軍門聚鄉，縣數千人，號義兵，欲從同旦往，往者四接奔逃，同旦將獲執同旦，方願豐而形勢甚危，將見其辭，壯故張盛，要說使坐以觀之。同旦冠巾紗帽，云朱江岸，然器上生引巨，驚嘆大說，無笑揚揚如平生。郡將陪上位，供事李季奔走，傳木如御大官，是時四伴也。明且就同旦挺身出，顏色不變。其將至，李季為人，道同旦且是大好，誠云不變。會奉初市小貢也，自改革後未嘗。武有樂道。  
事者奉初，市之誠既後奉初，冠巾紗帽，衣大由。

魏股臣字六若，世既亂，喜讀武經諸書，庚寅郡兵圍城，股臣獨不肯。其友聞之，往勸股臣曰：子盡爾身，須後用。股臣答曰：誠如子言，然使他日無所用，是使我終不得為大明朝人矣。及城破，錄尸者見其髮如故，云：股臣少應童子試，積歲不售，死人或比之許玉，重性緘默，惡酒，著滴酒，殺盤中箸，遂不敢下。魏禮曰：股臣予其父行也，蓋嘗與同飲酒云。  
劉泰兆字方公，無學生，為人貌骨清，雅性簡傲，特為李季末集 卷十五 李季末集 卷十五  
岸異喜，歌謠古今人物，乃至孔孟以為常，甲申烈皇帝崩，泰兆痛哭，哀哀為資，作檄文，痛請諸當道請復，誓卒無所合。丙戌，賴州陷，泰兆約眾保為大會，欲以激奮眾，人事不集，徙居釣竿，會降兵過其地，鄉人盡走，泰兆獨著生巾，廣當門立，兵過叱曰：汝何人？曰：我大明廩生也。曰：何不剃髮？遂攢刀殺之。  
曾嗣宗字元聲，相國楊廷樞起兵，嗣宗以諸生效三千金，舉軍，題拔兵部主事，從師結安，復保賴州將。

入城爲守死計。楊公謂宗曰：「事急矣，毋從我。」宗曰：「與相公共事久矣，何乘危而去？」卒入城，俱死。馬阿時有貢士楊文琦，字玉宸，亦與廷驥共料城守事。死之文琦從兄，姓字心雅，泰昌思貢士庚寅邑城破，廷衣削衣自經死。

李應開字翔卿，世居古下村，以豪健聞。會國變，棄諸生，結客士之落拓不得志者，多依之。辛卯歲，邑鎮將以剿山賊，道上鄉間，應開狀猝擒捕，其家獲之繫縣獄。鎮將召所知謂之曰：「李生未嘗抗兵，速釋髮明日。」  
**李應開文集** 卷十五 李應開先生集 李應開  
勸公庭稍自逕，卽活矣。所知往諭，意應開慨然曰：「諸君愛我良厚，我非不自愛。人生蚤暮等死耳，願轉求生道。他日不自立死，庭中悔晚矣。」諸君願勿復言。居數日，庭獄應開踣地下，生鎮將河之曰：「汝何爲作賊？」應開曰：「未也。」鎮將曰：「汝不作賊，何不謝頭？」

生而受刃。

牽出斬之，應開出。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咸齋，廩學生甲申國變，預竄去。諸生名籍隱金精之舉，徵解與諸子講易，易室中騰

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及徙居三嶺，授生徒，弟子來學者皆哀衣，簪冠朝夕，歌詩揖讓，折旋入其室，雍雍有儒者風。騰蛟爲人恭惠，務爲淳厚，與人交未嘗隙末，卽有批行亦優容覆蓋之。戚友有遺言者，取調停焉。國變後，益務寬退，雖門生後進犯之多，不校。三十年未嘗著時服，喜讀書，病革猶與易堂兄弟詩談，議命門生歌詩以自娛。遂卒，卒之日白衣冠來弔者盈於路，哭聲震屋瓦。於是其長兄琯與遠近友人門生共誄其行，誼私議諡曰貞惠。先生著有詩文集、周易

**李應開文集** 卷十五 李應開先生集 李應開  
刺言藏於家，禮曰：「易堂之以易著，嘗者卽維屏，騰蛟二人初，騰蛟甫四歲，父攜就書室中，輒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父爲言盡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

越數日，三四覆之，父乃大驚喜。三歲有門生好論易，騰蛟最賞其言，然門生喜警警古人與人論不合，更大罵騰蛟，因詠弼子識得圖中詩曰：「子於易學始無所得，門生後乃大塊。」騰蛟爲諸生時，妻兄陳氏族子殺人石城，揚令禁之獄，其父誘縣中十三家劫令出，共子竊署喪兄名，冷大憲以爲陷，誅土其事，巡檢御

蛟因微言妻兄事令笑曰若陳生名居次可解矣蛟乃極言無罪卽十三家皆爲首惡註誤令是之更令十三家贖千金進謝蛟蛟卻不受令固請蛟蛟乃竊去因不謝令然令卒自陳氏事而御史貞介欺謾劾去官論者謂蛟蛟以忠厚能令令輕其官令能以官徇蛟蛟皆不易得云

到參字功定年四十餘應童子試未嘗一得志於縣有司故終身爲童子師自給參以先人饋食有所負

孝子文集

卷十五 韓都北賢重地 劉家

率舉以償父適與妻子終歲暖幣月朔望乃具飯獻先祖然主債者皆歲久無券約參籍記之而已丁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友人魏禮晨請參門問排而入見塾中紙錢灰飛揚滿室明燈炷香參克然其立有血色離間何爲參微笑對曰今日萬壽節日也甲申天子崩於亂禮遇參問聲走出握手相向痛哭久之曰吾三日覓子不得甚苦欲見子一痛哭耳參性端拙人每凌踐之不能報然多義激曾受友人遺托孤子其伯叔父輩食之飽受遺寄多而無不肯言矣

憫然曰諸君莫以是若親地下遂率其黨川大義爭之孤子卒得成立丁戊間邑新補弟子員羣立諸盛稱其某者功德參特前拱立聽之既知其非是乃唾而叱名曰吾以爲誰不拒去參性篤孝少從師讀書他所距家二里每黃昏必疾走歸撫摩其母而疾之館年五十孺慕不衰故參友八九人皆君子咸以慈下之魏禮曰先生禮童子師也不嫌古獨行君子矣禮叔兄禧年十一先生長二十有八歲一日同病

孝子文集

卷十五 韓都北賢重地 劉家

三 劉家

家塾中談有子孝弟章相得遂爲忘年交先生老益慕李于直集 卷十五 韓都北賢重地 劉家 負歲除日禮二兄折梅一枝往遺之戶外聞先生聲琅琅然讀國風時日已曠不能具黍肉先生未嘗自言也庚寅縣城再陷爲兵所傷左手既病繫遂卒叔兄禧葬之父兄之兆歲一至其墓爲立傳 庚辰清母失其姓巨濟事湖南馬希範爲決勝拒使帥爲山與黠苗應戰死希範遣使來弔其母母曰廖氏三百口受上溫飽之賜卽減減未足爲報兄一子于幸勿爲念希範嘉母知大義厚卹其家 管氏歸於黎宋紹興中流賊破縣掠以去管怒罵不

受辱賊割其乳。罵益厲已而陳其首。首雖去。餘門  
民賊衆爲之落魄。明嘉靖間。葉以清妻陳氏爲流賊  
所掠。義不受辱。燭石。燔而死。賊怒斷其頸。棄之路旁。  
崇禎末。諸生葉羊妻謝氏。避亂上鄉。謝性緩潔。聞賊  
至。方洗盥不報已而賊迫。謝度不可脫。以子授夫使  
走。去謝遂被掠。賊帥詢其姓氏。曰。大家女也。將犯之。  
謝笑曰。吾一女子。何往。顧壽熱氣不可近。行沐浴。賊  
舉侍左右。可乎。賊帥大悅。許之。謝入房久不出。賊帥  
破門以入。則謝僵仆地。血淋漓矣。右手猶把三寸刺  
刀。不脫。賊義之。歎曰。此真節婦也。以木書姓里表  
戶而去。後七日。半以船載其尸歸。而如生時。謝方將  
髮。成旋爲斂。屬輪斂皆結不解云。

蘊李字文集

卷十五

字都先賢

無異

熊母失其姓。熊本妻也。生七歲而母卒。依外家。以居  
外家姑故。問詩禮。因授以書。及傳記。待年於家。攝治  
內外事。俱有條理。母卒時。屬遺金。傳文衣補後。母遂  
移金別置產女。不問而孝謹。萬年十九歸本姑病  
風。學母日夜抱持。不少怠。身任一切家政。使夫專於  
學。小姑在室者。出私素。嫁之家。毀後小姑夫若子。死

此

魏李字文集

卷十五

字都先賢

無異

曾于鏡妻陳氏。瑞金縣智鄉一里人。年二十喪父。  
二年有遺田百畝。爲豪強所侵奪。貧困甚。其兄陳諶  
曰。盍訟諸官。母拒弗許。諶乃乘其困乏。逼之改嫁。母  
大慟曰。二孤在抱。夫殯在堂。是速我死也。遂截髮自  
誓。諶乃與朱監生謀爲婚。以母壽召母。母不赴。諶益  
患。將苟與迫其歸。母遂開戶自經。姑救之得免。然諶  
必欲行其意。乃開簾於兄公于鋪。以虐母事。訟之。賴  
府諶乃豫誠其家人曰。彼將赴獄。必拘而過我門。掩

之無不獲者。遂徑過。乃復與朱監生  
強奪之府門而領守戴公記遂獲諸生服苑訊杖  
三木加其足塗商赤白桁楊徧于城以御母六十四  
年。蔡院張公銓下檄率節孝孫士樞喜以告母母大  
慟曰我有三罪何旌爲夫死而我不死罪一遺我以  
白頭之母不能具甘羈罪二有子不能教之登仕籍  
以顯親揚名罪三今又以夫死而博吾名是益罪也  
必不可魏禮曰常守節婦吾不載今載母者陳謚爲  
之夫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方謚之爲虐聞者  
魏孝子文集傳

卷十五 節婦

戴氏

無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母乃爲兄弟之愛猶于  
戴公句其罪弗可得女婦之以節自勵也爲表其名  
母乃自訟堅止之嗚呼皆難能也於是張公卒聞請  
朝天子俞與坊金三十兩復二丁焉其東門三烈  
婦者益母之孫婦與曾孫之婦

鄧氏曾志顏妻夫病篤鄧籲天願代將卒先自縊死  
謝氏曾志聖妻夫病殫力扶持廢寢食死伏棺號泣  
次日自縊一門雙烈世不多見云

顏氏曾立清妻夫公視含歛畢卽自經時年二十有

二  
顏氏女生有淑質及笄將歸羅歷生而歷生卒女告  
父母曰婿家貧無所資盍反其所聘叙劍以助其喪  
已而誓不嫁父母不許遂自經死

曾氏季子曾忠女也歸諸生溫先升七年不相得庚  
寅城破婦度不免見鄰舍火起遂登樓舉屋極望  
良久歎然投火中越三日得尸身皆焦惟面伏地不  
著火顏色如生

東門曾氏三烈婦楊氏邑諸生曾士樞妻子婦溫氏  
魏孝子文集傳

卷十五

節婦

戴氏

諸生師旦妻蔡氏裔芹妻庚寅城破婦姑三人同縊  
于家門樓兵入見其尸驚歎曰此真節婦其一婦幼  
最難致敬禮而去時蔡令邑方三月年十有六當三  
人之投縊於樓梁也蔡忽下姑顧之曰有悔心耶對  
曰嫂當居左雖倉卒母失序于是請姑居中溫左蔡  
右而縊死魏禮曰嗚呼一門三烈盛矣哉師旦亦祝  
髮爲僧方城破日節烈婦不知姓名者何可數有婦  
兵掠于舟乘間奮身投江水中午浮汜沒兵以梓船  
篙鑿破其頭髓出血流滿江悲夫可勝道哉



論曰邑貴人鄉里長者節操婦多有矣見邑志不其  
錄也舊志載宋崔與之禮游嶺南交與之有徐南清  
舉人崔振振曰吾子鄉人也吾祖固自度化來者禮  
考宋史不言與之寧都人意從南海久故亦弗錄  
先君子天民弱冠而孤以孝友仁義特立於時崇禎  
間再徵聘未就甲申之變痛哭倡義師不果其後舅  
憂爲頭陀憂憤以卒四方士稱曰魏徵君或謂內卑  
不避親徵君宜附傳禮不取也以俟鄉君子論定焉  
叔兄曰前論寫僻地名賢不著之意緣義纏綿後  
魏君文集卷十五

後相間處斐然成文  
承舊志邱分事以後自關漢多生氣矣要之前  
論自道傳中所闕甚候屬諸傳自胡給事以前多  
邱邦士曰傳本欲彰前賢而其辭則章妥句適無  
一語涉浮溢之氣想見古者董孤而史列國皆有  
而今府縣志書未足盡據區區山野中人尚有遺  
直也○此文之勝在古質樸實之氣著于行格昔  
人謂左氏失之誣卽其文富亦失之豔而富也

○揭衷烈用傳

揭衷烈字靜叔廣昌人以博學者連爲當時鉅公所  
稱有天書兵書性書藏千家丙戌版授推官同友人  
董簡道經白水鎮遇寇掠其貲囊中有議衷烈者縱  
之去獨執其友衷烈既行里許復還憤然謂賊曰與  
吾友同辦國事吾義不獨生若釋吾友因善不爾寧  
殺我賊怒起殺左衷烈大呼以身扞之遂并殺衷烈  
妻萬知書有知畧聞賊質衷烈將要盟其子因親  
率壯丁數十人持刀槊火器翼竹筏夜抵賊所操  
衆李千文集卷十五

瑞金未聞其難  
衷烈既遇害喧枕戈泣血日夜圓所以報讐計自出  
賊急走險喧用譯者問之賊疑不自安喧日用金錢  
無算于是賊左右有反爲喧用者凡所必告一賊  
逃出爲所獲懸父像磔而生祭之已而獲賊首之父  
與之言曰若能致其子吾活汝遂禽賊首聚親族故  
舊哭拜于墓曰昭不孝使父銜冤地下今賊在斯  
在斯敢以容文之靈起手戮之啖其肉遂釋其父是

論曰。衷。照。非。久。要。友。徒。以。同。國。事。不。肯。獨。生。焉。願。既。獲。譽。人。父。不。能。隱。忍。必。速。殺。之。自。快。則。其。譽。必。不。可。得。大。譽。吾。譽。也。父。則。亦。人。父。吾。不。忍。吾。父。而。忍。人。之。父。乎。孝。子。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子。于。友。人。處。見。衷。照。殯。事。因。錄。而。論。之。願。嘗。過。寧。都。爲。子。言。客。兵。數。駐。里。欲。爲。報。願。他。及。寧。遲。久。手。縛。致。賊。云。

叔兄曰筆力頗強論報譽處義最精



○王母蕭夫人紀事

嘗讀趙世家歎程嬰公孫杵臼之難然左氏內外傳皆弗載亦弗見他書太史公何從而得斯二人也夫使趙實無此二人者世有其義不必不有其事與其人矣今予觀蕭夫人事而得之夫人歸王君克承時元配徐夫人遺子潔始九齡夫人物之過所生及王君南出潔十四齡夫人產源始三齡夫人教潔潔以成立潔教源源視兄如嚴師兄弟砥志修行夫人益爲愛之予兄弟之際難言矣出一母之腹或秒忽相抵牾終身成仇隙自其上世詳覽之賢兩人竭至誠晚乃得子其母而源源在孩幼時夫人能使之無忌諱如此夫人病潔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卒哭踊盡節每夜半兄弟鳴嗚對泣哀感行路幾于滅性夫人爲不死矣方王君之才身南行也棄妻子而不顧夫道也父道也然果既覆生事日落外侮內患交至夫人以一身任之又冒舟越數千里挈兩稚子歸王君于淮陰爲其女畢姻享魏生日此非獨其志之難乃亦其才之難也夫人遠淮時乙未八月二十

有二日其卒也爲兩車是月日先是至淮陰方洗服  
用酒酒半大人臥然曰予數年來神盡心竭予殆將  
死矣至是日果卒將卒屬二子守義弗仕而懇懇以  
潔婚爲言其婚資亦有成算乃一若事竟而定爲至  
卒之日然者先明申三月十九日王君繼室魏夫人  
值聞賊之變死于井魏生日嗚呼魏夫人見其義不  
違其難公孫杵曰之義也蕭夫人教其子而歸之士  
君以死程嬰之義也于是乙巳三月十九日昧爽與  
蕭夫人北面稽首畢憶及魏夫人死之日而讀潔所撰

蕭夫人乞言遂知其事

邱邦士曰此文如累石作山能使嚴峭薛藻橫鏡  
錯落而出錄多佳境

叔兄冰叔曰格力洗悍恣嚴而不羈

陰宜登傳

陰宜登字爾先小字應奇福建寧化人也生七日而  
孤三歲喪母爲人倖身齡弱長尺有二十甲申國變  
宜登擗哭曰皇帝廟精圖治今忽崩弑于流賊平土  
哀憤壯夫盡死力猶足復讐再定欲號召往赴難會  
婦子至後漢從廣東來舉其名于閩部何吾孺宜登  
遂疾馳見之吾孺庸而貪嘆曰此行尸耳豈足立  
事遂辭歸謂家人曰寇深矣肝腹之下可虞也遂出  
金製大弩庫屬戈戚以須不數月長關果變作坊人

以其先識也推爲區長守禦悉當機及鼎革初定

竊嘆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遂廣糴穀藏之明年  
峰起米斗直千錢宜登遂發所藏粟分給飢者是時

薛家坊飢尤甚宜登遂籍其戶口普給之粟復就東  
郊龍門庵施粥遂立三版男女老少各其所令子弟

十餘人供事蓋欲其以禮食飢者也或曰此鄉里善  
人毋庸傳夫傳之必有奇偉非常之行若曰然然三  
代以下養民之政總使凡邑之人皆若宜登之爲道

無訛并是狂歌真見于今也推而言之其利溥矣宜

登矣人吳建五謂宜登之子燮理曰爾先故多力引  
同視競渡水驟漲酒船解將橫石橋勢猛迅千  
急呼曰舟敗矣爾先仰臥舟中以一臂枝杜舟回獲  
免嘗見人昇巨石不前扶而重諸村口

論曰官登義決有膽識不克待父母能自立難矣哉  
幼嫻弓矢技擊讀經效新書慕戚少保之為人而于  
國變時知大義爲可尚也子燮理樹志行敦尚詩書  
亦能任事有父風燮理子門入也故予得傳宜登燮  
理言父將卒戒其兄燮天曰某某吾所任汝則不能  
繼李子文集 卷十五 例二

任之必敗事卒之日市客甚盛有不識姓名者詢之  
不答皆曰令先君遺愛弗可忘嗚呼豈易致哉

黃忍庵曰起伏照應處處緊密簡率中逾見其經  
營修淡

許母傳

許母徽之歙縣人出婺源汪氏文學許維載寧極妻  
也生而端淑通孝經女史字幼知名優于學行著  
爲子錄者徧江南北耕硯田以養親娶其義在十歲  
而一歲中時二人之饑飽寒暑皆措甘澆齋雅子退  
師教之饋遺外內親中皆於母焉是賴詩曰無非無  
儀益言坤德不外耀也女婦而無才則內政何由理  
相夫子之道何由設施其所稱女主者又何以云哉  
且夫婦人之效觀其子而克見也方母之爲養年四  
繼李子文集 卷十五 例一

十於是子仲十四齡任十一齡佐七齡咸爲醫龍之  
孤狀家道日益困當是時另與夫同應鄉試夫病中  
道遑勇遂獨往母盡斥簪珥供醫藥不解帶者累月  
無效而卒舅歸勸其子成易簪狀一月亦卒服未闋  
姑又卒止三遭閔喪其儀制及四方來弔唁之賓皆  
母經緯之不弛於禮內外稱賢焉母以三喪在堂且  
竭力營淺葬族之豪者謀奪其地訟諸官族長老  
曰一寡婦撫弱子遭家多難且貧克歷屢舉其事無  
大雖丈夫稱才能者亦難爲矣乃扣率就其事於官

遂得白于是母命三子曰汝家世世事詩書顯人代  
不乏今貧賤若此家人生業安可廢也令操鹽炭于  
淮南今長子仲補國學弟子員博學能文跡賤則冀持  
義淮之人願交焉仲子任授州司馬醇雅工詩季子  
佐挾策走四方黽勉以承親志三子咸遵母訓不妄  
交喜與海內賢人君子遊倏然足自去見遂迎母若  
儀真就孝養年五十八而卒仲子任嘗操策于江西  
之蓼洲故與予兄弟交言母自稱未亡人斷葷血茹  
蔬以終老其遷居儀真時族姓之僑處蜀嶺江濱間  
與季子文集卷十五詩三  
咸則其詒範稱女師焉初字極食餽于學母曰餽廩  
雖微然國家優士盛典也顧吾家幸無憂饘粥爲請  
于舅氏遂分其半以給族里之貧者嗚呼母如是是  
可以傳矣先是任請母傳于先兄叔子既諾之矣無  
何先兄下世任鬱鬱者累年今春予有江南之役過  
黎洲仲子曰見君猶見叔子也請續叔子之諾成母  
傳情辭恒孳孳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于是維舟  
江岸就其僑廬而傳之

論曰世言四十不爲節此旌表律例也夫律設大法

禮順人情蓋律之法有經而禮之情無窮其義一也  
傳稱死節易保孤難母畢夫未畢之緒教子成立不  
既爲其難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故白刃可蹈中  
庸不可能也朕則必以奇烈之行駭聞見爲尚者豈  
其朕哉

與季子文集

卷十五

三

先叔兄紀事

吾叔兄既卒之十年季第禮始得抑悲心編次其行實以告于海內君子而爲之紀曰先生諱應字葵叔號裕齋欲自進于寬裕也宗派曰際昌丁亥亂屏居翠微峯門前有池頗其庭曰夕庭學者稱夕庭先生叔子集行于世世又稱葵叔子云先徵君生五子其

季子文集

卷五

叔兄一

事

二天故以伯叔季行先生爲人形幹修頤目光奕奕射人少屏善病參朮不去口往來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結妬如也誘進後學惟恐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變議論雄傑倒注不窮事會盡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慮防見幾于垂懸策而後驗者十嘗七八義之所在即獲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忍而嚴往往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嗚呼此非禮之所能道也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閒先生獨勤業不輟嘗暗古論史漸漸見識談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湖公于教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姻亞借往一揖後各散去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

日語不倦先徵君訓諸子和極禮敬不少寬假嘗侍先徵君議事公所列坐數百人吾兄卽年少坐堂下末坐因相與私語光生容偶忘不自覺也先徵君堂上色不憚伯兄目及之曰吾儕輩有失乎何大人有是色歸至庭先徵君默坐不語三子跪請乃誠曰凡人貴讀書當知禮義如在廣坐中人不識汝爲吾子而察其舉止言語間知其中必有嚴憚之人在今某時夜而有慢容何謂讀書乎於是復霽顏論古今夜

季子文集

卷五

叔兄二

事

乃從自是先生守徵君訓益確守有閑越先生與兄弟如一身而植善規過支相切劘若嚴師友恒譏笑至丙夜先妣以先生體孱迫之殺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至往爲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適有詩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當是時吾兄第三人謂科名當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節烈風采彪炳史策迫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于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往公庭哭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會公應邀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而李自成旋殄賊運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

山中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聘執專古學教授弟子著錄者數百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逆難遽及先小獨晏之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經營指注皆有成法邑人傲効之得免寇攘之難時年二十一也而南昌彭躬菴士翌亦于是歲來初予鄉人有王躬菴家者躬菴嘗語天下將大亂吾欲得遺種處予鄉人曰則莫若吾寧都矣山岩可居田宅奴隸我能給也躬菴果至王其家實吾鄉並躬菴日日從門外過予兄第嘗目送之相語曰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何以至是翼日躬菴復經過予兄第遂下階揖躬菴曰子何爲者躬菴語以故且曰爲若人所給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適曰能過吾第舍談乎曰甚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菴慨然曰子兄第真可以托家矣于是躬菴遂急行逆其家人數步從迨日將與一好友携僮俱來何如曰甚善至則林確齋厝益也躬菴舟至河干先生方顧面喜極裸雙袖水濡濡滴益髯走逆之延住于家後相與入翠觀如一父之子蓋所謂易堂者也

予人李歲常陶校彭躬菴士翌陳珥士維屏林曉卿彭益鳳善伯祥魏永叔福彭叔任曾青黎榮德和公寧都居額上游地冠條四方士罕至者而先生獨敦古朋友誼如友人謝廷詔謝大茂以孤不能自右先生則撫教安業之爲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過如荏刺在身法言與語涵濡漸漬漸其改而後即安已有闕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卽厲色極言無絲髮件躬菴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姊婿邱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辯故折抑之與諸詞旨過厲先生乃附刻于叔子集中其于文章亦然率委之群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既登小者或卽行剗易子第無恒父師往僧無可公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天下罕二矣初有友人某先生與最親善數十年其後有乖大義先生遂惘然倒席勿少恤前先生每自言吾何多幸父而師者父師而父者師也諸文彰彰一水兄弟而朋友者兄弟朋友而兄弟者朋友嘗出游思廣接天下人物東南君子無不備交之聞有隱逸道德士則崎嶇山水造訪請益而四方聞風趨赴者亦駢咽輻輳諸君子咸謂先生有古

宰相才度惜乎壽考以沒也然所著左傳經世亦足徵其用矣而獨齋亦嘗曰易玄齡不以己長格物魏叔子有之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間先生批卻導察令人心開友黨中方諸李鄭侯焉或問其故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相貫汪然後言之戊辰用嚴公浣余公國柱李公宗孔薦舉博學宏辭累徵以病辭未就庚申十一月十七日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直忽發心氣病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于殯所

魏季子文集

卷五 叔兄五

呈

而常熱顧景范祖禹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與爲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于先生昔經遊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其不愧惜焉生于明天啟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嫂謝氏開喪勺飲不入口絕食十三日死繼禮之幼子世侃爲嗣娶顧氏其父各章字子莊先生子門人中最親善者是時禮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見世倣先生之門人顧章偕行扶柩歸合塋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日錄三卷詩八卷二集若干篇

左傳經世若干篇其半皆行于世制藝若干卷及他雜著藏于家先生爲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于經史益于世務不欲爲紆徐實其形神摹擬以相肖似其于制藝亦然初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鈔一策真行篋中武進鄭程郎祇謀見之嗜曰今乃有如是文乎于是携去泛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今吾兄弟文得以徧賀海內君子者蓋自程郎始也茲握筆勉書情緒荒落述焉弗詳要不敢稍一浮飾白欺以欺先兄禮往各錢塘高士徐孝先介書曰所謂先

魏季子文集

卷五 叔兄六

呈

叔子年譜尚未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畧見於地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媿若年譜者非理學日精功績累著無慚金彭實濟于生民歲異而月不同其孰能當之蓋紀其爲學之漸設施之能將以作則來茲非敢誣也所謂誣君子者不敢誣之以惡亦不敢誣之以善書既竟忽憶吾兄弟往坐談至于夜于時殘月在山天地空寂伯兄日異日吾兄弟下世吾願先諸想此際悲苦誰後能任者各憮然罷而伯兄竟先逝矣嗚呼痛哉未幾意任悲苦者之獨在禮耶季



第禮技淚紀

當先考之終遺命遵古禮不用鼓樂御謝親友祭  
奠或屏得以行狀廣乞銘傳不朽等語勉從命故  
兩先兄皆不啟訃乞

大人先生之言以爲光寵其或垂賜收錄者則存  
此均感不朽 附識

魏季子文集卷十六目

雜著

祭陳將軍文

代贛州司監

祭兄子世傑文

家譜則例

祭彭躬菴友兄文

擬樊殺言時務

告先妣九十一歲文

魏季子文集

卷十六

雜著目

外祖遷葬述

祭伯兄文

鄭善人頌

告叔兄六十一文

祭李元慈文

祭甘益齋文

魏季子文集卷之十六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廖冰叔訂

雜著

○祭陳將軍文

嗚呼以君之忠勇而竟死於小邑窮山之間也豈不

惜哉君內為總戎許公之心宵外為同僚之手足感

名遠著於江關而近為吾郡吾邑之孫郭而遂如是

以死豈不惜哉向者禮買舟訪許公暨君值許公他

魏季子文集

卷十六

祭陳一

出獨得見君相與握手深談君設杯酒嘉穀為禮下

榻於東廂忽忽如昨日事禮草野書生然問天下豪

傑往往衰羸千里願與結友而况近在三百里之間

方期與君深交長藉君佐許公以杆禦吾郡吾邑而

不意其遽如是以致此禮所以不避交淺之嫌聞變

奔赴而盡一哭於君之靈也昔金末有忠孝絕領陳

和尚者嘗以四百騎破元兵八千名動天下及鈞州

破和尚自出言姓名於大將蓋不欲泯泯以死也大

將勒其降不屈見殺大將義之酬以馬潼視曰好男

子他日再生當合我。得之君以公勇爭先死以救同  
僚之難。深入死。死。誠甚。義而禮等。獨。獨。君於小邑窮  
山之間。作如是死也。禮。問之生而爲豪傑者。死必有  
其。靈。嗚呼。陳君有知。向其來。鑒而鑒此。爲耶。

伯兄曰。明白處。有合。當。疎。直。處。多。婉。轉。而。婉。轉。處。  
乃特淋漓。情。旨。全。在。數。而。竟。死。遂。如。是。以。死。處。○  
引。祝。陳。和。尚。語。正。好。

○外祖遷葬

外祖貞我公。崇禎庚午年八月。葬長樂里龍須村。  
龍坑。仲舅。遜。聖公。於壬午年閏十一月。葬公墓。石。惟  
公。實生。吾母。母生。際。瑞。禮。禮。三人。公。家。世。忠。厚。孝。友。  
公。歿。後。仲舅。奉。伯舅。如。嚴。父。仲舅。卒。伯舅。哀。痛。恐。鬱。  
火。上。嘗。而。赤。外。人。竊。議。其。飲。酒。也。歎。息。之。聲。晝。夜。不。  
絕。未。踰。年。竟。以。憂。死。而。丙戌。間。外。兄。師。祥。貧。祖。母。避。  
兵。行。不。及。遂。爲。亂。兵。所。傷。病。創。死。庚寅。城。破。舉。家。被。  
掠。際。瑞。奉。母。命。百。計。營。贖。得。外。弟。師。誠。及。姪。先。扶。歸。  
重。爲。取。婦。則。皆。相。繼。病。亡。外祖。後。遂。絕。悲。夫。鄉。里。君。  
子。咸。謂。天。道。有。伯。而。際。瑞。兄。弟。自。失。恃。以。來。渭。陽。之。  
情。逸。焉。無。托。念。此。往。往。痛。迫。於。心。也。於是。瑞。等。於。祖。  
祠。祭。例。內。數。子。孫。每。歲。清明。上。外祖。家。墳。墓。世。世。勿。  
懈。又。爲。立。親。支。先。慈。爲。副。然。瑞。等。視。龍。須。墓。山。土。特。  
惡。徑。險。迫。艱。於。拜。掃。懼。一。世。之。後。漸。漸。廢。弛。議。改。葬。  
近。郊。及。開。墳。驗。骨。果。惡。因。具。費。命。先。慈。奉。靈。骸。遷。葬。  
於。歸。仁。里。下。羅。坪。乙山。辛。向。祖。墳。之。旁。公。生。歿。世。次。  
不。更。最。卽。以。龍。坑。石。內。諸。墳。是。役。也。禮。適。董。事。職。

次始未用告後人公諸同邑謝公於教撰仲舅誌先  
子撰壬子季冬暮之日外孫魏祖百拜述

魏季子文集

卷十

外

四



〇〇代額州四

聞之茫益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綿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事未至而豫防物未須而先備况今盜賊充斥百姓流離分兵屯剿則兵勞而餉費官府煩於調發殘民困於輸將某奉令征剿各城仰給威德所在奏捷然賊衆叵測兵至則散兵退復聚勢須各處分兵駐防以有限之兵應無窮之賊似非長計愚謂可久行而無弊者莫如團練鄉兵自爲戢守每鄉立練長正副二人須合鄉公舉有才力而爲衆所信服者官與委帖免其雜項徭役令鄉衆各置火炮器械定期操習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如漢充國唐府兵之遺意要令各鄉聯絡互相援助於高敞處各設烽火墩賊來日則舉烽火夜則放炮爲號約炮聲相聞處爲一聯或有兩鄉遼遠烽火不及聞見者置於旣處別立亭障設人守候仍立烽火以相傳遞自近郊之村爲始某村起至某村止起村一炮二村二炮遞增至止處若邊上一旗二炮官峯口之類如賊到起一村木村放一炮各村次第放一炮

賊到二村則放二炮雖首村各村俱

亦放一炮至所界內而止若村寨繁多則以所通

數村合爲一地限其地雖開管首雖不在功者官給花紅獎賞臨怯不前及觀望不報應者各

輕重治罪有司平日考其勤惰而賞罰之上官復考

察有司而總其成參人熟諳之科倘賊勢浩大鄉兵

不能制方許來請官兵蓋團練鄉兵其利有八賊多

向廣人及本地稍從者地多叢山峻嶺深巢茂密其

人習於險阻走跳便易利步不利騎鄉兵熟於路徑

始提如賊正足相制一也鄉兵父母妻子田屋器用

皆在此方雖是爲官殺賊而自保身家之心更不容

緩勇氣百倍二也近鄉皆其姻親朋友赴救必急三

也人相熟習奸偽易知和氣易合所謂晝戰日相親

夜戰聲相知四也年歲豐稔設有餘積一年不收尚

可支持倘兵寇不忌田心荒蕪糧食乏絕新盜又生

若團練鄉兵可各安生業耕獲以贍保守籽粒新舊

續接占人云但使甌有黍飯林有飯樂雖驅之爲盜

日不肯五也省官兵調發之煩得以固守城固六也

省運輸之費百難暫可休息七也相教如率然內外

須爲犄角八也愚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矣又有未熟

之防須當及早處分則事平而功倍去害而就利者

某鎮屯壘頑地爲日已久鄉兵滿萬近來屢著勞績

益其部人多闢廣及本地投入者習走險隘亦足制

賊今朝廷寵以名爵調其進征部衆未能盡行且聞

不欲行者甚衆現在紛紛逃入山藪倘某鎮既行所

恃惟在城之兵而其不欲去者無所歸統勢必流入

諸賊彼居賴日久事機虛實皆所諳知又習常經戰

陳比於他賊深爲可慮乞將與某鎮商議假以美辭

將其不隨行屯田兵官擇其有才勇者給與委牌統

領餘衆仍舊居原地屯田聽調協征官兵須慮募者

卽選其人應募須補伍者卽以其人補伍如此則不

惟無增寇之害而日有增兵之益郊城有呼應之靈

黎民受安息之澤此曲突徙薪所宜豫計者也

叔兄曰計切未然之防尤爲有見

祭伯兄文

嗚呼吾伯兄其如是死矣痛哉伯兄以濟物利人之急罹此慘毒不得不怨天尤人矣顧安能強哉  
人堪其朋而刻心以祭也嗚呼吾號呼終不可得而聞矣吾與伯兄數十年無間之兄弟竟如是已矣痛哉痛哉以伯兄之靈爽其必有知必棲神於翠微而夢寐以相過焉他日死亦必不肯蒙昧而無知嘗記伯兄謂吾兄弟三人再世當復為兄弟禮以宿我之身累年勞擾辛苦鬚白齒搖心神耗頓伯兄既舍我而  
去吾亦豈能久視息於人間再世之約其不遠矣嗚呼今茲酒漿空陳骸骸在眼音聲永不得與吾伯兄同坐而同食矣能不痛哉能不痛哉  
叔兄曰通篇辭用次字促節急響如見氣竭聲盡之時

蘇季子文集

卷十六 祭伯兄

以

祭兄子文

哀哉天乎憐至於此乎二十一日之中汝復痛父相繼以已身予其何以生為乎當汝病薄篤于日夕叩首於祖考與伯兄之前願以衰軀代汝即不可得願以予衰齡二年是汝一年得四五年或二三年月日汝祖考伯兄肯不乎聽竟奪汝去哀哉興士子達永與汝隔矣哀哉汝之孤長者甫九歲最幼者方在乳哺笑其無怙子又歸氣或作宿疾萌芽行恐病且死思當保身任叔父以視汝孤臣樹門祚而叔父力遠客  
蘇季子文集 卷十六 祭兄子 九  
江表未歸子之一身義不得死且不得病矣即哀汝之情有不能言也然我在汝可無慮伯兄與汝寔交之謀汝孤教養之責予自尸之而汝之靈爽得依父母於九原蓋汝之本志汝宜無憾所愁苦者予薄祐之身也且汝童幼能習事子特將委世事於汝得以休吾餘年汝死我繼不死行當窮年屹屹老而不得休息肩果在何時乎哀哉興士汝其真不子願耶嗚呼二主在這三稚子在旁誰使纖作心肝誰能不睹此驚號不痛絕乎嗚呼白日無光蒼天不仁穢酒

其陳我心如焚。汝尚彷彿其來。歎乎哀哉。痛哉。

邱邦士曰。只說家事。處分千萬哀痛。俱在其內矣。

○鄭善人頌

善人居來安之東鎮。以孝友稱。凡鄰曲爭訟。善人推方解息。好修橋梁。輯道路。周賑貧乏。焚貨券。以寬孤苦。若無年。則盡散積粟與銀。以濟人饑。雖至屢空。謠如也。性喜讀書。遊眺山水。間吟詠。哀然成帙。至今年七十。皆不倦。而斷葷血。且十許年。然絕不誦佛經。事佛以覲。覲休惕於禍福。曰。吾祇惜吾福耳。子得之。君仲子。政言如此。魏季子曰。世之忍嗜欲。枯槁其腸胃者。率為佞佛。求不可知之福。施僧作佛事。即累千百金。勿恤遇人之流離困苦者。卽毫釐不肯一引手。甚至鏤薄忤醜。攫他人財。以修佛事。為有禍。然則佛豈好佞。右諛。奸。間。如武三思之流者。與而善人則不然。子與氏曰。所適窮乏者。得我齊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竊以為過矣。以今觀之。益君子也。善人號森。震為之頌曰。

天生賢子。使教不賢。天富是子。使惠頗速。豈繁偏愛。天受其愆。自賢自富。是謂過天。我觀善人。不殖不豐。爾賢爾富。思與人同。為善最樂。樂也融融。矧矧。矧老夫。

滿麗詩尚坐彼入石淮雨入公天之與之有快其倫  
日攸好德四子十孫如春陽樹紅紫敷紛爲我謂翁  
且高其門爲我謂人胡不思存

彭躬庵曰議論熱繁頌瀟灑中名言傑出最佳

○家譜則例

禮既重修家譜竟乃爲之則例補其闕及其浮繁明  
勸懲因章之條取易於通曉實而可行者或曰無乃  
不文乎曰夫惟必以文而後語之文者其不文也甚  
矣廊廟之軒冕黼黻儒生之被服耕者耨耨而荷鋤  
椎髻衣短後之衣山人草服木冠皆天地自然之文  
如必次耕耨者之衣以幘錦山人繡衿而華組見者且  
怪貽而非笑之是尙得爲文乎夫舉族之子豈皆能  
文者也不能文者而示之文是猶使與異國人語重  
魏季子文集 卷十六 譜一 五

竊疑乎殷盤周誥之辭繁牙語曲離宿學儒者非鬼  
簡六義之書有不能盡通其說而况編戶之民乎豈  
三代之民辭有不淡曉于文義者且聖賢亦何爲而  
設是辭耶或曰其方言也子微惑也愚竊惟家譜族  
所必不能廢謹存管蠡以備棄取或曰然則子之則  
例盡善乎曰非敢然也如婦翁不書名字將使後世  
不知遠祖之外家爲誰何是則子譜之闕失者類如  
此



一 上溯本源

世譜傳引古今名系無考徒以率附

貽笑吾魏氏由廣昌來亨都者自始祖祥公而遠

祖鶴山公

諱了翁

至祥公不遇七世而始開廣昌族

之祖仰鶴山公之次子遠四公也祥祖之祖父墳

墓皆在廣昌雖系號卒葬詳載廣昌舊譜而一脈

相承寧之子姓分應祭掃者固不容不詳述也茲

以廣昌老祖系傳墓田載于譜首始鶴山公迄宣

明公始

祖祥公之父

世數昭然自此以上不敢妄附

一 酌定譜式

世造譜者多倣歐蘇歐陽永叔依漢

魏季子文集

卷十六

譜二

高

年表藉明允以禮太宗小篆為次然歐陽法有諱

字官爵無生卒娶葬舊法有諱有壽數卒日有仕

有娶無葬所無文夫二法俱善而有未備今悉載

之補其無者系倣歐式不用鈎曲之圖尋究稍

難宗派以九世為一叙其無後而房次居前者照

派格書於一叙之尾二叙之首仍重書九世以相

聯屬乃各及其子孫傳用直行冠某人第幾子

于格首故不註行幾其本人名號生卒葬所及妻

妾子孫女夫姓名分註本人之下俱各昭房分由

長及幼一房書畢再書一房不以嗣派尊卑為列

房分即用祖派稱謂不別立名目取眾易知子思

每稱仲尼準之先賢應無害義 衍頁邊列註記

某房某派某事總取易于簡閱開卷即得

一 酌用小本 世譜例用大冊身經播遷始知不便

攜帶易於散失新城徐家宰及南豐呂氏譜俱用

平常書本然易混雜他書今酌小大之中庶免二

患

一 明揭譜例

凡某人傳首冠某人子者或順其叙

魏季子文集

卷十六

譜三

五

數或闕其叙數蓋以中有為止者從眾所共呼之

行有編為房分經久難變便相因仍取眾共知

已故者書公書諱書姓書繼妣副妣止而有生卒

葬所妣者立傳無者只書于系及父傳之下各註

止字幼穉者雖有葬所亦不立傳只書于系及父

傳下附載葬所亦各註殤字止而不應立傳其

人有行義足紀述者特為傳載 墳不可考而書

譜曾註其處所者書原葬墓聯某者正書派名以

合譜仍註其號以合碑 生卒共一帝者生載年

號于支卒只載于支若生卒各帝者各載年號  
生存者書派書名書妻及繼室側室婦無子而出  
與經兵掠在他人所者不書與廟絕也出而有子  
者不得不書書娶仍註出字子未娶者書聘非  
母者於父傳名下註某出繼者于生父繼父傳  
下各註系則註明于生父下若本人傳首則竟書  
爲繼父之子女已嫁者書適未嫁書許字塔書姓  
名婦書某氏

一諸憑親錄 老譜爲隆慶庚午年金章重修歷今

李于文集 卷十六 譜四

法

近二百年年遠人衆又經喪亂難以悉考茲令各  
房各成草譜數傳諸祠再四考訂依例編入或有  
知其脫誤處公爲釐正

一改正同名 譜以祠派爲主凡一派之中有同名  
者易於混淆今悉改正以弟讓兄若已故者既書  
新改之名于正傳仍註舊名于其下曰舊某以合  
墓石

一不錄繁文 族譜之要惟在明世次記生卒塋葬  
足以永久無失而已若多載誌銘竊恐謾墓之文

事無不實而子孫競欲揚厲其祖父遂至冗雜不  
倫篇帙既多難於攜帶文不雅馴取失大方今誌  
銘一槩不錄至於生卒葬地子孫及有可紀述之  
事已詳本傳無取更贅又得以所有稿帙資詳  
載要務如祭產里役義倉之類也

嚴鈞非種 禮戒亂宗律嚴冒姓非爲子孫爲祖  
宗也或有血抱姊妹之子不同他人而養父業已  
身故無後其于又素循謹奉葬祭者力得入譜仍  
注養某姓某人之子爲子非如此者不聽若本族

李于文集 卷十 譜五

七

有已子出養他姓者仍許注明於譜

一明示勸懲 族中有出財力上爲祖宗下爲子姓  
者俱不沒其善如捐已財修祖墓直書某人重修  
以產業送祠公用者書某人送出登其先人或本  
人附食辭耐食則須臾有念其功德推舉以祖墳  
空穴者又於傳記之守節婦無子不能自育者出  
公資贍給以示勸也族大丁衆不無敗類之人或  
有身爲不肖大喪廉耻因逆犯分侵賣祭產盜葬  
挖賣祖墓等事極重大者義當絕之於譜然子孫

無罪義應得載絕其人則後無所承今仍有其名  
創其生卒葬所稱謂如已死字書法亦與衆異  
今諸例以示懲也

開載公產 凡祭祀一壇首列祭位次祭其次里  
役義倉學諸產皆詳載士名邱畝如並田冊式  
邱畝詳載  
糧穀租數及稅業等項本里條約即各附其後使  
易於觀覽便於遵依至祭祀品物規則茲與時推  
移者故不具載舊例有牲之夕設盤單於壇下子  
孫不敬莫大乎茲舉此即將  
祭品席數以添次日餘餘之用

續季子文集 卷十六 諸七

九

一補載後至 今諸于六月入局八月場工起刻至  
十一月告成首尾數月中有增加新丁及各房後  
報者猶入補冊其後報及查確墳續入補冊

一碑定刻派 近因修譜恐墳地不滿公衆按墓編  
寫業已查出傳內失載墳數十塚入本傳記查墳  
公舉於於族人同各設簿一本令其按墓編寫須  
備載本人及立石字孫各宜其有碑字附不消首  
列注左右人墳查墓應交案重者限載分下天與  
易曉閱人墳查墓應交案重者限載分下天與  
備所不載者計墳墓案公同商酌之人更其有公  
難者如先法至三四次無遺失之墳矣 具有公  
墓只刻本人號號墓只刻某氏立石又刻私名誠

恐為繁獲及他子濫目之墓混載本譜不使內有  
有祠派者對查雖與各房草譜不合今亦一深刊  
入補墳其額墓詳載左右墳現存原查草譜以備  
稽考自後凡葬地者碑上必須刻祠派通於本人  
號上此墓必須刻某氏方可經久不混  
一另編常冊 凡各壇祭祀神主位次稱號品物規  
則墳墓山名方向及于孫上墳或分武各事例俱  
另編一帙不架載譜以便每年循例遵行不致臨  
期錯悞

續季子文集 卷十六 諸七

九

一嚴行罰例 祭產所以奉祖宗里役所以供朝廷  
義倉所以厚子姓三者均為要務至于里役尤屬  
重大一不得當則下累子孫上累祖宗今俱定有  
成法宜悉心共守時常依例查覈儻有侵犯諸條  
約內所明誠者公衆併力嚴辦勿使開端方足以  
保永久學田以彌遺書子孫總安永守祖宗德意  
常年清明祭日公舉于姓二人管收冬下清明祭  
租定例收租人辦本年冬祭及次年清明祭具次  
年祭田差糧並係上案管收人以上年所收明祭  
完納項起值須一年公補此後承前項明祭完納  
輪賦重刊清為之費若差糧忘緩者里太經備註  
其名字出官送納祭祀不如期者公族于姓奉祖

宗神王生體公獨如難得合於公衆之議實以  
曉諭石老之輩但當收須合於公衆之議實以  
人不得囑托情弊如於公衆之事實人代  
替者公衆只肯成原照本人終一年事竣不得  
藉口代人致誤公事其所收銀有私借與人無  
論本族外姓祠衆亦與實成本人足應下應  
別引他人支吾延欠如有此等衆議重罰應足持  
久

本族徵有贖里之田實待十年人事變遷每難清  
止收本年租稅以應則大有不給之憂子因修  
諸思求不敵善法爲創祭產之有餘及昔贖里田  
與族入義助之用合立義倉其有明役而不能  
成族倉者爲媽或設法創立常年清明祭日公  
屋練子姓二人管收里役義倉租稅每歲分兩季  
支工食銀各半以給本甲通年又計時銀兩以納  
次年義倉田糧其餘養至次年清明祭日照合祠  
現丁均事給散若值本甲現年經催何于承充之  
先年暫停義倉不說開租店稅悉留庫戶役費用  
李季文集卷十六譜八

又循例同各佃轉批將此項銀錢族用合族公推  
誠實能幹子姓承充出官答應進繳照衆給與上  
食或擇募外姓亦可如承充人有侵欺情弊及任  
事不終責合衆鳴官理諭  
凡本族有田糧之案任憑通年入本甲倫理役  
糧一石有常年照衆量計通年工食若至現年  
長經催募人工費悉是祠衆給與其官中無派派  
費等項照時年用度多寡攤派均派附祭糧仍照  
以重任致生疑長最爲嚴戒

一族闕荒墓 河東及危面堂祖山附葬最多皆係  
祖宗一派之人相勸值年杰士於穀雨後一日巡  
視兩山見有未修墓者即係子孫遠出及無後之  
墳爲之修草掛紙使奸狡之徒明知有人照料潛

清占掘之念其族人修墓工費取足祠中如有侵  
犯者即開族衆協力清理兩山墳地不遠跋涉稍  
易既足慰同氣之荒魂亦是厚已身之福澤凡我  
族衆諒所樂行

一譜限定數 刑成總計合族共領若干部每叔印  
若干隨即服同刻去原板以杜私印散時細字號  
分給編定共字號某人領共刻一葉刻於譜前更  
刻本人派名圖書每葉鈐總印記以防冒領日久  
或有遺失及爲人掣去者一驗印記立辨真偽又  
李季文集卷十六譜九

每譜公置諸箱頒發易於護惜清明各持譜到祠  
經衆查閱汚損者有罰  
一譜宜續修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所關不小  
今泃族衆于每歲清明集祭時各報一年消長之  
數及諸事件各支置備一本本支管年者詳爲載  
記及十年編成一草譜五十年續修一刻譜則皆  
耳目所及閱見爲功最易也

甘健齋曰邑乘家譜絕少善本予僅見徐文長  
會稽縣志李元仲寧化縣志三凡劍極簡當吉

安會尚書 修南豐合譜最爲詳要予爲家譜願竭心力稍得清剔及讀吾廬譜例始覺予譜尙有未備屢處如不錄繁文是也且有缺畧處如書無後者于一叙之尼及族間荒蕪是也此本可爲世造譜者法其中事例或有各族不同者又在酌而定之而邇本源鉏非種與創懲不肖尤爲要鍵于此率附包荒則亦無取乎修譜矣

魏孝子文集 卷十六 譜

王



○告叔兄六十一歲文

嗚呼七十四甲子矣吾叔兄六十有一歲矣吾兄嘗有志斯年矣衡者嘗言之矣其言他有徵矣天下人日想望之矣今吾兄卽世四年矣七十四甲子矣十有三日矣嗚呼尚何言哉吾兄弟三人獨不肖者存矣不肖者存而兩兄蚤逝天道其可知矣門前之輿替其可知矣嗚呼尚何言哉禮之五十有一箇幸有叔兄存今則孑然一不肖者矣嗚呼叔兄已矣吾既有覲斯甲子矣視吾兄之几筵而肴核酒漿徒陳矣魏孝子文集 卷十六 告叔兄 王

邱而康口言之藉言外之旨釋而不窮

推矣嗚呼尚何言哉



同堂蔡彭躬庵友兄文

維年月友弟彭任邱維寧魏禮友姪李憲等謹致公  
下躬巷彭先生而言曰嗚呼君之卽世也吾易堂八  
人獨任禮二人存矣豈不悲哉方吾堂之肇啓也魏  
叔子聚諸子于翠微峰而君與林君確齋實池方山  
子益擴闢其志意于是朋友之道經世之學日以發  
皇其親善也如一父之子子弟無常父師迨于今四  
十年鮮所聚與益吾堂惟尚一真視朋友如嚴師臨  
諸焉懼諸子之過厲有過則怵惕下自安或爭辨義  
理文字絕彼我之見率情衝口聲若關怒脫者多惶

魏季子文集

卷十六

蔡彭

三

駭然吾黨之歛好無絲粟間也自故山變後僕驛離  
析歲不四五聚首而二十年來李咸齋魏伯子林確  
齋邱慢應魏叔子相繼下世猶有吾三人存也而君  
又亡矣嗚呼吾儕子弟皆生也晚未嘗見吾黨聚處  
離別之日其何以爲觀摩乎君于吾堂中尤情畏友  
能洗垢索瘢攻吾儕闕失吾儕亦藉以寡過而博聞  
明識洗發明暢更事多句出後俾之滿足以彰吾堂  
聲氣其疑誘後進爲薪火傳蒿日時數而矢心世道

此其大焉者也嗚呼任禮于君四十年兄弟之交也  
維寧相與講學論業比易堂交且姻亞也憲等皆同  
堂子弟嘗撰杖履承訓迪者也其能自巳于情乎君  
之卒也任及憲等得親視含歛惟事授從于都山中  
禮則以咯血疾養病瑞金時方劇兒子輩秘不以聞  
嗚呼在維寧禮者尤足悲也當東南變起吾儕剝削  
廉隅憂亂奔走一意務通達求適於用竊懼夫習而  
流而君時客荆南播遷隱約不與人間紛紜爭嗚呼  
死者已矣蓋棺而論定矣吾堂之前死者皆有本末  
魏季子文集

卷十六

蔡彭

三

可尋未死者其可不自懼而勉勉乎嗚呼君之靈其  
不爽耶猶冀君索吾儕過舉而導寐以告之如生之  
日啓迪君後人及同堂子弟使毋失墜故以君之聲  
感往者而畧及吾堂終始焉夫死而悲者情之私也  
爲世道惜其人者義之公也吾將爲私乎哉君享年  
七十有四人情之私可無甚悲矣然而每讀前史至  
善人之沒輒掩卷累欷不自巳而况于君之情乎嗚  
呼君之沒遂無若也吾儕又安得不悲哉君其盛諸

祭李元慈文

嗚呼元慈才而多智測其胃懷未可一世學爲文章  
得古人意服膺優應師承勿替賴其其缺角立自異  
皆謂壯年倏而捐逝克其文學足樹旗幟天不整成  
中道廢棄于于元慈烏能無畏子視元慈易堂子弟  
顧瞻其庭母老子能應惟慘淒使我心爲惻然告述  
幽室未聞謠語潔牲方子禱祭不敢躬親遣兒陳致  
兀兀輶車洗瀾進歸

魏李元慈文集

卷十六

五



擬樊毅言時務

古之用兵相持久而取勝者莫不用牽縋之法以陰  
出其不意孫子所謂批亢而搗虛也今兩軍之持於  
樊關棘秦之間而不決者幾二年矣彼習見吾之兵  
皆堂堂正正不有趨利此正可設奇搗虛之時也彼  
勁兵盡在關棘秦三處而川北爲虛吾當躬爲京兵  
添置旗幟金鼓營壘揚言增兵日至深溝高壘勿與  
之戰而陰選銳師假旗息鼓潛會於山東之離州計  
得十萬或七八萬人以五千橫出虛城據城屯守以  
歷虎首而全師直趨鸞封懋封可應弦下也然後以  
二萬五千人下光州圍五千人守之以扼裕濟之兵  
以二萬人從陸道趨歸賀量其強弱勿與急戰不在  
速得以牽制之而以數萬之師乘流直下玉壁聲言  
棘門已破遇城勿攻遇野勿掠彼臨賀之兵方與吾  
陸師相鬪必不能遮吾舟師于前躡吾于後也踰臨  
賀則以下無堅壘重兵矣若更使左軍并力出銳師  
於臨右軍以舟師薄安陸雖不上岸卽爲游船已足  
如此則玉壘可反掌而取棘門之敵日潰吾更有以

魏李元慈文集

卷十六

五

緣全勢也

丙寅季春山居無事偶閱前史見樊毅所言有未盡者因命題以課生徒遂自擬作書生紙上談兵亦聊以自娛耳

雷歷庵曰讀其言顯如黑白沉其旨隱如度解隱顯並致爲不可測語也

錄李王文集卷十木經賦上

王太

祭曾翁文

嗚呼白君之卽世也吾山中至于城幾倏倏其無之矣古人云出門無所往動卽到君家每念四十年前日必零首當月夕二三入坐城闕板橋上縱談世內外或大笑或咨嗟歎息或狂歌叱咤聲動雲霄南離懷思憶胃中無第二義追思折節以朋友古道相摩厲於是規過失商度云爲綱至米鹽凌雜靡不盡懷雖妻子所不可告語者一無忌諱吾篤病君愛護如慈母輕薄子或肆浮言君弗之恤嗚呼君偏弱使

錄李王文集卷十木經賦上

王九

氣故與人寡合而予子如是也吾豈敢忘哉今君卒既六年將歸窆矣吾適以遊幼女返故居馳往者與君談談之地連夕節月窮竭堪葬下然如昨日事顧影徘徊不勝感慨而長歎也嗚呼朋友之道豈易言乎吾歷夫斯世隙末之懼蓋兢兢矣思如君者豈易得其人然君晚節猶使子有不盡之言鬱鬱懷抱至于今茲吾又豈敢以死生之隔而忘之哉往欲與君痛論值君多遠道相見猝猝不暇道且冀尚有時日孰謂君之奄忽而予病不得親捧湯藥以報君以



盡其名能不悲哉嗚呼吾黨以古道始當以古道終  
昔季札掛劍于徐君庚元規有追報于友者予深以  
君之生隱忍未嘗盡言反乎初志爲恨是用愧君他  
日子與君相見猶當懸舉而痛言之也嗚呼君之子  
適年亦知自樹立教童子頗誠信爲執友所稱計觀  
其謀望君竭心力以赴事克成禮君其可以少慰矣  
而喪具稍張衍吾未得止不知將有違干君之風心  
吾亦與有過焉否也然君之體魄既得其藏其亦可  
以自安而盡斯喜矣嗚呼去者日以疎爾虞齋之歌

魏季子文集

卷十六

手

臨君之穴悲當如何也

告先妣九十一歲文

嗚呼我妣甫九十一世之存者指有可屈慈母棄兒  
五十有九兒今斯年荒瀝危瀕慈母慈兒異于常子  
望兒生孫願見不克見廿六七死疾弗瘳不愛身病  
惟兒是憂今兒五九逾父兄壽式長三孫妣升遐後  
厥有四世亦維四人兒率獻觴秩然前陳妣顧之喜  
見心孔悲憐此諸稚未及慈幃記妣彌留婦孺淨儀  
欽欽慈母生女亦好天謫不孝考妣並世卅四三年  
奉我悒悒禮生三子曰微儼侃侃後于聽琴書學業  
龜季子文集 卷十六 告妣 手

我妣猶心聞告庶歡惠然斯臨

引

諸子世倣從余學古文十年得可觀者四十餘篇丁巳暮春余之秣陵倣送余賴江欲以其文請正於世之大人先生更爲刪定若干首舟中無事嘗與論吾兄弟及兄子世倣之文倣因請曰倣其何如余指江中灘石謂之曰汝文其似此矣倣性狃急勇於事其爲文筆氣亦頗肖吾廬特展拓少耳當其鋒銳所至往往有沒羽之力故其他目可造而至也倣生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背誦吾兄弟嘗抱持誘以果餅使歌之聲悠揚可聽相詫爲英物小忽忽便二十有三所成僅至於此失學之過也吾廬幼號遲鈍年十九始好學五年而幾於成豈非專銳與勺庭老人書

魏昭士文集總目

卷一

論

卷二

書

卷三

序

卷四

書後

魏昭士文集

魏昭

卷五

跋

卷六

記

卷七

說

卷八

墓表

卷九

傳

卷十

雜著

蘇東坡文集

卷十

魏昭士文集卷一

論

魯隱公宋宣公曹子臧吳季札論

鄭論

富辰論

齊人殽遂論

晉申生重耳衛汲壽宋

太子座楚太子建蔡侯太子論

里克伍奢論

子產不禦寇論

子產不暖火論

衛甯喜弑君論

論象日以殺舜爲事

陳勝吳廣論

魏昭士文集卷十論目

諸葛武侯論

論關羽既得徐晃射圍

中書進退方略宜何如

李克用論

鄭子西子產論

耿弁論

武王不封夷齊論

代宗詠魚朝恩論

宋太祖收兵權論

贊子封朝鮮論

魏昭士文集卷之一

論

勾庭伯父評點 寧都魏世微昭士著

魯隱公宋宣公曹子臧吳季札讓國論

古今人君父子兄弟欲逆之禍多出於爭立故讓國爲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之君鮮有能讓者是以日夷衛郕之流高於當世而其大著者又有四人焉魯之臨也宋之宣也曹子臧吳季札也雖然有當義不當義焉夫隱之讓桓桓後世不見稱於讓國之列者未得其道也桓公長而隱欲讓當宣示其意使國人莫不知則聲必無殺桓之請而已亦可以免於弑僂之禍矣若夫宋宣則有不同者宣公以穆公賢於其子而讓之可謂能讓賢矣穆公以兄命居其位則如季歷之嗣位而不辭其後雖有公子馮之爭亦華胥之亂適逢其會耳豈若夫季札之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者比是烏足以咎宣公哉方季札之辭國也曰札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夫札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則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

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而曹君既已爲君吾因國人  
之不順而居其位是奪之也是與臣民以廢立之權  
也孩子穉之讓義也故曰讓國雖賢必求其當義者  
而後可也

華亦清德此儉十三歲作未能展拓姑爲錄之

鄭

春秋之世鄭罷於奔命幾不保其社稷其故在國中  
原而介晉楚之交然鄭所以不幸滅者亦在是當時  
晉楚之君世世皆欲并鄭而其勢有所不能蓋晉不  
肯以鼻楚楚亦不肯以鼻晉是以晉師伐鄭則楚救  
楚師伐鄭則晉救鄭得以保其社稷而不至如江黃  
虞虢之終滅於晉楚且鄭自武公以來莊厲之世其  
致力以報鄭而不能者則亦以晉楚之強方貪鄭而  
不能有其孰敢與之爭哉而鄭亦以此危懼孜孜然  
增修國政以自抗於強大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  
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嗚呼多難興邦自古而  
然人亦審所以自處哉

特見末歸到危懼自全尤爲有指

富辰論

能諫之臣在乎先事勢既成而後諫則非有賢明之君不能聽也周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之是矣然使辰果能諫則當在於遣伯服游孫伯請滑之時何則周室東遷數十年列國諸侯無賴於鄭者猶舊之役可見矣且傳有之曰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奔衛而鄭納之其功莫大鄭履有功於王室而無報反為衛請滑其執二子也雖鄭之不臣而王室實聞其舉也嗚呼辰能諫於此時則鄭不至於失臣王不至於失君狄師可以無出而叔帶之禍可不作矣惜哉

魏昭士文集

卷一 富辰

四

名論

齊人殲於遂論

甚矣人之不可狎讐也狎讐則必敗而尤不可以首結怨犯是二者而欲以成事難矣昔者齊桓公冰室會諸侯於北杏遂雖不至聲辭以責之可矣何遂至滅國哉春秋書齊師滅遂遂非滅亡之罪則首結怨者齊也其後成卒飲遂人之酒以盡殲於遂是二敗者齊實兼之而吾又因以歎遂人之忠也春秋時強大侵凌小國橫見夷滅者不可勝數卒未聞有報怨雪耻之舉今遂既為齊有而因氏之四族卒以殲齊戍士此其人固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列者然而桓公不能廢其軍令使軍士狎於讐食日於酒以至公師傳曰讐不可邇是以閹人獄條祭於舟祁職聞職實殺懿公豈非狎讐之明驗哉而朱長萬鄭伯有則其禍敗又莫不由於酒嗚呼遂人之殲齊師其與自殲何以異乎桓公欲服外故討北杏之不會而乃內喪其師焉修遠畧而忽近圖者可不不知所戒哉

筆勁而能錯綜出之

魏昭士文集

卷一 齊人

五

晉申生重耳衛汲壽宋太子痤楚太子建漢成太子論

傳曰小故則受大故則走此孝子之至也聖人之公理也故爲人子者不幸而遭大故身死而能寬父於惡死之可也其非然者則必有道以處此吾讀史春秋而下得數人焉於晉則有申生重耳衛有汲壽宋有痤楚有建漢有成太子去汲壽申生之死子固無所取何者以其可以亡而不亡也當驪姬之謀曲沃伐卓落此時使潔身以去固伯夷泰伯之義而申魏昭士文集 卷一 申生 太

生晏然坐待禍成以卽於死且其言曰我辭姬必有罪則獻公之昏淫猶辭說所能悟而故忍惡就死以成其父之惡亦何爲者汲壽宋父命使齊聞壽子之言當翻然變計顧乃堅執小義陷壽以死夫汲壽則言不死言不死則備不至於滅然壽實可以無死而死而汲不能獨生矣謂壽之陷汲於死可也汲壽死而衛不可以立國矣吾故以爲申生汲壽之死皆其自取非同於瘞之執而見四出于不得已而死若然使痤可幸免則成太子之事痤必爲之有餘何則至燕

成太子

魏昭士文集

卷一 申生

太

說難出  
成太子似  
不說而又  
子爲通  
得方也

魏昭士文集

重耳一  
以能  
扶發重耳  
而以事

之起成太子稱兵相向雖曰討賊而其心實不可問瘞之誣畧與張太子同但其發也速澤不及察而已左氏謂雍觀美而心狠吾故曰疵得兵柄有以知其必爲成太子也故夫申生汲壽之死雖未合於義而以較成太子則其心之相去倍萬矣或者曰子旣不與夫死者則楚建之開難而奔宋子其取諸曰楚建之禍蓋亦有類於衛汲而建獨能潔身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獨其出奔而後於君父之際漠然無聞豈所謂獨苦其身者與曰然則子將何取曰其晉公魏昭士文集 卷一 申生 七

子重耳乎申生旣死寺人披以公命伐諸重耳踰垣而奔翟又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誓也是其初以不同於申生汲壽之忍隱以就死又不同於成太子之稱兵及乎獻公卒奚齊齊子死惠懷無親而民棄之晉之公也可計日而待文公一入遂霸諸侯以匡天下晉宗祖賴以復振其視建之白潔其身置君國而不問者抑又遠矣子故謂臣子不幸而遭大故其當以晉文公爲法也吾固是有感焉獻公不於夷姜而生申生宣公悉於齊姜而生汲子納汲妻而生壽

夫二國之君身屢禽獸之行則倫亂禮天故不欲其  
終有賢子也於是使之自相殘賊以亂其國家嗚呼  
人亦何爲而爲二國之君也哉

持義平允而數人離合單複穿插處有法有致如  
蚊蠅穿花隱見不常

魏世微曰嗚呼晉將亂而發申生楚將成而迷子建  
獻公平王之罪也而申生之死里克實殺之子建之  
亡伍奢實連之子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長太息  
也或者曰往子之論里克也謂其三句不出不能力  
爭以坐成驪姬之謀而奢也異是何子過之深也曰  
其所以異者蓋即其所以同者也其不明於諫君之  
術一也獻公之心昏而儒平王之性忍而狠忍而狠  
者固非盛氣力爭所能回而昏懦者異言婉容又不  
可以悟夫獻公入驪姬二五之譏其欲廢申生而立  
奚齊久矣卒還回而不敢斷及獻肸毒發猶未嘗誦  
言以誅太子然則里克當日不中立而強諫力爭則  
申生可以不廢豈若夫平王者取子婦而不耻殺無  
罪之太子而不憫爲悍然無所顧哉然齊陽違命以  
遣太子猶且婉辭而不罪故又知平王者可以與入  
而不可以激怒者也吾嘗謂奢能用里克微言以規  
平王克能如伍奢猛烈之氣以逆折獻公則必將兩  
有所濟而惜夫其反是吾故曰里克伍奢者申生建



之罪人也嗟夫里克之心私而怯伍奢之心忠而猛  
忠猛者固不失爲賢臣而持之或偏則亦足以役身  
而債事奢之所以阻其身者忠猛之過也其殺子員  
以強諫而見殺於吳猶是故也嗚呼其亦可悲矣大  
有見○兩人牽纜處頗合古法末以畢論伍奢尤  
好

子產不禦寇論

古未有寇至而不禦者不禦寇自子產之於楚師始  
今夫楚奮其師武以伐鄭如猛虎暴然逼人雖屋尺  
筓而猶思奮未有爲國寇至而不禦者也然則子產  
不禦楚何居曰是役也非康王意迫於許靈公之請  
不得已而出師也靈公以國氏之敗如楚曰師不與  
孤不歸矣遂卒於楚楚子憫焉而爲之出師子產知  
其必不爲害無害而禦之則徒以罷民而啓大國之  
忿是所謂不能搏虎而徒持其鬚者也鄭之多事必  
魏昭士友集

自此始故楚子伐鄭入南里以求名於諸侯而已宋  
華元殺申舟莊王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制及  
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憤怒疾威有滅此朝  
食之勢故宋雖憂饑食子不得不悉力以禦而此非  
其情也然則魯伐邾師及范門而猶聞鐘聲非不禦  
寇與曰子產不禦非不禦也不禦於外而必戒嚴武  
備於其內有以待之故楚終不敢入鄭不禦於人則  
毋乘其無備而攻之義何其不爲益之見能也哉是  
故鄭之不禦守而不戰者也邾之不禦不戰且不守

者也。昔曰有備無患。傳曰無備必敗。當心者其可觀。  
言不禦乎哉。

不禦寇說得員而確又直捷而有波瀾

魏昭士文集

卷一 不禦寇二

子產不讓火論

昔神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氏川澤  
罕玉。費鄭可以免。子產不與。而鄭火既而。又言之。子  
產復不與。鄭亦不火。魏世微曰。嗚呼。使天災而可以  
罕寶。讓彼國君。豈無玉者。則古今之災變。未可不作  
矣。夫災變之來。不德之所致。天所以示警戒也。而君  
子讓之者。蓋有本焉。夫豈寶玉之謂乎。戒濮之役。子  
玉不以瓊弁。玉璽與河神。遂至喪師。不旋踵而身死。  
楚昭王有疾。周太史曰。若禁之。可以移於令尹。司馬  
讓昭王文集

卷一 不讓火

去

主弗禁。遂卒。人皆以爲此不讓之過。然使子玉不與  
河神。而能畏天恤民。訓飾軍旅。則必不至敗。苟剛而  
無禮。雖以弁瓊與河神。亦必無救於軍敗而身死。昭  
王禁之。疾未必能移。而徒求乎不知大道之謂而已。  
矣。且夫用寶玉而可以免焉者。其必非正神也。世貪  
墨之吏。不問人之賢否。事之曲直。借禍於己者。是  
右則廉吏。且不肯爲。而況神者爲之乎。子產雖以定  
民志。修戎備之爲務。靜以待之。而不爲多言。所亂蓋  
所謂知本者也。夫自古聖王未嘗廢讓災而子產必

不之聽亦足以爲不修德而徒遽屬於鬼神者之戒  
矣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嗚呼非無鬼神也而民義  
是務此智者之事也

正論能旁側以暢之

東房伯父曰雜証處格致可掬

魏昭士文集

卷一

不遠火二

古



衛寧喜弒君論

衛獻公無道孫林父弑殂出之而立刻弑殂習死命其  
子喜曰必復君嗚呼獻公其可以徒復乎哉夫貪默  
公則必弑刻弑則不臣之罪復見於喜而貪默以  
掩殂於過當喜之聞命也使能涕泣辭曰不可使父  
子重獲罪於兩君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則殂必憐阮  
終不獲辭則廢命可也屈到嗜芟有遺命而屈赴去  
之魏武子欲殉嬖妾而魏顆嫁之君子以爲孝喜既  
不明於治命亂命之義而其必出於此也則又不獨  
以父命爲可從獻公之命曰苟能復我政由甯氏祭  
則寡人喜之貪政也甚矣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  
可也且夫要路而納君專政而自制固未有不反被  
其禍者平鄭食津梁之邑與黃金白玉之小利以納  
晉惠公身卒見殺衛莊公入國薄良夫有大功焉一  
事加以三罪數而殺之此無他事之故也喜信獻公  
求入之言欲終其身而執國柄其亦愚矣吾故問喜  
之非義而更言其不利者以爲世戒

議論新駢

論象目以殺舜爲事

戰國之上薄仁義尚口說不必其說之信古之人之  
信有是事也惟欲伸其辭而快其意不顧於天卑地  
尊南北背向而黑白消置者若伊尹則烹孔子則題  
疽之類是已卽其言之無害于理如舜象之事子亦  
竊有疑焉夫舜頌象傲其說載於尚書而戰國之士  
則以其爲頑傲也必極肆其形容以而擬其罪使其  
言新奇可喜足以動人之聽聞而後止萬章曰象曰  
以殺舜爲事說蓋都君成我績二嫂使治朕棧嗚呼

魏都上文集

卷一

十六

唐虞之爭吾烏乎信之信之於書而已嘗四岳之舉  
舜也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奸象化而後帝以  
孝聞舜孝聞而堯始嬪二女於舜則亦安得有下吉  
而娶二嫂朕棧之說乎然則孟子何爲不辨曰孟子  
之言求無害于仁義而已矣無害于仁義則細事浮  
辭皆勿與較且得因其說而引之於正批其邪道其  
然其所謂烏不疾易數魚不疾易水北之鯁鯁然寸  
舉而節矯之事半功倍矣是故爲高者因邱陵爲下  
者因川澤譬象之誣蓋其所自取後之君子不必與

之置辨也嗟夫人亦慎母爲舜象也乎

父曰原孟子之意說舜象之自取歸於正大可以  
警世

東房伯父曰戰國之君刻薄骨肉屠殺人民奴隸  
臣下卑賤儒生故孟氏之書專一矯枉士父皆則  
惟稱舜之尊養痛負而逃曾子養志丁兄弟則止  
論舜親欲其貴愛欲其富于君臣明直謂臣視君  
如寇讐于征伐惟贊仁者無敵血流漂杵不足信  
于上則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仁吾義曰不召  
魏都上文集

卷一

七

之臣曰奚可以與我友其餘蓋桓文卑管晏不見  
諸侯說大人則藐之皆爲當時急痛治標之藥雖  
偏于中正謬于經史亦一往而不顧也讀孟子者  
止應求其發言之旨語雖有偏實皆當于中正仁  
義若據文辭而常理辨駁如疑孟非孟之屬則七  
篇之中解有中理者交詁云莊孟相遇必有吐觀  
然則孟氏寓言亦正復不鮮也聞此因附識之

陳勝吳廣論

或曰秦之亡也陳勝吳廣爲天下倡誅暴以收民功莫大焉宜其可以得天下而敗已不能誦者其故何哉意者楚人剽悍易於始而難於終與魏世倣曰嗚呼子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民命之重因以見天心之仁愛如此也嘗讀秦漢記元明間其所以治而亂而復治者不知其幾興亡成敗之故固必由於人事然大下兵端未起而首事戰爭卒用得天下者則數千百年所未嘗有孫子曰兵因器戰危爭傳曰無爲

陳勝吳廣論

卷十

十八

禍始蓋古之得天下者初未始有取天下之心也見生民之轉於水火不忍坐視起而救之既除暴而功德日隆當世豪傑莫之或先故天下之人推而奉之以爲天下之君然世之衰也小人進而君子退賞罰無章風俗敗壞天下之人競習爲巧詐險毒之術其勢非交相屠殺以去其險悍之人則不能復歸於治而其時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者往往數十百萬甚且之英雄有志爭天下者必殫其兵力境外亦予視爲仇讐誅之必盡甚或殘掠其境內以極一身一家

陳勝吳廣論

卷十

十九

之欲且人首事者舉事於一隅四方之衆聚而後財力固有所不足則必竭百姓之膏脂抽丁壯以爲守禦而天下之效尤者必且百十而起大者自智工俟小者乘間爲盜賊天下兵端自我而始則百十萬人之死皆由於我淫殺焚掠之慘於是以下鬼神之怒顯結百姓之怨嗚呼是豈天心之所佑哉是以與人之舉事也必思之深籌之熟不敢輕發以倡大難屠戮生民而逞一己之志夫天生六畜所以養人多殺然且有罪而況於百十萬人之命皆由我而死乎

陳勝吳廣論

卷十

十九

此勝廣之所以終敗也唐末王仙芝百聚衆爲盜蹂躪州縣不數年輒敗亡黃巢因之至破京師偪人號夫盜本以害人而首倡者亦祇爲後起之資況首倡以爭天下者邪傳曰天道後起者勝信矣夫

仁人之言透而有力○一結尤好

東房伯父曰事未必確理却甚正大當以讀孟子之意觀之

諸葛武侯論

諸葛武侯語漢昭烈於隆中逆知天下三分及昭烈死而後上立乃曰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六出祁山卒無成效豈其前智而後愚乎何見之不幸隆中時也今大論天下之勢者必先知天下之人當武侯隆中時雖與操並在南北先主之不能併操操武侯知之明矣故斷然以爲三分而不疑及操既死則不敵非其敵也而魏又爲漢之賊是以東和吳而北攻魏故曰三分者權操並存之時王業不偏安漢賊不

諸葛士文集

論

卷一

武侯一

三

兩立者操既死之語也漢有州三地最狹吳倍之魏又倍之漢之力不足以敵吳魏而吳魏不能言勝昭烈與武侯有則漢興武侯存而昭烈死漢猶足以自爲二人俱死則漢不能久安矣漢之弱明成敗不係於兵力之衆寡地之廣隘而係二人之存亡武侯知此是以六出祁山而不能已也然且卒無成功則何如保境息民之爲利是又不然先主既死蜀寂然不動者數年魏人輕之以爲不敢復出然不敢有合漢之心者以武侯尚有故也是以一出祁山而魏人震

武侯論

恐不知所爲使武侯此時開境息民以自守非不固然而將帥不諳軍旅士卒不習行陣君驕逸於上群臣偷肆於下武侯死而敵師犯境誰復與爲抗者昔周成康之世四方無虞而周公之戒成王曰其克詰汝戎兵召公之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况疆敵虎視於外不自振厲則必至於萎靡武侯所謂坐而待亡不如伐之者也故用師數年士卒練習而蔣琬姜維諸人承其遺烈猶足與吳魏相持而不誦是故以禪之庸弱而享國且四十年者則皆武侯昭士文集

論

卷一

武侯二

三

侯六出祁山之功也不然武侯死而漢之亡不旋踵矣武以其無目前之效而遂議之豈足爲智哉雖然吾獨謂其分兵屯田之計不能行之於早致隕身五丈原而大業不就爲可惜也

特見○余每以此事爲疑無所取決不意孺子乃見及之可以爲千古定論矣文之揚健一望可知

論關羽既得徐晃射圍中書進退宜何如

兵法曰攻其所必救吾攻人垂克而境內有故不得不反師以自救者勢也昔者衛伐齊而邢伐衛衛以救齊晉伐鄭秦伐晉以救鄭古之人不耻旋師以自救而卒無害者此十全之策也關羽既得徐晃所射書知吳與魏合此時退師以保荊州是爲上策不得已而爲其次則遣使致書於吳明言其出兵助魏而追叙吳蜀之好以要之意吳知羽泄其謀師必止而不與又不然羽子平威勇素著使將兵數千急赴荊魏昭士文集 卷一 關羽一 三

州謹烽燧嚴斥驛雖傳芳糜士仁等猶足以用吳師雖至而有備可以無患猶不失下策羽顧不設守備惟見樊之可攻而不忍棄而不虞徐晃孫權之乘吾弊致令進退無據父子皆沒可不惜哉或謂以見之勇一日而破七屯是吳師未至而羽已敗則諸策皆無救於事矣曰得書輒退則兵不挫於晃卽小挫猶可再舉何至殞身而辱國哉或又謂以見勇而多謀乘羽退而急擊之羽亦難於自全曰不然彼以計來我亦以詐往揚言退師陰伏銳卒於要地而要擊之

吳足以敗晃還而攻樊樊且必克而乃待其一往之氣輕徐晃而不爲備單蒙遜之術中減撤戍卒于白衣搖搖盡耗沿途守戍而不知又何軍令之疎乎嗚呼于禁之敗操至欲還都以避免漢業可以欺人而卒至於是雖天不助漢亦羽之失策者多也

三策皆可用而格力甚顯

父曰硬排三策硬問硬答却自動折

甘德齋先生曰羽之疎人多啓之者此文代爲設策處甚傳其疎愈彰矣凡司軍命者精力雖要勇

魏昭士文集

卷一 關羽二

三

決性情最要虛和予嘗恨遠事難經略真是有功而特以性情驕躁遂至於敗國事而升救其難也

李克用論

黃巢之亂幾覆唐室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起而平之功爲第一僖宗得以復歸京城者克用之力也使其時外非有藩鎮之驕叛內無田令孜楊復恭諸人之奸邪則其再造唐室之功當不在郭汾陽李臨淮下而所以不能與郭李並稱者時使之然非克用之過也或以其與王重榮表請誅田令孜進兵逼京城爲罪至等之諸鎮叛亂之別鳴呼過矣夫克用效忠王室事非一端雖激怨積恨如朱全忠者亦累表不從

羈縻士文集

卷一 克用一

三

而後用師其進逼京城夫豈有窺伺唐室之心哉吾獨惜其不能拔天子以誅令孜爲古今所人恨耳立宗寺蜀至馬嵬驛大將軍陳玄禮因將士饑疲憤經帥之以殺固忠父子因園驛扶立宗誅貴妃而後整部伯爲討賊討閹主齊親在薛文健嚴刑累斂國人怨憤合吳師圍建州急璿遣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之中途而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勒兵馳使表請平斬文傑而後追敗吳師世固未嘗有非之者也今夫人臣之欲利其國家者危疑

重大之事則皆可通以曲直之義一身之利害無所擇而不避之名亦有所不屑顧岳忠武不能勒兵誅秦檜使中原論有二聖陷亡身死賊臣之手爲後世所惜然猶武以爲宋之危急未有如唐立王璿之甚當時將相不爲無人忠武未必可以獨濟而克用當唐之垂亡兵力強盛爲諸鎮所畏服雖追令孜於興元而誅之亦無難者朱瑾殺徐知訓曰吾爲萬人除害而以一身任患何克用之不見及此也嗚呼克用可爲不爲爲天下所漢惜李及其扶昭宗以誅杜讓

魏郭北文集

卷一 克用二

三

亡也與

俾論從筆連類証警於本意既確而格法可觀亦省却自己許多議論也



鄭子西子產論

昔者盜殺鄭子駟子國劫鄭伯以如北宮子西子產之所以處盜者吾得而論之伍奢之破讎也平王召其子尚員尚歸死員逃而思報世多尚之死者而不謂員爲不義子產之聞盜也爲門者使盜無所逃比詳司閉府庫阻從亂者完牢備成列而後出尸而攻盜北宮勢在必得伍員之義也論者謂其情爲已泰嗚呼子產聞盜之時固已有攻而盡殺之畧矣大不如是則不足以得盜崔成崔弒殺東郭偃棠无咎子駟駟士文集卷一子西一三

或又以子孔爲蔽書子產曰衆怒難犯而力而焚之子產作邱賦則不恤國人之謗是何也大伯自之免子產出奔有事伯石賂與之也是豈子產之謂已哉政教未孚不得不合經從權也子孔當盜殺三卿之後而又誅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者禍且立乎矣不焚載書國其危乎若以是爲子產之過則必如商鞅言令之不便者盡誅之遷之而後可矣

鄭子西子產論

卷一子西

三

耿弁論

耿弁自上谷從光武于盧奴轉敗以爲福求定師卿  
會廣阿造牀下請開又自請北取上谷兵以定彭寵  
賊王郎降張步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以克復今中  
興之業弁實始基之前五七年間未嘗一挫於下四  
十六郡屠城三百此振古所無而成功之助弁年猶  
未三十功高而主不震子孫享爵祿與漢有臣亦古  
功臣之所未嘗有夫以弁之智勇功大而事集宜其  
飛揚蹶尾逞才自恣輕其主傲其宗家以發其少年  
驍躍士文典論卷一耿弁元  
英逸之氣而弁則不然父子微謹克保其功名故上  
古求微道侍子當是時光武之事未就弁方用才宜  
力之秋易丁蹶卮而難于衝譴噫是尤下可及也由  
此觀之世主之殘殺功臣非待其主之惡爲功臣者  
與有過焉尉遲恭闢恨于太宗之前人不日開泉之  
主夷滅功臣無足怪也恭聞之始慙嗚呼弁得之矣  
吾故特表其志之素定而能衝譴以首其終者爲世  
法焉

武王不封夷齊論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是夷齊亦惡紂而戴周矣  
惡紂戴周乃叩馬而諫非太公一言幾不保于左右  
之兵而卒且餓死于首陽者何也或曰武王習箕子  
囚紂比干墓齊善人舉逸民而不及夷齊者善成人  
之美乎抑無忤于已者則封之舉之夷齊忤已遂不  
封之舉之乎魏子曰夷齊叩馬之日固無餓死之心  
而卒餓于首陽者武王使之也武王未嘗不欲以封  
箕子者封夷齊知夷齊之淡而有所不敢也夫夷齊  
者非惡周之代殷惡其伐紂至于血流漂杵呼紂名  
而痛晉之不遺餘力紂死猶縣其首于大白之旗也  
而武王既極用其發揚之意則夷齊誠可不封之舉  
之矣且文王既歿夷齊在周者猶二年餘武王之知  
夷齊者審矣故與太公謀殷而不與夷齊謀然左右  
欲兵之武王不之止而太公使人扶去之吾故曰武  
王有所不敢也又曰夷齊之死武王使之也夫惡紂  
而戴周者亦夷齊之本志夷齊見武王伐紂而中興

有君復懼君臣之道堅故即馬而諫不食周粟以死  
昭大義以示來世而武王成之也若謂武王不日夷  
齊爲大則非矣

代宗詠魚朝恩論

嗚呼代宗之用元載以誅魚朝恩也亦幸矣哉朝恩  
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當斯時也載其危矣而劉  
希暹以帝意具告朝恩朝恩自疑懼代宗之危危若  
朝露夫有疑人之心而不能于汾陽隔淮人朝之日  
密謀以誅之而顧圖之于姦邪之元載其不危且賊  
者幸也故曰無謀人之心而人疑之者拙有謀人之  
心而人知之者殆然載既測知上指希暹又頗覺上  
意以告朝恩而事且成者天也豈人謀之善哉夫代

宗雖庸劣其處朝恩非世主之所能見朝恩而恩禮  
益隆以安之用之善也載既定計猶曰勿反受禍者  
謀之慎也許云朝恩受詔自給賜錢以葬撫循北軍  
者過亂之萌也嗚呼豈其然乎夫代宗庸主也朝恩  
庸人也其于元載猶能知笑者之不可測乃見疑之  
後恩禮益隆而遂自安者其愚亦甚矣然則代宗答  
載之言亦畏葸而不敢遽發耳宋高宗于秦檜既死  
之日言于朝曰朕今日始免納刀而万俟卨輩乃亦  
與諸賢同後此亦代宗既殺朝恩而任用希暹與載

也嗚呼朝恩死而義又朝恩也載之朝恩死而代字  
之朝恩猶存也夫代宗雖詠朝恩又何益哉

宋太祖收兵權論

天下之事法有所不得不易勢有所不容不變而時  
有所不可不乘然不啻其機者皆亂也當其機雖商  
鞅始皇之變暴其所更定有萬世不能易者唐之衰  
也藩鎮擁強兵不能制至于五季尤甚疑之則變速  
而禍大國隨以亡蓋五季之君因緣羣忌以篡取天  
下其王皆拱手而莫敢誰何夫石晉劉漢諸人其才  
智豈足以爲天子而卒爲之者逢時苟且以得之也  
是故上之人務行姑息不敢少逆其志意以求大兵  
魏昭士文集 卷一 收兵 三十一  
心之願已下之人利其實養爵祿競相推戴以自成  
其功利興習者可以滅晉戴漢者即以戴周吾意宋  
祖于事周之日固已籌之熟而慮之審矣然其初且  
尊崇之者時有所未可也當是時延釗令坤兵最強  
握符于外及討平筠重進宋祖之禍難少息而威德  
日著矣二人者久歸心宋祖其功方就嗚呼此可乘  
之時也故曰趨時者如救火追亡人是以急解其兵  
柄而遣之出就他鎮觀趙普之言帝曰吾已論之矣  
故知其籌之熟而慮之審也蓋變之于親信之時其

跡臣而威變之于自疑之後其事危甚故曰有時有  
勢當其機也夫既解延劍兵柄而石守信等則遲之  
數月以待其間乃一言而遂定者是又以延劍之不  
叛制守信倘延劍先叛則守信之未疑者又何以制  
遲到此所謂審機也雖然宋祖則失簡矣曰此位誰  
不欲爲是敗其疑心而道之叛也憲故通判分文郎  
以文臣知州事權其場務都中統緒之利悉與之使  
功臣畏威懷利此宋祖之能也是故商鞅始行之  
者因時勢之自變而變之萬世不得易宋祖亦一  
觀昭士文集 卷一 取五十二 李坤  
時之積弊爾而曰必如是者豈通論哉

箕子封朝鮮論

易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又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合周公孔子之言而觀之則  
箕子之所以避內難陳洪範而受封朝鮮者其義畢  
見矣夫箕子微子紂之親戚非異姓卿大夫比也武  
王誅紂武肉袒而縛或陳洪範而受封詩曰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史遷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武  
王之所以處殷仁者厚矣朝鮮與宋得土非有殊也  
夫夷齊之風藐夫其不可及乃殷之王子當滅宗社  
棄昭士文集 卷一 箕子 三五  
之仇且朝之仕之其聖人之道歟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以三仁繫殷則佯狂於紂而陳範受封于周于繫  
殷之義其可乎故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貞于紂之亂  
而能以道保身者明也不能貞于周之治而抱道以  
仕人于義則傷矣故箕子之義貞則利不貞則不利  
也故易曰利艱貞其後自朝鮮入朝歌麥秀之詩而  
悲且泣者又何爲也

公叔痤論

夫進賢以爲國者忠也進賢以爲己者智也知其賢而不能進進而不能使其君信任之或以進爲名而實阻之者皆詐也吾請論夫戰國之士習穽之進吳起西門豹樂羊李克屈侯劄魏成之進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於魏文侯者忠也范雎進秦澤於秦昭襄王使以爲客卿已稱病而卒代爲相者智也若夫公叔痤之病甚乃進衛鞅於惠王者詐也蓋痤既知衛鞅之賢而曰未及進迨疾亟惠王問之且詢其可自

魏昭士文集論

卷一 公叔痤一

三

代者乃言痤之中庶子鞅有奇才願舉國聽之又曰不相則必殺之復召鞅告之曰子必速行吾先君而後臣嗚呼痤之相魏歷武惠二十餘年鞅事痤之久暫不可考然爲痤之中庶子又知其賢則當汲汲焉如習穽之進五子者而曰未及進者詐也惠王之庸痹知之矣鞅之才齊知之矣王之不能用鞅與殺鞅也齊知之矣鞅有不世出之才雖學術偏頗終不死於庸主之手泯滅而無聞痤知之矣故欲王之舉國以聽鞅者詐也必殺之無令出境者詐也召鞅而謂

之曰先君而後臣者詐也夫痤固寵患失之人也進鞅而王任之則奪己權矣故病革之際言之言之而王亦不能用又不能殺則鞅必怨已故又召鞅而謂之似誠於鞅者而愛憎之特甚則尤詐也或曰武侯之薨惠王與公中綏爭立幾亡國矣而痤不能救痤蓋庸庸者也而謂之詐乎曰吳起有功於魏痤之言起也反言於武侯曰吳起賢人也欲害起而謂起爲賢人其詐審矣然而痤固戰國傾詐之習也鞅知之矣鞅曰君不能用子言任臣又安能用子言殺臣乎魏昭士文集論

卷十 公叔痤二

三

卒不去鞅知痤與惠王也審矣其智固已高吳起幾等嗟夫痤之詐不能欺鞅於目前乃欲以欺天下後世也其可乎

魏昭士文集卷二目

書

答黎隆吉書

答周盛際先生書

與友人書

與施愚山先生書

與叔弟儼論仲父文書

與丁觀祿書

答施愚山侍讀書

與友人書

答陸寅賓書

答顧晉公書

與友人書

與湯潛庵中丞書

與許生洲督學書

魏昭士文集

卷二 書目

十一

與李醒齋學院書

與沈融谷書

與徐健庵先生書

與朱竹垞書

與韓恭廬宗伯書

答金尚玉書

答伊與若書

復張長原書

與王阮亭司寇書

與徐果亭少宰書

答官公璧書

答張損持與國書

答許季覺書

答沈漢嘉書

答雷川修書

與王眉長通政書

答伊順行書

與李維統宗伯書

答許言聞書

答彭汝誠書

答廖初白書

魏昭士文集

卷二

書目

二

魏昭士文集卷之二

書

宇都親世倣昭士者

谷黎隆吉書

家君子歸自泉上承惠手書重以文章所以愛敬家君子者至矣夫君子而致其愛敬於我我同好之至其愛敬於我之親又宜如何報也足下欲白樹立增益其學固是以折節而師家君子古人有言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下也故又因家君子而下詢於魏昭士文集

卷之二

十一

僕嗚呼僕何知哉然則足下之所以爲下者卽其所以爲長乎僕之性躁而動嘗臨止水自鑑其鬚眉樂其靜也前得以水喻水之性平而不息故足以準物在文水作爲準基以水之平準之取物有則而不失也且夫水一里而百折千萬里而不能窮其所止迫於峰巒鬱不得出奮迅抵隙走于何而上飛流而直下激射霞城成溪澗以歸於江海至於海注而不流靜而虛受若夫風浪山湧天地昏黑蛟龍魚怪飛奔踴躍是又至動矣故滔滔不息百千萬里而不能窮

其所止者才也百折而不同者力也崖壁中斷巖據山谷奔瀆龍鳴不屈於激擊善用其才與力因其勢以爲動靜也故湍之則靜流之則動曲之則折激之則起各因其物而付之夫因物者主於已者也故波激湍之水注之於器則靜傾杆水於疾流則亦激而擊固非一守乎平與下之所能盡而動靜折激亦所以裁成水之體用也今足下既有其才與其力矣願進而交相勉者蓋又有在昔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僕既得文足下則足下亦僕之水之海之江河之峰巒蛟龍魚怪恃爲動靜高下者也而僕之於足下又敢不自勉乎哉

魏昭士文集

卷之二

十二





答周盛際先生書

已未月日世微頓首往家勾庭伯父自揚州還山云  
聞有深陽周先生者高行博學工文章將選有明三  
百年文人傲茅氏爲八大家而及我焉微聞之心喜  
旣幸伯父見知于世又思此先生者非好學深思之  
士與古人爲徒者亦安能知吾伯父之深若此而又  
隱身跡跡與吾伯父爲同道吾安得一見而拜之  
於牀下乎前年微從伯父客揚州甚病不見客聞客  
座談論賓主並大聲疾呼微驚異竊聽皆論古近人  
輒即士文集 卷二 盛際一

復從伯父還山哀痛之餘萬事蜩集田賦米鹽支吾  
內外皆服勞於微之一身不復知有讀書作文者二  
年於茲而伯父父年多衰病後遺憂傷精力益耗損  
門戶衰落戚友咸苦口勸導謂微當翻然改路希功  
名以自全夫參蟲避甘葵之味藜藿辭靡鐘之問性  
生分定不可變化功名之途非所敢知然內顧家事  
外觀時故竊用躊躇而不能自擇也二父年老素不  
通州府祖宗祠墓父母妻姑門戶之計其將何委微  
每一思及則仰天而嘆曰嗟夫古之人遭時會之不  
輒即士文集 卷二 盛際二

文章工拙之故及立身作人事伯父遂呼微曰來此  
卽向所稱深陽周盛際先生也蓋先生有耳聾疾云  
微是時則喜甚而先生曾疑微文亦相爲獎進就去  
又賜手書意謂微不規進取賢於蘇文忠曾文定之  
子弟嗟夫微年穉才拙豈能取榮名當世非敢有守  
高之帥也辱長者過分之言且慙慙不忘後學而訓  
誨之微其何以報稱諸書作人使不克有成就慚負  
先生可勝道哉書到日方匆匆從伯父束裝渡江未  
及報不十日而東易伯父長兄與士之計至矣踉蹌

善道誠不可幾及設令彼君子者遠有祖宗墳墓之  
任近有父母之喪殯俯仰內外互視交責榮辱死生  
非一身之故吾不知其所以去就又何如也傷乙丙  
之交奔走道路嘗天寒被雨步行九百里衣冷水流  
者十三日夜踰年乃得股腳之疾骨髓麻痛如循如  
抽伯父亦患左臂漸成不仁明年春微將從伯父就  
鍼師於雙林出入吳越之地或得再見先生一相傾  
吐爲幸先此奉報縷縷不宜

只是兩難一念徘徊惻惻往復不盡似從李陵報

魏都士文集 卷二 盛際三 五

蘇屬國來然彼以直寫悲憤故出之嗚咽此以曲  
寫疑憂故出之迴環而又從知己之言上十分矜  
惜尤覺情深一往矣

與友人書

倣伏處山中知有足下久矣比來聞足下居鄉中又  
方越境有婚嫁事是以欲登堂而必由今以友人舟  
船之便將溯大江而歸其爲抱恨何可言或謂倣曰  
朋友謀面未耳既見諸君子即見足下何異倣獨以  
爲不然諸君子立身爲學各有本末譬如靖廬之山  
橫演四出寥寥幾幾不相拱揖見諸子安得不見足  
下且倣以爲士生千世後讀千世以上之書聞其教  
服其義必且想像形容圖衣冠紀飲食嗜好恨不與  
其人坐同席一識短長黑白肥瘠之狀親執其手而  
與之言若此者於古人於我於古人之心亦毫髮何  
所損益而勤勤然必如是然後已蓋愛其人之心不  
如是則不足以自致倣於諸君子何獨不然然則倣  
不見足下以爲遺憾誠足恨矣

魏都士文集 卷二 友人 六

與施愚山先生書

庚申六月日世微九頓首伏惟閣下醇德高文爲海  
內師表既數十年微爲童子時輒知有閣下其人止  
從家勾處伯父所得竊讀閣下詩文及得遊手書行  
私慰之如坐寒谷而來春風之和行大夏軒呂而就  
密陰也昔年微父五十有一伏承許以贈言雖未復  
賜到業已踴躍爲榮竊惟人子于父母莫不願求仁  
者之古以榮之其可稱述者君子亦樂得而追至于  
女婦處閨門之內一二常德非有奇行大節則不敢  
魏昭士文集 卷二 愚山一 七

卜之久之微父誓自悔微父不奉二氏教而家母好  
事佛以父之不悅也數十年未嘗一日修齋微父微  
父好遠游南極瓊海北抵燕西登太華之頂端龍門  
之脊東南盡會稽天下十五國足跡皆歷一二焉又  
家貧微父兄弟嘗苦失學微所讀四書毛詩尚書周易  
春秋胡傳率多母口授亦間自爲五言七言詩雖內  
嫺至感無或得見者凡此皆閨門之常行不足爲大  
君子道倘所謂樹家範示子孫者其或庶幾然非得  
大君子之言爲重則亦無微而不信者與寧之禮俗  
舉昭士文集 卷二 愚山二 八

男子懸孤女子設帨之辰自五十以上婚友必爲屏  
障贈之而其言弗文則錦繡之章與錦弋同其言文  
而言之人非世所推重則又相與輕之今天下所  
奉爲文章之宗而德誼足以服人者非閣下誰屬閣  
下倘推勾庭伯父之交施及不肖微得藉丁以獻小  
人之母爲婚友之光微沒齒且不朽世世子孫實嘉  
賴之矣

曲折處好

與叔弟儼論仲父文書

天下莫不知吾仲父之文然真知之者亦絕少也予近負笈從游日聆旨畧窺其一二弟邇來有志古文學又好讀仲父文亦宜深知其意法所在蓋吾非敢謂仲父之文盡賢於古人之文然古人當日用意曲折處多不可殫則其爲文之妙難於想見朝夕從游者所言某人某事曲折盡知故也仲父嘗自言曰吾之文其原本在於積理而兼識積理之說許宗子發文序而峇施愚山書則鍊識之義備矣獨所論變化法最多畧見於陸立園之序乾之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闕尹子曰龍能爲蛟爲魚爲蝦爲蛤此變化之極致非後生小學所能窺測然其大畧亦有可得而指者夫不得其法則一用再用而窮得其法雖累千百篇若無意於法而法愈出吾試爲汝言之生殺予奪在於一字二字活者可殺殺者可活是曰擒縱且然未然予不遽予奪不遽奪難於誦言是曰招就若起伏若照應無意相求忽然遺之若游絲之象人是曰牽拂語東未竟忽而及西有不必要盡之言有不

魏昭士文集

卷二

叔弟

九

魏昭士文集

卷二

叔弟二

十

必竟之事是曰跳脫因筌得魚魚得則筌可棄矣是曰脫卸吾之意不可不使人知之也又不可使人盡知之可使人盡知之而不可使人盡得之是故或雖他說以亂之或引他事以離隔之是曰遮題所未始有理所必不可不有是曰補言火則已烈言水則已濡利於此害於彼鳥頭附子不制其毒不可用也是曰救此法之大端也則又有意竭氣盡而不能達止者用成語古事以休之有暢說賓意而主意自見者有賓主鬪亂而不亂者有題中人多本難位置乃更設數客以益之而寬然有餘以特見其能者有將轉且駐而後下有以接爲轉以起爲轉者則變化之餘事臨文之際不可不講求者也要而論之仲父之文其開後世之心胷別出古人之外者尤有三焉所爲論古言事之文恆出人尋常意想之外非爲奇也於其人其事之脈理獨得其真而人罕見及之是曰至平而至奇文之隱而不發者有當諱者有當詳而不容以盡諱者有其人難於進言而必諱言之者有事於此文不可直敘敘之於彼文者有譽之則失已

直言則忤人而言之如春風之中人而不傷者有以  
譽爲貶以謗爲贊者有言理不嫌其偏至然舉東而  
西南北可推而見文雖偏無誤於後人者是曰意直  
而文曲文章經世之分途而馳也久矣仲父之文如  
所謂擒縱推就遮補救諸法有以擒爲縱以縱爲擒  
以推爲就以就爲推遮之則白日而邱山可隱補之  
則天地之缺陷可塞救之則白刃爲仁器而烏喙爲  
良藥是曰空言而實用此皆積理練識之極功非區  
區變化之法之所可言然不得其法則言不足以達

嘉慶壬子文集

卷二 叔弟三

上

意文不足以妙其用而開口動筆必有所隔闕而不  
通嗚呼此法之所以不可不求也仲父又嘗自言序  
事之法多矣有追序有複說有單抽故成其錯綜斷  
續之妙又嘗言刪改後進文字有所謂移花接木者  
有所謂改頭易面者有所謂脫胎換骨者予於古文  
既未窺其牆垣五六年間又方奔走道路困於疾病  
身支門戶事益荒廢今雖朝夕追隨仲父竊自懼  
夫終其身之不能至也弟近頗專銳是用紀次以告  
汝東房伯父曰讀叔子壽敘墓誌始見其法之變化

無有窮盡汝試按法以讀之其庶幾有進乎庚申六  
月吳門鄧尉山中仲兄傲白

爲文苦心快意處寫出一一如書此皆予所願學  
非曰能之者也然紀述次第以爲後進學古人門  
戶正似不可少耳○極論變化支却以整齊出之  
是亦一法也

彭躬菴先生曰勺庭文原本左史八家人所知也  
其苦心別識出古人所未嘗有者人未必知得此  
遮類剔發盡抉秘奧有益於學者不小○此文之  
法便有多少變化處故是善學

嘉慶壬子文集

卷二 叔弟四

上



與丁觀察書

伏謁台顏。過承容接。使庸庸不假醇酒之三升。而大人惟教下士之一致。以其父兄及其子弟仁厚之風。蓋所謂邁古超倫者也。微嘗讀東漢逸傳。如周伯況嚴遵王倫仲微岸天子之前。而并大春故折陰侯逢子慶不答禮。太守雖有深旨。竊以爲過矣。夫好士者。帝王公卿之盛節。不相將以成其美。是阻善也。阻善豈君子之道乎。是故使太守捕之。而勞山人相率以兵弩禦傷吏。敗太守之美名者。子處也。然君相之

魏昭士文集

卷二十一 觀察一 上

所以下岩穴士欲用其學以致治。爾乃陸沉之夫。一不爲用。便寔志。雖有非份伍子弟所舉者。而君相猶敬之愛之。或歎息而去。或再三不輟。豈非以賢才者天地之心爲治之首務。卽不收放于斯人。而薪盡火傳無窮。移邪倣每掩卷太息。何意於今世而見其意於明公乎。日者前觀察王公甫蒞官於微。諸父丁書勞問數四。及間微父來。驛走車騎。造之。自有所語。未嘗來召。戒聞人至。輒見。問日必過倫室。而足跡馬廐。徑生於楊。此固當世所希觀者。顧人至今稱之。然明公

於微諸父既已如是。而於微之黃口。俗下亦忌分枝之此。乃千金買駑馬。則千里馬之日至者。又宜何如矣。此所謂邁古超倫者也。前蒙嘉賜。並示寄家書。謹謝。

大人日邁古超。倫截然作兩段。而於中更抽論子慶一段。便覺風旨鏗然。

魏昭士文集

卷二十一 觀察二 上

荅施愚山侍講書

世做生於解陘祥愚無知猥從先仲父誦讀得翰苑  
海內名鉅著述要必以問下爲首推私心嚮往久矣  
茲值母氏誕辰做兄弟弗克申脯爾之敬而本月最  
恒稍通書義欲做仰古女士之遺躅於做諸父父所  
交南朔大人先生奇節士母問聲敬慕尤篤服名賢  
君子之格言俾論每爲做兄弟詰述俾誦法爲模範  
做思所以爲堂上一日之歡以娛悅其母者非尋常  
輝祝之言足以發熱喜之誠而增飲御之重則亦必  
龜車士女集

卷二 荅施愚山

其人之蓄道德而文詞兼足者閣下今之歐陽子也  
輒不自量目昧陳乞乃當舒搢連破成格發舒大文  
與家父五十序間關悲寄世做兄弟嚴等再拜並誦  
家父母喜動顏色本經義而敷訓誨好懿德而資歷  
澤雖古之以文名天下者其言殆不足過一日之間  
其次四爭儼然東西華岱南北其斗臂峙照耀親友  
近觀咸合聲於歎此選人世綸將之榮不足分能尤  
之十一也詩曰孝子不廣永錫爾類此非特世做兄  
弟寸草之意得有所藉而閣下錫類之仁樂與爲幸

之懷蓋已宏遠矣世做輩亦唯是淑身修行仰法先  
民以無負大君子爲家父母傳世行後之至意如侍  
函又朝夕靡懈所以報也惟閣下鑒其微誠時惠教  
之幸甚幸甚

大人曰想欵之意可掬

龜車士女集

卷二 荅施愚山

末

與友人書

微頓首金蓮一別秋乃復夏每念行止殊牽念慮僕九月一病至冬方瘳今春返山四月之間往且來者三反頃至泰和於家仲父行笥得尊先生暨足下書喜悉近况又荷存注念金蓮聚首不可從得悲歎如何獨恨此時以僕與足下之交厚而言猶有所未盡者今敢爲足下盡言之僕與足下承世好又自定交以道義相期施生無相負自絕角以迄于今非泛狀所謂朋友也使人謂足下曰僕嘗足下之尊君子

魏都士文集

卷二 友人一

七

足下必將拂然不之信及述其時與地與其所與言之人且爲酒後語恐足下之疑信者半矣然使其時僕去足下不大遠足下必親馳赴以義相負而與僞立明或相去隔絕議者紛紜不已足下當亦以所聞告吾二人之尊君子而徐求其是非又必急爲書以詳辯其有無此固人情所必至也乃往來者接踵而竟置不言足下其能不歉於心乎及經放獲一見同居旬許雖米鹽燠雜事莫不備述而獨不及此足下試一問及乃應曰皆知之如是而已其可乎夫使

僕誠有獲罪于尊君子之事一見足下因必抱頭謝泣痛自悔恨如或無之亦必詳陳事之始末以見造言者之妄而止曰皆知之豈遂足以謝過乎今足下實有類于是古人有言曰止謗莫如無辯此以言夫浮辭之談爾天下有義必不可犯而名必不可沽者雖詩人亦有嘯日之誓夫子有天厭之言今足下聞之漠然而不置一言其將以爲小故而不足辯耶抑以爲雖有之無害于義耶豈以吾既謗其父則可以絕其子而不復以朋友之義相望一冀其始終耶是皆大有所不可矣雖朕僕終不忍漠然于足下也他日更得與足下聚首必當傾倒盡言問足下之主見何在足下或者其亦有動于心乎

魏都士文集

卷二 友人二

大



答陸賓賓書

細釋來書許與過分望倣成立意甚切夫秋惠來倣  
迫于俗事不得同山中信宿猶幸新亭作長夜談至  
今月影欄杆恍然如對家君以先仲父就葬傷慟略  
血疾後作季春暫息瑞金而一月來又復失適是以  
微室中彭躬菴先生程山黃維綱先生之愛俱未敢  
以同舍弟佩侍養未歸均承汪存婉戴無已示書云  
未見昭士見其文知其爲人及見昭士果如意中所  
見則與昭士言累牘不能盡者又可片言而盡此其

魏昭士文集

卷二

真賞二

九

故惟昭士知之倣然曰文如其人如其心此以  
言夫文行表裏如一之君子也倣則何敢孔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曾子固性孝友其行義最篤而呂公  
著嘗曰華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倣幼承父  
師之訓畧知立志而賦性愚陋不能爲阿諛取容木  
強不諧時于朋友不能虛己以受益作事纒疎讀書  
不能細心初若其解寃之一無所得賦性穿交與朋  
友則甚僕切敢盡言義之所在勉爲之雖走牛竭忠  
亦有所不顧才拙不甘自老闢下志四方習奔走也

他日或有所成就此則倣之本志爲然然不知其果  
能然乎否也倣十歲時絕功名之念學爲古文十一  
二歲後間有所作議論識見偶或可採父師沒引獎  
勸爲之憂刻繩以規矩法度旬歲間抄錄成帙浪遊  
江淮思欲就正君子輒災棄木以代繕寫大以子固  
之行義政事而公著論之如此況倣之文京父師  
之斤繩而可逃俗其人邪且十年來奔走于四方學  
益荒廢有退無進而寒門多故老父善病世務窮蹙  
又不得不舍此就彼至今年將三十一無所成就真

魏昭士文集

卷二

真賞二

十

溪公所謂人言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耳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足下有知己之言其必有以策進  
我俾于有成是則倣之心也若足下者倣片氣矜有  
不可一世之意而盡然折節師家君子恩兄弟之俗  
下猶拳拳虛下如此豈淺陋之夫所能窺測哉舍弟  
儼承教以養病之方且授古人良規倣亦有謁泉上  
李先生志遂得登堂拜母且以盡交陰子之友而弟  
侃又將畢姻當在來年事矣伍君象新僅一親面倣  
至翠微定有一番究竟海若所自愛不宜

名類晉公書

世微頓首得示書且以古人之詩古文相易勉此何  
異使怯夫暴虎蛟蜃負山也蔑能勝矣微不敢竊聞  
家大人先生曰方今才偽之士欲以詩古文傳于後  
世者所急在于多學少作精思鍊識而體諸身世以  
適于用乃文士以多作急成名爲務誠如是則欲其  
有傳于後世也不亦難哉微竊思古人論天下之兵  
猶人身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士之于學豈異是  
哉故多學以養氣者家大人所以訓其子弟也王荆  
公謂曾文定曰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蓋後之學  
者與先王之時異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是故  
因今以通古而憑古以立今如氣足而後血脈不枯  
不疽營衛相灌輸而氣與血脈乃俱歸于有用今徒  
以多涉獵供吾詩古文之用往往病于壅滯以生瘡  
積或少腹絞急或成帶下食過而元氣不足以運之  
則全體至于疲憊而生疾此多讀書而不知養氣之  
弊也雖狀是既一事矣又必集理集事以致用理集  
所以研其機事集所以精其識夫然後持之有故出

魏昭士文集

卷二

晉公

手

之有本末惟吾所言焉足以達吾意吾所不言焉有  
以存其機于是其底于有成也故文有以澹泳優悠  
爲上者有懇切直入詞嚴義盡爲上者則在其體格  
之所宜爾矣嗚呼此一理也前聖人言之後之聖人  
復言之學者群起而言之其源同其所發皆不同時  
異故也微得從家大人游漢仙巖過上里兩寓館舍  
見足下之挺狀思學古與同人相切劘又且望之愚  
下之微荆公謂陳絳曰古之人其成就未嘗不以朋  
友者微雖非其人狀竊有望于足下矣惟足下有以  
魏昭士文集

卷二

晉公二

圭

教之

與友人書

僕與足下交者十二三年僕性驕爭好辯戲而足下  
本質特寬厚乙乙之前以情性不合不相渎交後此  
日承父兄教訓自思欲變其氣質而同志中相與切  
磋者甚難其人竊以足下性質與僕人異緩惡剛柔  
可以互相資勵冀他日各有所成足以定交足下至  
今一有二年年各世有二歲而終未能遇其毫髮也  
狀僕與足下交則十二年來日以益厚僕生平重許  
與同堂世弟兄十六七人獨與某某善足下非有同  
輩之士文集卷二 庚戌 子十  
堂之誦而與足下定交以足下才智雖未能大過人  
狀可相信以爲倚任其他朝夕往來者要更相推許  
飲食笑語相與喜悅已耳獨與足下與某自謂不同  
世俗之交凡立身處世讀古人書與夫父子兄弟骨  
肉之間下至一言一動措諱之事一有過舉必痛言  
以相規責甚至動色怒罵毫無芥蒂雖事勢將成人  
所不能止者一經責詰輒勉而止二年來足下就學  
外館僕亦奔走于道路雖蹤跡離離而心意之相孚  
血口之相誇亦猶昔也近者足下數事僕或見或聞

口之本常見墨猶謂足下天質如故乃不自揣度累  
遲無已不意遂獲罪于足下也子游曰朋友數新疎  
父又何怪乎狀僕之私心猶冀足下感悟則十數年  
之交幸有以終今既四月矣而足下復未一言及是  
足下胸中久已絕僕而置之不議不論之列矣則僕  
又豈敢委曲求媚于足下而有全朋友之義哉雖然  
僕必更引前事以申明其說者僕足下自知其非得  
取鑑于後也足下自命長者而鈔某某之書乃曰吾  
恥之而不行嗚呼將誰欺乎蘇子曰驕鷹大而赴林  
魏郭江文集卷二 庚戌 子四  
戲語人口我非狹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足下既  
罵而秘藏之矣乃備辭以謝責已者曰此養生保身  
之書也吾罵之而實未行焉其誰信之乎果不行也  
則顯出而焚之而乃重怒僕之責已曰某某者罵之  
矣子弗沮而獨責我何欺我之甚也嗚呼足下捫心  
言之將以責之者爲厚乎不責之者爲厚乎如以不  
責者爲厚則是談笑道越人爲厚游道道其兄者爲  
薄也又將以血言親友者爲欺乎以備辭而認爲信  
友重友乎且使足下惑于其書心肝而力行之其有

青本規箴而不報而近日之舉爲尤甚大人孰無過  
改則無矣足下怙過如此此誠何心哉諒日朋友之  
道合則語不合則去自今以往請從之文親戚往來  
之列行各努力自愛

魏昭士文集

卷二 與叔三

三



與湯潛庵中丞書

世微頓首朕德輝日維改歲仰仰光際刻木能忘  
微以管蠡之器謬測天海微陋自慚然管中未嘗非  
天鑑水未嘗非海適足以見天海之大無所不著也  
公以聖賢之心施廉明之政表率屬僚萬民悉被其  
澤矣竊惟大有司之治仁恕蓋不待言然仁恕之方  
首在子心貪吏貪吏者苗之螟螣木之蠹人之豺虎  
也故貪狼之吏不除上之人雖勞心焦思而百姓無  
告矣次在于摘奸徒幸災樂禍榜人于危而規其利  
魏昭士文集 卷二 與叔三 三  
造作生事黑白淆變肆強詐以武斷支附吏以鑿成  
爲害最大此新例光棍同強盜律爲可救弊也次在  
于嚴珥筆珥筆之人結無爲有挑關撓亂詬詈可優  
干堯舜孝已逆同于獍豸故嚴懲誅告逮及珥筆則  
刁風戢息矣蓋聖賢以能惡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  
歸之于仁人者殆此意也彼黃口無知于大賢之前  
不敢爲貌言以涸視聽謹因賀候附陳芻蕘非敢謂  
少效裨益亦野人片囑愛君之意不容自己足破盛  
德感人有如此耳家父久飲對度且極感詩迪小子

微之德草野不敢唐笑命致荷徑不宜

魏昭士文集 卷二 潘濬 一 七七

與許生洲督學書

閣下志遂聲達海內之人服習制舉文章者爲惜懷  
家終南戶誦宜其下視一切乃欲然好學如不及而  
謬許傲以古文辭爲有足觀重疊勤懇詩曰雖有絲  
麻無棄官廟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君子集思廣益  
之盛心然傲則媿沮屏營弗克堪受而知已之感深  
切于懷也竊謂文章之失有二博學者厚重綿延而  
其氣不足以舉乃有食生不化之病醫師曰養虎遺  
患食積之謂也其胸笥無所不備則牽強傳會影帶  
博奪足以成其說而鑿于理者多矣頽拔者以爲不  
在學則鉛薄寒儉一二用之而可喜再用而鈍又再  
用而屈折矣蓋不廣讀書無以養氣氣不厚則不能  
生發而變化不知古人之立意立言體裁徑隨也然  
而又有二失焉公卿之文謂晉爵位尊達矣奴隸華  
墨曰我如是貴我如是富吾發言者書容有未善者  
平而不知文章不與富貴俱進也貧賤之干畏惠不  
前曰文章之傳豈在我說隨時好視人爲轉移言善  
也懼受者之垂意忌諱顧瞻如寒衣行荆棘中防鈞

刺之不暇則妙義何由纂遺辭何由爾雅乎然則非  
有特立之操沈酣古人而化其渣滓不能也雖然又  
有二失夫進而無極者理與文也能文之士自以爲  
至矣不思所以爲更益于是手滑心馳學力日消而  
精采日晦初移選處者其失在易故曰未路難持也  
專古之士法度規矩絲髮不敢越步則步趨則趨得  
古人之糟粕成優孟之衣冠其失在泥鳴呼去此六  
失者而可矣閣下都盛名而問學不衰虛下以爲左  
海所謂選蔭司鐘威施司杵莫不得其用者其日所  
魏軺士文集 卷二 性理二 主本



與李醒齋學院書

燕臺拜別倏及三時細奉提擲有如當日辱承贈  
之口芬深慚賦珠而冒玉歸迷雲詎家君所爲銜旅  
弗識也近閱邸抄知有督學江南之擢閣下以閣門  
之大家當承明之著作出而銜錫多士敷教大邦  
模範歌瓊玖成器所以率國家而展抱負莫此爲尚  
矣夫士君子之躋仕也得與清華之選登臺龍禁密  
邇宸旒綸綍出于其手休治固以成象讀秘閣之書  
綽金匱之藏驅軒黃千施中羅罔納于物表真丈夫  
之雄也出而校士營雪趨風妍醜呈露施嬌欲荆布  
之柱不毀先惟刀模茲粉墨之醜亦足斬渠至于崇  
正學闢異端尚忠孝揚側陋文章關乎氣運學術繫  
于人心繩學官之弛修權在督學察塾師之邪正責  
在廣文表直而影無偏源清而流不濁此督學使君  
所得爲而大人之施設也僕榜樣下村宜匠什之見  
揮泐浮微長乃狄公之不棄惟孟子之二樂在我一  
而在天二得之者庶乎有公似邢氏之專愚在人十  
而在已千媿之者允哉爲倣向承西江文選之期正

魏軺士文集

卷二 李一

三十

漢品題佳士之望倘確舉行竹繕微轍是閣下握文  
林之全局爲大業之傳人附尾借輝亦人生何極愉  
快者也不宣

東陽士文集

卷十

三



與沈融谷書

往者餘嘗與德君子鄒聚首于鬱孤臺時查君鄒是  
文同客臨江僧舍登高望月至漏下二十五言時或  
慷慨悲歌乃因二君得讀江樓令集松先生文章行  
誼想見當日意氣豪雄激昂節節使酒罵座或賦可  
拳劍有不可一世之志兩君等有兄弟之誼則雖不  
見先生之面而其人已躍然在吾胸中矣京師忽  
承左顧捧刺駭喜僕適將有三楚之役乃三四相往  
還卒不得相遭今復三年矣豈天竟不使吾二人一  
見耶士文集 卷二 融谷一 三  
龍岡柳枝頓挫曲折以委蛇其事厚其想望之勸而  
培益其後相見之磅礴雅愉邪聞之登泰山者曰泰  
山之高四十里登其巔者無毫弗屑然而日之所及  
百里外城郭邑屋冥然無所覩惟雲蒸霧蔚與巔氣  
相接而已余昨歲過泰山下通大饑嘆草木菜人相  
食遂疾趨去即所謂雲蒸霧蔚與巔氣相接者亦不  
可得見然則查君鄒君習登泰山者余也過泰山而  
而不登者也噫僕與先生之既遭而相失其亦猶是  
乎而僕妄測先生之高溪安論泰山巔所見之遠近

是猶無帛而議裁製不變而較鹽梅矣然必且帛帛  
與變而後已也嗚呼查君既逝往昔日以疎來者且  
以親此非我輩交道如此而誦其詩油然而感生焉先  
生富有同歎也摺刻一帙附呈



魏昭士文集

卷二

七



與徐德庵先生書

先生不以予鄙賤獎許過量心殊感戴故書  
中不得全放世俗言雖負應君取敬節自享  
然可以想見先生不擇不讓之深大也

太史公云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于不肖唯后陵  
君爲能行之不謂傲身見此風于先生也而於陵尤  
其至者

初爰至端州於吳制府生中聞  
先生有內閣之擢兼得長公僞春官報踴躍欣喜夫  
德修於身而慶延子孫此天道之恒也德盛者其報

魏昭士文集

卷二

七

厚源深者其流長此必致之數也而君子嘗欲德餘  
於報堅持蘊藉之使天恒思報我而未足故往往爽  
業豐懋歷百世而不替者蓋君子自操其損益之機  
天不得殫其盛德之報蓄之致於榮長而無極也先  
生德盛源深天欲報之而未艾此已然之驗也孔子  
日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先生持之審矣而一門科名  
之盛聲施於四海自隋唐制科以來未之有偶大身  
都數千年不可幾及之盛美其所以致之者非偶然  
而得倣更敢謬以古人三瓦不陳之意進于閣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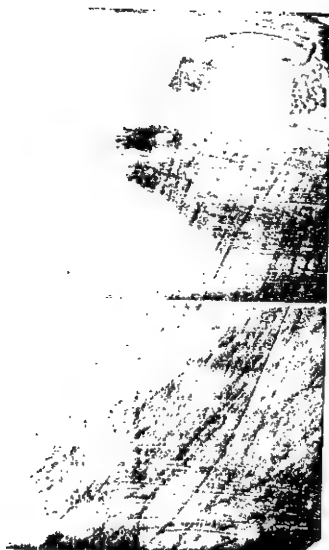
時書之致榮長無極者又天道之恒也然先生豈族  
飯之思言哉孔北海曰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後有  
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臨啟惶悚



魏昭士文集

卷二 健港二

三五



與朱竹山翰林書

今初夏客粵東友人與朱先生善者問做曰朱先生  
處隱約數十年一旦就役當清華之選爲人主所倚  
毗往者學概卓犖之志今其何如做應之曰晉孝武  
徵處士戴逵逵累辭逃去得謝玄疏而遂始能遂其  
志王穆招處士郭瑀瑀歎曰吾忍不叛斯民邪與同  
郡宗暉俱應介士通儒道固有在也朱先生定有以  
自處矣諸君曰然往做游燕都時先生遽來議家軍  
按人事獨不遺一微且贈詩惠書以饒其行足見  
魏昭士文集 卷二 朱竹山 素  
先生學力有素今以升沉亂其心也卜武昌江陰陽  
俱相賠于黃鶴前卜君未返所治江君相期于長  
沙候之一月不三想其中皆有不客已之故并報不  
宜



與韓恭廬宗伯

曩戊辰歲侍先君子過上里衙閣下容接喻分同果  
亭徐公走別江于攜手登小舟出所著殉難殉節諸  
傳共相考訂因命僕子汲水烹茶徹糖果跌坐角  
中品論殊暢不知日之西下歲壬申世倣宦故人於  
三吳時閣下勾靜山中造門不值乙亥赴牧仲宋公  
約而閣下已入都矣緬懷風度輒令歸氣都消非特  
爵位之尊聲名之盛已也昔念菴先生初第聞  
婦翁語則而發亦後數十年以理學名弟子著錄者  
魏昭士文集

卷二 墓廬

尋

千數百人一日請言其生平學問所最得力處先生  
曰用功數十年只是銷磨狀元二字不去雖古人致  
驗之精亦誠勢位之難忘也閣下由歷宗伯主  
持文衡名震天下天下之言文章者莫不以韓公爲  
歸而閣下乃欣然自下下交不遺巖穴士樵輟詣節  
烈傳之以爲不朽業是念菴先生不能銷磨者閣下  
胸中久已無此二字矣溯別十五載是書諒久傳布  
未審肯以一冊畀山中藏石室否先仲父所評陽左  
傳經世其未編輯者四之三客歲屏人事勉強續完

約七八百頁未克授梓以請政聞西江一省統志皆  
出燕許手筆殊爲微艱榮幸特是廿年前與陶齋李  
公有西江詩文選之約後以事會未果使山朴巖穴  
之謳歌不得見諸紀載以表白於世真痛恨事當乙  
亥秋宋公爲道閣下以太守書論脩文廟及革弊諸  
事世倣亦爲述撰侍先君子同閣下烹茗品果一談  
宋公掀髯大笑世倣深歎風雅大儒居止作畧自具  
風雲卷舒之致何莫非文章之盛事歟世倣年近始  
衰復以親老累足山陬學業無成歐陽永叔識之  
魏昭士文集

卷二 墓廬

末

下卒爲閩人世倣之愧負閣下其何如乎臨啓上叩



卷金商玉

謝君至捧讀長箋詩評欲以明明德復唐虞三代之治爲務蓋卓犖非常之士也其梗槩可想見而數語論分不勝快當崇禎甲申之變先祖父衆諸生逃跡邑西郊之翠微峰先伯先君與同志八九先生結廬於其巔曰易堂講當世經濟之務間遊歷南北所至交偉人傑士海內識與不識曉然知其意志之所尚非徒究明乎六藝之義而已今六十餘年先輩凋喪殆盡某兄弟生長山中自顧庸劣不克負荷亦不

魏昭士文集

卷二 商玉

一

敗妄希遂取戎奔走南北武討論古今成敗得失之故然皆頭禿齒豁鬚鬢星霜一事無成良可浩歎承示以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之學誠治世之常經士君子所當務弟生於擾攘之後者目不覩治平之人英雄豪傑奮袂而起拯斯民於塗炭志氣過逸得君以行其道不守矩度蘇子瞻謂齊桓晉文而欲行湯武之事雖欲霸不可得語曰毒蛇螫下壯士解腕雖救肘應猝之大權終乖孝子不忍毀傷之最見則平賢豪傑治亂之道判然分矣古人云識時務者在乎

使傑分爭之際事機之來間不容髮倉皇應猝與時推移而欲由格致以成治平則迂遠而不近於事情然而開戶造車出門合轅完事講貫之功亦聖賢所不廢子與氏以好貨好色對時君以聖之時尊孔子殆將合聖賢豪傑而一之矣竊嘗聞之敝堂中先輩言漢唐可復而唐虞三代不可復勢使然也故升而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至於學校有士之君莫不脩舉而奉行者未善有治人而無治法是在乎其耳某學識鄙陋敢以其所見聞者質之先生幸卒教之謝君困抑極所關念特才短力綿僻處萬遠之鄉黃蹄岑不足以容尺牀推宅安頓使謝君無內顧之憂重有望於大邦君子矣

魏昭士文集

卷二 商玉

一

魏昭士文集卷二之二

書

寧都魏世倣昭士著

荅伊奘若

從印浦得聞姓字具悉曾懷灑落有不可一世之氣  
心竊誌之亦既有年矣客秋忽傳以詩文來詣咏與  
其事者多知名士世道人心誠未可問當同印浦時  
相歎息既而許匠三至珠素陰子亦一過山齋象新  
伍君復走札道巔末甚悉印浦謂足下當此如錐處  
魏昭士文集書卷二 奧若一 卑  
囊中不特末見必有脫穎而出之妙蓋亦信之於其  
素矣捧讀長箋以鄙人總念爲言斯亦一時耳熱之  
語不謂竟徹左右書中謂馮媛論且林越市朝一師  
已高孟嘗君一等夫孟嘗初得馮媛不知其賢市義  
而返復不悅迨就國於薛而後口乃今日見之豈識  
時務之俊傑哉足下不即赴印浦山中之約而汲汲  
爲都門之行桑土綢繆之義洞悉胸中豈獨馮媛先  
生爲孟嘗君籌畫使取重於梁而後得數十年高枕  
爲樂之說已耶第不知何時果赴印浦之約信宿山

齋得以聞所未聞且徵印浦知人之哲也僕刻下將  
弔故人於雙江倚牕待發匆匆奉報不盡所云

魏昭士文集書

卷二 奧若二

四



復張長原書

世倣頓首八月中偶感寒疾方輟轉牀蓐間而足下  
手書適至舍弟世儼明誦而聽之乃默然起曰此東  
吳之志士也吾思旦暮遇而不可得者今一日而得  
之吾疾不已瘳乎世倣生平以朋友爲性命幼入塾  
結至友數人至今不論十五六從先仲父遊大江南  
北得見先生長者聞其緒論以及志節爲行事心竊  
嚮往若可跋及迨弱冠氣益壯志益銳食能兼數人  
步日可百餘里勇於任難事供先君子指使急友人  
難士文集書卷十長原一  
無虛日陸不喜輿輿猶覺其迂緩水則乘長風順流  
而下便欣然忘倦或溯流而上灘石鑿鑿風少逆卽  
捨舟而步以爲常一日有友在急難中不避刀兵風  
雨二晝夜疾行三百餘里往救之竟得展臂疾每一  
發輒痛楚不可屈伸歲或一二次未嘗少悔世倣蓋  
天下之至惡人也嘗謂交友無至性其注則不可以  
久要而緩急無所恃文章無獨到之理識則不足以  
感人而安望其必傳於後世所見如是坐是不能廣  
大以開拓其心胸未可以御世每夢寐天下之通儒

達士與之朝夕庶幾移我性情面歸之大道以見於  
事業文章豈非厚幸然而面未可必得也世倣年未及  
壯先伯父仲父卽世今年行年四十先君子復見棄  
兄弟異喪相對惟以殯越足體始覺少時所行皆蒙  
舉然勇往之志未敢少衰貴鄉允言韓君世倣石交  
也韓君明體達用內剛外柔資爲弘毅之佩今論是  
下書想懷其音容風旨何其似吾友韓君也客秋奉  
先君子命省弔故人於姑蘇白下遂造上里時韓君  
適自楚歸偕其友竹岡周君敬譙而別韓君曰吾鄉  
難士文集書卷十長原二  
頗有人今俱作四方遊子歸壑不能一一爲子道若  
足下者豈韓君意中所欲言者耶是固將起我於沈  
適齊言奚啻如前日聞聲而念風露之疾已哉願思  
抵虎頭城各出其所有面相質正練先君子在殯未  
敢出戶寒家全集卷帙繁重丁發以來未嘗鳩工纂  
印他日自當奉呈也先仲父左傳經世便制剛十之  
三四未全書先伯父父四此堂稿初特藏一抄本邇  
年先君子以友人之言遂燬其稿承詢一一及之拙  
刻暨舍弟刻共五帙先附請政武清曹君幸致御企

之私謹此佈復不盡瞻馳

觀絕士文集

卷二張原三

四

與王阮亭司寇書

憶七十四甲子孟夏世飲浪跡燕都閣下一見於廣  
坐中鼓掌雄談數月後即許爲忘年之交及相見於  
羊城卽爲先君子述曩者與世飲以文章見知之由  
又見於端州卽以南行誌弁言相屬艤舟待發世飲  
乃挑燈呈素閣下喜動顏色卽於廣生中徧示同人  
又爲之延舉於中丞宋公斯時也世飲年甫壯再歲  
而三聚首閣下所以期望之者甚大且遠乃忽忽二  
十年而鬢髮已斑毫無成就老且將至良可浩歎在  
蓬華士文集卷二阮亭

羊城時先君子聞閣下語顧而笑曰王公言外之旨  
似謂汝文勝我王公真汝知己也嘗憶端州河干閣  
下執世飲手相與纏綿曰吾釋褐之年子始生今與  
子爲友而子且爲我敘南行誌不可謂非異事越石  
父有言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閣下豈特知己  
之伸且有嗜痂之好昌黎謂位日尊則賤者日隔惟  
藝閣下時加策勵使獲守先人餘緒不至頽越以自  
顧其言則幸甚幸甚南行誌刻本曾於宋中丞坐次  
得一沅讀然大集未覓全豹終屬缺陷祈查檢寄不

與徐果亭少宰書

歲丁巳晤司寇公於廣陵七八年間時視流論甲子客燕都司寇公適館授餐情同骨肉因復與相國公周旋而車騎枉顧閣門則在戊辰世微時侍先君子舟中閣下同慕處韓公偕來傾蓋如故各出所著列難及節烈諸傳畧共相商確自日中至晡刻始各分袂且命不必報謁駕帆長行閣下同韓公偕駐江干目送良久若有不勝情者嗣是司寇公致政世微奉先君子命往候起居迨相國司寇仙逝先君子以袁舉耶士文集

卷二 果亭

已

病不得親赴弔唁先後命世微致炙絮之奠閣下以眷顧方隆未遑家食故世微數造呵里未獲一承顏色而山野踈慵候問缺如愆罪山積矣當舟中促膝之時正司寇公秉軸炬赫而閣下深以爲孤危韓公復述閣下膏言仕至宮詹以上使不得安閑休息逾年以來凡總裁實錄之任皆出閣下大手筆世微年近始衰日侍七旬老母未得敬造請益臨啓主臣

荅官公壁書

世微頓首自與寅賓交輒知公壁先生及邱君眉初繼以元仲先生八十家君子歸自泉上敬悉梗臬追乙丑得讀與舍弟世微手書其忘年忘學爲好朋友文章之旨溢於言外世微兄弟以寅賓而知先父先生亦以寅賓而篤愛世微兄弟今遂十年矣相去三百里先生與儼猶得一通筆劄而微至上邑以遺女適返不得造泉上一相傾倒詩扇拙刻亟欲請正因走數行附寅賓所不敢作寒暄語乃先生報以長箋

卷二 公壁

未

期許獎借踰分微年將四十文章學業茫無依據格守祖父之訓畧知向善不爲四方君子所積棄所賴以攻其闕失如先生其人者亦不可多覩倘先生不以未謀面之嫌書疏往復訓迪頻加使不至坑塹之隊以貽羞祖父微之深願也方今朋友道衰篤之者鮮李先生長家君子幾三十年與家君子爲兄弟交夫李先生都盛名數十年而其次公齒猶在家君子上乃繼絕懇摯如此有在學問文章之表言近指遠可以意會而不窮者故其念慮特切是以忘學忘年

不自知其所以然耳而白下胡星卿先生亦然去夏  
 敝友兄吳子政歸白臬上述先生文章學問爲知已  
 所推重門生子弟矚目琳瑯宜矣然無外求矣乃與  
 不肖之世微兄弟縫緼如此蓋臬上多古君子之風  
 其志年好學篤朋友義繩繩其人與抑以寅賓之德  
 爲揚詩遂信之而無疑與然李先生與家君子猶有  
 足競爽者而世微兄弟無能爲役何足以當先生虛  
 下之肯哉夫厝足之地不過四寸而所立止四寸之  
 地則必顛仆矣敢不懼且勉乎夫廣其途而扶其墜  
 魏聯士文集 卷二 公鑒 二

舍先生其誰恃恩以誦教之誨之當過於李先生與  
 家君子亦寅賓之所樂聞也邱君未得一通閱問而  
 神交實久倘相見幸道拳拳



荅張捐持興國

世微再拜世微生於僻壤廬祖父詩書之訓弱冠畧  
 知趨向而奔走南北幾幾其四十年以發學非杜鹿  
 鹿鳳鹿者如是卽少時一隙之明亦荒落殆盡況徒  
 耳食父師之唾餘者多而敢附於作者之林乎故中  
 丞耶公初夏有召主鹿洞之令當事詳切致論而世  
 微亦委曲懇辭蓋緣麋鹿性成未能爲繯磨德聽且  
 恐弗勝其任也茲俞廖二君至復捧手書誦讀之下  
 愧感交併郡志重脩誠九十餘年之盛事有大中承  
 魏聯士文集 卷二 公鑒 二

之任賢不貳得閣下之博洽公平是非黜陟毫髮無  
 苟斯一郡十二邑之厚幸幽隱藉以不朽風俗賴以  
 復振欣忭豈可言哉微生也晚去歲年十有一年初  
 志在習勞苦是以忠節軼事雖偶聞之父師而未究  
 其詳荷閣下下問自當舉所知以上陳何敢有逡情  
 耶如或各體就緒欲令一麥末議至期乞先後郵不  
 必竭誠以告來素纖悉備舉特各縣多有已脩新志  
 而未刻成者似必須索其底本方可稽攷更日錄興  
 地之分野氣候土俗兵防之士兵科目之分鄉舉進



產品附錄

涉以見其帖括精無生就事類志之役中久  
 汨沒於刀筆舊儒中誰是分任協脩而甫於中  
 之齟齬者不淺而前賢往行固當此攝乎含道其  
 藪觀人非疎濶而賢往行固當此攝乎含道其  
 乎地之人以爲顯州武侯不立記注明經政實達  
 不免澤沒而榮蓋州武侯不立記注明經政實達  
 虛鶴兒長短不容斷病理因宜然就頭郡上萬  
 文物之廣且盛必以卒部爲稱首而往目尊門  
 李兩先生始易堂同業諸賢文筆詞章錦揚湖色  
 雖鄰邦遠近猶趨其麟藻之力而於一邑中苑羅

魏郭士文集

卷一

二

五

別扶無窮不離其金精之淵海乃仰之愈顯首  
以又思過中矣爲猶昔是故今日賢者論志舉一  
而思過中矣爲猶昔是故今日賢者論志舉一  
爲語嚴此後三十年來入於途道者興更出龍門本傳  
亦有孟堅之類題缺李或有恩意非徒名宦  
能補諸會則之樂楊安姚季或之推書雅略所  
庶政者總之木成安姚季或之推書雅略所  
庶政者總之木成安姚季或之推書雅略所  
庶政者總之木成安姚季或之推書雅略所  
庶政者總之木成安姚季或之推書雅略所

荅許季覺書

願與足下交也接勝何時念之神往

魏昭文集

卷一

4

新



荅沈漢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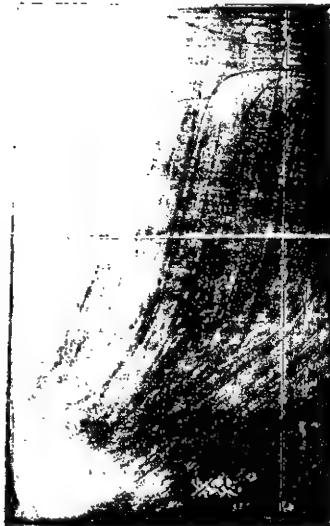
庚午夏至後九日易堂同學弟魏世儼謹頓首復書  
漢嘉先生足下先生家持内外文名人以爲世其得  
而幾似先生議論慷慨與朋友交誨如也人以是賢  
先生僕則以爲皆非先生之至焉者也夫人之所以  
貴者於朝廷則爲直臣於家則爲諍子於朋友則爲  
直諒之友故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且其  
諤諤者固非專爲其友其所自持者然也竊聞先生  
於父子夫婦離離愉愉文行轉相師友與人交則從  
魏耶士文集 卷二 漢嘉二 五  
勉其人爲世所難爲事規其人使世不得而少議焉  
嗚呼此乃先生之至焉者也所示跋家君子論岳忠  
武責韓魏公與兩張皆可立死者而定愛書嫡孫諸  
子書名議及與洪潤孫書論縉子於生父稱謂得情  
理之中而贈沈昭嗣序列有世德以見昭嗣之賢之  
所以不得館職又勉昭嗣以隨境盡分使遂爲州縣  
則宜周知閭閻疾苦而愚以論古之制禮者以大大  
爲準蓋大大世其爵非嫡子孫不立不立則不得以  
祭大夫此所以主及曾玄而左親右疎勢使之然士

庶之家或當有異焉否耶生父之稱曾文忠論之詳  
矣家君子以幼弟世儼繼先仲父後則呼爲兄子而  
世儼稱生父與尊旨適合也往者記先生以書見示  
謂樹集不宜以書篇爲卷首今已刻板改正又謂古  
人稱名兩字必兼不宜去其一是一二者雖小故先生  
何嘗一日忘益我乎當僑湖樓時先生謬以文章見  
示感先生諤諤之意遂有狂瞽而手札褒嘉云云豈  
反言以見意耶近作愈勝日惟置座右取裨益而已  
何時復得磅礪神與俱往

魏耶士文集

卷二 漢嘉二

附



答雷用脩書

世做頓首。墨於做友兄吳子政所見足下贈子政詩。八居近體。詰作近體。用工部之意。而自出機軸。句字格法。不襲古人迹。既心賞其詩。因及足下品行。而子政極道足下虛心好學。上邑知名。上罕不出足下之門。而願欲然。自以爲未足。心竊嚮之。比也訪一見。標別深爲絕。悵繼捧手書。則感悚交并。先仲父贈

禹成先生文。以爲士之能爲人上者。然後能下人學。可以爲人師。然後可以爲賢弟子。蓋非今世之士所

龍昭士文集 卷二 周橋一

能有而猶非學業。既優坐臯比。而羅英才者之能自沖抑也。足下殆道人遠矣。古人有言。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人特知夫泰山之高。河海之深。以爲莫可幾及。而不知蓬顆之土。疏濬之水。皆山海所取資也。然則外土壤細流者。其將不得爲泰山河海乎。來教云。求友切於飢渴。且歷敘所以得見彭躬菴先生暨吳子政而下。及於世做。皆勤勤不忘。做嘗有言。世風日下。不惟賢者之子。不克象其父。而弟或不逮其兄。彭菴先生做父也。

做事子政。如兄然。則躬菴先生子政。與做之優劣。足下可不問而知之矣。乃足下與做猶懸歎若此。然則足下欲成泰山河海。又豈其有不能至哉。

龍昭士文集 卷二 周橋二

與王詹長通政書

曩者浪跡都門守草野常分未敢造次呈身閣下不  
以爲罪反辱黃龍備極款洽昌黎所謂折官位以等  
行交弟其何以堪此乎然史遷傳信陵爲侯生執轡  
僉恭千古以爲美談是則美歸閣下弟爲妄人買驢  
馬骨而千里馬且歲至者三閣下好賢之盛節未必  
不因此而益彰也弟追維聚首幾二十載虎頭未慰  
於茲八年光陰駛疾洵非虛薄弟忝附齊年乃尊先  
公騎箕未幾先君子亦即見背其不幸處同然弟則  
魏昭士文集書 卷二 諸長 五

草野無用之人而已讀閣下典故一疏寐不阿比古  
大臣風度已見一斑弟鬚髮白已強半所謂蒲柳之  
姿至秋先零閣下其何以策之

荅伊順行

張買再至辱長箋動懷區區細故苟克當此嘗憶甲  
寅乙卯之際東南沸騰功名之士或振衣彈冠相慶  
或揭竿而起卽欲置身於青雲之上而坐享太平鳴  
呼志矣夫任天下之大事者以四海生民爲念非爲  
一身之顯榮尊遂計也故無意於功名而功名隨之  
當世安之史策傳之何者其識與量足以包天下而  
洞悉其微亦非俗流所能窺測先君子坐老窮山齋  
志以歿爲惟某年追半百浪跡於閩粵兩浙三吳齊  
魏昭士文集書 卷二 諸行 五

魯燕趙晉宋衛陳鄭秦楚間得交其賢豪士者卅有  
餘載然而目不見睫胸次狹隘未能開拓其志氣終  
不加脩學不加益且鬚髮星霜慙負先人良可浩歎  
任君恨菴交好最久某之生平是所甚悉倘推伍君  
之雅而輒策時加則幸甚幸甚

與李維德宗伯書

燕臺聚首忽廿載爾時世倣年甫壯誤居閣下引  
為文章聲氣之交戒司閣任得出入鈴閣不分晨夕  
者十有二月間同生淵健慕西公聚論僑舍備極款  
曲閣下時有策集西江詩文之志欲令世倣操遠政  
閣下典試泰中許公為學使者適同其地又欲借世  
倣以行親老未敢承命然而知己之難其何日忘之  
迨閣下督學南直敝堂中會青紫先生造訪復蒙諄  
諄下詢且重申西江文選之約懸千金以俟廉鹿性  
穉鄙七集集  
卷二 雜錄  
先  
成未克買舟南下踰年曾先生寄跡都門連用館舍  
迄今十五年矣世倣草野未足致達而是書竟廢懸  
貧閣下如何可言閣下位日益尊得君行志為天下  
蒼生所倚毗猶暇宅心詩文章與草茅賤士敦和衣  
歡世倣雖深愧徐稱而閣下過陳蕃達矣先仲父所  
著左傳經世定菴姜公代為剞劂者特四之一其餘  
未有成書先仲父歿既廿有三年先君了見背亦已  
八載世倣年迫始衰竊恐評騭之散見於篇端者不  
可復理客歲攜長豚濟杜戶數月始克披羅繡續得

七八百頁力薄不能梓以問世未審何時獲鼓篋肯  
英銳之氣與閣下酒酒磅礴踐廿載選約且攜是書  
請政令則卷帙浩繁梓未能得尊先司馬公重編文  
集白石山房詩文集皆從未梓前幸郵示之

荅許子問

又陶至得吾兄二月朔日手書知近來服食安善雖十五年不相見如得親面頗語快何如也承惠紙脯菊種不過多乎謝謝大作賜教者較之昔年益加洗刷以吾兄天挺之姿加以好學下問其造詣豈可量耶尊文妄以愚意評議歸上某自十歲學作文從中於先仲父十八九歲習奔走遂廢學視世三以後先君子以先仲父未有嗣續合追隨於大江南北者三載畧知古文路徑不幸而先仲父歿於惠州又卜葬事士文集卷二言問一

故或千萬言而不能盡者乃摘存於一二語數字之中或開門見山則又了無情況必須千迴百折委蛇婉轉起高山瀟大澤而人不畏其煩不厭其勞其以可思也有必不可作之文有小品印善堂蒙正止而反拙者尖利愈朴緊實而愈虛靈又在作者之運用之而已論人無過貶過刻論昔賢必當平恕言已身及子孫毋過獎誇失實要亦有其體裁也來示云欲刻刪以爲出羅未起夫傳世行世之文則又有殊焉故以聞於父師者書以相質妄論尊文知必無

獲事士文集

卷二言問二

荅

荅彭汝誠書

披讀長箋狂喜屈指廿年來不聞斯語我使骨月昆弟化爲胡越中夜思之如芒刺在背何能終日袖公詔太子曰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乎吾前輩九先生遠者來自千里之外聚處一堂以真信誠篤教子弟挽明季澆漓之習或出或處各有其道忠信篤敬以爲本朋友爲性命視朋友之父母子弟如伯叔父母子弟跪拜坐立一若同姓迨五十餘年不少變故至今易堂真誠不欺之名徧南北是吾前輩積數十年之心思力行以有今日吾儕或三四十皆耳而目之者也其視沛公開基業以遺子孫又傲誕矣且沛公以百戰而有天下一傳而幾絕於諸呂雖平勃之忠貞陸生交驩之功使非有文帝之賢終不能以復振髮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嗚呼此哀世之言也然後之爲政者必有樂書之心而吾猶足以爲伯是在有志者之爲之而已倘得二三同志之士攻其闕失匡救其不逮沈潛高明相需以全其用雖天下國家必有可觀況吾儕身世之故乎曹參爲相

魏駘士文集

卷二 汝誠一

六

魏駘士文集

卷二 汝誠二

六

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賴若盡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參語惠帝曰高祖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此守成與創始之所以皆難也今吾輩之守成蓋須具創始之力而行之如光武之再造不然未有不陵替者矣吾儕俱爲易堂先生子要之九先生之所同者心而不同者其行事同其心者真與誠而已矣吾儕誠能有十之二三足以淑身而涉世往者吾聞之親友吳子政述西冷應嗣寅先生誠之之詞曰隨境盡分莫此爲上矣雖然九先生既共有其真誠而彭先生之氣概林先生之和雅曾先生之無緣飾先姑壻之通而介先伯父之快直先仲父之寬裕尊夫子之恬淡家大人之剛毅皆各有其所獨至然而善學者得其形似不善學者則皆背馳矣豈吾儕皆不肖哉前輩之所以得於天者優虛心好學不自滿假吾輩耳食前輩餘緒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無勤學之功少切劘之益其所稟賦者亦遠不逮也李先生之相館舍世做尚在穉年每以爲恨今二十年來繼逝者又六

先生矣惟尊夫子與家大人無恙然皆七十耆翁有  
 儔如公西舟之其歿也幾三十年先從兄與十一年  
 元慈天折賢昆季登鳳兄弟及三同志若不自樹  
 立將不得比數於人做十歲後受業於翁夫子又爲  
 林先生及先仲父所獎許而李先生彌鼎之際似  
 亦子耳時方滅裂無狀先生再四問做於家人人以  
 或有所語乃令人隔山急呼做來止予已不敢言  
 一而訣皆中心所不敢忘今昆季各有成就微慚有  
 諸父執浮沈於世茫無津涯廿年習奔走於南北亦  
 難歸士文集 卷二 跋載三 宣

欲以朋友爲首務思推廣易堂之道而寸質驚下嘗  
 與姚友賴子崑吳子政盧寺則叔季弟共相規勉雖  
 競有抗爭顛越之虞身命何足惜恐樂書輩笑人以  
 貽羞祖父今昆季不我棄鞭策時加此正吾儕繼事  
 興起之大機也敢不交相勉乎且易堂九先生之所  
 創而告儕十餘人所宜共守者也吾儕交相扶持猶  
 懼失墜若用外人之言而疎骨肉昆友之交至分崩  
 離折微則未敢然也然而賦性木強身多瘡痍無自  
 適之功偏執狹隘而疾惡太嚴不能達心委曲以自

欺欺人故動輒見尤不可以行於世至於朋友雖不  
 敢自居益者亦非損友來示云云昆季其亦有以知  
 我也他如性習偏頗互有短長浮游之言毫末細故  
 則日者信宿面論已畧悉底蘊不復更及邇來事會  
 叢挫遠賓踴接報覆遲遲知不我督

魏昭生文集

卷二 跋載四

宣





荅廖初白書

披讀來箋獎許踰量重以腆脫而含絲悵單思萬青  
復述賢昆季詩雅誼且謬以尊先公家傳見委繩  
樞草舍之手何足以表揚賢哲把筆之際殊深悚惕  
先君子自鼎革後棄諸生服同兩先伯父彭林邱李  
曾諸先生結屋於金精翠微峰先生父母卽世既終  
喪先君子爲汗漫遊足跡幾徧南北是以南極瓊海  
北抵燕西登秦華絕頂覽山川風土之勝得盡交天  
下奇偉非常士見於詩歌篇什固未嘗一日忘斯民  
也旣更命某習奔走乃歸而著書寧都先賢傳亦以  
見志之所在耳今先君子歿且十四年矣其風已邁  
猶見稱賞於有道爲子孫者有不喜而生感者乎尊  
先公才能德量爲先達所推重抱道不仕而以地理  
自表見其意旨深遠出於尋常萬萬然尊行述大畧  
亦點晴有在故拙文仰體孝子之志而爲之不知其  
有合否要其行事彰彰將必有挾其隱而表著之者  
以憐昆季顯親之盛殆足以有傳於後世也昔人謂  
趙括徒讀父書如其者其又括之所笑者矣何日得

一相磅礴出胷中所有以相質傳稿錄呈幸摘謬反  
教是所願望

龔昭士文集卷三目

序

勺庭仲父五十序

贈宋敘仲郎中序

彭躬巷先生七十序

送鄒幼圃序

黃交三詩序

送彭子載再之領序

屈翁山五十序

送吳子政還河洛序

賴耳臣詩稿序

贈甘中素游江南序

黃仙裳七十序

送梁質人歸南豐序

贈鮑子韶四十序

奉辭父母往江南序

龔昭士文集

卷三 序目

贈王政子序

梁質人四十序

八大家摘鈔序

吳子政四十序

王汾仲詩集序

贈彭子務妹婿序

贈友人行賈序

叔弟二十一歲序

張孺子五十序

以下卷之三  
梅溪詩集序

師括編序

查母六十序

黃松溪先生六十序

軸園佩言序

贈適園主人序

贈吳子政遷葬先隴序

關再彭七十序

歷代史表序

拙軒二十七歲序

王阮亭詹事南行誌序

贈北田諸先生序

屈翁山文外序

大司寇徐健菴先生六十序

雷震鳳先生七十序

鄭若子詩序

析產序

嶺南懷古詩序

三十二選舉詩序

黎氏族譜序

歐上閣四十又一序

趙漁玉詩序

四香堂說部序

得隣軒詩序

駱將軍家譜序

孔昭文五十序

駱將軍家譜序

龔昭士文集

卷三 書目

謝母施太君七十序

盧穆之六十一序

張損持輿國五十序

曾若思二十序

魏昭士文集卷之三

序

勾庭伯父評

寧都魏世微昭士著

勾庭伯父五十又一序

甲寅正月十三日吾勾庭伯父五十又一先二日微執事水莊間以私意言於勾庭同門生日天下之爲隱者衆矣然古所稱隱士石隱爲上是故陶潛之高或以彭澤少之謝安出而圖晉成淝水之功儻或以小草議之安亦有愧色唐李泌隱居窮山絕粒二十

魏昭士文集

卷三

勾庭

十

年無妻妾子女玉帛之有肅宗欲以爲相堅辭而不肯居議者亦譏其朝夕往來官禁後乃爲判官爲刺史一無所辭微竊以爲潛之終隱宜矣彼安泌者而責其不當仕何說哉夫士之所以獻歌山林者非貴其棄置如糞壤朽株而不可用也或抱道不肯苟合或擇木而棲或察時勢之可爲與否以爲進退若生爲其民世受其食毛踐土之恩高臥自放視君父之安危曾如秦越人之肥瘠而不足恤則以當太公華士之誅可也而又何尚焉當元鼎之世國之再造危

如果卯也士生斯世莫不思奮其才竭其力拔茅連茹以扶持其國家故安也出乃爲遠志處乃爲小草泌徜徉乎三君之間多建功業率皆因利乘便伺時主之隙而後投之少匪躬之節愚猶病其出之不力智勝於忠也吾仲父自甲申後棄舉子業居山中三十年既數遊江淮間交天下奇士遊愈遠而志愈堅其所以訓迪後生者主於有用之學至今年五十一而心彌篤也微私意其非尚石隱者乎伯父聞其言領而微笑之微於是跪以進一觴

魏昭士文集

卷三

勾庭

十一

議論大好

贈宋牧仲詩中序

山之銳者不凌遲水之激者不委蛇故書曰位不期  
驕祿不期優才名亦然富貴而益以才名是激水於  
峭壁而增礫石於山也是以方冊無所游湖漣  
車東馬而人不得拔商邱宋公爲文稱公曰子微聞  
諸父言其少年時卽以詩文名天下吾意大行之厥  
罪斯澆瀆之波必萃於公之一身他日吾將望焉而  
反已歲已未公權關吾嶺微適入郡以諸父故一見  
公則溫乎如玉之在御萬乎如春如澄湖漣蕩水波  
聽昭士文集序 卷三 牧仲 三

不與而秋山平遠帶其左右也公自忘其富貴才名  
子亦相與忘之退而日喜有庶見之歎予將歸山中  
公酌酒爲別日子其無一言乎予唯天下公卿下士  
者有矣未有如宋公者故爲山水之說以贈  
又如池水益石能爲激湍礫峒之勢故自謂曰

彭躬庵先生七十序

已未嘉平之朔彭躬庵先生壽七十先是十有一日  
微父五十先生旬日往舉微微奉左右時同堂通家  
子皆與執事飲酒中先生頗微兄弟等而言曰少平  
之有志者能以十字自循省其庶幾有成微聞其日  
先生屈指而數之一曰存心二曰積德三曰思過四  
曰力學五曰求友勾庭伯父深然之曰請更益以二  
字曰執謙先生亦首肯深然之微退而繹思人心善  
惡之本本源不清雖有嘉言懿行皆外傍也然不實  
聽昭士文集序 卷三 彭躬一 四

見諸行事人無所利濟則心爲虛位矣詩曰慨慷君  
子求福不回福雖不可求而德必在於能積故傳曰  
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也詭于心薄于德是過也  
人之情見德而不見過故貴思然不學則無以明理  
非友則無以納于善而閑其邪是故爲學者五言備  
矣抑嘗聞之先生曰或問顏子大賢聖人何以後之  
克已先生曰惟大賢之已惟難克然則五者備而心  
心生傲氣長積善而成其德者往往也此執謙之所  
以爲要也予小子輩其何敢不兢兢夫先生年七十

古大夫休暇不與賓客之日也而先生勤勤然以教諸小子則其所以自強不息者可知先生之奇與德固當與衛武公比烈矣做淺學鄙夫不足以知先生特就其所以受教訓于先生者以爲先生賜夫古人忘老而乞言微之爲乞言也久矣

壽序中別調尋繹訓言亦有理致



送鄒幼圃序

乙卯季秋諸父命做省友人疾於贛州水洞舟膠五日而抵曲陽江朝食泊中洲見江岸百十人操白刃捲旗而疾趨予以爲鄉兵也數呼問之皆不答既放舟數里逢邑丞尉相勞問曰人言曲陽賊揭旗渡江故藏舟於此有之乎予始省所見岸上者賊也尉曰賊賊下視友人病而無錫鄒先生亦以訪友將衝賊上翠微峰矣因急呼先生曰某之子某在此先生愕然起立所然而喜蓋先生未嘗識做而做往隨家君客額則已從壁間窺先生也家君道先生性真樸好學不倦工詩文做自顧澆劣不敢造次見長者孰意今得與先生握手乃相與笑盜賊亦不爲無功也抵贛二十有五日還山而先生已下翠微將解道去私念山中諸童子皆得朝夕聞先生論緒做尙往先生久獨不得一與斯會古人云天寶爲之人生離合之故學問之消長固亦自有命與往勾庭伯父客高郵將歸諸老地臥送之時興化李於庭先生年七十餘夜半忽發嘆曰吾今無所願但願高郵百姓反朝

上則魏先生不得歸矣彼欲題先生之行不可得妄  
意江路再梗先生當無爲衝賊鋒而去也

與致不凡

葉昭士文集

卷三

七

黃交三詩序

黃子交三泰州仙裳先生之仲子也丁巳冬予至  
廣陵交三亦以試事來相見酒次出所作詩示予既  
而曰人之爲序者衆矣或僅工於文或人賢而文不  
工吾欲子之爲吾序之也何如予曰何敢辭夫交三  
之人吾知之久詩則見諸詩觀方吾之未見子也則  
固願凡之矣初予至廣陵甚病不能衣冠揖客但力  
疾一見尊君子氣豪過情之舉往還五六月嘗爲子  
道交三及其兄此懷之賢且曰吾父子某今出應試  
事與公卿大夫士遊其非得已也且吾老矣其亦可  
以自適甚矣夫交三之賢也而交三乃爲子言以不  
能拔於世俗爲自愧嗟夫交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  
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交三其可以無愧乎自念生二  
十三年旣不能工詩古文以爭衡於人又不能降心  
事帖括取功名於當世爲父兄服勞生守窮山事章  
句之學子則魏交三甚矣世之應試事者恒不事詩  
古文謂其有妨制藝今交三旣工制藝而復工詩其  
何以哉夫功名之得失固有莫之爲而爲者子於交

三不望其徒顯於一時而欲其有名於後世也制藝之文繩趨尺步以摹倣爲工不能自見其性情而詩則所以爲吾之性情之至者詩無不工予嘗與尊君子杯酒論今古事及甲申三月之變尊君子涕下而禱嗚咽不能已以交三之賢而朝夕間過庭之訓得其情所獨至其工詩固宜也予附通家誼而序之其何辭也

宛轉頓跌有俯仰之情

魏昭士文集

卷三 文三

九



送彭子敬再之潁州序

甲寅三月彭子子敬自冠石造乎呼潁子耳臣半午山而語時彭子將隨尊先生下湖東溯流而上於潁日吾日侍側觀長者言動諄諄時亦竄耳目所不知庶其有益乎予拊心而歎曰人各有父今吾父獨身遠遊不能從予提彭子矣於是撫所欲言以爲別秋七月子載忽自潁來歸予喜其歸而悲其速如是以歸也數日子載又買舟之潁予臥病遂之不出門稍聞與潁子夜坐雪門語及朋友之難因嘆今人或蔑視天下士失於刻薄或輕信人往往至敗事又或外號至交而實相疑猜或遠聞名通書牘語懇款若平生然一書之後則了不復問此其交雖充塞天地之間與無友等且夫輕信之害甚於無友此不獨奸僞術智之士爲然也故古人必擇然而交之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擇交者其必先務乎此然而難言之矣世有當患難死生無所負其饑寒安勞苦無所私吝至責善規過則往往阻於嫌疑闕然不能自致河東先生曰君子愛直者而惡直

魏昭士文集

卷三 子敬一

十

於已者勾庭伯父曰直言責之則以爲訐訐言誠之則以爲諂先事而言則以爲迂調事後而言則以爲幸災故人之責我者我必加以不義之名嗚呼唯其言面莫予違雖人君可以喪邦況匹夫乎而口得求之於君子而不易得天下之朋友尚可言事是故擇交者吾知其賢而友之矣平居一言一行之失必極相規責不憚十反期於改焉而後止庭辱面斥之不以爲怒是吾之是而非彼之非不以爲嫌若是者可與其患難貧賤矣然而富貴功利之相款長短之相與則猶難能也吾父曰朋友之於五倫若士之士於四平勾庭伯父曰友之一體者援我於死而不以爲德誤殺我而無惡嗚呼豈易言哉於是賴子子皆悚然起立若重有所創艾者明日追叙斯語寄子載於

華蜀士文集

卷三

士

論擇交之難而歸本于責善其篤切處有刺骨之論至求之君子而不易得友功利長短等語令我通淚直人左腹矣○豎落甚綿綿不可斷畫

父曰錫切篤摯可存

屈翁山先生五十序

後生甲後十有一年生長皆在窮山中近乃稍稍從諸父爲南北游而食粟之年亦既二十有六矣

嘆

古賢人君子

鬱鬱不得志抱負無所施然于此名當時傳後世者往往不乏人或深居窮山者書以傳或以詩古文傳或以眉牘義俠傳或托黃老托釋氏傳或以耕釣石隱傳或以教授傳或以交友游歷傳所傳不同要皆文人志士不得於時者之所爲也其辟世之當義不

觀昭士文集

卷三

士

當義固各有在然莫不終始守其一端以傳子後蓋長於此者短於彼未有能兼數端而並傳者也粵東屈翁山先生少年工詩以詩名既改服爲釋氏釋氏宗之據上座爲徒衆說法則又以釋名是時先生年不過三十既而娶妻生子浮滄海歷大河南北服官政既又返僧服至於今挈妻子而游江南爲詩文名八年纔五十嘗人世所不易經之境而其名數十年如一日嗟夫古之人執一端以傳先生兼數端而無不可傳則先生固傳人也庚申孟夏予客金陵以先



輩禮見先生蓋先生與家君交友於粵東舊年家君  
五十有一先生將爲文以贈而謂儼曰子其無一  
貺我乎儼聞之歸尹子曰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  
能爲魚爲蝦爲蛤唯龍則能之先生好易所著易外  
言龍德最詳而又正當五十之年吾知先生之學其  
有以進于是矣敢布不文之言以答先生之意  
寫翁山踪跡歷落可觀未歸結於龍德含著推就  
義味頗長

魏昭士文集

卷三

翁山二

三



送吳子政還河渚序

丁巳秋序

客廣陵吳子政自浙之河

渚來予方病甚寢夢中聞友人大呼曰吳子政至矣  
予驚寤被衣起立未定而吳子已造榻相與執手涕  
洟悲喜交集夫吳子孑然一身作客數千里之外不  
見山中中人者於茲六年予固知吳子之且來也方吳  
子未來友人道吳子居河渚勤學間日與諸君子討  
論史鑑所爲詩文較山中益工居喪哀毀如禮將及  
大祥不飲酒食肉予時臥病京口恨不能奮飛河渚

魏昭士文集

序

卷三

子政一

十四

相慰藉且獲進交諸君子乃忽然而吳子至數年來  
四方多故戰鬪攻劫無處日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  
者往往數十百萬計成敗廢興如舉棋之反覆而不  
定而二三友生出處之故學問文章之消長亦各有  
不同予力疾與吳子連床談數日夕不勝慨然太息  
又讀其所作詩文而益信友人京口之言爲不虛也  
獨吳子年將四十無他兄弟未生子予與山中先後  
輩莫不病吳子之久遊而不反也者吳子曰吾以老  
父遠出意稍得衣食便可朝夕追隨二三年間必當

一反政廬不意江路阻絕而老父乃遣大故使此時  
居山中卽生一二男子乃不得東下抱終天之恨與  
阻絕不得返山其就輒而執重邪予聞其言深自愧  
居數日而吳子將還河渚爲尊君子立墓石已作歸  
山計以予病復留五六日於其行力疾爲文送之數  
年來予好習奔走願識天下奇偉士他日疾病間將  
走拜尋君子之墓諸君子其或以予之友而許之納  
交邪

文意滄茫有輕風生微瀾之致

舞鶴廿九集

卷三 子政二

十五

賴耳臣詩稿序

乙卯夏子客雙江歸與賴子耳臣遠遊乎翠微之間  
於時山樹蒼蒼鳥語上下雲氣鬱鬱往來升降日光  
照地碎散皆成文章怡然自足樂而忘久耳臣乃出  
寄子詩旣又盡出其雜詩塗乙縱橫

予曰吁今人爲詩文無足取一經先生長  
者筆削輒毀匿其本稱而抄錄裝潢以眩耀於人个  
子能達俗不務修飾示人以樸意良可尚已然吾懼  
夫其久而散逸也且夫詩文所以寫吾胸中之意爲  
賴昭士文集序

卷三 四

未

有補於世焉而已豈待求其聲律篇格哉爲吾之意  
則不敢以吾之所無有者飾言於人求有補於世則  
不敢以私意偏見亂天下之公理而又有難言者蘇  
文忠有言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物了然於  
心與口與手者而辭以達之是之謂文章嗟夫此豈  
僅學詩以爲詩學文以爲文者所能彷彿其什一哉  
予開學爲詩文父兄師友之所教旣藏棄而玩釋矣  
復莊錄而帙之蓋亦足以自考非敢謂他日之足以  
成吾文章而亦以此知文章爲珠玉爲金貝未可易

節案也耳臣爲人機即存草一事可見語曰大槩不  
雕夫詩文之道吾願耳臣之數進而雕琢之耳矣  
轉折處能有思力

邱邦士先生曰妙在於不敢飾言不敢亂理中求  
雕琢所難言者轉折出此意最佳



魏野士文集 卷三 七



贈甘中素游江南序

甘子中素將從其尊先生游江南此中素出門同人  
之始也先是三年予嘗南游家大人戒之曰汝生長  
窮僻鄉今得出覓山川人物之盛晉接賢人君子以  
開拓其心胸誠幸然而根莖未定學問未有成就出  
見紛華而悅者人之情也汝其戒之經年歸雖看識  
人情世故然拊心自問其違心而阿世者蓋已多矣  
中素年長于予而老成練習他日固無是慮與吾嘗  
私謂生平朋友中心所獨感者惟中素與吳子政方  
魏野士文集 卷三 中素 六

中素來易堂時予年十七祇定交他日有訛譏予者  
中素爭之輒形言色予政則于予十二三四歲顛狂悖  
戾爲前後輩所擠棄時獨以兄弟畜子相與規勸獎  
勵甚厚故二君者吾于朋友中尤不能忘情也而中  
素則言吾于程山易堂惟子與彭子載渠質人稱心  
交然予向贈子載序欲其於朋友擇焉而交之中素  
日子載失之泛子過于嚴吾願中素即以折衷吾二  
人者交江南北士則其得于朋友者必多矣

文有勁節○賓主雜書處自好

黃仙裳先生六十序

山之直峙水之下而不返者其性也然有淺運有委  
旋則又山水之情山水之有情者人恒流連而不忍  
去否則趨而過之矣而況于人乎泰州黃仙裳先生  
其人多情之人也與予爲忘年交已未冬家大人五  
十有一先生贈以詩郵寄數千里外今庚申夏予客  
金陵酒垆中忽相值先生曰詩不云乎日月逾邁若  
馳云來吾與子別遂四年也而予年已六十矣予憶  
癸丁巳與先生聚首廣陵子方病甚先生視之情甚  
懇臨上文集序

卷三 仙裳一

尤

高昔會飲酒中語及興廢事先生輒鳴咽淚氣不  
能仰視他日又復如此及予在京口得東房伯父詩  
是篇展取行予先生聞之滿五下過予里門不得勝  
先生面立俟之頃口相見執手大哭又賀交爲賀堂  
贈迎致下京口予至今勿敢忘先生雅好古玩及圖  
書記印有吳門召人工篆刻爲先生刻美陳平日甚  
愛重歲之其人忽以狂言誚吾句庭伯父先生聞之  
大怒取所作印石擲于地折其角磨而去之凡予所  
見聞于先生者其情如是吾又安知夫平日不有更

類于是者乎夫情者人之所以生者也東房伯父曰  
人者天地之膠漆情者人之膠漆君臣父子兄弟天  
婦朋友非情其何以能久夫物得膠漆則不散人得  
膠漆則久視先生之情老而無盡則予之平常亦  
與情俱無盡矣若夫先生以詩書法名天下大下士  
盡知之子又何以云

說情字有至心處叙雜事亦殊生氣

雜詠上文集序

卷三

仙裳二

子



送梁質人歸南豐序

已未季冬南豐梁子質人謝教授而歸明年將

存江南予病足送不能出山視其息色

翩翩乎若鷗鷹之脫繯而去也世之士以貧貧教授者視去其席若卿相之去采邑而梁子獨喜捐妻子爲不急之游何耶趙中令窮居教授後爲宋開國元勳嘗自謂吾以論語佐太祖取天下又以佐太宗平治之而廢立之際後人謂其于忠孝二字且不識何間論語二十篇蒲山公逃處教小兒村落中時時哀

梁思二文集序

卷三 贈人

三

弟敬上曰奇氣勃萃如夏雲之多峰

贈鮑子韶四十序

已未春鮑子韶自京師返吾賴子適以事至相握手甚懷往鮑子之役於江南而北上也實以鮑子行

人皆爲鮑子憂而鮑子不憂也今賓於大將軍之幕人皆喜而鮑子不以爲喜是時鮑子適四十初度予欲一言以贈木皇也嘗讀勾庭伯父贈宋漸堂四十序曰天下之勢將在客所謂客者蓋鮑子之流也鮑子爲吾伯父門人其旨必聞之熟矣余聞鮑子弱冠盛交游以能詩名既以文章從事當時公卿間常激

梁思二文集序

卷三 子韶一

五

於義能爲人緩急善飲飲酒不醉醉輒罵座上人

妻非之言中鮑子豈其狂態有或取之然不如見不足爲鮑子也今從大將軍誅逆寇於輜櫓窮害之鄉其所以贊計西明節制捐輸之兵於初席之一者當必有道方鮑子之折節吾伯父也予想其狀貌當肖張子房及相見乃復魁梧奇偉足稱其志氣鮑子年正強仕其必有以自見矣因述書所懷以寄鮑子於軍

只一意能頓挫出一結殊有波致

魏都士文集序

卷三子部一

三

奉辭父母往江南序

丁巳五月世微將東裝征勺庭伯父於江南承父志也父母之生子長養而教育之朝夕侍從以榮膝下此父母之情也而奉甘旨定省問安否出告反面而不致爲遠遊者人子之情也然父母於其子又必使之讀書自立出而交天下奇偉之士冀得立名有於當時建功業以傳後世此愛子之情而父母之志也雖然記有之曰國爾忘家爾忘親謂仕於朝者言也若質貿然浪跡江湖之上守其賤貧無所建立以

魏都士文集序

卷三全庚一

王西

澤施百姓則何如杜戶深山竹簾閑安飽盡子職者之爲愈愈乎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夫人之父母志各有在或志在飽煖期其子朝夕課求田舍管米鹽凌雜事則爲子者當以奉養爲志若大個儒懷慷慨破產不爲家黨於朋友之誼豪俊之交期其子有遠大之志則爲子者當畧情而本志離違父母不敢愛跋踈險阻困苦危疑不敢自惜日人貧賤之道本有不困苦者也吾父當少壯時急朋友之患難尋山林高士義俠屠沽以及出世之豪域行其志之

所樂有事自烈暑衝新寒赤脚跣跣踰穿兵賊之穴  
候隙之變至今未衰是故誰母欲其子交賢士雖戰  
髮倒薦而侃不敢不留賓今吾父行事彰彰耳目聞  
微得親見親聞不獨志之有在而已其又敢以自安  
乎然自三四年間承命習奔走數百里千里始無虛  
日歲時伏臘家人無侍父母之側微十九不與自顧  
陋劣毫無增益少異於昔時然則徒虛靡下缺人子  
之情亦何爲哉微不敢不自勉矣吾父於兄弟如一  
身勾庭伯父遠遊多屏疾告父嘗愛其獨行且使微  
親習士文集序卷三金漢二三五

得就以就學皆吾父之志也微於是叩首告行庶歲之  
間來歸定省不知能有取於親心否乎道塗謹白愛  
吾親幸無念之  
情志二字分別中理而後段最婉轉篤學可誦  
東秀伯父曰文甚條暢而能委蛇以出之達爾情  
至

### 贈王政子序

勾庭伯父往客廣陵四方聲慨魁奇康貞文章之士  
方外技術數千百里間輻輳於門晨昏客坐不絕人  
子願隨後一議天下士三四年來求契待發出而返  
者數四其間兵火盜賊困苦流離饑寒疾病備嘗而  
不敢易其志今年幸至廣陵又病幾殆五六月不能  
任衣冠適客雖甚賢非吾伯父甚相親善則不敢忽  
後衣而請見一日有客語伯父室中移日聲甚壯子  
竊慕之力疾而出見請問於伯父曰客其何如伯父  
藝略士文集序卷三政子一三五  
曰此鄆縣王政子也子往游廣陵政子年三十豪爽  
英邁之氣見於眉宇今六七年耳聞政子有友人好  
節概及難妻子在長安不得歸政子一諾而計出之  
於豺虎之穴往返數千里挈而歸其友而人無知者  
吾不意政子之遠能如是也微退而嘆曰嗚呼韓愈  
氏有言指天日誓生歟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如  
毛髮此反顏若不相識今王君於友如是子則益敬  
愛之於是王君至輒過子室中道胷臆間事子或臥  
不起不復以形跡遇王君王君又言往者曾兩遇尊

君子於宿舍不知今宵中有王生否子應之曰做父  
為好朋友如饑渴壺噲不可釋故嘗自言兄弟者自  
體素文章為百果朋友為五穀况君以榮與英遇之  
才流深又如足即非吾伯父所友善而家君豈忍之  
邪王君志大當不以義自足他日吾二父見君又必  
有驚喜排服踰於今意中所期者越數日王君告行  
子倚檻目送之王君行且反曰子能無一言乎子乃  
援筆叙次所與相見者以送之

弟敬士曰平叙中著一二有綽語便覺精神奕然

藥昭士文集 卷三 敬士二 一五

○寫相見處殊多光景

藥賢人四十序

子年未二十時問梁子賢人之人於冠石先生先生  
曰是人也殆所謂愚忠愚孝者乎孔子曰其智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忠臣義士之所以震動當時而  
名後世者愚實為之死生禍福利害之見明則知忠  
孝之當盡而有所不能盡皆智之為累也雖然上君  
子得行其愚則亦登士君子之幸孔子曰邪無道則  
愚苟非無道其愚有所不可用而冠石先生顧以此  
美梁子何哉登梁子適遭乎其時抑有如史魚之邪  
藥昭士文集 卷三 藥賢人一 一五  
有道如矢邪無道如矢梁子固一用之其人性有然  
邪且夫人即不得君國而事之其性情先見于朋友  
之間梁子于友能直言以相規責今庚申夏同客金  
陵相寂處者閱一月予所聞藥石之言屢矣夫人孰  
不欲美言相奉以博朋友之歡而顧或懲懲然直言  
以犯其意色豈非世之所謂大愚者邪若是者豈無  
間于有道無道然後知孔子所謂智特論其經國發  
政之才能而愚乃其本質所固有蓋有道之時其愚  
隱無道之時其愚乃見也考武子當日職納策箴賡



醫者使薄其鵠卒致成公得以復國平日所號智士有束手而莫措者然此皆其積愚之所迸出端一而神明生焉夫端一之謂愚適達之謂智端一而通達此孔子之所嘆爲不可及者也冠石先生之以愚計梁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孟冬月梁子四十初度予將自浙先期返山不得執爵以觴梁子而爲文以贈之

愚不可及人止知爲不計利害禍福耳此更說出至誠中多少妙用以見不可及之實于聖人語實

魏昭士文集

序

卷三 梁子

人二

无

有發明於後世人實有開拓處

彭躬菴先生曰轉接開闢境自不窮將士君子身涉治亂時性情學問卷施曲折胥層剝出固爲質人寫生正爲質人更長一格善用其愚如崢嶸以德字領起慧術智方是成德之全體大用也同人無智愚空談玩斯篇求着落處方不負作者苦心耳○文最難兼圓健此獨兼得固爲傑作

八大家摘鈔序

子生長喪亂家大人產日落所述負人以百數而勤於教子微兄弟未嘗失學彼六歲人塾年十五六四書五經及左胡公穀他古文詩賦頗皆記習然性善忘旋得廢失至涉獵諸史鑑十不能記一二丙辰春做將負笈從勺庭伯父南遊先是請於伯父爲選八大家文鈔方與紀要陽明別錄東房伯父四此堂稿共若干本裝讀之以兼於簡既思八家文有未錄其篇而數行數語爲偉論美言不可含棄者益多矣於

魏昭士文集

序

卷三 摘鈔

三

三

是摘而鈔之爲數凡七陶士行竹頭木屑莫不有用而況此皆爲精金美玉乎富者之積財也自千萬以至錙銖無不取焉大匠之求木棟梁榑櫨榱桷之材無不收焉國家之用人也將相監司牧守倉庫之吏無不選焉今夫爲大將者自偏裨以至什伍之長冠廝之屬莫不備其人量其才而署置之故有其人則披堅而前陳者設伏而誘敵者無汲汲而尋焉者一皆大將之所爲也惟讀書亦然細大短長各有所用要取有關於天下之理與事而助於吾之文章已矣張

方平見蘇明允問君二子今讀何書明允曰方再讀漢書方平笑曰書須再讀邪明允歸以語二子二子曰公豈知世人乃有讀書三遍者邪吾之此錄幸不爲父執若方平者所見雖然此愚者之事孔子曰因而不學民斯爲下吾敢爲下人乎哉丙辰立夏日耕庵微識

是極繁細事却說得有關係而行文排蕩可喜



吳子政四十序

予友吳子子政以誠格篤信見知於前後輩且爲人不輕然諾性執直志所欲爲百折而不同平居口誦謂其于朋友之過則持議論便言以相規責十反而不憚然其與人也三十年未嘗一言道人之非受人之托必竭力盡心不避危疑以始終其事勝于其人之所自爲故人往往感悅而嘆服之性儉樸自甘貧苦終無所求於人吳子之來易堂也年八歲至今年三十二年未嘗見其與一人齟齬而不合者或曰吳子蓋漢于世法者也其誠格篤信皆世法之至淺而世之人不知也予應之曰何哉夫毀義以求合者鄉應之行也直以持已而和以合衆者君子之德也子性本強與朋友嘗落落不合義所不可輒發發聲色自是其愚頑之性不少屈嘗以此獲罪於朋友惟任人之事則必憚心力以圖之爲有類於吳子其他皆弗若也私心嘗竊欲以吳子之所長補吾之短故與吳子交益篤若夫徒以世法籠牢天下之士而無誠篤之心則朋友之道不忍言矣嗚呼君子之立身修

一設世法  
張引也

二設世法  
論者

行也非徒欲自善其身而已必將有以用於世將局於世而與世之人顧齟齬而不合其尙可以爲用乎李泌曰方若行義圖若用智使人之以世法籠牢天下士者盡皆如吳子有其誠篤之心則世法亦未嘗無益庚申季冬吳子四十初度夫四十者強仕之年吳子之用世其將自此始矣書有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疏曰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心無所爲而爲者謂之道心此則聖賢精微之學學者未可遽語而其微芒之介則非吳子之自求不可得而知也鳳樓

魏紹壬文集

卷三 吳子二

三

予與或人之論吳子者以相質焉

就世法一語抑揚曲直以盡之中藏道理甚微甚

大而文格頗近古峭

彭躬庵先生曰世法無邪理道不板是內文賜外柔順註脚此文最爲曲暢亦是子政昭上諷刺各得處齟齬牢籠微茫體驗火候疾徐細心勻適是身世得力文字

王汾仲詩集序

徵讀王汾仲先生詩孤憤慷慨如聞楚辭先生何其多悲也先生曰甲申以來爲詩數百篇經兵火無存者此蓋和杜翰林江樓集諸體者也夫先生於甲子詩如此其甲申以來之作可想見矣然後知先生之悲有本也吾聞先生當甲申後有故人獨子耀死則先生義之棄妻子出身爲之白遂錮重獄一年計三木不脫于足者四日夜骨體盡出先生終不之悔尋得釋故人子宗寬賴以不絕又聞先生當國變棄諸生不能得借兄弟費千金方得奏之家爲之格於意先生全大義而行重金欲求安也而於故人子反自蹈其危至今天陰雨兩足發痛不能行嗚呼此何爲者耶然則知本如先生者可以作詩矣可以①矣其可以傳矣

大人曰勁淨其言可想

彭躬庵先生曰高簡刻秀似曾王文字只爲此二事便已是一篇大文字矣

贈彭子務林序

釋氏之言曰一佛出世衆佛爲弟子此中和之至也世人於朋友兄弟莫不各持其是義短而忌則或力相圖擊之不相人南北之背而馳功名之際延威湯生或道路之人甘爲之下而同儕者智力少出吾上反多方以擠之敗事殺身偵學而不顧嗚呼是非至愚者乎且夫馴至於斯者豈無故哉匠之制器也方其初盡規矩之能繩尺之用毫髮纖密合若完成者久而不合必有塵泥焉人其中以間之漸則披離矣

龍昭士文集

卷三

子務一

五

故間不去則不合間去則復其初矣夫所謂塵泥之間者用智是也吾用吾智人亦用人智智智相乘而詐生焉而競起焉而載鬼負塗焉而落井下石焉此因非途人足發其機而思者不能張其網也此因若斧斯而解解非特塵泥之間也可不懼哉庚申夏林翥子務同客吳門子務性通敏與人無不交而足足以發其胸中所有子恐子務之困而致礙也子向力而不能以通也故期交相盡然則如之何如釋氏之爲中和之至而已夫供衆佛爲弟子非私此出世一

佛也而一佛者又非謂我獨出世也道在是爾惟無所主於中則雖日相辨執而不合而究無不合之中和之至也前先生嘗舉明道先生言人莫知于自私而用智去之則幾矣吾願與子務交勉之

大人曰論與邊達似有著痛處。天下理事有善則有一弊故湯武之征誅假爲後世篡賊之資跡猶近似而堯舜揖讓自曹丕以來亦假爲篡賊口實矣衆佛爲弟子自是中和無我之道然不非用之則流爲標榜樹私分門立戶黨同伐異執似是而非之理處君子小人之間甚至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我所善也非而是之我所惡也是而非之亦非故爲是非非是也好惡之偏亂之也雖號爲君子有不免者大之成國家之黨禍小之致朋友之面終初以爲至公至中和而其極乃成至私至偏至戾之弊人已由失也是必以理道爲歸而後可非然者雖尊親如君父猶不敢苟爲阿附有是非之心以還天地乃所謂中和也稍一偏輕即蹈前弊矣小子不可不知之慎之哉

龍昭士文集

卷三

子務二

五

贈友人行賈序

賈人以財爲命，銖兩以爲業，操贏餘以爲奇，傑故大得財者，賈之本事也。其誰不然之？而君之行賈，異於是。君自甲申後，棄舉子業，隱於賈三十餘年，不求聞知於人，而人亦無有知之者。君性與樸工詩文，而天下形勝攻守之宜，審測於胸中，豪傑魁奇之士，敬而愛之。是以君爲賈而庭罕賈人，多賢人；君子車轍焉，嗚呼！君於取財之道，亦左計矣。昔苻高以牛十二犒秦師，而鄭國救亡，荀彧號於楚，鄭賈人謀置諸褚中，以出，則皆棄損已財，急君國之急，脫賢人之患，其智量高出今古，非自命爲儒者，豪傑所可及，而不肯以未出之寶，厚誣疊名姓，不留於晉，此真世之隱君子，視介之推，怨而取焚，子陵被裘而釣，葦淺之爲丈夫也。吾獨怪乎鄭之君，相以二賈之賢，能不克舉用以治其國，豈高有功于鄭，其才已試者，亦泯滅無聞，噫！鄭之終不振，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又何疑乎？方今天下多故，以君之才，必不終隱于賈，他日立殿陛，驅場之上，建廊清之功，功成而身退，夫然後可以請田宅。

而歸隱也矣

大人曰：言於斯日，尤覺切實。

魏昭士文集序

卷三 行賈

賈

叔弟二十一歲序

子茂十月既望叔弟儼二十一歲彭盧諸子或爲詩爲文章以贈之叔弟謂了曰吾年二十一而諸子贈以言無亦多媿矣予子曰然雖然予則不可以無言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吾幸而得之乃以汝之多病而未瘳嘗使吾不樂也汝之病病自子欲速愈而務成名莊生曰名者實之寶也夫貴下可出非特欲汝之姑無務其名抑欲汝之且寬其實乎汝年五六歲得喘咳偃僕幾無生時予年十二三而

親屬上文集序

卷三叔弟一

三

吾母方娠季弟侃汝同子寢處夜半則咳徹旦痰流滿牀第而至汝之十二三歲母甚憂之皆意汝之有今日哉汝因病廢學十三四歲時母嘗語子曰儼若得成人與生子雖不讀書吾願足矣母之念汝病如此夫汝今既生子矣學業雖未成立而爲文亦不至于大謬矣又嘗意汝之復有是病哉且汝亦知父母之念汝乎然汝五六歲時雖甚病未知以病勞其心未仰望其速愈與名也唯無心於速愈乃遂至於愈是我能忘乎病病乃亦忘乎我病愈則可肆力於實

而名斯立矣古人云惟名人乃能不好名吾故曰非特欲汝之姑毋務其名且欲寬其實也寬其實斯今之實也矣大人之訓曰儼病于多務而欲速汝能循是訓也以行將見汝之卻疾而引年而名立予之衆其無窮極矣其畢汝也蓋自此二十一歲始也

大人曰以幼病參說今病詳父母兄弟之憂其病自昔今益可見而名實憂樂足相映發故有意緒彭躬菴先生曰真至婉轉針線甚密而有紆徐之致

親屬上文集序

卷三叔弟二

四

李元慈曰文字到極真處須極古此文清勁折宕可謂真而古矣

魏昭士文集卷三之一

序

寧都魏世做昭士著

張謇子五十序

抑律楚材曰生一事不如滅一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蓋利久則害生害除則利在也邑令以廉能罷官君欲爲之自而以身任患難又嘗率諸同志除大害之害太守夜出假寐廳中獨身先多士要于路太守爲之驚起邑之人類之君有文名于時未幾而太守魏昭士文集卷三 張子 四

遂以詩文之禍中君幾不可測然亦可謂豪矣雖然吾聞之千鈞之弩不爲虺鼠發機君其堅忍以須時擇可爲而爲之不陷身于不可測之地大博浪且擊機中副車少年之氣豪傑未免然脫高祖于鴻門躍足而以今齊封韓信是且以堅忍佐主而成定天下之大業太史公謂子房必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不稱其志氣君其前翁耶得無似之乙酉仲春適君五十初度遂舉是以爲君祝

梅溪詩集序

梅溪詩集者會稽金子殿言之所作也殿言年始壯以制藝鳴于時泰大將軍幕府意其爲人豪邁然若有一不可一世之概或飲酒賦詩吟咏風月還守澹句粉飾太平謂爾然自以爲是不必其有當于風人之旨如是焉已矣殿言之詩乃悲憤抑鬱感慨流連其于故國興廢之故天下治亂之源者不能自己者嗚呼亦何爲乎乙亥仲秋子與殿言相遇于雲間酒半出字靖王殉難五絕手卷藏弄什襲相與歎歎涕洟

魏昭士文集卷三 梅溪

而不止嗚呼忠臣孝子其至性之稟于天者何其于入也有獨深歎時錫已屢唱予乘風急渡殿言賦詩爲別以梅溪詩集屬予論定而序之嗚呼予何能詩乎他日與殿言相見于山陰道中當與振劍斫地飲酒狂歌盡醉而後止

師括編序

昔張華問以漢宮室千門萬戶共應如響武平一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顏魯公學書法於張長史折節殫心以求其至凡此者非聖賢之要道士君子立身之本務也而古人不苟如是耶生曰耕而齒菴之其實亦齒菴而報子趙簡子書詞戒之辭於冊以授二子問伯魯冊已失其辭已忘矣世做蓋聞諸母大人少攻苦於學問昧爽則懷書別室人至前微語皆不覺瘍痼痼楚坐臥不自得阿跨立

藥聖士文集

序

卷三

師括一

聖

肘着几更代至漏三下省大父母於勾處則手書哦詞上下石級間凡枕後有書登潤有書往還規昔家則懷袖有書工役雜沓繁劇之所未嘗一日廢書每讀一書必板其尤手抄錄之即冰蠶蠅手皆雨汗皆不輟今所寫書幾等身世做思不好學童幼時少能記誦以為書無難讀而今將三十年一無所成就豈非惰時既日齒菴滅裂自暴棄之所致乎倏年十六七大人間以所鈔冊授做做未嘗竟讀大人偶見取還二年所做猶未之知也噫可哀也已趙括母謂

括徒能讀父書不可用至于請免從坐世倣之視括不若遠甚是夏四月敗復請大人所鈔而鈔錄之因念古人於末學精勤不倦如此倣齒菴不好學肯古之格言如此大人能攻苦致于學做弗克負荷如此蹈伯魯之愾而師趙括之猶能讀題之曰師括編大至括而且可師也倣之為倣尚可言哉吾兄弟其共鑒於吾而勉諸

大人曰前路叢難盡出後緊激作結復覺有幹核處如散錢歸串亦一格也

藥聖士文集

序

卷三

師括二

聖

甘捷齋老師曰真能讀乃父書者





奇母六十序

辛酉季秋寧都魏世微寓臨江僧舍僑客甚衆入門舍館未定出行寺前後歷王皇閣有客引頭執筆家列杜少陵詩言論侃侃然微却止客起而笑曰君非寧都魏君邪曰然曰吾海寧查船荒客也皆大喜乃相與禱衣冠而拜日夜談說至漏三四下子因偶以山中果遺查君君啟視輒封識之不一首微曰何哉曰密七歲失母繼母即撫如已子謹歸以遺母爾微悚然曰子每疑前子之子繼母匹父而尊者也匹父

魏郡士文集

卷三

序

而尊以義起無屬毛離裏之恩乳哺之勤尊之而已情焉能重且古人之制禮止於有家者不下庶人有家者之內子亦猶一君也分符異也其尊之勢有焉然繼母之能毒苦其前子者則自天子卿大夫及士庶人皆有之或久之而悟或竟不悟由是觀之繼母之能慈養前子如出腹前子事繼母如母者其賢爲罕及雖曰人事抑有天也而古人之以奇奉聞者則多在於事繼母今觀查君之於印太君敬愛之情油然而至一食之微不能忘擬於事育我之母當稱

爲孝而況繼母之議尊者乎查君才名聞天下有例僕之節予其慕之方同客僧舍時有友人陶當事慈置之極法適查君親屬官尊上事當中獻微屬查君曰其慷慨義士願君直之查君慨然遂別去頃之得友人寓書曰往者入吾重罪者此公也今忽覓古者

又此公也聞有客自湖西來者爲之於戲查君不獲慷慨好義能緩急人者哉而其務本之篤於孝也如是尤不易及昔柳公權事繼母薛嫺嫺不知其非前所生程方進繼母憐方進幼隨其游寧長安繼母以

魏郡士文集

卷三

序

給方進官至丞相封侯而事母尤篤今君之成德如是所以事其母者如是是足以見其母之賢固無愧於古人矣查君曰某年月日吾母六十子還山顯爲文寄客以進觴微更言曰漢周廣年八十事繼母朝夕瞻省傍無几杖口不言老自今以往查君之所以詩其母者當無窮期矣

黃松溪先生六十序

家大人返自香山程山黃松溪先生之子國望以書來言曰去年家君年六十尊先生告令以弟及同方士咸以詩文章贈子時有事湖西今其可以無言乎世做跋然其何故辭然後既將有道者之詞又不敏以詩常祝嘏之言進子與氏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世之人以先生舉進士爲先生榮先生出家乃先生舉進士退處乎祿位之外而前師事師講學似隱者之處斯世然則居隱見之間先生具必錄耶士文集序卷三松溪一

卷三松溪一

序

有道矣當元明之世出處之道較然也劉儼元未仕洪武初爲廣東市舶司令計伯清元未辟未出正不就洪武二年以薦授本縣訓導歷路城縣十六年不調虞堪亦隱洪武中爲雲南府學校教授賴至洪武中舉進士官有人呂士敏以元道士得濟良幅巾乃易服爲道士洪武初爲本縣教諭馬帝爲僧洪武初知內邱縣至建昌知府而其不住者如李有朱希晦之徒處士也鼎革之際皆不肯仕卒如劉養晦者元未避龍頭山中明興還故廬堅臥不出其詩

曰謝安原補晉李賓國典唐吳海元公隱居不住武末年爲文但書甲子而已應同處於一世其義同出處之故何其不同哉論者謂李存劉養晦輩爲於誠意而不能致知之過也而儼治諸君子其始也堅忍而不出而其繼隨首於小官而不平是遂行道歟傳曰三十年爲一世先生當二世矣其處此後二世之間必有其道也願先生有以詔之

李元慈曰此文神意全在前段注射劉甘諸君子處妙在只用引證無一毫議論洗發之跡後來總

錄耶士文集序

卷三松溪二

序

論總收極有歸宿尤以藉藉爲高格極錯綜意極悠長於黃先生出處別有妙用皆從文籍中牽引掩抑出之吾徒學古當守此準的於以升子長之堂而入承叔之室謬謂可以無難也

輔周佩言序

癸亥春家大人以先仲父墓傷慟致略血淚將往瑤  
全定僑室爲家君屏人事而南豐輔周曰夫子所以  
啓而爲欲與老友一聚首遂蒞與平易堂儀行于既  
成夫子出其佩言一帙以示微命之曰爲序之役因  
三省家君于瑞邑還山則急流賦家米鹽客難事無  
暇刻又奉家君命往領答謝許學使君時久雨初霽  
江水大漲日光晃晃有懷山襄陵之勢乘流下十八  
灘五百里一日復而至舟中乃得誦佩言一過則皆

魏忠文公集

卷三

輔周一

序

前後章往反贈答有益子問學之言而程山易堂爲  
多始子庚寅迄于壬戌三十餘年之間遭逢不一夫  
子與諸先生之切劘講求身世出處之故而自誦道  
德文章之消長亦莫不于佩言見之微因竊感大世  
道之目下立身之流弊而類反有如此水之行舟也  
苟欲溯稽天之波挽之使上非執紼者竭股肱之力  
絛纒維之合群荷師之能而扶持之則且日趨于下  
靡所底止夫子名道德文章者數十年非自洽之密  
易克有此其于程山先生少爲朋友既服其道德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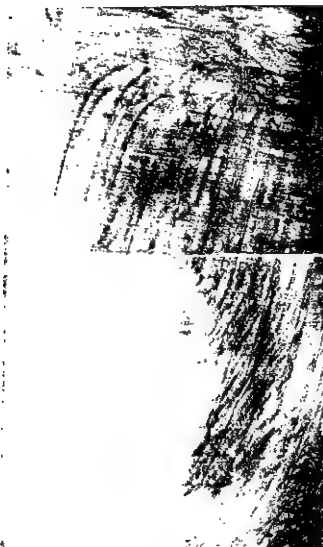
然折節爲弟子其今至易堂不以老病而自解也側  
聞與家大人論議猶多父相規勉之辭其存佩言也  
雖小得不之遺棄夫佩言者書紳之謂也此皆足徵  
夫子自治之密因見夫成己之難推此志以往所謂  
大浸稽天而不溺其何不成就乎微往從夫子遊僅  
月許又時方九齡無所知識今乃始得讀佩言聞夫  
子自治之意思以自勵朕則微之爲益也豈淺鮮哉  
敬爲序

魏忠文公集

卷三

輔周一

序



贈通訓王人序

適附者楊君惟才構以適其老親六逸先生者也適之大者莫若能適其親親能適其適者又人之大幸也而君乃兩得之豈不盛哉君少登賢書久之始得成斯閑則瀟疎物外壯戶于園中日展卷對古人吟咏以自適而後歷年來日侍家君稔聞尊先生賢而好學純全十八非叔季所能有及家君再養刻上邑辱垂故人之誼得假館焉優凡四省侍始親拔其風采奢歎美而心悅也竊使累世楊難科品極朝端錄昭士文集

卷三

通訓一

聖

畧家君子記詳矣傲畧舉所聞見而序述之以志賢者之情行云爾

錄昭士文集

卷三

通訓二

聖

贈吳子政遷塋先牀序

吳子政既自河清省墓歸一日而謂僕曰予季年  
逾四十而子賦無後繼者懼此事近已欲急先人  
骸骨歸葬貴池微聞之起立而曰自地無之說盛  
人之重其祖父而不葬者多矣或上堂一而六七  
世骸骨皆處一歲野或久不得歸別或為野火所焚  
燬或其後子孫衰息卒委之狗彘之哉則昔顧澤之  
說誤之也吳子世其尊先生地理之學以葬人祖安  
而其葬已祖父能不以前貴子孫之念而以安先靈  
葬耶

文集 卷三 吳子一 五

為急器從人子之心則無所不為其誠信以求無悔  
是亦不可以不慎擇而求之狀特為附記安子安  
而不或一顧澤之說猶為易得而近道吳子之不特  
求于地謀夫逆葬所謂兩盡也雖狀子嘗憶子之自  
其志矣子之自曰予江南長子江右游學于吳  
越立功一息趨歸老于洛陽甲申受一尊先生遂  
子于寧都而歸子一冠石林嶺密先生前農圃事書  
日力作不輟夜則與婉齋先生之子舟之政子史自  
家書為詩歌文章冊之繼以曙血地而子遂得有成

就及省親于江淮兩浙間幾十年前未歸而學業日  
進迨尊先生卒于浙營葬河清廬墓三年嗚呼子之  
于親生事死葬可謂孝矣賦一歲之間或漸或來寧  
曰寧得歲之三分一故至今年四十有四而娶婦買  
妾終未舉丈夫子而側室復死嗚呼人子之有不可  
不自知也子之族屬無墓功繼厥先祖絕續功有子  
子賦則子之首務其有于生子矣子擇其大且中者  
而先之則更買妾以生子而後遷先墳以歸貴池祖  
塋蓋尊先生志也是故子之為盡人事以體天而已  
魏昭士文集 卷三 吳子二 五

孟思夫尊先生之歸子于確齋先生何為也子之自  
言其志何為也則子生子而遷尊先生以歸葬焉子  
之責或可以已歟子之志又烏可以已哉

開再彭七十序

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名江淮間歲丁巳幸都  
魏世徵客京口再彭先生就吾仲父于廣陵未見殷  
手書扇面以寄斯時也徵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所  
作文而謬以爲可學也心竊感焉往又嘗聞家大人  
曾與先生相見而先生今于同信猶于清江浦上時  
微雨十歲耳輒知先生父了微淹忽三十而進先生  
七十序爲可慨也朕微父子與先生爲世交乃得序  
先生七十則又爲可欣幸也當微游燕都過淮先生

魏昭士文集

卷三 再彭一

五

方失適屏賓客間微至驟朕出揖之爲設酒食兩孫  
成伯生先生爲適其令子客燕長孫歸二言與其先  
世所以爲居者上宗計與著之由且詢微父子兄弟  
家世及易堂先後輩甚悉灑灑以諸孫相屬語殷歎  
幾令涕下噫嘻微何人哉昔張堪以一言感朱憐憫  
所以報壤者不遺餘力古賢人事也敢不勉乎諒朝  
先生仲孫訓慈拜而告曰慈王父六十有八矣又二  
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預乞一言爲王父七十壽微  
拜手言曰先生之六十也族而辰也先仲父爲文壽

先生也歲丁巳也蓋展一年者以欲與尊太母同壽  
故夫展一年祝與預祝二年其事相表裏何爲不可  
于是祝先生曰先生生長于萬泰天崇之時海內承  
平衣冠人物粲然具備野無大吠之警素封者長子  
孫禮義廉恥負販之民弗敢踰不肖者衆屏棄之不  
齒于人民有婦髮麗簪足未至城府者猶與休哉故  
其時所生之人率多壽考端慤此天地淳厚之氣使  
朕也微每想象未嘗得身見先生七十年中身歷世  
運之淳澆澆而復淳理道固朕吾觀先生康強好學  
淳風未漓其再七十以後親萬泰天崇之永平斷可  
必矣微至謹以蕪辭致令子許附歸以答訓慈之請  
而進之先生先生或亦朕之而爾一觴乎

魏昭士文集

卷三 再彭二

五

歷代史表序

子生也晚在甲申後之十一年年十一二歲時嘗讀史記漢書至司馬氏之十表班氏之八年表竊疑前表之作非史氏所甚急雖有無之未足爲重輕而後之學者卽攷訂精覈亦不過博士弟子之所爲無關于天下成敗治亂之數惟日用不能對武平一三和七穆之問而淡自懶子竊爲過之然大人先生曰史之有表猶左圖右書也其所以失天下者何在所以得天下者何故某年果兵某年卽位其間所得者何魏昭士文集序卷三史表一五七

地用者何人所以轉輸者何道而臣下之所以功成而身退所以保富貴爵祿以及其子孫所以封所以創所以叛亂所以誅竄者何由而逞其智力以攻城畧地百戰百勝吞滅人國一旦兵敗身死而家滅爲天下笑何者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也莫不該簡而難陳故按表而攷諸史賾如指掌矣此讀史者不可一日無也循是而瀏覽史籍雖未能深究其指歸其所以興衰治亂之大故亦略得而見之雖然前朝之作東漢書也易百官表爲志而三國兩晉宋齊梁

陳隋北魏齊周諸史表皆弗作唐有之而梁唐晉漢周又闕宋復有之是則史之有表者班馬之後唐與宋而已予自惟經史之學未能窺其藩籬而才拙且所記習暮卽失去思得攷古君子徵史漢之體作歷代史表以補直前史所未備以利夫後之學者而木見其人焉甲子夏予客燕都與辛波萬君率野相得甚歡一日出所撰歷代史表目一冊自東漢以迄丁隋及梁唐晉漢周與十國興滅爲世表侯表年表月表計四十有九而僭竊諸國如劉淵石勒李雄慕容

魏昭士文集序

卷三

史表二

五

僞慕容苻健姚襄徐知誥劉龔王建孟知祥諸將相爲年表十有一國朝史無成書而諸王勳臣衍聖公則有世表外戚侯表大臣南京大臣武職大臣邊關及各省督撫邊關及各省總兵官官萬歷以後科道則有年表凡爲表十有三以俟夫後之爲史者採擇焉而屬予爲之叙嗚呼季野之用心可謂勤矣此其志豈世人所能知哉季野生千數百年之後而殘古精密其所以黜陟與奪一本良史氏之筆法予雖未得讀其全書然天下之治亂風俗之醇澆人心忠

孝廉恥之存亡所以興所以亡所以王所以霸得人  
得地御將御相之大術可見矣其有功于後之學者  
豈淺鮮哉曰此子之志也故序之

抽軒二十七歲序

抽軒盧子二十有七歲之日耕廬子言曰子年三十  
有一子亦二十七年矣可不勉哉方甲寅東南髮起  
子始僑居吾翠微峯是時子奔走道路而子與子從  
兄與士講習山中三四年間目光照人鋒鋦出嶽嶺  
而所爲詩文英銳勃發有無處囊中之勢子甚畏之  
先仲父亦亟稱子之才而惜其不學嘗使氣罵坐者  
攻人短意有不遂則決裂不少顧子竊疑乎子之學  
業日長過日多未知其心何如也夫斯馳之行洵不  
魏昭士文集序



子與子也今而後始信之無疑也朕則子之所自信者其可不勉乎子與子其將執朋友之義以交相勉拙軒子字幸則名永言者也拙軒其讀書處

王阮亭書事南行詩序

乙丑孟夏舟過英德與友人立船頭竟日望至會心處雖兩立甚樂其可至者則維舟就之或風便不得停則牽纜盤小艇反其處興盡而止村與度橋嶺則徒步行長松下十里許觀其偃仰鬱曲意甚得一日客瑞州與友人攜酒登七星巖絕頂因論士有遇不遇亦猶山水之顯伏或傳或無傳不能皆同河嶽以不朽者是誰爲之也笑謂客曰山水巖壑之奇秀折非神野貧賤之士不能探取而得夫嶽隴名山川

歲時受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享祀者富貴顯達者也一丘一壑之勝足以自怡者貧賤者也或生僻壤樵牧牛羊之所摧拉而遊人不得偶至不自見其美而溪蕨若無及訪而得之然後見其中之天地日月花石草木龍虎禽魚之紛淪蘊蓄此隱逸者之逸名絕世者也故富貴者得富貴之山水而其貧賤隱逸者亦得貧賤隱逸之山水所固然也翌日阮亭先生以祀南海事竣次瑞州遊七星巖乘月來歸嗟大古者天下寧謐公卿大夫承命祀山川采風問俗歸報天

子如是焉止矣先生之使粵也舟車所至與山林草莽之士敦握手歎一若相忘于富貴貧賤而山水巖穴之足登眺者必探取而盡其意然則富貴貧賤隱遯之山水先生必欲兼得之其所謂不僧之山水與不遇之士先生又將傳之而遇之邪歸之日出而有詩示倣日子其何言倣曰山水文章先生所自有者也卽以倣與友人之相偶論者以贊之先生

贈北田諸先生序

嶺南北田諸先生曰二何先生左王弗不借梁先生語而陳先生元秀陶先生苦子與家君子爲昆弟交以年齒少長相序稱當是時南豐有程由十題先生星子蔡山七先生家伯父兄弟同儕八先生則所謂寧都易堂者也皆以古道相易礪聚處講習爲海內所稱許倣六歲入家塾時家君子歸自嶺南道述北田五先生于諸前輩微遂得稔聞而二十餘年間則時見其往來手書然猶未得拜牀下申嚮往也自東南變起十一年習奔走于南北乙丑受侍家君子入粵因得見陳陶兩先生瀕行乃見左王何先生修通家子誼再拜頓首深幸行年三十始獲親承于數十年想望之父執用自愉快而不借先生客惠州未及見器圖先生蚤世則又爲其歎恨也且夫家君子之不至嶺南亦旣二十三年矣其間天道人事之變遷難于舉數陳先生當甲乙以後猶如天之禍事會道迫假意而之智以抒其禍患不容不與世人酬接與世人酬接而能無失其正者君子所甚難也而不能

各滿于人心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君子之論人與所以自考者在于是矣陽先生身不與戶外事而澹然寧靜人莫見其是非好惡之跡四方之譽所以日至也陳先生嘗爲予言少當國變目有流離地亡之憂不敢自懈逸以有今日而甲乙以後操心危慮患深當不測之禍有以自脫然則先生于身世之故既詳且審出處進退與時消息必自有道也方今天下賢才凋落幾盡門徑山臺山易堂之存者不過五六人後復有錢塘河渚諸君子亦魏耶士文集 卷三 五十四 五

屈翁山文外序

文章之道曰氣曰法曰格氣之至者法與格生焉是非氣之能生格法也不多讀書則不能以養氣故氣足而格法僻也蓋不善用其氣者判格法與氣以爲二而善用之以全其氣者有必不可分之勢今天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人人受氣以成也五官百骸四肢者格也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口言者法也則莫非氣也或胼搔枝指或一舉而輕千鈞一日而之千里者出於常亦氣也然且或不引而子釣舉不行而千里至不視不聽而無不見聞者則亦氣之入于理于神使然也然如是而不當夫理法之極則是騷離朱之目振工倕之指而刑夸父之足背舍公華佗之醫藥終于病且死則反不若世之步則趨則趨者氣行而亂也故夫六經者天地之人也秦漢者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口言無不得其自然者也唐宋而下則教人以當行當視之道而不至于矐目振指則是以病且死也子讀屈子翁山文外浩瀚磅礴能自行其氣屈子少以詩名于江淮間三四十年學博而辭簡

一日爲文有聲而不能禦之勢而屈子乃欲削而就  
于格法以合于古人之妙吾聞屈子不飲酒而使酒  
罵坐若不可一世又欲辭老母勃然有東風浮海之  
思者其氣爲何如又聞其欲寄孕于賴來吾尋竊山  
中相訪習故人謂鄭生狂而生自謂不狂也吾又烏  
測屈子之所主哉

大司寇徐健菴先生六十序

天下之務必有主持之人爲之綱領而後無放弛之  
慮皆有所依歸故曰萬日不張舉其綱衆毛不墜  
其領是故朝廷必有社稷之臣而天下以理儒學必  
有其宗而業以昌明文章之邪正人士之風節皆必  
有表酌而後倣仰得其道如蕭何輩仲舒李膺郭泰  
之子漢韓退之歐陽永叔之于唐宋皆其主持一代  
之人也然是一人者不可多得而天亦必不靳生其人  
一代間爲一代之綱維以收其散弛無論世之治亂  
如冬春相絲續近則有若虞山合肥二先生爲上類  
宗二公後歲散弛矣則又有若健菴徐公者挺生于  
其間振而罕之今夫游水所朝夕也大而江漢細而  
行潦濡沫皆有所歸宿焉而蛟龍魚鼈蝦蟇物怪莫  
不弗鬱于其中安之而不擾養之而遂其生泰而出  
庸寸之雲崇朝而雨天下蓋山海之含負有其量自  
其力有其神明汚之而不污奇之而能用視大若小  
而視小齊于天下之以益其溪廣之以博其高是故  
能如此也公立朝廷爲天子所倚毗是社稷之臣也

尚偏厚，敦風節爲人士所倣仰是甚。宗次月大文章者，闢大氣運者也。文章之邪正，卽氣運之盛衰。公倡其學，而韓翁諸公繼之文章，一準于古而風俗以移。然則文章者亦社稷之臣，所當主持者也。蓋嘗論之，蕭何稱人傑而文治不足，問讀春秋繁露，仲舒于經義雖而不醇，特以秦火之後，仲舒首出遂稱一代大儒。爾公研治六經，窮集諸家大成，折衷聖人之道以詔來學。文章又其餘事矣。然則公之詩也，天下後世人之詩而豈獨予之私願哉。世微于是乎，願首以魏郡士文集卷三 雜著三 李

鄭若千詩序

長夏天無寸暑，赤日慙空際，草木欲焦，鳥不飛，獸不畜，不能出人，則坐臥行立皆不自得。斯時也，忽遇長林豐茂，科頭跣足，席地而啜，嘯而詠歌，且蟬鳴於樹上，清泉激其下，則幾超人世而游乎方壺蓬壺之間矣。壬戌辰六月遊邗上，熱甚，居閨閣如坐釜，篋因作長林之想，以自解。而鄭子若千示我所作詩，予揮汗而讀之，清韵流響，忽忽涼風生席上，遂移長林豐茂之境於若干之詩，頓忘暑氣之酷鬱也。於是予將渡江而南，若干曰：爲我序之。予曰：君之詩其若此，然予方踴躍如奔之舟，欲蒸當百十倍而若干詩猶未刊。布予記問，掛過眼，顧失斯時，又不得詠歌若干詩以解煩熱，其將奈之何哉。

魏郡士文集

卷三 雜著

非

雷賢慶先生七十序

予往遊金陵免冠頓首于高皇帝藏衣冠之地事頗奇歸而記之以示叔弟世儼闕三歲隴子寅賓來翠微持是文歸以質之廣慶雷先生先生是時年六十有六予年未及三十先生作詩寓予道往事與其生平志甚悉忠孝之旨溢於篇什是詩也懸壁間於茲五年矣往歲予與彭子彥修廬子孝則叔弟世儼思簞登一造請牀下而竟不果夏秋間隴子與叔弟書言先生今年七十予嚮往先生久又未得一見其面魏士文集

卷三 廣慶一

不言何以識吾意先生生萬歷之四十六年天下熙熙當斯時也物安其性民安其業濡染涵育莫不知立身愛君之道而敦龐之風謙下之節亦惟此時人能有之故雖剝落于兵革流離顛沛四十餘年退而徜徉于野無以鳴其鬱積此先生所以于後生三十七年之人取其意不問文章之工拙而咏歌吟歌若遂有淡情者其忠孝之根于性者然也昨歲家君子自寧化歸述先生與官子公壁亦相期徒步來訪山中大夫先生以七十之年甚貧猶讀書好士如此惜

夫其少壯時予不得而見也蓋嘗竊笑秦皇漢武古今之雄主志得意遂乃復使人求神仙于海上而修劉其真元一何愚哉先生者神完而氣厚心若游于照晷他日扶杖以觀太平大發舒四十餘年鬱積之志予小子將亦得以隨其後矣

魏士文集

卷三 廣慶一

三

嶺南懷古詩序

趙子雪青好爲詩古文每援筆立就而其言曰雪青  
學書不專學一家筆法人有謂我似鍾王顏即似米  
似董者吾甚恨之其爲詩亦不喜人謂其似王左軍  
杜高岑也蓋趙子爲人家慨自喜拔口而言率性而  
行有不可一世之氣故往往所如無所合雖落拓困  
苦而氣未嘗少衰嗚呼是可以想見其爲詩矣然予  
讀趙子嶺南十七章皆托古賢哲以自況趙子欲無  
同于古人者而詠歌諸賢意又何在夫趙子于古人

魏野士文集 卷三 嶺南 一

無所慕尚不問世之治亂輒思立功名以自展其所  
抱然家君子守約窮山不與世間事趙子乃不遠千  
里溯三十六灘而上登險仄之峯折節家君子豪氣  
或欲獨若前者獲而趙子之言曰吾生不遇于時所  
心折者先生爾往者吾過翠微山麓望之栗栗焉反  
走今也必登其巔卽不能至而摩且死焉數千百世  
後賢必有好事者曰山陰趙某不遠千里快然詩禮  
李子先生于翠微山中登其下摩且死焉亦吾生快  
意事也嗚呼趙子之不可測量如此是故拘墟之士

繩繩而尺規究之鮮大失亦鮮大得跡跡之士  
而攻千里是則予之不能測趙子者乃予之爲然又  
夫乎然予讀趙子嶺南詩特借古人陳跡自爲感慨  
爾雖謂趙子詠趙子可也而其詩之雄偉盡致處卽  
不欲效古人已入古人之席譬如立一標的于此行  
者常至之故古人至焉我亦至焉然其天遂無所于  
達然則趙子又何必其不似古人也當是時家君子  
適有文字之戒未及序趙子曰子其代爲序卽彼故  
承家君子意勉爲之然趙子所自語已見趙子生  
魏野士文集 卷三 嶺南 一

平矣予何知焉

析產序

子生崇禎甲申後之十一年天下鼎沸克城兵燹之餘瘡痍未復三父奉大父母遷跡高峰未幾而大父母繼逝吾父急友人之急千石之田舉手而盡子自初生至十四五歲艱苦備嘗吾父受故人餽遺稍理舊業不家食而事遠遊子攝理家政甲乙之際東南亂作子亦奔走靡寧廿二三歲頻客吳越方思勵志馳驅而伯父伯兄奄逝艱踰而歸一日仲父謂吾父曰人言一二年後此子非吾家子弟矣當爲之買妾

魏昭士文集序

卷三 析產一

十一

生子子謂生子自有天定若不承年買妾奚益然世三四歲間大病瀕危者不一而足或氣息垂絕而留中自謂無恙初伯父伯兄以長嫡應試爲墳墓門戶計一旦皆殞仲父欲去大父所遺學阻二百石令游大學子從容請曰二父處醫約三十餘年且年老善病家門之責非而誰特既久絕進取之念思無負生我今若此是老女適人矣寧浮沈隱見兄方作閒與富貴人周旋則布衣韋帶未嘗不可持門戶也仲父乃領之子初學歡笑如莘利負昔二三年後漸

不爲苦而仲父復卽世年三十始歷齊魯燕趙來衡陳鄭楚粵析著以養二親亦嘗作南北遊間有贏餘問田舍以長子孫無事則喜興作故室廳器皿多於他物年四十一復卒吾父命走三吳四越月而歸歸未逾月而先子以疾終自丁巳至乙亥八十九年二父皆不可得而見方二父既歿猶幸得追隨吾父十有五年身世之故竊知向背哀痛之餘至丙子秋仲一病幾殆死而復甦往者甚病而心殊壯至是亦目以爲不起繼思未四十時灼然曾有見非四十八當

魏昭士文集序

卷三 析產二

末

必無害猛勵前志病三四月而瘳六年不復病乃今則既四十有八矣於是計平昔所自創及先子所分受奉老母命集諸子而圖分之濟瀟澹各得田百五十石山城居室如婢皆有定分流最幼出撫爲季弟子不得與三兄均拾除田百石以畀之當子四歲時濟兄弟皆未生人謂吾壽且止此今吾夫婦鬢髮頰白濟生且廿四年其餘諸子雖未婚娶有大母及母可依有兩叔父爲之經理裁成乃更於四十八年之後希向子五岳之游幾幾其不知命矣子嘗憶



先子謂吾叔季曰汝兄陶宋公長子也與吾共事久  
貧困患難盡知之今汝兄弟生長山中衣食無乏缺  
詩書訓誨日夕不輟此而不才爲白暴棄值茲艱  
歲荒自錢斗米鄉城退糴不相恤吾恐事會之來求  
如子初生時尚不可得子兄弟艱難險阻木一身嘗  
或有播遷常無所措守薄產以養廉恒涉世以鍊識  
毋棄學問而勞苦其心志筋骨以防禍患或庶幾乎

黎氏族譜序

黎氏爲邑望族鄉賢仕宦自唐宋以迄元明代不乏  
人與孫氏皆稱著姓故老有能言之至明中葉漸就  
衰落遂有不知黎孫之爲故家者邑乘郡志紀載  
可攷黎氏有裔孫曰上英挾一藝以自食子年甫壯  
一見奇之曰子軀幹魁梧卓藝術中人乎子始大言  
重然諾或義之所在輒憤不顧身不以人取舍向背  
爲意是豈以一藝終其身者耶雖然素貧賤行乎貧  
賤夫樂卻之後降爲皂隸古今傷之苟身際其會奮  
魏昭士文集 卷三 黎氏一 太  
發勵志惟不敢自暇逸行吾之所當行殫厥心力擇  
良師以禮義訓飭族黨子弟使有成立以復告祖宗  
之舊是則豪傑士也倘不務其本而曰吾世家大族  
之後遂足以異於人其可乎今忽忽二十年矣七葉  
家無擔石見祖墓傾圮者竭力脩葺之里役之爲族  
害者竭力經理之年五十上下始舉丈夫子二人長  
者已就外傳慨然念二百十七年之家端未脩於是  
偕其族某某等剖資力任既成而問序於予予曰是  
真故家之子孫矣攷黎氏之先自唐寶曆二年黎公

度以孝廉辟虔化令遂留居清溪之東韶村此東韶鼻祖也分居城者爲七世遵道公此遷城之祖也十一世而有恩義公思柔公此東溪派所由分也自度公而下舉於鄉者二十四人自仲吉公而下登進士第者三人入鄉賢者四人此黎氏之盛也然族之始有譜也董脩者爲恩義公思柔公後之續脩者遠公仲甫公至明宏治脩者學儼公廷章公適大公自寶歷至宏治六百數十年衣冠文物彪炳史冊諸止三脩今二百餘年屢經喪亂五子竭力勸導以紹親昭士文集序

黎氏

七賢之徽可不謂豪傑之士哉諸惟許世代墳墓支派分合祠堂祭產之可致文則俟太後之人焉見五子重脩之志也嗟夫文學之士素望之家諸賢之脩固所壯揚而或忽諸今諸子扶輿以自食乃念念不忘克底厥成黎氏之興其將徵諸斯譜矣子故樂得而序之

七賢之徽

三十二連峰詩序

子性不諳於詩嘗學之而未能力蓋詩之理至微情至深而難見故其境非此興不能盡能得其少者在往游情於無詩之時故一脫手卽能神化筆墨若決天地風雲花月之秘讀之者流連不能釋諸懷雖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之故嗚呼豈非得於天入交盡者烏能若是哉子則目前之景之事有不能一一狀乃欲論詩之所以傳不傳祇見其不知量也已子建七步成詩庭筠八叉手而韻就此則於天者也而親昭士文集序

卷三十二連峰一

元白敢壓強顏僧儒多用新事是又能以學力傳且夫歷唐宋元明能成一家言以傳者寥寥千百然其盛莫如今日子嘗謂今日之詩能用古人而不學古人者則必傳於世壬申初夏道出依縣縣熊封先生與子敦布衣握手歡詩酒譚譚累日不倦因得讀所刻詩集凡五種而弁其首者或疑之爲子爲杜爲元白爲子瞻放翁子則謂諸人者皆先生之所用而非先生之所學者也夫先生力幾天人之盡廣取山水朋友之助其與古人偕傳無疑矣翌日子將下儼巖

走錢塘姑蘇過白下溯大江彭蠡而一掠巨海以歸

大故山先生乃出其牢獄八年詩數千百章問字於

予予能誦諸免口啖夫先生以方胆之年中劇邑凡

兩救之政聲不備而四方之詩人連上兩輪輸之

錯於境有費九祿之況焉乃於政事之暇自為詩以

以自道其志而吟高堂昆弟唱和之際流連詠歌至

仕縉縉有存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尤令人有深慕焉

先生下筆成文言論風采有如宿棚千則銀灑唐棣

未嘗散以詩示人然而山水朋友父子兄弟之情因

魏昭士文集

卷三

詩三

本

結縈綿亦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故讀先生之

詩不覺其情之合而流連往復不能自已則子又未

嘗不知詩也曹司馬實堪嘗言先生歲書數萬卷每

讀一編輒終身不忘孰謂先生之詩之不傳哉

魏昭士文集卷三之三

序

趙漁子詩序

寧都魏世微昭士著

子性不能詩學之而弗克王然亦竊聞宋先生之緒

論矣詩也者所以宣人之性品而節其流也性情之

發為有不齊詩遂不可一類而並觀是以自才人之

詩有思士思婦之詩有淹雅之士之詩有聖賢之詩

大聖賢之詩穆然以深渾然以備含其精奇思邈而

魏昭士文集

卷三

詩三

本

出諸恒常若夫一萬千里隨迴而風生揮管而音流

此才人之詩也洗鬱不流刻回纏結此思士思婦之

詩也淹雅者此與子卿微引事類不失秦襲以古人

之言與事為吾之所欲言所謂與古為徒者也然皆

各隨其性情所近而宣發之大既完之于外則其藏

于中者不至于徃而不及亦所謂節也是故典於中

竟陵之論者何其不達而為是紛紛乎是發說蛇足

也性情之所近可以並立而各出皆足以相資正其

謬者可耳子讀趙子漁玉詩則已臻手才人淹雅之

之境矣而漁玉以秦君定妻爲師曰講儒先之學將  
涵養漸至其克臻于聖賢之詩之意乎予謹以所聞  
質諸漁玉折衷其然否而反益之也

魏昭上文集

卷三 雜上

七

歐上閑四十又一序

七十四甲子之春正月子客燕都其次年乙丑赴順  
子晉公約于會昌止歐子上閑它因得與上閑交遂  
交沈子仲孚然二子品藻則于先二年知之熟矣益  
癸亥之歲侍家君子遊漢仙巖而晉公見弟爲東道  
主序述二子及同社諸君子甚詳既見上閑知其性  
抗爽急人如已事長才坦中予固與上閑如舊相識  
也其狀貌舉止類予同祖兄與士者十七八遂與上  
閑情益篤越五歲子再過晉公得盡交晉公之友而  
魏昭士文集并 卷三 歐上 一 命

上閑晉公仲孚不遠三百里陟危峯折節事家君子  
今夫有過人之志者乃能下人知學問之道者乃知  
己之不足人之有餘知事半功倍者乃能視師而取  
友上閑諸君子聚處講論于一堂足以自擧長矣世  
之人方求爲師之不暇諸君子之志如是其可以淺  
深測乎因憶予初交上閑時年三十有一上閑知予  
今之年今上閑四十一矣而予適如初交上閑時上  
閑之年而仲孚于今則又如予初交上閑仲孚時子  
之年事雖甚微數道相合也合三人之年則既百有

八歲矣。家君子休夏子晉公。霞綺園子。疾發不得從。  
叔弟儼實。隨行意上。閑興諸君子。灑酒磅礴賦詩論。  
文當亦念耕廬之不與斯會也。

魏紹生文集序

卷三

賦上

八

得隣軒詩序

言已之所欲言。皆合典則。秦漢之文。樂府諸諺也。守  
古人之法。而不失變。古人之法。而另開機軸。唐宋大  
家之文。杜之詩也。發已之見。逞已之才。不必其議論  
之確。而足以自成其說。殺者可活。活者可殺。顧氏父  
子之文也。襲古人之聲調。假優孟之衣冠。舉天下之  
人。一人可以貫之。是而非。非而是。者。世人響應之。詩  
文也。若吾易堂先生之文。探古人之深心。而各有所  
至。不相俯下。足因文以見用。其言中之意。言外之旨。

魏紹生文集序

卷三

得隣軒

一

余

非會心者不知也。詩則宗洪武正韻。不爲時尚之詞。  
所謂無當世之怪。則必無後世之傳者也。涉海浩瀚。  
才長而學博。不襲古今成家。而足自見其雄者。則罕  
化黎于鄭之詩也。然于鄭好學問于古今。成籍宜無  
弗覽。觀而兩世爲易堂弟子。必有所見其素所傳習。  
與胸中所決擇。將必有在乎子自守化歸諸君子。遂  
至李忠定公祠。同翔而別于鄭。乃出所作詩。三映授  
子。使論定之。子于官子公。璧取拾中。則又妄有損益。  
焉。詩云。他人有心。子付度之。于鄭當不以爲異方子。

在寧化嘗與于鄭及廣庵前輩幼適任中谷城北真武閣四望甚暢時夕陽在山炊烟生足下林木歸鳥遙遙而集有陳子昂前不見古人之感幼適爲盛道聖歎詩文以及伯敬友夏子往聞易堂先生言聖歎于論稗官亦有所長至其論詩古文則曹氏之司馬唐之劉裕李百紀之時之汪黃也鍾則優于譚未可與聖歎同日而語然亦非所論尙矣于鄭習聞聖言益以已之才與學學古酌今當必以爲然然則于謂于鄭足自見其雄者猶膚毛之論也乎

魏昭士文集

卷三

卷

四香堂說部序

夫讀聖賢之書而不能達其理者不可以入道達理矣而不能適于用者不可以行道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趙括徒讀父書用兵不能難顧一試而成長平之坑豈能言者即能行乎趙普嘗言以半部論治佐太祖平定天下而于忠孝二字且不識用固不善理何能明吾以爲古今有無用之賢人君子無明理之姦邪何則姦邪之人而明乎禍福進退之理且將率德改行以善其後則是李林甫史嵩之之徒聞幽

魏昭士文集

卷三

卷

與璟卿之說翻然悔悟皆將以福壽終乎世固未嘗有是理也句容著霞王子司鐸歛縣輯古賢人君子之嘉言懿行曰說部而分其目爲學海爲叢語各出已見辨其是非將梓以行世屬于爲論定而序之嗚呼讀是書也體之于身則身修行之于家則家齊用以訓子孫子孫恪守而不敢踰越何理之不明而用之不廣乎或曰王子儒者師也好言因果事得無以二氏之說爲是書景子曰君子之心在使人明于理而已且延吉逆凶聖賢所不廢愚未愚婦升廟廟不

足以欲懼之然則把握報應之說以引人爲善亦所謂探而人探人之國庸何傷乎若徒以詩文章行于世王了當又視爲末技已

蘇聯士文集序  
卷三 四書堂一 允

孔昭文五十序

人之所以自貽其安與貽子孫以安者益有道焉今夫生氣之萌莫盛于仲春而百卉雖然競出各肖其根源涇渭之流也源清濁殊焉是故觀其子孫可以知其祖父觀其祖父可以預知其子孫矣子獨怪人今之所謂貽身安與子孫之安者南轅北轍相背而馳也貪言以豐其財運用機巧以奪人陵美之角視宗族親交之患難漠然不以動其心自安于不貽不類之刑以爲吾身享富樂之樂矣子孫食租衣稅無藥耶士文集序 德主 昭文 一 午

遺慮矣而天與之較量短長徂徠大反其所則幸至于不能自業然貧者安其貧富者故其積聚有利物之功則是益者實損而損者實益也賢溪孔昭文子同門友用僑先生子修君之再從弟也而其昭君亦君再從兄與子修君先後爲家君子門下故知君行誼益詳今孟春君令子毓璣復折節家君了月爲君五十初度令子出用饒子修二君詩言示余凡君之好讀書入太學挾篋以遊燕楚吳越出粟貸鄉之貧人爲林某償所負勿令知撫楊鄧二孤皆有

成立講求古朋友師生之流廣讀書以訓子欲其親  
師取友以詩文章取令名諸君之言詳矣天下計利  
而好行其德不汲汲于應什而以詩書忠厚貽其子  
孫故令子皆自檢押能文章樂交天下士非根源之  
發而能如是乎吾故曰觀其子孫可以知其祖父觀  
其祖父可以預知其子孫也於是拜首而祝曰君行  
其德以安其身以及于子孫子克象賢樂且未央樂  
則久而君之久視又何疑乎



驛將軍家譜序

歲癸酉子客閩汀之寧化縣僑伊茲仙館舍邑之紳  
士爲道驛將軍之賢述其所以除盜愛民之功施設  
之畧更僕不止翼日其友人鄒子非造訪而將軍忽  
枉車騎相過從論議瀾翻因得與將軍爲文章聲氣  
之交吾寧都距寧化雖分江關壤地相接自甲寅變  
亂十有餘載田賦踴租稅執虐田主苛刑肆拷掠有  
司莫能禁中丞宋公置于法而豪魁三四人越獄潛  
遁于寧化之巖地煽動愚頑拒傷官兵將軍以用衆  
魏路士文 卷三 驛將軍一 五

則擾民盜賊遁逃留處則爲鄉邑害乃招其仇家賈  
其族戚令設誘致之法更以官兵防其奔遁于是賊  
魁悉得而典刑正寧都以安清流有賊首孫猴者  
妖術善遁積爲民患事覺遁去莫知其處將軍密遣  
人擒之于贛州城內方駐防寧化時巨賊王昆逃奔  
都邑將軍懸重賞丁石城牙梳山得之此三人盜也  
不出三月將軍悉平定竭私財以供事不煩一兵折  
一矢嗚呼此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甲戌孟秋將軍  
寓書及所纂修家譜問序于予予曰夫家譜者所以



尊祖聯族也其所紀載史氏取資焉今駢氏之諸典  
于將軍以將軍蒞官之才之德其于諸事必修明而  
條理之爲家國定論按是譜以孝悌忠信列爲四冊  
而恩給世系宗哲宗祠祀田祭典祖墓各有其科孝  
烈貞節特紀其始末他日建節秉鉞除天下之大害  
與大利其恩澤所被又豈特吾西江八閩之人已哉  
是爲序

魏昭士文集序  
卷三 駢將軍二  
九三



謝母施太君七十序

大天下之理與事視世之治亂以爲後先是故婦以  
順爲正子以無違爲孝母以慈愛爲本常也然父有  
諍子夫有諍妻易之嚴君謂父母行大事理所當然  
亦君子所不能廢也子往與軍化張君孺子友善而  
讀之餘孺子爲言其友謝君遜召之賢且歷述其母  
夫人施太君之所以相夫子樂施與嚴毅儉素撫孤  
訓子持家處變有古丈夫風采繼子得交遜召兄弟  
韻黎駱伍張諸君子所撰太君六十序今太君且七  
魏昭士文集序  
卷三 謝母一  
九四

衰矣孺子介遜召造子翠微山中命以不文之言佐  
饒竊惟三簞携禍東南鼎沸雖無關于天下之治亂  
然而數千里之內援援于鋒鏑之中索餉飲丁壯重  
足屏息人不自保才智功名之士或濫膺爵祿蹈不  
測之淵于斯時也生當其地者非才識高拔欲求瓦  
全而不可得乃太君以女婦初遭右文君之變三孤  
莫莫守素豐之產有所求請者必欲厭其欲而兵戈  
擾攘盜賊充斥城邑人民朝秦暮楚太君子供輸餉  
饋之候獨延師訓子顙沛流離惟負先世遺像其才

智識最與古人足相項背且太君撫孤之日遙召甫  
三齡今遙召兄弟皆有聲庠序遠近知名士咸樂與  
爲友而所與友者太君子初交時必于門內私察其  
賢否吾嘗謂孟母陶母柳母之所以錫傳于千載自  
年者雖其天性有出于流俗然亦時代然也是以景  
清鐵鉉之忠烈非有建文之禍靖難之師則無以見  
其志太君德蘊于內使右文君克永其年無三籙之  
變才智有出于人又烏能彰彰若此哉傳以婦人無  
才爲德生于亂世者豈其然乎今令子之友能詩歌  
魏路士文集 卷三 謝母仁 五

古文者咸獻其一言以爲詩太君覽詩文而察其人  
之賢否其爲之忻然而一笑乎

盧穆之六十一歲序

予弱冠遊杭州其地醇樸多君子孟秋之朔麗日中  
天霽聲板地起雪山湧立于天表進則霹靂當空退  
如委棄鉉仗屢退屢進愈出奇衝突飛騰自光奪  
日百十萬之奔馬飛馳頃刻數百里而至思吳越錢  
鏐之壯豈特前無古人哉及至吳山左顧錢塘江右  
瞰西子湖靈隱淨慈上下中天然飛來南北二高峯  
陞岳之墓廟林木森森臺榭高下與港中紅白芙蓉  
蓉布星列地之君子約小舟同觴咏于湖中歷蘓堤  
魏路士文集 卷三 穆之一 六

放生池經冷泉放鶴湖心諸亭謁岳忠武祠觀鐵範  
秦檜万俟卨輩跪立墀下遊人牧豎攪其髮擊其首  
而罰之日久損折則耐願者更新焉扶天地古今之  
正氣亦醇樸之風惟然後十有三年予復侍先大人  
從三楚過白下吳門僑僑舍于湖樓自夏徂秋既湖  
山之勝盡交西泠河清海寧諸賢而七月之望夜聞  
更深湖聲數千萬南北東西四風離合若芙蓉之在  
港中爲生平罕遇之境距今二十餘載子足跡不至  
其地適將有西秦之遠意道由其間覽山川人物之

異夏五子從曾孫晔盤之集君長公以祖舅來會爲  
言再月日君六十初度欲一言以爲君壽予自功與  
君以戚屬相晉接君嗜機似杭人風致而豪奴其左  
道擾敗人財物雖無害于君頗肆虐閭里君設然鳴  
官立斃于法徙居遠鄉課耕讀倡漁樵或醉自適工  
制舉藝得失毫無所芥蓄于中君昔遊閩地與其國  
手對奕正大之度不詭不躁尤爲彼所推服吾聞仙  
人好奕甚而醇樸多壽湖山佳處其亦仙人寄跡之  
地歟

魏昭士文集序

卷三 藝之二

九



張損持興國五十序

世倣浪跡南北幾三十年與商邱宋公遊得交一韓  
靳子熊封興崑山徐公遊得知張公損持一日熊封  
寓書曰張公以名進士讀書中秘今出宰微江大身  
居清華之選乃復膺民社百里之寄乎嘗憶宋太宗  
手詔獎美慈谿頌曰令長之任得以施異政而親吾  
民慈谿至今有清清堂者爲張頌名也且夫史冊載  
張氏之以令著且顯者蓋不乏也山陰遜不從輩昌  
遂安稱不從方臘長安楚平不事黃巢益陽顏督京  
魏昭士文集序

卷三 損持一

表

停公安識論安石亂法能泉大經極論中人西安潤  
身論巨瑞貪將近侍諸暨敦平海寇安邱旗再敗妖  
賊崇仁傲措置有方而登寇不敢入其境奉符傳勾  
摘姦隱長坦治道吏不敢欺馬平霖捕匪人之虎蘇  
湖永明臨大事決大獄毅然不可奪新昌日用見郡  
曹掾之子鄭癩奇之妻以女當塗愛與陸象山講明  
義理籍田忠恕見稱於魏了翁津鄉希顏以吏治薦  
於朝德興謹則民有張侯張侯之類南浦大中時稱  
爲古廉吏金堂嶺以登單于臺詩名天下然嶺既第

進士授校書郎乃調屏浦而改金堂往從先仲父歷  
三吳而浙舟次夜分嘗私論官制謂宰相必當以邑  
介爲之蓋今之令蓋縣爲也束縛於功令牽拘於有  
司委蛇百折不得一展其志然而賢哲之上必求如  
古之良吏傳曰難難險阻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  
之矣公以宰斯邑者宰天下天下之民且家頌而戶  
祝之則澤家詩集豈特與金堂之詩並傳云爾哉



有若忘二十序

庚申夏子從仲父還曾止山先生於邵尉時妹舅彭  
子務從其尊先生至曾子幼行弟學知來省視幼有  
之同祖弟若思則弟此二年矣故鄉親舊聚處于三  
千里之外未有若此之盛也且夫吾黨之聚散豈偶  
然哉又幸從諸先生後吾儕其務勤身束行以承長  
者之訓而思有以自淑庶幾無負斯聚也乎於是若  
思介子務來言曰吾今年二十愚蒙無所知欲得子  
一言以相勸勉子躍然起曰是吾心也敢畧述聞先  
生之緒言而吾得交相勉焉若思性豪爽樂與人  
交任人之事必誠必果然自童子時從其尊君子遊  
山東西河南走燕趙日逐舟車而因以廢學夫不學  
焉乎可學者人之鑑也姊醜取則焉治亂著焉志識  
者天生之人不能爲也惟學有增益焉故豪爽者不  
學則流于癡疎孤陋旁聞則雖與正人處而莫盡其  
蘊誠與果不學必蹈于不近義之信而思後學者泉  
之源也其流不窮靡匪之參苓饑者之粟凍者之衣  
也賢者有相劘礱有導也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

則何爲而學虛心以納之實腹以堅之勤力問辨以  
浚之精思焉以神明之知古之變以通今之用古所  
聞如是而已矣越數日將各有行固屬子務其以斯  
語貽若思幸勿忘子亦不敢忘雖散也猶聚也  
大人曰論學處頗有著實文字亦有關銳

魏昭士文集卷四目

書後

書蘇文公禮說後

書蘇文公項籍後

書蘇文公議法後

書蘇文公上文丞相書後

後

書蘇文公朋間後

書蘇文忠公始皇扶蘇論後

書鄭制宜捕盜後

書仲弟贈甘中素三十序後

序後

書于汲公啞孝子傳後

敬書大人爲谷說後

書于南集後

魏昭士文集

卷四 書後

十一

書卓母節烈傳畧後

敬書家大人顧景范先生六十序後

生六十序後

敬書項節母傳後

書有忍軒

書木公冊子後

書木公詩字後

書孝經冊子

書梁孝輝贈詩冊後

魏昭士文集卷之四

書後

勾庭伯父評

寧都魏世微昭士著

書蘇文公禮論後

天下有人不知其君父兄而知有所謂聖人者乎不知君父兄與聖人而知有耻者乎禮者利也聖人因人情之利而道之者也三尺之童父母罵之則慚而走陸之人則相詬誶也方其未嘗知有聖人與知有吾之耻否也而所斷然必出於是是不可不謂敬畏其君父兄者之非天也且夫人有忤經侮聖者途人欺其父兄則必怒其人可以逐殺其父兄而吾逆而而斥之日不孝弟則絕然怒而振然斯物此則所謂耻也此所謂耻非聖人有術焉厭服之而天之所生而與之而使人類之不至於死喪絕滅而不可救者也天下之人恆欲尊其君父兄而油然而無以自達其尊尊之意聖人教之拜跪坐立之節天下之人欣然從之以爲適當於吾情而暢然於吾之心故其道立而千萬世之子臣弟不以爲勞日賤也而遂至林

不可廢嗚呼此則聖人之所能及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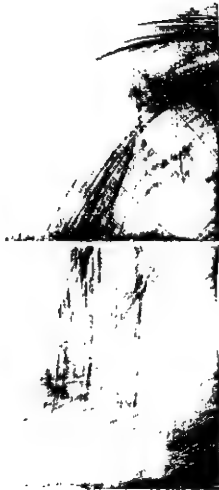
正論而古氣旋折

東房伯父曰卽孟子良知良能之意爲之卅節導  
致遂有烟波

東昭士文集

卷四

題編二



書蘇文公項籍後

籍之不得入關勢不能也方懷王欲並遣項籍沛公  
將以爲不可獨遣沛公當是時楚君臣無與籍名籍  
雖欲入關不可得然則籍可以弑懷王矣獨不可以  
矯制入關邪墨子曰懷王之遣將制令也籍猶以爲  
楚國主故意欲入關而勢不得不救趙及殺宋義始  
有輕王心鉅鹿戰勝諸侯衆扶服而籍遂俶然奉  
大矣墨子曰籍之失有二懷王謀遣入關諸老將以  
羽暴掠不可將而曰沛公長者且夫籍旣攻函谷而  
有之矣向使不急伐齊整兵關中厚建國勢則沛公  
能入咸陽一步哉是則籍之失也

論勁而格古

兄典士曰羽可弑懷王却不能矯制入關此論最  
爲肯要

東昭士文集

卷四

題編

三

書蘇文公議法後

重贖之議可以治貧吾不能必貴人逕  
威之不貧而又不能保庶民之貧者之不人于疑罪  
則是貧民終不可貸而貴人近戚必將殖貨封用以  
自固吾以爲重贖減罪之法兼而行之庶民之富者  
從貴戚重贖之議貴戚之貧者從庶民減罪之議  
邱邦士先生曰大抵疑有三等疑其無罪則赦之  
可也疑其重輕則從輕可也疑其罪重矣而律例  
未有明據証佐有八九而尙欠一二則當議贖貧  
賤賄土文集卷四  
議減可也

書蘇文公上文丞相書後

民人社稷之事可以姑爲嘗乎嘗試而黜其不肖百  
姓之害已半矣立政日遒知忱惻於九德之行乃敢  
告教厥后今以爲畧其始而寬收之足以民社試也  
今夫歛金於沙不擇可也縱不得金沙亦無補于我  
而猶有可以得金之理吾未知夫歛天下之不肖於  
當路者果何如也堯憂洪水四岳舉鯀而曰試可乃  
已彼水患方亟天下之民不可一日待堯顧在廷官  
衆又未有鯀若者夫是以試之而不疑嗟乎此豈得  
魏畢士文集卷四  
已之爲耶  
設權而文自健



書蘇文公用間後

蘇子之三敗不易矣三軍之事不用間不能成功用間則三敗不可試然則間終不得用乎吾謂用之之道有三三者何吾習其人矣吾知其心又知其才之足以濟夫然後其人可用也道一吾有人恩於其人入磨爲我死我用之道二吾知其人之才吾不可以知其心吾可以制其父母妻子之死命是其勞可用也道三故曰用之之道有三非三者則不可用也雖然誠欲用此三者其道一而已矣曰試之試之之道魏蜀士文選

魏蜀士文選

卷四 間

六

有二二者何吾知其人之才矣吾不淡知其心吾試之置之於色貨觀其動否也置之於刀鐸觀其變否也吾知其人之心吾不淡知其才吾試之乘之以不可設以觀其能應窘之以不可指以觀其能中故曰試之之道有二非二者則不可試也雖然其所以試之者一而已矣一者何隱是也吾隱而試之彼其人不知吾之將欲用之也夫然後間可得也

此實用文字而屈曲峭直如百尺之松立千尺之崖

書蘇文忠公始皇扶蘇論後

夫天之人國必假手於凶詐險惡之小人以內亂其國家然後英雄豪傑乘間而起得以易姓受命然則秦之有天下也天將使之安於治邪抑使之仰於亂也始皇殘忍驚悍天下洶洶亡可計日而待假令始皇崩而扶蘇立大反其父之所爲寬刑弛法休養天下之生民而又以蒙恬蒙毅爲之輔則始皇之取天下也以逆而扶蘇之守也以順天下之亂無由而生雖有膠廣劉項諸人無以自發於治平之日秦之覆昭士文選

後

卷四

始皇扶蘇一七

天下自一二世以至數十世其就得而知之嗚呼此豈天之所以報始皇也歟國家甲申之變聖主身殉社稷在朝公卿身遭戮辱有非奴隸所能堪者逆閹之罪雖萬斬不足以謝天下然當時公卿寡廉鮮耻欺君誤國其罪亦豈斬殺所能盡使聖人出於其間不遏明正典刑殺其身籍其家已耳豈足以大快人心乎於是而假手於殘賊之逆閹居其宮室俘掠其妻女三木交於頭足五刑備於一身至於欲求速死而不可得於是人心大快而逆閹亦旋就夷滅然則

宋人此下  
言痛快  
切之論  
人自秦  
法而文  
妙

始皇者周天所假手以報六國之君而殺扶蘇以迷  
秦之臣者又天之假手於趙高以報始皇者也蓋六  
國之君嚴刑峻法荼毒生民與始皇無異而才力皆  
出其下勢不能以兼并其民皆巧詐險悍無復有禮  
義之心故始皇之所為又皆賢聖之主所不肯為而  
為六國之君與民之所宜受之報不生始皇無以處  
六國不死扶蘇無以報始皇故扶蘇之死李斯之智  
不智無足論而實天之假手以亡秦者也凡國家之  
收輶運之將終人事之相乘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  
羅昭士文集後卷四論世象二八

人昌固未有不然而嗚呼扶蘇死而秦亡申生死而  
首亂壽侯死而衛滅夫豈人之智力所能為也然  
天意似乎高斯以報始皇前人固有言之者此能  
發得透轉中間突出李斯一案慨憤憤為天地  
舒此正氣而於本文甚是生色  
邱邦士先生曰痛快之論出於文字之外極寫天  
意處正非具踢弄乾坤手段者不能

書鄭制宜捕盜後

元世祖如上都留判官鄭制宜領樞密院事有盜人  
近郊晝夜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  
顧盼異常制宜令吏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其非  
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服殊  
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為盜者遂正其  
罪一郡帖然嗟夫世之為盜為間謀者必異其居止  
行動異服異言以從事追而捕之者即跡其異以求  
之而無不得然自古迄今百敗而百用之若一父之  
魏昭士文集後卷四鄭制宜九

子然者噫何其愚也夫察其異而不察其無以異者  
使盜與間謀之得以成其事必其毫髮之無以異於  
常人者也方正學曰國有治於疎畧而亂於過為之  
計故用智之為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為智  
非智者不能故必見之及乎此者而後可以有為也  
大人曰轉折數語而理事已備

書仲弟贈甘中素三十片後

仲弟鑑作甘子中素三十序子覽之而謂仲曰病者良醫也良師友也立身成名于是焉在也汝二十一歲而子卽爲文以勗汝者汝病也汝爲中素三十序中素病也中素以三十索文于汝者中素病也勗固大乎甚貧而爲中素召賓客中素病初愈也夫留候善善病而興漢而報韓仇而從黃石公消其病者之爲耶試以質之中素

魏郡士文集

卷四 中素

十

書王汲公暨孝子傳後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盎以狀貌言非必其他日所以立身事君親者何若也夫蜂目豺聲熊虎之狀者不幸矣或眇焉跛焉僂僂焉禿焉聾焉瘡癰焉者其父母見之雖不知其他日賢不肖爲何若而未嘗不怨且不幸也王子汲公崔長生既瘡復學行巧丁市以養父母父母蔽病而不至饑寒以死而長生以孝聞朝廡子曰人子之事親非至孝者不足傳也丁數百此來以孝稱于鄉里者自公卿大夫士庶僕隸咸有之然皆其至難者傳也此長生之所以傳吾獨不知大長生之父母舉長生之時將不幸之而惡乎及其巧于而以養已而以孝稱于天下冠蓋之大人施而滅矣而孝子獨不恥且咸知夫孝子之有足父母也其父母將不爲之欣然而愉快乎是未可知也

魏郡士文集

卷四 暨孝子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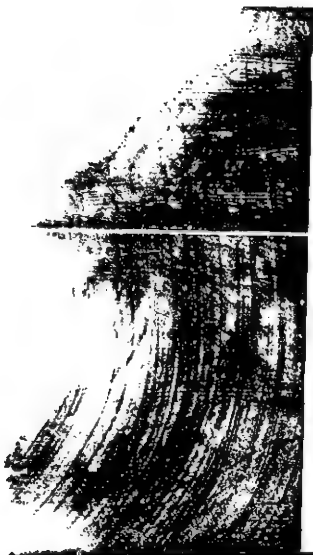
敬書大人爲谷說後

敬書讀大人爲谷說而申謂弟儼曰吾祖父之在天  
下皆由也而有所以爲谷也吾年三十汝亦二十有  
三未能有成就兢兢焉懼坑塹之顛壓而何敢望爲  
谷乎夫不爲谷而選爲山山不可久時孟子曰有本  
者如是此水之所以不息也爲谷者何學積于中而  
不自炫焉爲山者何學積于中而英華發外漸高益  
著也孟亦務本乎谷詩曰高岸爲谷溪谷爲陵吳異  
也可懼其變可師也

魏昭士文集後

卷四 爲谷

主



書于南集後

敬自肇慶反廣州家君子語微曰有忍菴黃先生者  
得古文之道甚備與之論議莫逆于心也且其人洵  
君子處廊廟而多山林素士之氣爲今所罕觀于是  
微通名紙于先生因得讀先生貴州兩粵諸詩文源  
委甚大而體裁各稱不可消易又嘗侍家君子竊聆  
往復緒論又得就正微之所作先生亦謬有許可微  
固自喜謂舉天下名公卿大人許之不若一溪心研  
幾之君子許之爲有依據然則微其有可學之道乎  
魏昭士文集後

卷四 忍菴

主

孔子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觀其外而知  
其內也讀其文聽其言論可以知其人與其心矣先  
生與家君子歡日篤道同而嗜好亦同爲之周謀之  
心無弗至分甘共少逾于地著者且倍萬書曰毋忘  
賓旅先生以賓旅而不忘賓旅抑何厚也而家君子  
每坐寓舍則向微及門人言先生之文之人津津不  
倦爲大愉快微又撰幸得先生有以娛悅老親也故  
因讀先生文并謹書于家君子之後

書卓母節烈傳畧後

嗚呼子讀卓子子任節烈傳而多感矣夫致死亦甚  
難哉且有不幸焉匹夫匹婦而相許有捐然洗  
濯茹鴛鴦自縊經者矣至子忠孝節義所在往往  
滿忍胸膈汚身易面而不能自引決或萬死一生必  
不能微其寬宥猶且屈膝求哀而究莫可活嗟夫死  
不死何其大不幸也然不死者又非盡甘心汚辱亦  
有有其心而力不足以自達爲威武所奪一失足遂  
終爲不忠不孝之臣子不貞之女婦此所謂致死之  
魏聯士文集後卷四卓母一

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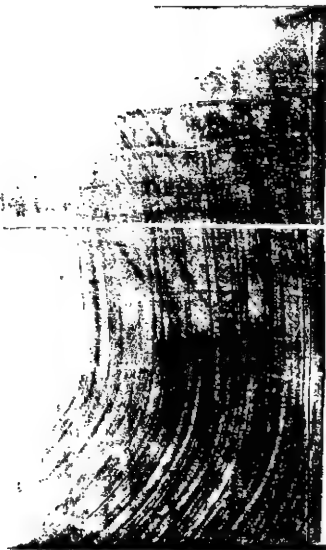
難有幸不幸矣蓋非其志素定者不能今觀中母錢  
氏于揚州城未陷時謂其夫文伯曰城必陷吾盍先  
死死當與稚子俱君無累虞易脫爾文伯止之曰吾  
等之熱矣于是城將陷時姑適王姓者亦寡亦在母  
傾之曰盍先諸遲恐弗及遂抱幼子躍入池水中幼  
大慟從之夫之妹二人亦相挽投池水小叔三尚幼  
苦撫于母母死環池哭亦躍入水凡八人嗚呼盛哉  
魏生曰母同未爲不幸也子從家君子道高郵讀父  
執王克承先生所紀崇禎遺錄甲申之變天子殉社

稷當時臣民節烈婦死者不可勝紀或一室而數十  
人乃今四十餘年猶不得載之史冊傳天下獨野史  
氏載之其未聞而湮滅者尚多也吾意揚城之陷亦  
有如是今卓氏之節烈歷歷可稽而其猶子克自樹  
立廣知交傳其事以布諸海內名碩著之文與歌詩  
母其必傳矣乎嗚呼母之節烈傳家國世道之幸而  
豈惟母之幸也吾觀母未嘗要諸人以死乃從之如  
歸三幼叔至思念母以殉其身則平居宜家之賢又  
可推而見矣

魏聯士文集後

卷四卓母二

主



敬書家大人顧景范先生六十序後

張九丈觀公孫大娘舞劍及車夫爭道皆歸于書法而書益工明皇名其樓曰花萼相輝之樓見義竹叢生日兄弟相親如此竹矣蓋志之所鍾無往不在是也先生至性鍾于朋友則有如九丈之書明皇之兄弟觀其于先仲父家君子爲兄弟交則真兄弟之義也子弟則其子弟也二父之朋友則其朋友也其或爲之經理區畫無微不至若身事焉而門方之人林林總總爲先生友與先生訓迪之後進周旋其窮厄

魏昭士文集

後

卷四

顧景范

十六

敬書項節母傳後  
予往客淮揚諸興化李公清所藏古今無名錄凡忠臣志士孝子節烈婦身死事傳而名氏湮沒者蓋千三百八十有二人予作而歎曰嗟夫古忠孝節烈之所爲其心堅其行苦專一其志識百折而不同所以必出乎此者未嘗有求名於天下後世之心也而精誠足以感鬼神造化雖然或名傳而事泯名泯而事傳或名與事皆泯滅無聞有爲人之所共難爲者不傳而疑似影響者傳是何故哉其傳不傳又豈有

魏昭士文集

後

卷四

項母

廿

樞乎抑亦如人之富貴窮通視其遭際之時乎歟  
項君志發三歲而孤母吳夫人極艱苦教養之方俾志發克有成立而志發迨母四十餘年之苦節所以禦暴撫孤所以全活二女於饑饉之中所以勸飭訓養子若孫先仲父爲立節母傳辛未秋予過南州項君又紀其從嫂死烈事來言曰某少孤無基功之親稍長即奔走於四方先人之世系名字墳墓彈數十年之心力而始得有同祖兄志震妻吳氏所以事舅姑事夫子皆盡道從兄病瘵嫂別立帷幃湯藥必親

室病廟則封左右手臂肉進之疾少間則復用兩腋  
進之竟不起則先三日絕粒請鄉之賢德爲夫立嗣  
入室自經家人救不得死則猛引利服刀自割面淋  
滴衣襟又恐噤未絕則用指拱斷之往叔子先生爲  
家母傳聞烈婦與家母爲何親屬某以妹對故傳稱  
妹家母曰誤矣此族姑行也而先生沒與州遂未及  
釐正今其可不正乎魏子曰嗟夫項君不以諛詞誣  
其母與嫂汲汲焉惟表章其母與嫂是荷項氏之節  
烈遂以傳然則妾傳不傳於天與時者豈由其後之  
魏昭士文集後  
卷四 項母二  
太

無賢者也先伯父以歲丁巳死於亂同祖兄世傑極  
胸泣血不二旬以身殉先仲父歿真州世母謝開計  
絕粒十一日死世微聞而克表著其孝烈視項君  
且慙沮入地矣

書有忍冊

予旣築池山草堂成將課子讀書於其中長兄濟得  
堂之右室而請顏之夫古人佩弦佩韋之義蓋自知  
其短而學問以化其偏頗之質以底於有成濟也宜  
佩韋者也其知之耶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  
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子惟  
不能忍是以致於今而無所成然固有其所謂子者  
在也濟而不能忍濟也則失其所以爲濟矣

魏昭士文集後

卷四 有忍冊

九

書木公冊子後

兄濟以所得木公字分其所作詩及所錄陶彭澤詩爲一冊禪語雜詩字爲一冊嗚呼公蓋有託而逃焉者也公棄妻子髮姓字削髮被緇遊於四方具心良苦雖爲釋氏固聖賢之所許也然而登堂說法踞方丈若將欲大闡其教於時者無乃非公之初志乎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予每怪隱遯之士棄功名如敝屣後辟不應垂老而爲子孫所播奪不能自堅其操者得不見笑於公耶公嘗至翠微峰與先君親紹士文集後卷四木公冊子

予講易時予方入塾甲乙之際東南變起公習靜青原而究未免滿腔嗚呼其亦盛名之難居也大

書木公詩字後

長兄濟學爲真草書見古今人名詩字畫成欲得之所得日多而尤愛木公詩字多方彈心力以購之什襲藏書如獲拱壁一日示字請題予置之箚中三年矣庚辰仲夏濟朝夕待予理左僊經世於地山草堂中得閒復請予曰爾知木公詩字之所自來乎今夫臣死忠子死孝節烈婦死大或撫植遺孤皆足以成其夙昔之志以顯名於後世是忠臣孝子節烈婦之幸而天下國家之大不幸也有忠孝節烈之心而當親紹士文集後卷四木公詩字三

處顧不見忠孝節烈之名乃天下國家之大幸若抱忠孝節烈之心而非其時不得建功業於當世又不獲有所奮發以成其忠孝節烈之名徒以詩古文名天下者豈其人之幸哉木公遭時不偶故其詩沈鬱悲憤真草若動天下人感實之公其自以爲予乎予其知之乎



書孝經冊子

再從父商仲先生善書法工詩樂品題古名人字畫  
辨真贋甚悉然少壯好馳馬試劍一飲能盡斗酒今  
皆斷棄不事事惟烹泉啜茗莖花竹游詠以終日暇  
則作書法以貽子孫而族黨中與子兄弟情最洽一  
日三從弟次管持一冊遺予乃從父所書孝經也予  
笑曰工甚矣聞從父作此已百冊亦富矣哉昔王右  
軍書法妙天下朱文公惜其寫夏侯玄論而不寫樂  
毅報燕惠王書草亭先生又怪其不書孝經而書道  
樂耶士文集後卷四孝經  
主  
德黃庭此古今所同歎也乃若崔斯立之於松王子  
猷之於竹湖明之菊茂叔之蓮謝靈運之游詠米元  
章之潔癖各以其所嗜好者傳從父之所好具果何  
在乎且夫從父之所以事其親者子則問而見之矣  
今以是貽子子其勉焉從弟曰苦遂書而歸之

書梁孝釋贈詩冊後

戊子季春子寓郡城張穎持先生使來言曰南海葉  
亭梁公嗣君孝釋送其女弟于楚歸舟止江上介以  
相見既又爲集同人酒半出其遠近送行詩歌一冊  
且贈以言張公與故人意何厚也嗟夫先君子初遊  
嶺南時年方壯與北田五先生爲昆弟交矜先公與  
先君子齊年嘗假館焉與說作王先生並稱友善先  
集有海南道中三十首乘月渡海歌皆斯時所作時  
子方入家塾今忽忽五十載乙亥先君子見背而尊  
魏昭士文集後卷四孝釋  
主

先公後十年亦捐館舍追維甲子歲子客兩燕泛湖  
庭次年孟夏侍先君子入粵二何陶陳四先生皆無  
恙獨梁器圃先生早世尊先公與不偕先生游異地  
以不得一拜膝下爲恨初秋度嶺左王何先生偕其  
子小翁器圃先生之子老符王子蕭衣自順德來  
送至黃頂而別往先君子有虔州別尊先公及湛州  
偕先生詩子與君今又適相遇于此非張公則幾幾  
其親面失之矣撫今追昔思吾二先人繞膝之情能  
無愴然乎因書于卷末

魏昭士文集卷五目

跋

跋周貞女錄

孫無言歸黃山詩文跋

陳君六十詩跋

跋蕭研降六十序

恭跋析產後序

許戶部思研齋跋

咄齋跋

初聖藻小影跋

楊氏家藏書妙跋

從叔于字文石刻跋

陰省齋六十壽言跋

蘭門懷古詩跋

燕趙悲歌詩跋

魏昭士文集

卷五 跋目

魏昭士文集卷之五

跋

勾庭伯父評

寧都魏世儼昭士者

跋周貞女錄

丁巳秋予客廣陵通州士爲其州之貞女周氏徵六十詩文於四方士甚衆予嘆曰嗟夫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者也夫守節以終身者皆緣夫婦之情女子則否故未字而守貞見於經傳惟共姜一事此周女之所以難能也吾因是而益以嘆其父母之賢今夫共姜守義父母必欲奪而嫁之是以有栢舟之作唐雋仲卿妻不得於姑而出其夫同生存也母兄弟猶欲強嫁之吾故曰周女之父母賢然世之爲女婦者無靡他之志而其父母翁姑必欲強使之貞拘於大義而不通人情往往至於不可道是以朝廷旌格不及無子與甚少者蓋不强人情以所難能也偶延不以強人而人能行之則其爲難能與賢益見女父母初不聞其守貞然必教誡諄諄知其志堅而後自今馴至於六十之年誠足法矣

贊其女者已多此特贊其父母爲有見中間極人  
不遍人情一段最關係却轉到難能益賢上文字  
補救處有手法在

孫無言歸黃山詩文跋

莊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之所至天地不能奪  
自道德功業文章一技一能之細育而至於役鬼神  
通靈鳥牛馬服食導引飛肉而遺形則皆用志專一  
所爲微聞諸父言已亥之亂孫君無言棄資裝勿少  
顧獨懷所得四方士送其歸黃山之詩若文轉從顛  
沛若林回之負嬰兒今丁巳秋予從勺廔伯父客廣  
陵見之益哀然而快者尺有咫至今凶恙也而予所  
見所傳聞天下文人名士文集則必有送孫無言歸  
黃山之目噫孫君其必有傳於世也已夫黃山者神  
仙之窟宅神仙有無不敢知要於不死而已爾詩文  
之壽以億萬世計此哀然而尺有咫者卽何減七十  
二峰間也  
矜雅中不乏波致

陳君六十詩跋

陳君明年甲寅壽六十有爲君徵諸子詩者諸子知陳君不辭吾友人某某往得交陳君君歷仕官隱實慕其志意豈復風塵中人哉聞君六十甚強敏當不自以爲壽然韓愈氏之言曰六十者十母十二子相配窮而復之數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君得姓于胡公大於敬仲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君其自北無疆矣予覽諸子詩不更有作而書其紙尾云

陳君六十詩跋

卷五 陳君

四

跋蕭研隣先生六十序

韓子曰名之所存誨之所歸也然好修而致誨者必有後世之傳吾則以爲誨之所存名之所歸也雖然亦願夫人之善處誨者何如泰和蕭研隣先生以賢豪名海內今年忽嬰蜚語客壽南昌郡舍予父侍勺庭伯父疾臘月全客會城見先生左圖右書日夕又手吟誦泮然若無事伯父父益嘆服四方人士見且聞者皆以爲患難中無此人也先生之名因是以益起而月十有二日適先生六十初度伯父父皆爲文壽昭士文集卷五 研隣 五

祝先生予從歸篋得一一敬讀因私念微之生也月日與先生同先生長微萬二千九百有六十日夫萬二千九百六十日爲時曾幾何而先生生當國家全盛時天下太平有志之士皆得奮其才智以自見微生喪亂後兵革之餘坐守窮山一無所成就此固選會使然微生二十四年齒幾半先生學不成名不立碌碌然如雞鶩之食粟而已先生十數歲輒能紹其家學卓犖不群有聞於鄉里年二三十後則交游已遍天下知名士無不願納交於先生然則人

分帛之相去豈不甚遠矣哉予固先生謫典名盛而  
有感於身世之故不能已於言也遂敬跋其後

上下段兩意皆能轉折出之

魏昭士文集跋 卷五 商賈 木

恭疏折產後序

諸子謫靖日世微華開大父懷大人注千石而大人  
緣手至于過今得後給兄事僕不知知之而末詳  
詳述以示子孫予終日細思事康後書誠欲開書  
可得言其畧也昔微君之子九歲時微君兄弟  
錢穀之出入則微君錄要而具計日則微君兄弟  
識之微君習也及子年十八丁世變微君兄弟  
立為總丁總之錢田主廢私則露列相向號待索員  
賄無敢過而問者微君遂資蓋微君生平志人之  
于利清事無非為是以席資數千石或入千金自  
蕭錄長物食指盤盆甚微君告兄弟固請得自營  
措以養親汝母年十六管家政實足時也微君  
錢會記有習豆腐者來微君命買之無從得錢吾  
父均之知竟山貨又不可得乃李古錢中擇得三四  
錢以買貳汝母自操作錫龜何鴉嶺為酒醋雜物  
售者宜摘勞苦辛以得別姑歡心故吾母歷節先  
受焉吾少不事承人事任其有無微君餘風亦聞

魏昭士文集跋 卷五 雜錄 後一

能急人之急出名為朋友稱貸而應貸之親友率持  
約刻刻日微索與一日期則升子為月吾性亦不喜  
窮人時刻皆貸五分息銀以償息而所為八假者後  
得金或立田屋以自業或豐修衣食以相親遠絕不  
一微子之僑累矣吾念貧富有分定也吾不致意年  
是奉微君所授千石之田若汝母服僦而勤好者  
元資盡得以不負人而吾伯兄皆出金以任吾田賦  
吾因其每為人傭書且日給衣衣布衣補綴上除走  
茹洗鹹或值五夜則夫婦相對主膳字中取暇時乃  
一著燈到才薪以代炭歌過漢水鄉曲數人  
人皆子貸而得者而人乃謂吾不貧且富而吾亦願  
之而已吾好遊汝曹或不能應則汝月日為我經  
書課之背誦或勉力延師則絕甘分少適家了亦  
來財師學者亦親為梳理穿縫其食飲則為微  
製布衣則弟妹傳者之類種種重疊至微君不見聞矣  
今若此則微君所見而知微君之類種種重疊至微君不見聞矣  
微君既歸則伯兄與吾母隨微君來蓋自兩度至巴

西二十四年中或踰或少不足俱德而齊耶以計七年  
左宜因不堪近庚戌故人范中丞贈以白金六百兩  
持歸卽爲所欲爲市貨幾千區而前樂徒日苦而兩  
者心志亦少發自矣以其餘餘稍贖還故田之遺賸  
皆出貸與人于母皆應券無失遂得有此薄產以遺  
汝曹也雖厥是微末耳朕非此不足成故告但見之  
愛我汝母之勸范中丞之惠汝曹皆宜志之用自卓  
揚吾少時願習勞苦可脫足步數里十百里有息  
賊中或日一食不得飽或隻身數里從從作走十里  
輒示裝自資爾時性不喜見貴人窮賤未嘗以爲  
與至甲乙之際吾但見遠近事曾遇過貴人爾得也  
故始與貴人接今遂不得器作此汝曹所目擊也爾  
念吾伯兄友門昨吾既足困苦自放散財又何可得  
之吾後此之溫飽堪爾兄爲多振振家聲光益先  
人餘諸則吾叔兄力焉吾輝靈比好也汝後不足學  
也古人有言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  
吾窮困時無以具甘毳既爾得其恩既進一節不克  
吾可得茲游汝產而汝曾頗知竭力事汝朕告汝念  
魏昭士文集 卷五 新進後三 九

故因汝請片進之汝曹其知之  
微嘗聞諸勾庭伯父曰大人年十九丁亥歲大侵  
米斗五百錢大人先歲營貯食穀稍有餘至時母  
欲糴之以資鹽菜而大人則已盡散假山中穀少  
之親友矣且未及計存甯者給食與否乃自買米  
以足食朕諸家則無缺有廖鐵者債家索逋急鐵  
將賣妻以償前華誦大人欲哀貸助之時大人貧  
甚矣重息貸三金以應而哀單中大人資爲多鐵  
妻得全人故謂不貧也客揚州時資資抵五錢而

館人有戚屬典女與豪家往贖豪家放責麻數金  
度不能辦因得其女其人謀與訟則勢不敵謀欲  
施之而涕泣漣如大人謂其戚屬曰但數金耳諸  
君合贈之易易恨吾貧客不能爲爾引手背爾顧  
不諱大人遂出囊中曰吾資盡是今股五分三以  
爲倡衆楊朕曰客乃如是盡踴躍丁是二日而金  
備其人領女來謝復與之半此做從幼所聞說也  
大人自范中丞所歸急索勾庭伯父計帳命簡與  
往城新凡伯父所貸于人者千母盡償之計一百  
四十餘金館父三吳歸始得知以三十餘金爲大  
宗宗子娶婦成大父之志又爲大母家立後仍爲  
娶婦亦數十金又稍稍饋遺親戚朋友之貧者費  
強半矣乃自治家計也此則做所目見緣篇中所  
具有者而引申之其外者不敢述也昔甲子臘月  
男世倣謹識

魏昭士文集

卷五 新進後三

九

許戶部思硯齋跋

予讀生洲先生思硯齋事數日物有不必傳有必可  
傳有有傳有無有傳何也遇故也吾有感焉士君子  
之遇蓋亦如是矣夫爲硯者多也人之得硯者亦多  
硯不遇趙文忠不必傳而文忠銘之且影之硯于是  
乎傳文忠設不必傳矣見墓于中丞公而得之硯又  
傳斯硯也更兵火而失遂不必傳邪曰有思硯齋存  
也齋傳而硯傳先生復以是廣同人之詩文也以嗣  
先公之意傳益多是硯又藉齋之詩文以傳傳其不  
穉耶士文集 卷五 硯齋 十

朽矣于也接人多也而先生獨謬好之蓋亦所謂遇  
也昔范喬執祖硯而泣是以有硯傳也包公棄硯以  
名洲以無有硯傳也吾是以感其人與遇云

噴齋跋

漢武秋風歌曰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  
何夫漢武秦皇古今之雄主也勢大而威殫快極乎  
天壤氣高乎上古美人鐘鼓之娛不絕于心賦慷慨  
之思綺麗之言此其恒也而有蕭然之快者何耶蓋  
感慨者非庸人之所能有感慨之懷者其能無蕭然  
之懷乎昔人謂富貴人寧作無道語不作寒酸語此  
亦爲庸庸者言也漢武豈不富貴者哉其雄才未嘗  
盡也予以鮑子之名咄咄而有感于茲焉

魏昭士文集

卷五 噴齋

十一

楊聖藻小影跋

楊子聖藻傳小影自爲記甚備後屬家君子記之而予讀其後聖藻喜談兵與人言天下古今事神氣慨壯予往客廣陵館舍六閱月時與聖藻及御君長在燒燭劉蟹酒磅礴或長歌月下至北斗閣予或臥病則倚巨牀與二子相問答今忽忽十二年家君子來邗上予持杖以從尊君子爾佩先生年七十餘與家君神交于是日將夕先生聞之喜極疾走江干執手流連如逢親舊遂作主人又得聽二老論古今魏昭士文集跋

卷五 聖藻

十二

興廢盛衰之故與夫英雄豪傑天下形勢旬日夜不倦聖藻頗發傑論于其間物勃不自遏乃予觀所傳小影科頭趺坐執書熟視而無言若漸微物外者其莊生所謂杜德機乎是日也予從家君子自高郵省故人歸星月朗暢二老人執酒雄談適聞長在亦自泰州來憶往者瀟瀟剝蟹事述之二老人前噫嘻吾儕豈其終干坐上談而已邪

楊氏家藏墨妙跋

蔡中郎學書于嵩山石室得素書三日不食三年遂通其理探五經于太學觀者如市鍾太傅少隨劉騭學書還與魏武章詡等議用筆法忽見蔡中郎書于誕坐上自提胸三日其胸盡青因嘔血苦求不得終令人盜誣摹得之始臻其妙後出授其子會曰吾精思三十年臥書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故去如鳴鳳之游雲漢來若游女之人花林嗚呼古人于書法豈視爲一藝而不屑意哉幾幾于修身學道耶思夫魏昭士文集跋

卷五 墨妙

十三

文章之理爲詩索句辭至于墮落坑塹者也夫豈惟此哉僚九秋矣亦如此矣已已仲夏予客臨江船楊君肥園肥園以文學爲南雄通守政事彰彰可紀而書法特精良于文敏董公真蹟雖片紙隻字必鐫石以公同好而其所臨楊少師韭花帖及尺牘題跋與顧研山先生蘭亭共爲一冊朝夕把玩與古人之好之勢無以異使章詡如肥園錄不必苦求而已得也亦不須秘論齋于枕中其識度遂高二千數等上逸少抱經濟之才後人惜其爲書名所掩楊少師卓



卓稱一代名相治業昭然而韭花帖或有未嫌好者  
今肥園一試通字輒有政稱更展布益大當與書法  
並傳其大小本末肥園必能自操之矣

魏昭士文集跋

卷五 書法

四

從叔千字文石刻跋

自有著契以來文推班馬詩宗屈宋李杜書法本鍾  
蔡二王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昔人評五言逆體謂四  
十賢人中著一屠沽不得先仲父申之曰仰門下居  
沽中亦著一賢人不得昌黎韓氏曰其皆醇也然後  
肆焉夫醇者學與法肆者則已之識力才智自用之  
而不自知之也豈特文章爲然哉業貴精專必師乎  
古然名當世傳後世又未必一一步趨夫古人者所  
可得而幾及從父斯則其深有得夫昌黎氏之旨矣  
魏昭士文集跋 卷五 從叔

與

陰省孺六十壽言跋

大藝植之功五穀爲尙織紉之功布縷爲先以世之常頌者在此也夫衣錦而必尙綢繆酒之設而元酒之上所謂敦樸而貴始也是故稟賦英特者務爲非常之行高世之舉此如衣集翠之裘齊八珍之錯可希有而不可常也一人衣之食之衆人不能若夫取繩于孝弟忠信之則欽持于日用飲食之間平賢克盡舉之豪傑藉以爲經下至愚夫愚婦得一焉益其一二焉益其一大小精麤莫不畢出然而由之者其難也予觀于陰省孺蓋所謂五穀布縷之類也君子祖父事竭其力已甘縹緲饋貲以脫同祖之難與出繼母弟均財產撫謝氏顛託之三孤肯克成立所謂死者復生生者無愧今行年六十其益壯之志猶屹屹然豈叔季之上所得幾及哉予曩與陰寅賓張孺子友善因盡交二子之友復得同長公與孺氏之孤遊故知君爲獨詳茲于十口十二子比肩之辰因書四方君子詩古文後用致嚮往之意云

葛門懷古詩跋

會昌賴君首人壯年拔貢士于鄉及謁選都門三年不得官嗚呼君之才與力何事不可爲賴坎壈若是焉予同僑止京師君與予誼甚篤見其醇厚靜默終日手一卷不輟而絕無所作暇則啜李杏撷梨蘋蘆瓜棗之屬冰水淋漓沾漑凡席子賓客至亦得飽初意君必豪奮自喜務進不讓人乃神志冲淡若無營者君則賢于世遠矣今君仲子某來子某微出君葛門懷古詩八章示予感慨淋漓讀之而色動噫吾之魏郡士文集

卷五 葛門懷古 七

不能盡君有如此詩也乎時當仲夏桐陰覆天榴火滴燥風雨忽來孤館涼生誦君詩不禁伊人宛在之感予旣悲君之逝復喜君有此詩得以長想見君也

燕趙悲歌詩跋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吾所願見者其人也乃古之人往矣今之燕趙亦猶夫古之燕趙也今之人猶復有如古之慷慨悲歌者乎予往遊燕趙匹馬夕陽凝眸顧盼白草黃沙情意纏結雖慷慨悲歌有不能盡其情者今乃忽與上海姚子相遭于新安旅舍出其燕趙悲歌詩使予讀之又如對荆卿歌易水高漸離擊筑噫何其悲且壯哉

魏居士集

跋

卷五

燕趙悲歌

十六

魏昭士文集卷六目

記

研齋記

孝陵恭謝記

倦休記

怡亭記

享堂記

興國縣社役壇記

興國張公教荒記

和靖公祠堂記代

興國縣義學記代

魏昭士文集

卷六 記目

記

勾庭伯父評

宰都魏世候昭士著

研齋記

歲丁巳予客廣陵主楊子聖藻舍館聖藻欲予贈以  
言既久病之京口而聖藻乃爲文贈予不二月予復  
來聖藻相見喜日子其爲我記研齋聖藻曰聖藻室  
之旁築小齋爲讀書處農者專事帖括不知古文學  
今得與子之伯父朝夕講論吾將以研名其齋是研  
魏昭士文集記 卷六 研齋記

也友人所貽象外圓而內方爲古文學庶幾無辱研  
乎予笑曰甚矣楊子之善名其齋也夫士之研如農  
夫之田有田而不力穡土不化萊不闢則與無田等  
士于研何獨不然聖藻以研名其齋其將致力于是  
或庶或獲不至有助長之患荒廢之虞而後獲致成  
之利與將使朝夕對不敢以忘其友與吾聞擇端者  
常貴鵬夫研之有鵬石之病如玉有瑕也研而鵬斯  
真端矣孔子曰視過知仁又曰君子之過也人皆見  
之聖藻其將取堅而不磨之義以自勵與抑觀過知

仁以自致其身心與聖潔曰研外則而內方夫國中  
規方中第大匠之所以造物也是故方以居心圓以  
接物外方而內亦方不可以行世外圓而內亦圓不  
可以入道李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聖設其將以  
此自況與吾不知大造研者諦研者與子之取倪名  
其齋者義本諸此與聖藻工制藝今又工于古文可  
謂方圓並用矣於是乎爲之記

於研上段段發議論皆有理旨頗似明人古文而

六段用六與字處錯落有法

魏昭士文集記

卷六 研齋二

二

孝陵恭謂記

庚申春倣將南游語弟儼曰往者臥病而過金陵此  
行不謂孝陵不返也儼曰兄必詳紀孝陵事歸以示  
儼予曰諾孟夏抵金陵數日結至恩恭謁令鄉人導  
以至於冕冠九頓首於殿下悲從中來腹湧不下  
伏地不能起嗚呼此吾三百年開創聖主所藏衣冠  
之地乎倣何人乎而得至於此非以時之不然而出  
入者皆無從而問乎於是拭淚起肩視殿上殿壁黃  
赤所壞新舊參之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許皆爲

魏昭士文集記

卷六 孝陵一

三

刀斫傷或折柱木三分之二殿兩旁多貯馬輶殿前  
有 致祭牌二于是出殿而謂守陵者曰吾欲從  
隧道達陵可乎曰新奉嚴機禁遶入門鑰不敢啓回  
強之與之則終不許守陵者竟走出倣于是自恨來  
謁之遲也心憤憤然卒無可如何于是繞殿之前後  
環觀之信步至所鑄門處俯皇四顧間無人焉倚徙  
於門外不能去偶以手連躍其鎖鎖忽墮地而門啓  
予于是且驚且喜以手加額曰天平然顧怵惕恐守  
陵者知之于是令導行舊位於門手持門鎖竟從隧

道入有二遊人適至遂同以登隧道中人步行若川  
鐘然歷階而升環陵四望山高闊而無樹二遊人云  
昔者山多紫氣佳木數百萬天晴明時日光照耀如  
金色故呼爲紫金山今樹之爲金陵人薪者有年矣  
于是疾趨而出闔門而歸之如其故守陵者卒未知  
也守陵者爲內侍年幾八十就之語不甚答以天將  
雨速予行問其姓曰劉氏問其守陵幾何年曰自崇  
禪至于今更問其他又不答嗚呼彼一老闔也守死  
而不去三四十年間香火賴以不絕彼上大夫不有  
魏耶士文集

卷六 孝陵二

四

視之而反面却走者乎而問以語多不荅抑亦憂畏  
隱微雖八十垂死之聞其情亦有不得已焉者耶十  
是有赤纓窄袖佩刀扶弓矢從殿前控馬疾趨而過  
者數十人牧羊馬種蔬園者交跡於殿外于是歷所  
謂前殿數重天子之更衣亭朝門鐘鼓樓址凡數里  
微可考朝門內外所鑲石爲黃門內侍將軍勳象牛  
馬之屬或直立或顛仆折落於污泥之中而遊人更  
相謂曰以兵刃爲殿柱者非他人歲已亥鄭氏兵至  
不滅楠木而以爲異香也遂斫削而去嗚呼時異代

更猶不失祭奠禮修葺之役特揚功德以昭示後世  
彼鄭氏而反敢如此耶哀哉於是爲之記不能文特  
以歸山中示吾儕也同遊者受業師南豐甘京師之  
子表金陵遊人二僕夫及先路者五人

羅鎮門啓最奇文之敘政亦最得力前後感慨蘊  
藉處益覺哀傷之情彌深矣

彭躬菴先生曰此與他遊記不同哀敬纏繞世代  
變遷徵以寫出寫不出處正無窮盡卽下徵以見  
之此爲獨至

魏耶士文集

記

卷六 孝陵三

五

曾止山先生曰事奇文亦瀟灑多致



倦休記

辛酉仲秋蕭子無垢與耕廬子遊其別館耕廬子登樓而望四郊觀鳴室橫直中之樓上意三而土爲塋宮其外皆以內茅亭花果蔬圃田稻麥鋤其間塋外種田數頃松杉楓樟之木以千萬章人牛馬犬豕出入林際山岩隱若見簷前樟二株盤覆屋上果漸歷有聲耕廬子曰樂哉蘇子瞻有言靜乎此無事一日當雨日於是汲泉煮茶欣然自見蕭子謂耕廬子曰子讀書暇課園丁抱甕溉蔬圃宇六年而木名子爲魏昭士文集卷六 倦休一 九

我名而記之耕廬子曰吁樂哉昔張子思居睦州石屏數椽僦地龍山之下種蔬數畝朝耕一亩日出而鋤耕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胡仲中曰間從了思遊見其甘隱約樂滯泊願乎其順也使吾得托於田父野老於願足矣安得浮湛斯世而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于是耕廬子曰子之室其名倦休矣耕廬子曰倦者非倦也休者非休也蓋六月息之謂也知倦則不勞知休則不無倦矣蕭子非倦休之時而倦休焉猶泉之清而逆冬之開凍而發春其倦也乃其所以爲

倦乎

大人曰如此說倦休之言乃非暮氣

魏昭士文集

卷六 倦休一

七

怡亭記

蕭君子潛於其室之四築園爲亭以肄業亭之西有  
室數楹樓可登泉可濯有臺方廣二丈花竹雜樹其  
間假山竇嵌而臺介乎亭與室沼水各相亭亭後地  
將爲堂爲室命其亭曰怡園曰讀書園址與羅氏相  
近也黃山谷云羅氏家澠東澠西讀書園而怡亭者  
亦山谷詩意子在客金陵時蕭君造子舟舫爲記今  
三年矣更以爲言予既至斯亭而記之曰會稽之東  
山以謝傳名而金陵築土爲之杜子美蜀中祠堂後  
魏取士文集

卷六

人

世作堂以象重其人也方公正學曰爲常人之子孫  
非難爲名人之子孫難爲名人之子孫難而爲賢者  
之子孫尤難君家自正固先生長史宗伯公暨太曾  
世孝友兄弟無間言而更取怡怡之義以名其亭豈  
僅山谷之詩之謂哉夫文章者士之末節也而天所  
或靳之非攻苦屈折不足成其學至于父子兄弟之  
際雖古之聖賢往往闕以爲恨而君遠得之於天  
之所以獨厚於君抑德學之漸劇而致與今君命亭曰  
怡其欣欣有自得之意亦將兢兢然目在而保其不

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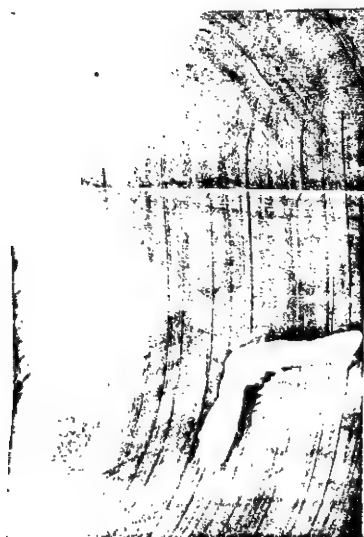
失之心家大人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天倫之  
樂予固與君有同幸而勉也故曰農夫之治田上田  
一歲不治則牛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  
爲蕪莽而比于瓦礫荷盡樹盡之方而勤耕耨之節  
則下田之收與上田等孔子曰朋友切切惻惻兄弟  
怡怡君兄弟也怡怡子與君朋友也其敦交相勉以  
切惻之義乎子亦將樂怡亭于翠微峯上矣

大人曰於怡怡中勉其不失得朋友之義文亦雅

魏取士文集

卷六 怡亭二

九





享堂記

甲申三月十九日 烈皇帝身殉社稷海內鼎沸  
大父率 諸父北向痛哭輒棄諸生服去縣治西十  
里卜築於金精翠微峰頂而僑家焉長子有祖宗墳  
墓之責 伯父遂獨出應試越七年而城陷越三年  
而山爲強人所奪數月而復未幾而 王父母後先  
卽世 大人破產不爲家於是南極瓊海北抵燕西  
登太華絕頂歷覽山川形勝交奇偉非常十名日起  
家日落或一歲二歲或三四歲一返家山與 伯父

鄭忠士文集

卷六 序一

十

仲父道越歷艱危事形影如未嘗一日離者而七年  
之中生世微世儼又數年僦遊而歸遂築室於山之  
左今日吾廬次年而生世侃於是抹鞞南北舟車所  
作詩古文與 二父合授梓於吳越海內稱三絕焉  
時 大人年四十三歲歸而兄弟之情益篤飲食居  
處必偕定議身後將必合葬於勺庭之堂事更勺庭  
爲三魏享堂而別構室於箭道之西以居勺庭子若  
孫各爲文刺集中以諒夫後之人越三年東南變起  
天下洶洶 大人出入金戈鐵馬之中不肯自逸越

鄭忠士文集

卷六 序二

十一

三年而 伯父死於兵亂從兄世傑以痛父推賢嘔  
血二十日而死時則世儼奉 大人命從 仲父於  
金陵而 大人以 伯父故憂傷成疾越二年春正  
月 大人命季弟世侃爲 仲父後而是冬 仲父  
復以疾卒與州命世儼扶喪歸葬 大人悲愴益甚  
嘗曰吾兄弟三人如一身今已矣復何言哉越三年  
大人爲世侃授室於勺庭儀成率之遊吾廬以世儼  
兒女多命析簪居勺庭凡四越月世儼奉 大人命  
左吳越齊魯達於燕都出中州經三楚而後歸居勺  
庭三年世儼以長子濟將欲出就外傳營別業於吾  
廬之右邊在少時 伯父所賜楊宅下空地 大人  
命鳩工庀材已剗土刷石矣一日忽謂曰此地湫隘  
吾養與 仲父所易張屋闔地勢高敞四望朗暢且  
與吾廬尤近遂策杖相與管度越數日又謂曰汝子  
尚幼書至可緩吾見汝居勺庭殊不自憐何不卽於  
此地稍廣其址以作居室室成 大人樂之命曰此  
君堂世儼居此十年得朝夕娛侍膝下生瀟灑沈爲  
長子濟授室 大人年六十有四以登陟爲勞緝城

中居之榜曰瓶齋非樂夫市廛也城居四年忽也  
微恙少間養病園地凡四越月得重病而歸歸四十  
三日而疾革享年僅六十有七嗚呼自甲申以迄乙  
亥凡五十二年先大人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未嘗  
一日忘此山中也而齋志以沒能不悲哉先是太  
人城居之次年復休暑吾廬一日坐此吾堂中忽謂  
世微曰吾自鼎革以來視息此山中五十年兄弟  
無間作居室而長子孫他日身後吾神魂所依將亦  
擇冠竹杖而出入林木間乎世微慨然起立歛面而  
魏昭士文集記 卷六 享堂三 三

遠夕庭初議則是亦吾之志也然而山居者費用與  
力當更置百畝以助山居者費咸山居則均收一子  
則獨有之下山者不得與且何不卽建之吾雖健飯  
嘗游息於此他日則熟境矣於是大人命召工規  
度其地高下淺深廣狹堂之前後左右若干櫺窗  
若干費咸有成議旣而大人還城手割至命於三  
年後鳩工久之乃知叔弟儼以財費頗繁恐世微不  
能給私請之也越二年遭先大人變次年七月世  
微忽得疾三月不出戶疾亟叔弟執手牀前詢遺言  
魏昭士文集記 卷六 享堂四 三

無言矣然吾或不卽死雖苦塊之中損食田以勤事  
必竭 成之逾月 先大人小祥令人扶掖跪拜漸  
有起色次年春撤故屋始經營之戚友愛我者謂喪  
服中不宜有所興造然而記有之曰君子將營居室  
寢廟爲先居室爲後世倣與 先大人曾有言矣孟  
秋實始興建深廣如 先大人所命山中之居此爲  
最高飾以屋灰百里內咸望見之門外有檻檻外有  
窗窗外輔以憑欄檻東西作兩圓門門外脩竹圍繞  
則此君堂故有雜蒔花樹於其間堂兩邊有房房外  
有巷巷外右砌石高丈許左疊土爲兩直散屋正冬  
月奉 先大人概安厝南郊在 王父墳山之左翌  
日大祥季冬侍 老母復返故山次年正月釋服二  
月擇吉奉 木主於堂悲喜交集往 大人嘗受坐  
簷楹間是日天朗氣清列窗而開之關東西門宛然  
几杖簪珥之猶在而物是人非能無愴然久之叔弟  
曰高山之屋而粉白至巖遠近無不見焉且吾聞之  
恐爲遊神霄寔之所忌掣理亦有然否請改之曰吁  
此吳子果信其堪輿之說也往吳子詒予曰山中之

魏居士文集

卷六 事堂五

古

屋以藏衆爲上子之居所謂凸中凸者不可以長子  
孫爲釋道宮觀焉則可夫二氏親利升獲莊麗擬於  
王者宰堵指大雷霆且不乏之擊吾 祖 父以清白  
潛遯世其家遺時不偶而坎壈老死於山中大同不  
應之豈神靈所依而獨不能載此數椽乎夫吳子誠  
篤君子也爲尸仲父與 先大人高弟性好道每欲  
以道化人往歲丙寅初構此君堂疊土以廣自路逾  
年霖雨悉傾圯 大人議脩復以非數十金不能遂  
已後十年而建享堂鑿石砌圯處三砌三圯多方面  
魏居士文集 卷六 事堂六 五  
後定堂成春秋薦奠於茲四年世倣亦四十有六以  
世倣自信之年可屈指而俟是用紀次 先大人之  
志及 大父之德堂之所由建以明示世倣之予若  
孫以毋忘 先世隱遯之旨又嘗憶初議鼎建之日  
大人笑謂曰倘汝言不信四十八歲後而猶存則  
汝夫婦屏絕家事養餘年於此亦吾之志也嗚呼其  
何敢忘乎然而又重有感焉自甲申至今幾幾其六  
十年矣 先大人兄弟三人如一身而三魏之享堂  
未立且南昌彭林二先生與同里李邱彭曾四先生

同 三父隱於舉微峰上日易堂九子至公子孫以  
行輩稱叔姪兄弟如古之九姓祠則未嘗有世祿衰  
且將老而草野之力亦有所不給是又在太賢而十  
者之爲之也後死者之責也抑嘗散窮而復之何人  
其或者有待而不於此山中也夫

觀路士文集

卷六 碑誌

七

興國縣社稷壇記

先王建國分土以立社稷而祀之社主土稷主穀  
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所以隆其祀  
典爲民祈歲而報功者也有壇有壇立石以爲社土  
其崇卑廣狹有定制而春秋祭祀無缺興國爲邑在  
巖山峻嶺之中壇遠傾圯不知始何年月邑侯張公  
龍仁適凶荒水湧之候不費民錢不役民力按法捐  
俸而重新之醴潔牲肥躬親祭奠更致誠於風伯雨  
師大殿之後歲獲有秋興人感公愛民之勤誓石請  
興國士文集 卷六 社稷壇 七

記因憶往昔金陵時與漂水賈人同舟爲暹明啓願  
問吾寧都先達有曾公就義者令其邑邑惟晚怕連  
歲不登曾公遣人歸寧持兩熟稻種教之種藝遂大  
裕民賴其利曾公旋內召邑人追德之肖像立廟每  
春秋仲月刑牲酌酒以告虔至於今不替嗚呼恩人  
於人者深人自不能忘公多善政綽綽然有古循良  
風集一壇脩復民亦誌之與之民其古之民歟

興國張公教荒記

張公以庶常出宰興國在甲申三月先年歲大旱秋無所獲公履任三旬民情皇皇求糴而常平倉有七糴三之定例未下同官者咸謂宜守成憲四月既望發勸費公明然曰竭詔發庫古有其人遂通曉鄉城分七日次第按戶發糴依額糴三千六百石稍浮以供部費糴下復嚴飭存七之例後三日求糴者益衆有遺殍者公集衆詢之乃曰前得穀之人猶能輸價今之啼飢者不能名一錢雖減價無從得食公曰

興國志

卷六

教荒記

一

大

然則貸諸遂按冊得戶一萬二千有奇戶貸二斗丁口多寡則或或縮之凡五日所貸如所糴之數數日公復遣人視視還報曰貸穀者或任耕或有名於糶者今之死於道路者不耕而失業備於人而人以無食聖之鄉邑聞與有稱貸之政強負而未或轉徙流離無從得食公遂建施粥之議或難之公曰常平額穀萬二千石交代所受止八千有幾倘守存七之例則糶者貸者何所自出今僅存千有餘石卽堅守不與能免饑殍乎乃集紳士議之皆稱善且出資助賑

遂設局治平糶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執事者五更煮粥備具扣鐘東廡人而西廡出婦姬給於別殿日一過人率米五合食畢亦扣鐘起於辰而畢於午三四日後自七八石十二三石至二十石起於辰而畢於申乃道死者頻告公卽親驗者民某某設棺殮之本錦司率貧民入有穀之東按戶分糶公曰若輩不持錢而索穀挾飢餒爲市不逞之徒也拘捕拘示遂梃然鄰邑以強取穀管殺不休計訟於上官連年不得耕什發倉穀者高其值民向海甚或毆辱官

興國志

卷六

教荒記

二

長劫奪平民而興則安堵如故宰都魏世微聞而歎曰公不卹己之功名而一身任艱鉅焦勞十旬法不爲撓卒以全活數十萬人視設粥長得君縣原者其難易爲何如耶殍方蘇淫雨百日山溪漲溢水聲若雷延城幾崩陷公罷職刑牲以禱之危而復安嗟人公以名進士歷清華之選一旦出爲縣合非公意然而盤根錯節利器尤彰柳州所謂以慰李賢而辱於此者耶子獨悲夫崇禎甲申之變李閩之徒乘仇民以肆其凶毒使天下老人尸膺塗地烈皇帝身殉社

稷當時臣工無或有請救荒之術者是以至於此極也公之政輕重緩急先後有序將使志士民者推而行之公諱尚璵字損持蘇州吳江人易堂魏世儼記

和靖公祠堂記

理年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其於君國之際照燭簡策卽設義田以贍族人亦爲千古之所未嘗有而置田則負郭膏腴者千畝擇族之賢且長者主其計法盡善天下之人無不知之者至於今數百年之久族之嫁女娶婦孤苦無告者均蒙其澤如公之存嗚呼古大賢人之所爲豈庸常人所可幾及者哉獨怪夫世之身都富貴者滿倉庾積金幣厚自豐殖無旦夕之寧汲汲焉求田舍爲子若孫計而祖宗祠祀泯然不一動其心不知吾之身祖宗之身也吾之身子孫之祖宗也吾不能推廣祖宗之德建祠立祀爰合姓之宗支以祿以享而惟子孫是謀後之人將各計其子孫而忘其祖宗其或聲金粟以入二氏之室脩治淫祠放魚蝦風臺毒蟲極驕遠竄然自以爲賢嗚呼愚哉尹氏之先河南人也宋高宗南遷和靖公實冠從爲越始祖公以理學名天下至明時奉詔特立古小學於郡城之南有公像其中春秋載祀典至於今弗替夫朝廷急於敬賢而子孫不能尊祖

其能無內愧矣乎吾尹氏之未有公祠也自少壯  
晝夜間之不敢息今年四十餘矣方載筆側口於四  
力碌碌無所建立思文正公之得君行道於當世彼  
其休 何人乎敢希余之萬一願念始祠無祠怒焉  
我心竭蹶勉得李氏屋一區規模闕缺附其塗墍  
本吾祠像於中堂顏曰尹和靖公祠置田六十畝以  
六之一供歲時蒸嘗之需祠多餘屋以若干畝爲義  
學以若干爲有嬰處以田六之一爲延師膳脩告族  
自外邑來應科歲試者咸得居祠讀書以田三之一  
隸諸生義集記 卷六 和靖公二 三  
爲有嬰費以田三之一收著祠內擇族之賢者爲十  
計年豐則假貸而薄其息歲儉悉以所蓄貯散族黨  
之無告者其某址廣狹價費多寡具牒明陰府止  
祭祖於寢太宗非之 貧且賤不能推廣吾祖宗之  
德成庶幾其免王珪之羞倘有能增益吾意而可大  
可久者是重有望於後之人若或肥已焚祀吾知和  
靖公之子孫當不有是也爰爲記以勸諸石

興國縣義學記代

義學始於有宋若衡陽侯氏建昌洪氏婺源王氏莆  
田林氏則咸有之而范文正公特建於姑蘇之太平  
山立齋廟祀孔子由是聞風興起四方學者歸焉道  
世通都大邑冠蓋絡繹守令好賢育士者起而爲之  
鄉士大夫樂善者贊勳之建有嬰立義學比比皆然  
然或甫脩而未克學事或隨舉隨廢至荒陬僻壤拔  
而興之者蓋亦鮮矣且爲政以敷教爲先而教必有  
其地義學之建學士之齋舍咸備舉給無乏缺擇邑  
觀昭士文集記 卷六 義學一 三  
之才德者以爲師歲課月試無有作止長吏於政事  
之暇時加稽攷誘掖獎勵以作其志氣士之學於是  
乎觀成焉苟師不得人令不殫厥心力雖繩以功令  
具文而已與士何有哉吳江張君損持以翰苑儒臣  
出宰興國於茲七年適予視學西江聞張君之遺緒  
以作人爲先而予所得興國之彥出於義學者爲多  
夫文翁興教化於蜀人材輩出程大中公假作南安  
識獄樛周茂叔舉以爲二子師興國固大中過化之  
地章貢之濂溪書院所自來也而君又姑蘇之產其

必有得於文正公建立之旨地豈不以人傳哉先是  
君既新厥明倫堂學使楊公鶴亭紀其事今諸生復  
以義學記來請於予且謂君之與吾興國廢無不脩  
學宮義學固其大焉子嘉君之爲政克敦其本遂爲  
之記以告夫後之嗣張君而爲治者



魏昭士文集卷七目

說

奢吝說

耕米說

芸圃說

沉字說

萊說

家棟字說

蠶室說

魏昭士文集卷七目

魏昭士文集卷之七

說

刁庭伯父評

寧都魏世儼昭士著

奢吝說

奢者之靡其財也害在身吝者之積其財也害在財  
害在身者無損於天下之財害在財則財盡而民窮  
矣今夫奢者割文繡以衣壁柱琢珠玉而僭其用器  
倡優飲酒日費百萬然必有得之者其財未始不流  
於民間也而暴殄天物僭禮踰法害身而喪家或則  
魏昭士文集卷七 奢吝一

其子孫受之饑寒流離以至於死故曰害在身今夫  
吝者非衣惡食甲慶之節不修於親戚杯酌乾饑之  
歡不接於鄉里惟以積財爲務有入而無出甚則坎  
土穴牆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積則受其貧者百家  
一人大積則受其貧者萬家昔者湯武之世家給人  
足未聞煮海鑄山鑿金銀之礦而裕之也何以桀紂  
之世四海困窮則世家大族積財之明效也夫天下  
之財不之此卽之彼周而復者勢使然也然亦有往  
而不返者如五代宋室輸金幣於北國或以金銀市

易書夷珠玉珍異者是也有消而不存者屑金以爲  
漆或以鑊諸器用服飾者是也他雖水火之焚溺  
質苟存固未有不出於人間者雖然吝者之積明以  
爲久聚而不散矣禍災之來兵寇之攻取百年之積  
一日而盡之安見其果不出也是故天下之窮易於  
富民之凋敝易於養上之人苟有道以經之故未有  
十年而不復者大天下無無財之時故也

用文字

東房伯父曰大識大議尤妙以鐵壘見古

東房伯父曰大識大議尤妙以鐵壘見古

兼說

丁巳窮月耕廬子狹其文而敘之以正於彭子彭子  
書其尾曰子之言慷慨讓不皇然自喜之情何沾沾  
也夫志苟足則心體不廣心不廣足以有沾沾之情  
夫志養心情暢志志不可不慎也耕廬子色交於面  
愧且喜曰吾師乎吾師乎而之賴子語農夫之治田  
也必荒其萊摩鐸而薅之疏嘉禾焉遷以饒土瘠山  
時雨而施其沃禾既尺蒸黍然則萊與之披何者本  
未決也余懲小耕用自抑而悅愜然余之情毋乃所  
謂萊本者乎

意歉情蒙

杵米說

魏子之米升而童子杵杵而升之耗謂童子漁也將  
笞之童子號已憐而去之繼會計之簿則不失恩子  
慨然喜而語其家人曰吾同童子矣吾幸不幸皆使  
卒笞童子童子之股可掇乎大吾失笞笞之未晚也  
呼小弟曰末吾語女吾歷年尚或同童子他日女  
長無輒刑人女記之以吾今日爲女戒出告彭子曰  
刑人之道有三不可以怒不可以疑不可以遽大刑  
以怒者氣平則悔刑以疑者事顯則悔刑以遽者時  
久則悔大不可不悔於此也此而悔可乎哉彭子  
曰吾曰罪疑爲輕

一事有許多曲折之理

吳子政曰名言而自寫意思諄篤處如何

家棟字說

吾伯父即孫曰家桂家棟桂之冠也大人說而字之  
矣今棟又及冠字之年字之日滿雲而命世徵爲之  
說于是逆棟而言曰棟知夫命字之義乎夫棟之爲  
物具可造之體然而不能長養以滋大則孤足以俱  
繩樞神舍之用爲大匠所不顧故必受天地之由露  
風雲之踈鬱日月照臨雷霆雪霜之動忍而堅乃能  
成其材以底于用棟也拙魯無華若有樸質敦厚之  
體故滿雲者滿生雲之不窮而靜而出之微而無不

魏居士文集 卷七 家棟 五

之之象方其未爲棟也養雲騰之溉潤以有益其根  
枝其既爲棟也亦足以助才人之指點成大塊之文  
章所謂回棟朝飛南浦雲者是也易曰變動不拘周  
流六虛若大柱浪散無紀多華而少實故取計之義  
以鎮持之倘柱也能體柱之靜棟也能善用雲之動  
其亦董安于佩弦西門豹佩章之學也吾大人具大  
冠卜心矣棟知勉于哉

芸圃說

士之學農夫之耕也莊生曰耕而鹵莽之苗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苗亦滅裂而報予傳曰是應是養必有壽年詩曰或芸或耔耔者耕也耕于歷山象朋為芸陸龜蒙曰象行必端正履必潔鳥之啄食務戒畏奪舜體其義而已矣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汝能守祖父師長之訓誠以芸其身則得矣人為圃者亦必先去艸農圃無二義也予也學而鹵莽勾庭先生命曰耕廬而吾且句暇芸桂也乎

魏卓士文集 說 卷七 芸圃

四

鍾堂說

伊生佩負後從學於翠微山中論年子奉家大人事故友之命買舟下三十六灘泛師湖出大江走金陵吳門過具區而達於雲間事會道迫不能偕行以行於是生再拜告歸而請類其讀書之處以相易類之曰鍾堂而為之說曰鍾之為用也無所上於中而亦無所不照人之肥瘦長短纖舒妍媸憂悲愉悅之情狀莫不畢呈焉欲增飾於其間不可得也然而鐘也人之肥瘠長短纖舒妍媸憂悲愉悅莫不畢見而不

魏卓士文集 說 卷七 鍾堂一 七

能自照焉是責夫人而不責夫已者也今夫人憂悲愉悅之情自知之也而肥瘠長短纖舒妍媸之狀必藉鐘而自見焉是就正於有道者之心也然方其未成鑑之時塊然一銅焉耳投之大冶鎔以猛火範之以規矩淬之以清泉錘之以刀錐磨礱之以沙石拂拭而引榮之明無不照所謂化固陋而為神明功非易易乎年二十習奔走於南北風波險阻勞苦患難兵戈盜賊死生竟不足以動其心嘗自謂天下無難為之事少欽企許與之人雖古人未肯事母今忽忽

二十餘年矣。則歷愈深，乃知昔所行徒少年虛弱之氣。已耳。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生以子爲監，而

沈字說

沈生五齡，季嫺撫以爲子。又十有三年，吾手舉丈夫子三，將爲沈冠而授室，請字於予。字之曰淵，雅歸太僕字。其子爲子祐，子寧，謂幼安之隱叔子之仕，難以擬其後。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以一日而無此。且夫茫沆之水，急流而入於淵，含泓浩漭，澄焉靜焉，無塵俗之汚。君子立身行己之要務，皆李靖相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進，誠於君欲其恐懼脩省，故王文正追思之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魏路士文集 卷七 沈字 九

沆也。愆咎叢身，兢兢焉日夕檢束，以馴致於善。猶懼不能與庸人伍。詩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書曰：若將隕於深淵。今季嫺之歿，已十三年。沆當念嗣母撫汝之危，嗣父誨汝之諄，且切思吾先子用昔賢儆惕之旨，以命汝名。今既儼然成人矣，能不夷然於心而求淑慎其身，以無媿負也夫。

魏昭士文集卷八目

墓表誌銘

沈長者墓表

女弟李孺人墓誌銘

孔公昭文墓誌銘

文學姚君升秀偕配湯孺人墓誌銘

魏昭士文集

卷八 墓表目

魏昭士文集卷之八

墓表

寧都魏世倣昭士者

沈長者墓表

七十四甲子之三日吳子子政自河濱省墓歸過聲  
微山中時寧都魏世倣將自兩浙走齊魯北入燕京  
反道洛陽洞庭爲萬里之行吳子乃出沈長者行畧  
及其次君誥登書以示倣而曰長者已卜葬矣孝先  
徐先生爲之題其墓曰沈君長者之墓且爲立沈長

魏昭士文集

卷八 墓表

者傳而墓表則以屬子屬某爲之請夫倣與誕登友  
也況其先人行事彰彰足以表見而邪君子有長者  
之目乎其安得辭按狀君姓沈氏諱學曾字三省行  
二阮之仁和人也爲人撲訥弱不好弄性儉自奉粗  
薄雖輟帛敗絮必謹束藏之勿妄擲去朕築施與車  
母弟爲兄弟婚娶營喪葬撫諸孤如已出郊制爲髮  
者召與居而養之嗚呼賊則君之齒其財也始將有  
以用之乎有施氏子貧甚將鬻妻君給以錢粟妻遂  
不鬻陳秀昇者以適負繫于獄妻子號泣呼貸君舉

數十金脫之章幣書多通負除夕已與家人決不復  
有生泣訴于君君傾囊授之見有餓者召而與之  
粟友人貧不克葬父者賻之族黨姻戚里閭有屯下  
能殮者君佐助不遺餘力澤暑祁寒召僧徒廣為  
若十餘年不倦嗚呼徐先生所謂長者信長者也大  
賈以得財爲務約其身薄奉養纖細收藏十月八九  
矣其出也非君而能之乎君之賈有以錢帛悅授者  
君必還之嘗謂諸子曰吾生平于財利固未嘗有空  
變欺也君服賈也而如是又嘗謂諸子曰諸君在明  
義理毋飾詞以誑世聽其言似長者考其品行乃實  
敗類誠名教罪人也是以誣登兄弟能事師取友結  
四方名德士達近士亦咸樂友之非君之教而狀乎  
又聞有探券稱貸者君必勉力應或還其券曰汝豈  
終窮而負我者有益潛入寢室竊衣物君覺之作弗  
知更好語遺之去故徐先生曰長者也魏世儼曰君  
長者也其家世生卒子孫則殯誌與徐先生之傳詳  
焉

女弟李藕人墓誌銘

孺人文學李君少白之元配也與予爲季女弟歲癸  
未之仲夏舅葬李君率二甥元培元崧送余而諸銘  
嗟夫吾父母生吾弟妹五人婚嫁皆畢乃先嚴見昔  
前四年而季弟喪殯又一年而季妹歿季妹幼穉敏  
先嚴擇李君而字之宜壽考以長子孫見夫子之成  
立享幸勤之効乃不承其年而以愛遺吾垂白之母  
其何以爲情子李君曰吾內人出自名門幼嫻女訓  
知書藝年十六歸予恭順無所失晨昏以奉吾二親  
嘗稱之曰能生四男二女所存者僅半備勞瘁焉三  
兒穉內人痛悼得疾數年嘗侍君北堂以養病並舉  
四兒不育疾益劇予謀迎之以歸內人猶料當寄雜  
什物巨細不遺凌晨遂肩輿至家日暮始達至之夕  
連卒嗚呼予俯仰多媿藉內人以匡其不逮而內人  
歸予十六年辛勤儉約世所罕觀予數育不得少舒  
已志以適其心君其長兄也願銘以慰之予惟李君  
年方壯學且日富二甥漸長將必有所以建白於世  
歐陽子所謂屬於人間猶伸於地下者其亦可以無

懷矣。儒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三十有一  
長男元邱聘賴氏女許字邑庠生徐溶之長子次  
男元松尚幼於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之原銘曰  
戶樞流水古訓如此執云幸勸卅一而死屈伸有時  
豐碑可俟銘予所知以昭示乎汝之後嗣

孔公昭文墓誌銘

新城孔公昭文既歿之次年郡邑紳士臚列其生平  
善行申請而祀於學宮之鄉賢祠孤某某寓書奉狀  
不遠數百里以墓石之銘命宰都魏世倅世倅退迺  
未敢當踰年更以書幣遣使重申前命且曰世倅無  
逆官貴人之文而特求之子以先人之志有在也今  
非有日矣敢請世倅乃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興  
偉又諱之偉字昭文爲至聖六十六世之裔孫中微  
公二十一世之孫由公適始遷賢溪之廂行之公則  
魏昭王文集 卷八 孔公 五  
十有四世曾祖諱真宗議行貳邑乘祖諱尚季父文  
學諱衍驥生子四人公最幼性孝友寬和樂施予見  
義必爲故生平任親族寄托扶植孤寡不一而足至  
於茶亭橋路棺木之施未能悉數事繼母二十餘年  
無異所生理伯兄喪事盡制撫四歲孤毓珂養育教  
訓補諸生籍後天恩本支願長嫂意擬以仲氏之次  
子爲嗣公曰不可毓珂吾廂廟宗子也其何以處之  
乃與仲叔兩兄謀以傳林傳柱並爲毓珂後議者又  
擬公次孫傳材爲三房並繼之說公曰吾繼宗也非



繼財也堅執不從甲乙東南變起甥余尚資爲亂兵  
掠不知所所在公遍訪得其踪奮袂起曰不出甥何以  
慰吾姊於地下遂犯難挾賞以計賂其渠魁賈歸之  
姊婿鄧侯汝病亟欲以子洪勳托公哽咽不能語公  
奔赴已絕姊告之公大哭曰微君言吾固不忘妻兄  
楊力竭垂危以子璿屬之後流離播遷洪勳年十一  
璿始七歲公皆令奉母來居賢溪延師課督與諸子  
同肄業者十有四年二孤皆克自樹立再從兄文玉  
病以子鏡頌爲托公適赴部考選特命諸子爲之經  
襄耶士文集 卷八 孔公二

六

理後事迨文玉病革以杖授公子某曰轉交汝翁  
不肖以此杖杖之公歸代給其家政者十年用亦繼  
先業不墜嗚呼託六尺之孤聖賢所稱難能蓋所託  
之孤或不克負荷亦天責爲之乃公有託必受而其  
孤亦無不成立好義之誠足以格天而感人者有若  
此耶公師桂山先生爲編次其古文集中卷授梓以  
行世令子某某授古學於族祖汝林世俗咸非笑之  
公不爲受以汝林學本易堂復令二子走寧都執贄  
爲先君子門下士公建造瑣村大橋爲聚族塚復歛

資重修之歲饑賤難以利本支施粥遠近來者從大  
橋度忽大水有巨木隨流衝突附近橋梁無有存者  
公夫婦孱度木滯流處而此橋獨全徐王庠伯臥病  
而母死貧無所告公卽出白金助其喪故公之愛也  
廖伯愛其哀郡人吳達生妹適閩培賢於公焉與  
而歸達生死焉達生鳴里鄰給葬之後聞有無賴生  
勾引好事者誣以謀殺公毅然出証無賴生遁去聞  
人林茂行賈于賢溪公爲貸百金茂忽通逃公代償  
而主者未知後林茂復往來其地公亦勿問戚屬後

襄耶士文集 卷八 孔公三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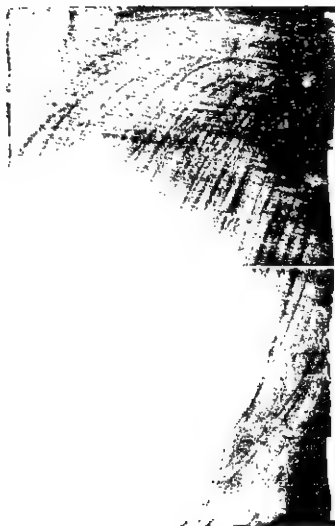
進有以非禮相加狎侮無狀者公弗與較其人久而  
自悔公遂待之如初昔昌黎誌孔司勳謂君子爲義  
若嗜慾勇不顧前後而他則良避退處如怯人公與  
有其遺風焉公叔兄卜葬力疾徒步親送諸子止不  
聽遂以足增疾疾亟召了孫環立惟以做好人行好  
事讀好書九字反覆叮嚀而終公生明崇禎癸未年  
月一日 時辛巳康熙丁亥年 月 日 時  
享年六十有六娶楊氏生子三毓瓊毓功俱邑庠生  
毓珣庠生現娶鄧氏功珣俱娶楊氏女二長適余尚

加次適楊壽孫十二傳松傳材傳楷傳模傳枝傳用  
俱毓瓊出傳本傳采毓功出傳述傳東傳樂傳枋俱  
毓珣出孫女六人曾孫二繼會繼昌傳松出曾孫女  
三人  
銘曰地迢渺茫孰吉孰祥土德深厚載以永久用銘  
墓石以垂不朽

鍾昭士文集

卷八 孔公門

八



文舉姚君升秀偕配湯孺人墓誌銘

錢塘湯君尹劍樸茂醇薦君子也昔相與爲羣紀之  
交廿餘年不到西泠而湯君父子皆卽世家孫彥元  
好學克世其家修三世通家之誼復介其外兄受自  
杭考妣行狀嗚咽再拜而言曰廣益不幸四歲喪父  
又六年喪母在襁褓孩提中無所知識竊聞孔考生  
平好延攬喜賓客樂施與先妣竭力贊勸靜謐日廣  
肄業南雍授州同知職而舊疾大作歸里遂以不起  
先妣上奉孀姑下撫不孝外內支撐形瘁心傷以徐  
魏昭士文集 卷八 文舉姚 九  
孝先施贊伯兩先生杭之碩德高行隱者也先後延  
爲不孝師憂勤數載遂以成疾以家政外事託外祖  
曰疾亟矣今不能事姑以終養兩世一孤惟望此兒  
成立含淚顧乳媪陸朱氏曰汝事吾久頗忠謹內事  
汝代任之其母負所託顧不孝曰汝祖父遺書教行  
皆資志以發我死汝以盡孝弟識廉耻爲本此語而  
絕孰孰不孝使非外祖之撫育教誨乳媪之忠慎肯  
數十年如一日雖不孝之誠裂無狀安得至于今而  
視息以長子孫哉子與吾外祖施徐二先生皆故道

義交也今適游吾地謹述其聞於先外祖及乳媼者  
願墓石以請銘嗟夫此仁人孝子之心也世倅雖不  
文其何辭校狀敬齋譚桂芳者君祖龍起詩大來省  
君父君諱期頤字升秀姓姚氏世爲錢塘人生順治  
甲午月日卒康熙壬戌月日年二十有九  
孺人湯氏卽尹釗湯公女其生也先君二年其歿也  
後六年年三十有七生一子廣益太學生娶李氏景  
壽李公女孫男三恕忠志忠幼其祀後孫女一俱  
幼吾聞君之事親也喪祭必竭其誠龍起公敬弟景  
龍耶士文集

卷八 文學 姚二 十

純十二齡君爲之教養婚娶而卒無後廣益以其父  
子出嗣承君志也孺人拔一嫗而委以家政至令猶  
爲之愛護諸孫有秀實過汾陽之意戚友咸稱之徐  
先生來諸生而白衣冠不去身者五十年孺人命其  
子師事意又何在平

銘曰孺人訓子不尚榮名知人善任乳媼得與忠勤  
者長存昌黎氏曰是真龍子矣可銘也遂以銘

魏昭士文集卷九目

傳

文學李公傳

奉政大夫廣西左江道

按察司僉事李公傳

雷鶚薦先生傳

廖發君傳

文學姚公龍是偕元配朱孺人家傳

魏昭士文集卷九

魏昭士文集卷之九

傳

字都魏世倣昭士著

文學李公傳

文學李公嗣美者字憲伯號允方嘉靖間山西方伯公逢時之曾孫而今編脩君清之王父也公生而穎異不與常童伍無所嗜好惟讀書親師友不事訓詁之學工制舉藝矜年即補弟子員濟南守文公球貢知人之鑒以國士目公拔為第一然數奇屢試不遇

魏昭士文集

卷九

文公深惜之公之父勝情好客而產落公不以為念與同志讀書攻苦茹澹自如也喜交遊滑稽玩世至大義則屹然不可動有戚屬以重貲屬公購美材同事者欲有所私公動色峻拒之公之處心也操以誠與人而以直善必揚惡必隱事親孝居喪哀毀如禮課子孫嚴每挑燈口授經書至夜分不輟公雖以文學終而崇禎癸酉長子允禎舉于鄉庚辰而公歿後允禎由工部郎中歷官廣西左江道按察司僉事而以奉政大夫工部員外郎贈公者允禎故也公既歿

之六年長孫漢成進士先一年大孫壽始生又三十一年而壽亦成進士今編脩君足也其他公之子若孫于三四十一年之間或貢于鄉或入大學或補弟子員餽于庠序噫蓋公勤于教子孫之效也公先世隸晉江西贛州府之寧都衛爲寧都人洪武十九年由寧都衛徙山東濟南府德州衛遂世爲德州人公始遷德州之祖其名字不可殫所稱牛行者年籍名也數傳至芥爲公之高祖以方伯公贈湖廣道監察御史芥生逢時嘉靖甲辰進士由監察御史歷官山西

義陽士文集

卷九 文選二

二

方布政司使其爲御史也諫馬市忤仇鸞藉藉有聲逢時二子次汝棟隆慶庚午舉人哭父哀毀極血死汝棟生煥太學生煥生二子公其長也

論曰傳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信矣哉公承前啓後毀學之報施不誣也儆于編修君清友也而寧都人人本乎祖儆也傳之其將以邇夫上世而不忘夫本者乎

奉政大夫廣西左江道按察司僉事李公傳

李公允禎字貞甫號脩庵其先世以洪武十九年由江西贛州府寧都衛遷山東濟南府德州衛遂世爲德州人自甲申中舉仕故城縣令乙酉改知豐縣守署碭山縣丙戌陞南城兵馬司指揮己丑進營繕工事督資源局庚寅督琉璃窯辛卯以員外銜加一級賜文編鞍馬晉階奉政大夫壬辰督清江船政甲午陞虞衡員外加一級進屯田郎中丙申陞廣西左江道按察司僉事丁酉以疾致仕公生而端詳童子時不

義陽士文集

卷九 文選一

三

妄言笑嬉戲刻意問學博極羣書祖父以長厚多外侮公益自攻苦淬厲每夜分不寐發憤歌呼或至泣數行下崇禎癸酉舉于鄉四赴公車不第始就職性篤孝事親以色養居喪哀毀骨立鄉里以孝誦之公之祖患痺疾不能自轉側公朝夕扶持數年不能公既與弟析產矣及中式謂其弟曰爾諸生無爲衣食累也吾尚能自給盡推所分田產以與之公既仕乞休杜門不接賓客日課子孫以身訓之嘗曰吾祖父以忠厚傳家寧向人勿取人利與己吾存此心以居

官不敢忘爾曹或有居民上者其誌之有狂生附登  
公門使酒嫖婦市人爲之不平公笑而止之曰庸何  
傷乎狂生謂之波自魏晚年益寡言笑且得危半御  
僕婢和平有法怒不形于色其初任故城令邑舊有  
丁二萬許經兵火後所存十二三而額征如故公編  
審兩月得實丁七千有奇而姦吏知公將調知曹縣  
稽留不卽行公知之庭集邑民告之焚黃冊于庭吏  
不得爲姦衆感泣乃力請于督撫爲覆部得實丁  
徵今四十年矣豐縣有鐵狀之弊士豪與上官奸吏  
相結羅織殷實家中同勾提必盡其人之家產而後  
止公自往見徐州守痛陳其弊得請告鐵狀者數人  
公立斃之杖下公初至豐也聞囚兄一囚病瘦將死  
項與手俱械繫足創不能行公疑之晚潛行入獄見  
獄門半閉有二人相耳語公益疑即搜獄得一人詢  
之曰與其囚親因呼囚出乃所見病將死者問得具  
欲強姦不遂富戶遂誣其夫爲盜竟以贓論死狀公  
嚴鞠富戶并得獄吏受賄欲斃病囚于獄公立釋病  
囚而論獄吏更富戶如法有楚婦撻幼子而僇于財伯

欲強嫁之不從伯因密置人誣以姦公類之方故以  
訊之鞭朴不施而情得伯與姦夫俱伏罪有兄弟爭  
田者直在弟而他吏直其兄訟不決公訊立判田與  
弟且以大義責之相持慟哭爲兄弟如初陽山令鈇  
監生吳某引賊作亂城破公被擄攝陽山令夜八重  
圍出其不意掩捕之賊遁公惟繫桀黠妻子脅從者  
皆不問民遂安堵礪亂後民以叛逆交訟于上事繁  
而民擾公力爲申請發縣審理全活甚衆公督疏濬  
窰工價絲毫無減嚴稽總役而大工立辦督清江船  
政兼抽分則請增價使正身支領工食則實封堂給  
均差派法其稅關稅也嚴絕羨耗以恤商困右任三  
年凡申文告諭勸靜語默皆記于冊作消使五集凡  
數十卷公始至豐也庫吏張某陳金幣器具以進曰  
鋪墊常規也公怒杖而出之諸生某善屬文公季試  
拔第一一日生以百金令吏持爲公辭曰非敢以賄  
進見公布衣蔬食具此爲弟子束脯爾公卻之生慙  
以屬吏吏匿取之公後知之責吏而疎生公任蒲廬  
餘金數十兩吏白當歸公公不納獻之于朝公以李

其時鳳舉爲庫吏終公之任卒循謹守法無過夜有諸生數十人告某監生謀反公立呼監生訊之卽同衆至其家止衆人于外面公親驗惟多積錢帛無反狀遂叱諸生去越十餘日衆復謂公召監生謂之曰汝壯有力可就武職送爲徐州旗鼓官後以屢勦土寇有功授守備豐前令胡以銳毅不情得車誡下獄公爲開除調停使脫然去其督清江船政也前任張已遷兩浙庫金萬許張傍徨無措公曰弟行吾爲公徐圖之三年得如額爲南城兵馬司指揮籍某

魏昭士文集

卷九

六

御史家檢覈書疏數十通公思曰此尚可棟連耶書藏而火之徐州河決徵柳急豐縣謀柳萬餘束期五日具吏白當責成里役公慨然曰弊何止乎乃集士民于庭語之曰河決徵柳甚急吏白當派里役大吏肆科支民不堪矣西郊十里許有荒柳數十頃無主者刈之便今秋成已畢莊戶多牛車驟按車給而載柳自往交之甫四日而事集民不擾且自刈柳後具地成膏腴民享其利焉公自碭山之豐二鼓渡河中流遇賊舟數十飛奔上下舟人震恐公徐諭之曰吾

豐縣知縣也賊齊聲曰此清官不可犯遂散去公赴粵西過小孤風浪大作舟幾覆公嘿禱而風息公以病乞寓岳陽樓數月夜分夢中若有人呼公速去者再覺移城下而赴夜樓火公備清江書院以課士俸其飲食紙筆費歲儉則捐俸買穀數千石設三廩施粥貧民活無算乃共立碑頌于湖心亭公發神邑如平生端坐而逝崇祀于學宮公之歷官也長于決成進士官于外編脩君典與其季弟潤皆幼故其本末皆得之于父執袁公李公與甘陵淮徐士大夫之來

魏昭士文集

卷九

七

家師者或得之老僕劉方蓋不能無遺脫也然得之與人之誦益信矣哉  
論曰世以端謹爲士君子守身之事而未可致用也過矣公生而端謹其居官也一以端謹爲用而收其效以及後人昌黎有言曰根之厚者其實茂而之沃者其光燿信哉斯言哉

雷鶚先生傳

魏世微曰平生無刻薄事而以忠厚孝弟傳家者子孫振起不絕古人有言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嗚呼挽季世以復夫太古尤布衣韋帶之士之所難能也然於古獨行傳當見之矣作鶚先生傳

先生姓雷氏諱峻號崧菴鶚其字也閩之汀州寧化人生而孝友嚴義十八喪父哀毀得肖疾三十年不瘳遂不復攻舉子業母有病跪進湯藥不御則涕泣不已母疾亟而城將陷居民爭出先生衣不解帶

魏紹壬文集

傳

卷九

雷

九

雷

九

侍母不離母喪如喪父歲時伏臘生忌哭忘寢食鄉里以孝聞故鼎革之時兵賊相戒母犯年幾八十猶扶杖上父母邱墓昏眊而歸異母兄嘗有酒過事之如事父疾亟戒子孫曰吾生平少刻薄事今八十有三汝曹恪守孝弟忠信以毋失墜馬伏波誠子苦吾奉行至老士以端行為先始進不正後將焉望藝貴精勤不敢自怠遂與其荷取無寧濫與此與古石氏孝謹之風何多讓焉初鼎革時四鄉冠裳剽掠城市好事之徒橫據一鄉知其鄉之人員於先生者衆欲

得約劑代案許倍息入先生私念曰若與之宜益肆

虐肆焚悉焚之後三十年間變起先生舉家三十餘

口避於是鄉皆無恙先生有殯地二處其一借殯明

庶生某其子孫不能葬六十餘年不問值而春秋爲

祀之其一當離亂時盜殯一棺不知姓字邑令遷

之義塚先生以邑俗嘗人死非命者乃葬是不忍死

者含冤於地下以其地卑之今其棺尚有冤莫知其

子孫爲誰致宏述先生彌留時大忽群吠童子從隙

中窺恍惚若有儀仗候於門者先生年七十有五邑

魏紹壬文集

卷九

雷

九

雷

九

今以孝弟篤行薦文既具先生知之力辭乃已繼又欲以孝善題求旌闕先生復命孫致廣致宏力辭之往先生不以子孫科名爲念一日謂孫致宏曰吾日望汝成名今老矣又不能惜汝一辭先隴將不得見汝拜先祖時矣

論曰先生兩卻旌薦其致深遠矣萬石君家法醇謹孝友敦睦然未見其有如念益葬者之仁恤也無所爲而爲之難矣哉先生生於友父母成周疾三十年不娶而享年八十有三卒康寧壽考天之所以旌孝思



者足爲世勸也女適劉氏矢貞撫孤孫致宏端方好學與世微相友善兄先生之遺風焉而其邑人張其恂伊廷選陰獎理琤光華爲道先生不置嗚呼不其信與

魏昭士文集

卷之三

十

廖徵君傳

徵君姓廖氏名惟志一名安民字覺先先生自寧都黃陂之中壩村遷居興國永錦鄉之三僚遂世爲興國人其遠祖瑪號金精山人以地理名天下自晉郭璞唐楊益而後惟寧都之曾文遄廖金精賴布衣最著三僚廖氏世其業天下宗之其賢才皆顯宦於庠序或貢禮部皆不棄仕進而以地理名其家有恩德於已者藉以爲報稱吉凶禍福其應如響君之曾祖竹坡祖菊泉俱以地理顯父岐山少游聞與李公廷魏昭士文集卷之三

卷之三

十

人也故力辭不就既而母與兄相繼逝庶弟卒於舅兄子應運勤王殉難將茶集麥皆徵君是任兄弟之子若孫以一身兼父祖之責教誨婚娶無失時川產爲之經絕大亂甫定山寇復作營將援勦者掠索餉罄罄尤甚徵君乃密陳當事請并切齒九龍營擁衆數萬官兵力疲委官招撫不從曰聞三僚廖某信義士也願得一言爲重當事以屬徵君徵君親詣賊營賊遂聽命歸農就伍而數十年之患頓息諸有乃私計曰大功遂出儒生乎值雪都陷兵疫死乃以廖

魏昭士文集

卷九 廖二

某切殺官兵報鎮鎮果急捉徵君及次子應組去時太守即公永清守正不阿長子應綸奔府聲冤太守慨然請鎮白之鎮不得已乃付諸司獄而監司某又受賄枉法嚴刑拷掠應組胼胝折詞不少屈會三子應綸上控督撫竟批鎮守訊鞫諸弁失措竟連以美女名馬金帛爲請太守堅卻不受直判日中釋三年久矣殺人至三十八命多矣而三十八人之父母妻子不投一詞廖某何能而使怨家若是乎隨詳請得釋徵君既重德太守復雅慕其清介因請爲門下

士太守曰以君才能何不出而仕乎徵君默然曰前虔臺蘇公念某招撫之勤屢欲題叙某辭去再者恐負楊相君之知也問及地理則對曰此世業也太守屬修府廨對曰從此則吉矣然卽有移趾之事未幾太守以猶子巡撫江西果有汾州之調太守始心服焉是時諸弁方勦等郡之老虎山擄掠毒益甚聞徵君無恙歸相顧駭愕又欲中以他禍有罪姓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如釋怨而修好乃令其黨謂諸難民曰大軍撤營爾曹必無噍類得三僚廖某來或

魏昭士文集

卷九 廖三

主

得保全難民哀請徵君力辭而諸弁之饒問踵錯於道路難民乃從徵君至營諸弁歡迎呼酒就座酒酣楊將指而目之曰曩先生被禍某某罪也今爲之謝過合座大笑徵君遂力爲難民請命諸弁皆曰若等計口酌金少補先生遇難之費徵君嘆曰諸公有解網之仁而某欲爲市人之行乎不可諸弁驚嘆出所俘子女悉遣之所全活二百餘口於是出廖曾二姓餉帖折箭誓不相負異日勦梅窖諸洞咫尺三僚寸草無犯其威德入於人者有如此徵君兄作豫庶弟

公近父斯產時以五之一與公近而以其四與作霖  
及微君關撥既定集親申面授微君始知之與兄曉  
而力請於父俾得均分與邑令沈某善族叔某辛卯  
拔貢產厚田荒里否資報贖貢生欠糧令曰我素知  
廖貢生而欠糧如是遂通詳之戚友咸謂宜自辨微  
君不可惟將本戶完欠赴上分職令乃自知其誤更  
以包攬捏詳而通鄉之完欠井井微君賢其解得計  
至諸弊政督撫特疏糾參鹿撫林公視問將書郭  
某等六名發配邑之士民如出湯火而登祗席莫不

魏忠文公集

卷九

廖四

傳

智莊姓楊將而愚沈令者明嘉靖間海公瑞令興國  
徵君祖菊泉與爲方外交海公別詩曰此夜慙慙話  
知已明朝帆影帶雲流子孫至今寶之徵君與太守  
其猶有乃祖之風乎時郎公家居道人持書幣延徵  
君入都徵君欣然就道曰吾有以報吾夫子矣諸子  
各有試事不能從從子應國精堪輿術從徵君入都  
按金精布衣之記尋取山水得密雲一穴徵君喜曰  
藝此初出三品世襲後當開府且有登甲第而司台  
衡者遂爲郎公葬其先人復命應國尋龍口外至紅

羅山應國寫其山圖返報徵君以再得吉兆頓首稱  
賀旣而應國又出藩王祖墳圖徵君曰此水山也十  
年內立見其敗已而果然徵君於是南還郎公愧無  
贈徵君曰某年已六十風霜勞苦祇欲求報厚德豈  
爲利哉未幾而郎公河南方伯之命下徵君大喜曰  
吾果有以報吾夫子矣是時三藩構禍草賊竊發微  
君集族人爲戰守之具令輪組二子居守鄉紳純絲  
三子爲鬻少之遊至寧都而疾作於是謂諸子曰丈  
夫立身處世最要血性剛腸若依附取容遂男子而  
隸卑士文集

卷九

廖五

主

巾幗矣卒於寧都之九卿第明年乙卯郎公復相招  
發書者惟徵君諸子而已矣  
魏世做論曰赤松子黃石公相傳俱精地理術凡上  
老人所授卽是書也特子房秘不以告人子徒其說  
誕謾不足信且夫黃石公之藏成子房爲帝者師其  
學甚正聞廖氏先世術多秘非其子孫不傳然歷觀  
徵君行事其信然歟

文學姚公龍起借元配宋儒人家傳

姚公龍起諱大來杭之錢塘人也祖小橋諱喬父版  
齋諱桂芳皆未仕公生而聰穎受業顧進士之門于  
經史百家無不淹貫弱冠入郡庠有聲鄉之先達咸  
器之歲書數千卷震食其間日與子弟講左氏春秋  
傳意氣雲蒸視科名如拾芥李陽變後以親老遂棄  
諸生服營十畝于北郭偕夫人日事操作得陶朱術  
頃之銜財用大饒宗族姻黨莫不破其澤面舊婦吟  
誦夜分手一編不輟以故錢牧齋吳梅村諸君子皆  
樂贈以文

姚公一

其

樂與之游父母疾侍奉湯藥及喪葬威極其誠三歲  
之弟勤劬誨育以至成立自創之財產悉以分授無  
毫髮私夫人亦恬然安之年四十未舉丈夫子人人  
勸置二側室譊然如婦嬖聚于一室生二子一女夫  
人視如出腹公歿夫人延師課督二子而良民之附  
于旗丁者出金贖之施棉襖藥劑買田以給因鄉一  
如公在時先是夫人父兄歿嶺南旅櫬數千里夫人  
資助之至於再三更置田以供祭掃當崇禎庚辰公  
家業未豐富方銳志進取而歲大饑公請于教齋公

設嚴施粥所全活甚衆後避兵武康山中經畫別室

滌髓成備高堂不知有播越之苦嗚呼公之志與才

夫人之量而好善樂施其天性有然者天道不憚宜

壽考以享子孫祿養乃公生於萬歷之戊午宋夫人

生於庚申公享年五十有三子皆幼夫人享年七

十長子期頤蚤逝次子期頤亦相繼而亡期頤國學

生授州同知娶湯君尹釗女楊夫人出期頤邑庠生

娶霍君維翰女陸夫人出二女長適黃時序宋夫人

出次適金子厚陸出孫男廣益娶李氏期頤出孫女

魏朝士哀其傳

姚公一

七

適李博山期頤出曾孫三人曾孫女一人皆幼廣益

日王父歿十年而廣益生四歲而孤王父母之誌

行壹德僅聞之千外祖及通門宿彥謀撰次本末錫

以家傳以昭示夫後之子孫恐湮沒而無傳

論曰才高而學博者莫不馳騁于功名之途棄之如

敝屣則高蹈盤谷以自樂其志公漠然而隱于市爲

恒人之所爲女婦視嬪御如讎敵乃勸廣側室以長

子孫皆非世人所能測其涯涘祖德不忘姚氏其興

乎

魏昭士文集卷十目

雜著

題柳碑

乞言啓

募修吳城許真君殿疏

長兒濟冠書以示之 從子家桂冠

乙酉孟夏既望示兒子濟濟溪及沈疏

同兩弟祭伊葉仙文 題濯足萬里流手卷

魏昭士文集

卷十 雜著目

一

魏昭士文集卷十

雜著

京都魏世儼昭士著

題柳碑

予既跋楊氏家藏墨妙楊君祀園更以柳碑屬黃君純伯來索題古人有言才氣筆力當求配于古人勿以賢于流俗遂自足凡行義文章皆然豈惟學書公著曰筆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子厚自言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解而王右軍誓墓帖則可因其

魏昭士文集

卷十 題柳碑

一

書以見其行義祀園好詩文工翰墨行年五十而一言一動莫不守其兄司馬公之訓誠不敢踰越與宗元輩異矣然雖性孝友事繼母撫九妹不遺餘力宗元雖陷叔文之黨而其心有可原特聞于知人耳乃公著宗元之言如是是烏可不深思哉予嘗閱范氏家藏卷文潞公書伯夷頌昭范文正公書甚不工其一卷爲宋元名人題跋一卷爲有明人題跋其中如蔡京秦檜書工于潞公遠甚後之繼題者或曰以京檜之奸而亦知重二公爲可取或曰以檜之謬醜乃

敢書此以玷公然則書之工拙又不可繁論是碑也  
蓋昌黎祭子厚卒神詩藉文忠公書之而鐫諸石夫  
昌黎之詩文忠之書其可尚也已

乞言啓

世微謹啟不肖微荷父母生養食粟二十有五年矣  
無一言一行足先益所生茲仲冬十有八日爲家君  
五十初度微兄弟既貧且賤無能藉手以稱歡心又  
遭東房伯父暨長兄興士之變哀逾二載不可弔忘  
私唯家君少好文章壯游四方南極瓊海北抵燕秦  
交忠孝奇偉之士嘗告勾庭伯父曰兄弟者吾體素  
朋友爲五穀文章爲百果也意者得邀大人先生之  
一言使微兄弟跪而進觴爲一開口而笑乎家君上  
承先微君之訓式教於二伯父競競自奮養於義篤  
於學問輕用以急人家落而不悔一言之諾患難不  
移志所必至金石爲銷諸君子亦久聞其舉矣是以  
不鄙棄而爲交之古人有言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  
恨今家君知己遍海內其視古人當已泰甚人君子  
其肯吝一言匪唯不肖微如天之榮亦大人先乎古  
朋友之義也爲詩歌爲文則唯所賜微等子孫不敢  
忘已未孟夏不肖魏世微等九頓首謹箋

稱述得體文亦濟瀝

募修吳城許真君殿疏

許旌陽真君數十年大有是於西江西江之人敬之如嚴師親之如慈父視他神明在祀典者尤殊焉吳城後街故有真君殿舊歷中所建殿歲久朽敝僧某謀募修之丁巳季夏候將之金陵以候船焉旅是巷僧來請曰今地方初平兵革未息雖人有敬神之心力或謫焉明年民安物豐某將丐卜客有力者修真君行宮殿其蓋易橡楠溢祀以安神之靈敢請先以一言微乃喟然而嘆曰善哉僧之於是役也傳

蘇東坡文集卷十 與弟

與弟

與弟

曰民和而神降之福又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僧欲修是宮誣矣而必須焉以俟民力之穩安得其道矣然真君降福於民非如他神冥漠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往宰庶人變會城錢財官水坑鳴金玉之變又鳴近者甲寅又鳴兵禍之來其應如響所以愛斯民之死而示以趨避者如父兄之告誡其子弟則吾西江人於神靈所棲無有遠近咸當致其誠敬雖兵火窮迫中亦將踰躍而庇神居焉而凡於稍稍安阜之日予嘗聞江南北通都大邑必有真君行宮焉

蓋真君以淳明超孝爲道所以建大心維持風教者實漸被於天下不獨刻仙傳所記斬蛟諸事也然則是役也四方之過賓亦不得辭其責矣敢以爲勸共切處獨能見大

一

蘇東坡文集

卷十

與弟

五

長兄濟冠書以示之

七十四甲子之十日甲戌人日長兄濟十有六歲矣  
大人與冠而命之字曰揖川作濟字說手書以示  
余于是幸之以獨開諸父及諸祖父執因進濟而歸  
之曰濟來冠所以與童子而爲成人也人日而冠汝  
以成人望汝也以成人望汝則將以成人之道責汝  
其型之也切故其責之也愈嚴記曰去汝勿志願而  
成德勿志不去成德勿願也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  
通致遠以利天下己未濟而能濟人者未之有也已  
未通而能利天下乎勉諸己而已矣夫所謂成人者  
有成人之度有成人之事非岸然自大之謂也汝其  
毋肆而狂毋怠而忽毋耽于逸樂而不思勞苦毋好  
嬉戲毋逞汝志毋務爲高遠而不事庸行毋妄言毋  
躁動毋視人之勞逸而不恤毋暴殄天物謙敬以居  
心廉謹以立身勤勇以改過寬厚以接物而和慎以  
擇友兢兢焉若履春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或庶幾  
其足以爲成人乎且吾家自先世諱厚修德至吾祖  
父聲名以益大其濟人于險者非一次汝率從五六

人汝年最長所以承前啟後者將惟汝是賴然則汝  
之責任非淺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勉之哉此  
吾大人所以字汝焉汝之心子然書讀是說亦豪邁  
有深淵之懼也



從子家桂冠

從子家桂既冠來見桂再拜請曰願有以勗桂也予  
喜曰古人有言口農夫樹田君子樹人曾子謂父  
曰蘭本三年港之以鹿醢既成易以匹馬非蘭木美  
也其所港者貴也故君子若必擇處辦必擇丁故杜  
也可不慎所港而虛下人也毋謂汝之既冠軀成  
人而岸厭以自大也常林漢末儒生也司馬宣王下  
封侯後每爲之拜或謂林宜止之林曰司馬公欲自  
效長幼之序爲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宜  
從子家桂



乙酉孟夏既望示濟瀛漢 沈

吾無益於人世而虛耗布粟遂五十有一年矣追維  
昔非不勝恨然於懷吾姑爲汝曹言之身得爲吾祖  
吾父之子孫幸也強年遽遭吾父大故甚不幸矣今  
堂堂健飯足以少竭奉養之誠幸也庶祖父之庇無  
飢寒之累生長名山父書可讀兄弟和協幸也兒女  
成行幸也浪跡卅餘年經風波患難盜賊兵戈而未  
嘗甚困亦幸也天地祖宗所以生我養我者無不極  
厚然吾德涼福薄祖父於鼎革之際買山而隱吾雖  
絕意進取自伯父伯兄謝世墳墓門戶不能不浮沉

魏都士文集

卷一 乙酉一

九

於世是上不足繼祖父之志中不能淑懷其身行年  
五十德不脩而名不立下無以爲子孫法則其他經  
咎叢積清夜捫心過多功少且吾少有可達之賢弱  
冠東南鼎沸以爲徒讀父書亦無益遂遊歷南北至  
今碌碌無成當二十三十時父母爲設酒食此正程  
子所謂具饌者可矣故不敢辭四十一丁外報後金  
及生我不禁涕下沾襟汝曹感於吾四十八歲必死  
之說是以及今必欲一伸汝意汝曹誠有愛親之誠

嘗思自立以養吾志使我心愉悅更爲之惜福使得  
少視息於人間終必有以盡汝心力之日戚友相愛  
者亦必不強違吾意徇汝曹虛文斯時也正吾閑閤  
思過之候汝曹仰體吾言使我得以殺水率汝曹環  
侍老母膝下則甚幸而甚樂倘必我違情有跪告老  
母而遠避幽僻之區汝曹或欲相從而不得且老母  
七喪之日嚴命我兄弟謝客吾生平嫻出矢言故諱  
復爲汝道之汝母亦嘗告我曰少不能殫心力以服  
事二人又不能教訓兒女垂裕於後而邇年外家多  
親昭士文集 卷十 祭伊一  
故凋零尤甚惟存一姊一弟有言及生日事者即已  
雖然神傷汝曹常深體其意吾生於季冬以汝母在  
仲夏故於此時言之可預謝戚友毋煩跋涉重吾不  
德耳

同兩弟祭伊榮仙文

嗚呼天旣厄君之嗣又復不承其年抑何酷耶追維  
往昔不禁涕泗之橫來也歲壬戌陰子寅賓來吾琴  
徽山中折節爲家君子門下士與子兄弟友善避其  
鄉之賢者則首識君名字聞其懿行與夫還金樂施  
廣交天下知名士心嚮往焉繼子友兄吳子政返自  
君里稱道益詳故君三十歲子兄弟各有詩歌而子  
有友稱良友之句則皆未見面時事也已已冬子  
過君里寅賓坐君之涉閭君邀子信宿相得甚歡爲  
親昭士文集 卷十 祭伊一  
道先君子往弔李元仲先生時亦嘗止宿於此君再  
過予山中與世儼交益篤遂爲兄弟由是執通宋子  
証益恭乙亥夏先君子病初強君數手書邀悲息於  
涉園凡四越月愛養備至世倏時有江南之役世儼  
世佩更侍先君子皆日舉而心誌焉八月中先君子  
抱疾還里四十有三日而歿嗚呼痛哉君之德何敢  
忘也先君子大祥之前日聞寅賓死子兄弟既深悲  
之未及弔首春聞君甚病思走君里一相見子政謂  
君艱於酬接宜少需不謂君訃音之達至也嗚呼寅

賓介君之從子就學於子山中未嘗告君君與賓賓  
遂弗善今六七年矣然與子兄弟終始無間焉乃不  
數月之間而二君相繼卽世追維往昔能不黯然神  
傷耶子三至君里皆主涉園四方士無論知不知君  
茲接無意今而後其可復得耶古人云有子爲不死  
君之叔父以其孫 嗣君爲君經紀其家君亦可  
以瞑然而無憾矣嗚呼生芻一束清酒滿卮憑棺一  
慟君不我棄尚饗

魏昭士文集

卷十 祭伊二

主

題灑足萬里流手卷

昔先大人有萬里憑雙足之句余弱冠受命歷三吳  
閩浙兩廣走齊魯燕趙溯揚子大江泛洞庭親備人  
殞士而識其山川形勢嗟夫子生長自壯至衰且老  
碌碌數十年今覽斯圖有感於心而爲之歌曰  
萬里足向萬里流萬古人生萬古愁不享濯流與濯  
足與爾山中結茅屋

魏昭士文集

卷十 灑足

主

序

西江三四十年間寧都魏氏兄弟以文章行誼崛起一時海內人士咸宗信之和公先生又有才子三人其伯仲爲昭士敬士何魏氏之多賢也夫爲賢父兄

黎序一

之子弟實難胚胎先德其中未必有據從父兄後又習見當世名人魁士薄庸庸者爲不足語年少輕忽之意之因以生人之望名父兄之子弟必異於他人以無據之胸傲忽之性又

當觀者責備之心得爲全子弟者鮮矣何魏氏之多賢也予交和公久尚未見和公每客自和公所未者予必爲延見孰坐間和公近狀客言和公近就門士之請住會昌匝月卷冊堆几案

黎序二

手不停披夜立談必盡二刻且無偏倚則甚喜和公年踰六十子敬士朝夕從日侍寢膳代肅客一二箋札間亦出敬士手服勞勤瘁乃過於其父則又喜是敬士即每一字見於人間吾直

以賢人孝子目之況其父又章  
章如是乎古來文章父子名世  
者遠惟司馬氏班氏近代眉山  
蘇氏為最著司馬班氏家世  
史官若老泉携二子遊京師編  
贊責人亦為科名利禄來也名

黎序三

不隸選場文不為干進父子名  
流舉動光偉間居則闔戶著書  
出則將車行酒浩浩天壤乃有  
修古人父行如魏氏者哉敬士  
年甚少為文欽才就法潔清峭  
厲駿及於茲父然觀古文人

父子太史公書不獨見不識視子  
長何若若科皮孟堅風旨言論  
各自成家至三蘇父子兄弟出  
奇盡變了不相師述即尊甫先  
生與兩從父父章具在止每復  
有相同者四時之氣有春夏而

黎序四

乃有其秋冬江河之流其始必  
潏洄潏蓄而乃匯為巨浸成汪  
洋洋泮之觀敬士年甚少即已  
欽才就法固已足於已而勝於  
人而尤欲毋亟亟乎求其遂因  
更由乎有所不同以至於無不

因此予不敢虐敬士下問之心  
或亦即和公之意然予所親愛  
敬士者不獨祇以其父亦不祇  
親愛敬士蓋將以教乎天下凡  
爲名父兄之子弟也

康熙庚午冬初長汀同學弟黎

黎序五

士宏拜題



序

易堂先生之文章天下人無不知之  
讀之矣夫諸先生寧欲以文章傳世  
者哉蓋身不獲試冀人讀其書得其  
志意之所在或用其一言以裨益于  
世雖死無憾更思夫海宇以內有聰  
明忠信之士志與之合以寄其蘄盡

黎序一

火傳之心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况  
于其親子弟乎吾師魏季子先生之  
仲子曰敬士年最少而志獨銳勿善  
病吾師暨母夫人俱令勿苦學敬士  
每私匿誦讀迨從經師習制舉業輒  
不喜嘗喟然曰從未見易堂前輩沾  
沾習是我何爲者時外舅曾止山先

樂序上

生客吳門數千里外寓書易之其言  
曰子無妄冀夫前輩也世風日下變  
故日多子弟但宜循規蹈矩應制舉  
以爲門戶計且先世有盛德其必將  
從科目中起乎敬士慨然奮筆作千  
餘言復之季子先生曰吾兒顧如是  
也遂命從世父叔子先生學古文叔  
子先生篤愛之未幾而叔子先生下  
世每用自恨遇題卽私設位長跪涕  
洟而構思若有默相援筆立就如決  
江河不可禦遏其復外舅書彭躬菴  
先生極稱許焉鄰郡如盱之程山賢  
溪汀之熱水諸老聞之無不嘆易堂  
後人之有志操爲不可及矣敬士自

樂序下

此志益堅學益成文如其人篤實惻  
惻喜往復多見于與友人辨難書易  
易堂昔日風軌凡四方之來從學  
于吾師者多才俊士敬士皆與深結  
而去贈詩文相期勉于古朋友之道  
蓋敬士不徒欲學易堂之文章直欲  
繼踵其行事予惟易堂先生爲命世  
之英聚于一堂伏處山中者數十年  
朝之所習夜之所思惟在世道人心  
欲補擇而未能不得已而託諸文章  
故其言一出而天下傳誦不衰非偶  
然也敬士之兄昭士少具英果之才  
不憚艱鉅好爲南北遊所閱歷最廣  
予二人嘗私謂易堂先生之爲人不

惟吾輩才智學術遠遜卽時勢亦有  
所不逮惟得其一二以淑身而涉世  
可矣敬士獨不以爲然予二人服其  
有過人之勇而畏之然敬士自家庭  
交遊以及鉅細事皆稟承于兄而予  
性慙好直言又嘗親聽予也敬士三  
十初度遠近同人俱贈以言予有意  
果序四

而未就曾許爲作文集序今始克成  
亦未知其有當與否過庭之暇幸一  
質于吾師貴池友兄吳正名揆





書

答雷川修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二

復盧孝則書

答許元文書

與朱奕聰書

與友人書

與所親書

復外舅曾止山先生書

復彭汝誠書

後曾周士夫子書

答賴晉公書

與友人論定爻書

與友人論省刑書

答伊志仙書

與親戚書

答于進玉書

與妻弟曾尚倪書

答伍典之書

答王生書

高顧景范先生書

復卞公璧書

寄友人書

答李元仲先生書

答陸寅齋書

寄兄弟書

與族兄弟書

寄某先生書

與伊志仙書

復顧子弦先生書

與友人書

與山陽書

復曾非翁書

與友人書

同兄弟答上靜山書

答孔鍾英鍾叙書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答雷用脩書

擇讀來示感懷交并足下爲朋友之誼勤學問之功如是而立百八竿頭不更進一步未之有也嘗讀先仲父贈野菴封先生序以爲士之能爲人上者然能下人學可以爲人師然後可以爲賢弟子足下其幾幾似之矣且大朋友之道不慎重不足以得賢者幾幾士矣集

卷一

一

爲之友不博交則識見志氣不能闊擴夫有貴賤之見高下之觀者不可以言友夫有貴賤之見者不足以言友矣有高下之觀賢者所不能免而不知亦非也詩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爲君揖君揖登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是忘乎貴賤可以謂之友矣然魏德公與郭有道三作幽三呵之又不能獨忘貴賤者足以語此故夫徒忘貴賤之跡是庸衆人之難而非君子之難也若德公所爲誠有不可及者矣故欲賢者之下交而不我棄者必當以德公爲法也

來示云求友切於飢渴而有道盛德之士度其望望去我卑者又不欲從之遊故無所合若足下與嚴堂彭躬菴先生暨吳子子政以下及於某皆勤勤不忘其於慎重博交之道必兩有以折衷也先仲父云封先生學成以經義教授邑里間弟子從游者皆自十人一日以程山謝先生爲賢印折節北面事之此固人情所甚難者也觀足下風言其亦有意於斯乎以此而求師友天下之人孰不願交吾用脩者然非家君子所敢當也尊詩一字之誤隔歲猶記憶之足徵魏敬士文集

卷一

二

工夫之審之一端矣拙句奉和惟教之露下天高當俟足下於翠微峰頭也不盡

與友人書

某頓首謹啟者某某足下某交足下有年矣足下自甲寅倚家翠微朝夕過從遂日以相親既而授經家勺庭伯父有同事之雅足下天笑朗俊非某兄弟所可及然足下不惟不鄙棄之且欲論交焉見過失則相規正聞其有過舉妄動或嬰物議者亦必悉告語之使知所改勵嗚呼此其意良厚矣然則某有所見聞又安得默然以負足下也近足下欲以賈市利竊爲不可大陶朱後傑也而至與倫牛客業者同傳古

蘇東坡文集

卷十

與友人書

三

之不欲仕者以商賈自污然則商賈者非上君子之當行也明矣且天之賦質各有其用強之則不應譬如松柏梧楸乃木材之最美者榆柳栗杏不逮也假以松柏梧楸爲鑽燧之用則尺不若榆柳栗杏之盛行于春夏耳故曰梁權不可以室穴賦驥日行千里而捕鼠不如狸狌人有士之材有農工商之材農工商之不能爲士亦猶士之不能爲農工商也易材而偏務之則兩失矣在吾邑有先輩家貧付使爲小賈屢易業不解不得已使之讀書則豁然後舉孝廉

爲士鶴的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足下有士之材而甘爲商賈之行則所謂自暴自棄者也以足下之材博覽經史諸書華心思維求明師良友相講習閉戶勤學不過十年可成松柏之材欲顯位當世而位可顯欲以垂名後代而名或可傳足下乃舍其大而汲汲務其細凡心日以吾之材爲商賈將如鴟夷子皮之再散萬金無難俯拾仰取必可以得志然吾觀足下新商措置似與彼老賈者有異而財未可以倖得有命焉即使足下捆載

魏秋士文集

卷十

與友人書

四

而歸吾非所善而或者戾于商之道折閱焉不幾棄其兩失矣乎古之賢人貧不能自業猶或爲都養爲傭保以就學今足下稍有負郭田無仇業之累有甘旨之奉省稿制用可以養廉則又何必自棄其美材而趨賈利也吾願足下自今以往惟務勤學篤行使有登施于當世流芳于來茲此某所以答足下之心與足下所以自處其材者皆在于是則幸甚幸甚

吳子政曰反復說來其情可掬

與友人書二

足下亦有定志讀書之時耶二世有言人之生世如白駒之過隙誠足懼哉邇來君亦謂足下今歲有定志否因共美足下之材而不能不深惜之也是下嘗云不喜攻制舉業又云尊先生未許習古文辭于是或閒遊飲酒談笑戲謔以消其歲月然足下年已二十有七矣人又何能有幾二十七年也竊思從父命以攻制舉業與自行其志以肆力于古文辭二者皆不可不時定定之猶必攻若以成之而後乃有濟

魏敬士文集

卷一 與友一

五

也某言之不啻五六自謂慕思相愛之道可迴金石矣而不能動足下之聽雖某之淳德不足以信朋友然足下亦何樂于如此也語曰人無文德不爲聖賢則與地之涸土不生五穀等如足下終不能自定其志致力于所當學是父母生足下與卡生足下無異前輩期許足下之盛心朋友之所切囑琢磨豈得自謂無負乎又豈得自委于羈齒待壯而後殫心力以求之乎昔蘓文公以晚知讀書爲恨今足下踰十文公自恨之年而猶踉蹌有待者此儼所以深爲足

下惜也且不特惜足下之材已也尊先生已及六十之年足下可不及時成立自思爲文柱之計然非又必于爲諸生而後可也嗚呼時乎不再來幸足下勿易視之

魏敬士文集

卷一 與友二

六

後盧孝則書

展讀來書細繹再四先之惶恐繼爾感激皆非言語  
筆劍所可盡非孝則愛我孰能如是即或有如孝  
則愛我如孝則亦未必知我之過若孝則之惡也是  
以非孝則不能言家君子謂師友磨礱在于勤攻其  
闕孝則每舉余過必推其受病所由求搜剔形容使  
無一隙之可逃避更能知生成與習貫之使然可不  
謂善攻其闕乎此余所以一見而惶恐再釋而感激  
也因囑古今之言友者莫不曰管鮑而管仲亦曰生

魏敬北來集

卷一 後孝則

七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然余竊疑仲之所謂知我者  
果何在也傳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孟子曰責善朋  
友之道仲有三歸不攝之侈矣而未嘗聞鮑叔一口  
晉趙文子爲鑿榘張老不告而歸爲其上僭也豈子  
馮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三避不答爲其偏君也卒之  
二子改過而合禮夫仲有樹塞門有反坫上僭而擬  
于君矣臣而僭君大惡也使鮑子真知管仲受仲以  
禮如張老叔豫之規直仲必徙過而反則夫仲與文  
子子馮皆君子也况仲奉鮑子如生我者其有不從

其言乎何鮑子之獨汲汲也由是觀之仲之言鮑子

知我則亦分財利謀事三戰三北舉爲齊相而止未  
知其大者也故仲之相桓在于霸齊桓之好色縱飲  
皆不致格君之義此孔子所以有器小之日然則管  
子爲器小者亦鮑子切鄰之器小歟詩曰豈不欲往  
畏我友朋友能深知吾過而攻其闕使不致終陷于  
不義斯足與生我者比矣捧來書之二日闕家集得  
家君子示兒輩札子其于少年病疾無微不至更多  
藥病之方出于尊書旨之外但非專示儼而作亦不  
作于今之將故搜剔形容儼病疾則又孝則之專言  
儼病之爲痛且切也然向使儼能承家君之訓日葦  
華焉以克己爲務則孝則之書可以今無作矣此亦  
足徵儼不辜教矣孝則試取觀之當亦有益且必嘆  
儼之多幸生我者即能成我成我者又不乏人也

魏敬北來集

卷一 後孝則二

八

答許元文書

來示懇款篤摯讀之白汗接踵雖然如世兄之美才  
儼何能一刻置諸懷抱也儼嘗自以學跡才拙恐未  
能繼易堂之業語云天下之物當與天下共之况辱  
同門之誼乎故一見立談輒不禁其狂悖世兄不鄙  
笑其妄且宜之貴邑諸君子儼同誼交淺言深之誦  
又遺世兄輕信之訛規甚婉甚獨又嘗思大生英才  
必使其遂于用是爲天生之之意乃或有一二未然  
者則豈非人之過歟蓋人既有其才不自愛惜已肆  
物忤恒至反爲所累昌黎荅李翊書以爲文章之道  
至醇而肆而猶不可不養行之乎仁義之途海之乎  
詩書之源乃世諺有才人無行之語夫豈然哉且天  
界是以美才則既以厚與其人矣人而未能承天  
之厚是有逆于天生之之意天或將殃之禍之而悔  
與之之厚况更使之足展布于世乎故造選有中道  
庸拙之憂也儼知世兄必深有以承天之厚不獨詩  
文章將來之足自表見于世矣專望磨礱時加不盡  
願言

與朱奕鼎書

寓適園幾兩月與足下周旋談讌蓋不止七八而吐  
胸中所藏則皆未能以盡十之四五也分張之時又  
值令外舅變故更不得一快聚惻惻殊深然而期望  
于有成則彼此同然吾之業在讀書而讀書之發于  
外者則文章也夫文章之道在于造識而積理先仲  
父言之矣多學以培氣家君子言之矣然則積理造  
識培氣豈不在于多讀書乎夫不多讀書則何以爲  
文也然竊見博聞之士其所爲文章不足滿天下人  
之心而所謂理識事聯累而不能出連篇累牘而不  
知其居要之何在再讀之半半欲寐者其故何也愚  
妄意博聞之士其弊有三蓋彼以博綜爲務則在于  
多識窮搜不暇求古人立言之故此其一志既在博  
綜矣則極日夜之力考駁是正一字之外一語之可  
論必援引鉤索以盡其類或恃其博綜而下視古人  
立言之故此其二博綜者學積既廣隨事觸物牽証  
無休旁達四會甚至強傳複說以合其謬此其三也  
且夫作文者在于多讀書此必然之事矣多讀書而

不求之造識積理培氣與古人立言之故莫累以傷其氣則博綜者爲學之過也劉貢父謂歐九不讀書而貢父之傳不及承叔楊升菴博極群書而爲文不及歐而諸公造其此其明徵也然是說也雖爲孤陋寡聞者道也足下以英卓之資承過庭之訓愚論之瑕瑜必有見其隱而摘其謬者故爰陳以交相勉且得請益焉後聊何期把筆悵惘

與友人書

閱近作爲之反覆嘆羨而不能已蓋非詞文章遠遶勝往日也足下志甚大蒿目時艱侃侃見于楮外將來必爲有用之才世且賴之豈特吾儕之光已耶大文章末技耳能自造其才文于何有况錄達世終既得爲文之本又何患文之不造其極耶雖然才猶水也水能載物亦能覆物智伯有五賢而滅其宗豈不足于才乎范文子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肖者爲寵驕愚以爲寵者非必爵祿富貴之謂即才有過人亦寵也驕以失富貴猶得爲貧賤士驕以妄用其才則受害非一身一家而已而一身一家受害則益烈如關越椒智伯瑤之儔是也嗟夫椒恃宗黨之強爲令尹不滿其欲意欲取楚而王如拾芥焉豈知若敖氏之鬼竟饒耶瑤以五賢凌人得韓魏之地又欲并趙而盡有之豈知肘足接而頭竟爲飲器耶故有才者必先擇賢以爲依歸卑身而下之則驕可日損而遇患亦不至于甚烈魏公子得侯嬴而破強秦爲子馮從申叔轅適耳之言而楚王安之一先禍而消其萌

一臨事而佐以策然非平日之卑躬折節主其時而求之雖有賢者烏能爲用或是故培植善類曲原其情不輕與爲決裂又效田文之十一在內十九在外而不吝于財則何患志之不成耶某讀足下之交見川世之志若火燎原竊恐得意太過或流而爲恃爲驕益深徇美愛惜謂美才難得而非空有所不滿于足下者也尊作憑臆點次一無諱忌幸恕狂直勿怪過幸甚

魏教士文集

卷十 與友人二

十一



與所親書

導先生與家君子昔者如何儼與足下曷敢望前人之交道乎然承足下愛之深期許之過嘗恐有負足下之佳意而烏敢忘足下哉夫儼與足下既有段季之親又復世好辱知己之感乃足下之近況而儼獨嘿嘿無一言豈足下所爲皆是而無可言耶抑有由耶昔鄉忌見于齊王曰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故皆以臣爲美于城北徐公今足下之妻畏足下足下之妾私足下其美之而不言固也儼非足下之客而欲有求于足下者夫人而知之也何爲而無言哉儼更嘗思欲盡規以報足下而卒不能其何故耶雖儼亦有不能自知者矣且儼又嘗自思不能自欺其志率性而行二者可稍無負足下期許之盛心所交之友亦欲其遷善改過惟恐其有過舉妄動取譏于君子而爲世俗之所揶揄是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益于友雖因數言而致踈然吾之交道有所不敢避也故進言于友而友即聽吾言以改過而與吾交道無間者上願也捐交好之道

魏教士文集

卷十 新報十

十四



而能有益于吾朋友之過次也儼亦當竭愚誠而不能嘿嘿也至若無益于友而徒使因終卻末復重其過惡或無濟于所言之事而反償于事斯二者則儼之所大恐而至于鉗口結舌而不敢出者也今足下自審無斯二者矣是必足下邇來之一動一作皆合于義而儼無可言者矣惟足下自知之自察之

後外舅曾止山先生書

聞先仲父計之二日遂解自漸歸接外舅所不書其時哀痛之初心肝崩裂不知所謂越旬餘始得讀而微釋之語語懇切皆骨肉玉成至意爲計門戶利榮毫末無遺憾孰何可言又蒙獎許過實雖長者誘勵後生之意然非小子所敢當也雖然小子更有披髮于外舅者惟外舅鑒其誠而無責其狂愚幸甚寒家自先仲父之變兩老成人後去其一門祚之衰已甚外舅明訓工習八股似尤不容緩者然八股之文

亦既學之粗窺其藩籬

而寒家門戶前課已定又非徒一出生所可擇支者是以家兄與儼意欲從家君子後爲古文辭講求實用或可不暇學諸父之志而弟姪輩習制舉藝以持門戶似爲兩得且家君子暨先仲父業諸生服不習制科業亦可以振振于世然則人弟貴自樹立而非必貴乎工八股也至謂堂中後輩無超群之才儼兄弟輩並宜仿規矩準繩以服商衡謙先

世代有令德必及其子孫當奮制藝以顯親揚名儼  
 則不能無疑焉夫天之生人無分定之才在人之志  
 趣造就耳人之顯親故非一途在顯其親之志耳故  
 有不義富貴而反爲辱其親者子與氏曰人皆可以  
 爲堯舜又曰自暴者不足與有爲足以人志聖賢則  
 可以造乎聖賢志爲豪傑隱逸之士則可以造乎豪  
 傑隱逸苟能爲聖賢則親爲聖賢之父母爲豪傑則  
 親爲豪傑之父母爲忠良隱逸士則親爲忠良隱逸  
 士之父母孰不可以顯其親乎家君子非徒樂今世  
 親教士家集卷一 後外男一 十七  
 之富貴者也則儼之顯親豈必汲汲于制藝但無古  
 其志而已且天欲興令德之後隨在而可又何必拘  
 于工八股也夫八股雖明之文憲而所習非所用昔  
 漢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舉士宋以論策爲科可以  
 梓化厚俗而論策亦足以造識量經濟之才若季年  
 八股之弊徒習爲排偶借替皮膚之辭其與王者百  
 不獲一飯意當時必有豪傑賢人老死于溝壑之中  
 必有長才而束縛于斯文不得行其志甲申之變公  
 卿束手屈膝絕未嘗如漢宋之斷而後續者未必非

八股取士之流弊也天下士未可意度學八股未必  
 茫無真才其逐隊工之亦足以炫俗而取榮第仍質  
 愚下不能左畫圖而右書方是以牢守其一致而已  
 致不致固未可知也盡其心安其分而已矣惟外男  
 更教之其示書中教養勿以今日此漢之下遂忘他  
 日節節之累二語刺心微書諸紳永爲佩服

親教士家集 卷一 後外男一 十八

復彭汝誠書

世儼再拜儼數年胸中欲道吾儕同異之故鬱不得  
出今讀告兄與家兄手書云云是先待我心矣儼復  
何言哉雖然吾儕曩者推其心亦未嘗有兩節可指  
之事而考其跡乃若有格格不相合者且故何耶豈  
皆由于性質之偏頗抑復有未盡然耶肅何中與曹  
參不相得而所薦代相者惟參謝相如不以私忿廢  
國事故廉蔣之交合而趙不被兵孟子曰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然則告儕苟設數十壁前  
魏教士文集 卷一 汝誠 九

業是罷則將相與繭縫匠教之如下足之狂頭目不  
待詔告又何有聽言之能入意見之各不相下哉肅  
蘭之舉是告儕師也願與吾兄勉之

復曾周士夫子書

世儼百拜謹復昔周士夫子函丈世之勉儼學世法  
者多也而以處世害却世間多少好資質之弟則惟  
聞之夫子而已嗚呼是豈不可知夫子之所自處者  
哉夫子生于末世而不隨俗治化乃百折不回此夫  
子之志操問學自異人者即以教諸儼其待儼厚矣  
夫子厚以待儼儼又烏敢自薄待其身以辱夫子之  
教耶雖然夫子之教儼誠是也儼弟不審夫子以為  
凡世法而皆不可學耶抑亦謂今之所稱善處世者  
耶夫今之自稱善處世者內慙而友其古人古之所恥  
今之所尚不待言矣甚且外如臂月手足而胸藏甲  
兵日思推其險而擠之于坑塹此其立心為天地鬼  
神所必誅即或偶莫彼知于彼何益況人視已如見  
肺肝方自視以為得計豈非名實俱喪乎嗚呼是誠  
處世之足害人而可以為戒矣至若所謂一切世法  
非遺外世俗若集計之倫孤高竿接之士所不容廢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聖人之道如天地之包含  
萬類世法亦在其中觀孔子至衛見南子邪無道耶

魏教士文集

卷十 周士

三

危行言孫蓋世法之善者卽義也義者事理之宜世法無工于此者矣使毫不知世法率性徑情將不能免亂世之禍害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道也說隨則不可矣雖世法卽通法也敢以更質夫子

谷類百公書

儼自瑞金還山之十五日得接手書展讀之際使人  
心曠神怡如坐清風修竹下又何異於讀佳詩相對  
談讌之時耶竊思君子求友欲有益也儼蓋不敢當  
君子所求者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是以不能已  
于贊說以請質焉夫天下有治必有亂人之席豐富  
者鮮能過十世豈天故欲爲此紛紛也蓋人自爲之  
耳足下擅富者十餘世非有積累之仁而能如是乎  
家君子有言曰能散財是善聚守夫散財之道有三  
曰尊賢才曰惠困苦曰當機而用足下處今之世財  
正可散以天下尚治故也夫財散于治人不能強取  
則皆以爲德非作塔寺施僧之謂也則尊賢才惠困  
苦周恤于緩急得力之人彌饒于當軸者皆是也且  
夫尊賢才惠困苦天必相之矣至乎天下之亂是財  
自散之時而豈待吾散哉李克曰富視其所與蓋亦  
家君子極善之說矣然儼將必獲交淺言深之請以  
足下可與言故不得避而竟言之也尋嘗謂推計使  
增慙慙吾輩交道在攻其闕倘再通筆札望指其疵

夢而痛加鞭策幸甚

魏叔士文集

卷一 詩公二

三

與友人論定交書

儼白同學兄某某侍者分携以來秋更冬矣知交離索何堪此耶泉上李君至得接手書如見顏色書中多以儼宿病爲念致儼養病方史錄陳眉公見聞錄二則以張費齋三先生爲儼法式所期望儼甚大且於今藥石尤爲切實敢不誌厚德以應勉其未逮久有一事欲相質詢於吾兄者不知能不罪否儼始得定交頗自慶喜及別後家兄歸述折亭夜話謂兄言此中有屈曲阿從之意非出本志儼又甚悔定交翁

魏叔士文集

卷一 友人上

四

猝不自知其甚矣竊惟朋友之道至於兄第交非可以威逼非可以情牽又非可如春秋之嫁女質了而爲結納其初必有深相知信交爲愛慕出自中心之誠若膠漆之合不可離間然後可以計其終不肯負生與俱死與共禍患相與周濟百毀百謬不足爲厚疎此固出於聲音笑貌之外而迫於不啻己之情也夫朋友居五倫之一不爲不重矣以爲人合之倫本足以益吾相須之竟又進而變之天譴之倫長兄而切第器寶主之體一歸於義至兼二倫以締交是豈

經有屈曲阿從之言次於其間予儼之所大惑也雖  
 然兄之爲此言必有道焉儼與吾兄始固有知深信  
 篤之意然三四日間輒驟致於謙二倫之重所謂一  
 蹴而登峯誠不免於輕易孩童之見則是兄所云相  
 曲阿從者殆不爲過也然是舉也原出吾兄前後導  
 詰語出肺腑謂儼有不相知之意儼因感激遂建定  
 交之論而速成交又自兄意肅衣冠以命弟則屈曲  
 阿從之語似不應自兄出矣歐陽文忠公曰夫正直  
 者不可屈曲況定交之始正直之源而可相曲耶兄  
 魏教士文集書卷一友人二 廿  
 以此始亦必以終儼安能冀兄之終必正直而不屈  
 曲阿從哉故不得不致詢于兄幸示以解惑寢恙恐  
 不得夢今燒艾百餘圓燔灼之苦亦所調養手解脫  
 然未審有濟否家君於去歲仲冬理先仲父塋事哀  
 傷過度頓發咯血書疾適往瑞邑避煩養病秋歸又  
 須爲舍弟畢姻圖琬之約恐歲內未能也來書并率  
 折柬教我拙作以病未抄就今李君歸速更不及抄  
 俟寬時再寄或兄來自帶歸可也李君藩厚寬和所  
 謂世之君子者儼甚敬之導文似傳錄而少苦愚慙

見云然不識當否久病不能多友諸容面寫不盡

魏教士文集書卷一友人二

廿

與友人論省刑書

某頓首竊以君子之心溥天之物無所不愛故草木  
之生方長不折畬穀之命猶不忍傷況吾同類之人  
皆爲天地之赤子耳目口鼻手足神髮鬚眉喘息氣  
血無不吾若者但彼生不辰耳吾又豈可肆吾之意  
殘暴荼毒而不少爲憫恤乎今夫鞭朴之爲刑小矣  
然加之于人輕則皮肉膏黑重則筋骨折裂況其重  
于此者藉子曰以法毒天下者鮮有不反中其身及  
其子孫者也是故商紂設炮烙之刑而身終自焚秦  
皇漢武嚴刑重斂以害其民而扶蘇胡亥皆不得其  
死戾太子自殺而昭帝之賢亦且夭折而無後嗚呼  
爲天下之君者果于用刑猶及其身與其子孫則士  
庶之家又安可肆其虐于奴婢哉惟足下審思之

魏徵士文集

卷一

七

答伊萊仙書

世儼質下中人加以自幼善病學殖荒落乃長兄至  
敝里時獨惓惓不置今歲孝則兄相過又傳雅誼垂  
注諄切私心感戴如何可言復辱命以教長幼之序  
初意猶未敢承者恭以勝人合于天倫共事未容輕  
易往易堂九先生既定交後長兄而幼弟過相規德  
業相勸勝于今世一父之子遠甚而彼友之父母子  
弟如親伯叔子弟至于今數十年無少變豈非始之  
至慎而終無顛隳之咎微歟且易堂諸先生交遊遍  
天下而所與兄弟序者不十數人故可知其用意深  
遠矣世儼庸碌無似雖爲易堂于未能預荷萬一然  
卒真率直自謂不敢多譏于人此則稱有前輩流風  
今承長兄不棄取之兄弟之列從此左提右挈重有  
所望若儼有所聞見又何敢默然以負高義乎昔楚  
莊王自謂少適閑囚而竟立霸中原光大前業范希  
文幼孤卒爲名臣觀古人所遭之變適以成就賢哲  
而豈能爲損耶長兄幸勉旃并惟順時調寒暑不盡

魏徵士文集

卷一

七

七

與親戚書

某頓首再拜致書某某足下某與足下通家累世後承尊先生不棄因得附親戚之末然則足下之肥瘠又烏得視如素越人而毫不相關切也負對先生嘉謚將安所逃咎乎向者足下在三吳家兄還里傳足下頗欲遷善改過悔前遊蕩之非是私心甚喜故足下未惠手書而某先致書足下期交相勸勵居年乃尊先生還書謂足下倖展尤甚竊更憂之感猶胸懷兩端未敢遽咎足下總以足下親自悔艾思反前觀教士文集卷一與親一 无

非豈遂至于如是而足下歸果自其所述原委極暢已非其體某彼時雖未敢遽信足下亦未敢遽不信足下今觀足下之舉止然後某自以信足下為忤反追非而難與要終者矣且足下三吳之歸其遵父命而來歸耶抑得罪于父而後歸耶其畢婚也受父命耶抑違父命而擅行之耶夫既得罪于父而歸歸而擅行母命以畢婚則宜備什儉素遠去紛華以有負罪引惡之意以庶見不得已之心故愛難妻而二女而負罪引惡如窮人無所歸申生遭後母譴克不自

白人勸之亡曰天下無無父之國每一聖一賢無分毫之過差而自視為深罪大惡不能以自立于世如此今足下未必如二子之無過差而尊先生又未必若懷獻之盛且毒然則足下洞屋以愉悅新婦設酒食慶日以報親友耳目又令親友延僱人以自娛快念父恩過之心蕩然不萌至于若斯之甚嗚呼某言盡矣情懸矣足下聽不聽顧非某所能必也但求可告無罪于尊先生與足下而已聞家兄先有規切未見采納故某更為之陳伏惟裁察死罪死罪

觀教士文集卷一與親一 三



答王進玉書

去歲叩浦旋里疊捧手教兼拜紵衣之惠某既乏稱  
帝以獻且報復竊遲緣山居不省往來之便未嘗蒙  
察與否也然足下固可無慙國僑氏而某則愧吳季  
子遠矣伏承以朋友之道相期勉竊喜不見葉丁足  
下而所論特情又恐負足下之望蓋古人臻是境者  
甚難某豈其人哉某向與涉園每有意不欲效世俗  
交道竟不克終所願非天爲之乎夫切劘之未至未  
足臻朋友之道有所隱諱不使其友盡知吾過未足  
臻士友集

卷一 答王進玉書

三

臻朋友之道有貧富貴賤之見未足臻朋友之道生  
死不如一未足臻朋友之道雖始終無間而中道或  
厭未能相與以有成猶未足以臻朋友之道嗚呼此  
交道之所以難也某所以致慨于涉園者常在于是  
某因涉園義交足下足下亦信涉園之過謬以某爲  
可教私心欣忭雖然足下長某幾二十年而著弟子  
錄者以百十數某何足當足下德修之誼惟思力齊  
無負期勉之盛心而已既復思念涉園一身以外無  
事可爲料理獨詳其素行而表揚之此吾儕之責某

與涉園誼固不薄然未若足下雙雷子任中交久而  
生同閭閻者知其行事尤備二君子爲死友自怡恒  
情豈待某之言而然然某區區不避煩瀆者蓋望涉  
園之行狀達行于世耳先君暨職兄弟公刻奉致摺  
稿惟摘謬教之不盡黷獲

臻士友集

卷一

答王進玉書

三

與妻弟曾尚觀書

世儼再拜妻弟尚觀足下足下九歲遭吾外舅喪未  
踰年出腹之母復下世嫡母兩兄在數千里外寒丁  
孤苦莫足下爲甚儼自緣受知丁外舅初意欲足下  
歸寧都與姊同居與甥同就外傳不謂三吳諸先生  
特足下不歸之說甚堅且謂足下亦不肯歸所爲  
爾足下意良厚故家君屢札往復徒騰口說或來誦  
勝之言是以欲足下歸故里之意衆營不得伸今足  
下相隔遠不惟不能稍竭力以輔足下致丁成立即

蘇東坡文集

卷一 尚觀一

書

欲一見而不可得每念及此不覺腸九迴也儼之二  
親皆踰六十不獲事遠遊以就視足下足下更勿礙  
不能自歸相見然足下不幸中有甚幸者足下不可  
不自知外舅平日交交多君子人故足下在三吳遂  
有顧委三先生任教養事足下宜較外舅未捐館日  
益加勉勵端習勤學聽前輩教誨慎志趣見則儼之  
所以望足下而足下所當謹識者足下誠能如見則  
天之所以容丁孤苦于足下未必非有造于足下也  
昔范文正公方二歲而孤既稍長知其家世感泣法

之南郡入學舍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  
公能自刻苦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舉進士及  
第官至叅知政事德業赫赫並天地大獨非營丁孤  
苦者之爲之耶一絨附致真所謂千里爲毛足下惟  
鑒其意可耳珍重不盡

蘇東坡文集

卷一 尚觀二

書

荅伍與之書

去歲辱采封菲惠以德音世儼才如穢綫無足道也  
捧讀之際感愧交并因私似足下之爲人其欲就謙  
謙之義者乎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夫惟自牧  
以卑故恒見已之不足而凡物皆可取以相益雖蟻  
馬之微販夫之賤下至溲渤敗鼓有時不棄于道路  
若封已自足者使周孔之聖良平之智遠固之文章  
復生于世猶自謂過之觀面而相失之況乎數百里  
外學未成之復生徒以友朋立談之間遂信而辱

龔敬士文集

卷一 與之

五

手書致其欽曲之懷乎雖然儼則滋懼矣傳曰晉聞  
過情君子恥之若彼實有之特過然而已況儼並未  
有其實其恥又當何如乎昨殷仲春獲與令嗣周旋  
矣其有萬不君家法然則足下搗謙之德不獨有諸  
其身也儼未審何時得前席而資以自經乎患書之  
時目肯作楚辭以移居于城四方踰輪交錯絕無暇  
晷故致報覆遲延罪甚罪甚惟諒之形愷之外不宣

荅王生書

接讀長札知至今猶念尊公不置此孝子之常情在  
他人則以爲相欺不根之語某則以爲誠然無一毫  
之僞也何者天性之親稍能盡道一二則或有足以  
自慰過而不留惟無以自盡或蔽于私欲挾于勢利  
牽拘陋習固昧其良心雖勉強行于一時則抑鬱必  
深深則久而不能釋此天施之恒理皆然所謂人性  
善誠之不可掩者聖賢豈欺人哉況尊公此行某相  
遇于山麓情懷慷慨傷處動路人見者聞者莫不歎

龔敬士文集

卷一 荅王

五

嘆息以爲人世鮮遭之橫逆又況足下之爲其子且  
共履憂患散而復合而復散若是然者乎是足下  
難不自言念親之切某有以知其必如是而後可也  
往令祖以患難僑居敝邑某竊竄爲君子之倫每事  
殫厥心力尊公銳志談書遠假節按餐拙性待人無  
虛華初相識且然況足下今爲家兄門人辱有世誼  
而某敢自外乎惟勿過抑鬱其天性是所願望昔阮  
籍聞母死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而後臨喪至則嘔  
血骨立先仲父以其飲酒爲僞而嘔血骨立則性鬱

極其發必百十倍于常情吾固謂足下念親之意誠  
也今尊公猶健飯則足下欲補過尤易矣幸勉旃

魏家士文集

卷一

答王

平



寄顏范先生書

世儼諱問景范顧先生尊體動止萬福歲十四歲  
得讀方輿紀要書遂驚慕先生之爲人而先生姓字  
則自入塾學以來稍通人言諸伯家君子與先生父  
則松間之癸鳴呼書讀古書傳記題句俾落之上  
輒恨不生同時乃今先生爲家君子右安慕之復十  
許年而猶不得覲從遊豈微自顧庸劣辭所學則  
無以爲贊見之具賤賤而不改前轍抑得他人君  
子之下風承訓迪亦自有時命不可強也夫人著經  
濟之書而一及於事如南楚之背而馳者何可勝數  
是不惟其人不足以繫世之重輕即其書亦爲摩飯  
士義之不足以充義者之廣嚴近庚子君學種父益  
得盡先生之概家君子亦嘗推先生當今用世第一  
人先生之出處超忽如神龍之無端雖智巧者莫能  
測其崖畧而爲閭人若擾攘顛沛中能以剝睡堅萬  
人之心使茅至奔潰失據又能度數千百里外之事  
機毫末不失先生紀要一書信乎具有實用也使先  
生乘時際會功業當彌然史策今誰悉功於諸書

遊開暇漸及耄老豈天生先生之意哉雖然先生之  
人之書蓋無不傳於後世而其用尚未可測衡是僂  
不幸勿沽疾咳疾至十五六歲始瘳更二三平殆知  
讀書事思索經復爲病魔弛是以至今一無成就  
足窮山雖有志遊覽大江南北訪諸有道君子而又  
踴躍而不敢前也邇年家事外事尤難擺脫家君復  
爾善病今歲已六閏月矣猶未得坐館舍中一日恐  
將來學問之道終無長進承與家君示札中下詢勤  
勵愈增惶悚先生其何以教我聞紀要書編大已成  
觀教士文集

卷一 范二 記

全書前則告誡乞於腹中寄惠一部俾得日誦讀如  
受耳提面命也拙稿呈教冀推家召風誼痛加刪改  
幸甚幸甚

復宮公壁書

崛起特拔所謂豪傑之士有待而後興起則不免爲  
凡民而已矣僂也忝爲易堂子行年二十有五不能  
斬然見頭角每念前輩學業輒汗出夾背昂然常懷  
傾壞之憂是僂者凡民之所不若者也豈足當足下  
格外之施足下爲文章能自關門戶不爲世俗好惡  
所惑斯所謂崛起豪傑之士矣拙作承斤斧不存世  
俗牽拘之見極感至意非推陰子實實之意以及僂  
鄙不如是也傳曰貌言華也苦口藥也甘口疾也大  
觀教士文集

序

是乎既推實實之意不以世俗待僂願足下全與棄  
而不與疾也嘗謂交友之道有漸漬歲月以成者有  
傾蓋遂如故者有不必傾蓋而亦如故者神交是也  
三者之至則亦一而已矣細閱拙作取舍刪正契心  
處多因畧得知足下之人與足下之所尚而忽與神  
交之感焉足下豈其亦與僂有神交耶惟常賜藥石  
之惠使僂得爲凡民幸甚幸甚

寄友人書

自古兄弟之變聖賢所不能無蓋賦質不齊雖造化未能有其稱而況于人乎伏思先生孝友誠篤稱于遠近而令季弟亦服誨書之教一旦詰訟公庭故聞者莫不傷心而致慨世道凌夷之無所底止也然先生數十年盛德在人豈有所遇或者令季弟忽爾狂疾故致此耳抑亦靈惑妄形家者之言耶若形家之害先曾父辨析明白刻于集中先生昆季曩皆面承講貫自能過去一切世俗之見近聞令季弟忽爾下葬後士之集卷一詩一四

世人咸謂天去其疾而為先生吉而不寐某則竊恐先生悲苦特深逼于尋常骨肉之變何者兄弟之有間終下若他人之相仇敵使無間也而命之修短猶可安之于運與數惟有間也則終古不能以復至于無間此如肢體之折不能復全心之恒痛寧有已耶故視兄弟之無間者倍有其感傷亦賢者之恒情耳雖然遇事而不能自反固非君子之用心自友之過至于自傷又豈聖賢中正之道傳曰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先生節哀留有用之身以恤令季弟之孤使至

于成立或亦善終之一事矣紙短心長不盡不盡

魏教士文集

卷一 寄友人

四

荅李元仲先生書

儼頓首微儼兄弟髮未燥時聞家君利道先生之人之學輒知嚮往及就塾學識字讀家君贈先生詩與曹君書文益慕尚先生而聆家君之論先生者益備先生其入中之龍與每嘆童子不得事越驛且無學問所以贊見大人先生令行年十九猶未攜筇一拜牀下其爲俗鈍蓋可知也夫人思欲自權立在於定志有志而不能力行則亦如知食而搏沙求獲而擲影其成就者蓋鮮矣以先生之賢近在三百里內而猶未能行其素所嚮往之志請見先生發聽流論以自啟發其不足以承訓迪也明甚然天地之候也陰陽既和時雨斯降草木之良毒堅脆者地之潔汚江河之大溝瀆之微溥傳而滋蕩焉雖微之不材其必將有以鞭策振厲之也况學在通家子諒乎茲數啟者家君自遭先伯父之變悲傷成疾三載未復六甲輩皇皇無措覺惟朋友詩文之好稍可娛奉去冬爲家君五十初度因具乞言又以家君之命未敢事造以請今遠近錫言者幾數百家欲付好人裝幀以展

心目伏念先生爲家君石交當世雄偉人不荷大言闕失非細謹呈乞言一通家仲父五十述一首敬願如椽之筆錫以“吾子子孫孫彙德勿貶忘家兄久患足疾往游蔬”以侍家君病時有指使不獲親詣庭階遙叩首致誠并望垂下以便郵之家兄統此鑒宥

龍溪王元集

卷一 元仲

四

荅陸寅賓書

淳于髡曰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儼近得視雷先生暨官子公壁之往來手詩文駕犂絜狀出乎流俗之外益信髡之言爲不謬也而八閭之隔今人流連尤不能置矣夫人于師友之際無所係於其心者何可勝數哉且有以君了自若而不能廻狂瀾於既倒因以隨波逐流蹈末世之弊而不覺爲非是且得意焉者而足下自折節家君子以來歲必再違間久不見則徒步親至山中離著新寒無所避

龜穀士文集

卷一 寅賓

書三

嗚呼若足下者豈易得哉宜乎多君子之朋也承輶星拙文於公鑒指示甚詳足見愛我之切官子與僕從未謀面乃秉直道如此可徵足下所交得賢才之衆矣來示云春雪間閤之苦若以敝邑聞見則不待天之降雪而小民貧困無告者甚多也飢水凍知天下之寒將來其能免杞人之憂乎渥暑珍重不盡

寄兄弟書

自離家後習量起晏亦不覺月上尺許池中白蓮花蒂露爲香領受天地平旦之氣覺有微悟惜言兄弟之不共此也因思孟子鶴鳴而起之語其概甚危初起時如曉色之渾渾噩噩未嘗分也總總共共在天地之中卽士農工商仁人盜賊近而吾與吾執爨之儒所謂率學者皆同及念至而事殊一氣之內各爭其趨出乎此人乎彼其機甚微其事甚危也而朝氣洶矣世或奔走衣食者或未得師友之益始首鑽初

龜穀士文集

卷一

見第一

閨

而自入荆林者玄天賦下愚未知自遜勉者或疾病以廢者吾兄弟幸生未下愚有志於學問有諸父前輩足以君式家雖少餘財而無饑寒奔走之累行年及壯宜能達于流俗乃未能者豈非惜情之志多歟然此病微爲尤甚常自知之未能改也近意欲習並起酣來望窗紙白達不復睡非謂卽可以已惜情之病蓋蚤起得呼吸天地山川清淑之氣又可展一日爲兩日也長兄獨身理諸零碎未審有暇時得親書卷否季弟宜專業少出書館所謂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既出應試場屋事近科條幾幾不得以不屑意顧之惟各勢力自愛

與族兄弟書

某再拜致書于三兄五弟之記室某與賢昆仲族屬雖疎而誼同骨肉其來已久二兄下世時遽欲以六尺之孤相托某內忖于心才劣德薄未足以承是以忍情固辭而知已之感銘諸肺腑今不幸其孤夭折竟以絕世而賢昆仲偶持意見之不同遂致斷舊雨年了無定局且將有同室操戈之舉某寤寐惻惻與賢昆仲數十年骨肉相愛一旦目覩若是寧不如賈生之流歸長太息耶昔者孝兄與賢昆仲亦頗博莫逆不甚亞于某惟以一時意見之偏業以相視如敵國某乃復喋喋多言安知能保始終不見絕丁昆仲平孔子日朋友數斯疏矣某固當敬守斯訓但經思有友而皆如是則與無友等又何有朋友爲五倫之津筏凡父母兄弟妻子所不能通獨朋友能通之之言耶某是以復不敢嚙嚙大都家門之不幸莫大于骨肉之不和昔聽明允謂恩厥祖父暴霜露新州時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大與骨肉爲難則勢不能不乞靈于當軸之人以

求勝苟存一求勝之心勢必舉其所愛以與人不足  
 不止悔之無及吾未見其果能勝也夫不能忍而能  
 成事者未之有也此張公藝九世同居之說也向某  
 最服三兄能遇事以權佐經顧收導欵之功五弟則  
 肝腸如雪人所不可及處然其氣過于剛不審時勢  
 所以遇事齟齬乃此番三兄剛復微勝不密察時勢  
 之可行而五弟對親友輒很很然言必不肯以子孫  
 繼于二兄夫與滅繼絕聖王所崇兄以一父之子而  
 忍其絕嗣豈肝腸如雪篤于孝友素自處厚道者之  
 幾微士文集 卷一 與陳二 四  
 宜出于口耶陸生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  
 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今三兄欲與二兄擇衆而不  
 和調六弟孝兄豈庖丁之妙用耶且孝兄與三兄原  
 爲異姓兄弟彼縱有過宜以正理面責不宜人前說  
 罵此則三兄向者之積失處也若孝兄原與二兄交  
 厚故二兄身後方肯以女妻其子今亦當終始此意  
 安死安生當一體視不當存祿積之愛先伯父所謂  
 慨懷其志氣者不可不勉耳某竊不自諒以爲此言  
 獻規諸君如水之平所以不避斧鉞而侃侃陳說

望諸君一採錫鑿使二兄繼嗣可立產案常守他日  
 相見地下各免慚慙而某亦無負知己之罪倘必一  
 人一見不肯爲死者稍委曲一二以完全其事將見  
 生者諒訟公庭少婦不得安居閨中泣市井笑話而  
 諸君名實俱喪某此時則惟有飲泣以告二兄之靈  
 而堅塞兩耳不敢與聞矣草率不盡願言

奇某先生書

世儼再拜致書于四丈某先生之侍者某與先生辱  
世誼有年近歲復承鴻謙欲引爲兄弟交同賤兄弟  
顧首于先君子享堂更欲修葺登堂拜母之義賤兄弟  
雖未敢與先生爲行輩然諱諱盛意如何可忘先生  
因易堂前輩所許爲家傑之士世人亦多以家傑目  
之如是即欲不自居于家傑不可得也其終始爲家  
傑之所爲所不自負生平爲前輩知人之累識世人  
之誦笑假若始終懸殊使議者并疑昔所許與者非  
真某士文集 卷一 齊豫一 究

是則不惟自喪生平且深負前輩矣此某之所以痛  
心疾首垂涕而欲爲先生道者也夫所謂家傑者明  
敏果斷無少猶豫常人所不能肩荷之事所不能割  
斷之情彼皆能之毫無難色一言重于九鼎朋友之  
信死生依之其素性如是不假勉強而然某嘗聞先  
生少年所爲庶幾似之復見先生所論左傳經世至  
石碯大義減親一篇與先仲父反覆辨論尤覺豪邁  
英發之氣迥出紙上竊謂先生當此自足方駕古人  
豈知其背馳耶先生今日不過二三乳臭翁事玩弄

于股掌之上俯首貼耳甘受欺誑顯然叛父逃至再  
三不能絕之舉之處之盡法乃倩人百計勸其歸家  
愛信愈篤幾欲事之如父而卒不能得其歡心檢掠  
一空復購手書搜取親厚之財旋以長往而益無所  
顧忌先生生平剛強豪邁不可馴之氣一旦委靡消  
散如脂如韋遂至此耶先生親許每月以米廿省給  
養令長媳乎其父母家可謂甚薄復同家兄三兩議  
定刻期送給乃兩月後遂顆粒不與寧多留與不肯  
子私落得半傭以供酒食諱淚費兩先生以獻惡白

真某士文集 卷一 齊豫二 罕

食其言其平素本末果何如乎且先生之子重負罪  
而屢不悛益賈之長之捷則從無小過而棄之飢之  
豈獨人心未平爲家督者晝夜自思能無愧怍于心  
乎自古貪罰無章國家等至于滅亡某又甚幸先生  
之抱才不得設施乃克勉天下蒼生之悞也向者令  
親家述其女嘗有不欲生之言或三日不一食某自  
思亦與有過昔類叔桃于爲周襄王納隗氏隗氏有  
罪王替之類叔桃乎曰我嘗使狄狄其怨我夫有罪  
猶怨況無罪而有怨者乎當令親未肯許字之日

先生托子政兄暨舍弟求之再四某復爲力薦成之  
及人資又家兄委齒開學始定推是數端則介恩或  
雖有過先生尙宜格外寬假以存吾四人顏面亦朋  
友如手足相爲顧衛之意政兄與先生爲垂髫交應  
兄弟謬承世誼更欲進之朋友之列外人咸謂言無  
不聽計無不從而孰知先生邇年受不肖子之浸潤  
疎吾四人有事惟恐或聞也嗚呼豪傑末年喪失生  
平而顛倒一至于此甚足悲矣昔衛武公九十進德  
詩人稱之先生視武公之年則甚少故某猶冀先生  
之終進德不負前輩之所期許也意切言狂罪當萬  
死

魏徵士文集

卷一 書集三

五

與伊萊仙書

嘗讀歐陽文忠與石公孫書謂凡人之相親者居則  
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  
常人之情爾然則君子之于朋友豈不更有道耶夫  
惟勤勤道寒溫而酒食遊戲相徵遂罔不可于朋友  
矣若有疑似之跡遂或信其似而不深白其疑又烏  
足稱朋友乎況了無可疑之事而或疑生于心則已  
自謂與彼友之交道焉何如耶是不謂之性憤之偏  
頗不可得也世儼自矜拘迂事物之來未能洞然漠  
魏徵士文集 卷一 書集一 五

然泥于中不化疑自生焉後承父兄訓迪朋友相規  
責日思損克至于今十許年而猶不能至于無也故  
疑之一病儼受之至深而知其害最惡因足下謬與  
儼有水乳之合恐其病亦或相同遂不覺及之非謂  
足下之果有是也足下初至翠微握手出肺肝相視  
卽風昔之交有所隱藏而未盡出于口者足下獨  
言之無隱及去歲家兄過上里失于入國問俗以爲  
南北都會可通行者而行之幾不滿物議足下亦直  
言之而止是足下固不以流俗待愚兄弟也愚敢忘

哉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越石父曰士誦子不知  
己而信于知己然則如明允所云百人譽之不加竊  
百人毀之不加諫始足臻朋友之道乎且夫疑者非  
特不能以交友也吾妄疑一友衆友即吾之疑反疑  
于我妄疑一事而舉手動足皆爲人所疑則吾之心  
將忡忡焉而無一刻之寧處甚至疾病于是乎生怨  
滿于是乎聚故疑之不可不去也如是是以儼欲與  
足下共偶而明之更與同志君子交相矚焉不獨吾  
二人以爲師保已矣

魏徵士文集

卷一 秦仙二

三

復賴子彥先生書

某頓首竊謂天下事有不可豫知者天爲之也雖然  
天亦視人所爲耳某不審先生昔者能知有今日之  
憂勞否不能知今日之憂勞則後此之安樂休養天  
必視先生之心與所爲而爲之其久暫遲速又遺今  
日所知哉故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且夫天將大憚  
之人嘗莫不由于大屈古之若此者往往而然當其  
抑鬱無聊自謂已矣人亦謂其已夫一旦志舒意得  
已則似取諸囊中之易易人則驚而攝之以爲異數  
其實素所分定也天下之大事且然況小者耶孔子  
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亦徒爲之言不可求也而太史  
公貨殖傳載騶夷子皮白圭猗頓之徒則皆以求而  
得何耶夫孔子以道不求而曰不可求蘇以功成身  
退用其報吳之餘智小施于富故再舉而再散蓋其  
所以求之得之者與猗頓輩則又有殊也今先生折  
閱殆盡而多積通夙夜憂勤欲求全信義以不負于  
人是非徒自求富者先生之求富所以求全信義也  
以視乎居慷慨之名懷漫恣意負累他人而懷然自

魏徵士文集

卷一 賴子

四

附錄之傳不愧不作于心者其相去豈啻逖哉然則盡人事以盡天天必不負先生全信義之心至若焦心勞慮抑鬱憂忿徒傷神志智者不爲也幸哉

與友人書

去歲小力歸自採桑述諸郎君相率奔馬下山麓翁聞之驚駭蓋以諸郎君平素事親極恭先生家教甚嚴不宜有此積誠于中屢欲作札奉詢懇懇未同之嫌恐反致罪故遲抑至今前途聞偶獲接教宛如春風披拂不覺吐露當承語以肝膈第不自量從修片陳更辱即時裁答似以弟爲有足採者第又烏敢不竭愚誠昔人云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是必與其父子皆相知所謂羣紀之交者也倘獨與其子爲友烏可

矣差慈之說于其父之前乎勢必謂有所偏着而不入矣然則爲父之友不能以孝之道進其子亦猶是耳蓋自處家庭骨肉難而處人家庭骨肉尤難弟叨先生愛自垂矜館翠微時至今皆爲人祖每遇必歡欣談讌可謂數十年之交而諸郎君見則拱揖後遂鮮他語故弟以孝之說進郎君若不若以慈之說進先生也傳釋文王之詩曰爲人父止于慈觀止之一字似慈之外更無剩義先伯父日錄有云妻未至于可出子未至于可殺齊家者大費調停觀大費調停四

字則內有許多委曲許多容忍且必忍人所極難忍  
曲人所不能曲未可一毫徑行于其間此處骨月  
之變用心甚苦而不得不如是者也故曰齊家難而  
治國易蓋治國可一繩以法而齊家或有時理不可  
得而論此所以難也先生聰明絕倫常自匠心創製  
皆書史所未載莫不動中矩矱庸庸之理待允宜  
之耶特是區區之愚未能自己伏乞諒宥不盡  
吳子政曰此正謙格致之文也吁無可尚矣蓋爲  
谷積誠已久是以發得如此委曲篤切知虛心受  
教教士文集 卷一 與友二 五

善者從之不旋踵矣

顧二如曰孟子言臣視君如寇讎未嘗有所幹旋  
後人讀之惟知鉅砭其君而于逼臣下之義未盡  
此文前段極力幹旋始以慈之道進其父人子苟  
有心肝必知此爲父言之也况父而忍人難忍曲  
人不能曲子道尚可問耶

與山降書

貴山近事鄉愚刁頑無知一至于此使人髮豎卽擬  
造候又恐台駕外出是以趾齋前而復却也弟與朋  
友兄弟開論或寄札城中未嘗不以奸未可長紀獨  
風俗宜正爲亟亟特自揣言輕未足重于世可助一  
臂力爲深愧耳相傳先生欲堅執已見不聽親友之  
言少委曲其間竊私竊之蓋從來未有不聽忠告而  
成事者故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又  
曰當局者迷旁觀者醒以諸葛武侯之才猶集衆思  
以廣忠益矧其下焉者乎昔漢高祖出金恣陳平所爲  
不問出入聽張良附耳躡足之諫以封信非此二者  
則項羽不可得而滅故昌黎稱其能費少財收大利  
而史讚其從善如轉丸且夫事變之來無方豈一人  
之智所能逆料獅子搏兔亦用全力是以左邱明日  
敵無小蜂蠆有毒幸毋以鄉棍之伎倆不足畏致反  
縱刁風則蜂蠆之智或有時勝于人矣奈弟隴山之  
誼復事關風化不覺意切言狂并祈諒宥不盡  
方堂楊夫子曰懇款之意可掬

復會非徐書

詩曰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大凡朋友閒居講貫必須以中和爲先然後心境昭然于理無所不燭于事無所不通故受者成激歎欣聽者心曠神怡如聞晨鐘頓發深省惟恐言之或盡蹤跡之或疎朝夕不倦白首無間甚矣中和之能誓服于人而人之受制于中和遠勝于雷霆斧鉞之威也倘有好勝之意藏諸胸中而外假責善講貫之名實欲效春秋之權吾甲兵則爭端必起于事理毫無所建明徒出疾言遽色不

魏徵士文集

卷一 復會

五

足爲後生法如吾二人之論以直報怨先生以一廉字相規某卽以一僻字奉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與助苗長者何異與講貫何有哉歸途甚晦至黃昏得捧手示開讀又何其平耶平則可與駁議雖十反是所願矣某再拜

吳子政曰是一則好語錄

與友人書

君子惟致力于所可求故志必可赴功與效相因而至而所求而不得而或至抑鬱以致于病某固願足下之毋竭心思于不可求之人爵也且天爵者人人之所必當求者也求之而必可得者也有無之又足以爲吾身重輕至于人爵雖足以炫耀世俗之耳目烏足以損益于吾之天爵于從來公卿大夫不可算數計然而顯名而得傳至于人者可損數也異哉而無聞者多也滋後世之罵世者亦多也夫古之聖賢

魏徵士文集

卷一 友人

卒

豈不有居尊榮者哉然皆以道德而致爵位未見爵位之足以致道德也今足下乃不以欺久要之友爲無忠信而徒以未得涓埃之人爵嘗抑鬱于中而幾至于病某予以知足下異于君子者矣



同兄弟答十靜山書

裴承謬採虛聲輒輕舉玉趾頃蓋同如舊相識環黃  
荒山追叙愚父子叔姪與尊先公羣紀之誼遂啓先  
人享堂下拜涕洟生死交情靡不畢至愚兄弟其何  
以克堪乃鴻篇長箋先後疊降又復推許踰量愈深  
悚惕東坡云人嗜昌黎羊齋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愚  
兄弟其亦先生之昌黎羊齋乎雖然愚兄弟廢棄于  
時不過草野一布衣耳先生抱長才虛衷好學方將  
出而大展于世且尊先生嘗著續陝洛湖湘之間報

魏敬士文集

卷一

同兄一

本

最而升諸朝未盡其用先生復躋居十有餘年方壯  
輒不更娶獨身遨遊四方其志當必有在是則今之  
燕京古之三川也先生宜汲汲驅車其地以繼尊  
先公之業而廣大之乃道達僻鄉巖穴與二三散誕  
之人流連不置抑又何耶先生曾爲子道尊先公蒞  
武昌時有先朝裔孫鼎章後爲高僧迎養官舍敬奉  
之久而爾駕人亦不知其所以然豈先生乃不欲繼  
其富貴而樂其高脫之志乎雖然愚兄弟嘗從先伯  
父讀左氏傳見列國賢者相遺每欲詩以效箴規且

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牛旣不我藥今而後惟與藥  
而不與疾則幸甚幸甚



魏敬士文集

卷一

同兄一

本



答孔鍾英鍾叙書

世儔再拜鍾英鍾叙足下竊常謂五倫之中惟師友似無所繫屬蓋父生之君顯之兄弟自幼至長無所間闊夫婦日相親暱獨師友非爲童子時授句讀而聚處一堂者則或遠在數百十里千萬里甚至一握手而終身不再見其果何所繫屬也乃傳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又曰四倫所不能通者朋友能通之則又似有所專重矣嗟夫君父兄弟夫婦共賢否皆隨所遇而不可強違若師友必慕其德行欽其才識服

樂教士文集

卷一

答孔一

六三

其學業又或聆一言而終身被服無窮神交而私淑不置于是或師焉或友焉皆出于中心之誠然故古人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夫死生貴賤之際固難言矣然所爲門地迥殊而無嫌隙明異世而不變者以其相知者深耳故雖千萬里之外如聚首一堂是不在跡而在乎心矣足下來書有數百里數年離索之慨猶未離乎跡之說也世儔自先君見背後無一善狀三年癯三幼子兼時有功繼之歲與會大減往日因憶鍾英

宿石閣同孝則簪數唱猶敲門吁起烹茗暢談鍾叙下翠微山麓夕陽在野携手緜緜若不勝惜者未知今更若何也

樂教士文集

卷一

答孔二

六四



論

周公論

箕子封朝辭論

晉文公論

魯公子子無疆國論

子西子產論

商鞅兵起論

齊威王論

秦始皇扶蘇論

漢昭帝論

耿介論

焚諫草論

諸葛武侯論

宋太祖收兵權論

熙寧起楊徽之論

魏徵士文集

卷二 論目

十一

宋太祖徵令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論

賜曹彬錢五十萬論

程頤諫哲宗折柳枝論

代宗誅魚朝恩論

魏徵士文集卷之二

論

寧都魏世儼徵士著

周公論

周公其可謂至友于兄弟矣武王有疾則所以身代  
 死君臣兄弟如一身焉然則管叔何以誅昔者桀處  
 問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法不可廢天子猶不能免其父  
 冢幸豈能免其兄哉金縢之書曰無廢天之降寶命  
 魏徵士文集 卷二 周公 一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此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  
 說也後之人誠知乎代武王之說則可無疑於諫管  
 叔之說矣苟利宗社管叔及身皆可死也寧有二乎  
 吾故于管叔之誅曰周公其可謂至友於兄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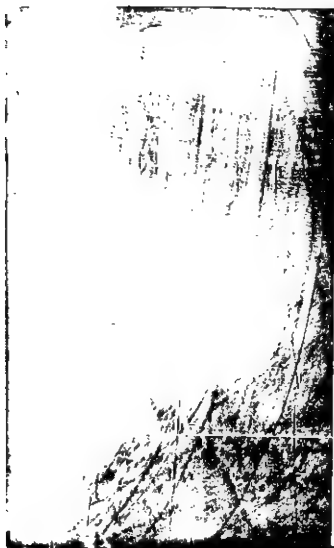
箕子封朝鮮論

聖人所爲無非愛民之心故武王之伐紂箕子之王朝鮮其功一也武王不以取天下爲利箕子豈以封朝鮮爲榮哉然箕子所以受封不辭者蓋武王不忍以中國之民塗毒于紂箕子又豈忍以近中國之朝鮮而不使知仁義以無異于禽獸耶不然則武王之所以待箕子者薄矣太公周公皆得居中國爲方伯連帥輔政周室箕子固傳洪範者也而乃獨以夷狄之地封之豈武王所以重道之意耶金履祥曰書云惟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于武王上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夫使武王而果不臣箕子也雖朝鮮亦不以封使箕子而果不臣于武王也雖武王封之朝鮮而亦不受大臣之不臣之固不在中國夷狄而在其封與受也且箕子自朝鮮而朝于周見季秀之詩矣朝于周豈不臣者之事哉予聞朝鮮風俗至今猶道不拾遺其國中衣冠文物不改故使者至往往流涕嗚咽有季秀之遺風嗚呼箕子之功何其遠也

晉文公論

晉文公之役國而霸諸侯也人莫不曰有趙衰狐偃之佐吾則曰文公惟能忠孝是以得賢佐以得人心何以明之驪姬之難晉伐重耳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遂與趙衰狐偃五人出奔翟今夫狐趙晉之義士也使文公不奔而以蒲城之人相校則衰偃必舍之他往豈肯從稱兵拒父之人以幾倖于功名哉或曰文公是時曠苟可勝則可以明驪姬之惡于獻公殊優施二五之徒申生之仇以雪而君父之讐且以幹此反經而合于道者衰偃亦或不舍之矣余應之曰稱兵拒父天下之大惡也趙鞅清君側之惡春秋非之而衰偃顧爲之子且衰偃同輔文公以忠孝而後成其霸者也獻公之喪秦使謂得國恒子斯狐偃曰孺子其辭焉父死之謂何又固以爲利秦伯享文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文公仁親而尊王忠孝之大又皆衰偃實有以啟之而要非文公于始奔之時卽知君臣父子之

大義則衰假之善言亦必不發且更無出而發鳴呼  
惠之不能終有晉也以忌刻而文之終得復晉而霸  
也以忠卒惠之于屈也不能守然後盟而行使屈人  
如蒲城之欲戰則可以守而惠必相較而不行矣是  
故惠非文匹也其臣呂甥卻芮不見及此又豈孤趙  
之匹哉



曹公子子威讓國論

自春秋至于今數千百年人每高曹子威讓國之義  
予竊以爲未然昔子欲禪位子之子之雖非其人  
固未嘗如負芻之有欲逆大惡執逆大惡之人讓國  
與之而可以謂義乎周公以管蔡危周遂誅之以義  
斷也負芻既弑太子諸侯方討其罪而子威堅欲以  
國讓之至于逆以待其定位而後出且夫以負芻之  
大逆人將不食其餘曹之先祖豈復享其祀是振鐸  
之祀因子威而絕不彜孰大焉使子威不讓卽位而  
魏教士文集 卷二 讓國 五  
誅負芻上可以安祖父下可以慰國人終可以止此  
爲負芻者知人謀不可以竊國而故太子亦得以雪  
恨而君臣之義正有合于孔子春秋之旨或曰子威  
卽且爲君誅亂賊之後再讓賢公子明已非貪位之  
故亦可也



子西子產論

有涉不忠之跡而實爲大忠涉不孝之跡而實爲大孝爲之者其心苦矣西宮之難盜殺子駟于國子耳初鄭伯入于北宮子西聞盜不僕而出尸而追盜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夫子產當君父之難泰然若不足恤而惟群司府庫足視其于亂臣賊子何以異哉乃其後帥十七乘之衆攻盜盡殺之報父仇而定君國之亂則又非聞難倉皇急遽之忠臣孝子使賊不卽討者可得而比矣

魏敬士文集

卷一百一

六

且夫以一朝而盜殺鄭執政司馬司空其國人有不愛懼者乎使子產復如子西倉皇之爲國人將驚散不可得而用則仇不可得而報宗可滅國可亂子產審之悉故其痛父之心抑于中而不放出而外故爲同服周詳以示賊不足憂所以鎮定國人而使之助成其事寧自涉于不忠不孝之跡而不避嗚呼子產之心蓋亦苦矣古人謂不守節不能達節不達節亦不能守節孔子稱子產爲惠人是益足信庀群司閉府庫之爲非爲臣妾器用計矣

商鞅吳起

商鞅吳起之死人皆以摩于刑公子虔招不急之官嗚呼豈其然哉從來殘暴少恩之人鮮有能保首領以沒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然則鞅雖不刑太子之師傅起雖不廢公族疎遠者亦烏能免于禍哉古者謂鞅起之所以能成功于秦楚在丁不畏強禦貴賤一法而具口驅則在于殘暴少恩夫申不害與鞅俱好刑名之學申子數名實不同于鞅故相韓十五年考終無害而鞅之自致于車裂族誅又何疑哉古故以鞅之死不聲于刑公子虔黥公孫賈之日而管下給公子卬決四威陽水盡赤之時也吳起殺妻求將起起之死法矣然起雖殘暴少恩其塗毒人不若鞅之甚故誅止其身傳曰天道好還使鞅當日卽聽趙良之言歸所封十五邑灌園于鄺或遂逃而之齊楚乘孝公未捐賈客脫公子虔之難亦必不能保其身家于不滅昔韓非未稍得志而亦死于獄豈盡持蜀不止之過歟非一出卽欲傾其宗國此李斯所以能殺之也然則鞅之死于度起死于楚非死于李斯非度

魏敬士文集

卷一百一

七

楚斯殺之天實使之然也

三

韓非子集解

卷十 說地

八



齊威王論

子夏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卑聞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選左右之大者也左右之大者可任則其餘十之百之者皆可信而任之豈用心于察察之明哉齊威王之左右皆小人之黨也初不能于左右之大者選舉得人故舉阿大夫而毀節墨大夫雖終用其察察之明誅賞不測亦小智焉耳大智者必善得其左右之大者也夫威王之左右不能爲節墨大夫之朋而爲阿大夫之黨則

韓非子集解

卷十 齊威

九



多頗有阿父之風矣

秦始皇扶蘇論

嗟夫戰國之君齊威燕昭趙武蓋去矣其餘乘軒錫爵執桓信數蒲以子誦百姓者莫非沐猴而冠鼠而人拱孰能布政令任賢才撫御其民以爭衡天下乎此秦所以得強千一時也始皇之才力足以兼并六國而其自處則甚于六國之君殘暴生民殺戮良臣夫是以不欲扶蘇之爲其嗣承其祚而故使斯高嫪毐殺之也李斯趙高既立胡亥自以爲得計而可長保富貴利權矣豈知斯亦遂備五刑就夷城哉此又魏敬士文集卷二始皇扶蘇十

大之所以報李斯也吾意小人之于其黨當其同謀時出歸肝腦生死雖父子兄弟所不能及迨其爭權利則反相擠擊若寇仇之不相容豈驚刻毒真可得而解如閻椒之于鴛鴦趙高之于李斯亦足鑒矣蓋大以二世斯高報始皇以趙高報二世李斯而又以子嬰報趙高小人轉相報殺不絕不止人亦何爲而與于小人之黨哉而吾獨惜乎扶蘇之生之不幸也

漢昭帝論

嘗讀漢史嘆昭帝賢過成王而伊霍未可以並稱也霍光能誅昌邑下田延年獄滅忠貞不阿其黨皆伊尹之爲也乃爵其子孫封三侯五二千戶且納女于帝豈顯毒后之惡豈有君不賢而廢之妻有罪而處臣之友犯法而刑之子無功而濫爵之之尹者乎昭帝前十四能辨光之忠折上官桀之詐似與成王邈周公事畧同雖然豈可同日語哉夫以周公之聖爲叔父佐武王平定天下而于流言之起不能弭謗以安公至公居東二年天降僂禾拔木之異政金縢

而始復公于周使昭帝如成王則上官桀之徒將必稱兵作亂殺霍光金日磾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危漢宗社乃昭帝于殿陛之間忠邪立辨無毫髮之足以惑其心止禍亂于未萌是其明智果毅信賢折奸過于成王豈止倍蓰哉設管蔡于流言之後當公居東之久糾私黨以害公克流言之極而矯詔以殺公則亦安能待王之欺書而泣後迎公哉夫成王生于盛周席累代之聖訓又有賢臣爲之佐生十四年而爲



君更七年而親政享國三十七年而始克紹文武之  
統是其親政之時年已二十有一矣而已嘗昭帝崩  
之年然則昭帝十四歲能辨光榮之忠詐便成于不  
承年如昭帝是公終于流言而文武之業繁矣蓋氏  
日昭帝爲天子未逾月恩澤下布于海內以武帝之  
猛厲昭帝承之所輔惟霍光輩而政治已如是世之  
論者以成王爲賢而昭帝乃不得與文景並稱其矣  
夫世之耳食者多也石碣殺州吁而誅厚定衛亂置  
君歸老嗚呼此伊尹則公之心也

耿弇論

嗚呼事之成也以時而兵之強也以義用之正則爲  
榮傑用之不正則自取亂賊之名而至于敗于故漢  
高之興在于爲義帝發喪羽之亡始于結義帝何者  
義所不在天下不與也而強弱分焉耿弇帥上谷之  
兵歸光武蓋義且智矣况之事奔是亂賊也其時况  
之兵未嘗加損况父子之才未嘗不如是也及弇歸  
光武未嘗益也而何以爲莽臣則盜權焉有危亡之  
懼歸光武則戰必克攻必取成振古之勲名于數年  
之間是豈其兵之有先弱後強哉無他義不義之故  
也嗚呼光武不得弇無以收東漢之業命不遇光武  
無以昭其用而垂名于後世夫英雄豪傑何代無之  
遭世無光武之主以致事非其人或老死于溝壑之  
中而無聞者又可勝道哉

焚諫草論

諫而焚其草可以取悅當世之君不獨于刑禍可以欺後之人卽尸位素餐未敢數犯君顏而謂吾百諫而百焚其草人亦易得而考之且夫愛君者何必出于焚諫草也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仲虺美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然則爲君者豈在無過而後乃爲賢哉豈改過從諫之特爲賢也夫旣以改過從諫而後爲賢則不焚諫草者乃所以彰君之善若必掩其君之

魏徵士文集

卷二 諫草

十四

過而爲忠則陳賈賢于龍逢比干達矣且使吾君諫而不聽尚宜糾合同僚之忠直者昌言于朝冀其必改而後止雖流竄殺身有所不屑顧又何得以焚諫草掩其過塞一己之責而遂已哉嗟夫孔光當漢成之時位極三公不能盡言諍諍以補衣職之闕後貪位顧祿不忍歸老田畝劉輔之死光豈得不愧乃假以焚諫草不彰君過奸忠直爲辭若謂已屢諫焚草而人莫可得而知者吾誰欺乎後之君子尚論古人以龍逢比干爲足法耶以孔光輩爲足法耶如以孔

光之賢過于龍逢比干則無務夫敦諤諤之節焚諫草可也

魏徵士文集

卷二 諫草二

十五



諸葛武侯論

漢諸葛亮與魯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先主伐  
吳而敗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亮使東  
行必不傾危矣嗟夫亮果何爲而有是言也說者曰  
亮獨非先主之臣乎哉何爲思既死之孝直也當諫  
則諫孝直雖在亮亦無容委其責于他人以亮言而  
謝誤國之失亮之負先主者甚矣嗚呼是豈知亮者  
哉夫伐吳之役先主還一往之忿不度于理不察于  
勢亮爲愛君之人知成敗之計者豈獨暗于此而不  
就敬士文集 卷二 諸葛一 七  
一語耶吾意其必諫而不聽也說者又曰亮諫主不  
聽史何以不書秦宓諫天時不利則書矣何獨于亮  
不書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此大臣宰相之事也人不得而知之史安得  
而書之後之人既諫而焚其章者多有亮之用心亦  
若是已矣豈欲人之知之見已賢以重別君過惡也  
哉今天宗社之讎與殺羽之耻此其輕重雖計愚者  
亦知之瑾之遺腹疑若爲孫權遊說向趙雲亦言國  
賊在曹不在權亮固獨暗而不一言耶吾故曰無如

先主之忿而不聽也蓋不得已而托辭于孝直之  
言若以罪已之未嘗諫者嗚呼亮之爲心亦可謂忠  
厚之至也已

魏敬士文集

卷二

諸葛二

七



宋太祖收兵權論

救弊之爲非可法子孫而垂萬世者時之身頃附于  
可以殺人當其病而用之亦可以生人烏喙甘遂寒  
熱疾未作而先服之且殺人矣世主知此然後能取  
利除害治天下而無弊也嘗考宋太祖用朝官監諸  
路財賦並運使置通判以分藩鎮之權不使下大  
不掉之禍滅萬世子孫不易之法也至若收兵權擇  
諸道驍勇率于京師此數者不過懲五季主弱臣強  
之弊非後世可效而法者後世仍祖制而不審其初

魏徵士文集

卷二

收兵

十八

爲救弊之爲故選鎮日衰而契丹西夏橫行而不能  
制也嗚呼是豈太祖之過哉太祖當五季之時目睹  
臣之易置其君如反覆手之易而不守信等又行周  
之故舊既可據太祖以奪周即可得據他人以奪宋  
故太祖之收兵權正如身頃附子有時足以生人者  
也太祖之收兵權蓋即收周故舊之兵權非盡收臣  
下之兵皆歸諸已而自將之也且以之則必有與之  
者矣雖趙普諫止符彥卿而禁族豈遂無將以統之  
耶况慕容延釗後復用之爲都督以平荆湘是昔日

之收之兵者未始不可更今之將兵也論者不察漢  
高帝忍誅戮功臣所以致諸將之反宋祖仁厚而安  
非之以致天下之治豈不妄哉

魏徵士文集

卷二

十九

黜鄭起楊徽之論

鄭起楊徽之事未著而先知其真知幾者乎周宋祖握兵柄起徽之上言匡 不宜久典兵 其後宋祖竟篡周有天下傳曰爲已之婦則微其晉人也晉意宋祖既爲天子必首求二人而用之而竟出之何耶且大自起徽之言之黜之固得其宜爾彼力言匡 不宜久典兵誠所謂盡忠周室不自爲謀乃宋祖篡周而黜然反面事仇荷圖爵祿是將于榮利而失其本心也豈起徽之能知幾于宋祖未篡之先獨不

能知幾于黜已之先耶其取辱也不亦宜哉雖然爲起徽之言之也亦起徽之之不幸也起徽之之才未始不可用又未必不爲宋祖用而宋祖于建國之初乃不以人才爲首務隆修言已之舊德使宋祖以起徽之不忠于周薄其行義則二人雖致之死地無憾後世亦可以無議然而陳橋之事受遺詔輔幼君者又何說也此吾所以際咎乎宋祖而具有天下所以不若漢唐之盛也歟

宋太祖欲令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論

夫爲文臣者廣讀書史通古今治亂之道佐天子以守衛社稷者也爲武臣者犯霜露頭白刃出萬里于

一生奉君命以扞牧閭者是文武者各有所以然守其一而不通其二則不能無弊文臣而不知武則失于懦弱武臣不知讀書則鄙野犯上而不知禮法而武臣之弊爲尤甚昔宋太祖欲令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其意可謂深遠矣今夫書者載古先聖王之

道君臣之義治天下之本而上下等威法律制度之所自出也皆書讀之則可化以爲明鄙野者讀之則可化爲有禮夫明而後能通治道有禮而後能久居其位武臣性多蠻悍不識禮法越制度唐唐用逆敬德於功爭坐至陵皇叔道宗于朝太宗曲意赦之此雖保全功臣之道而未免失國法周亞夫頑尚方取著景帝以其懷執非少主臣終以此殺之此于法似正而殘害功臣之名不可居然則國法與功臣一舉而兩全者莫過于武臣之讀書也此宋太祖之意

也呂蒙爲將孫權勸之學曰吾在軍中未嘗一日廢書其亦此意也夫

賜曹彬錢五十萬諭

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莫不有賞罰之典而賞罰信則民信之賞罰不信則人之善惡功過皆無所勸懲而國不可治是故人君賞罰不可不慎之于始也昔唐太宗赦大辟之囚三百宋太祖許曹彬之使相不與二君之賞罰皆未能用信矣雖然太宗之過猶可說也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夫太宗之赦囚雖非用罰之正道而亦有符于書傳之意若宋太祖則非魏徵杜牧集卷二賜曹彬錢五十萬諭三

矣當李煜之未克也則許彬以使相及既克煜則又收使相之命而多賜以錢夫駕馭之術欲以爵祿以待貪鷙如布越者則可若彬者儒將也雖不計以使相亦將竭力克煜既許之矣又何必留以待縱恩之正雖然觀彬之處此而彬之爲人益足賢矣彼宋太祖亦何爲而出于是哉豈可謂善將將者乎

程順諫哲宗折柳枝論

人臣之諫其君者欲其聽吾言而改過也諫而使之  
不聽則無取乎諫且以增君之過而博吾直諫之名  
其罪大矣蓋自古人君之惡逢迎則誘起千小人而  
煩苛愈束至不得自堪往往激成于君子彼其初是  
有畏君子之心也而未敢決裂肆其暴厲及君子迫  
蹙之使無以自容則反悍然不顧極其恣睢以與君  
爭爲能而快小人之意嗚呼此皆君子之過也程順  
生之大儒學聖人之道者而顧亦如是乎傳曰惟善  
人能受盡言一言一動皆合于義者惟聖人能之哲  
宗昏至也當是之時哲宗之身其大且要者所欲諫  
正本可復舉而何暇及于折柳之微耶記曰方長不  
折此亦推及仁者愛物之至耳而望之哲宗其亦迂  
甚矣夫載臆以車馬樂驕以鐘鼓未有不驚而走者  
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柳氏曰周公教成王必不遂  
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  
急則敗矣噫以成王之賢而猶不可如是而況哲宗  
者乎

魏徵士文集

卷二 聖訓

二四

代宗諫魚朝恩論

能使戎狄以攻戎狄盜賊以攻盜賊退之日及其爭  
權利則反相賊害是足知除權臣而不致亂天下之  
道矣且夫爲人君而不能有威以內懷其輔以至于  
驕蹇不可制則其禍尤烈于戎狄盜賊而謀之之機  
亦宜十倍于謀盜賊戎狄也蓋戎狄盜賊之患至在  
外有猛將甲兵爲之防山陵關塞之限權臣之禍中  
起動靜皆其所察我之藉亦彼之資謀之不善則干  
身喪社稷然而以金玉得祿餌其黨使相與圖之則  
其禍之易得又不同于戎狄盜賊矣主先厚結呂布  
以誅董卓代宗用元載重賂周皓立甫溫以擒繼魚  
朝恩二者知用小人除小人之道此其所以濟也乃  
允誅卓未幾而天下大亂唐誅朝恩而晏然何哉夫  
代宗既誅朝恩心林楊焉惟恐其黨與之爲變而先  
則誅卓而囑謂其下皆無能爲此成敗所以不相侔  
也雖然允不慎于終而代宗亦不慎于始當劉希暉  
頗覺上意異以告朝恩不危乎然則代宗之不如  
高貴鄉公之刀出于背蓋亦大幸矣哉

魏徵士文集

卷二 聖訓

二五

孫敬士文集卷三目

序

送吳子政之浙江省墓序

奉送勾庭仲父遊三吳序

彭躬菴先生七十序

送長兄下江南序

代祝曾式猷先生五十一歲序

送梁質人歸南豐序

贈賴晉公序

外舅曾止山先生六十一歲序

曾有功五十一歲序

寓別賴晉公序

孫敬士文集卷三目

贈孔維敘序

李元仲先生八十序

賴維敘詩序

贈吳子政遷墓祖塋

盧孝則三十一序

贈伊葛仙序

甘中素三十序

送梁子遊江南序

贈適菴大師序

胡若木四十初度序

邱敏齋夫子六十文一序

送外舅客浙江李中丞序

送長兄再之江南遊金陵序

雷廣鳳先生七十序

鄧日初目翠微歸序

送兄之燕京序

賴母彭太君六十序

謝母施太君七十序

送吳子政省弟序

張孺子五十序

歐子園四十序

阮時生詩集序

送孔英尚北遊序

彭彥備四十一歲序

長兄三十又一序

贈歐上聞賴晉公沈仲孚歸會昌序

王子玉三十序

孔昭文五十序

贈吳子政繼前學歐歸池州序

贈陸臻素序

顧景范先生六十序

孫敬士文集卷三目

盧牧之六十初度序

黎子卿六十序

贈王仲立序

秋樓文集序

析長兒產序



劉敬士文集卷之三

序

平都魏世儼敬士著

送吳子政之浙江省墓序

戊午六月吳子政將省墓河洛過諸父夜語子政聞其言皆篤論也吳子棲貞多氣義志操堅苦于自

幼知其賢近年益心服之蓋吳子自壬子後從其尊君子僑客者數歲質廩墓三年凡七易歲計二千四百幾十日而始一歸歸不二伯日又復買舟南下瞻

劉敬士文集卷之三 子政一

可謂孝矣孟子曰有妻則慕妻子吳子其何如乎

吳子之父秉季先生性忠孝居易堂中諸先生俱

相友善及微聞其太翁信遂拂衣往述之于四方累

歲不獲而竟卒河洛嗚呼此天之所以生吳子耶吳

子生平不治舉子業然勤于經史古文爲有益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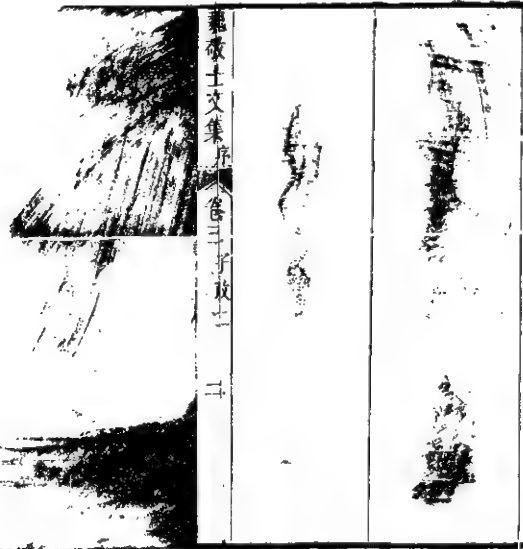
之學業將以述祖之事繼父之志其孝有大于庸

者昔柳子厚春秋時饗顧盼無後繼懷然欲戲而愧

然于兒隸庸丐寒食上邱墓之感吳子今年三十有

九尊祖以下惟吳子一人則嗣續不爲不重其可以

無念于省墓而速歸則子之願也而孝道于是乎乃可無聞言矣



劉敬士文集卷之三 子政一

二

奉送刁庭仲父遊三吳序

竊怪釋念氏論柳子厚曰文學辭章傳於後雖使爲將相於當時不以彼易此吁此爲庸將相言之也夫立廟堂之上爲天子心膂進賢才而退不肖致君爲仁明之君民皆得被其化澤刑政和平無水旱之災盜賊之患邊境寧靖道不拾遺其或輔主剪除僭亂救生民於水火之中創業垂統或如夏歷周方叔召虎漢鄧禹諸葛亮唐郭子儀李光弼之功業赫赫與天地不泯豈文人隱士傳名于後世者足以較其輕重乎世以古文辭隱節爲子仲父幸者儼竊以爲非幸也甚矣乎子仲父之不幸特以文章見也或曰仲父之齒未也辟七十而始遇少康太公望八十而始有後車之載蓋有時焉然則儼所謂令仲父之下者者烏見其幾于不幸乎茲于仲父之遊三吳也敬以是言

彭躬菴先生七十序

南昌彭躬菴先生以乙酉徙家于吾邑

與吾父諸

父定兄弟交屏居三十餘年吾以爲先生身隱者也己未仲冬吾父五十一之辰先生往舉微旬有三日偃侍奉左右每晨起輒至先生所先生或未起儼同友人坐他室忽聞先生喘喘太息儼趨至牀側見先生伏枕將起予小子疑而不敢遽問明晨又如是小子乃屏息而前曰先生何爲方起而嘆也先生沉吟不言儼退不敢復問少頃刁庭伯父至先生乃頓伯父而謂儼曰吾之所以屢嚶嚶者蓋思天下大矣何其無濟世之人也吾于是而乃知先生之心也夫隱者視天下爲不可同群游于世者浮沉而不止二者交識至先生而其論可以息矣踰月也爲先生七十嘏夫先生七十且然惜小子生晚不及見先生之壯狀而壯者其何以加哉

送長兄下江南序

吾兄第三人儼性最曾長兄少有奇氣不同常見三  
四歲時能歌詩楚辭於衆客前爲揚州十歲能詩  
文更二三歲詩文井井可觀矣十四五歲遂立志居  
窮山奉緇讀古書文性勇往於義當爲則奮不顧身  
有得於吾嚴君之意甲寅冬嚴君命弔故人於新城  
自是兄僕僕走道途大抵皆義所當爲者也去年秋  
從仲父爲江南遊困道吉安不能進二月歸家省親  
出人皆由虎豹之窟犯鋒刃扳斗絕狼狽之徑不旬  
日往從仲父及聞母病復歸而今又束裝南行嗚呼  
長兄之勤可謂至矣獨恨儼不肖生十六年卽米鹽  
凌雜事不能少代父母勞以視長兄豈得自比於人  
哉大人嘗謂兄在家吾方有暇時儼知兄雖樂從仲  
父遊而娛侍麾下之意不肯少寬冬春之際其將翩  
然而來歸也 儼於家 其敢不自力乎

魏教士文集 卷三 長兄一 五

代祝曾式穀先生五十一歲序

癸亥季秋二十四日爲吾式穀曾先生五十有一子  
是諸門下士先日咸詣先生所請執事先生曰吾自  
幼寡樂今雖五十年多隱憂難以告語惟抱愧胸臆  
間諸生何以壽我爲同門士遠迎黜黜而退其頓首  
再拜而前曰惟先生其乃可無愧先生其何不可以  
爲壽先生之隱憂此乃先生德之醇也先生益受人  
不足者也某聞之受人不足者受天必有餘雖然先  
生之隱憂豈先生之所得已哉如先生不有憂而不  
魏教士文集 卷三 官五十一 六

抱愧于中非先生之自處矣莊生曰盡人事以聽天  
先生既能盡人事然則天之所以佑助先生者殆將  
無窮期乎奚待某之爲言也第某事先生久沐教誨  
之德深先生之母又爲某之曾祖姑遂以親戚故知  
先生事甚悉先生孝于母嘗能委曲事其兄子弟則  
教育如己子燕父師之道愛而能勞惟欲其學業之  
成足以表見于世始快于厥心此獨先生之弟與某  
知之衆人固不得而知也此某所謂先生可無愧也  
而先生猶自以爲愧是亦可以知先生之心與其遇

爲常人之所難幾及者先生何必不爲壽也然而門  
 下士必欲爲先生壽而不能自己者又非止此也先  
 生有古師之風焉今天人之爲師者多如僞王者之  
 計丁而得資一歲之後了無關切卽一歲之中亦未  
 必盡忠誠以訓導之甚至有誘以爲邪僻之爲者此  
 固不足爲先生道先生之于門弟子引其善哀矜  
 懲創其過皆不足以盡先生之至情某嘗見先生于  
 門下士不幸教誨之際勤勤懇懇幾欲涕零雖慈父  
 兄之愛子弟不是過也更歲來謂復教勉不能如未

魏家上文集序 卷三 曾五十二

七

離西丈時斯先生之所不同于今之師而可躋于古  
 之爲師者門下士又烏敢以事今之師事先生哉語  
 曰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今之師其誰足以當之乎某  
 竊謂先生當服官政之年猶屈弟子員中未升諸師  
 廟推事親者事君慈愛諸門下士者以慈愛諸百姓  
 然先生既能孝友挽師道之已墜有功世道天其必  
 爵建先生使引年升諸廊廟而行其志也矣某敢于  
 懸弧之日獻不文辭以侑一觴歸太僕謂祝人之壽  
 而稱其德古人謂之善頌善禱某之不敢爲祝言者

其亦竊附于斯義也歟

魏家上文集 卷三 曾五十二

八



送梁質人歸南豐序

往梁君質人從遊於彭躬菴先生間過琴徵子時爲童子未與人接後稍長得識梁君見其狀貌是稱男子予甚敬之而梁君自甲寅後奔走馳驅於四方過家門不得入者且四五年又何能更至琴徵相與論交予是不惟梁君不知予予且不知梁君爲何如人也已未春梁君再至琴徵家先生相與談書夜遂邀訓予弟佐於山中欲令其徒妻子而居焉予是以得朝夕親炙之共行事文章俱卓然不可及嗟夫琴徵一片石雖不得與五嶽五邱相比並然甲乙之間已人以重金營一室基而不可得今遽欲梁君携妻子而來是豈無故而然者耶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今梁君三十有九其見好於人者非一事則其終當必有俊偉特達以稱其狀貌者今將舍琴徵而歸南豐其誦鄉黨宗族母徒私爲一隅有也

贈賴晉公序

會昌與寧都爲鄰屬縣皆僻壤也邇來君遊漢仙返吉會士蒸蒸興起賴子晉公與文諸諸君子攻古學潔爲社事將來必開拓其風氣而顯其邑里會之山水秀挺拔富不終浪沒也嗚呼諸君子可謂豪傑之士矣吾生于其地忍使吾父母之邦隱而不彰安於僻邑哉夫今人稍能帖括錄諸生謂謂閑閑以爲擇天挂地之業止乎此矣故曰井甕不可觀於海裏盡不可以語冰苟遲以爲行學古亦有不非而莫之掩耳而恐聞也諸君子奮發於僻鄉爲世人之所不爲以求震乎大有爲非豪傑之士而能然乎又何讓乎通都大邑也且大地無一定之地也在其人耳是故子周生而南豐著三藝同出而嶺山顯瓊海島也黎子雲聞其風三吳文明最盛之區舉西北聖賢之鄉莫得而及乃泰伯之逃被髮文身皆足見夫文明之開有時而要繁有人倡之之後也茲七月予適定省來瑞金晉公爲親壽觸暑至屬家君文以紀其親之美因得相見悅其恂恂雅士又以侍家君得

聞其梗槩予欣慕諸君子之意而爲文送之嗚呼  
晉公之斯來也其亦豈今人之所易有者乎

蘇軾文集

卷二

七

外舅曾止山先生六十一歲序

乙丑六月十日吾外舅止山先生歷十月十二子以  
周之辰于是外舅遊處四方而未返家固者歲又十  
有一年矣儼童時一識外舅嘗思見之而未能也其  
肥瘠短長何若今以攝理家政又不得從家大人至  
毋展拜頌于斯日其何以爲情乎儼嘗聞之家大人  
曰外舅蓋君子人也生平不能文過表裏如一其少  
也有渾金璞玉之資朋友切劘雖厲言于廣衆坐中  
弗爲嫌能自抑折以從于義值丙戌間嘗任事危忽  
諸人皆委去外舅獨以數筆駁某江口守事不肯去  
狀卒有天幸得全由是觀之君子之樹立盡夫在我  
而已彼委去謀自全者今何如哉而外舅更四十餘  
年行年六十一猶買造吳會生子女聲名日起身康  
強馳走南北遊道未衰息其以得失較之孰多少耶  
雖然天下之爲遊者不可勝數也遊其跡不遊其心  
者未嘗多見夫遊也志之所在則心從之是故跡有  
窮通夷險而心則無有也跡與心俱遊者遊得而心  
失遊不得心亦與之俱失或或千仞之隄敗于蟻穴

或彈雀以隋珠心由跡藏爲賢人君子所鄙故必使人觀其跡而有以察其心狀則著于跡者雖小不可不顧也吾外舅王溫齡時已卓犖不群如凡比年求閱歷益深造跡日廣其所以不失其心者其跡者又當何如也方儼之六歲一言偶善外舅聞之喜以女字儼而于寒門爲四世通家是儼也固夙有知己之感非尋常舅甥所得匹儼第自慙今行年二十有四一無所成就爲孤外舅之愛爲多先仲父嘗曰他人有十過或見二三外舅一過輒見有四五是其天質之美而爲朋友任事如已事處兄常能受其難此則儼所知聞六十年如一日矣自茲以往還家園優游以自怡更六十年使儼得日追隨以寒積歲之思又所深願也謹進茲觴外舅其亦許之乎

蘇東坡文集

卷三

上

十三

曾有功五十一歲序

壽不必乎古人不必乎今生今世而能行古人之事則其壽將必同於古之人也嘗讀史自黃帝至舜禹凡聖賢王莫不壽百歲上下而帝學獨言益亮之兄立而不善者是可知必賢者而後壽也或曰必得其壽曾君有功與予爲通家好又爲予再從姪兄故予知之甚詳蓋所謂生今世而行乎古人之事者耶憶君之四十八歲也適遇從弟某及奇禍君挺身出患嘗不自顧方吾外舅之未還里事變孔棘叩踵門相存者不免謫諍之加君於此時亦難爲矣而世道之澆薄雖至尊親之人值家難率閉戶寒耳足不敢履其闕甚或方故阻撓從而下之石以規利便己以爲務而君悉力一心始終不渝待其事之安釋然後已且所謂再從弟者又非平日所甚親善者也故尤爲難於戲若君者是豈今人之所能多得者哉且大今人之於親父伯叔父也循循服分盡子弟之分不敢踰越亦鮮矣君之於吾外舅恭爲再從父子見其侍必恭坐必旁坐遇事輒代其勞雖行數百里無

魏教士文集

卷三

上

十三

舞色或小失外易性十急常面呵厲之終無怨懟明  
日更循循服勞如故故吾外舅於諸子弟中亦特許  
君爲賢者丁卯月日爲君五十又一子某乞言以  
召賓客予進曰君賢者天所樂壽者也古之人亦既  
有徵矣豈其然乎予故不貌言而以是言焉

留別賴晉公序

庚午六月予侍家君子休養會昌得與綺園諸子共  
三秋之勝情諸子時牽事去獨賴子晉公以養菊嘗  
宿止園中朝夕爲多晉公喜辨論每興至輒激昂慷慨  
慨相與上下古今何其雄也漢更寂寥萬類俱息而  
寂然雖然不知悲從中來者嗚呼又何多慨也予漢  
害八年來交晉公至今始悉其畧而盡所懷可無負  
矣雖然益深爲晉公病慮也蓋晉公與人接若未嘗  
病者家君子作病說示予曰孫子曰廉蔭可辱愛民

可煩知廉蔭也愛民也而爲爲將之危可以治病矣  
然則當病之時不惟嗜欲飲食戕性之事足以傷其  
生卽所謂議論慷慨激昂與夫寂寞快意之事皆足  
爲病累也乃晉公嘗語人死生有命非保壽之功可  
致且不以藥餌爲務任其意興而已此予所爲漢慮  
也夫晉公之身某重矣門祚之計未可以無晉公諸  
子相切劘未可以無晉公遠方之士至斯地者未可  
以無晉公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莊生曰盡人事以聽  
天苟舍人事于不問而徒曰聽天則是水火至可不



避兵賊之墟可不遜疎也晉公其姑盡人事乎重陽  
後三日予將反翠微山中因書以爲別

龍敬士文集 卷三 晉公二 十七

贈孔維叙序

自先仲父授經新城得知賢溪風俗淳厚地多君子  
人予十二三歲時稍識文字則讀孔君天微集服其  
才之雄偉千人辟易願與之交而生不同方未遠也  
已已仲冬宋君六十又一子修君爲師弟子誼不遠  
數百里來稱觴山中予敬造廬再拜以爲謝因得與  
大微磅礴屢日夜博交於溪君子而退而天微更爲  
取稱其受業生矣尚維叙兄弟嗜古好學不同于流  
俗予乃溪根交二君之不彊也未幾二君皆次第折  
節爲家君門下士往維叙致書家君云某之所以服  
膺先生者不徒在詩歌古文辭嗟夫今之世界于嗜  
古之士往往如拱壁南金罕可得而遇而況不徒嗜  
詩古文辭而更欲探其本者乎夫無本則枝安附鳴  
呼如維叙者蓋昌黎所謂根之厚者其實茂膏之沃  
者其光腴理有固然也維叙其將不期詩文之上而  
工于詩文無疑矣然則天微君之徒以嗜古計維叙  
兄弟者恐未足以盡抑亦師弟子不相表枋之義歟  
是又足徵賢溪風俗近古爲莫可及也

龍敬士文集

卷三

雜叙

東

李元仲先生八十序

先生行年八十老壽康強如四十強仕時也先生其猶可以仕或曰先生隱者也無仕進之心矣夫先生豈徒隱者哉蓋審乎隱不隱之故者也儼竊疑姑山巢父爲古今隱士稱首許巢生唐堯之時而沈淪而不出何爲者耶堯且讓天下大堯順天以治民也胡爲而讓天下于斯人乎蓋好中者造爲是言以肆其說耳故誕漫不足信何則讓之以天下者以由有治天下之才也使由而果有治天下之才則當堯爲君魏徵士文集卷三 元仲 十九

舜爲臣宜汲汲然致其才以佐堯治天下而乃自托于高隱逃避之名吾固曰由必無治天下之才竟必不以天下讓之也先生之隱則不然先生道宜隱者也順乎天之陰陽以爲隱見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先生順之故隱也可以知其見見也可以知其隱觀乎天之陰可以知其陽所以增益先生至八十年之久自茲以往天其有以見先生矣儼敬遙致斯言爲先生壽

賴維牧詩序

予不能詩近歲甫學之雖間作甚不工故非極親善者未敢出以示然每見人佳詩則低徊流連都忘讀之至盡也庚午季夏予侍家大人于賓館因得晤諸子所著詩皆成帙而沈子仲子賴子維牧爲尤富維牧有牧菴詩藁家大人愛其五言近體以爲泰系用全師未易改然予聞維牧年十八不忍觀之勞于家政挺身代理田賦諸雜役加以甲乙之亂遭家多故宜乎展卷之不暇乃今甫三十有六工于詩如是魏報壯文集卷三 賴牧 一 子

此其才宜有過人者而諸子更爲予述維牧攝家厥十餘歲無分寸私雖捐妻財數百金遇倉卒以費用遂不復問兄弟各相讓以產然則維牧所可紀述者固非一事詩之工不工不足以輕重維牧也維牧擬今歲條析歷年積遺及田稅之經日分受兩弟廣其室以析居又值遣女百工執技藝者近百人卻牧以一身理之無倥傯之色猶能過江省客于園中武竟就宿遇題賦詩整暇如平常非其才有過人能若是耶予因思維牧當衆務農磨之秋已能工于詩今既

析蓋則事宜日簡尤足專其力于學將見其諸體皆足方駕于古矣而予之媿于雜牧蓋不特詩之一端也

魏教士文集

卷三

三十一

贈吳子政遷墓祖權序

知經之爲經權之爲權者未足與論道也當經而權當權而經未足以用道也知經權之宜者可與論忠孝矣曰夫忠孝之爲忠孝經也然而古聖賢之全其忠孝而爲所難爲乃恒出乎權權也者經之至也譬若文焉規矩準繩經也出奇而變化者權也狀出奇變化者出乎經之至而無出奇變化則不能以成其經也昔觀舜之不告而娶權也而其所以不告之故則亦經而已矣子文吳子子政之先爲生子計而後行遷墓之行者所謂用乎權而合乎經者也可與論忠孝矣

魏教士文集

序

卷三

三

三

拙軒子虛孝則三十又一序

已已孟限予讀書于虛子孝則之拙軒論月拙軒子三十又一予與拙軒子垂髫交長則益以道義相期許命志不肯尋嘗其所以觀摩砥礪甚至意及三十之年行已學業或各有成就予今考于心及求見于世者畧無可道身能無暇時憫日之感耶雖然甲乙之際東南變起其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之不得保聚與夫久習兵革棄禮義之守而務通變之用以爲聖賢不足法惟以豪傑自命至于沉而忘反身名俱廢者皆不可勝數而吾二人猶得存故時面目不損葉子前輩有道君子且各有二親之養日與朋友兄弟歡聚講習于一堂優游山林間又豈易得者哉家君子跋趙孟頫所画陶靖節事以爲山林放逸志疎無成者多有故詩人有慎爾優游勉爾遐思之戒諸葛公居隆中自比管樂及其見于設施非管樂所能擬似蓋王霸之途于是然分是其隱居求志之日固以本聖賢而行豪傑嘗考武侯遇昭烈之年猶未至三十其所以造詣已如此今吾二人或踰三十或接近

三十其可不自勉乎勉之在勤于攻闕而已故吾于執爵之日而以是進

贈伊志仙序

季化伊君志仙性恬淡好朋友詩歌古文辭業別業  
日涉園自肄學其中遠方士君子至止者每假館授  
餐久而彌篤告友兄子政亟稱其人庚午季秋志仙  
捧王父狀來求銘于家君子予因獲知志仙循循雅  
士恨相遇之晚而志仙以祖母命不能以久留今夫  
出告反面之禮不行于斯世久矣父母之前已然况  
其于王父母又况非自出其父之王父母者乎志仙  
以繼王母命刻日不敢踰與吾黨極爾連而竭誠而

繼敬士文集

序

卷三

志仙

五

過期是其他能孝友于家者豈不可類推以見哉予  
因又思夫世之朝夕求田問舍者避交遊如觸矢鏑  
積金貨以思遺其子孫而或父子轉相視如仇讐頓  
至消凶橫逆而倖出噫其以較志仙所爲得失輕重  
爲何如耶子政姓吳氏八歲來易堂無過行易堂前  
後輩許其爲有道君子故其言足徵而志仙與之交  
最篤至卒微賸子政適遊吳越慕他徘徊其處猶出  
白金餽其家人而惓惓不置也

甘中素三十序

甘子中素年三十矣察其仲孫予從家人人歸自瑞  
金遇中素于途執手立道旁意甚相樂中素爲予留  
數日而不敢久留以導先生欲其及懸壺之日歸以  
船諸賓也夫中素貧士也年纔三十而何以設酒食  
召賓客耶歸太僕謂人于懸壺之日勸諸賓客爲富  
者之事又言五十以詩歌文辭壽人非古也予之樂  
爲中素三十文而不辭其又何故耶豈其逆子占耶  
蓋中素適年多病且患乳巖長管人屬皆嘆爲不瘳

繼敬士文集

序

卷三

中素一

五

之疾醫者治累年未奏功一日忽管出口合遂全愈  
非偶然也然則中素之三十雖等之中壽上壽者可  
也予之爲文以壽中素其亦如導先生之設酒食召  
賓客之意耶其得謂之非古耶且予以病廢屢中素  
於病中詩古文乃益工予自慙不及中素遠甚然則  
中素之病亦不猶大人之病非特中素之三十不猶  
夫人之三十也憶嘗癸丑甲寅之際變亂紛起止素  
年方二十挺身遊四方數年之間宜大有所成就乃  
今猶貧賤士也雖然如中素者其洗腆用酒賜諸賓

客以樂其亦可矣

魏徵士文集序

卷二

中

二

送梁子遊江南序

子生長十有八年足跡不出閭域常深自愧然開  
從諸父兄後得交數人其二人爲南豐甘子梁子已  
未冬日子侍勺旋伯父側因問梁子爲人伯父曰汝  
嘗以畏友事之子竊念孔子稱直諒多聞爲益者三  
友夫直諒多聞盡乎朋友之事乃聖人稱爲益友而  
猶不以畏歸之然則畏友益去師僅一筭矣一行之  
得一枝之能凡有諸其身足以補吾所不足者則皆  
可謂之益友而畏友者必兼直諒多聞之才又不僅  
魏徵士文集序  
卷三 梁子一  
以直諒多聞見也今伯父遠以畏友許梁子則梁子  
之爲人其必有所以異乎友之爲友者抑子稱齒未  
學不足望梁子之項背而不敢與爲等夷耶且大師  
弟之分主于嚴故曰師嚴而道尊則我子師必兢兢  
業業惟恐以不善得罪而師亦未知其所過失等夷  
之友親善和狎者之過無不知而究若一無所知或  
有所不敢盡言或盡言而不能要吾之必聽彼畏友  
昔有師之嚴而無哉然之分故可使以親有友之和  
而不敢狎故有過可要吾以必改然則畏友者其兼

乎師友之道而乃得名與子既序梁子之歸南豐而  
梁子將遊三吳其去子也益遠子安得齊論于梁子  
而聞其過與嗟夫子日幾夫梁子之爲畏友而不干  
衆也故因甘子之歸更爲叙以道吾勤勤之意如此

贈適庵大師序

儒釋互相重而亦可以互相爲辟也或曰子之辟  
于道矣而釋易得辟儒乎蓋夫世之盛也君明臣良  
儒修道于家淑其身出而致治道于民莫不軌于聖  
賢之正則儒爲重而釋爲悖道邪僻而壞乎儒世之  
亂政事紛釋儒亦不修其身自悖于道窮者道者中  
甘昧苟且以規利便其私而釋或能守其道以全儒  
之大倫爲仁人志士所歸往今大釋氏之所以可辟  
者以其滅君父之倫持其偏說以煽惑人心冷人耳  
目而蔽于大道也今不然矣聞其勢互相爲輕重而  
豈有專辟乎哉是故爲古儒者可以辟釋而今釋者  
可以辟儒也孟子曰禹稷契開易地則皆然禪退之  
古之辟釋者也麗師今之從釋者也使麗師皆退之  
之時居退之位未必不如退之之辟釋而使退之  
生今麗師之時又未必不如麗師之從釋也嗚呼如  
麗師者其真可以辟儒乎其真可以從釋乎

胡若木四十初度序

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蓋性同則道亦同故傳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予賦性疎簡者遺忘不能修邇檢妄自以爲得近聞先儒語錄受長者訓始知累于身心爲過極重非惟性質偏頗已也思欲反其道求相克之友以相濟因追寓長綺時諸君子爲予言若木胡君性狷密周察雖小事鮮脫落有履履各當之風然則胡君固予所宜交而資以自克者也乃胡君曩昔于予抑何獨有惓惓之誼乎歲癸酉爲胡君魏敬士文集序

魏敬士文集序

卷三

三

四十初度予遙爲之言日記曰四十強而仕家君子釋之曰仕者有仕之道非必仕而然也謝玄澗水之投仕而後見履屐各當則人已蚤占之矣而陳孺子分肉亦然故知運籌折衝之具定于平居瑣細之間所謂未仕而得仕之道者也予行見胡君之出於生民不獨爲予藥石已矣

邱敏齋夫子六十又一序

儼十三四歲時從事于邱敏齋夫子其課弟子也一如古法夫子以道德自持與易堂諸先生友善講求討論數十年未嘗懈家大人嘗曰能行經濟又卓吾易堂諸子各有其趨而以理學律身修行兢兢狀惟恐有過不敢放言高論日求以實踐真行者莫邱敏齋若也儼兒時嘗善病廢學十二歲不得通曉書義夫夫子固不以文章爲務者也而所以諫督誘掖折義開發于儼亦勤勦不止儼是歲卽學爲古文辭至今十年來所學作之文已盈帙非夫子之開之乎儼嘗私言曰朋友不以儼爲不肖而期望之至者虛孝則也受業之師不愚下視儼而諄諄教勉欲其成立者卽敏齋夫子也憶受業之日夫子居無屋先仲父與諸先生築土室于冠石以居夫子顏口岸墻而夫子自名曰婉居當盛夏者衣木棉不能具綿絮噫嘻其貧也甚矣然自國變後棄諸生服類行六論爲訓志欲誘進人于古有感觸輒哀慟不勝悲春賣卜跣足自負荷家簞不舉火而讀書陶陶以自得其野



夫子不覺其貧若是者太母嗜魚夫子貧不能得  
人母沒遂終身不食魚今行年六十好學持行加于  
少壯時儼由家大人言以觀夫子而夫子馴至九上  
如衛武公之進德可必矣儼也從事于夫子固非徒  
欲以學文章也然夫子迺儼之爲童子如彼而今亦  
爲文祝夫子也當亦爲之欣欣而進一觴乎儼也敢  
不勉哉

送外舅客浙江李中丞序

已未冬得外舅還書將客于浙江李中丞所且道中  
丞之賢將歸于前范中丞政事儼聞之善不勝大中  
丞之權在一省會比于古諸侯之專一國殺生黜陟  
之柄民禍福安危惟其所造自東南變起城邑村聚  
爲邱墟者所在而有民之死于賊于兵于官吏疫死  
輪仆死殍死考掠炮炙索財物死其幸而不死則身  
窮餓愁苦妻子爲奴妾兵與賊索贖金不可得而有  
司欲歛無藝科條牛毛禁縛固圉之桎梏在項李手  
李教士文集 卷三 送外舅客一

三木加其足杖批髻股嗚呼民生至此極矣又無良  
吏以撫恤安業之則幾無孑遺矣今浙江亦東南之  
一國也以李公爲中丞外舅爲之客浙之民庶其有  
瘳矣乎雖然外舅之爲客貧也子與氏目而有時乎  
爲貪抱關亭柝古人之所不廢也況能佐李中丞加  
惠澤于浙之民其行權而令經也已吾固足而歎浙  
民之多幸也昔者范中丞蒞斯土吾東房伯父爲之  
客范公之設施必于吾伯父焉圖之謂如驅機調水  
荒全活且數百萬其摘貪黷吏訪求民間風俗利弊

即士豪鉅對胥皆政事之大者一一畧舉行之所  
民至今頌其德思其政事不衰而君子猶有剛斷不  
足之歎也今李中丞大賢有意丁戡戡出前中丞之  
右而外舅爲其客以佐之漸之民其與大令矣乎傳  
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又曰救民水火之中  
大饑渴水火此籲天請命之時也且望德忽而易入  
今之時如范中丞吾伯父之時又不同然則李公與  
外舅之德其允淡且忍矣乎他日外舅來歸以此歲  
時之節殺節高妻子將飽之燠之而無災害儼固得  
魏敬士文集片卷二 是外舅客二 五  
傾耳而聽拭目而望之也

送長兄再之江南避金陵序

金陵古之都會呂長兄兩欲避其地而皆不符今更  
從勾庭伯父統歸桑林湖儼曰吾此行不避金陵不  
歸也金陵山川景物甲江南具人文蔚然爲人上冠  
吾兄登前而賦擇人而交之所不必道獨于曹讀李  
忠定公奏議論帝王之都關中爲上襄鄧次之金陵  
爲下豈非以金陵居下流可偏安而不可以控馭中  
原與人劉焉以金陵之勢取襄樊楚規取梁益河洛  
關中雖拓拔之強猶歛避其鋒使不亟行與秋更軍  
魏敬士文集片卷三 長兄二 六  
造次置錫于東地則由此成混一之業亦未可知而  
明太祖亦以都金陵長驅中原奄有大下然則金陵  
豈果偏安而不足以有爲者也或又以吳越之人弱  
怯不若北人之驍勇故南兵不足用昔項羽以江東  
子弟八千人渡河冠諸侯軍擊秦兵引水上無下一  
以當十和溫用江淮之甲覆李塒丁酉川岳皆堅潮  
上是兵甲亦不弱也且東南財賦所出都金陵則漕  
運之費歲可省數十萬金十萬之衆不待外輸而給  
而忠定顧以爲都之上者何耶且夫建事功者但視

其人之足以有爲何如豈惟其地之論秦都關中下  
二世而亡穀函之險昔康莊然晉宋渡江享國者亦  
一二百年足又何道也兄遊其地其深觀金陵之形  
勢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折衷臆定之言歸其心  
有以節子矣

蘇轍士文集

卷三

長見二

七



雷氏鳳先生七十序

宰化陰君寅賓歲必一至山中于是其地之賢家長  
者皆得識其姓字書札詩文或見之寄贈而處賤而  
先生者好子輩尤篤丙寅歲月家君子再過宰化與  
先生數晨夕遂益得知先生之概先生蓋健而虛者  
也易曰乾健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老子曰虛其心實  
其腹且夫以先生之高志博學宜下視僑輩有不可  
一世之意乃先生于家君子謙下之節人所難能更  
謬以愚兄弟盧子孝則之詩文爲可嘉輒欲徒步訪  
觀叔廿文集序卷三 庚辰 長  
擊微峯於戲何其虛也擊微稱壁立千仞遠近士少  
年強力者每聞而却步先生以七十之年不自募  
何其健也夫先生有健德以待其身而能虛以爲其  
學寧可窮期乎應甫先生曰人之論壽不可以齊並  
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老而健且虛者是彭祖  
之百歲也然則先生今尚爲嬰稚之胎而矣七十之  
足云老哉丁卯蘭秋陰君書來曰雷先生七十屆矣  
予適繙歸公集誼書百歲嬰稚之說以進

贈鄧日初自舉徵歸序

戊辰仲春家君子將爲吳越之遊予兄第奉行行李于城之新亭行之先一日僕子自外來傳客至是爲新城鄧君日初初丙寅之歲家君子過新城日初欲請執贄家君子辭焉故于今復徒步數百里携其十四歲之子簪笠負笠以來吾聞爭名者於朝爭利於市家君子伏處艸莽日初亦何所爲而求師事之如是其亟予又憶日初去歲寓書家君子有須臾目九泉之日始免吾廬門下之呼之言尤令讀者感涕然則

魏碑士文集序

卷三 日初一

三九

日初斯來能適及家君子待發之舟不其宜乎傳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豈不信哉日初送別家君子于江干復上翠微與予晨夕者旬有餘日間嘗爲予道其家奇貧饑驅寒旦幾不自堅其操回思爲勾庭門弟子遂敏然甘窮苦而不敢以苟得爲務於戲如日初斯言其師先仲父亦既凜其訓而終身弗渝者矣乃更汲汲于家君子是師非好學問之士而能若此哉雖然事固有不可知者使日初至寧都而家君子遠遊之舟已發則其志將不獲伸日初其將廢然而

反歎抑又如趙至之狂奔疾走追遜于江上而必欲求伸其志歟吾不得而知之也于日初之歸并一問之

送兄之燕京序

甲子仲春吾兄將有幽燕之遊夫幽燕者今仍爲京師者也古聖賢豪傑之遺蹟纍纍焉其遺風流俗所產之人民其必不同于他鄉也而磊落奇偉慷慨知義之士自燕昭來代有其人今而猶有斯人也乎何哉我而無聞耶其有之而未之識之人而搜訪之耶乃是幽燕也從石晉以直隸之下復有循爲遼金元所鄙乃亦有其流風耶其有無之未道者不得而知之也遊者不得而知之也故言吾兄今日之有斯遊也斯時也夕陽在野馬首徘徊兄其悵無從狀行邁之詩而慷慨以悲也

魏教士文集序

卷三十 燕京

四

賴母彭太君六十序

歲辛未二月朔日賴母彭太君六十有一子某某某先後爲家君子門下士欲乞言以奉觴子在通家子列又往年常寓其園亭與其地多士遊知太君行事甚悉諒何容辭太君出螺川之望族以鼎革初歸藩秦首人公公有元配文夫人城破時相失奉母命更娶太君總理家政久之乃知文夫人因戚屬避僻鄉後迎歸則二夫人分相埒也然太君自文夫人歸待之甚順生三丈夫子長皆有聲而丈夫人六十又一

魏教士文集序

卷三 賴母

四

時以出腹無男子閉戶臥不聽肅客太君率所生子女跪戶外以請是以聞者莫不深賢太君也而予嘗會昌時其姻姪日夕相聚尤稱太君之才謂雖十男兒不可及當鼎革之際多外侮太君出其識力佑翁泰公事每克解最後簪叅公就選都門太君教諸子謙謹習世務力于學問廣接四方賢家士資產雖落千首而忠烈名益彰故藩木公自都門還鄉戚友數百人迎諸百里之外盡親之也太君性勤儉身居素封猶篝火察葛絰稍取即自織至今不少衰燕居不

衣相昂然親友有所求必以應一食或四五叶哺又皆其姻姪爲子言者如此噫太君其果賢矣太君當今日之燕喜翻惟昔日之勤劬其樂又將何如耶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引年之道莫尚乎此矣長兄耕應曰一意旋轉古法自見

謝母施太君七十序

古今節烈並稱而節難于烈忠臣與節婦並傳而節婦難于忠臣夫徒矢栢舟無難也兼嚴父之道教子以至于成立難矣處治平之世無難也遭逢喪亂難矣至若素封之家骨肉無將伯之助而有耽耽之視以閭閻窮賈而儼然如重鎮使內難外患不能爲害是難之尤難者矣予常與友人曠論而恨未見其人來未仲秋張君孺子介其友謝遷召出乞言求母夫人施太君七十壽序予作而言曰昔恨未見其人者純敬士文集序 卷三 謝母一 四

今則見之矣太君之才識果大有過人者也太君生邑望族十六而歸文學右文翁翁好結客四方賢家至者多主其家太君聲中饋立辦贊其慷慨周恤無遺餘力逮翁捐館遺孤三人長朝燕始十二歲次朝卿十歲幼朝璫三歲太君以一身任內外之衝豺虎滿道太君或接以恩或振以威內外譽焉甲乙之際東南大亂舉家竄匿山中僕婢或請携珠玉偕行太君曰毋用以買禍值負先世遺像以往後他刻有標金帛者果被掠人咸服太君之明而行之決也人石

性嚴毅諸子家人無敢少犯其法雖亂離猶更師教  
了不輟予見其子三子循循學業蔚然文采著于外尤  
知太君之善教也往孺子嘗爲予述朝燕兄弟年三  
十四十凡事必稟命太君乃敢行幼時出入限以禁  
刻未敢踰越是有程母遺風焉然程母當日于其  
子小事自加督責大事必問淳公猶假嚴父之威  
以震臨之太君獨能使三子如是不可謂難乎詩曰  
無非無儀習酒食是議此處夫婦之順者宜爾若中  
道而賦黃鵠則必仗才識而後濟夫非獨喪亂禦外  
執敬士文集序卷三 蕭母二 題五

侮爲然也教子以底于有成乃節婦代終之義之大  
者也予聞始逆者終必順教子之勤者必獲其報太  
母行將享祿養壽期願奚俟予言哉奚俟予言哉

魏敬士文集卷之三

序

寧都魏世儼敬士者

送吳子政省弟序

吳子將下翠微別予省其弟於池陽行有日矣謂子  
曰吾從贛江順流徐行不限期程隨地可止以覽山  
川人物且質已之學問驗世道隆替值秋閨省中人  
士畢集更得與各邑故交一相磅礪吾乃道過江  
西之境又如如是遙遞以抵於故鄉或乘輿徧遊江浙  
魏敬士文集序卷三 送吳子

然後返山中也子作而歎曰吳子可謂果於自信而  
不負所學者矣吳子嘗謂子曰人之念有毫釐千里  
之差不可不深致辨又曰凡人心存不可謂遂能爲  
宰相然不以宰相之才量自期勉亦謂之偷又曰人  
能造一人就道使其胸中常如無塵之鏡物過必澄  
吾當身事之又曰吾從來言語過激多不合人情然  
未敢爲一身一家起見吾嘗觀吳子子然一身未有  
兩續近復失偶天之所以困窮之者無弗至而吳子  
挺然獨立寬然若無所與者惟汲汲於求友及勉勵

人才爲己任是果何所學而能若此哉子自幼與吳  
子以世誼爲兄弟甲戌歲子與吳子同學於言人閣  
至瑞江四侍先君子休暑而罷丙子歲子與吳子同  
學於屏武子九旬中獨一子又未克終業人休子與  
吳子同學於虛受齋吳子忽念弟及遠九龍久不得  
理裝遠行嗚呼子與吳子聚散若此其就爲之哀終  
不可相與以有成耶然吳子方出而博求天下之友  
歸而以所得及經歷者告子子之益又烏可量哉

張君五十序

張君孺子以詩古文名八閩之區凡宦遊其地者多  
物色君或羅置幕中屬之文贈金而去故同邑有未  
識君字者指爲善詞賦張家云君故家貧先世業賈  
餉君亦從事其間忽以制舉藝應童子試慨補諸生  
這其曹一邑畫譚而君猶業舊不輟聞嘗訪師友于  
他方復以詩名于時殊有志處士何能若是然  
子與君交二十年如一日者蓋又別有在也君率真  
無華雖甚親善友淡如也與人相對常終日默默或  
規過不欲以直沽名絕交不出惡聲局之事無巨細  
必誠信然之所在則奮不顧身子嘗過君里鄉曲之  
言不一而足雷先生廣慶性君則未有毀之者君更迂  
迂于是尤不可不謂之難矣君見知當事未嘗一  
以私是以不改其貧邑有大富積弊君同紳士曉諸  
有會而弊除邑令鄭公清廉果決忽挂吏議君平同  
志將按其事未集而道遇刺史副學宮君獨身而携  
其輿被以詞刺史素知君名字未叩罪而心嚮之後  
中以他事觸幾不測然平生解所過故始危而終獲



安也嘗思以君一往之勇遇可有爲之時亦足著詩  
焉之節乃年已五十猶列諸生以詩文名一方烏足  
爲君重子願君益砥礪其志氣實學將以名天下而  
俾後世則不得諸此而得諸彼其輕重爲何如哉

賴歐上開四十序

激昂慷慨大嚼豪呼遇事敢決六傑之行也步中規  
趨中矩求師取友竭力盡心以爲孝悌惻隱款款以爲  
忠聖賢之學也純情典策娛志山水放已而自喜往  
而不能反者山林之士之爲也清談名理嬉戲無涯  
放散規矩晉人之風流也是數科者聚數人于一室  
宜且輟歸無所合矣况乎具于一人之身哉會昌歐  
子上聞其激昂慷慨遇事敢決圓里特願之以爲輕  
重矣賦詩作文爲執友所稱尚矣至與不檢之士遭  
則放散清談縱嬉戲似于敦本之學以爲非急然者  
也乃更割股以療親疾不遠數百里陟千尺之岑求  
折節于家君子而惻款之情師友間皆如是也夫天  
既與之才矣則必究其用擅一科之場者足以干祿  
而名世而況其兼焉者乎今歐子當強壯之年行將  
出而仕以祿養其親吾知其固有之也雖然吾猶  
欲歐子之姑舍晉人之風流而專志于聖賢豪傑以  
大其榮名矣

阮瞻生詩集序

自變亂三十餘載雄偉非常之士隨地多有而功業無有聞者蓋義無所用其能往往竄伏於溪山陶澗之中博覽史傳廣遊天下形勢地心誌其要害間發爲詩歌古文辭以自舒其鬱結此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阮先生瞻生固其人也先生生於閩嘗師事峽江曾公櫻曾公死於義先生遂不事制舉業頗年遠道抵吳越達中州涉齊魯燕趙之鄉其山水詩文之興與予家大人有同然也庚申夏先生携其涉江藪

魏教士文集序  
卷三 瞻生

山紀遊詩來訪家大人於翠微家大人適養病他山儼乃令童子持往家大人所還示曰讀其詩有心人也卽欲出山見先生而先生已椿發歸江矣既先生復來寧都家大人相與語甚款因屬家大人序其集儼復教書其後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蓋言既有其本而行遠之不可無文也先生於君父師友既敦篤其大倫則本既立矣是雖不工於詩文猶將傳於後世況其工者乎儼嘗讀先生之詩愉於心而喜於色然又不能不悲之也歐陽子曰非詩之能窮

人始窮者而後工先生於詩既工之矣則其窮也無疑然而先生得其窮將必得其達語曰時窮而窮時達而達吾計先生將必得其達之時矣是其窮也得詩文之工而其達也致乎知本之用先生之自處其窮達本末殆兼得矣乎先生將又與當世雄偉非常士接樂章刻金石歌謠朝廷盛德而遠追商周魯頌之篇使曾公規耀於地下家大人從旁掀髯而笑更序次其後爲勝觀也

魏教士文集序  
卷三 瞻生

送孔英尚北遊序

天下事理萬變而不窮史書載之或地與時遷人與地變有若南北之背馳者故有志之士求闔歷以致乎用故曰重耳在外十九年以難險阻亦既備嘗之矣民之情僞亦既盡知之矣然猶不能知寺人披之忠忌頭須介之推之勞而讓于召王是其闔歷之道有未精者此所以爲難也予與孔君英尚生長僻鄉不遊通都大邑何以窮其見聞不出其學以貢諸四方賢豪何以自信其是非益造就其所未至而英尚以王申孟春秋贊爲家君子門下士爲人質樸無世俗態與人語常訥訥不出口而觀其所爲古文章論古人疑義往往多所發明身爲邑弟子不囿于制藝而嗜古反過之今仲夏將自江南北以遊燕都且欲謁其先祖至聖于曲阜觀禮樂之盛中追本之思嗚呼英尚可謂有志之士矣予驚鈍伏處牖下揣摩閭閻固有使焉因爲序以壯其行

彭彥修四十一歲序

三獻彭君彥修甫八歲失母自幼窮困不得志長習制藝復抑於有司善真行草書於是邑之人始知有彥修者彥修以辛酉孟春來教授翠微峯之石閣石閣近予居不十餘步予素慕彥修書法適相近則嘗從之學每日中占其坐席罕視書紙盈帔不肖去其時彥修與予同未嘗有經書之交道不惟不鄙厭之且指示親切塗主無諱有骨肉相成之意然則予與彥修交好六年之久日益以厚豈偶然哉彥修性謙謹今年四十有一人見其表幹觀其果止謙矣莫不以二十上下目之然其性雖不甚檢束而於義理所有則未嘗不思欲斤斤持循也彥修又嘗爲子述其析爨戒妻子甘窮困語有古君子之遺風性嗜烟以予兄弟言而止後偶蹈之則自斃香十姓以補過於感是爲難能矣彥修復耽諸細微事而其於古今名人筆法臨則似其七八今歲始爲詩而詩達有工者然則使不抑於有司限於時於財蓄非無可自太見於世者也詩曰奮力方剛經營四方昔熙甫歸先生

魏教士文集 序 卷三 漢稿 三

魏教士文集 序 卷三 彥修 一 四

蚤不得志六十始成進士後官爲太僕文行爲三百  
年縉紳所推轂至今猶籍籍在人耳目間大有所大  
屈者必有所大伸彥修姑先深造乎文行已所能爲  
者以俟乎爵祿則爵祿當無不致矣且致不致固非  
吾之責也何庸心焉予忝彥修知厚故於彥修四十  
又一之辰敢以是進

魏徵二文集序

卷三 彥修二

五九



長兄三十又一序

人之皮拉豈不甚相遠哉便非不或乎流俗而爲于  
自信者其爲足以語戶外之事昔陳孺子以鼎爲門  
不視宋生產其不笑其所爲者蓋罕矣乃其後作漢  
丞相兼食戶牖曲逆封萬戶侯定呂氏之亂太史公  
曰方其割肉祖上之贈其意固已遠矣夫予能不視  
家生產席門肯自安而多長者車轍又何侯割肉祖  
上而後識其意之遠乎且夫人之能有爲者莫不先  
定其志矣吾兄十二三歲時讀五經傳畢通曉文義  
魏徵二文集序 卷三 長兄一 五九  
人因望兄之將事帖括而取榮祿於當時甚易得也  
卽一二前輩有志之士猶或勸兄舍古學而攻帖括  
兄定志不從 然兄自年  
二十訖今十一年中則事遠遊求問歷造於有用不  
肯以文士終

或效 大人指使往往行數千

百里于是足跡幾遍南北舟車之日多于山居疾病  
風波之險危亂之境僻管之而文章之事亦未暇于  
肆力矣然大史公以遊覽東南其文章得烟雲之氣

爲多而蘇頌讀亦有其言是則遊歷山川者于文章  
當有大助而志之所向則各就其至也當兄之北遊  
人咸竊相告誦以爲必獲當時之功名而後返

兄乃更

遊湖南北反家山以朝夕奉親爲樂意嗚呼是可  
知兄之志之有所在矣茲季冬十二日爲兄三十又  
一歲以兄邇年多事舟車而此日得以平兩第樂賓  
客于父母之前簪冠野服顧盼之間吾且何如也

魏教士文集序

卷三

長兄

五七

題歐上開顏肯公沈仲子歸會昌序

自視其身之甚重立志必異于庸衆人庸衆人之所  
謂善者不以爲善也庸衆人所不屑爲者且欣然爲  
之如饑食渴飲之不可緩夫惟能爲庸衆人之所不  
屑爲故能成自視其身之甚重且夫自蔡國氏至于  
今始有吾之二身也雖庸衆人亦無二身也然庸衆  
人亦嘗自視其身之甚重矣嗚呼然雖然無學而自足  
假微榮于身而視人莫已若昏夜乞哀于貴人施施  
焉傲睨道德之士以爲吾身甚重也而人之輕之且  
猶藐視之矣君子自視其身之甚重也其志大不自  
滿其行卑而所持甚大也廣擇友以爲依輔又懼友  
之未能甚相遠克大相成也復求其師不憚卑躬折  
節惟恐其不吾誨也跋涉奔走不以爲勞也排庸衆  
人之見自立不惑是故子房納履蹕進志僕妾之辱  
魏昭作粥三進三呵受奴隸之恥然終至于成兩身  
爲後世所稱重會昌歐子上開顏子肯公沈仲子于  
其里聚友講習古學有年亦既足以自上矣已仲  
春登翠微峯折簡爲家君子門下士昌黎曰能如是

魏教士文集序

卷三

歐陽文忠公

五

誰不欲告以道遺獲之歸有日况其外之文子吾知  
三子自此遠矣于其歸特爲序以贈之

魏徵士文集 卷三 歐陽修 序



贈王子玉三十序

王君子玉生長于兵戈雲擾之中丁卯暢月一日有  
八日午屈三十舉徵諸子爲一過黃竹日暮始歸曉  
曉子玉年三十而遍歷多難不能不歎遭遇之窮然  
吾且爲子玉賀也夫庸人之處患難當其時憂患困  
苦饑渴於其食飲號呼冥頑而乞哀幸而得脫其憂  
煩者如故或因以長忍許之習恣狠以順身君子則  
不然定以枯其心而患難爲之用不卑不亢道術存  
焉通以致其機智益生焉優悠無累以適其地明哲  
魏徵士文集 卷三 王子玉 序

保身之理得焉故或成其德或大其業患難一也  
君子以之長益庸人以之無成何也其所以異之者  
異也重耳在外十九年而伯晉國功烈至今淮陰少  
不能餬其口終取侯王爲漢元勳子玉有志古人者  
當必苦居其患難矣是日也子玉屏居山椒奉三人  
優游閒適時或共諸子往來飲酒作詩文其樂如何  
夫由患難而樂樂而不忘乎患難子玉雖以昔日經  
歷造詣者自長益子則真爲子玉賀矣

孔昭文五十序

庚午仲春予遊暨溪得交暨溪諸君子而孔君其尚  
過予于事一議而而去予從其師天微君知黃尚  
爲馬學暗占之十王中英尚饒賢家君子其數長父  
蓋僕誦君子也一日英尚出其乞言與其宗川侯先  
斗暨天微子修二君所爲文示予而言曰家歷十仲  
春五十篇思世之乞言者嘗溢美其親非特論者之  
疵議且厚誣吾親某不敢也某之乞言豈敢自謂是  
信然鄉曲之譽不能虛假也敢以是微予聞之喜曰  
魏敬士文集 卷三 耶文一 五  
世人之溢美其親遂以爲足榮其親予以不暇過其  
親之實乃爲不辱其親子固達于流俗者子又何暇  
以膏流俗之文壽子之親也尊君子爲行業業然然  
予以爲佐子修君扶孤事爲尤難子修之言曰某嘗  
受人托孤之事爲擇大忠于納敵旁觀莫敢置一言  
從弟昭文常左右之費用如寄記曰力愛其不出于  
身也不必爲己夫人身肩他人之任激于義而爲之  
雖遭大投親往往不暇自顧而全力以濟若他人肩  
他人之任豈不曰彼自勇于義則必能量其力以出

吾之力成彼之事非至公無我者不能且也義張  
而名隨則庸有嫌之心矣子修君之義舉君犯難  
出財以襄之使底于有成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  
爲善君其有焉予觀子修之言君之厚之也不一而  
足傳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又可視君之善知  
人矣二子之克承父志而有以自見于世固其宜也  
茲當服官政之年而政亦將及英尚揭規之志不以  
文而以實其以實致實亦猶樹之有實實之有仁根  
實相續寧有窮期乎予故特舉難能者之一事而推  
魏敬士文集 卷三 耶文一 五  
論之以佐勸

贈吳子政繼弟肇政歸池州序

子友兄吳子政從其父東李先生來易堂遂承父命以家焉肇政無若功親而貴流離守節十餘里墳墓無所托雖歲必往省墓而弗所以垂久遠計也於是領歸三從弟肇政之隨時出嫁者遂以爲電報使行春秋享祀升婦之禮又懼其年留本郡自志上政意因得弟肇政肇政外遇人循循言語如本龍出諸口而提筆饒有思致庚午仲夏子政揚竿做歸魏學士文集卷三 肇政 三

貴池將授室子因憶平日子政之所以待肇政肇政之所以事子政者而不覺慨然于懷也今人子氣不相下財不相讓甚至許訟公庭肯親親之道違夫約之序者何可勝數乃子政能竭力以教肇政而肇政能愛子政教或至子政楚不辱誠是昔人之所難也雖然子益聞之易堂先生云世常有功跡雖而終爲劣德君子有父沒有功僕焉而長人如險者有矣哉少年立志未甚定者不可不懼也日成德君子志一萬途遂至愈替其身保身養及非榮名而取

吳當世者尚指不勝屈孔子曰忠信行爲張諸易武侯曰親君子遠小人此萬世賢哲之機機也子深惠弟肇肇政而無所裨益故于其將行聊用以其子政之意云爾

魏學士文集序

卷三 肇政





贈陸事案序

自與張君孺子交即知有陸子琢素聞子選召其人  
意以爲三子者既獲相結年相若道相親其氣節志  
趣宜無不相同者也繼與孺子交益知其情貌而  
未滴每與人言誦誦如不出于口傾丁交謂解天沒  
經史之學是務其篤于自守之士乎去年冬爲子信  
琢素以其尊甫先生六十之辰徒步走三百里前乞  
言焉子遂復得與琢素交琢素與人一見如平生欲  
練達通變雖少于四年而子再十年恐未能如琢素  
觀敬士文集序 卷三 琢素 宣

之行通而無忤于世子固歎三子之相結何其甚而  
其學何不相同也子雖未見選召然三子皆爲子言  
選召性岸異有聖門嚶嚶之志則又不同今六月本  
素來折節家君與子其最父者累矣乃復與子有  
針芥之戾子固謂琢素曰其父子之友之不相同也  
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曰惟據與我相去晏子對曰  
據是之謂同而烏得爲和夫獻可替否因其同者所  
能也故聖賢欲惡乎苟同也然則三子之不同正如  
甘苦鹹辛酸之成乎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成乎

音其不同乃所以爲大同者也子不能于琢素之通  
而施于孺子之守其何足以知同不同之故歟然以  
琢素之歸寧化一質于選召其以爲然乎否耶

觀敬士文集序

卷三 琢素

宣



顧景范先生六十序

無錫顧先生景范以庚午歲六十初度寧都懷世嚴  
有通家子誼未獲親至都門跪捧一觴于是下能已  
于言曰先生其隱者耶胡爲不棲遲岩壑之間削跡  
塵市而屑屑道途或常止尊遂者之於幅湊之地耶  
然則先生其見者耶胡爲不沾升斗之祿一世而位  
乞于著書俟傳諸後世耶豈非生所謂不可得而名  
之人耶今夫規吾知其能爲圓也矩吾知其能爲方  
也執規矩之器而未嘗施吾不能名其爲圓爲方也  
輒教士文集序 卷三 景范 六  
而方圓之體具矣且夫爲圓者必先爲方焉而後圓  
之則是規不能必名其爲圓而矩不能必名其爲方  
也又或爲橐爲銳爲曲爲直矣而先生之隱見將如  
規矩之不能必名其爲方圓耶雖然規必名其爲圓  
矩必名其爲方也而後規矩之大本定人之用也大  
至于不可得名而必至于可得名而其用始有所依  
擬如天地之渾灏不可得名者也乃高者爲日月卑  
者爲江海以至萬類萬物皆可名也而天地之用者  
蓋無名者始也而有名者實也吾願未肯爲莊周所謂

不可得而名之人也今先生隱者也吾將名先生  
隱在乾之潛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其  
九四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成之者賢之  
也此將見之時不可得而名之其曰躍于淵者則固  
已名之矣自茲後六十年吾見天下之人皆得名  
先生先生豈終爲不可得而名之人耶

輒教士文集序

卷三

景范

六

盧牧之六十初度序

盧君牧之自少厚重無澆漓氣嚴善剛恭甲中無與  
敵當吾世父母時君昆弟常至學微子獲識君而繼  
爲吾從子漢柱之外舅何宴會必集因引深知君君  
不喜飲酒然嘗共予飲子不善園藝亦嘗與從君觀  
攻園布置之畧君遂手鉏數十角諾以授口熟此然  
後可以悟全局決勝負友人邱昭衡見而悅之假之  
去遂不復歸深愧君待子之切而予終無能有所成  
也然吾二人各有針芥之投固不在區區藝酒之間

魏牧士文集序 卷三 盧牧一 完

君以外孫娶婦偕夫人來山子與彭子汝誠逢場作  
戲其時君五十有五汝誠與子年亦近五十六年夏  
君復來山喜生外曾孫子嗣池種荷花山頂君日  
嘗二三至上下百數十燈如燈垣途人望見疑爲二  
三十歲人不知君已屆六十也今歲外曾孫週歲子  
方懸榻以俟而長令嗣至傳君以徒步五十里來城  
爲戚友苦留未登山殊使失望令嗣更進季夏君六  
十初度欲予一言以佐觴子因憶初識君于吾世父  
母前爲姨甥而後爲外舅爲外祖爲外曾祖數十年

如一日宜其福之厚老益壯而人莫可幾及也予當  
間君少時與人鬪基不勝君即盡棋局于帳頂仰臥  
默視使週天之數浮化胸中故再得角遂爲第一乃  
知厚重者則必能堅忍以有成此漢高所獨取于周  
勃者也且奕之爲道未可以小視之費時與人對奕  
識者知其必能辦敵謝安大敵壓境猶自圍棋見  
羣方晏遂破符堅若康強如少壯當該甲子周而復  
始之日其將來之所樹立必有通于奕之神而變化  
以爲用者烏可得而測哉烏可得而測哉

魏牧士文集序 卷三 盧牧二 七十

黎子鄭八十序

壬辰仲夏大亢旱山泉將涸日如火子解印別業中  
手偶著應楹間似有熱氣薰人因歎冠冕豈易言  
嚴陞之前不得休息與夫側有爭市去逐揮汗名利  
所在樂不爲罷外是二青當茲之時本自不思投園  
亂散撫長松而憇密竹如坡公所云靜坐此無事  
日當兩日也言未既司馬以翠華客于吉子爲開姓  
字不能答少頃登堂手致一編被讀乃知爲黎君子  
鄭之仲子子光爲其尊公六十從步 百四十里無  
魏敬士文集序 卷三 黎子  
餘從自携行畧來馬視殿之文者也子光歎氣之人  
人不爭名利于朝市而能欲求求山中之文以歸  
稱觴爲務是豈不足尚乎解其親從木一向事無足  
紀述予且不得以不文辭況丁鄭君之爲子世兄弟  
其文行復卓卓可稱乎君夙思鄉里有神童之目習  
制藝爲邑令視君所賞識達人貴官善書能記事具  
父楚有先生常先意承志獨得其歡心先生欲成  
積木就君卒成之木遺像其中先生傾心易嘗召則  
徒步攜登至翠微山中號贊家君子爲門下十先生

七十君從步日暮至求宋君子文以進解然則子光  
所來固得之身歟者也子固樂書之以爲黎君說  
印昭衡曰陶景仰事寫得新異動人所謂化工之  
文覺擬綉繪拾遺者之爲拙

魏敬士文集

卷三

序

贈王仲立序

王仲立能懷志于學，博覽竹牘，屏居僻處，可容膝  
自春徂夏，誦讀不輟，朝暮共日月，月既降，孤燈寒窗，  
與虎豹鸞鳳相爲出入，莫不壯其志，而悲其遇。仲立  
博敏，投未弱冠，時熟讀經詩易及古今人傑行狀，詞  
可數寸，今復讀春秋莊騷唐宋八家以充其志，昌黎  
明允嘗自言知讀書後，猶取論語孟子讀了，韓子及其他  
聖人賢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見  
非可一蹴而至也。韓昌黎答李翱書，其自序得力最  
難，敬士文集序卷三，知王  
聖處過十明，左而答劉正夫，則教以自古能文者，能  
自樹立，不因循而已，則又如非徒學文，而可以爲文  
章矣。故讀書所以變化氣質，世人所目爲迂腐之說，  
而不知文章之本實不外此乎。十八九歲時，亦讀一  
學先君子訓，以學貴有常，不宜能精，時以讀書又謂  
欲速則不達于初，忽之遂致病，不能卒業，十一年無  
所成焉。非前事之覆哉。仲立誠能體茲教者，以堅忍  
其志，吾將見其有成矣。

秋樓文集序

龍之所以能變化不測者，以其有云也。無雲不神，人  
之所以能著德垂軌度于後世者，以其有文也。無文  
不彰，古人有言曰：非文無以輔德。然則人之文，蓋龍  
之云也。雖然，人不能淳，上德又雖極，上而傳之久，何  
益乎。古之傳人，蓋有愈傳而愈醜者矣。固不知述古  
之爲愈也。又或有務牽引以成說，快其議論，飾虛  
而不求乎實者，則何所貴而稱文。德爲賢聖之固不  
廢哉。龍之云不能雨，天下膏肓，前獨自歸其朝夕之  
難，敬士文集序卷三，秋樓一  
觀龍乘之而上，卜天地亦易足貴乎。人又所以昭德  
也不淳乎德者，且不足以謂之文矣。林先生龍之以  
詩文章知各，丁時嘗側聞先生之人，有德者也。然則  
先生洵可當文德之歸，無慙乎先生性好遊江南，北  
山水與陸形勝之地，字不萬日者，乃亦十記山水，爲  
尤多。余前讀先生巨壑洞壑諸作，嘆曰：如由道其地  
而羅羅，則謂諸詠又恨不同。先生遊以具誠，具上俗  
人情，也是先生得于山水之助，又可知也。嗚呼！先生  
博學深思，以遠見廣取，故爲文有雲蒸雨降之故，故

予讀先生文而益思先生之人也

魏敏士文集

卷三 雜記二

生事

析去兒淇產序

予年五六歲時吾母方孕吾季弟體弱常懷忌非市間童婢謫予戲戶外拾山櫻與喫因得咳嗽或甚劇延達近之醫服涼熱劑皆弗效吾父母深憂之謂吾不得至成人及年十三偶有眼科來山樹崎先生薦服其藥輒有驗後多艾數百圓遂全愈今予四十有七長兒淇亦廿八歲淇生子女四五人長者且十齡矣予獨自恨幼多病廢學性慵懶習匪後諸不能學苦造于成就以報吾父母而有以遺子孫爲可愧也

魏敏士文集

卷三

雜記二

予三十後登第三子故今淇年已及壯而諸子多在襁褓中予欲淇知稼穡艱難舉先了所授田一百八十六石有幾分半以畀淇上治家勸儉俾能衣食粗給昔鄒子張欲其子貧以免于亂世其訓之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古人之志意向矣淇慎毋以貧爲愛而役上于利惟願志不懈于問學益加勤焉予庶幾其望之

魏敬士文集卷四目

記

楊梅坪石橋記

盧受齋記

花巽記示兒子淇

櫛臨軒記

魏敬士文集

卷四



魏敬士文集卷之四

記

京都魏世儼敬士著

楊梅坪石橋記

天道猶善禍淫理之常也人能以利濟爲心雖小善亦足補造化王政之闕乃世以佞佛誦經作塔寺遂足致福豈不惑哉先君子性不奉佛然僧或募造亭於孔道蔽風雨覆茗以飲渴者茸圯路脩建橋梁則必倡同志以成之又常作善人頌曰天生賢子使教不賢天富是子使惠顯達夫顯達之人豈必甚貧賤者耶當水而無橋渴極而不得飲遭疾風暴雨而無所蔽賴則千金之子王公貴人與負販傭丐等然則爲諸利濟事非特使人亦以自便人人以便人爲心不徒自便不誦經不作塔寺以自求福而使天下之人實受其福福安所逃乎若是世可無飢凍之子豈特免行路難之歎已耶雖謂王政存草莽可矣辛巳仲秋吾邑下鄉之楊梅坪謝邱二君寓書予兄弟於其鄉木橋而更之以石更乞予一言勒碑以垂永久

子作而歎曰他鄉之無橋者衆矣使皆有人焉如二君之好善而倡之即疊木以濟行人亦不病涉況易之以石乎予往過楊梅坪見其道通入閩諸鄉保往來之會橋木或時朽壞則梗行旅負販者無所得食陳後其父母妻子爲害甚大此前人所以汲汲焉爲橋不敢憚煩今二君復能籌衆力圖久遠其利濟豈有窮哉傳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吾知踴躍從事遠過佞佛者之作塔寺矣

嘉慶士文集

卷八

二



虛受齋記

予既售山頂曾氏故居葺其石之圯木之朽腐者與同志士暨兒輩肄業其中名之曰虛受齋周屋種桃梅脩竹梧桐屋後開地闊尺許高三尺有幾可置盆花植蘭芷及四季芬芳之物所開去土石則移於屋左邊去屋數十武成一小臺下臨絕壁東即長江凡數十里遠近邱壑奇怪煙雲變幻萬態千狀莫不畢收明月當空倚古松而長嘯大將雨雲霧從山脚起頃刻如大海中有蛟龍窟宅莫可恍惚於戲洵異

嘉慶士文集

卷八

三

觀也昔楚莊王盟強臺而勿登彼蓋居君之位懼以逸樂殃民而怠政若子則深山匹夫所謂枕石漱流孰非吾事況藉是足候天地平旦之氣察萬物之情狀陶鎔其固陋開廣其心志云胡不可且夫谷虛也山實也谷根於山則虛而得實之用山自於谷則實而有虛之功至若憑虛而御日月風雨霜露雷電則山得乎谷之先而谷或有不及者子有室以聚朋已之友有臺以受清淑之氣則子之齋以虛受名豈泛然哉遂援筆記之



花異記示兒子湛

子性最喜菊常圍屋繞徑悉植之參差長短各隨其分而位置整齊偶或闕一則心不樂乃是花過春分分秧少遲者則花小而枝幹不茂每晨起雨過俾須捕蟲否則必嚼傷欲求補不可得夏之日別買左徑最高大之菊爲蟲所傷外見蛀如針口以手摩幹內皆空予甚惆悵急歸持小刀於菊旁擇梅樹枝於上卜空適相當者削而納諸其中折綜縛之輔以竹歷朝暮而葉不萎漸覺青翠至九月花盛發過於他株

魏教士文集

卷四

四

又冬月過勺庭見師鞠將鼠嚼傷漳蘭盡去其根治土揀他缸內子笑謂昔人言茅草無根信然矣後幸以活子因呼兒子湛而教之曰天下小萬變不窮豈可以臆度之耶使子不目擊身歷何以知菊可以梅爲骨而續其生漳蘭去根而可活又憶師鞠少時偶折丹桂挿土中即生至二三年後移種他所而地山草堂去年五月菊忽吐葉欲花此皆物之異而世未嘗無者也然遂謂菊必以他物爲骨而尤盛蘭必以無根而後生桂挿則必可活是又惑矣汝性執而不

化卽茲數物之異推之可以槩其餘而窮其議矣

方堂楊夫子曰隨處體認可無疑滯矣行文以質

朴見古

魏教士文集

卷四

花異記

五

儒臨軒記

儒臨軒距虛受齋數十步距吾廬倍虛受齋之十子  
分析長兄命居吾廬遂自率諸幼子居虛受齋於是  
欲謀別業以棲息神志聚勝己友爲講貫資乃基地  
召工築亭於虛受齋之左廣丈有九深如廣少三尺  
迴闔迴廊西南作閣于簷外不數武卽臺爲澤徵最  
高雲霧出沒之處下有不測之谷友人印浦因名曰  
儒臨軒嗟夫君子以恐懼脩省臨事而懼弗畏人畏  
儒之義豈不大矣哉況今之時人之得利不完無屋  
以庇妻子而朝夕錫米之供不足者比比予未能作  
大廈千萬間使天下寒士歎顏而榮茲亭以優游暇  
豫於其中寧不憫憫然惕以愧耶且居山與挽友相  
接時甚寡則將過日積不自知此印浦以儒名軒之  
旨與

魏敦士文集

卷四

儒臨

六

魏敬士文集卷五目

說駭書後

儀賢名說

適園說

敬賢大人咄咄說

從子家杜冠說

智孝說爲周竹園五十

知命說

家棟字說

諸子濟冠說

甥希杜字說

彭憶年冠說

醉聊說

同父說

顯偉字說

漸漢冠說

魏敬士文集

卷五目

楊繼才五十一歲跋

跋陸寅翁論曾孝子

爲從弟漁溪跋孝經

木公手卷爲濟跋

書陸太母七十壽紀後

敬書太人爲谷說後

敬書太人涉江唱和詩序後

書陸寅翁書彭盧諸子二十一歲詩文後後

敬書太人陸省孺六十序後

書王汲公嘔孝子傳後

魏敬士文集卷之五

說

儀賢名說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昔司馬君實童時導若成人七歲聽講春秋左氏傳  
輒明其義及後立朝則能任大事正直不阿肅吏皆  
稱司馬相公更著家法至今奉爲軌度然則他日之  
建樹於其幼已足徵矣庚午仲秋予過貧簪翔升鍾  
君之仲子方七歲對客坐終日不去有成人之度家  
藏  
敬士文集卷五 儀賢 一  
君子與子皆深器之鍾君屬予名之遂名之曰儀賢  
夫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溫公有焉儀賢其日孜孜也

適園說

有先勞其身而後適者有先適而後勞者勞而適適而勞天之道也亦人事之所必然也且夫人不能一於勞而必有適之時以養其勢既適矣又別使勞其心以適一國之人與天下之人此推已之適而適焉者也瑞金揚君能才有適園所以適其恬淡之情也假家君子養病焉林木亭池之勝家君子則甚適了居省侍又從而適也雖然豈足以盡君之適乎哉蘇子瞻謂士大夫宣力之餘亦須行樂此勢而之適也

蘇文公集

卷五 適園

二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適而之勞也然則今日之適淡樸璋靜即他日勞之善者也他日之勞即今日之適之推而致於用也家君子謂保曰君領賢書後益滿然物外不以世情撓其心而君之懷抱遑矣吾又嗚呼測其適與勞哉

敬跋 大人咄齋說

予嘗讀國策深尤管燕益深尤其士及敬園家大人咄齋說賢鮑子而且賢其將軍夫管燕之養士誠如田需所云鄙陋固甚矣然田需輩初未能擇所依歸禮貌衰而又不能去至其得罪齊王乃責其輕士不與赴諸侯嗚呼安而享其利危而舍之豈君子之心乎然所以致如是士者則管燕之過也予於是深賢鮑子而知將軍之能擇士

蘇東二文集

卷五 咄齋

三

爲從子家桂冠說

子剛于昶成兄子諸子書歎子弟承父兄之訓而不克遵守終致不肖因辱或履危機者皆由乎己吾甚懼焉適從子家桂冠來見予因指示之曰夫昶之教可謂善矣使其子弟能率循其書中訓雖大賢可造詣而至乃王沈竟蹈不忠之節王渾有不讓之議豈其父兄之不教哉已則然也今汝既冠成人吾大人字汝作汝字說於汝自立之道備矣然則汝之自立與不能自立在汝之能恪守訓言與不能也在

續說書

卷五

四

而已矣暇他求乎吾大人作通家子冠詩曰衣冠近在身足以爲矜矜其書邱先生來寅後皆切至可爲條戒汝奉而讀之勿忘吾聞吾伯父承祖訓克以自立吾兄弟各承父之訓亦兢兢焉思不敢失學汝慎淑其身舉前規而自足吾澤芳庸多乎哉用述之以易汝冠

智孝說爲周竹園五十

古稱愚忠愚孝子以爲非智無以全其忠孝也夫君爾忘身愚也擇君委質則智矣左右就養無方非智足使親心愉悅乎擇業致甘旨之供非智能使無闕乎擇可而任審仕不仕之道不致辱辱其身以及其親是非愚者所能爲也王祥愚足臥冰以感鯉而智不知以三公而事親爲非義辱身即辱親矣語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祥有惠于孝子者是非智也雲間周君竹園自幼以養親爲急舍制藝而學丹青鄉里

續說書

卷五

五

有孝子之目四方聞君之賢願交焉君名聲漸起爲當輔者所薄席其運籌帷幄施利濟于民無算當輔者深信之欲專任筭錢穀出納君則極力辭謝後專筭者果及禍君潔身獨完有明哲之稱昔智之爲也噫嘻如君者其所謂以智全其孝者耶故予子君五十作智孝說以進

知命說

星學至唐中葉而始備今之揲筮而問者趾相錯也  
操其術者曰言命求之者曰問命然言之者未嘗言  
命問之者亦未嘗問命也安命之理言者不言問者  
不問矣如知命而安之則言者可不必言問者可不  
必問也惟知命而安言者始可言問者始可問矣嚴  
君平賈卜於肆而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日不多取錢  
纔足則下簾讀老子是言者知命始可言也問之者  
勉於慈勉於孝得失任運焉是問者知命而安始可  
問也使言者機巧詐以探問者之情以取問者之財  
問者聞言者之諛則喜拂逆之則怒且以請托而昧  
人以成其事敗其事嗚呼或如是也則言者問者之  
辜罪其可以窮極哉世之爲星學者多矣而賴君某  
獨欲人之知命以安命夫知而安之固非星學者之  
所樂聞也賴君曰知命是誠可以言命問之者誠可  
以盡相錯矣

魏士文集

卷五

六

家棟字說

家棟將冠大人命之字曰浦雲夫南浦自徐孺子而  
益著夫雲者天地之文章也而龍得雲而能神其用  
起膚寸崇朝出而雨天下膏禾黍生草木其用綦大  
然或蔽日月之明或淫雨以害稼穡流漂蕩析亦莫  
非雲之所爲也汝其慎子用雲矣狄梁公望雲思親  
舍孺子挺起子孤生汝有母可事未嘗離膝下汝之  
先世何人乎孔子曰知恥近乎勇淮南曰山雲烝柱  
礎潤興起之徵足自見矣

魏士文集

卷五

七

諸子濟冠說

甲戌人日濟冠大人出趙武冠見諸老一則授濟讀之且命予兄弟繹以聽既予謂濟曰諸大夫訓言善矣然范文子汝藥石也文子之言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驕乃爲不足者也可不戒哉且夫寵者非必極人世富貴之謂體幹感偉寵也不受六極之弱而資力出于人寵也有父師之教育得聞高明之言可以造于有道寵也是皆所謂天寵也以承之寵斯得矣若自驕焉則天寵之者適所以害之所謂車堅馬良南轅而北馳益助之背矣昔范文子退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焉而三掩人子朝擊之以杖折委笄及筆之職勝文子恐代帥受名將上軍而後入守讓之訓也鄢陵之役范句言塞井夷竈文子以戈逐之曰童子言焉將爲戮矣是復以敬讓之道訓其子也故范氏世爲晉卿大夫名顯諸侯豈非寵至益戒之明徵歟且文子已立朝宜子當車行是成人而非童子

明甚其言計又皆足以上人乃祖父訓飾之如是子孫守其訓如是是可以知爲子弟者之道矣濟于勉之此大人使予兄弟繹之之意也然吾兄弟亦當知所以自儆矣豈獨濟哉

甥希杜字說

躬菴先生命長孫名希杜字之曰祖冠其志蓋深遠矣世之人其幼也志不立其長也志希望高遠而不恪守祖父之訓是皆戾於成者也使幼而能置一古賢人於胸中思倣效之則志無不立矣稍長而本守祖父之訓惟恐不及則日躋於高遠又何疑乎且夫徒務高遠者未有果能高遠者也孔子謂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而譏其非求益中庸載辟如行遠必自邇孟子曰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然則聖賢稟傑之業極為高遠而固不出乎日用尋常之間是尋常日用事可以無愧乃足造於高遠而務高遠者不於尋常日用求盡道焉則將爲世之中人而不可得況能以高遠自期乎昔杜祁公勳名著於史籍當與天地無終窮而躬菴先生獨以公恪守祖命持冠而臨險不汚以命其孫之字是可知其意之所在矣希杜其願乃祖命名而字之之義庶乎子宅相有望焉是以易

彭億年冠說

草亭先生有孫曰億年既冠來見坐立甚莊氣靜以和居數日罕聞其語豈易所謂直內方外吉人之辭寡與嘗聞爲名人之子孫難爲賢者之子孫尤難尊王父年八十有四手不停披以殫明聖賢之學億年親炙其間當必有日積月累潛受薰陶而不知者雖然步趨可習而能其精蘊必立志鑽研而後得昔趙文子冠韓獻子謂之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廢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亦廢由至矣億年日侍尊王父自無不善之接於耳目然子以爲韓子之所謂與者交也善進善拔茅連茹之象也不善進不善比之匪人之象也夫童子無交友易曰出門交有功其既冠而成人之事乎尊王父與堂中八先生爲兄弟交皆弱冠時砥礪數十年至白首無間各成其學以名世而傳後此立志擇交之足徵者子固無能益億年也

方堂楊夫子曰波瀾緊密商豐經術此爲神似



醒軒說

子命長兒讀書之室曰醒軒或曰其亦衆人皆醉我獨醒意與曰非也嘗慨夫醉鄉之徒醉而不醒黃梁之夢夢而不覺則大椿與朝菌無以異焉漢近似有志於學其當思常存醒之時乎且夫情欲之偏頗名利之途浸淫而不能自拔於其中何莫非醉與夢也耶此命醒軒意也若曰獨醒豈所敢望哉

卷五

卷五

卅一

同父說

庚辰孟秋盧君孝則將冠其長子錫類問字於予予字曰繼善蓋取其孝以繼孝斯爲善也之義盧君然之既屆期將事或言邑人有與繼善首同者予山居盧君乃與子兄言而更之曰同父夫同父亦繼善之義也翌日同父肅衣冠來見予進而語之曰同父汝知命字之義乎亦知汝翁平日之所以自樹立者乎夫人不同於父則爲不肖子舜不同於父復爲大孝然則父賢而徒人望其同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雖賢者亦何可盡同汝翁生季世而能志乎古長於市井而不染澆漓之習幼失學而以詩自名於時事父母而能得其歡心此汝宜同者也若夫不脩邊幅視世事不屑介意置書硯於履屐之間以爲達又何必同同父能審乎同不同之故則同父之義得矣同父勉乎哉

顯偉字說

陳平佐高帝定天下解白登之圍除呂氏亂功業誠偉矣張負於廣坐中獨視偉平洵知人哉然其護軍受請將金出遊雲夢之計致反者九起阿母后求宿衛王諸呂幾危劉氏吾則甚非之也謝君遜召以軍副顯偉同字於予予字之曰非平蓋知其非而去之則其偉益顯此字之義也作顯偉字說

濟渙冠說

濟渙歲時能毋讓應對淡樸率無華然讀書食素稍敏癸未仲冬濟渙授室吾兄既爲之冠命以字渙少歲二歲於是同日冠而字焉予語之曰濟渙汝其知吾祖父以忠孝傳家而質厚以爲基者乎汝能節是日孜孜焉則涉世濟渙皆有所依據而不蹈末世之習夫涉世固多端非徒揖讓應對之謂讀書能文猶非其至濟渙其勉乎哉

楊維才五十一歲跋

子既讀壽先生詩文曰猶與美哉先生之五十有一  
矣子弟躋堂而稱觴此人境之常然已五十而孳蹠  
進觴于老親此人生之至榮也天之爲豈人力所能  
至乎孔子曰舜五十而慕孔子之贊堯也曰惟天惟  
大又曰無能名至矣而堯不可得老親而慕也是天  
之厚堯不如舜先生五十一有七十八歲之尊先生  
得孳蹠而進觴且賢父乎榮矣哉美哉先生之五  
十一哉先生其百壽而弗辭

龍溪先生文集

卷五 雜著

十六



疏陰寅賓論會孝子

子未旬有五日而得聞兩孝子焉予亦甚幸矣哉嗚  
呼是可慨天下孝子之多也矣天下孝子多而二子  
得傳豈孝子亦有幸不幸者乎夫孝子信難爲也蓋  
聞之者難傳之者難何也傳之非其人雖傳且不精  
不精則磨矣夫聞之不能自訟以改過雖日見孝子  
無益也而何藉於聞之手陰子寅賓王子汲公其足  
傳孝子者耶子固不足聞孝子者也而又幸而聞之  
二孝子者何下邳崔長生寧化會焉也

龍溪先生文集

卷五 會孝子

十七



爲從弟漁溪發孝經

人惟知市便利田宅遂以爲吾有以遺子孫矣廣收珠玉珍異之物遂以爲吾家獲寶矣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所務在騎者淫佚當必棄禮義廉潔之風味孝弟友恭之道逮者一二世近者不能終其身甚至父子相視如秦越人兄弟若寇讐素封之家膏粱之子弟豈盡性惡哉其所以遺之寶之者非其道而教之復無其術故也子從父西谷先生性喜古書名畫嘗購而藏弄之又善與行草書嘗書訓誠之詞以授其二子一日從中漁溪敬抄從父所書孝經一部示子曰此子家世寶也幸爲跋之予展讀如視照乘之珠夫孝經自天子諸侯以逮士庶莫不有其持循而足以敬慎其身苟能世世相承如漁溪之知所寶其永無替矣昔賢謂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於戲若吾從父者其可謂遺子孫以安者矣

木公手卷爲諸子濟跋

木公既隱於浮屠常返里省親宿止僧舍夫人至不顧使孫致手書題紙曰鐵心夫子不開視而火焉然於窮巖幽谷豪傑非常之士莫不殫心搜訪結交而惟恐後鳴呼是非徒守清靜寂滅者所得而比也乃今獨傳公之書法豈不重可慨哉昔賢謂義之以書掩其人公之書大類顏平原之體而孤高特別孺子知愛其書將自木而溯其本則庶幾矣

書陰太母七十壽紀後

以爲身不富貴遂不足以顯親者過也爲親者必欲子孫之富貴乃自以爲顯不知顯之爲道者也夫徒富貴者人奉其富貴以及其親富貴去則俱已耳貧賤而自立與君子爲朋言信而有徵已傳而親與之傳無窮乎友寧化陰君變理貧賤士也有志行自魏無以顯親爲壽紀以廣所賢人君子之言以進錫乎讀而美之曰斯誠善顯其親於無窮者也不審世之君子比之於富且貴之子孫爲何如也

魏徵士文集後

卷五書後

子

敬書 大人爲谷說後

世儼性木強不知所以附融故大人命之曰爲谷竊謂爲谷者益非欲儼之爲脂韋詭隨以變易其初質而儼其變化以適于用斯所謂因材而施之教也譬諸醫不能執一方以治病均是病也而溫涼補瀉之不同蓋其人之血氣虛實有所宜也症脈不相乎雖良醫難爲矣良醫不能執一方以治病教人者亦豈能執一道哉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愷弗友剛克巽友柔克克盡之矣儼也愷九叢身母惟一木強而

魏徵士文集後

卷五書後

二

尸大人之訓曰下而能容隱而不逮見顯者易晦鏡者易鈍具山之形勢也其於問學行已荷身涉世之道不兼備歟仲父命兄曰耕廉大人命儼曰爲谷所謂因其病而施之藥也儼敢不夙夜祗懼以承大人之明訓而日呼之以自惕焉

敬書 大人涉江唱和詩序後

家大人既叙丁觀察公涉江唱和詩儼捧而讀之無  
虛譽無浮汎之辭有若爲草野知交之文者儼因是  
知公爲非常人出于今而追乎古也而又得讀公兄  
弟之詩之丁也夫古者必有德者之言而後傳降而  
中世則惟在于文章能文采者不問其立身行己之  
何若求其文之傳而已故蘇子瞻不以程朱繼孟子  
儼狀以道統之傳昇之韓愈歐陽修也狀韓歐獨立  
身行己之倏倏者也迨至末世不存於文章而惟在

魏敬士文集

卷五

三

于官宦之高下即文章之美惡也持而示人以某宰  
輔之文也某卿貳之文也謝謂嘆賞不暇而已若夫  
巖穴之士雖有高世之行載道之文而諷譽輿焉雖  
不諛譽之以爲美也亦必假達官貴人之名用其文  
而棄其名焉曰岩穴之士易足以取重哉吁此流俗  
之恒情也而賢知之士則不狀賢者不以祿位自尊  
也知者足以知其人其文傳不傳故欲其傳必擇傳  
人而見夫不傳之文過時則盡矣夫豈待後世哉彼  
所謂歎賞不服者則亦一二流俗人而已儼于是而

益歎公之不可及也狀非必于家大人見也蓋公之  
意深遠矣抑昌黎言子厚窮不極難有出于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收必傳于後儼觀公之諸撰  
述與涉江唱和詩之工也又竊歎韓子之言爲未盡  
然也然則拘俗而不能變富貴必易其操者固可憫  
諸庸庸而末可概諸豪傑也歟

魏敬士文集

卷五

三



書陰與寶書彭盧諸子二十一歲前交後後

陰子寅賓曰却身病易却心病難却一時之病易却終身之病難此格言也雖然猶有說焉在夫及時病之淺者其根易扶病馴致于深則天不可得而救使不及病之淺而務却其心病以拔其根以馴致夫深斯時也雖心病難却者已却而身病易却者難却矣此一時之病也即將身矣可不懼哉夫顏子也子能却心病者也而不能使之却身病而三十二而夭而魏教士文集卷五寅賓

卷五 寅賓

四

孔子有斯人斯疾之歎者何也曰天也然必如顏冉二子之人也而後可以歸其咎乎天

敬書家文人陸省菴六十序後

省菴陸君多敦本篤誠之行予歎爲不可及去年冬君之子珖以君今歲六十欲得家君子文以佐賜于是偕友人張孺子徒步數百里又介以其姑夫仙象新書又屬家君子門下士與子兄弟再三請家君子遂不獲以文戒辭噫嘻古所稱是父是子豈不信哉君之懿行傳于家君子序中矣然世之能如君者或自詡其行俯視一切人皆莫已若乃君欲然以爲不足勝所坐齋名烏夜語人曰用自淬勵夫不自足則魏教士文集後卷五省菴

後

卷五 省菴

立

進無窮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傳曰故至誠無息夫不息則久可久則志彌堅而行彌篤年依德而長者也故曰仁者壽誠即仁也君自茲六十以登誠久益至父立誠于前子繼誠于後壽考罔不特君之一身矣因敬書家君子序末

晉王浚公啞孝子傳後

寧都魏世儼頭啞孝子崔長生傳竟喟然嘆曰嗚呼  
今之世固有如是篤至于親者哉余何修而得觀崔  
子之狀貌損衣食以資而使得轉衣食于其父母也  
豈非大榮快之事耶雖然余益自愧矣余平規慈行  
荒積則雖過崔子其又何敢資助之第吾觀王于浚  
公之傳而慨然有懷誠若富貴貧賤無不可與共者  
意浚公必能盡孝以事其親故能傳啞孝子如是也  
家大人書楊材范鑑傳謂欲遏絕陞黜鄙儒介  
勿得拜以污材鑑之墳土使有餘恨余于啞孝子也  
亦云

啞孝子

云



魏敬士文集卷六目

文

哭李元仲先生文

哭林礪齋先生文

同蔡勗居祭外舅曾止山先生文

遶哭吳稽田先生文

哭勺庭仲父文

哭麗公文

同兄弟蔡陸質賈文

同諸子祭族兄漸鴻文

祭胡若本文

同兄弟祭彭西疇文

悼澳瀟文

同諸子祭謝能長文

祭妻弟曾嘉初文

魏敬士文集

卷六

文目

魏敬士文集卷六

文

哭李元仲先生文

人之死惟在其身與其家之盛衰未足爲深悲也死而四方士聞者莫不歎息失望以爲世道中遂少一人者是足深悲也然則儼以通家子誼而致慟于先生猶非所以爲先生勸者矣嗚呼先生樹大節數十牟若日月之麗天當丙丁之際辭徵之書見者皆呼吾心悼以爲外死生遺家族禍患不旋踵然而先生年卒至八十有五以考終命豈非天也夫先生惟能信乎天與命故處撓撓之世以能抗節不撓然而先生死千丙丁之時分也其得至于今壽考以終先生又烏能豫知之哉

嘗觀小人偷生而恒不生君子趨死而恒不死是恭非人力所得而爲人孰不知非人力所得而爲而衆爲之偷生而避死比比皆然此先生之所以爲不可及者矣

哭林侯齋先生文

嗚呼先生何人也胡爲以甲申乙酉隱居山巖而遂以耕稼終其身也豈不哀哉雖然先生之不幸也鄉亦予小子輩之幸也儼生僻鄉先生十都會相距千餘里使天下太平如一日先生入則安處高明之居出則叩馬呼唱于外衢何由至此而儼亦何由得識先生之面則子姪之行而承先生之提命耶先生性平易待人以寬和自治則嚴苦雖後生小子犯之多不校與吾家伯父父儼翠微十餘年及過冠石耕種藝後士文集文卷六 續纂一 二 探茶以自食爲鄉人平事患至公而曲折以結之與已憂等君有勞費常獨任不辭故鄉人敬憚而樂與之親是以過年喪亂冠石之山不險而安全則公口不易而近民民必歸之鄉人謂陳儒子字人下當如此自先生其即小可以觀大乎死之日鄉人執事送長者盈十道野夫鄉人得送先生之祀鄉人之幸也先生生前爲鄉人所服先生死而僅爲隱君子鄉人送之則先生之不幸也漢昭烈有言人生五十不爲天先生今年六十有一先生宜無足哀者而吾伯父

父暨小子輩悲慟靡已若深以先生爲天先生亦若有所深憾而不能瞑目于地下夫豈鄉人所得而知之顧乃與鄉人雜沓而共哭先生送先生也豈不哀哉

同蔡船居祭外舅曾止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子壻某某謹以清酌庶品致祭于外舅曾止山先生之靈曰嗚呼遠不彼見吾外舅耶往外舅常以客爲家十數載始一歸而容貌可得而睹聲咳可得而聞啓事時可得而通今拜別未及三年而遽儼然旅櫬以還也豈不哀哉外舅生于閩閩習毘時卽知名于閩里使天下無變盛平如一日出其才華足以取貴顯于當時既復操遊道行四方一時王公貴人爭傾慕與交詩名日起執選政衡天下風雅十

集二文集文卷六同鄉一四

五國中皆知有止山先生而數十年來人所贈遺及家所故有手揮擲白金萬千百兩若肯以家人生事爲念豐富可甲于邑星莫之與京乃今猶不免飢驅奔走行旅畢世兩地妻子皆有樂日之憂嗚呼守財者恒取譏于世慷慨者自困乏其身達人時上往往舍彼而就此豈亦財之豐膏有命運存不可得而強其天爲之耶抑外舅自爲之耶竊又嘗聞外舅爲貴介公子時卽能交正直勝已之友切劇砥礪或有過動色相規卽怒言糾繩至于流涕終無齟齬情好益

篤涉世數十年處懷季之會變幻通塞靡不周歷而立心清白如璞玉之未琢此則人所極難能而可表式于後生者也嗟夫死生之際盜人之所且難者也况離鄉升于萬里之外獨留不可得而睹遺之不可得而聞含殮不可得而親附身誠信惟付之二僕之手某某詎爲半子中夜以思悲愴當何如乎嗚呼酒漿具陳肴核斯設外舅其亦來格而來鑒耶哀哉尙

集二文集文卷六同鄉二五

逢哭吳稽田先生文

戊午六月僦從勾庭仲父授經聞仲父言稽田吳先生之義心期慕之欲往拜其墓而山川阻隔不能至于是爲文而遙哭之曰嗚呼先生之風何感人如是耶先生生江東蕢山東嶽居寧都翠微相距數千里之遙從未一謀面一通音問而聞仲父言先生之行事立心遂不能怆然于懷者是誠何心也昔韓愈氏過田橫墓歎歎不自禁今僦并未至先生墓而遂不能怆然于先生則先生之風過田橫遠矣嗚呼先生抱大志數十年未少申一二而今遽如是而死也哀哉僦又不僅哀先生也故遙哭之

吳稽田先生文集

卷六 哭

六

哭勾庭仲父文

辛酉二月四日僦繕書所作文多 庭仲父改竄點次淚下不自禁撫案頓足一哭幾絕而拜伏于靈几曰嗚呼僦幼愚下先生長者多不屑教誨行節亦罕激勸之友而仲父獨訓誨有加又嘗謂僦父曰此子質難魯覺觀其志藝尚可教僦偶有一善必盲言于衆使僦有欣然樂爲之意退則諄諄戒勉惟恐僦惰慢其志而無所于成嗚呼惟仲父愛僦望僦之心無刻而置諸懷也憶當庚申季春仲父將遊三吳僦請奉行李以從仲父曰汝稚齒未知任遠行否我不二年卽歸歸卽不復出當教汝輩山中汝惟勤學殫思笑以速爲僦蓋汲汲焉日望仲父來歸導僦之就乎道以漸造至于成也而仲父屢還書亦深以僦學業進否爲問豈知仲父遂不得歸以教僦僦而僦意莫能行其願學之心即今僦數錄所近作文若干首陳几上仲父更能如昔日之沐浴拔論以指不爲切面定其學業之進退乎嗚呼哀哉

吳稽田先生文集

卷六 仲父

七

哭麗公文

戊午九月殯齋先生卒于冠石某旬旬位次之雖哀  
猶有未盡以麗公在故也先生與公所係于天下其  
大使先生存雖不知公者猶知有先生不幸先生死  
而公尙康寧又烏得以殯齋先生之死爲死此某所  
以哭先生而不必盡其哀也宗姓遍天下而殯齋先  
生與公特以賢聞且與某諸父父最友善先生某則  
得時時侍左右聞其言公乃不獲一識而而公之志  
操魁梧之狀則從家大人先生側熟聞知之恍然若  
在吾前也然則某與公雖遠在數千里外其亦何殊  
于同一堂而日侍于側乎某稚齒足跡未能出閭里  
曾作公序以寄嚮往公而願藉簪以就訪公之意乃  
家外舅還書至云公于某月日卒于大竹山中矣嗚  
呼復何望哉是更爲文以哭公慟不自某夫某與公  
固未嘗一謀面而爲文以哭公宜其涕之無從乃不  
覺其呼天搶地者豈僅以其意終不得致而見公無  
從乎蓋殯齋先生時公在爲木死今公復繼先生而  
死某之所以哀公者正所以哀殯齋先生也其所以

哀先生者又何能言乎

蘇東坡文集

卷八

哭麗

九

同兄弟祭陰寅寅文

維年月日同學弟倣倣侃等謹以炙鵠絮酒之儀致祭於陰君寅寅之靈而言曰先君子大祥之前一日子兄弟始克奉柩附葬祖塋張君儒子與君之族疎素至聞君之變不勝驚惶嗟乎君胡爲而出于此耶昔歐陽子稱謝景山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傷遠之氣就于法度豈君六十而猶有接輿之流風耶抑償世疾俗遠追乎屈宋耶聞于尊母夫人之再忌君欲以自經而爲人所持是則其死孝也耶嗚呼哀哉

魏敬士文集 文 卷六 祭陰一 十

君少壯時以才氣稱于閭閻嘗犯難爲邑中驅除患害挺身首訟諸大吏至事竣而後已遇家變每退處畏避如怯夫應舉子業試于縣一冠童子軍不爲學使者所錄遂棄去不復習性好學手不停披凡古人嘉言懿行以及交遊中詩文之佳者莫不畢錄而藏弄之惟嶮強不肯折節下人年四十四爲先君子門下士予兄弟因得論交而君更與世儼齒以弟有之當是時也君長世儼蓋二十有三年君之次子生與同歲而君少先君子乃僅八年是皆君之所特變其

氣質而爲人所難爲也嗚呼君胡爲而知是以死耶豈范文子憂深思遠之義世固不可得而知也耶子兄弟或知之而信者誰耶嗚呼尙饗

魏敬士文集

卷六

士

同諸子祭葉兄瀟鴻文

嗚呼君年而強仕而遽遠然長逝耶君生平親天下  
無難事而信乎人定必可以勝天乃今竟未可以特  
耶君嗚然之母在堂年踰七旬一子六齡其何以自  
慰耶嗚呼君之遇苦矣君之志益可悲也君十餘歲  
而孤即能借諸翁持門戶不少挫于人及家祭已振  
更思擇師取友求有補于身心之學以修養其初實  
惜乎其無所底于成也君性嚴毅疾惡如仇歸與人  
一語不合輒怒形于色然友朋效規責于君詠隱榮  
微或變色面叱君于廣座中不爲怪忠惻之友君益  
親而敬憚之朋友有事視如已事力之可爲雖赴蹈  
湯火不取顧是則君之天性獨出于人者果嘗私  
論執友中肯綮任事如曾君有功諸君二人不少概  
見然曾君性通易忠惻之施隨人而然君則必擇親  
厚者而施此稟于天者有異而鄉曲之譽遂因之而  
分焉譬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君儉于治家不  
終是幅然嘗出金佐人之急貧友不必豐饌潔觴使  
盡歡而去近年銳志于舉手左傳一編雖疾其肘執

蘇轍士文集

卷六

十一

友過從者猶猶疑以相問雖覺知亦適十日而君遠  
死耶嗚呼痛哉發君之堂聞老母之號泣觀則子之  
蹤拜雖行路之人鮮有不潸然涕下者況某等伯與  
數十年兄弟之交而今遂終古與君不得相見也哀  
哉尚饗

蘇轍士文集

卷六

十一

祭胡若木文

嗚呼庚午夏予侍先君子養疴于霞綸園中君居城  
相去二里許有江水隔之君嘗載酒分韻于花月之  
下子或時以事至城亦必就君君則每携手送至江  
干舟發登岸轉入曲徑中停望不可見然後返幸未  
歲家慈六十又一君同甘水壺沈吟乎吳芳遠諸子  
徒步至翠微舉蠶榭旬日甲戌秋君急友人之急促  
筇至一夕而別迨先君子之變君同歐君頓君時賜  
弔唁孤斬然衰絰之中惟相對涕洟無他言時維丙  
子首春也君年甫及強仕厚重能勞苦精神滿腹是  
秋友人逆自章貢傳言君卽世子兄弟皆不信得煩  
君手書始驚相悲慟屢日不已嗚呼子兄弟遭先君  
子大故方欲資同門磨礪夾輔匡其不逮如君者復  
舍我而逝嗚呼哀哉

吳子政曰脫去祭文中一切浮詞方見眞爭筆致  
亦歷落可誦

蘇東士文集

卷六

祭胡

十四

同兄弟祭彭西疇文

嗚呼君抱可有爲之才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豈知  
千百里之幕十數年間稍見設施遂以已乎君負導  
引之術精神滿腹自以爲壽期頗不足道豈知未及  
五十而以四十三歲終乎君視泰晉豫巖若適養素  
不以介意豈知自顧連率僅一衣帶水而家山不能  
遂乎自君之卽世而人人自懼謂少壯強健皆不足  
恃乎君狀貌魁偉性通達雖極大故賢必相與款洽  
如平生歡故聞君之變而悲涕者多乎子兄弟何廷  
執教士文集

卷六

祭彭

十五

性成初與君幾如方鑿圓枘不相入十餘年間君恒  
自反而于兄弟朋友事如已事子兄弟漸與君交好  
而君則安以性命之友相許乎常言吾于寧都無所  
戀獨真率堪寄托若某某者斯世所罕有嗚呼子兄  
弟固無足道然以君期我自期故不益思自礪  
以累君知人之明乎方尊甫先生學家號岳諸父于  
寧都也君與吾兄弟尚未生其時天下洶洶九先生  
隱居萬峰之中講貫砥礪四力之士莫不想望丰采  
以爲一人出而足以致昇平濟蒼生今忽忽數十年



九先生已去其八而吾輩如林君舟之師君公西先從兄與士李君元慈皆年長而才者復相繼下世若之伯季久客他鄉吾三人方思與君暨西向先生諸子糾合同堂弟兄子姪修復易堂舊業仰承九先生之志使薪盡而火傳豈知君又遽逝乎君嘗爲予言吾得田百石率妻子躬耕衣大布衣永不出山吾願足矣故號曰西疇豈知此志竟亦不遂乎君自秦返顧猶手書勸懲謂思規切之言故不久留于秦中諸君慎勿以始拒諫而終棄我乎嗚呼是不獨君之才

東坡士文集

卷六

文

未克展布于世爲可惜而虛懷若谷喜聞逆耳之言尤令人不可忘乎君有冊登兄弟妻子皆無一言以諛惟對客飲酒彈棋遂以長逝其深得莊生知寄死如歸之旨乎君既自達子又奚爲君悲乎昔人有積作墓率朋友故舊歡飲穴中者今惟聽其陳君其將爲子舉一觴而不子吐乎嗚呼悲無已乎

吳子政日以瀟灑之筆寫悲哀之情中間直將易堂前後輩流連感慨不盡嗚咽

悼洪濟文

吾遭吾父喪未逾大祥而百日之內復殤吾二子嗚呼天之降罰甚矣吾既不德吾何所怨尤耶洪生而秀弱然坐立無倚斜聲若清馨濤則狀貌岐嶷人或少逆其意輒哭振屋瓦逾時不休偶失足觸鐵石頭血淋漓頃刻即斃笑如常不復記憶子戲謂其母曰此子雖錘擊不死也故督濬每幾于洪丁丑三月子弔故人安遠途中偶繙先子評點詩歸至哭子一篇心忽愴然既復默誦數遍益悲不勝然究不解其故東坡士文集卷六悼洪濟文



同諸子祭謝能長文

謝君能長沒四十有九日同學某某門生家桂等謹  
以牲醴肅香致祭于神位前曰嗚呼吾儕之所可聞  
且睹未有慘虐過于君者矣吾欲呼君之子出而告  
之且爲君撫養以冀望成人得象君之賢也其何可  
得耶嗚呼痛哉方君之卒丁孤苦偕祖母而來早穉  
也君體弱甚如不勝衣者前後輩莫不哀君之困而  
憂君之未能至于成人也然君倚姑夫賴了已先牛  
得稍長卽喜攻習詩書過絕世俗一切澆漓之氣以  
敬王文集文卷六祭謝能長文  
君忠厚自處信以處友勤以勵身而身亦漸以就康  
頽先生妻以長女倚妻父母以居又聞管舌耕足以  
自給衣食于是向之所歎嗟而憂君者咸轉爲君喜  
許君爲篤實君子以爲非長貧賤者也君丁父以下  
惟君一人今君天絕無嗣且君子也嘗觀世之天絕  
者有之矣幼孤者有之矣拮据無聊抑鬱困蹶不得  
少伸其志氣者亦有之矣而何獨卒于君之一身也  
嗚呼豈其復有天道哉雖行路之人聞之亦寧有不  
爲君悲而累歎不止者矣又何況交好親舊如某等

者耶昌黎謂言有窮而情不可終信矣夫夫孰不知  
多言無補性體罔陳狀亦無所于將而聊藉此以發  
吾悲慘之情云爾哀哉尚饗

祭妻弟曾嘉初文

嗚呼君授室如數月年甫二十人咸望君成立繼吾外舅志以不墜家聲孰謂君遽溘然而長逝耶君爲吾妻之異母弟自吳門歸寧都始識面長吾兄方一歲茲與吾雖外相親敬而情未能盡洽也君在吳門時卽染咯血病歸里無知者吾兄特憐君幼孤而以第三女許字去年九月君忽一失血迫期疾甚劇吾兄迎養山中調治無弗至或謂吾兄愛女宜易其期吾兄不可曰止山先生吾異姓伯父也吾豈忍愛哉夜二又集 卷六 祭妻弟二 子

吾女而不愛其子乎卒如期以女歸君君病遽瘳克成禮旣復一月學使者將至郡君思理制舉藝應試遂居別業中三旬不出以是疾復作就醫于城四十六日而逝嗚呼吾二家世爲婚媿至外舅與吾諸父敦古朋友誼非世俗所可擬吾猶記納君生母時先仲父暨先君子咸遙相規責吾兄遇外舅浙江舟中亦常痛言而君生已數歲吾受外姑命致書外舅復批逆鱗幾不可解後旋里一見釋然且欲君西見與吾相親善君幼孤而歸吾兄輒字以女而吾亦欲左

右君望君成立其意君固不得而盡知吾自先君于見背以來憂苦益不能勝故吾次子獨慟哭之至遂止而勿哭今哭君幾倍吾子矣豈君之遇尤可悲耶君神宇清瑩不妄言笑喜與老成人遊處卽年相若者亦未嘗相忤立志向學至嘔血不寢疾亟時猶諄諄以生母報未返里葬爲言故吾兄深哀之嗚呼君不死于零丁孤苦不能自存之日乃死于旣授室將成立之時此吾所以聞吾姪女之呼天搶地而告爲之淚下沾襟而未能以自己也嗚呼君能不自哀也耶

曾嘉初文集

卷六

祭妻弟二

三



魏敬士文集卷七日

墓誌銘表碣

再從母曾孺人墓誌銘

謝能長墓誌銘

魏母謝孺人墓誌銘

族子宗經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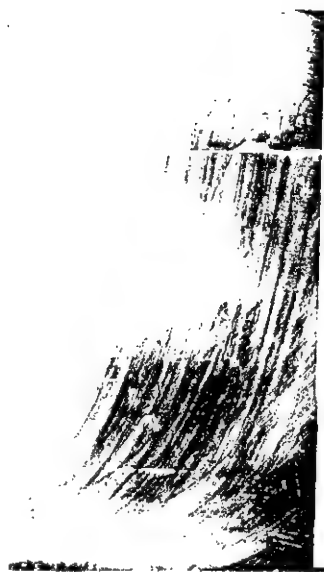
族兄漸鴻墓表

謝式恩墓誌銘

舅氏謝芳草先生墓誌銘

魏敬士文集

卷七日



魏敬士文集卷之七

墓誌銘表碣

京都魏世儼敬士著

再從母曾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曾氏出邑望族予再從父猗仲翁之元配也從祖篤業公性素喜客而與予諸父極友愛予兒時問從諸父過省從祖從祖輒而食飲其時從祖母綜家政不理零雜而孺人之嫗復多病遂專主中饋不以勞其嫗從祖性卞急稍失意則怒不可解孺人每

魏敬士文集

卷七再從母一

詳慎曲體得其歡心見者歎孺人之才爲不可及也予嘗記七八歲時以祀事入城梳櫛髻輒就孺人見其端莊樸素不事華飾從祖嘗當祠祭五鼓召諸子姪起會食然後往孺人任操作無後時又嘗供膳食至半客有至者從祖命撤去原饌易以饗客味不敢減亦不敢變如是或二三至焉或五六至焉須臾時出辦乃色喜少緩即獲罪從父嘗爲子述孺人往事輒悽然形於色然予聞當年從父與孺人未甚諧笑語孺人亦未嘗必求當於其夫乃孺人之事舅姑宜

力無弗至而從父悼孺人至今未已嗚呼是可謂  
之兩難哉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子宗儒娶  
胡氏女一適邱御天孫男二人孫女一今以己卯年  
九月廿八日卜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雖經素古亦罕聞孰可方駕惟我孺人事信則傳  
視茲墓銘

魏敬士文集

卷七

再從弟二

二

謝能長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世宏字能長爲寧都望族少孤而孤  
七歲喪母祖母盧撫育之孝事祖母如母祖母死哀  
毀骨立自八九歲避亂翠微山中因得親諸有道君  
子而君能恩慙自持不染于末俗故于君之卒也多  
憐惜者君五世祖諱某初貧甚以負荷業養其弟某  
讀書後第成名季廉而已以勤儉饒于財凡富之所  
稱素封者推翁爲首矣曾王父諱某遷貢生王父諱  
某兄弟四人皆諸生而子母氏與君同族屬甫出五  
世敬士文集 卷七 能長 一 三

服當是時也外王父則亦貢舉于鄉其二兄俱領于  
學官居大庾孺子母參贊于八衙宇相望冠蓋相趾  
錫亦一時之盛也及鼎革後子男氏以貧不能自存  
變業爲商奔走日不暇給而君則幼孤無所取衣食  
藉姑夫賴翁輩始免饑凍長敎授章句歲得束脩數  
金乃克製大布衣足粥米之供

君

事前輩以敬爲人謀事必誠必信而勤于學問質魯  
純然乾乾不磨其志每課諸生竟朗誦至雞鳴聲動  
屋瓦嗚呼君之心必將以爲復瞻家聲奉前而起後

也豈知天遽奪之年而日絕其嗣乎君卒爲某月某  
日年二十五時子奉家君子還自輶舟中聞君訃宗  
君子與子皆慟食道可惜者八九至家而君已就窆  
矣君父諱某字美仲某之次子繼于某妻賴氏卽  
君幼所藉資姑夫之長女也當君之歿賴氏引縊自  
縊者再四爲人所持得不死銘曰

男秉義程女亦秉貞舉世之生也頌其死也榮嗚  
呼能長乎烏可以不銘

程子文集

卷七

墓誌

四

魏母謝孺人墓誌銘

謝孺人歿之三年將葬其子家鉉奉狀來請銘孺人  
爲子族兄漸鴻之元配也兄自庚申歲與予論交于  
家居孺人舉兄聞予至城必親相道涎而止于其家  
劇談飲酒常漏三下不休孺人治中饋無少倦滿若  
寸莖皆出其手當孺人之初沒也予聞而造兄兄捷  
胸頓足迎門而相謂曰子其爲我誌斯人之墓吾母  
斯人矣吾負斯人矣斯人之存也能竭力以事吾母  
賓客至止者酌滌之設無擾吾應又官佐吾所不及  
今則已矣子亦爲愴然者久之孺人年十七歸于兄  
未二月而遭翁之喪百務旁午兄以冢子總外政孺  
人攝政于內事無巨細多獨任焉甲寅之亂兄避兵  
官人山其時田園荒蕪征徭繁急軍吏以歛兵餉爲  
名每張弓抽刀詐取平民財帛稍遲則禍不可測孺  
人知之不待兄命輒脫手劍俾先賂款餉者家以無  
擾後君日苦養殯附不繼而兄奉水月甘旨無少缺  
者孺人助之之力爲多也乙卯春兄得咳血疾孺人  
出服飾典醫以給藥何疾遂以瘳及亂予兄遂居城

程子文集

卷七

墓誌

五

舊子學孺人則深衣素綃紉鉞以佐讀史中兄補弟  
子員性益好朋友往來無取暑孺人晝夜操井臼精  
烹飪至今里人猶相習而傳之兄蚤有外侮香潔將  
半孺人以一勤苦恩復舊業飲衣懷粥人所不堪已  
已兄復病性尤下急孺人一子順承未嘗少忤意然  
子女已長大足以供事而孺人雖湯藥之細必手致  
未沾床第者一月許私語諸兒女曰子得以身代汝  
父汝輩則有幸矣世儂曰嗚呼若孺人者豈不甚賢  
矣哉嘗聞兄言孺人偶以微事不解兄意兄怒甚按  
其胸五指痕屋屋印頰上孺人淚猶承睫而勤勤手  
湯藥不置兄用是深自悔恨嗚呼此孝子所難能者  
也孺人曾王父諱某明進士歷官雲南布政王父諱  
某遷貢生父諱某母某氏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  
月日享年三十有八生丈夫子二長家紱次家維女  
子三人長適某次許字某次幼以某年月日葬某山  
之原銘曰

无逆中饋大易之吉酒食是議小雅咏室以順爲正  
聖賢斯述淑媛之考勸勿失而宅既寧夫子承卿

族子家紱墓碣

子族兄漸鴻之長子家紱將葬兄過予而言曰是子  
也幼能幽畫事我稍長知我篤于朋友而事我之友  
如事我焉是令我不能忘者君其爲我書其封墓之  
石予作而歎曰經所稱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家紱其善于讀經矣充其所至詎可量  
哉惜其年僅十有八而歿也家紱生某年月日卒某  
年月日以丁內艱遂未及冠未字未娶故子僅以族  
派碣其墓如此

墓志

族子

七

敬兄潮鴻墓表

嗚呼君生平不能解阿隨人是非遇事果毅才足以副其志而居常言期期如不出于口晚尤好學問欲親師取友陶鎔其氣質造于有用惜夫始及強仕之年而天遽奪之算也君十八而孤卽能偕諸弟持門戶未嘗少挂于人後更嘗出力于閭閻間不平事姻族轉依賴之有過朋友規責或于廣衆座中面折言能委曲順受退益加敬愛讀書識字句必搜訪明瞭而後止持家儉約妻子常衣敝衣食蔬糲之食然有

墓表

卷七 墓表二

八

客至必豐潔以待友未生子者爲哀資助置側室壯年喪偶未肯續娶及長嗣亡乃謀廣子孫之計嘗貧未有常君意者而君亦遂逝矣子自庚申歲與君論交其時君意氣甚盛而有賢婦士中饋一內賢子侍左右奉賓客于外豈知十餘年中君喪妻予銘之子表予誌之今乃復表君之墓也嗚呼寧不哀哉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會廷字漸陽晚欲自進士學問更麗紫齋出邑生入太學父諱某武學生母某氏生四子君其長也元配謝孺人生男丁二家絃家

維女子三人今以某年月日將合葬于某山之原家  
莊先君卒今捧狀來請表君墓者維也始十歲子見  
之不覺涕淚之沾襟云

墓表

卷七 墓表二

九





謝式思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朝燕字式思閩之寧化人也。父諱某官御營都司父諱某邑文學母施氏生三子君長其伯父諱某太學生太學早世未有嗣君生而穎異王父遂命君後太學年方三歲遭王父喪總棺號泣不輟迨年十二文學君卒于京口君哀毀成禮丁卯補弟子員有聲庠序母諫之曰汝孤子母多出遊毋家飲君或偶出刻期命還事無巨細必咨母而後行母或怒屏息侍奉俟母養顏乃敢去讀書外塾少暇急歸省母

謝式思墓誌銘

十

歸定省常侍母坐終日無倦容于先世手澤什襲藏弄或言先人遺事則肅然改容每月朔望及祖父生忌必灑掃寢堂恭薦醴肴未嘗或怠間出私財以佐宗族祭祀將析箸君應得太學所遺產產倍二弟君詩于母曰吾兄弟如一身豈忍已厚而弟薄乎三三分之與兄弟議論恒至夜分不休或爭辯事理如同勁敵過郵相切責無少貲二弟偶論經濟未必理學所能辯君奮然曰經濟不本理學終非真經濟豈徒負才氣者足辨天下事耶君剛方性成常面折人過

非同氣者望望然去之于廣東諄諄中獨正襟危坐或謂以爲迂然君從不私議人過事父之執友及親屬尊行必敬愛人之托必終所事損衣食之餘以資困厄故人多以君爲長者甲乙之際邑所稱故家大族悉罹禍害君始弱齡以文學公交遊之力遂得安全君性不喜嬉戲是以能諳練于事常懸策效者十而八九讀書則閉戶低幃不聞其聲病亟時猶理諸經手事條分縷晰家人咸勸止之君嘆曰死生命也未生子亦命也吾爲長子任事久不有以遺子弟將

謝式思墓誌銘

謝式思墓誌銘

十一

無所考既復摘二弟平日性偏謙處以相親乃題君生于壬寅年八月廿一日辰時歿丙子年四月初三日巳時享年三十有五娶同邑雷氏太學生諱龍女無子遺命繼仲弟長子顯勛爲嗣巳卯閏七月初八日將葬君于典善里盧家坑之大墓理王山向友人張孺子以書來言曰亡友式思挺自孤生今齋志以殯使其湮沒無傳其誰之責也而君季弟繼台偕君之嗣子以書來請銘嗚呼子與君雖始一謀面而辱君季弟下交有年且孺子爲子石友蓋篤實君

子也其言信是以未得辭銘曰

既生之復天之造化何心賢智奚爲幽室永閉萬古如斯

謝芳草先生墓誌

卷七 謝芳草

十一

謝芳草先生墓誌

先生諱薰字芳草系出東山謝氏外王父襄城公之  
季子也年十三而孤母命來寧徵就學于勺庭先生仲  
父繼同先父母居共費者十許年每事必咨詢而後  
行初外王父之析諸子也欲以先生所受數千金產  
托于先君子其時先君子年始弱冠辭後丁喪亂內  
患外侮交作先生所受產蕩盡先君子爲之竭力經  
理官損已以益先生不惜也先生幼聰慧父母皆鍾  
愛之故受產雖均而多得服者其從事先仲父也適  
遭家多難先仲父以大義相勸勉先生遂以已產出  
讓不較然職是不能安坐肆力于學奔走四方業賈  
以資生雖極困未稍怨悔嘗笑謂先君子曰冀君肯  
受先人托吾當不至是先君子以大廈將傾答之先  
生少先君子十歲當先君子見背之日先生悲慟幾  
成疾人或寬之先生曰吾姊婿也歟吾事之如父何  
過焉先生素羸善病然壽至古稀抱疴踰八月而終  
二外弟奉侍湯藥久而不懈張素克盡其誠親友見  
者皆謂先生得聞教于君子之所致嗚呼其信然矣

魏敬士文集卷八目

雜著

爲彭存訓書扇

授家維左傳書示

紀澳兄事

示諸子汎作

魏敬士文集

卷八 雜著

魏敬士文集卷之八

雜著

寧都魏世儼敬士著

爲彭存訓書扇

尊君子命僕書訓誡詞於子扇頭雖然僕何能哉因  
 述爲童子時聞先生坐言以壅尊君子意敏齋夫子嘗  
 教僕曰讀書所以變化氣質文章才技同末節耳若  
 不能敦本然之性孝悌忠信雖文高韓柳位躋鼎輔  
 非君子之所取而滋今後世之指摘也僕至今不敢  
 忘愛夫以德化垂教者今之世何可多得聽而不以  
 爲迂闊者亦難其人足下賦性開爽今爲童子輒能  
 復書義規規可聽曉書朗朗然非僕幼時所能及然  
 人有一言道於心必勃然起剛狠之氣見於眉目語  
 頃啞不能出胸噫此殆未可也夫不能受逆耳之言  
 者則必以己爲是以己爲是則過不得聞過不得聞  
 則日驕蹇恣睢習而長之則妄爲妄言狠已做人道  
 父兄之訓拂師友之規內之戚賁墜之行外有辱辱  
 之害皆由嘉逆耳之言輒至於是不可不懼哉是必

敬承長者之訓而力行之知規切者爲良友益說之  
愛之氣質之萌必自省察之曰不可不然而後有學  
家君子嘗訓僕曰人之病各有所鍾當識吾病之最  
深且固者何在凡行一事出一言輒內省曰得無與  
是乎久則日損損至於無矣僕不敏謹以所聞於長  
者之緒言以略發即先生變化氣質之語以相勉勵  
子過庭之際當必有精切之間非徒淺義之足以爲  
他山也



紀淑兒事

子幼沾痰疾六歲嘗咳甚偃不能起夜則痰流床  
褥遠近迎醫診視服藥病口甚矣艾無效父母深  
憂之以爲終不得至于成人至十三歲忽有眼科  
楊順伯先生于山中頑翁偏而業醫者也躬庵先  
生與語悅之謂先君子試倩視子服其藥有效兩  
月而全愈十六歲先君子爲授室二十生長兒洪  
間六年舉女子一又二年生洪又三年生萍白生  
洪後十餘年中身無所疾苦而兒子輩長者十餘  
歲幼者六七歲或四五歲漸成行列父遊謀爲鮮  
所酬語戚友咸謂子爲順子私自快揚益惟有德  
者可恒處順而無所拂逆無德而處順則拂逆之  
來將不知所底止況予之多愆咎者乎乙亥丁先  
君子大故天崩地坼家門之變極矣乃未數月而  
長兄一病幾殆沉疴百數十目爲之驚魂捧指不  
欲有生兄小愈彭氏弗歸寧復病漸死次兒洪幼  
兄腐柴天行更患痢五六旬劇甚醫者絡得十門  
至歲終罕有寧刻繪謂拂逆之來驗矣亦亦矣無

以加矣閱數月爲丁丑閏三月予往隣邑弔友人  
旬餘抵家聞孀發疾七日瘳予不及見哭之彌  
而澳已就醫居城踰三月復不治嗟夫先君子之  
德渾足以覆庇諸家人故子幼膺危疾而獲全  
今子之不德遭先君子見背未暮年而家門多故  
木再椿而澳瘳相繼淹忽且在九十四日之中寧  
不哀哉澳尤聰慧可念其亡以丁丑六月二十日  
今復值是日子哀不自勝君澳之依俟在吾左右  
也因泣而紀之

東坡先生集

卷八

四

澳生于庚午六月廿三日丑時是時子侍先君子休  
暑會昌之霞綺園越五月而始歸澳見子視繼子抱  
唱服如畫服肉似玉雪至週歲能曉人喜怒四歲身  
所著衣履襪不汙間教以壁間詩字十不失二三六  
歲入塾學數月後拱揖舉止若成人每歲時伏臘及  
課畢館師必索筆墨對寫所習經書不喜他弄七歲  
能手疏間王父母平安以故王父母父母母叔父母  
莫不鍾愛之戚友見者咸欲得以為婿遇清明偶率  
往祠堂諸兒童多相從戲澳獨端拱立不入其隊族

之尊行見之皆喜常以棗餌誘同起居或有見與澳  
同年生其父見澳後歸家輒見不止嗚呼豈知澳八  
歲而一病以殤也澳病近百日日藥三劑予命之服  
不敢辭是日朝食予欲其飯猶勉強啖四五口端予  
意欲其多進更徐答候之予聞豈知未及午食時而  
澳以法然長逝也嗚呼使澳養至成人事子必能  
視子無形勝于無聲且能亢子之宗繼先人之業以  
無隱顧惟子不孝之罪髮難數足以不能自諱  
澳容止端懿豈獨于哉此子所以每憶澳而氣與胸  
應百感交集不能已云

東坡先生集

卷八

四

五

授家維左傳書示

予既點閱左傳竟授族子家維讀之因謂之曰維予汝知汝翁昔日與予之交乎汝翁與人交多否少可而于予獨無所吝性卞人多委曲之而汝翁獨嘗委曲以待予予有事視如已事汝翁有過予規之十從八九焉予深恨山域異居未克匡汝翁盡合于道以共相與有成而汝翁遂早世至今尚有餘憾故予嘗語人曰漸兄知我勝我自知又曰予負漸兄漸兄不予負也當汝翁病篤之日欲籍所有產業托汝于予

家維左傳書示

授家維

存

予自分短于才性不耐會計恐未能興造以遺汝教汝至于成立則負死友爲尤甚是以寧逆汝翁意于生前而不取負愆咎于既往也然予烏敢以未受汝翁之托而一日忘汝不望汝之成立乎汝翁末年尤嘗左傳一書病時予嘗往省視汝翁必于一二則與子暢論幾忘疾之在其體迨易箆之際指兄編屬子曰爲選授吾兒子讀之子誌而勿忘今汝年十四矣可以讀是書矣夫左氏于家國天下經權之故無所不備而辭令文章尤爲優世所宗子則謂汝初學宜

先知其有忠誠敬愛之心而見之于揖讓應對之可法者以淑其身如蒙晉公子虞而儉文而有禮楚子知其必返晉國宋公子都說有恤民之心臧文仲曰是宜爲君夷吾受玉楮內史過謂王曰晉侯其無後乎莫敖舉趾高關伯比曰莫敖必敗凡動作威儀進退語言之間莫不有禍福相爲倚伏若形之有影響之答聲未暇一一悉數于特引其端使汝知所警蹊履遠禍以近福由淺以達深則汝翁爲有子矣嗚呼汝翁待子如親兄弟故予與汝言不似華而以

家維其識之

家維左傳書示

七

甓湖聯吟集七卷

〔清〕李光國輯

清乾隆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詩發乎情情之爲感也微而其相得也密也  
寒詩會所由惟有歷年聯七子若一人  
君雪鄰輝巢先生子也先生詩名布海內  
中丞選刻十五子詩先生風格最上此其淵源有  
自而七子之切劘於是者良非苟焉已也無何雪  
鄰謝世七子者情不忍忘仍於冬至後刻期舉消  
寒會如故至是復舉所得詩郵筒千里質吾友於  
祁閭然則詩之爲道誠無間遠近而七子之用情  
亦綦深矣其詩之工也固宜且夫觀人必於其所  
與余未得交七子余固知吾友定齋性耿介未能  
諧俗不妄許可而七子獨推定齋定齋獨爲余稱  
述七子其必有咀至味於太羹叩遺音於朱瑟者  
不然當世名公卿力足以張七子者正復不乏何  
前之見推一不諧俗之定齋而又且索余於寂寞  
之濱邪嗟乎詩發於情者也吾永吾情而已情不  
淡曷以永即知希我貴并不入七子意中而張之  
云乎哉顧余聞廣陵陳孔璋建安七子之一興化  
宗子相又明七子之一後先相望率皆鄉中前達  
其情爲之往乎抑別有託也夫會盟歌詩永言觀  
志安在古今人不相及余今復觀七子之志矣時

乾隆十九年歲在甲戌長至日涇上趙青藜題於  
紫陽山舍





詩莫盛于唐倡和之體亦莫多于唐若元白若皮陸其較著者矣自宋以下逮元安陽許氏而其體彌盛今所傳圭塘欵乃集是也明代王李倡七子社高風所扇作者繼起蓋友朋萃處之樂以道相與而端緒時見之于言詩言志者也則七君子甞湖聯吟集之所由刊也憶吾鄉自秦淮海後代有替人予爲童子時猶及見魚川李先生畫却殷先生檀却賈先生諸老輩扶植風雅作騷壇之領袖迄今數十年來音徽銷沉寢成往事吾友李君雪隣于乙丑丙寅間賡續前事復整壇坫于三十六

雪隣集卷序

一

湖之側時昭陽李君定齋亦與焉有志之士翕然從之不幸雪鄰下世定齋亦浮沈博士員中風雅一道不絕如綫而此七君子者顧能服膺舊聞益加恢廓風晨雨夕撫景寫懷訓答之篇積而日富嗚呼詎不謂之卓然者與今就其詩按之大抵人不一體體不一例詠園沛舟譽泉和平之音也時亦踴厲風發椒園荆門冲寂之響也而神采內蘊奕奕有餘禮畔鐵崖則奇情肆溢硬語獨蟠希踪昌黎而與之上下是皆本其質性所涵學力所到宵心而出不假雕飾發諸言志之本洵有合矣友

朋萃處之樂亦孰有樂于此者哉或曰諸君子抱魁梧杰出之才方當發其光耀以表見于世驟爲此窮者之工不太早計乎是又不然劉于政云詩起于思思然後積積然後發發然後流初不繫乎時之早莫也今諸君子揚風托雅角險闢奇此倡則彼和一倡則衆和其神于其聲鏘鏘譬則金石之互宣官商之遞應唐宋以來詩人不具論卽謂大暢雪鄰定齋之宗風以上續魚川畫却檀却諸老輩未墜之緒豈不可也予老矣不能爲泚澣洗亦安所事不龜手之藥顧平生結習未能自割尚思從事壇坫奮其一吹與諸君子更倡而迭和焉不識諸君子許我乎否也同學弟夏之蓉頓首拜序

雪隣集卷序

二



雙湖聯吟集總目

卷一

陳兆蘭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五首

卷二

陳桂

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一首

卷三

宋鴻儒

古今體詩二百一十九首

卷四

沈均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八首

卷五

李貢

古今體詩一百五十九首

卷六

賈田祖

古今體詩二百三首

卷七



沈 鈞

古今體詩二百二十三首

雙湖聯吟集總目

人之明昧相去豈不遠哉虛生明塞生昧謙生虛  
滿生塞此恒理也晚園陳君與雪鄰同舉戊午鄉  
薦雪鄰病廢偕里中六七韻士聯銷寒詩會雪鄰  
主盟晚園以同年生退列後輩敲詩質正何虛懷  
謙抑與夫詩中徑路如遊名山非問途不能得其  
妙境彼昏不知也晚園詩老韓扶蘇蔚然深秀無  
艱難勞苦之態而官商溜亮詩家正宗也然猶不  
肯自是屬余選訂嗚呼世人幸得榮華強與筆墨  
爲緣往往自成一編而又恥于較削及居久不疑  
必將旌麾壇坫自誤誤人其視晚園爲何如也然  
而晚園已屢蹟公車矣定齋李光國題

雪鄰集卷一

一

雙湖聯吟集卷一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陳兆蘭

咏李雪鄰先生齋前宿惠

勵志詩用昌黎答張徹韻

元日立春三首 龍燈行

擬桓宣武王景略贈答詩二首 有序

擬張魏公蘇雲卿贈答詩二首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周條侯 王景略

雙湖聯吟集二目次

張晉公 李衛公

賦得月斜樓上五更鐘

秋日集雪鄰先生齋中

觀宋寶祐登科錄 促織

唐史雜咏十二首 選五

五代史雜咏十首 選四

沈大以任池亭納涼二首

讀韓昌黎詩集 任節母詩三首

聞李魚川先生崇祀鄉賢喜而有作

春園六丹 選三

王蘭  
茶花

杏花

苔

讀孟襄陽詩集

讀蘇長公詩集

讀秦太虛集

沈孝婦詩

有序

賦得長河落日圓二首

選一

讀王川子月蝕詩

南陽

夏鎮

白洋河晚泊

瀆流至天津關

渟沱河和仲大品崇韻

過柳林關至大長溝

雙湖縣集卷一 目次

二

鄒縣謁孟廟

晨渡沂水抵旅店

過惠濟祠二首

題雪鄰先生冬夜說詩圖

雪後沈二虞襄移尊蟄室小集

濟寧登太白酒樓

讀古詩十九首

贈別賈七稻孫

過江望金焦諸山

有懷

秋社

落葉

送李四翮飛之山西

宿湖港截句二首

秋聲行同沈虞襄作

秋日山邨即事四首

王石谷魚川書屋圖

李廷珪墨戲

襲堂

題蘇若蘭迴文圖

聞雁

感懷二首

盆梅

玉蘭沈虞襄齋中賦

桺

蝶

金石交行咏韓昌黎孟東野

雨

題邑侯許公畫冊

國寫細雨騎驢  
入金門詩意

寄沈虞襄山東

雪二首

題畫

春寒

雙湖縣集卷一 目次

三

東宋大惺中

春雨

曉發二首

選一

示友

咏古十首

選三

陸士衡  
李太白

謝康樂

秋日集夏筠莊侍御園亭

立冬前一日小集李四翮飛齋中

冬至後集椒園見盆蘭忽開一箭詩以紀

異

界首鎮

瓶荷

雨霽同大小集賦夏日讀書樂得樂字

題江左十五子詩集

猿

鴈

蛙

蟋蟀

小鳥行

早秋歸自東鄉

山村霽後

讀書聲

讀李翺飛詩有感

同人歸自西齋復至草堂月下有作用唐

人韻

殘雪

春曉

元祐黨籍碑

迎燕

雲南詩集卷一 目次

四

雪坡蘇長公清虛堂韻

無題二首

醉歌行

周孝侯

西園坐雨

小港中觀漁人網魚所得皆寸許者感而

有作

獨酌

景忠烈祠二首

東鄉有懷宋大

登寶應泰山殿

菊

愁霖行

風

春暮懷李定齋先生

五日觀競渡歌詩悼亡姬張氏二首

水村即事

美女篇

題三十六湖草堂詩

送五弟騰芳之浙江

冶春五首 選二

覽湖聯吟集卷一 目次

雲南詩集卷一 目次

五

寶湖聯吟集卷一

陳兆蘭 牛香谷號晚園  
著有相類集

咏李雪鄰先生齋前宿蕙

我行出城北時叩幽人扉長松聲謾謾高桐影離  
離軒西半畝地種蕙彌紛披貯以黃磁斗年年揚  
光輝今年望舊叢花疎生意微主人更愛護凡物  
貴所希嗟彼空中千枝與萬枝不獲君子賞但  
嘆蕭艾欺此花雖零落翻受非常知物態隨遇合  
緬懷尼父辭

屬志詩用昌黎答張徹韻

寶湖聯吟集卷一

哲人開聲蹟愚者傾耳聆竇此知覺身非寄委頓  
形影賢八百歲羅悟十二齡古人分寸陰悼老無  
時停奈何衰殿流茂聖同飄萍放情驟五典鑒智  
侮六經含沙蜮射毒聚響蚊成震黑風走郊郭亦  
日韜牕櫺不隨信信聲橫使災禍丁江河一以潰  
誰能塞建瓴迴瀾無巨手百川終不寧滔滔下昏  
濁一泓猶清冷搗泥且不忍何況吞羶腥鷗羣樂  
幽澤雁羽翔疎汀適趣自浩浩忘機自冥冥不羨  
萬仞岡不慕千里溟方觚既難鑿門牡常靜局三  
杯中酒聖一曲託歌伶飛鷹不上鞦韆馬喜脫駟

矢心獨聖域問渡希仙舫時遊公超市或坐子雲

亭編蒲還緝柳鑿壁復囊螢願荷金鏡刮永使磻

睡醒如魚赴巨壑如鳳添修翎初猶漆黝黝漸乃

燈荧荧深奇必窮穴絕險能臨陘維地鎮五岳維

天懸列星斯文起命脉萬古所儀刑男兒重節義

炳耀垂汗青五陵年少人意氣誇輕傳輸財驟通

籍遭時遂勒銘一朝墮坑塹身世付濁涇我無負

山力休持撞鐘達名教有樂地孔周揖戶庭自分

老甕牖豈爲拘囹圄文采志氣揚因風感天靈白

眼一何愚但如蠱蜺螟其言既清亂嘈嘈空說鈴

寶湖聯吟集卷一

二

出技五都中祇悅巴人聽卞和一塊玉鏗然奏瓏

玲能以徑寸光敵彼雲母屏胡爲獻之哭不使韞

匱罄壯夫秉孤特下士感彫零蒼松鬱澗底要勝

階頭冀人生無負操何異化螟蛉嗟余歷塵劫壁

立恥整餅求聲惟故人情好如鵲鶴詩書敦夙好

攻錯厲新硎欲以鄙陋軀揚之光明廷悲哉子陽

儔食祿方高麗

元日立春三首

三朔桃符戶戶新六街歌吹報芳辰不替銀勝詩

唐制却薦辛盤學楚人幾日凍雲低覆屋一聲檐

鳥暗移春傳生自此饒生意底葉三郎羯鼓頻  
董子年來只下帷天中近客故荆扉冰花此日從  
頭落綠燕誰家入鬢飛列炬那如丞相富談經應  
比侍中稀獨憐甕社波鱗渙取次琴高入網肥  
懶貼宜春寶字箋青湖如願可依然繞簷琴筑宵  
來雨是日先拱闕雲山夢裏天萬事何如蕉葉滿四  
時幾見荔枝圓洛陽人家元春回漫向樓頭望草色  
東風又一年

龍燈行

一聲鼉鼓來長街叢叢簇擁爭喧喧剗青健兒何  
旬旬煜燐四照排火城儼如銜燭下天門大地爍  
爍皆光明焚煌炫轉駭遐矚蜿蜒十丈都相屬蛟  
宮倒壞赤城居千燈連綴櫟其腹通身鱗甲森之  
而掉頭掣尾還屈曲翫毛不數後祝豐那放逐隊  
相犄角我聞神物噓風雲出入天淵難馴伏如何  
易制同蝦蟇蠢蠢隨人伸與縮君不見白雲漫天  
旋釀雪真者行空假者滅

擬桓宣武王景略贈答詩二首有序

王景略蓋世材也終不肯爲晉用後世惜之嗟  
夫猛豈須災忘晉飛揚跋扈非人臣矣察

其不臣而去之秦非猛志也死不背正朔君子  
爲惓惓焉爲作相贈答詩以明之

宣景創大業武功忽不競誰無包胥憤坐使戎馬  
橫猥以澄清懷遂荷方岳柄提師西蜀疆劍閣腥  
羶淨妖星熾三秦豺虎路未平嚴裝出國門馬肥  
角弓勁殺氣凌邊域指麾具全勝壺漿爲我來豪  
傑會當應江東需卿曹努力舉大名十桓

油油者牙泰高者陵廟神州竟陸沉王師空骨  
暴公本忠義家敵愾奮前勦頻年遠征伐雷霆疊  
震耀萬里揚旌旗咫尺長安道披褐有狂徒慙慙

辱公召天步方艱難樗櫟竊所料行矣各勉旃盛  
名不可躁王客

擬張魏公蘇雲卿贈答詩二首

喪亂亦云膺興復在須臾宣光洵明哲赫怒威邊  
隅枕戈厲宵旰帷幄需良圖浚也樗櫟材伴食羞  
中書惟君素奇傑利器韜昆吾別來寢飯佳因風  
懷遠謨豈不念傾覆庶幾同芸鋤勿以益世勲了  
此十畝蔬莘野與南陽皇皇兩耕夫君其繼前軌  
懔然出東湖張簡

乘高而四望中原多剋杞相公宏願算誓刷戴天

恥殷勤念故人，緘書遠煙水平生。於陵心沉淪到  
今矣，自顧枯朽骨，策御何能起。四海多管蕭，撫髀  
待知己。公其好延攬，澄清立可俟。露布到空山，老  
夫扶杖喜。蘇答張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馬革尚可裹陣殤，焉足哀。所嗟列聖讐，原廟生蒿  
萊。上書徒區區，乘輿那可回。河北旣已陷，羣兒從  
風靡。念此目眦裂，老病空百骸。匡復仗將軍，將軍  
行最哉。

死者長已矣，生者寧徘徊。枕戈與嘗膽，豈他人

五

爲君材，信殊絕。陣圖妙化裁，英雄不虛生。努力殲  
渠魁，上雪二聖恥。北護鑾輿迴，勿謂賊焰熾。鬼厲  
鋒亦推行矣，復何言。厲兵河之隈。

周條侯

緩急誰堪倚，將軍壯略增。却憐臣力竭，轉觸主情  
憎。慘淡軍門柳，淒涼霸上陵。先皇龍馭遠，刀筆竟  
相凌。

王景略

誰識塵埃傑，憐才獨老氏。何妨報所事，亦自樂相  
知。個儻關中略，縱橫鄴下師。無須窺正朔，死去尚

銜悲

裴晉公

孽臣交側目，天子仗中興。社稷殊艱在，台垣四世  
登。豈緣娛綠野，只是畏青蠅。歎惜昇平業，衰年空  
撫膺。

李衛公

不盡升沉感，雄才過主難。中書纔奏績，絕域又之  
官。焦鹿夢猶幻，元黃血未乾。青山偏百匝，公處州詩話魂  
魄遠長安。

賦得月斜樓上五更鐘

六

清漏迢迢院宇空，夢殘人倚畫樓中。關千月度橫  
牕影，隱約鐘傳隔夜風。萬里尺書虛錦字，半天霜  
氣警孤鴻。幽情此際知何極，湘瑟秦簫怨轉同。

秋日集雪鄰先生齋中

到此塵襟滌清吟，未肯停深宵催寺鼓。新月綏牕  
櫺滿地，暗蟲語空天寒。露零依依分手去，竹屋一  
燈青。

觀宋寶祐登科錄

制科歷今千餘載，幾輩赫赫光青史。餘者都如槿  
，蘭榮瞥眼灰飛煙滅耳。宋家祖澤最深厚，元氣長



青鍾國士雁塔標題不偶然何人收拾藏故帑文  
公歸然作首選淋漓萬言皆俊偉崢嶸謝陸列名  
字板蕩孤忠萃於是時孱弱國一綫鄂渚戈船  
疾如駛咸淳天子縱酣歌湖上平章悅聲妓成仁  
取義激肺肝上書不報事去矣兵塵滿眼走崎嶇  
慷慨陸公同誓死蒼黃血淚染朝衫終負孤兒沉  
嶺海啼鵲萬里幾時歸別却江南赴崇市信州豈  
分尚苟活聊爲老母留殘晷一朝聘幣從北來隕  
命不煩徵厥采上報君親下知已鐵石之軀真鼎  
峙我披舊錄悚心神勿作區區佳話擬紛紛同榜  
六百人一似蒼蠅附驥尾

促織

空城蕭騷水氣盈千家萬家衣未成刀刀瑟瑟商  
飈發嘈嘈切切枯蛩鳴淒淒音動清冷乃是催婦織  
機杆不曾弄何從理刀尺不見江南小女兒軋軋  
通宵工紡織豈似吾鄉走市上中閨不習邠人績  
嬾婦驚心秋已殘歲歲年年怨締絡

唐史雜咏十二首

馮五

成紀天潢自有真白衣徒見晉州人夫家直欲誇  
仙李羊角山頭狙豕新

三疊沉香想艷妝傾城顏色壓宮嬪華清月滿笙  
歌夜莫遣東風醒壽王

父老傷心望兩京蛾眉何事更傾城一從雞樹新  
栽後驛路無聞打干聲

斜谷歸來減笑頰可憐無復舊時人望京樓上淒  
涼夜愁聽張徽一曲新

黠陟當年總不平悽惶無那濮州行九重空有臨  
岐淚難緩冬郎一日程

五代史雜咏十首

馮四

看頭莫展奈么麼兵下三川枉用戈不及老奴張  
刺史錢蒲一積薪和哥

竊來神器仗援師割棄盧龍更不疑漫道石郎堪  
落膽卑辭只作契丹兒

誰教迎立誤湘陰督眼干戈震關庭自是雀兒多  
謬語不妨天子竟雕青

一曲甘州欲斷腸花冠危帽太猖狂貪狼風發倉  
皇甚可復施未作醉粧

沈大以任池亭納涼二首

遠帆飛處女牆迴三徑籬笆破碧苔折東好隨銀  
鹿至杖藜還過板橋來茶烹活火消煩暑蟬吸清

風響綠槐卽此已增樵牧興不須河朔倒樽罍  
荷殘猶剩兩三花水南亭開靜不譁草色一溪通  
簾約秋聲六月動兼葭黃蜂紫蝶情何限清簾疎  
簾意自賒記取沈郎歌嘯地綠天深處夕陽斜

讀韓昌黎詩集

山嶽何巍巍江海何浩浩緊豈妄尊大乾坤一懷  
抱貞元起韓公文章若瓊瑤餘事速風騷夫豈不  
精好如何萬古音乃受羣兒咎叶一自後山來謗  
傷遂紛擾都疑太險怪或謂近枯槁糾結數百年  
其辭不可了公詩自不朽展讀恣幽討自然合造  
化詎屑雕鏤巧風格鏘庚鮑元氣追杜老庸人多  
舌橋母乃眩真突奇崛縱望洋深穩亦可曉此征  
與南山軒輊何足道

任節母詩三首

母之德潔以清松耶柏耶同幽貞養之茹之雪與  
冰家有古井兮波瀾生忽上下兮碧一泓以報吾  
母之潔清

母之德勤且力孤兒膏火老翁食摒擋都從十指  
得村有百畝兮苦河怕禾青膏兮驟穎粟以報吾  
母之勤力

母之德嚴而正伶俜弱骨心倍勤曹訓鍾儀伯姬  
性鄰有鬱攸兮三雨橫忽及風兮烈燭定以報吾  
母之嚴正

聞李魚川先生崇祀鄉賢喜而有作

龍圖淮海安在哉哭兀但剩文遊臺神珠一去不  
復回倉荒寂寞吁可哀魚川才人金粟胎雄文拔  
起驚江淮牢籠萬態兼而該詩宗杜韓光燄儼別  
裁僞體掃陰霾大凱鏡唱生風雷一巾羈縻無好  
懷日暮善病辜良媒壁立意氣彌崔嵬笑視富貴  
如飛埃長安量載鄉與枚棹頭歸去魚川隈公之

獨行家乘排鄉閭歌舞澤未衰祭社不與典禮乖  
詔下父老爭歡哈粗豆直接熙豐來誰其章之雪  
鄰才嶢嶢況復文孫偕謂顯

春園六丹選三

玉蘭

素質艷蘭谿春丹總無匹昨夜降神人玉珮排空  
出

杏花

風前致半敲月下姿還賦燕字正來時枝頭鬧生  
意

茶花

奇芬來滇南錦窠未足比誰將赤玉杯擲向繁柯裏

苔

僻地多斑駁看來色未齊作衣綠古壁長髮帶春泥  
花落紅逾艷莢生綠共迷不堪屐履齒藤枝好提攜

讀孟襄陽詩集

不見孟夫子滔滔江漢流詩人原少達楚客最多愁  
身世羊公淚山川謝傳遊當時彈郢曲清味朝

川投

讀蘇長公詩集

我愛長公詩兀然奇氣露出入百家言時復參妙悟  
研旬雷霆奔飄灑煙雲聚善本鈔魚川寒燈新學步

讀秦太虛集

三十六陂澤有臺大如掌懷古意蕭颯捫蘿結遙想  
緬昔秦太虛意氣立千丈昇兀無全牛不肯受羈勒  
等身羅武庫談兵非齒章蔡厲牙吻螫人如巨蟒排擊  
首知名羣賢盡一網公時挂朝籍詎

屑稍俯仰坐此懼彈射捃捃入鈎黨迷斥諸達州  
負奇竟翫麟其禍逮文字欲使無遺響斯道壽萬  
古剝蝕愈昭明當其振筆時磊落意孤往論事擬  
宣公激昂據忠讜清詩鮑謝儔蘇黃共幽賞諸公  
劇憐才膠漆關痛癢南湖後起者更令流播廣偉  
哉淮海集殘編發精爽悠悠六百載傳燈付渺茫  
誰者稱替人漁洋空悵惘

沈孝婦詩

有序

西鄰宋樵村先生語余沈孝婦事云孝婦事八十翁  
翁齒盡日哺以乳垢穢皆手自浣滌致哭盡哀嗚呼  
此人情所難矣作詩紀之

賦胡公詩集

上

匹婦有貞性愧彼鬻者徒國家重節義俎豆思豈  
踰胡乃有司多遺漏頓使帝澤分榮枯沈家夫子  
稱有道菽水爲歡非草草厥婦相夫子事翁僉曰  
好內則久衰微堪作人倫表姜魚陸橘亦等閒  
翻勝廬墓與割肝採風使者尚奇節往往奸僞叢  
欺瞞不見南鄰纔賢孝子額墳前砍盡松與柏

賦得長河落日圓二首

選

護節燕然去迢迢道路長征鴻秋渺渺獨樹晚蒼蒼  
蒼寒浪接天白亂雲當塞黃可能羊胛熟復此穰

扶桑

讀玉川子月蝕詩

先生古之傷心人四海見擯留一身累微不受蟻  
蟲官蕭條破屋只數間遺經獨抱鏡黃墳有唐中  
葉王綱淪太阿戲弄張羣陰叶蔽虧黯黯闇闇昏  
先生幽憂數肺肝手無巨刃礫墓奸藉月蝕詩揮  
沈瀾三寸不律走巨靈叶對破萬古雲漫漫詩成  
斫地還問天正氣噴薄星斗寒蠶叢直闢三百年  
光怪萬狀無比倫嫉惡祇令羣兒嘖嘲沸騰鼓  
舌唇吁嗟闇禍泥縉紳添丁識惡不偶然老矣餘

命捐長安昌黎知已文章宗叶嗚呼此外誰識君

南陽

輕風陣陣送烏檣草滿沙堤驛路長忽聽漁郎招  
過客高屋一帶是南陽

夏鎮

喬木陰陰石疊坡雲連煙井夾清波壁裏幾戶添  
新額闌闌中間甲第多

白洋河晚泊

風送蒲帆過古城白洋河畔月痕生峻嶒怪石橫  
波出壁亂疎燈隔岸明曲塢半遮深樹影晚流全

作怒潮聲停棹此夕蒼茫甚跌坐船頭已二更

瀆流至天津關

買得輕帆指帝邦瀆流水湧擬湘江冰蟾東出  
魄初滿大火西流暑未降時七月十五日蕭瑟數家依草澤  
喧闐幾處舞幃幢故鄉消息憑誰達好待高空雁  
影雙

淖沱河和仲大品崇韻

風煙一帶接滄州斜日淖沱又織舟已見弮戈恢  
漢宇誰將麥飯慰羈愁寒簷短棘孤村晚落葉西  
風兩岸秋憑吊不須崇亦伏古來興敗總人謀

過柳林關至大長溝

濟南山色啟牕看閭木初開夜已闌樹帶暝煙遮  
屋暗波搖霜月逼人寒元主疏淪功猶在岸上有大馬廟赤  
紱歛歛淚未乾大夫泣麟處吊古憐今無限思一聳  
欽乃下驚湍

鄒縣謁孟廟

道脉真從泗水來千秋遺廟仰崔嵬昌言直似揚  
靈曜浩氣應能出滄雷廟中有雷震井龍爪樹蟠千尺勁虎  
牙山峙一門開庭多古柏旁有山名虎牙巖巖氣象瞻如昨爲少  
溪繁欲溯洄

晨渡沂水抵旅店

茅茨燈影寒雪月清光洗未敢控吟鞭緩轡空山  
裏初陽煙際升林巒媚新霽沂水繞城隈關門當  
畫啟風花漾殘雪日色薄於紙負郭餉村膠行役  
方未已百里路迢迢驅馬倦行李且喜土炕溫莫  
問寒具美我夢在江鄉一聲乾鵲喜

過惠濟祠二首

咽襟南北鎮支祁勅建天書下紫泥遂有隆名更  
鐵鼓舊名鐵快瞻崇宇壓金隄靈風拂處花幡動香  
霧飄時絳節齊日暮清河城畔望明藍輕碧五雲

迷

碧霞仙子駐河濱繡佛修幢簇絳綵萬里黃流天  
際轉一條淮水檻前分風掀鯨浪橫吞日波浸珠  
官倒入雲利涉從來功不朽揚舲擊汰去紛紛

題雪鄰先生冬夜說詩圖

韓家兒子少知書杜家兒子僅諳律李侯詩事繼  
魚川續紛早燦生花筆老矣揮毫倍有神羅列光  
怪窮鮮新細帷畫下寸陰惜蘭膏夜續三冬勤畫  
師爲寫說詩圖阿堵能傳意匠真歸然老叟正危  
坐有人侍側恭而畔莞爾指授出妙諦撥拾詎屬

蟲魚間一代風騷在庭戶此樂那殊三公草重欄

列鼎非底急讀書養志良足珍會見珠璣落淮海  
詩人四世名益振憐余乞取鈍根在立雪程門竟  
伯儼何時掃脫十丈塵絳帳論詩陪鯉對收拾巴  
人廿載吟一一爲我揚糠粃

雪後沈二虞襄移尊盤室小集

嚴飈颯颯天蒼涼牆頭積雪生寒光晨起庭戶恣  
相羊剝啄一聲來沈郎手攜城北窺門牆酒蘊盤  
槩盤室旁春盤羅列飛羽觴主人意重不可當分  
曹射覆樂未央我思聞仙行自傷臯魚漬血需衣

望湖樓集卷一

十六

歲時賈縉孫母與余亦下外親硯田終歲嗟蕪荒幸奉陶門一辦香  
望洋眼眩何茫茫昔時冀北共星霜戊午冬與雪鄰北上七年  
鴻鵠不得翔幾人連翩上玉堂鬢髮可憐多老蒼  
亟傾濁醪澆枯腸翠伴歸來星煌煌

濟寧登太白酒樓

危樓矗矗女牆邊客子登臨意默然渤海波連王  
屋水濟出王屋東注於海謫仙人去大羅天看山座上無春酒  
洗硯池頭有暮煙樓畔有硯池最是雨收風定後濁虹猶  
似飲長川

讀古詩十九首

我愛十九首言雅調自高古音故漢魏元氣薄風  
騷胸中所感激一往何滔滔化作清絲絃悠然散  
鬱陶入我肝脾中似倩麻姑搔姓氏就派滅望古  
心煩切此聲不可續滄溟母乃勞

明李于鱗有後十九首

### 贈別賈七稻孫

一笑相逢倒接羅論心休惜醉如泥濕雲風軟捲  
不盡春樹畫寒開未齊繞欄漫催紅叱撥時余自瀾北歸  
街試聽白銅鞮明朝舴艋衝波去幽夢應尋汨水  
西

### 過江望金焦諸山

金焦遊集卷一

上

輕舸指甌城山色如相遺蒼然百千峰杳杳入雲  
際巖畫列障屏螺痕分遠勢行行中流濶夕陽散  
空翠泠泠鐘梵音時與飄風至攜酒妙高臺誰識  
看山意

### 有懷

霜風吹我衣忍與故人別今夕是何夕脉脉離憂  
結明月照我床暝煙散清機拂几理瑤琴鍾期渺  
天末有曲誰解賞彈者自悽咽忽聞小閣西嘹唳  
鴻聲徹掩耳勿復聽使我心斷絕

### 秋社

難憑禹力鎖支祁社下燒錢願已違色老梧桐秋  
氣肅影斜桑柘醉人稀可憐寂寂楓林鼓不見黃  
黃村叟衣浪打湖頭休極目叢祠剩有暮鴉飛

### 落葉

秋風昨夜起撼撼欲如何石徑影初少柴門聲自  
多刁騷疑雨集聞寂訝人過明月宵來好清暉滿  
舊柯

### 送李四翩飛之山西

此去三千里郵亭望欲迷程應分水陸山自闌東  
西古道新楊綠遙天落日低分攜無那速惆悵暮

鴉啼

### 宿湖港截句二首

暝色低湖樹收帆避淺沙鄰船有漁父兒女自成  
家

更靜月初上水寒鷗不來誰家門戶好蒲柳逐行  
栽

### 秋聲行同沈虞襄作

天晴暖日烘林薄不見長空挂雨脚高秋漸盡離  
菊開老圃種菜忘大嚼刁騷今夜覺微寒須臾大  
地狂飈作奔騰欲撼十圍樹剗剗漸墜滿檐鐸晨

起披褐向西園嚴氣隨風散城郭沈子中庭竹木  
多頓看暄妍變蕭索盛衰微物本尋常不用區區  
感搖落吾曹況有歲寒姿詎合飄零同敗擇明朝  
且趁鯉魚風帆送竹西差不惡次日有廣陵之行

秋日山邨卽事四首

編竹當疎籬空天漾酒旗雞豚田祖廟鷹犬獵神  
祠玉糝菰爲粉瓊酥豆作糜兒童採蘆葉爭學短  
簫吹

偶隨黃蝶去岸情樹邊橋柳酒紅初散朝霞綺漸  
消沙平留雁跡水落見魚苗却愛箕山老從容飲

一瓢

落葉擁柴扉村深客過稀曉車分路去晚笛飯牛  
歸漁負雨養立鳥銜霜果飛此中真小隱予亦久  
忘機

出門看日夕循徑入溪陰野水經寒淺秋雲到晚  
深艸潛驚鶴兔岸側啄魚禽自採黃花嗅無人知  
我心

王石谷魚川書屋圖

一寸二寸魚三竿兩竿竹溪壑自蕭閒其上幽人  
屋點綴憑吳綃萬頃具尺幅曠莽浩無端瞻靄近

可囑飄儵神仙來巾襪謝迫促彷彿天隨居奚遜  
子真谷披圖挹清漣悠然想濠濮妙手非畫師山  
人王烏目

李廷珪墨

廷珪父子製墨良當年聲價高南唐重瞳揮涕事  
忽去李後主目重瞳子龍寶葦戴歸汴梁可憐不似江南惜

相國寺門光奕奕烏丸異質同土苴大官棄置不  
論直宣和之初盡零落不似黃金猶易得先生何  
處得其真庚庚橫理藏雙紋松身蘭臭几席珍中  
書急呼管城君臨池揮寫如怒潮那使墨磨人見

嘲

題蘇若蘭迴文圖

結髮爲夫妻貞信當如何願爲南山石勿作東海  
波山石永不移海波易分離君看竇氏婦艷冶盛  
文藻本自雋余稠而復怨參昴遂使伉儷情零落  
斷中道棄置出門去驅馬臨關山關山雖可攀思  
愛亦已關折盡九迴腸織作千行字行行胸中幾  
字字曉中淚裝成錦繡段緣以雙鴛鴦文采不足  
念念我心傍徨願置襟裾側永使錯迂忘精誠動  
遠思車馬相迎將東海波不竭南山石自堅舊人

作新歡兩情長絲綿

聞雁

暮砧黃葉最銷魂，況復音淒水外邨。  
歡切那無增繳患，一聲如憶稻梁恩。  
樓寒秋夕人敲枕，雲鎖荒城客杜門。  
一種幽懷聽欲結，嗷嗷冷月破黃昏。

感懷二首

燈昏酒醒緒無端，幽思年來寄釣竿。  
田舍鶯花淹歲月，風塵傀儡盡衣冠。  
欺人燕石金爭市，忤客齊門瑟漫彈。  
牢落古今同一慨，谷風習習咏荷蘭。

盆梅

盡去草芳常恐賜，先鳴夢驚益郡三。  
刀幻神愴洋河一葉輕，忽忽頭顱已如此。  
那堪於邑守柴荆。

盆梅

梅今在深山，冰雪蘊太古。  
却逗一枝春，笑共湘妃。

盆底並插水仙數莖

玉蘭沈虞襄齋中賦

我愛八詠樓，登臨事幽曠。  
天風吹仙葩，遙欄香馥馥。  
萬片何玲瓏，晶瑩射卷軸。  
枝擬廣陵瓊，蕊奪唐昌玉。  
皎然君子芳，將伍王者族。  
應有宗之來，人花兩忘俗。

柳

麴塵幾日漾輕絲，已見長條詭地垂。  
好是薰風鶯語滑，隋隄歸馬夕陽時。

蝶

風情爲愛舞衣嬌，欲借滕王彩筆描。  
十二朱樓香遠近，看花隨客過溪橋。

金石交行咏韓昌黎孟東野

車笠有投分，不如金石堅。  
我思韓昌黎，古誼纏肺腑。  
肝四海文章，孟東野五十作。  
尉身酸寒，昌黎激憤適引手。  
孤窮間高者，青天下者泉。  
叫呼舌敝，誰能憐一腔。  
故人淚霑灑，成詩篇。  
願爲蜚駟，不分散願爲雲龍，相周旋。  
人生知己一已足，況乃實識蒙大賢。  
如今不少磊落士，苦心青眼誰復然。  
嗟哉金石尚有銷泐時，交情萬古長絲綿。

雨

唱徹催歸春未歸，溪光柳影散斜暉。  
無端一夜蕭蕭雨，又送餘寒上客衣。

題邑侯許公畫冊

高山崔嵬兮絕壑潺湲，劍戟森相向兮中留一門。  
棧索兮雲連鳥道，今千盤行人到此踟躕兮況復

園寫細雨騎驢入剡門詩意



山鬼畫叫雲霧漫漫冥冥苦雨今半天泥滑滑兮  
危崖斗級相躋攀疲驢十步九頓今曾不得安我  
公壁立萬仞兮頓覺壯遊磊落非泥蟠蠶叢遍歷  
兮皇路寬駢驥蹀躞兮鴻鵠奮乃知天心之盤錯  
兮紛試吾以艱難豈似夫羈人驢客兮效接啼鵲  
啖之悲酸

寄沈虞襄山東

西園沈生能文章意氣頗稱天下狂論詩與我共  
門戶譬如蛩駘相攜將忽然裝急赴東海打頭風  
猛連雪霜揖我別我板橋下欲語愴結心徬徨竭

愛河詩集卷一

三

來同調漸星散粉榆社酒誰共嘗況復畢比隣詩  
伯謂富麟先生號眺奔哭盈門牆憶我驅車分手去已是  
死生離別處而君絳帳久乖違夢繞黃河千里路

蒼茫記得送君詩寶室低徊淚無數祇今四壁空  
如洗憂端糾紆不可理憐才海內復幾人君以周  
親重知已招魂勿學兒女悲從此孤窮待經紀趨  
庭好語君家尊珍重平生師友恩

雪二首

狂飈昨夜滿湖濱散盡瀛州斛底塵冷逼驚鴻千  
渚白  
花開綺樹一圍春  
垂簾滴瀝裁冰管撲面霏

霏上暖中六出祇今占歲稔歡歌比戶荷平均  
雪光如水映空明眼顧生花辨朱真遍地白雲騰  
馬足一天飛絮鏤魚鱗竹敲細響驚枝折膚怯嚴  
威訝手龜火發爐頭空顚顚可憐融冶不成銀

題畫

雨霽呈秋色空明林壑開四山蒼翠滿一老杖藜  
來虛艇疑相待聞禽不見猜是閒容膝穩何處著  
塵埃

春寒

幾日春陽匿陰寒尚未收雪花飛五出水氣逼諸

愛河詩集卷一

三

時聞黃州河決決市上人行絕城頭鬼哭幽鄉關蕭瑟盡度  
信最多愁

東宋大惺中

詩人高詠出柴關愁緒年來倍子山墨墨荒塍悲  
白浪絲絲短髻換朱顏千番逐鹿夢原幻萬里浮  
鷗心自閒尚有清絃彈雅操成連一去幾時還

春雨

細雨宵來又發生苔階滑笏泥紅英最憐酒渴燈  
昏後滴破春眠入五更

曉發二首

看殘缺月星初淡  
殘夢笑余驢背也  
舊騰

示友

古人名山業操術何艱  
難今人妄鑿刻贗本滋流  
傳踞坐老講師舌本恣瀾  
翻剽竊其緒餘橫身於  
坵壇安得祖龍焰廓濤  
乾坤間著書譬創業陋儒  
僅偏安詎有千古事而肯  
收陳言寸陰亦可惜最  
哉還慎旃

咏古十首選

陸士衡

黑幘繞車愁華亭慘鶴  
唳殊慚張季鷹秋風斫鱸

膾

謝康樂

放浪一官間乃效魯連子  
當年恥帝秦義熙老處

士

辛太白

誰者最憐才杜陵浣花叟  
日薄謝家山悲深並牛  
酒

秋日集夏筠莊侍御園亭

擬扣叢春問酒筒三三徑  
關遍秋風一池花謝荷

衣冷幾處霜濃木華紅解  
組人歸盤谷裏盍簪詩  
在剡川中騁懷更上臨湖  
閣隱隱珠光透碧空

立冬前一日小集李四翮飛齋中

杜陵人不返襟抱向誰開  
無那秋光去相將蟄室  
來桐陰還覆屋殿齒欲侵  
苔忍問巾箱帙篇篇手  
自裁

冬至後集椒園見盆蘭忽開一箭詩以紀異  
彤雲四合天風涼杈杈老樹凍已僵我來精舍何  
氛氲彷彿海外聞奇香香遠一何幽荷蘭開曲房  
滿盎鬱鬱土花碧一枝揚揚生意長紫艷紅芽花

金瓶梅詞話卷五

弄

勢奪清芬絕似湘澧種始知青帝豫持權頓使奇  
花發蒙茸蘭乎蘭乎汝本植根在瑤圃佳名應入  
王家譜冷艷能留天地春國香不與繁葩伍榮枯  
人世定何常試看蘭蓀歲寒吐對酒看花花似人  
激昂還欲聞雞舞

界首鎮

麴塵絲柳漾周遭一線長隄夾巨濤極浦侵嵐山  
色淺奔流蓄石水聲高百年驛遞當衝道十大籬  
笆聚晚舫都說昨宵寒食過荷犁明日下東皋

鉅荷

一枝搖曳月昏黃翠蓋紅衣別有香多事霍東池  
上折驚他三十六鴛鴦

雨霽同人小集賦夏日讀書樂得樂字

我生壯志牽京雒坐看風雲噴礪下帷鎮日讀  
藏書俗氣不許侵簾幕三春風雨無好懷詩社文  
壇虛雅約時弄泥丸寒天端郊原習習風欄坐  
樹嬌鶯嫩綠齊腰鐮細夢輕黃落捆載歸來不論  
錢換酒且供文字酌閉門其跡更科頭何處元規  
塵作惡手檢縹緗四部籤目分黑白兩行格讀史  
務在探本源窮經豈止食糟粕棐几橫陳笑癡祭

金湖公集卷一

三

晶函肆啟防龍攫會意有在忘言筌直將萬古胸  
懷拓亭午卷帙坐階除靜觀生意心神躍藤陰蕉  
綠淨衣服流水鳴蜩聲聞作北牕一枕臥羲皇夢  
裏吟魂自歌嘯丈夫窮達自有時尺水沉蟠甘屈  
雙虎箭侵膚鳩作媒不如芝田容與藏秋鶴試問  
炎天僕僕軟塵人膏騰安識予心樂

題江左十五子詩集

吾郡詩名天下聞宮王李郭總能軍如何隔絕殷  
璠去不許江東旗鼓分

謂殷璠先生高村高  
鄉人以璠爲天長不與

猿

是物最哀怨沉達秋氣涼巴江一夜雨孤客九迴  
腸斷峽飛騰捷幽崖吟嘯長窮途寧漫託林木好

周防

鷗

身輕渾不繫最愛浪花微淺渚白蓮墮蘆洲殘雪  
飛羣遊看泛泛水宿自依依寄語芙蓉客人間有  
是非

蛙

絮聒鳴何倦前溪碧草深六更無木鐸兩部有繁  
音霖雨宵添漲星河曉漸沉小牕聽閣閣幽思那

金湖公集卷一

元

能禁

蟋蟀

蛩響應秋氣依依傍小軒清音喧碌碌碎語怨黃  
昏入夜涼風迴侵晨落葉繁琴絲何待譜支枕暗  
銷魂

小鳥行

西園雜花時上有青松枝小鳥日夕鳴棲息終不  
移赫曦不可入鷹隼焉得窺昨夜北風起雷電相  
追飛本根既震盪枝葉苦難披小鳥歎然去却入  
東家籬舊柯那足戀遺矇多猜疑鳥乎且勿疑參

天會有時可惜，曩來意，纏綿空爾爲。

早秋歸自東鄉

如梁杭稻望盈疇，十幅蒲帆接素秋。白鳥觸橈頻趁客，紅輪低水倒銜舟。蔓騰老屋牽瓜瓠，柳暗官溪浴馬牛。極目戍樓知不遠，暮雲歸思兩悠悠。

山村霽後

碧空如洗氣猶寒，屐屐衝泥信步難。新漲雨餘蒿半沒，喬松風過麴初乾。澗邊稚子收魚筍，籬下衰翁補鴨欄。却憶故山前日事，綠蒲紅蕊共誰看。

讀書聲

不羨嘈嘈九陌笙，下帷有客坐書城。三更茶熟燭花瘦，響入碧梧風韻清。

讀李嗣飛詩有感

呼天滿帟血，嗣飛有呼天詩二十首。鷗喚徹雲霄，詩是君家事。窮原我輩招一椽，仍寄寓五世。只飄搖誰作歲寒侶，無令感孝標。

同人歸自西齋，復至草堂月下，有作用唐人韻。

韻

淮陰孤客悵登臺，時沈二。強我西齋笑口開，白雁黃花催節去。寒蘆敗葉擁愁來，可憐幽徑詩情冷。又

踞深宵月影，回懊惱隔壩人。睡熟鯨吞，那復盡餘盃。

殘雪

掃來寒色滿階除，萬个修篁一卷書。瘦態却憐銷玉後，清心肯易作花初。尚隨幽夢衰安宅，不斷詩情鄭紫驢。莫歎丰姿零落盡，待占三白定非虛。

春曉

細草茸茸襯屐行，板橋西望最幽清。雨絲消盡東風軟，燕子一聲花滿城。

元祐黨籍碑

元祐何煌煌，老成未顛墜。社飯忽悲辛，官家任調戲。同文紛株連，兩朝天日晦。髡鉗比北部，一網盡善類。草詔斥宣仁，名節甘墮壞。居然刻豐碑，鼠子太凶悖。鬼神亦譴怒，天禍不可悔。刀箭丰駝岡，國步竟殄瘁。三百有九人，碑碎名不毀。安民何人乎，凜然識清議。

迎燕

舊巢珍重護柴扉，草綠重簾尚未歸。豈是飛飛金谷去，高樓辛苦報春暉。

雪步蘇長公清虛堂韻

猛風趁人飛往沙龍公試雪行衙衙瓊光亂撒滿  
林玉素質碎剪千枝花橫空一陣斷樵樵壓壘三  
尺堆詩家何處慘鳴沙海雁已看凍掣扶桑鴉揣  
封孤松冷到骨峭勁古梅寒吐葩此時衙門最蕭  
瑟惟有苦吟勤梳爬藤箋愛隨孫康坐蟹眼自煮  
陶穀茶搜奇譬走驚鳴陣聚響欲羅金石搗清虛  
古人已寂寞楓林往事還咨嗟

辛未春正吹雪沈  
虞夏楓林書屋論詩

### 無題二首

青鳥年年任往還仙妹遊戲到人間飄飄似渡渚

金瓶梅詞話卷一

三

陽水綽約應來姑射山香散鷓鴣簾慢靜羅裁蛺  
蝶剪刀閒不堪渺渺愁予日更對湘江竹上斑  
翠翰那倩黛螺彈諺靖真憐秀可餐萬里雲霄求  
隻鳳一簾煙霧隱雙鸞愁將玉指移筆柱莫遺金  
風掩扇紈我擬獻珠猶未得璫臺香杳思無端

### 醉歌行

寶刀藏之匣美玉韞於匱駿馬長伏櫪異書空守  
麓蒼然萬古天雙丸跳相逐光明亦自多塵埃蔽  
幽鳴屈原呵壁問盧仝下庭哭層宵閉闔闔辛苦  
再三讀我欲暑無愁昏昏醉醺醺

### 周孝侯

人生誰妍亦誰醜惟有揮霍不羈之才堪不朽安  
能呢呢綠牕相爾汝修飾邊幅如未偶試觀周將  
軍少年作橫一無賴父老皆不善謂與蛟虎同患  
害壯士不忍須臾恥倚天長嘯霍然起拔劍殺猛  
虎彎弓射長蛟還身就遊學一時三害消明年徵  
辟州府來將軍意氣何雄哉竟入中朝名字貴直  
聲要使諸豪避邊塵乍驚牧胡馬掃除梟帥將軍  
可將軍自是專斷才那得局促隸麾下纖兒但解  
報身仇詎惜元戎功業墮老母不敢領行行事已

金瓶梅詞話卷一

三

去羌戎鉦鼓何闐闐四面肉薄無援軍已分沙場  
碎肝腦行歌慷慨荒山道爭忍還師一步就吏議  
重使刀筆唇吻相顛倒嗚呼聲名烈烈萬古豪不  
愧江東諸父老

### 西園坐雨

間門疎剝啄簾幕靜惜惜寒氣送幽閣微雲生畫  
陰霏霏池亭曲颯颯松竹林坐久西牕暗淒然聽  
暮禽

小港中觀漁人網魚所得皆寸許者感而有  
作

港汊添新漲漁船作比鄰可憐多密網未肯遺纖  
鱗淪沫波纔試烹調釜已陳江湖方浩蕩去去漫  
逡巡

獨酌

農子夕搖艇溪南載酒旋秋河初絳角新月正平  
絃倚樹散遙慮挑燈吟舊編歡情饒野意一醉已  
陶然

景忠烈祠二首

遺廟英靈直到今痛餘瓜蔓幾沾襟紛紛漫道荆  
高俠誰識睢陽厲鬼心壁間詩以荆高目  
先生非先生志也

鍾山王氣已淒然俎豆忠魂共數椽並謂博士  
方先生斜日

晚風春黯黯道旁猶怨革除年

東鄉有懷宋太

荒藤纏曲巷愁緒近如何已覺心情減何須感慨  
多靜然能補病憂甚戒焚和待得籬香滿攜筇且  
一過

登寶應泰山殿

東山一望鬱蒼蒼往代名藍倚絳霄宮殿碧霞三  
殿淨像分金粟萬靈朝梯邊地關登新稼洞裏天  
閑度小橋最是俗塵飛不到夜深雲際有鈞韶

菊

翠葉春來茂好花晚獨芳蕭疎存道氣冷艷殿秋  
陽園內更無色袖中時有香德惟君子比情與故  
人長北雁悲寒影西風借淡粧瘦儂人共逸清笑  
我偏任何處白衣酒任他青女霜春蘭應作侶兩  
兩看行藏

愁霖行

墨雲千疊陽烏匿漏天那得泥丸塞禾頭處處長  
新芽溝漲半篙場圃溢檐溜淙淙聲不輟十戶五  
戶炊煙絕松牕紙鳴北風烈斷雁飢鳥共淒咽泥  
滓又過重陽節往來飛騎流星掣君不見西風一  
夜黃河決開洞齊開冬十月

風

晚風吹不斷野曠倍颼颼光冷一簷月聲喧萬木  
秋暗蟲淒敗壁濁浪下荒洲漸有裝綿意蕭蕭動  
客愁

春暮懷李定齋先生

衰年悲薄宦一櫂大江過爲憶綠波濶不堪紅雨  
多南山肥首當西郭冷煙蘿賸有弓衣在花間細  
細哦

五日觀競渡歌

五月五日天氣佳官河澄澈紋如縠何人好事張  
水嬉兩舟耀日旌旗多篙師搏擊疾於風大物却  
倩龍爲馱週遭列陣比鷺鶴蜿蜒作勢輕蛟鼉低  
昂出沒各有態如鷁如鵠相經過由來輕頑俗所  
愛遊人壓路紛逶迤彷彿魚龍看角抵依稀絙索  
觀拔河中流一聲簫鼓來悠揚妙曲迴青蛾尾以  
天童好妝束迴旋四面工狎波洶洶半日殊未已  
迨暝駭疾稍以和金文翠葆倏不見水光雲氣相  
溫摩耳時喧闐頓清寂沙汀隱隱聞漁歌憶昔隋

登瀛詩集卷一

章

家下錦纜三千殿脚承阿麼雷塘蕭瑟數畝地龍  
舟散若雲煙磨沉乃區區一兒戲趁錢作劇吁可  
訶繁華那令久留滯狂奔舉國理則那傳云招屈  
九孟浪濺濺此水非汨羅揚州潤州古佳麗競渡  
絡繹龍呀呀富兒有錢足麤使蘭橈女伴矜相誇  
嬉遊不許長官禁耳聞眼見生咨嗟吾徒挽俗無  
斧柯鋪糟且任蒼顏酡

悼亡姬張氏二首

瘴江同渡不勝嗟寂寂文臆剩石華嘗板一聲誰  
誤叩更教鸚鵡喚琵琶

枉向長干卜瑞娥姬長人彩雲一霎電同過隨風香  
袖飄零後白老何人與唱歌

水邨卽事

溽溽白露氣初寒日日農家給兩餐糟酎清涼思  
楚瀝萋萋沾薄愧吳酸市牛集遠穿簑徑放鴨舟  
輕刺蓼灘一帶水村蕭瑟甚鷓鴣飛起荇絲殘

美女篇

美女何翩翩嬌容出塵表君王見之愛粉黛空燕  
趙玉輦自殷勤妾心明皓皓涼颼颼然至長信生  
秋草謠詠一以深嬋娟貴自保高詠擣素篇斯人

果幽好

登瀛詩集卷二

宗

題三十六湖草堂詩

風擁甃城水雲鎖魚川屋幽人愛苦吟鶯聲嘯梧  
竹吁嗟淮海後風流此君獨不斷滄波萬古流試  
問長湖三十六

送五弟騰芳之浙江

疎狂只合狎漁樵漫說豐城鼓未消匏子更傾桑  
落酒榜枝行弄浙江潮樓頭風送鴻聲急池上春  
回草色嬌從此便多雲水夢雙魚頻寄莫辭遙

冶春五首

選二

歌吹何當問竹西  
晴郊草色望中迷  
杏花深處行來好  
枝上壺盧故故啼

少女風中花正開  
輕雲暮靄映樓臺  
嫣紅姹紫明于錦  
可要齊奴步障來

璧湖聯吟集卷一



余得交陳君沛舟相與款洽而歎天下何多僞也  
機變之巧不足言即萬石之醇謹嵇阮之放曠猶  
之乎僞也以其猶有人之見者存也沛舟動與天  
游其性真流露恍遇于懷葛之世何論漢魏哉爲  
詩坦夷愷直不事鉤索情識所到依永和聲蓋中  
聲之所止也夫以沛舟博綜羣書考据物類豈不  
能爲樊宗師玉川子等侶詰聲牙之響然而與天  
爲徒覺一切苦心冥搜雕剗萬象者皆自鑒其性  
者也沛舟但知率性耳余閱其詩必參其人世之  
誦其詩而不知其人者豈不失之皮相哉此世之

所以嘖嘖也定齋李光國題

璧湖聯吟集卷二目次

璧湖聯吟集卷二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陳桂

同友人西山遊陳國

登南城至奎星閣

季夏同人讀書楓林書屋各成述懷詩一

首抵暮值雨漏下二鼓方散

寄賈七稻孫三首

病起喜宋大惺中至

椒園新月

集龔宰走筆贈李四

咏史二十首

選八

懷峴園四兄

春日偶興用昌黎感春韻三首

喜雨行

雨中柳

月下柳

劇暑過沈二虞襄納涼

訪社友

苦雨

舊坑石硯歌

爲雪鄰先生作

松濤

龔婦吟二首

李將軍

張曲江

郭汾陽

司馬溫公

韓蘄王

岳鄂王

讀殷畫村先生詩集

苦寒行

寒夜聞雁

卽事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湖上

春日偶成和四兄上已登城韻

登神居山

文信國祠

題豐樂亭東坡石刻

寒

雪二首

遊朱氏園

咏陶徵君隱居

雲間集卷三目次

弔朱生

雨中椒園小集

東賈二恒若

寄沈雲洲先生

遣懷四首

賦得水霧隱江津

賦得疎籬帶晚花

楊忠愍

廿四橋

虎丘

田家卽事

輓沈雲洲先生二首

烏夜啼

冠萊公

宗留守

春郊行

飲永寧泉

海忠介祠二首

登雨花臺用壁間韻

人日旅舍坐雨

借觀樓聽雨

金陵元宵對月

宋大惺中齋頭卽事

題畫

懷李四翮二首

賦得白雲深處有人家

秋日咏階下桐

管夫人畫竹

鐵鞭行爲沈虞襄作

幽棲

集王理常懶雲書屋

題婁東錢蔭南滄江垂釣圖三首

題楓林晚照圖

十八學士歌

對雪

懷李翮飛

雲間集卷三目次

漢史雜咏十首

選三

落日懷望次謝宣城韻

湖村

初夏卽事

賦得花邊行自遲

聞雁

履冰行

細雨

伐木吟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遊奎星閣

昨日雨行示李四

喜晴過沈大以任

鷗

舟泊陸家橋小憩 月下懷李定齋先生

讀溫飛卿詩

憶金陵遊蹟二首

寄懷沈虞襄二首

聞上流水退有作

都門作次謝東梧韻

湖干晚眺

覽湖聯吟集卷二目次

覽湖聯吟集卷二目次

四

覽湖聯吟集卷二

陳桂

字騰芳號南舟  
著有問津集

同友人西山遊陳園

境開蠶叢合更分涓涓細響澗邊聞吹將香至倚  
高樹借得山來帶白雲燕子啄花穿竹影魚兒吞  
絮亂溪紋探幽半晌無人到且共勾留坐夕曛

登南城至奎星閣

風景荒寒異碧城探春且喜試新晴牛鳴村龐麥  
猶淺鴉集魚初水未生古閣層層斜日淡疎林漠  
漠晚煙清山僧那識詩人屐却閑禪關到月明

覽湖聯吟集卷二

季夏同人讀書楓林書屋各成述懷詩一首

抵暮值雨漏下二鼓方散

羲馭鞭恢台涼颼漾船趨結社敵高軒放眼恣遠  
眺蝦鬚捲風簾蟹眼煎水鉞颯颯松籟鳴疎疎竹  
韻敲波澄游魚戲蔭密晚蟬噪生意暢幽襟惟踪  
洽同調斗室四部班綈几百城繞把卷沃靈液探  
穴關奧突六經起焜煌萬象歸籠罩洪河堙崩頽  
煩聲息數叫麤切詎能灰孔冊至今耀遺澤緬先  
型元燈引後覺修綆古井汲短檠枯柴燎聖藉契  
真傳正史集衆妙諸子逮百家紛紛俱蹉跎心精

味逾出目遠光愈瞬所貴動簸揚那便易譽希  
聲兆四始逸響振萬竅臺唱繼風騷爭鳴觀天巧  
朱結吐清音曠日輝朗照就臭蘭芷親考懷肺肝  
告學步艱躋攀望洋苦眩掉何當軋茁除一使規  
矩蹈努力挾蕊淵勵志千雲霄會悟難可談專壹  
夢任漂泊汨蒼蒼浸浸極幼眇惟懼咄頭蒙詎  
能希腹暴管城迷帖括棘闈傷程繆故紙鬱無靈  
癖嗜痼難療壯夫執高節志士恥淺效葆貞彌復  
疎嬰艱祇自悼門戶感伶仃時宜失孤峭生涯鮎  
上竹身事免罹罕淚灑山泉沸襟煩野火燒奔馳

夢初醒全集卷二

二

買荆榛陶冶空爐電侘傺膺頭責擲揄遭鬼譟莫  
蕞菑畬獲竊慮幽莽報狂瀾豈能障大義期不謬  
叶商銘厲又日周雅警既耄取精汰渣滓登岸傍  
涯澳勃窣啟舊厨浸淫發新客際此舒畧閒遂爾  
逸興超閭題夕陽匿琢句殘燭燹短劍磨臯蘭長  
牙蕩邊微整旅肅臨淮摧堅抵票姚狂歌大白浮  
怒墨黑蹙鈔澄澄淨幽林騎驛屏炎歆豐隆忽推  
車短簷驟飛瀑灑空塵埃滌盪胸珠璣濯叶珍重  
素心人晤言千古樂

奇賈七稻孫三首 選一

打漿一爲別奄忽朱光徂陰蟲弄秋響刁騷感高  
梧高梧葉以墜寒露盈階除孤燈照愁緒故人隔  
菰蒲有酒聊復酌念子少歡娛  
嗟余奇峯人入世多辛苦豈無平生交古道竟如  
土翠鳥巢深樹所以慎毛羽鸚鵡閉雕籠階禍在  
言語相知不忠厚母然出肺腑

病起喜宋大惺中至

爐火初停煮藥聲湘簾幾几坐幽清吟來短句依  
然好病起秋光分外明晚窺菱香供客饌青燈人  
語出柴荆枯菴一局消山茗底用驅愁問麴生

椒園新月

夢初醒全集卷二

三

一痕纖月碧天隅徙倚椒園興不孤纔喜清陰生  
翠竹已看寒影下高梧幾行微照星前雁三面猶  
飛屋角烏漏永簾犀風暗起聯吟人似坐冰壺

集瓊室走筆贈李四

風流誰築生花筆椒園 板橋 以任 古堂 稻孫  
與瓊室 飛 瓊室人奇筆更奇橫掃千軍萬軍旗  
鼓夫前日木蘭詩昨日城南律雕刻造化春錦囊  
堆古韻忽爲兒女忽英雄試看鐵鞭詞哭兀詞哭  
兀復駭疾攫拏虎豹走龍蛇短兵中人濡鏃血我

持布鼓死無聲崩摧自分麤項蹶君與髯公謂虞襄

猛相軋關險真逢孟韓出再接再厲真宰愁十盞

十決神勇匹詩成市兒僵報汗氣已竭還復不自

量怒臂奮當轍末生顛踣只疎狂于世文章少稱

述喜君意氣重君才十年風謔膠投漆有如仙爪

遇麻姑更似金身禮迦佛人生歡會不可常三萬

六千嗟一瞥今夕團圓共燈燭明日旗亭又離別

離別能幾時迴腸已嗚咽好鳥迎風作意啼垂楊

帶雨柔枝折持杯搔首問碧翁蹠飽夷飢理難說

何不回光明慙慙照蓬華却使荆山足雙劍空向

荒邨走雙鸞

雙鸞集卷二

四

### 詠史二十首 選八

羊車天子正酣歌內郡諸戎種落多一自長戈并

隴起可憐荆棘滿銅駝

新洲伐荻已崢嶸晚歲橫戈關洛平草澤羣雄都

散盡終令大業屬彭城

巢林春燕六州虛北伐誰陳兵事書萬里長城偏

自壞却將經略付江徐

刀敕諸臣從輦回蓮華映月宴還開蕭郎三十功名好火迫荆門戰鼓來

紛紛湘土日尋戈黑獺乘虛鐵騎過劫火夜深支

武盡讀書應自愧維摩

少年閱閱老兜鍪汾北揮鞭偉績收蜚語忽傳孤

月墮君王那得號無愁

平明霧塞景陽宮復道淒涼玉樹空二百年來金

粉地從茲王氣向關中

公子英鋒出晉陽阿磨宮裏枉悲涼楊花飄泊歸

何處尚自清歌滿蜀岡

懷晚園四兄

已卜歸有日轉令離緒繁寒雲起荒外疲馬出都

門昨夜飄微雪知君念故園計程應不遠珍重啟

藏尊

春日偶興用昌黎感春韻三首

芳時勿輕擲嘯歌琴書間斯文何遽哉漆室長漫

漫我手亦已厭我唇亦已乾爬梳廢寢食有癖同

虞翻江花慰我愁五色生毫端

續綆鉤其深進寸尺又退聖作與明述皇皇六經

內灌漑等江河涓滴衆所賴方今重石渠斯道敢

自外

世人墮諸苦妃黃而儺白壇玷輒稱尊喬歎百千

尺由漢逮元明風雅道斯劇鏗如奏廣韶淡如聆  
仙笛竒如觀鬼神壯如操劍戟精氣浮淪縻斑斕  
照几席瞻懷千古人晤言長不隔念此非雕蟲縷  
縷告三益

喜雨行

吾鄉有湖三十六長淮直接洪清打城數逢河  
伯怒建瓴復恐雨師驕今歲滄桑變奇絕澤國有  
田皆坼裂幾回畢雨化箕風疑是商羊畏旱魃青  
青二麥漸枯黃瞻天眼滴村農血鐘鼓鐃鐃羽客  
壇衣冠羅拜累長官豈是精誠通帝座郊原頓見

雲漫漫林邊落日鵲鳴叫樓閣春風吹雨到浙浙

六

瀝瀝纔作聲喜極似聽千尺瀑連綿半日已霑濡  
秧針如繡麥扶疎男男女女歡拍手令帖來索縣  
官租

雨中柳

楊柳春深舞未闌絲絲細雨漾眉端輞川上下波  
光亂灞水東西客夢寒度盡陰雲迷酒幟泊來野  
艇罷漁竿小蠻淚濕朱樓外留待鍾情白傅看

月下柳

萬縷千條管別離那堪月下望紛紛披風情還溢黃

羅扇舞態真憐白紵詞秦句迷沾清露重灞橋冥  
漠野煙垂銷魂更有淒涼意飛燕流鶯總不知

劇暑過沈二虞裏納涼

澤國水氣收祝融威乍燭張傘火雲布燎原四分  
散我無千章木炙曦逼深院亭午彌繚隆斗室滋  
煩懣那復理琴書都欲廢餐飯無聊問黑甜嗽噪  
蠅撲面挑笙遽雷濕起坐兩目眩逢人少禮數汲  
井烹芥片打門二子俱宋大賈偕行絕塵空板橋有  
沈郎招涼意繼繼茲地謝熱惱佳曠夙所羨深竹  
落斜陽高下晚蟬亂坐定設楸枰憂憂多清韻頓

雲漫漫林邊落日鵲鳴叫樓閣春風吹雨到浙浙

七

令心地涼恍與冰壺近爲念襤襪者此時正揮汗

訪社友

向晚尋詩客柴門一徑斜翠生宗炳榻陰覆謝敷  
家斜日曬蠶子微風香菜花披襟閒話舊清味淪  
雲芽

苦雨

淅淅壞雲壓踈踈陽烏過舉頭不見春雨絲密於  
繭豐隆推車來如瓠高屋建出門訪我友九衢潦  
已滿入門理我帙三徑晝疑晚怪鳥啼鉤輈好花  
遲婉婉空堂滑綠苔幽壁長白菌迷漫復幾日淫

霖淒未斷敝衣停潄濯爬搔類中散倦枕支匡床  
芳醪疎酒盞逢人空咄嗟撫時漫憂閑安得掃陰  
霾六宇變喧暖著屐試春風悠然吟思展

舊坑石硯歌

爲雪軒先生作

端州老坑天下名馬肝龍輔巧琢成古來名士最  
珍惜長吉有詩坡有銘年年幽鑿地靈失斷碑片  
瓦俱飄零默存齋頭圖史舊摩挲几席娛清晝座  
上尤推即墨侯通身古樸兼奇秀青蒼一片裹元  
氣須臾變滅紫雲透晴牕潑墨試芳潤渟泓觸手  
風瀾縐此物流傳應幾代龍尾鳳凰相先後至今

雲湖集卷一

八

端溪更寂寞紛紛廣鼎都爭售硯乎硯乎勿羨楊  
家寵冠七客寮勿羨薛家九錫聲名高惟願長與  
崎嶇歷落之詩叟靜中共結忘年交

松濤

料峭初寒風怒號長林陣陣作松濤奔騰龍鼓黑  
鱗動洶沸轟吹壘浪高山寺夕陽餘慘淡墓門殘  
碣歷蕭騷此聲欲就華陽聽一洗人間滿耳驚

蟄婦吟二首

朝亦采桑葉暮亦采桑葉一眠遠三眠繰車又搖  
雪

明月流素光照見通宵織一絲不上身但免丁男  
責

李將軍

衛霍成勲塞上尊數奇偏失茂陵恩雕弓手健推  
猿臂鐵騎秋高靖雁門垂老那堪還對簿遺軍當  
日總銷魂穹廬更有生降者兩世煩冤未許論

張曲江

風度開元最上頭當年幾疏匹韓休空令羽扇三  
秋恨坐使淋鈴一曲愁在日笏囊辭畫省沒時金  
鑑想韶州椒漿竹葉成何事海無年年淚未收

雲湖集卷一

九

郭汾陽

天下安危關尚父孤臣鋒鏑仗皇天紙花前後一  
千首戰血東西二十年尚有驚魂愁蔽日空勞遺  
像續凌煙陳詞半幅風雲黯合共南陽兩表傳

司馬溫公

熙豐往事不堪論四海安危係此身報國暮年心  
耿耿憂時寢疾語諄諄宮中鳴咽又殘局嶺表苦  
辛多逐臣端禮門前一片石可憐清議屬安民

韓蘄王

頻年奔播竟無歸疊疊江頭羽檄飛子弟八千披

勁甲戈船十萬困重圍指麾淮泗終齎恨勾當湖  
山早見幾可惜僅叨忠勇賜難教半壁起衰微

### 岳鄂王

如何自撼岳家軍壓日秦頭血液紛六郡開田悲  
父老十年孤夢冷燕雲書生也識中朝局兵府難  
言舊日勲太息千秋兩少保北謂子忠肅蕭條湖上吊忠墳

### 讀殷畫邨先生詩集

薨薨泰岱摩青天天下宗師王與田二公皆濟南人先生現  
璋而奇特兩公倒屣歡相識其間商工稱鼎足吳

吳湖學堂卷之二

一

中收拾諸名宿當時鐵網盡珊瑚豈料夜光猶韞  
價神物詎合久沉埋吟場已逐中原鹿拱桐旗鼓  
五十年魯靈光殿歸然獨慚余失學羞金根故紙  
低頭空瑟縮飯依有願滯登龍祇博殘膏溉空腹  
何緣意氣諧文孫授我千珠百鼓玉斑爛古色浮  
麥光晴牕浣手急披讀有如灌頂清醍醐又似淬  
沆流江湖初若無絃蘊幽瑟忽聽廣樂聲咸虞牢  
籠衆象得精粹譬割珍怪陳上腴就中大筆彌淋  
漓石鼓詩接韓蘇章丁敦已蘊好位置驅役造化  
如小兒氣排山岳力扛鼎玉虹倒瀉蟠蛟螭千金

一字不能易詞伯避席常嗟咨而我獲見所未見  
口角流沫傾肝脾如斯一篇已不朽何況著述皆  
雄奇起衰振靡藉鉅手卷帙定荷神扶持嗚呼俗  
學少根柢三唐漢魏空毛皮審音夔曠不可作滔  
滔淫濫將安歸先生往矣大業存身則否塞名益  
振精騎渺渺稱替人豈與槿菌爭朝昏

### 苦寒行

白日凍閉隨狂飈老屋墮瓦聲動搖彤雲黯黮雪  
意驕劇寒排拶凌遶萬長河腹堅圍臚舳霜酣月  
苦飢烏號何人輕肥著紫貂而我忍寒披緇袍十

望湖學堂卷之二

二

指數瘰肌膚撓層層簾幕如紙飄地爐火冷紅燄  
銷東家西家酒價高繩床僵卧不自聊抵暮啄啄  
來貧交謂沈虞裏毳毳冰結意轉豪呵凍不律還相磨  
阿咸亦至不須招謂任震方急呼麴生供醅酌冬菹菽  
乳當烹羔劇談耳熱驅牢騷元冥驚避寒威消由  
來此樂歸吾曹九九切莫辜良宵

### 寒夜聞雁

燈暗朔風勁虛檐雁陣衝舍霜聲欲咽帶月語還  
濃遙送寒城拆微參冷寺鐘可憐飄泊後何處最  
高峰



卽事

閒心檢點入詩籤松竹蕭蕭逸韻兼出凍湖魚連  
日貴飽霜畦菜一冬甜且憑濁酒消長夜爲聚寒  
香下短簾愁緒忽繁天際雁數聲嘹唳北風嚴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妾本如花女入宮揚蛾眉寵奪千嬋娟自憐還自  
疑無端恩愛疎辭輦出空閨迴望邯鄲城月黑風  
淒淒嫁爲廝養婦消歇容輝倚伏信有之薄命  
休自悲君不見鴛鴦塚連理枝人間自有糟糠妻  
不似君王生別離

湖上

風動峭帆回月白炊煙見隔岸望漁家挑燈同晚  
飯

春日偶成和四兄上已登城韻

莫更傷春惹鬢華且隨蓑屐闌天斜面城波拂千  
條柳隔院香吹幾樹花故事儘教追勝日餘年從  
此醉流霞探幽爲謝紅塵夢跋履扶筇已當車

登神居山

探竒有癖肯辭勞絕頂憑陵氣倍豪呼出仙人吹  
鐵笛招來田父醉春醪全湖水敵瀟湘澗數里山

同華嶽高我欲結廬依井白燒丹無術待盧敖  
文信國祠

敬芼芳蓀吊昔賢森森遺廟半山巔猶疑衣帶精  
靈在真見忠肝鐵石懸春雨春風悲舊燕江花江  
草怨啼鴉一從碧血飛柴市正氣排空五百年

題豐樂亭東坡石刻

淋漓文字闢鴻濛斷碣亭邊萬古雄捐向蒼山殘  
照裏傷神不見兩文忠

寒

陽烏盼不到大地慘陰凝階積已殘雪河堅欲斷

冰可憐荒市酒獨對草堂燈賴有同袍者高吟意  
氣增

雪二首

昨夜吼狂風覺來雪大作凍雲撥不開影絕天邊  
雀利如珠走盤輕若華破萼瓊瓏貯堂坳晶晶著  
簾箔睨視不敢仰滿面如受斫亭午勢彌勇令我  
心膽落不知幾丈來漫漫蔽嚴寥

漫漫不見人但見連天白不日愈空明無煙更暮  
歷縮首坐空軒冷氣出胸膈鑽穴入硯池穿牖布  
几席策試苦凌兢開戶深一尺一尺不爲少洵洵

猶未息

遊朱氏園

爲訪名園一叩關危橋曲磴徑彎環引來泉脉成  
深沼剔出雲根笑假山梓澤樓臺輸雅淡輞川亭  
館足幽閒我來欲擬刻中權宛在千巖萬壑間

咏陶徵君隱居

人皆慕巖壑充隱母乃恥腹哉栗里翁遠繼商山  
址五柳多清風義熙間甲子荷鋤豈不佳濁醪還  
自喜君知高枕心避秦是其旨

弔朱生

朱生名湖問業于余年少喜讀書以婦產延媼  
中夜冒雨走河隄上忽失足墮水死爰作是詩  
以哀之

朱生朱生爾不能如蛟龍揚鱗鼓鬣拔起蒼海底  
又不能如鷗鵬搏風振翮扶搖幾萬里胡爲狼狽  
失足河隄中遽使昂藏身葬波濤裏是時淒淒夜  
色昏昏雨急雨簷前翻其妻支離甫坐羣其子呼  
嚶纔離去腹其父衰殘久病人踉蹌奔向長河哭  
其母灑血盈中堂喔喔諸稚能悲傷雨蕭蕭風瑟瑟  
髮滔滔滿目寒流急悠悠一去魂難覓眼前咫尺

皆風波寄語世人慎勿將身試倉卒

雨中椒園小集

陽鳥忽垂翅黯黯陰雲宿睡起百無營琴書理幽  
獨打門來羊何招我西鄰屋詩筇倚椒園吟聲出  
深竹萬竿滴空翠清迥比巖谷摩霄三兩松虬枝  
色斑剝風驚夜來雨疑是落飛瀑撥觸悵陰閑景  
物耐幽嚼亭前木葉黃牆外枯藤覆搖落一爲悲  
徒然自結束東籬剩晚花且盡樽中綠

東賈二恒若

花落花開愁緒紛藥爐蕭瑟重憐君于今剩有心

寶湖集卷三

五

長熱憶昔何曾手暫分北郭酒杯銷夜月西園基  
局戀斜曛竹林壇坫依然好日望清言助齒芬

寄沈雲洲先生

冷落休嗟寄一枝補天有策拯瘡痍河陽春雨留  
花暑彭澤秋風想菊籬不爲苦吟腰已瘦懸知初  
計夢先馳挂帆好趁尊簋候任我西園倒接蘿

遣懷四首

選三

早起出門去宿霧上我衣朦朧失前途錯趾將安  
之一霎迎曉日兩眼光陸離如何不終日又值狂  
飈吹中道歷變態鎮日成荒迷深山有猛虎莊廬

走魅魍所以古之人岐路多深悲

落地身七尺早爲天地絃欲尋亡何有莊生安在哉  
入世無一策方頭衆所咤中途逢熱客掉臂不我偕  
偕之亦何爲轉瞬俱切灰周旋我與我真心於無懷

人生弗師古蒙頭走長衢昌黎固云爾牛馬加襟裾  
耿耿方寸心竊慕圖與書安得脫塵鞅難鏤終菰蘆  
下帷作繁露鍵戶成潛夫非敢曰能之巾箱足畋漁

賦得水霧隱江津

望湖樓外集卷三

二

渺漫空江上蒸來霧氣稠纔看凝古渡倏欲遍芳洲  
似雜風塵暗全遮雲樹幽濛濛飛雨脚冥冥亂潮頭  
隔岸迷花塢臨邛誤酒樓山光沉別浦波勢混前流  
未許窮千里何容豁兩眸仙源渾莫辨且駐武陵舟

賦得跛蘿帶晚花

玉露滋苔砌金風拂遠枝尋香杳北郭摘葉近東籬  
寫意偏宜淡餐英不厭遲傲霜還有態映月正多姿  
本不爭穠艷何妨獨後時尚能供拗取孤影傍軍持

楊忠愍

丹心炳白日憤結佞臣頭遷謫一身在乾坤兩疏  
留倉皇巾幗淚經紀友生謀遺事何時補義宏血未收

廿四橋

銀龍高挂久沉銷賸說佳名廿四橋影裏香殘花  
史帙聲中譜斷玉人簫數枝衰柳再憔悴幾點流螢  
度寂寥千載繁華餘此地年年月色黯清宵

虎丘

一角青山峙虎丘舟停澗墅且淹留梵宮寂寞鐘  
魚冷霸氣銷沉麋鹿遊暇樹亂鴉淒落日野原衰  
草怨清秋登臺不說生公法勘破興亡石點頭

田家即事

習靜茅檐晝漏舒繩床夢醒意遽遽正當烏沒蟾  
升候快值雨收風定初野幹壓籬花冷淡晚未浮  
水穗稀疎腰鎌薄有西成喜藥物於今得屏除

輓沈雲洲先生二首

白首之一官不爲五斗戀尊罍思故園歸趁樵風  
便放閒綠野堂遺澤在花縣養靜竹千竿委懷書  
萬卷無端雪霰吹頓覆靈光殿

淒迷野月白蒼茫湖水深花光泣朝露幽鳥啼荒  
林眼望西城路委折不忍尋到來多感激腹痛傷  
人琴茫茫兩行淚落落千古心

烏夜啼

烏夜啼煙昏月黑聲淒淒可憐八九子覓食東西  
飛雞鳴喔喔啼轉急如聞幽咽悲生離吁嗟哉骨  
肉同生會同死不見淚灑初寧叫車子

冠萊公

邊事咨元老如山肯動搖六軍纔出汴一鼓欲吞  
遼孤注賞原薄天書寵漫邀雷州萬里路蠟淚不

曾消

宗留守

金以和啖宋宋以和自愚偉哉宗留守枕戈恆皇  
圖義師振河北響應百萬夫潢池息息抱鼓銅馬翻  
前驅餘齡冒矢石紅淚懷故都劉子數十道髮禿  
心血枯如何扼其吭乃有汪黃徒漁舟泛江上端曲  
語陵廟甘正墟虛令關洛間引頸望乘輿千秋五  
丈原賞志同沾裾風雨黃河水如聞三歎呼

春郊行

冠蓋雜沓來城闔父老走集看迎春土風好事齊

鞭牛導以散樂百戲陳我從道旁亦欣欣典禮幸  
備氣象新前夕滕六橫昨日雨師驕春風一披拂  
陽氣回青郊揚州官閣早梅開隋堤楊柳紛穠穠  
此間風景自足樂 鑾旂況載膏澤來膏澤來登  
春臺十日鬴康衢舞

飲永寧泉

爲訪名泉屐未閒綠天深處敞柴關春風煖送幽  
禽語一帶夕陽窻外山

海忠介祠二首

砥柱江河直道孤如聞折檻漢廷呼魂銷行徃君

恩盡猶自攀號望甬湖

海燕淒涼幾度秋韶州精魄又瓊州最憐死後孤

臣血灑向窮荒未肯休甲申之變先生石坊  
泚然血下凡數日

登雨花臺用壁間韻

出寺步斜陽連岡漸修廣松風吹雲林笙歌送餘  
響天空淨如拭石路平可仰披襟吸山泉翛然脫  
塵想

人日旅舍坐雨

晨曦望不見幽牕停鳥弄盲風捲地來灑空寒雨  
凍石徑滑連岡蠟屐屏無用何以遣靈辰騷壇聯

雅從三閭淨僧寮坐定塵氛送朔氣凌晚寒煖酒  
拾枯葑談深紅燭跋吟餘青眼縱人生艱良晤晨  
夕去倥傯瞻言風雨詩君子古所重

借觀樓聽雨

罷酒高樓已二更無端猛雨到春城幽林勢維松  
簞亂孤枕夢隨鐘聲清繞澗待聽飛瀑落探梅應  
有暗香生獨憐樓被江帆客爭及疎牕此夜情

金陵元宵對月

壞雲壓空來北風寒到骨男兒可憐蟲蕭瑟送時  
節今宵倚高樓松林上圓月半榻敲琴書晶光漾

懷李四翮飛三首

辛

殘雪麗譙虬箭沉長街鼙鼓歇薄醉寄微吟冰壺  
坐澄澈爲語故鄉人江天正清絕

宋大慳中齋頭即事

清輝漾微月相望幾家門人在翳塵外風猶冷比  
存忘機同嘯咏隨分足盤飧却憶孤吟者支筇野  
外邨謂李四

題畫

林落遙吞暝色人家多映晴嵐搖曳扁舟何處半  
篙秋水江南

懷李四翮飛三首

三

商飈林外動陰蟲草間啼物候頓以異感我故人  
思故人在汾晉雲山久睽違知君多越吟況復憂  
親幃鵬鵬圖九萬安能戀一枝秋風正關門羽翮  
嗟已羈

與君篤恩愛感君執謙退歡好念百年深情露肝  
肺不惜幽蘭馨作我襟裾佩相知在脉脉豈必貴  
意氣意氣彼何爲母乃殊面背伊人古君子望遠  
發長嘯

賦得白雲深處有人家

此徑都無熟客臨停車遙望白雲深四山日落寒

懷李四翮飛三首

辛

鴉叫萬里秋高獨鶴吟嶺上松風應不隔溪邊桃  
路許相尋塵埃漫爾多微逐誰解幽人出世心

秋日咏階下桐

淒清永夜坐匡床策策枯桐拂短牆敗葉作黃猶  
受月高柯聳碧獨迎霜豫知寒意先蕭瑟却與秋  
光共老蒼豈似紛紛蒲柳質早教宋玉斷迴腸

管夫人畫竹

誰寫檀欒生意幽煙安雨態弄輕柔墨花不用湘  
江淚已是蕭森滿目秋

鐵鞭行爲沈虞襄作

鐵鞭鐵鞭爾不能西走關隴北走燕追隨健兒沙  
場前復不能如豐城之劍昆吾刀一去萬古精靈  
鞘徒然混迹塵埃裏無端更入揚州市揚州市上  
賣珠兒那知神物蟠蛟螭千金却覓一金直輪蹄  
奔走無相識沈君壯士開歡顏摩挲似結三生癖  
戴歸飾以文錦囊膠漆延之白玉床銅頭古節好  
形質颼颼夜半噴寒芒知君猛氣久無匹千載雕  
蟲蕭蕭瑟會須投筆希封侯匣中還有雙吳鉤

幽棲

鎮日常局白板扉幽棲喜與世塵違一窓風靜茶

雲錦堂卷三

圭

煙細三徑春深菜甲肥拜石有緣情獨癖彈冠無  
路志應微六安枕上支頤卧蛺蝶依稀繞夢飛

集王理常懶雲書屋

羅含徑裏好秋華桑落纔開樂意賒近水辦餐尋  
客暇過牆豆實摘鄰家露明深院槐柯冷風亂疎  
燈菊影斜此會一年剛幾日片帆容易又天涯

常軒之  
館深東

理時

題婁東錢陰南滄江舡釣圖三首

不見天隨子煙波懷笠澤復有舡幽人搖竿滄江

側

滄江四面清鴉船聚漁族悠然濠濮情叩舷歌一  
曲

一曲歌已畢江風吹徐徐收竿楊柳岸乘月歸鱸  
魚

題楓林晚照圖

楓林誰染就青女此經過一片夕陽下四山秋色  
多最宜停野騎休待冷江波試看吳綃艷隋家綵  
若何

十八學士歌

隆準馬上得天下嫚罵不屑從詩書唐宗武略兼

雲錦堂卷三

圭

文謨投戈天策羅鴻儒翩然十八推妙選至今猶  
羨瀛洲圖敬宗胡然狗尾續一人蒙詬諸賢辱諸  
賢豈不殫公忠惜哉喋血非奇功文章乃仍六朝  
習致治未躋三代隆吁嗟房杜僅若此成周吉士  
宜難逢

對雪

寒雨蕭蕭朔氣深阿滕釀雪散重陰纔看羃羃沾  
苔徑漸是迷漫下竹林野店酒香爭晚醉紙牕燈  
冷戀宵吟明朝好覓幽人屐探取梅花到遠岑

懷李翺飛

與子椒蘭契於今別淚新板橋帶幽郭暮雨送征  
塵帆遠疎來信花明空好春三篇已漲綠歸及永  
和辰

漢史雜咏十首 選三

痛哭何妨任賈生廿年恭儉已昇平武皇枉自誇  
雄略七制還須首顧成

雲陵一望最消魂怨魄猶嫌漢少思少帝蒼梧悲  
逝水上林僵柳爲公孫

威福潛移國脉枯孔張經術竟何如更生獨有靈  
均憤一紙淋漓封事書

落日悵望次謝宣城韻

雲湖雜詠卷三

香

晴風滿郊原吹我讀書舍蒼然聽光暗斜日西  
下開園趁餘暉殘編行自把誰家冶遊子綠楊控  
歸馬微吟一騎望慚愧意氣者衡門寂已掩離居  
笑言寡眷懷同心人惟慘竹溪社

湖村

愁聽鹽浪打孤舟愛趁籃輿竟日遊十里黃雲新  
麥秀千村碧葉早秋稠逢人驚避銜魚鳥傍晚知  
歸帶犢牛野店乍投沽濁酒林間織月已如鉤

初夏即事

舴艋纔歸桑柘邨靜中幽意自忘言酒能作熱綠  
新煮蘭倍生香本宿根雷後欲尋松茵美雨餘漸  
看藥苗繁日長且就桃笙卧夢醒剛聞客打門

賦得花邊行自選

寂是多情候郊原徧錦叢休將幾兩屐浪逐一春  
風人語喧金谷鞭絲靜玉驄遲遲上明月留憩共  
詩翁

聞雁

荒原飄急雪哀雁叫殘更失路棲難定入雲聲自  
清乍來偏耳切已斷更心驚應有離羣恨寒食夢

不成

履冰行

履霜傷屨履冰傷足匪惟傷足前途莫卜一解  
昭白日滔滔長瀾不入高明而狎重淵二解  
者山危若朝露我彈空侯請君勿渡三解  
惟懼乃  
安惟狂斯溺夙夜兢兢小宛敬德四解

細雨

漠漠侵簾額絲絲冷釣絳當簷輕散縷繞砌亂飛  
塵作態牽愁細無聲化物勻草堂寒碧潤漸瀝洗  
松筠

伐木吟

百錢買薪纔滿束無薪爭伐田家木邨南村北喬  
桐秃黯黯陰雲低壓屋飢烏凍雀繞其顛羽翻零  
落悲空天老農龍畔愛繁陰眼看伐木心悽然勸  
君休伐桑柘枝來年飼蠶繅作絲水退溪旁還倚  
徙家家社鼓斜陽裏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努力復努力老夫今死休蒼茫汴京土浩蕩黃河  
流帳下百萬人殺賊希封侯微命一朝盡壯士風  
雲愁空聞張睢陽厲鬼殲敵讐

雲湖雜錄卷一

兵

男兒分裹屍裹屍事未畢英雄舉大名乾坤藉回  
幹君豈行伍人忠孝性殊絕黃塵暗中原國脉未  
顛蹶父老望中興四海皆激越皇天漸悔禍讐恥  
會當雪安得挈兩河界子以節鉞垂死無限心收  
淚與子訣

遊奎星閣

幽尋纔過綠楊溪漸入城巔屐未迷滿路春風臨  
野閣一簾花雨散招提漁歌遠唱波微動僧話初  
停日已西竹院依依情味永待攜村酒聽黃鸝

昨日雨行示李四

昨日雨千山萬山飛瀑下叶天門馮馮怒擊鼓今

日雨千林萬林狂飈舞老松勁柏枝屈土污泥滑  
滑連庭礎黑雲磊塊大如斗叶之而蜿蜒癡龍聚  
海上金鴉掣雙羽荒煙蕭條寒色苦好花不芳鶯  
不語鉤輶怪啼來杜宇九十日春餘幾許餘幾許  
杯且舉人間萬事憂何補但聞君去摧腸肚勸君  
爲我遲雙觴

喜晴過沈大以任

淅淅陰雲宿草堂蒼牙乍喜見晴光林喧鳥語醒  
殘睡盃拆花房送淺香野圃泥融蔬倍長芳塘冰

雲湖雜錄卷一

三

泮網初張板橋一帶多幽勝買醉何妨典鸕鷀

鷗

逐隊來鷗鳥忘機亦自佳不緣辭漲海爭得戲晴  
沙蓑笠漁人夢煙波處士家芙蓉二十四曾憶舊  
生涯

舟泊陸家橋小憩

一櫂綠楊停人家聚淺汀荻籬存水跡土釜帶魚  
腥鷗鷺情原狎桑麻語耐聽舟師貪利涉辜負酒  
帘青

月下懷李定齋先生



絳帳頻年賦索居黃山麓枕五車書思鄉定有尊  
鱸夢投老須尋松菊廬釜底生涯波浪後壺中日  
月嘯歌餘相思漫道關河遠千里清光共望舒

讀溫飛卿詩

八叉才子竟連遭日日長安費酒錢不分雲藍書  
錦字却將金管送芳年

憶金陵遊蹟二首

憶得長干手一編乘閒小步亂山巔花軒竹徑留  
沽酒茅屋松棚戀品泉聽去鐘魚尋野衲捫來碑  
碣弔前賢煙霞付與探幽客不厭千回展齒穿

寶洞觀雲臺

天

如此煙波如此山仙源彷彿在人間尻輿臂馬都  
成幻塵鞍風埃未比閒可笑頻年歸櫂促更兼歷  
劫舊緣慳於今夢遶青谿路却戴江南畫幘還

寄懷沈虞裏二首

秋水沉穠稻秋風動墟落我來歷旬日紆望氣蕭  
索所喜心跡清微吟謝塵縛眷懷素心人學道在  
幽閣綈几富百城不殊南面樂況復東臯田釀秫  
差不惡懸知煙水歸庭桂拆新萼藜羹辛可烹歡  
言就斟酌

人生貴適意義取苦倥傯淚愴哀歌迂疎世無

用萊施滋露晚蚊蚋舞醺矍君才十倍人而不任  
梁棟巧笑柳州乞窮累昌黎送有身攢憂端蒼頭  
不曾縱何如且置之高吟託酬夢清秋風日佳綉  
蘭臭所共三復定齋書名山最珍重

聞上流水退有作

頻年壁馬下天關終古危堤一綫存兩汛波濤憐  
下邑三秋梁稻剩高原稍聞曉市人聲傳漸聽過  
郭社鼓喧道是消閒聊穩睡黑雲嚙嗟又翻盆  
都門作次謝東梧韻

只見驚沙不見花可憐寂歷坐京華逢人欲寄思

寶洞觀雲臺

天

鄉信幾許關心穀雨茶

湖干晚眺

鴨頭新漲綠萬頃流澆瀟言尋野趣來豁然獲清  
賞細港開三汊微風漾五兩夕照樹邊明漁歌空  
外響望望煙波濶令人結遙想

覽湖聯吟集卷二

人生貴適意義取苦倥傯淚愴哀歌迂疎世無

椒園逸情秀骨天生詩品雖欲不爲詩不得也  
其人清癯蕭淡意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厭棄及  
其中恬如也詩不多作作亦不甚鏤削語近  
好奇者弗厭也細咀之味逾雋永世之言詩者動  
云學漢魏學三唐宋元夫時代有遠近聲韻與爲  
推移矯而合轍不啻優孟衣冠豈知不變者神也  
得其神何必似其狀哉椒園神似詩人其曠遠之  
態在吐納之外讀其詩矜躁盡釋如深山道士與  
人無患與世無爭而有心者每欲近之不可得而  
親疎此吾所以恨交椒園之晚也定齋李光國題

定齋李光國題

一

璧湖聯吟集卷三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宋鴻儒

田家詩十四首選八 射獵行

關山月 離居

同陳四香谷遊斗壇

廿三夜待月 美女篇

燈 題垂釣圖

停權

擬班昭寄兄定遠侯詩二首

擬木蘭軍中寄父母詩

松 采蓮歌三首選一

采菱歌三首選三 沈大以任池亭納涼

村晚 曉起尋黃梅

蔣金沙字蹟 晴

風雨渡湖歌 題蘇若蘭迴文圖

清明 邨舍

遣懷五首選三 閒雁

漫興 濕薪行

登焦山

登金山塔用岑嘉州登慈恩寺浮圖韻

潤州山遊 江行有懷

舊坑石硯歌爲雪鄰先生賦

題沈以任齋壁 曉步西園遇霧有作

題邑侯許公畫冊 園寫細雨騎驢入劍門詩意

問賈七稻孫疾 東村舊居 有序

過徐五峰別業 再送李翺飛之滁陽

周公瑾

夜宿仙女廟聞水喧歷聒耳不寐起坐作

歌 有所思

東莊集飲 草

苔 燕

鴨 雨歇

過友人隱居 登高正而望遠海

陳大偉業舟過村莊

溪邊獨步 積雪

村郊 無題四首

劍器行 諸葛忠武

詠懷十二首 選五

探梅 雪後同人大集荒齋雪霽尋沈二虞襄

邨郊晚霽 至李四齋

西湖延舟 再遊湖上

秦園 虎丘

虎丘雜咏六首 選三

遊惠山 生公臺

惠山同王玉川華西時飲第三泉

閨門送別 李忠定

車邊過 鐵鞭行爲沈虞襄作

晚渡綠洋湖 落拓

海堰月夜 雨泊丁堰

金沙 夾竹桃

玉簪花 賈世齋中坐雨

竹 夏夜對月

追涼

椒園新月同陳五騰芳作

黃沙行 村夜獨酌

前溪 采樵歌

晨起赴詩社 再遊

同賈六筆先至李四齋

賦得孤舟微月對楓林

冬日吟 擬遊儂詩五首 選二

晨興 秋夜

閨怨 伍子胥

雨霽過東莊

林園晚霽和韋蘇州韻

適意 秋柳

送賈稻孫之金陵

雪用蘇長公清虛堂韻

雪後集陳四齋頭再用清虛堂韻

寒食

春日歸自東村李四適以是日之三阿侯

然有作次賈七韻

曉起

題婁東錢陰南滄江垂釣園

菱絲溝晚眺 放舟北莊尋耿非池

村北晚步 書中乾蝴蝶四首

東邨雜詩五首 選四 題廣陵酒樓

晚登南城至奎樓 郭有道

孫公和 杜樊川

魏處士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感懷六首 選四

夏夜同陳五賈七坐月

松下納涼 姜堰晚泊

訪友人不值 征車行

秋邨雜感四首 選二 送李翺飛

感懷寄李翺飛用昌黎答張徹韻

再過陳家園 初夏偶成

感秋七首 選四 懷李定齋先生

肺病經旬抑鬱寡歡適沈二虞襄招同陳

四香谷陳五騰芳沈大以任賈七稻孫

小集却懷李四翺飛四首 選三

靜夜思 病中作

詠古八首 選四

延陵季子劍 劉伯倫鑄 王子明鐵槍 文信國衣帶

苦雨

憶吳門舊遊懷錫山華西時

我願青天月二首 過千佛巷

立冬次日大風 伐木吟

張家渡遇雨

春日懷陳五騰芳

時余丁父難

聞笛

題賈稻孫四別詩後二首

賦得草色新雨中 轆轤歌

溪上

村夜聞雞

懷沈大曾培

雨晴散步

踏車歌

築隄謠

青苗歌

同賈七河干待舟

同賈七界首驛晚發

五代史雜咏十首

選五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歲暮雜感十首

選六

謝家意園叔祖見惠石刻蘭亭小帙兼索

印章

長相思

題畫

題松崖蕭寺尺幅用蘇長公秋山平遠圖

韻

論詩聯句一百韻

宋理中沈康衷賈稻孫

覺湖聯吟集卷三目次

覺湖聯吟集卷三目次

二

雲湖聯吟集卷三

宋鴻儒 字懷中號漱園  
著有東村集

田家詩十四首 選八

穠性畏煩煩結念在正壑村荒少酬應懶漫獲真  
樂拓影散參差槐煙起漠漠渚禽去更來野花開  
自落既已絕塵想何由來束縛羈鳥苦樊籠潛身  
一枝託

三家自成村數椽豈云陋悠然遠人境臨溪成結  
構繞屋鵝跖花疊架蛾眉豆臆虛受清風疎林野  
景透居閒覺日畏始信靜者壽

雲湖聯吟集卷三

牽牛上北阪驅雞出荆扉田家愛早起樹顛隱朝  
暉楂楂鳥鵲鳴渺渺炊煙微團團飽晨餐力作其  
無違

夕陽下崦嵫老屋殘霞壓碧樹亂鴉來盤盤飛數  
市暮色望蒼然荆蔓滋雜沓野老自蕭閒傍籬數  
上歸鴨

黃葛何蕭索正墳高且低南阡先人墓東塋葬我  
妻嗚咽溪水寒枯藤絆荒蹊徘徊心慘傷烏啼落  
日淒事往不復返水流不復西百年若朝暮壽夭  
仍不齊嗚呼歲月消身寄將安歸

爭勝枕龍茲隱事亦奇村童報發熟披衣還  
起柴關無客到堂畔生荆杞獨坐懸枯吟興來書  
數紙闌筆自謳啞野老聽亦喜會意可忘言此中  
有妙理

揚檝向湖口冷泠秋水深蒲稈維汀洲枯荷浮  
沉波穠綠天光雲起微暈陰沙禽接翅飛漁唱空  
原意逸響破宵冥男婦海上琴沾沾塵網中擺脫  
關煩襟

暮閒得真味幽懷堪自寫由港斷行跡豈復聞車  
馬騎鯨負笈來偶語荷鋤堵放情無結束可以任

雲湖聯吟集卷三

二

滿灘緬彼巢許蹤彌徵秋林林靜無語東山  
射獵行也自曲曲松蔭竹韻

形雲四起野草枯烹羊宰牛饋千夫壯士短衣牽

獵犬將軍震臂壁離離山谷而沙灘繞蹴踏連

團走腰裏裹白影瘦齒風號一解衆應聲續續

麓荒原恣搜抉應手紛紛灑毛血落日歸鞍帶鉞

鼓轅門雜沓觀如堵男兒意氣翦羣兒莫矜射殺

鴻南虎半自詭亞運夫熟在喜會言

關關月夜堂無主陣外圍坐談林

關關月夜堂無主陣外圍坐談林

閣遙相映一年一十二番新番番照斷征人魂

離居

秋郊返牧懷暮林澹餘暉寂寂離居人獨閉荒園  
扉到來禾黍秀已看枯蓬飛陰蟲漫古壁棲鳥相  
因依羈心感水單寒光粘杵催散跡在荒遠未覺  
塵思遠

同陳四香谷遊斗壇

逕入荒涼遠市鷺遠迤散步狎漁樵閣臨野圃城  
爲障路斷清溪板作橋閣苑白雲隨處靜星壇紫  
氣望中遙林花歷亂春將暮攜手閒看絳雨消

廿三夜待月

天澄碧無翳深院靜幽蟬夜半月初上納涼人未  
眠桐陰侵露檻松韻響風絃徒倚空亭下偷然萬  
慮捐

美女篇

美女抱奇姿野處在空谷對鏡謝鉛華臨流倦膏  
沐五銖輕稱身木難常韞積朝綠雲水遊夜伴煙  
霞宿悄然餐風香背人倚修竹偃仰萬山青銷磨  
雙鬢綠皓月冷修容山風靜茅屋世豈無良媒鳴  
珮非所欲遙憐承恩人揀葉被羅殺

燈

綠桂蛭膏熾短葉却如肝膽照人清頻攢細蕊貪  
花好迸露寒芒妬月明孤館燭昏殘客夢小牕光  
瘦續書聲感君藥竈茶鐺畔伴我蕭條忒有情

題垂釣圖

刺艇入朝煙幽露滴芳草校打不染塵垂綸託懷  
抱一角青山紅初陽上杲杲

停權

停權日將夕桑麻話比鄰籬邊驚吹犬溪角渡行  
人旗颺深邨酒甕翻出水鱗草廬橫木榻幽夢白

鵬親

擬班昭寄兄定遠侯詩並首

雁飛愁失羣嘉樹常連枝骨肉同一身何以悵乖  
離形影失中路白首遙相思臨風懷達人淚落不  
可揮何況行役子望鄉不能歸山海隔中外念此  
傷心脾欲因晨風翼奮起到邊陲

邊荒羈遲暮荆杞滿故園遙聞老病深寧不念同  
根有妻被謫去絕域慘離魂可憐膝下子生不識  
中原而我隔天涯相望淚眼昏何不早歸來歡聚  
及生存會當血面請述此骨肉恩

宋擬木蘭軍中寄父母詩

我恨不作霍家男，臂纏金印駕錦駝。我恨不作班  
家女，手操斑管臨玉楮，無端身逐軍書馳。揮戈執  
戟求邊陲，邊風颼颼刺朱顏。戎裝肅澗凋青絲，十  
年格鬪歸夢萬里關。河繫遠思望遠悲，時念父  
母淒涼絕域空回首。可憐弱女出房幃，竟學健兒  
好身手。回思昔日舊妝臺，寶鏡塵封黯不開。戰  
鼓銷紅粉，淚幽閨。膽破黑山雷，昨日將軍昇虎帳。  
點操卒伍遶精壯，驚天殺氣擁波濤。饒饒一命魂  
飛宕，萬古茫茫青海頭。縱橫白骨成山，止生當來  
歸死莫憶一絨爲寄，別離愁。

松

難松經手種，倏已似龍蟠。無此虬蒼質，增予歲月  
歎陰濃。映天碧滿，挾風寒會共陶貞白。言尋巖  
穴歡。

采蓮歌三首

打槳逐隊來，娥娥采蓮女。藕花間殷勤香風縈細  
語。

采菱歌金首，金首金首。金首金首，金首金首。  
采菱菊，請波參參。年似是不摘滿船歸，分得湖水。

錄

莫嫌菱實小，更憐菱葉弱。願如菱結實，休同葉飄

泊

沈大以任池亭納涼

綠蕪掩映水清漣，透漏晴光卯色天。乘興欲攜劉  
氏錫，披襟擬放米家船。螢滿院竹梧月，蟬噪一  
亭槐。柳煙有約還期過，略約扣關應在好秋前。

村晚

蕭瑟驚秋早，空村閑揭衣。鴉盤喬木落，牛負小兒  
歸。水涵灘聲靜，天高雁影微。悠然成久望，野月滿

柴扉

曉起尋黃梅

急霰繁霜作意催，爲傳消息問黃梅。香深蘂落含  
情古，蠟然杈柯破冷開。凍雀呼晴喧屋角，寒驢犯  
曉到山隈。漫言不入羅浮夢，曾是蘇黃品第來。

蔣金沙字蹟

蔣子煙霞癖，鴻毛輕一官。前身義嶺僧，夫豈無因  
緣。入山萬無累，手蹟在人間。斷續數十字，活潑生  
氣傳。意勁力不柔，蛟龍屈曲蟠。蕭然出塵概，隱躍  
露毫端。一紙緬遺澤，翰墨識前賢。金沙路迢迢，長



湖水潺湲

晴

風引遊絲暖漸催  
喃喃語燕傍簾迴  
荒園一夜收  
春雨已有梅花辛樹開

風雨渡湖歌

夢蟲食辛不知甘  
春愁黯度春月三  
鶯啼紫陌花  
蛇姪閉關那復攜  
雙柑凌晨解纜出  
湖畔推蓬放眼  
浮煙嵐初陽暖  
閃空際浪花輕吐  
如排簷飽  
挂蒲帆向晴吳  
澄波萬頃隨趁  
忽然西南垂暝  
翳聒耳策策風聲  
酣橫風吹雨雨脚  
到疾若猛士

金剛經卷第三

上

驅飛驟敲蓬作陣  
勢拉雜四天一色  
湖光涵湧流  
觸舵浩洶洶怪雲  
壓水陰翳歎水禽  
散亂水荇攪  
篙師漁父齊詰詢  
靈靈喊呀破鬼膽  
迷離煙雨情  
所耽探竒要窮溟  
海北御風會涉湘  
江南洞庭震  
澤不曾到瞿塘  
灩澦險未諳枯坐  
一屢老牖下有  
辜名勝心懷慙此  
湖泛碧纔百里水  
雲詎足相伍  
參偶逢陰霾變常  
態氣象轉覺成渾  
含煙揮霧霍  
大奇絕長天欲墮  
扁舟擔狂歌激越  
扣舷叫斬蛟  
興劇按劍鐘屋樓  
恨不携身入驪珠  
直欲伸手探  
須臾風平浪亦定  
龍窟宅雲埋龕沈  
開天宇氣

冉冉漸看桺色搖  
毵毵低郵簷畫水  
墨沙草沾  
濕拖輕藍蛤田蟹  
舍好籬落擬尋隙  
地爲茅菴

題蘇若蘭迴文園

秦川寶氏婦幽怨  
理殘機芳情發文  
米血淚染素  
絲綿絲舊日恩墨  
墨錦中詞一疋斷  
午夜千里作  
封題能令心頓悔  
復得手同攜二情  
永相投白頭  
常不離始知手爪  
好可感狂夫癡笑  
他河漢女札  
札空爾爲

清明

窮鄉春事最淒然  
冷節初過颺紙錢  
何日得歸千  
歲鶴常年空痛五  
更鵲菜花桺葉荒  
村路野水寒  
煙古墓田飄泊浮  
生感今昔松楸愁  
絕晚風前

村舍

雲煙深處兩三家  
籬棘當門取路斜  
元亮井閒晴  
曬麥子陵灘靜晚  
鳴蛙沙禽狎至常  
依客野草無  
名自放花漾漾蔚  
藍天色好半篙新  
漲浸蒹葭

遣懷五首

選三

桃李發上林孤松  
生空谷空谷有清  
音託根甘瑟  
縮一任霜霰欺未  
懼枝柯禿本無增  
人姿芳情拖  
幽獨

傭叟因樹棲淵明歸田園貧賤有真味曾不受人  
憐晨風舉遠翼蒼蠅充腥羶陸陸各苦辛何如全  
吾天

蒼茫天地寬微生只如蠅落魄亦等閒得勢豈足  
倚草木有苑枯人生真寄耳亦松如可從辟穀不  
應死

### 聞雁

西風陣陣覺人腸南雁驚飛野色蒼影度橫塘雲  
黯淡聲淒孤閣月昏黃天空冥漫愁增繳歲歎應  
難逐稻梁信斷關河羈夢遠渚清沙白想瀟湘

### 漫興

荒庭葉落樹杈杈逸興蕭然野士家愁劇難尋千  
日酒菊殘又盡一年花輕霜細雨悲秋草古堞寒  
雲冷暮鴉兀坐碧油牕子靜鷓鴣香裏讀南華

### 濕薪行

三日漫漫急雪下到處柴薪索高價三日濛濛細  
雨飛東家西家炊煙微炊煙冷落甌生塵走偏長  
街索濕薪有錢買薪怨薪濕貧家無薪已絕粒天  
地難修烏著號男男女女聲嗷嗷

### 登焦山

潮平露雲振登山尋石徑日落江風鳴高林亂清  
曉

### 登金山塔用岑嘉州登慈恩寺浮圖韻

塔影懸碧漢倒落蛟龍宮奮身生羽翼直上憑虛  
空盤梯獲異境探竒入畫工顧盼小吳越乎及通  
蒼宮騫騰高矗日洞達達拔風長山亘繞南大江  
趨向東似葉舟盪漾如薺樹玲瓏睥睨白雲上縹  
緲驚濤中晴光開映蕩海氣接空濛隱躍綯真宰  
迹微參禪宗人世幾今古香界無終窮

### 潤州山遊

石路無塵步屨輕閒隨花雨出江城夕陽影外煙  
禽亂竚聽名藍粥鼓聲

### 江行有懷

故人辭海口孤棹入江門迴望山雲合蕭蕭暮雨  
昏

### 舊坑石硯歌爲雪鄰先生賦

先生愛石同米顛匣中珍藏石一卷掌潤尺圓高  
僅寸暮山紫氣騰蒼煙腰間隱隱露金線蜿蜒迴  
抱成天然風稜剗削自凸凹不受規形矩製爲方  
圓其體渾樸古無比一圓拙鈍無雕鐫自是坑底

包藏元氣逾千年結就鑒質超頑堅如何得落先

生手七客寮中應未有蒼薇露浣蜀錦囊膏濛赤

霧凝虛牖我來把玩試喻糜爛閃晴濶光怪走再

四座半三歎嗟硯石常新人白首不向軍中唱凱

鏡不向池上矜鳳毛抗辭草檄踞虎帳廢歌樂輸

登螭坳而乃冷落荒齋十笏地常伴竹牀茶竈隨

詩瓢古來尤物造化忘踏蹬不得豐其遺先生聞

之付一噓物豈晦顯分卑高石鼓曾刻作春白琴

材亦在囊下焦此硯潛踪落草莽轉因寂寞成孤

標何論作楷作草作篆籀却藉爲詩爲賦爲歌謠

千言立就壓元白一掃寒瘦無鳥邪潑墨盡吸西

江澗含穎直凌南山椒要向名山石室成不朽肯

逐蒼狗野馬從風飄興酣俯視赫蹏展裸衣磅礴

氣禿千霜毫

題沈以任齋壁

簾幕十笏靜無譁雲母牕橫玉塵斜占斷孤山好

風味半牀寒月浸梅花

曉步西園遇霧有作

霧露深沉掃不開黃蘆白雁悄生哀板橋暮蘼林

如著人自元章畫裏來

收

題邑侯許公畫冊

殷紅慘綠山如繡雲樹迷離陰白晝逆折迴盤石

棧迂險絕巉巖誰畫就萬壑繞雲根通天僅一門

疲驢蹣蹣踈撲面雨如塵風動哀猿叫雨昏山鬼

嘯丹磴疊嶂峒青峰插窻窻衝波轉石空天雷子

規啼處山崔嵬盤盤鳥道不容憶衛子一頭何處

來

問賈七稻孫疾

臺中歲月歎蹉跎擊節從君喚奈何摩詰可憐消

瘦慣東陽休更苦吟多香清竹榻迴幽夢雨濶苔

階長綠蘿莫便心情同木石秋風待駕斗過檐

東村舊居

自遠祖國明公卜居州之東邨有屋數間田數

十畝于今十二世以畊以居幾四百載地僻村

貧樸拙相承是以無患莊生云社櫟以不才全

其天年維居亦有然者

舊居三畝宅青蕪荒滿地門巷還依稀人往歲月

異者舊盡凋謝鄉鄰疎姓字吾髮亦已華尚憶兒

時戲遊魚念故淵脉脉動愁思

過徐五峰別業

集 6-587

地僻稀來客幽人日掩關荷池通扶港柳岸抱城  
灣結構舊塵外煙波几席間共君清興遠閒坐似  
空山

再送李翺飛之淦陽

此日再相送此行倍黯然行行入何處蕭瑟臨空  
山嶺嶺棘人痛惻惻師友恩長河低落日古木淒  
寒雲人生重知已方寸摧車輪子淚既已傾我懷  
後誰陳佇立北郭門望子傷吟魂

周公瑾

長坂奔亡感豫州少年一旅壯兜鍪借來阿母坐

東坡先生集卷三

三

前箸火盡老瞞江上舟濁浪至今淘赤壁短篷當  
日哭巴江九原曾聽着山曲故壘凋零幾許愁

夜宿仙女廟聞水喧歷歷耳不寐起坐作歌

轟轟枕畔波濤生一更不寐復二更展轉頓覺酒  
無力聒耳忽使愁成城驚翔鳥鵲走鼯鼯萬籟俱  
消喧急溜拔地研削沙石飛破空吼怒雷霆闔中  
夜洶湧何雄哉駭浪翻飛滾滾來奮如蛟騰起窟  
底哀如猿嘯落懸崖怪如鬼物撒淚出疾如猛雨  
乘風吹繁艇動搖灘石撼心轉懸旌夢成覺出門  
咫尺即畏途豈惟蜀道之難瞿唐險

有所思

有所思夢見之夢見不常見覺來愁背面絮語憶  
朦朧游魂復繾綣雜花撩亂野鳥鳴夢中還勝路  
傍情

東莊集飲

孤村饒逸韻偶渡足清歡野鳥依人下空濠遠墅  
寬迢遙煙景異彷彿畫圖看中婦鋤蔬圃了童把  
釣竿路荒衰草合屋老敗藤攢落日街平楚晴霞  
漾急湍逢迎惟父老相對省衣冠風雨時還卜桑  
麻事漸完招邀來比戶嘯傲集河干剪韭供新饌

東坡先生集卷三

十四

春杭辦晚餐鱗鮮纔出網菜綠滿堆盤鼓腹歌方  
起傾盆飲未闌雁淒雲葉冷蟲打燭花殘感昔吟  
梁父耽幽賦考槃每思棲澗石安得此林巒宅隱  
多栽檉懷高祇佩蘭道遙東郭履寂寞子陵灘漫  
羨螭頭貴須知牛背安醉酣人皞皞漏靜露溥溥  
返樵秋潭灩星光一片寒

草

雨後當時發芄芄遍舊根蒙茸留蝶夢掩冉觀台  
痕茂叔牕前意明妃塚上魂馬蹄期得得偏爾滯  
王孫

苔

茅屋少塵色漫延苔蘚滋態濃新雨後情艷作花  
時古徑青綃貼荒蕪紫玉敷葼蘿深護好入跡禁  
東籬

燕

門巷經年別東西路不迷安巢尋舊壘呼侶綴新  
泥涎尾穿簾疾輕身拂水低將雛楊柳岸風雨漫  
含悽

鴨

未有凌霄意情閒杜若洲酣眠沙岸午靜浴野塘

望湖樓事集卷五

五

秋宛頸憐毛羽呼名狎鷺鷥無愛人挾彈飲啄自  
清流

雨歇

雨歇煙邨返照低濕雲淙淙草萋萋棟花風動僧  
衣水處處荒林叫竹雞

過友人隱居

岸側垂楊密籬敲躑躅紅憐君千里意偃卧一樓  
中溝水流殘日荒山傍故宮耽幽閒話久茗椀助  
清風

登高上而望遠海

登高上而望遠海欲窮天地遺江山蓬壺隱躍眼

可到扶桑只在指顧間滄溟萬里界天白陰晴恍  
惚無定顏鬚髯飄龍吐珠出朝嗽杲杲漫區寰野  
雲烘日變形態陸離五色呈斑斕冰夷擊鼓鮫人  
泣宵冥慘黯不可攀空中如聞煙霧樂翠銍金支  
相往還寒風颯颯振林木移情頓覺開堅頑羣鳥  
悲號疑出世眼空百越無荆蠻高岡千仞振衣立  
浣淥颺颺塵懷刪回首右顧湖水濶入海一氣流  
潺湲危城仰孟渺如芥瀟沕晝夜愁漩滾黃河新  
決江水漲巨浸面南皆迴環始知吾家住釜底無  
翅飛避洪濤艱上隴廬舍委天命臨風涕泗垂潛

望湖樓事集卷五

六

陳大偉業舟過村莊

一葉輕舟去飄然渡疎東招呼情戀戀追逐話恩  
恩水漲迷宵雨林殘昨夜風歸來成悵望野岸蓼  
花紅

溪邊獨步

溪邊尋細路獨步思沉沉人事殊朝暮川流自古  
今風清平野濶螢暗茂林深蕭颯驚猿鳥悲秋意  
不任

積雪

迷漫看積雪天地共蒼茫朔氣凌孤嶼寒光接大荒  
四郊遲日瘦一片野雲黃高卧耐清苦無愁東  
欲僵

村郊

茅茨歷落酒旗斜野水鱗鱗四五家莫道荒郊春  
色少菜花開映野棠花

無題四首

烏叫荒城尾畢連淒涼忍更聽吳歛顏傾下蔡思  
僂侶心醉高陽笑酒徒蕭裏鳳聲吹已寂鏡中驚

金剛經卷之三

三

影認來無可憐走馬長楸路拾翠人遙長綠蕪  
無復輕雷走鈿車當筵歷落訴琵琶鷓鴣聲咽相  
思樹翡翠魂銷解語花衣憶六銖愁掩冉格追三  
楚悵天斜祇今孤抱悽難展畫閣香沉暮靄遮  
非關癡絕鎮多情碁局中心自不平野草那堪名  
獨活恨人何故字雙成犀垂簾幙游絲落魚阻江  
潭惡浪生桃葉桃根難髻髻渡頭空負月華明  
風光總入斷腸詞脈脈幽懷黯自知大別山前驚  
杜宇莫愁湖畔怨將離沉痾地老天荒後渴酒燈  
殘雨歇時尚有羈魂依灞岸野煙蕭索冷楊枝

劍器行

青萍霍閃三尺強騰飛徹底搖光芒血漉氷翼塵  
鞘張鳴鳴短壁妖魑僵把來試向長安道怒轉寶  
環翻赤幘秋濤瑩徹無纖埃颯爽英姿映日開落  
處從風散如雨直斬長蛟辟猛虎驚啼鬼母聲啾  
啾浩氣噴薄哀猿愁不平人世顛毛指恩讎豈報  
兒女子欽鐔提歸拭土花仰視高空暮煙紫

諸葛忠武

兩表血猶赤三分業未昌叢祠開劍閣荒隴弔南  
陽原冷大星失江翻遺石藏何人識伊呂萬古浣

金剛經卷之三

六

花堂

詠懷十二首 選五

麇麇遁深麓不入豺虎羣豺虎逐麇麇啖食常紛  
紛荒山混行跡良惡豈不分盜跖膾人肝子推甘  
自焚草木判臭味試看猶與薰

離離山上禾未秋色先槁赤日爍青苗咄嗟雨露  
少彼蒼無私愛澤不遺寸草豈未庇嘉穀煎熬緣  
土燥委身一失所終當不自保

羣蛙依淺草聒耳多囂音野鶴唳中宵天空響易  
沉閒雲施健翮孤影掠幽岑希聲在何許縹緲不

可尋區區鵲鷦遊寧識萬里心

旭日出扶桑浮雲四面會五色漾朝霞烘映如鳳

翻揮忽羲和車馳馭徹天外曉景逐風消流光接

暮靄旦夕異浮沉思榮寧足賴

上山行采薪丁丁松柏林松柏挺勁節斧斤胡相

尋鬱鬱歲寒姿摧落夢元岑何況桃李枝安得常

成陰咄咄結憂思爲此感人深

### 雪後同人小集荒齋

朔氣侵簷凍未開柴門寂寞斷纖埃可憐雪伴袁  
安卧却爲詩邀謝朓來鳥弄曉晴初日嫩竹敲寒

韻晚風迴相逢莫道生涯冷幽興還傾濁酒盃

### 探梅

着屐探梅花未見梅開處廣陵春意多夢繞平山  
路橫斜十萬株別來開幾樹

### 雪霽尋沈二虞襄

霽日掃殘靄晴光徧野蹊遠帆循堞走幽鳥背人  
啼地僻雪猶積春寒草未齊衝泥乘興去已過板

橋西

### 村郊晚霽

西南雨脚散落照滿平楚風景淡墟落波光灩洲

渚理網漁人集戔犁耕夫語煙鳥入深林冲襟託  
何許

### 茅齋

茅齋坐蕭散朝夕成孤吟輕風洗塵色停雲靜樓  
心偶然鄰曲至壺漿聊共斟前溪起漁唱門掩蒼  
煙深

### 西湖泛舟

日落湖氣涼興逐輕舟發縱意牽流芳徘徊晚未  
歇雲屯飛閣迴煙生遠山沒歌管響前崖沙禽飛  
恍惚

### 再遊湖上

曉色嵐光合晴崖落空翠遲遲旭日生映微波紋  
碎水氣清人骨芙蓉送芳味撥擢轉溪橋樓臺迷  
向背

### 秦園

嶺側散喬木波澄漾石潭浮雲無定影帶濕度山  
南

### 虎丘

霸業銷沉不可論荒丘草滿暮雲昏畫船蕭鼓山  
塘路梵院鐘魚澣野村劍葬三千池自冷鶴飛九

萬澗空存淒涼更有五人墓爲采蘋繫弔野魂

虎丘雜咏六首 選三

鶴澗

一泓如深井石砌苔花絡下有長眠人不見飛來

鶴

生公臺

言尋生公臺當年說法處月落靜鯨音雲封貝多

樹

貞娘墓

生入歌舞場死葬繁華市不比露筋祠風清一湖

水

遊惠山

攝衣循幽磴攀險奮雙足緣源徑路迷陂陀步前  
躅尋勝不知遠佳遊愜所欲山迴景忽異怡神豁  
心目側崖懸線飢修林森樸樾孤賞昇真蘊衆衆  
入還囑雲深峰勢奏風高川氣肅安得卜築居誅  
茅傍深竹

惠山同王玉川華西峙飲第二泉

斜日樹交陰石壁藤蘿懸遊倦愛稍憩同坐虛亭  
前美人提素纆纖手汲清泉麥粳揀紅囊風爐活

火煎款客具杯酌松風吹冷然迴望嵐光隱歸鳥  
翔山巔

閨門送別

何處關情怨別離閨門河畔晚涼時酒船燈火高  
低亂人語橋頭賣荔枝

李忠定

女直渝盟道君出宋室金甌成瓦裂宰相何人祇  
乞憐山嶽萬鈞懸一髮都城慷慨竟登陴那管戎  
衣污賊血吁嗟天地忽崩淪四海望公如日月建  
炎天子本無愁不解老臣腸內熱十事空教涕泣

車遙遙

陳一紙夜半旋罷黜秋高鐵騎飲江來可惜經營  
七十日瘡痍半壁王業殘從此蕭條不堪述焚香  
再拜讀公文膽不堅剛空激越卓哉奇節有陳東  
披瀝丹心勒冰鐵

車遙遙

車遙遙荒林莽蒼荒山高荒山高駕鸞鶴求其  
曹天寒日暮聲嗷嗷何事東西南北路新人滿眼  
不逢故

鐵鞭行爲沈虞裏作

沈子虬髯澗兩肩朝來示我古鐵鞭質經百鍊體



梨園雙又屈曲橫兩邊渾身斑駁苔紋纏下有短  
靴剛容奉把試快如風火旋鐵花噴落紛雲煙猛  
蛟突獸休狂顛魑魅魍魎誰敢前沈子剛健浩氣  
全年逾三十還連適利器莫向牀頭眠鷓鴣鴉厲  
腰間懸會驅天駟馳星躔

晚渡綠洋湖

古木迴遭靜茅簷四以通沙明圓雁陣草白隱鰕  
籠薄暮炊煙黑荒原野燒紅湖光澹初月危坐一  
推蓬

落拓

落拓半生過蒼茫感逝波強顏從貨殖散髮渡關  
河野笛吹無賴離人喚奈何石尤休作惡幽憤客  
中多

海壖月夜

雁聲淒遠浦還夜碧波澄黯淡孤舟月相望意不  
勝河營催漏鼓沙岸隱漁燈抱膝微吟久霜天曉  
未曾

雨泊丁堰

片雲來極浦暝色晝瀟瀟避浪停輕櫂臨風泊斷  
橋煙波隨雨濶海氣隔林遙豈公三巴臉魂將逐

此銷

金沙

迢遞金沙路停撓跡暫淹估船多糶米野竈盡燒  
鹽夜火烘漁港人家照蟹簾海天何索寞捲地颶  
風嚴

夾竹桃

珊珊一樹碧琅玕簇簇明霞萬片攢疑是武陵溪  
口過吹來紅雨上漁竿

玉簪花

飛來白燕曉牕前却媚新妝插鬢邊可是玉人摹  
得就秋風雕琢自年年

賈七齋中坐雨

幽齋在溪畔草色透牕紗暮鳥林端冷陰雲屋角  
遮話深移漏鼓吟苦暗燈花明日還尋興乘閒共  
蘭茶

竹

寂愛修篁密蒼然冷碧垂欹斜枝向背上下葉參  
差影碎橫侵牕陰多遠映池韻清風動處翠滴雨  
過時拂砌凝朝露當軒失午曦林深高卧鴉梳篲  
好相隨

夏夜對月

東南月出暝煙收夜色迷離露氣稠  
冉冉清暉浮樹杪依依涼暈下樓頭  
幽閨野館三更夢碧海青天萬里愁  
獨坐正當悽寂候誰家橫笛弄伊州

追涼

向晚尋幽僻追涼到野汀  
清冷雲水外漁唱入蒼冥  
夜靜人煙冷林深鬼火青  
芊眠芳草岸露重濕流螢

椒園新月同陳五騰芳作

一痕月上小園東  
碧落無塵鼓細風  
鳥未定棲驚

的礫竹將散影漾朦朧  
溶溶夜色迴廊靜  
漠漠寒煙委巷空  
不有羊求畱野徑  
晚來清興與誰同

黃沙行

黃水一石泥六斗  
淮瀏其清刷沙走  
如何淮弱黃勢強  
竟使沙停到江口  
春往秋來漸積多年淤  
塞奈沙何上河隄高擁城郭莽莽旁  
流連下河綠洋湖北菱絲溝溝水能行  
萬斛舟欸見黃沙隨浪起蜿蜒撇漩如  
龍虬淺水綠沙爭一線炎飈吹塵迷兩  
岸地居釜底等高岡驚心眼見滄桑變  
千鄉萬落鑄錯田赤日煎熬涓滴乾青  
苗十日盡枯死

會看火燎成灰煙記得壬戌秋來古溝決黃淮  
艾漲東南洩幾丈濤頭過樹頭顛茫茫總是蛟龍穴

邨夜獨酌

不入無人境安知物外心  
矮簷容靜坐獨酌事微吟  
雁叫秋空遠蛩鳴野月陰  
砧聲起遙夜寒氣漸侵尋

前溪

獨往前溪曲回看暝色陰  
牧人尋野渡落日下荒林  
黃葉秋原冷白雲漁浦深  
閒情羨歸鳥何處玉山岑

采樵歌

侵晨采樵難霜深浸骨寒  
向晚采樵苦日落多猛虎白日上山持斧斤短衣垢鬢常畏人  
逢人何必惡言貧一日不樵斫已塵

晨起赴詩社

撼曉相尋結伴行逼人霜氣弄朝晴  
寒煙裊樹林遠旭日半城幽鳥鳴

同賈六肇先至李四齋中

城隈藏僻巷水折路紆迴爲愛詩人迎  
還同野客來晚風吹落葉斜日冷蒼苔  
暑熱清言寂關題擊

鉢催

賦得孤舟微月對楓林

楓樹迷離夜色深推蓬悄望月痕侵黃鋪冰面  
江淡紅繞石根半壁陰牘有幽情催酌酒添來逸  
興好橫琴擢歌欵乃依漁火雲物蕭森不可尋

冬日吟

暮騰只愛睡鄉樂每到高春夢未覺生憎日影逼  
牕櫺恨殺鳥聲喧屋角華胥境隔塵事紛如出清  
漣就污濁號寒奴僕色慘懷索逋門閭聲剥啄我  
行見此不忍顧蕩滌泥滓撥煙霧放懷欲逐五雲

雲洲雜事卷三

三

車排空擬拂三珠樹險踞陰崖鬼魅愁奇搜海窟  
蛟龍怒丈夫不肯困乾愁擺脫還尋瀟灑處殘冬  
冷落短景促詩社故人時往復隴頭揚取寒梅香  
甕底酣呼新酒綠不嫌瑣細鑊蟲魚要使鏗鏘刻  
金玉宵來雪咏聚星堂萬里寒光收尺幅

是日咏雪  
用歐公聚

星堂

擬遊僊詩五首 選二

蓮壺高且遠水深不可渡上有攜手僊吸景餐風  
露排雲遺世羅笑領滄洲趣偃仰掇丹雘凌虛乘  
紫霧遊戲睨九垓千年若朝暮下視塵土人紛紛

迷去住

河上有神女日夕弄珠遊幽光發異采靈曜豈闇  
投顧盼赤松子拍肩逐浮丘朝發崑崙墟暮宿蓬  
萊洲修容滋玉液揮手常悠悠不比洛川神感激  
懷離憂

晨興

蝸廬却掃黯晨興羅雀門閒少客登金屑淒涼偏  
撥恨玉壺澄澈祇容冰箕裘不必期兒子車笠何  
煩訂友朋從此破除名利障爐熏禪榻證三乘

秋夜

雲洲雜事卷三

文

黃葉滿園飛碧花依砌發索寞草堂秋陰蟲弔殘  
月

閨怨

欲向沅湘去波長路未諳何如南雁影一夜渡江  
潭

伍子胥

亡命江湖一剑孤吹蕭市上復窮途飄零意氣猶  
吞郢蕭瑟心情在沼吳濁浪淒淒寒暮梓荒祠寂  
寂閉秋梧如何千古蒼茫恨祇說懷沙屈大夫

雨霽過東莊

雨過天氣清橫注溪流急咫尺綠楊村呼童刺舟  
入野曠絕聲響輕風吹習習鳬驚破煙飛沿隄芳  
草濕

林園晚霽和章蘇州韻

久陰喜乍晴新綠滿工園陂塘蛙聲動林顛鴉影  
翻歡言集田父向夕開芳樽飲罷各已歸月上清  
吟魂涼風吹我襟獨坐掩柴門

適意

適意何妨懶勞生笑太癡七賢惟傍竹四皓只餐  
芝地褊人煙冷秋深木葉危茫茫蕉鹿夢喚醒獨

堵頭

秋杪

寂寞章臺暮淒涼隋苑秋可憐通體弱還憶舊風  
流笛裏魂應斷樓頭怨未休灞橋搖夜月影共裴  
花愁

送賈稻孫之金陵

雪糝霜蓬與不孤青山屢屐水盤盂好將摩詰詩  
中畫寫出寒江晚渡圖

雪用蘇長公清虛堂韻

灑臆騷屑聲沙沙乘風作陣行衙衙撲面斜飛膚

欲裂破空諦視眼已花一夜寒深積三尺九衢散  
徧漫千家垂翅飛僵雲裏鶴慘聲苦城上鴉荒  
籠凸凹成玉壘枯林高下紛瓊葩清虛入往傷冷  
落梁園客至恣羅爬呵凍墨浮青花硯候湯鐺沸  
紅囊茶乘興豈必山陰糴排空欲墨灑陽過艷生  
玉戲爭刻畫力歎白戰徒咨嗟狂呼大白且痛飲  
糟牀滋灑堆雲霞

雪後集陳四齋頭再用清虛堂韻

飛天走地恒河沙蝸亦有廬蜂有衙人生奄忽無  
住著百年瞥眼如空花昨日大醉南市口今朝走

集東鄰家有客矜才爭鏘虎我亦潑墨來塗鴉不

肯庭中卧積雪要從筆底開奇葩苦鐫字句工點

竄冥吸神髓窮搜爬噴鼻底須龍涎燭沁心藉有

鴉山茶鐵笛也應入破裂羯鼓爲洗煩囂過放情

脾脫踞稱意俛首促刺吁可嗟安得層冰赤雙脚

御風遙逐赤城霞

寒食

韶光不可挽春事去恩恩冷節棠梨道荒邨楊柳

風麥杆飛燕子沙岸靜鳬鷺何限悲涼意驚心落

照中

春日歸自東村李四適以是日之三阿悵然

有作次賈七韻

尋君分君已去囊中剩有相思句待我今我未來  
臨行遲滯水之涯來來去去隨轉蓬春帆葉細  
雨同君去可憐生計促我來亦是窮途哭游魚戀  
淵鳥共林人生何事常分襟遍地青無南北路滿  
天明月別離心

曉起

曉起憶殘夢開門曲水通遠鐘清漸續野樹碧玲  
瓏人語隔林響朝煙入浦空翛然澹塵慮茲境許

誰同

題婁東錢陰南滄江垂釣圖

青山鬢鬢柳毵毵雨笠煙蓑鼓與酣避莫尋來雲

水夢鴉頭新綠漲江南

菱絲溝晚眺

水澄平疇憶昔年晚風今上幾家煙篙師語我濃  
春景又到鷺眠麥秀天

放舟北莊尋耿非池

搖櫂尋幽客逶迤曲港通白鷗桃塢水黃蝶菜畦  
風樹色隱殘照人家入畫叢漫嫌村路寂彌望興

無窮

邨北晚步

細路抱菱塘渚花開數朵野曠香無人行倦溪邊  
坐迴望青靄深西林新月墮

書中乾蝴蝶四首

翻翻無復戲庭除新換頭銜署掌書可得叢殘分  
亥豕不妨細碎夥蟲魚稗官誰許藏金匱橋龜還  
堪上石渠浩態狂香俱冷淡何從幻影弄蘊蓬  
煙蘆露華事全非一夕芳魂褪粉衣故紙條驚山  
鬼逼殘膏空戀墨豬肥猶思舊苑判花散錯認寒

臆抱蔓歸斷夢依稀尋伴侶皂羅厨畔慘晴暉

應教繡口吐天葩裙屐班今入絳紗按曲豈能翻

白雪搜奇何定熟南華斷腸癩覓官中草稱意難

窺筆上花爲幸色根從此淨香心灰後演楞伽

摧藏何處度三春烏足元爲幻化身甲觀卧遊非

樂土西山條遜香芳塵簪花少婦新盟契截柳名

家釐比鄰一種幽情終莫訴東牆西院總愁人

東村雜詩五首 選四

昨日雨旣霑今日晴堪課罷亞刈西疇蕺蕺擔且  
荷碌碌五夜喧晝曝夕揚簸中婦職饋餉黍熟蒸

於佐男女作家計豈復憂窮餓

氣涼動木葉驚颺落雨脚田叟戴蓑笠垂竿依社  
若魚釣滿筠籠持歸還躍鄰曲三二人相過不  
曾約倒甕薦鮮鱗歡然池上酌

晴光滿曠野沿溪幽可探涉水上漁舟訪僧過茅  
菴雲木有佳色四望浮煙嵐徑荒披荆往歸來意  
尚貪犬迎隔短籬初月照澄潭

泛泛小航輕乘閒渡東墅蕩綠無纖塵浦水清如  
許繫纜主人迎攀留具雞黍忘機情自諧地僻人  
意古長嘯秋空迤夕曛散乎楚

題廣陵酒樓

歌樓搖曳酒帘青紫玉紅牙敲盡屏水調新翻應  
耐聽漫將佳句闢旗亭

晚登南城至奎樓

荒城岑立水之涯積漲初消見淺沙三四人尋垂  
釣侶迂迴路轉野僧家危樓冷落銜殘照衰柳淒  
迷亂暮鴉清磬一聲香界寂雨花深處淪雲芽

郭有道

墓碣中郎字已陳介山從古最傷神可憐莫挽清  
流禍空使人人效折巾

孫公和

音留太古一絃間薜荔爲衣土作關魏晉悠悠塵  
事冷老夫雙眼望空山

杜樊川

少小樊川第一流春風好夢戀揚州那堪發憤陳  
二策不向天涯感杜秋

魏處士

野心一片脫塵埃恐有汾陰詔使來應共西湖老  
居士結廬相向白雲隈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秦時明月漢時關今古征人駐此間萬里寒光連  
朔漠千年野哭繞雲山弓鳴絕塞悲風勁馬飲長  
城血汗斑多少青燐紫白骨深閨猶自夢刀環

感懷六首

選四

女蘿附高樹浮萍逐流水生意非不蕃飄蕩風波  
裏屈伸須自由人力不可倚試問籬下英何如路  
傍杞

木落風聲悲天寒野草白黃雀繞空田哀鳴聲促  
迫投止網羅多紛紛來彈射毛羽已飄零終日纏  
荆棘還顧望舊林憂傷不能釋

海上有高樓照耀三神山玲瓏渲光彩直矗浮雲端名謳繞碧落仙子鳴佩環行人駐足聽慕望不可攀竭來飛破瓦蓬蒿覆頽垣繁華銷歇易憶否舊時顏

古鏡塵匣中空自抱光明利劍不出鞘風雨床頭鳴鉛刀尚可割勺水能鑑形胡爲甘寂寞羞與流俗爭

夏夜同陳五賈七坐月

荒園坐佳客皎皎涼月生風露逼良夜共暢茶瓜情修竹影漸動幽蘭香益清蠅聯話爾汝螢火照

深更

松下納涼

謾謾蒼松下獨坐蕉衣輕冷然發詩思適此幽居情畫靜陰逾碧風過響倍清也應來鶴唳蕭颯和吹笙

姜堰晚泊

暮靄低平楚風光水驛新柳迷爭渡客潭集打魚人燈火明墟市星河動遠津鄰船時問訊解纜約侵晨

訪友人不值

君性耽幽僻枕湖結茅舍舊夢塵疎鋤犁聞自把墟落好煙波冷然風四野客至人未歸沿籬叫寒雅停權日西沉悵悵雲林下

征車行

車傍路行人千子居人住路上車前值鶯花今雪花行人方羨居人好雪花又笑鶯花了勸君莫更苦風塵節物相催人易老

秋村雜感四首選二

蘭漿雙槳問水涯田家飄散集漁家淒迷一帶綠楊樹冷落半籬紅豆花疾疫無端增日暮饑寒忍

教送年華誰憐瑟縮歌聲苦夢愴三生祇自嗟

荒寒景色逼柴門漲滿溪橋認舊痕不見青蕪原上路祇餘黃葉水邊村悲秋怕聽蛟龍鬬避世還驚虎豹蹲莫更東阡問禾黍斷煙殘照總銷魂

送李翮飛

墮地之水不可收已去之日不可留去年鬱結今年愁耿耿仍復懷離憂憶昨交深冰雪約西城幾人聯北郭放眼常嘆嘆覆瓿難聘懷詎比乘軒鶴就中嶽崎獨數君筆底絢爛生煙雲與酣千里怒濤湧情閒萬點花雨紛瑣抱荆山足已賸落拓牀頭

釜復盡家無甌石不知貧腹滿珠璣誰更憫朝攜  
襖被告我行絲雨沾衣晝冥冥長波故作悲涼態  
春鳥還多難別聲細草橫煙柳垂線別後春光那  
忍見人生聚散不等閒況是消魂感貧賤如子靈  
死螢焰乾君休讓人先著鞭燈火三更懷客夢風  
雷一霎震空天長劍須當倚天外匣底終難隱光  
怪健隼摩霄霜翮齊駿馬奔塵碧蹄碎爲憐此去  
相思深一曲疎桐空好音歸帆好挂乘樵風詩壇  
待子開煩襟

感懷寄李嗣飛用昌黎答張徹韻

重刊詩集卷三

五

脣乾口復燥叫天天不聆入世拙人用自顧邈我  
形踴躍擲芳景蹉跎夫壯齡空咄霜鬢吹難挽日  
車停悲喜逐猿鳥聚散同梗萍瑣務厭塵積世態  
曾飽經或溫如朝曦或烈如震霆蒼狗變磨隙野  
馬漾牕櫺啖肝飈二豎破險驅五丁莫測魚腹劍  
難塞屋上瓴撩亂目常眩抵牾心不寧何當脫混  
濁獨自就清冷嗜好異酸鹹氣味絕羶腥苦李棄  
道旁浮鷗冷沙汀放眼意潑潑跡情冥冥抗懷  
捫斗漢逸趣臨滄溟性澹固難熱心馳不易扁漢  
陰息機械偃師幻木伶久抱枯魚泣寧羨駟馬駟

念君同失路春風復揚舲何處嚴陵灘難問子雲  
亭食紙遺饑蠹投暗吹秋螢知君意不釋而我豈  
獨醒朽木少好枝墮翼無修翎朝吟風瑟瑟夜讀  
燈熒熒汲深恨短綆漫遊歎絕陁何似流江河要  
在炳日星斯道未淪喪哲人垂典刊萬歌出金石  
精氣傳汗青英雄洵飛揚兒女亦伶俜縮手莫點  
寬服膺惟鐫銘銘鏤湏餐液趨渭還避涇緒紛等  
抽蛹力薄歎撞蓬望望迷藩籬迢迢阻門庭張弓  
必入彀設身毋拘困果能破萬卷自然會百靈盤  
雲羨元鶴入曉嗤焦螟不見素心人愁聞空天鈴

重刊詩集卷三

六

再過陳家園

園環曲水枕荒原憶昔經過風日喧野客重來春  
欲暮主人非舊姓猶存園已廢亭敝老樹禽聲咽花



倚顏垣草色繁小閣獨登頻悵望滿湖帆影近黃昏

初夏偶成

細瀨激澌似撥絃人家遠近大隄邊拖雲野樹藏  
漁艇挹露閒花上暮田幽浦晴來鷗出沒草堂春  
老燕踰蹊破眠却愛頭網好蟹眼風瀾手自煎

感秋七首

選四

迢遞長楸道四顧聞啼鴉左有蕭蕭白楊樹右有  
淒淒紅蓼花荒城之野壘工墓長短之亭臨岐路  
行人一去不可留陳人幽閉常千秋空願車輪生

四角曾未歸來華表鶴

葉謝集卷三

元

嚴飈颼颼中夜急唧唧空亭候蟲泣候蟲何事作  
商聲亂我心情百緒集茫茫淚下盈襟瀟瀟迫戕  
人在呼吸析無衣盃無粒寒愁出戶饑愁入立地  
昂藏七尺軀芒鋸豈甘終鏽澀

小鳥託簷牙亦足蔽風雨安巢卵育成繞戶依依  
語曉來屋被西風破四散驚飛喚無奈東飛西飛  
飛復住念舊懷安不忍去數椽安得梁棟支矮簷  
還容汝共棲

繅絲可作衣衣故何嘗還作絲花散從風吹飄零

豈復返故枝念此令人生意減寒光蕭屑情懷黯  
常欲冥然入睡鄉歡夢難成噩夢長亦欲縱飲期  
爛醉醉時還是醒時味激越空教斫地歌那能逆  
淚漫江河

懷李定齋先生

先生就冷官嗟予抱窮愁欲慰千里情祇憑尺素  
投懽悵何時洽歲月忽已周相思不可限目極長  
河流

肺病經旬抑鬱寡歡適沈二虞襄招同陳四  
香谷陳五騰芳沈大以任賈七稻孫小集却

懷李四翹飛四首

葉謝集卷三

平

秋滿詩人廬風清雲漠漠松陰數仞高竹徑十弓  
拓砌菊吐紫英庭柱發丹萼入座皆故歡傾樽共  
斟酌坐久生夕陰空簷細雨落主賓愜素心且盡  
今日樂

今日開口笑來日不可知出門各四散誰言非別  
離楚楚迷進退僂僂無容儀同行念病者取次相  
扶持迢迢更鼓動烟烟店火微殷勤送我歸歸來  
力已疲

夜靜寒燈晦戚戚獨傷神傷神夫何爲殷念在遠

人水村無好況，魂然羈一身。對君忘言笑，芳蘭味自親。離君勞夢想，膠漆情詎分。何當弄輕舟，乘流一問津。

靜夜思

漏寂蟲聲稀，月上花陰聚。葭滿秋江伊，入千里。阻長廊，古藓深，獨坐人無語。

病中作

生涯原索寞，豈復問窮通。不道沉憂日，偏逢久病中。寒燈昏細雨，敗葉下秋風。消渴常無寐，支牀怨草蟲。

詠古八首 選四

延陵季子劍

君意昔不言，微情我知矣。蕭蕭樹上劍，寂寂江中鬼。神物感人心，光芒送泉底。

劉伯倫鍤

浮生一螺贏，何爲苦偏側。綠酒最多情，青山不改色。請看荷鍤者，陶然有餘適。

王子明鐵槍

莽蒼臨長河，飛揚舞勁鐵。三日德勝軍，亞子心膽裂。遺器緬英鋒，斑斑壯士血。

支信國衣帶

別却江南春，揮殘杜鵑血。詩用公語鵑血有時乾，衣帶字不滅。萬古此丹心，炳煥照白日。

苦雨

癸酉建戌月雨勢一何悍，雲沛徹晝夜。陰霾失昏旦，浙瀝乘風吹。捎漬漫空凝，或傾如瀾翻。或注如絙貫，或如塵飛揚。或如絲歷亂，陸地或如沉亭午。或如晏或瞥眼如迷，或悽魂如斷。灑沾自朔初，黯黯逾月半。雲低蒼溟墨，氣昏天攪灑。畢通愴驚鴻，嘹唳悲斷鴈。草萎寒蠶咽，巢覆野鳩喚。林葉索已空，炊煙濕不散。人情苦積陰，荒城況火變。波浪漫千村，稻梁刺一線。尚未斗斛登，詎堪靈沴纏。穰穰入泥塗，狼籍滿郊甸。棲歛已萌芽，壘塲漸灰燼。歲歉歎因空，年饑望穀賤。米直忽高昂，人命如倒懸。叶且知長淮漲，邇來益汗漫。運隄潰未築，高堰險難扞。突報杪秋時，又決黃河岸。羽書檄木石，星騎傳官弁。大吏宣防塞，居人慘淒淒。鼉鼉澤國驕，瘡痍比戶徧。行看就溝壑，紛然事逃竄。勞積未易消，田沉召誰佃。巨浸正滔滔，愁霖更滅滅。伏枕不成眠，對食那能噉。聊作苦雨吟，一寫顛沛怨。

憶吳門舊遊懷錫山華西峙

十二年前感舊遊故人同放越溪舟虎山草軟乘  
春興鶴市花繁惹愁遠梵鈴冷雲際寺清歌歷  
歷水邊樓酒徒飄散無消息獨掩蓬蒿憶權詎

我願青天月二首

我願青天月勿落揚子水萬古別離愁脉脉寒潮  
裏

我願青天月勿照棠梨樹上有朝暮花下有千載  
墓

過千佛菴

金剛經卷第三

望

朝來風日佳散步扣禪關素愛幽人懷終遜野僧  
閒經聲澹慮慮道心舒愁顏寧知出世意只在閒  
井間

立冬次日大風

立冬二日北風怒動地吼呼折大樹砂騰石走迷  
煙霧千邨野哭聲號咷劈面嚴威利似刀今年災  
異何墨遭莽莽正是黃河決浪湧波翻魂欲絕只  
恐蛟龍徙窟穴撼曉砵砵入昏黑愁雲慘淡日無  
色我欲問天天不測不見七月乙丑西風起百萬  
生靈頃欲死荒城幾入長湖裏

伐木吟

朝伐木暮伐木南枝稀北枝禿借問伐木木何爲  
大戶小戶備晨炊桑柘無陰茅屋露蕭條總是傷  
心處君不見殍入東郊荒塚掘破襯爲薪拋白骨  
張家渡遇雨

煙樹野橋合石幢古墓敲客心悽絕處山雨暮來  
時間渡呼漁艇投村望槿籬饒驅怨行路鴉亂草  
離離

春日懷陳五騰芳

時余丁  
父艱

依舊韶光漾畫叢學樂祇益淚珠紅素心已作三

望湖縣志卷五

望

冬別苦語誰憐一夕中坐我春寒花散雨懷人天  
末烏呼風君歸莫問椒園路老眼凋零八十翁

聞笛

寥落怨芳晨悽音黯北鄰那堪飄颻意吹向斷腸  
人蝶影零朝旭烏聲慘暮春孤山風韻香空復悵  
沉淪

題賈稻孫四別詩後二首

誰復思思唱渭城長隄柳色任多情獨彈古調翻  
新曲譜就陽關四疊聲  
到處銷魂怨別離樽前紅豆起相思河梁落日關

門雨不奈吟君五字詩

賦得草色新雨中

細草色如染霏微雨乍停可憐階砌冷相映土花  
青春屐迷芳谷漁蓑濕野汀征人望遙路淚落短  
長亭

轆轤歌

轆轤轆轤在銀井牽牽玉虎青絲綆春時掩映桃  
花枝秋來撥動梧桐影誰家女兒事朝汲汲罷啼  
噓倚欄泣春恨秋思怨轆轤迴腸千轉淚已枯

溪上

望湖樓外望

望

漲落孤邨出還尋溪上廬茂林誰剪伐繞墅轉扶  
疎原冷晴挑菜潭空夕捕魚田家戒春及卜歲檢  
農書

村夜聞雞

殘月亭亭下荒雞角角啼一聲村塢寂四望野煙  
迷有客夜沾露驅牛早曳犁著鞭我無路兀坐兩  
眉低

懷沈大曾培

所思不可見憶別板橋西春日又將暮伊人何處  
棲鶯啼合雨樹馬踐落花泥客況應愁絕雲山遠

望遙

雨晴散步

村靜水滌淨晴光接杳冥輕雲浮淡白野樹結空  
青忽覺塵襟滌相將屐齒停茅簷足高卧無羨子  
雲亭

踏車歌

朝踏踏高阡暮踏踏低田低田水深踏不淺高阡  
土乾水更遠農大正怨踏車苦雲雷忽送翻盆雨  
一雨十日不肯住水車逐浪都漂去

築隄謠

望湖樓外望

望

我有田隄圯之我有溝隄塞之隄高水深我田易  
沉水濁泥落我溝易涸我田沉隄未成莫恨未成  
成亦傾

青苗歌

水面秧針繞遙插猛雨狂風亂驚鴨東家屋過西  
家號人從水底撈青苗撈得青苗牛作食荒村慘  
淡無人色去年七月狂瀾倒斗斛猶能收早稻五  
月今看沒早禾吁嗟奈爾農夫何

同賈七河干待舟

共約聞雞早著鞭高春猶憩古隄邊殘碑欲讀無

完字滿港重經剝斷煙雨載沉淪秋漲裏幾家零  
落曉風前羊腸策足悲前事躑躅還登生永船

同賈七界首驛晚發

晚煙橫翠浪堆銀樓被蕭然問水濱雙槳疾搖舟  
似鳥一鈎斜挂月隨人叩舷且喜同酬唱行路應  
無怨苦辛望望荒城夜將半柝聲迢遞犬狔狔

五代史雜咏十首 選五

宮中謔浪負著囊戲雜俳優亦擅場端是風流李  
天下新磨一任笑同光

羅盡金錢屈九重飯依膜拜快相逢萍沱水漲偶

然事道是神僧遣毒龍

雲南雜詠卷三

望

山後山前十六州石郎無計動邊愁博來七載兒  
皇帝却教腥羶四百秋

湘陰千里枉相迎外館幽囚國便傾可恨指天成

謬語羣楊還爲守孤城

雲霞五色渚衣裳米粉濃塗醉後粧三趙村邊歸

蜀魄甘州曲斷刺悲涼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雲雨忽成夢勝事憶陽臺寵壓朝陽時睂睂揚光  
暉君想板流來此遊擊節尚顏色詎凋謝棄捐成

賤微明珠何處所寶鏡光沉埋驚風動中夜沉思  
獨寒憐依稀宮禁月淒切入柴扉伶俜無好懷境  
移情亦非心知妾命薄揮淚復何爲

歲暮雜感十首 選六

舊日田廬悵已空竭來生事總飄蓬擬云作帖能  
求米便是燒車豈送窮顧影蹣跚傷跛鼈吞聲哽  
咽謂寒蟲誰何解道悲涼意暮雪晨霜五夜風  
脉望藏身識舊因堆堆故紙坐蕭晨可憐槁木死  
灰日猶作讐書校字人觸眼雲煙隨逝水驚心花  
鳥逐飛塵塗鴉又集寒臆什風月關情著句新

雲南雜詠卷三

望

桃枝蓋膝鎮相憐急景崢嶸歲易遷清味飽嘗藿  
百藥綺思空付筆三錢事歸鳥有恩恩日鄉入無  
何夢夢天怪底淚痕消不盡常和幽憤落胸前  
雪花飄蕩雨霏霏料峭風狂慘總悵不分黃楊悲  
閨月枉教寸草念春暉魚看入肆寧無泣蛾已沾  
燈豈更飛道是鮮民生亦死桑榆況屆夕陽微  
棲枝隊隊羨霜禽感逝傷離思不禁蒿里迴車幽  
淚冷河梁分手故情深蘆中人寂誰彈劍海上仙  
遙漫鼓琴生死一般銷浩劫底須梁父愴哀吟  
莫訝高江十丈波滔滔更奈陸沉何秦箏變調欺

湘瑟蠻布多文笑越羅俗駭雷門誰嗣響情迷霧  
市客爭過擇材散漫原無用合向窮荒叩角歌

謝家意園叔祖見惠石刻蘭亭小牋兼索印  
章

平生拙不善書法搜奇却愛金石文金石文字久  
散失殘篇斷紙混廣真嶧山碑焚素書香昭陵葬  
後無驚羣蘭亭卷帙世所貴雙鉤木刻徒紛紛吾  
公癖古老好事要收尺幅於毫分并州刀落洞庭  
石奚異鑊髮雕微塵龍賓脫紙簾錦東幅纔盈寸  
浮秋雲手把一篇笑示我開函字細如飛蠶聲翁

金湖謝家集卷三

題

諦視眼生顚意窮纖末疑有神風格清蒼筆勢勁  
銀鈎蠶尾饒骨筋公曰此快類兒戲而我見之欽  
天人能事早作大小篆直追李蔡無比倫一雙青  
玉昔持贈摹泰仿漢猶斬新江瑤味腴口流沫無  
厭之索公勿嘆更煩切石琢名字最繞霧縠煙絲  
紋隻字不翅連城重光我翰墨留千春

長相思

錦長不可裁絲亂不可理夜月生暝煙愁結空閣  
裏庭樹自交枝階草亦相倚孤妾望天涯相思何  
日已不惜妾淚枯但願君情久叶南山石未爛寸

心終不死

題畫

黯淡望秋山疎林雜紅樹雲深隱巖巖嵐光乍吞  
吐秋聲匝地起破空飛瀑布仄徑苔蘚滑荒麓  
廳愁慕此探幽人杖藜尋細路捫蘿迷東西悠然  
自來去

題松崖蕭寺尺幅用蘇長公秋山平遠圖韻

碧霞紫霧石磴閒惹龍鬱結蟠蒼山縹緲飛樓乍  
隱現定知靈境殊人間平沙古道來人遠上方初  
動疎鐘晚泉飛木振響天風鳥叫猿啼淒絕巖陰

金湖謝家集卷三

辛

崖松密老纏霜千株萬株山之陽氣寒時訝雨風  
至色古常昏日月光掩關拋擲少年日披圖忽漫  
驚華髮行當策杖向雲門飽聽濤聲踏危石

論詩聯句一百韻

宋懷中  
沈藻  
賈格孫

大婢嬉好春陰雲欲清晝

懷中

一花纔欲耐百鳥

忽鳴味稻孫

客至柴門開風生石磴扣虞襄雄論

撼湘濤深哀領蘭艤隨意觀古詩天然成急就擊

壤開虞歌石鼓傳史籀懷中真源癖刪訂正始屏

雜糅芬芳葩采流鏗旬金石赴叶屈宋餘哀思

蘇李發深秀七子揚其波六朝踵其後聲希陶謝

孤學澈徐庾園新詞漸浮艷古質壞雕鏤

虞襄炳

煥三唐起琳瑯四聲秦幹旋仗伯玉頡頏推子壽

右丞最冲融襄陽並杆袖青蓮萬壑奔浣花百靈

闢大雅振蕭韶陳言掃賊寇

程中

風氣日以上光

芒豈云舊大歷連貞元韓公力馳驟其間有郊島

乃以請寒瘦北里誰淫靡西崑實釘鉅江河既喪

亂鳥鼠空倂慙

程中

陸沉狂瀾倒崛起眉山救涸

叟已絕塵荆公亦深蹂

程中

何人掠影響斯事墮

迷謬渭南一老成南渡號領袖

程中

遺山擅天才

北方亘星宿立夫意縱橫承旨工綺繡虞揚抗手

雙湖聯吟集卷三

三

行范揭揚鏢走誰是出羣雄一使古音復

虞襄有

明初投戈羣材紛入殼青田與青工個儻而俊茂

有如水建瓴更若氣蒸鐸方當昇平翊忽爾膏肓

守帖括件風騷神奇化腐臭亦鳳槍遊藩白藥嗟

在廐營尾希光明翊寂祇誼譴砥柱李何興長喙

鍾譚繆

程中

餘子漫懷鉛眼光僅如豆那能據藩

籬多事勞頸脰 熙朝鼓吹宏名公著作富俯視

前明詩直堪弟子尊老輩悵凋零後生苦蒙替

虞襄

亂礫涸官商卵石作皺皺糞土白蜃塗齷齪汚

泥漚嚼蠟吐腥涎銷糟噴敗糗

程中

彼自有肺腸

誰能爲洗漱吾曹耽吟哦冥心慎參究短檠正唯

虞襄

寃明臆別薰蕕

錚淬劍鐔澄波漾井甃放眼狹大荒舉足踏靈鷲

關難又連朋錫珍貝得如暢婚媾

程中

撇掀高隼

擊攫羣怒猊吼絢爛蒸流霞飄灑翻急溜

程中

推

敲爭毫芒裝樓肖管膝詩成且自娛相對咄不售

散木笑般僂精金憶陶鑄

虞襄

障受北郭饒渴飲

西園酌

謂當節雲

元詮塔珠林明燈張漆寶銘心水

乳投回首涕泗流

葉

板橋壘荒工蟄室停靈匱夜

努力愛春華毋爲蹈蓬陋

虞襄

雙湖聯吟集卷三

三

雙湖聯吟集卷三

葉

雙湖聯吟集卷三

譽泉吾甥也習舉業暇好爲詩復得吾亡友雪鄰  
就正詩學益進余客京邸十有三載歸鄉園時老  
友皆星散零落無與言詩者其少年翹楚復鄰棄  
迂拙不肯與遊杜門槁坐而已在郵居譽泉書屋  
動經歲時而譽泉質性醇雅淹貫百家因相與跌  
宕文史縱橫墨兵頗有興酣落筆詩成笑傲之樂  
真快士也夫譽泉敬余過于師余愛譽泉甚于子  
此中臭味脉脉關通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者況  
加以郝王戚屬乎哉余老矣學問之境有止矣以  
甥之嗜古不倦豈易限量故余取譽泉詩而訂正  
者以余之詩蓋將待訂于譽泉也甥其無負余言  
哉定齋李光國題

寶湖聯吟集卷四目次

一

寶湖聯吟集卷四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沈均

將進酒

登神居山

龍鳥

老蕉

海陵舟行即事次友人韻

桐

謝李翺飛贈邵青門古今韻略

題烟波垂釣圖

寄宋大惺中

春遊詩四首

選一

集陳騰芳齋中

唐史雜咏二十首

選八

五代史雜咏十首

選四

白紵詞二首

渡江阻風

積陰二首

題藍瑛畫

待月

坐月

公莫舞

賦得菊殘猶有傲霜枝

木芙蓉

午睡起試新茗二首

咏階下蘭

治春辭五首

選二

填海行

李廷珪墨



初冬田家即事 村郊

賦得陰陰夏木嘯黃鸝

賦得夕殷螢飛思悄然

晚晴

題雪鄰先生草堂畫梅

復雪

送陳五騰芳貢入京師

雪和聚星堂韻 紙鷲

夏夜讀陶詩 貧女吟

賦得池塘生春草四首 選三

雙湖雜詩卷四目次

讀精華錄懷王漁洋先生三首 選一

讀楊忠烈劾魏璫疏

對雨三首 春日偕友登奎星樓

虎丘二首

明史告成頒發學宮走筆爲作長歌並呈

徐廣文先生 真州雜詩四首 選二

感興 歐陽文忠公

蘇文忠公

秋懷和昌黎韻十一首 選四

對雪 殘雪二首 以漢西雜

題定齋舅氏讀書秋樹根圖

即事

感春三首和昌黎韻 選二

陳四香谷邀飲即事

玉蘭 夢魚亭二首 宋太守攝

古木蘭院

雨花臺紀遊同賈七稻孫作

題宋大東村集後二首

同友人登南城晚眺

賦得花枝欲動春風寒

雙湖雜詩卷四目次

賦得綠楊宜向雨中看

韓侯釣臺 蠶婦吟二首

咏古五首 選二

漢高帝斬蛇劍 蘇武漢節

冬日有懷 題墨筆牡丹

恭紀 聖駕南巡二十四韻

酒旗 芒鞋

媛簾 田家即目

借觀樓聽雨 吳鉤行

同太小憩竹園即事

重過竹園即事次賈七稻孫韻

讀淮海集有感 懷友人

雁字二首

玉蘭一株始花遽謝慨然有作

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夜泊興化 蕉扇

燕 塢燈

題婁東錢蔭南滄江垂釣圖

信陵君 吳陵舟中

重湖聯吟集卷四目次

四

哭澹菴舅氏

題松巖蕭寺尺幅用蘇長公秋山平遠圖

韻 懷定齋舅氏二首

壽鄭漢才 河冰行

美人捲簾曲 賦得山翠借厨烟

賦得水霧隱江津 美女篇

題賈琢園先生看劍引杯長圖

同人集陳五騰芳齋頭即事

復陰 題畫二首

小憩斗壇 讀書山月下

舞劍清夜闌 夏日懷定齋舅氏

夏日園林雜咏五首 選三

燕子磯 金陵懷古三首 選三

漁父吟

重湖聯吟集卷四目次

重湖聯吟集卷四目次

五

覽湖聯吟集卷四

沈均

字以任號聖泉  
著有歸雲集

將進酒

將進酒開君顏尊中有酒與莫關造化小兒弄雙  
九景光一逝何時還身渺渺路漫漫上有笑兀虎  
豹之關下有青冥蛟鼉之淵將進酒君莫歎酒列  
列燭爛爛世上雲狗千萬端眼前得過聊可安不  
死已少繫腰術成仙豈有輕身丹歌一闕琴可彈  
故一卷書可攤將進酒復加餐態胡爲而局局心  
胡爲而博博白月了今在地清風吹今滿天一杯  
到手君須乾君不飲今中不寬人間何事容君冷  
眼看

登神居山

登臨策衛子縱目眺無垠遠水漁舟聚晴嵐雜樹  
分暗泉通宿雨亂石礙歸雲不盡蒼茫意鞭絲漾  
夕曛

龍鳥

長日何蟲蟲影絕天邊爵推牖驚鳥哢頗有親人  
樂應知寄樊籠而不殊寥廓襟襟修羽七從容時  
飲啄仰眎疾眼鷹何事直醜惡

老蕉

張我碧羅篋徹去炎官繳根蟠自何年傍砌任舒  
卷雨過留點滴風靜餘偏反惟茲舊本深迺致新  
心展坐卧無不宜迷乎吾知免

海陵舟行即事次友人韻

浮槎海國暮秋天極目荒蘆野岸邊風靜任窮舟  
子揖月明先破酒人錢蕭蕭客味清於水寂寂詩  
懷定似禪記得長于同襍被可堪飄泊又經年

桐

孤幹蕭蕭出衆林苔堦靜處綠情惜不妨門巷秋  
聲早却受軒楹月影深植向岡頭應集鳳焦餘爨  
下始知琴年年玉井含悽絕誰識龍門一片心

謝李翮飛贈邵青門古今韻略

八詠樓空事已沉茫茫一卷費根尋幾隼浪作妃  
稀曲此日憑知雌霓音註釋百家無贗義校讐千  
古寓精心琅函脫贈多情甚珍置駱壇伴苦吟

題煙波垂釣圖

船頭坐者誰青笠隨風漾楓蓀交互鳴清光凌亂  
映叶橫竿不釣魚濯足破烟浪我疑張志和母乃  
陸魯望天趣誠賸然蛻形寄圖上何時解塵襟鼓

與買吳榜來問虎山橋高踪應可訪許我知否否  
共聽小海唱

寄宋大惺中

芳踪幾日斷衡門雨打風吹客思繁郭北詩人空  
望眼又搖雙槳去孤村

謂李四

春遊詩四首 選一

春漲初生遠拍隄平原日暖草萋萋一聲鸛鳴曉  
煙碧十里長條剛插齊

集陳騰芳齋中

司馬富文采東方雜遊戲待詔明光宮乘時誇富

貴州集卷之六

七

貴亦有平陽奴連雲高甲第卒廣竟齟齬賈生終  
擯棄人生六合間誰超劫灰外譬如三春花分飛  
離根蒂飄落錦茵中不然墜溝廁達人隨所遭無  
爲重憔悴西樓有陳子膠漆良不易詩成共我吟  
酒熟招我醉一醉與一吟已作百年計何必武陵  
源居然脫塵世彌生豈不佳可憐尚懷刺

唐史雜咏二十首 選八

文貞文獻千秋鑑慷慨批鱗諫疏多遼水燕山俱  
有恨椒漿一奠待如何

堂堂傳檄儼風雷氣盡下阿溪水隈蒸麥可憐虛

父老中原不見義旗來

開元全盛那須愁宣政朝回花萼樓休日百官還  
選勝太平天子最風流

諸姨隊隊曲江邊鎮日香風墮玉鈿長得君王恩  
澤在樓東深閉自年年

天險潼關賊騎盈昭陵石馬竟何成宵來無復平  
安火掬飯淒涼劍閣行

司農笏並常山舌投老平原正氣均可惜盧家忠  
義隕至今猶恨面藍人

金帛瓊林歛怨深興元一紙遽霑襟可憐露布功

建初集卷之四

四

成日已忘山東父老心

衣紫衣緋禁閨腥劉家司戶感零丁采恩一決南  
牙戮我更魂銷腦後釘

五代史雜咏十首 選四

大中一晏駕王室如贅瘤搶攘國門外跋扈強諸

侯鴟鵂叫閭闔簪纓投濁流區區陽山賊公然竊

神州崩角士氣盡何人傷旆旒簡策尚腥穢能令

千古愁安得禍正平撾鼓醒雙眸

嗣源鋒鏑餘屢急家圖難倉卒值亂兵叫譟圍白

又稱尊年齒衰圖治尚宵旰亂世獲小康其事亦

云僅冬青閑荒陵何人灑麥飯

天地方閉塞士夫絕綱紐瀛王事累朝榮遇真耐  
久官爵滿牙牌聲名亦孔醜人苦不自知纂述希  
不朽試問長樂老何如斷臂婦

滄桑迭更代火迫同隙駒人命保朝暮何乃求  
餘李崧坐赤族守恩亦庸奴課率及廝養緡錢輸  
喪車行歌富兒室下與優俳徒廉隅既已壞名器  
安可污一朝頭子至挈之如孤雛吁嗟障麗者令  
名宜早圖

白紵詞二首

龍圖閣奉書

五

傾城一笑顰顰嬌大小垂手舞折腰白玉捍撥紫  
檀槽齊瑟柔媚秦箏高風鬟霧鬢掩鮫綃絳唇素  
腕情飄飄明燈閃爍夜漏送藕腸纖縷抽良宵飲  
箸低唱魂已銷

態濃意遠丰神殊窈窕自比秦羅敷白紵光鮮稱  
五銖顛倒裁成合歡襦染香炫繡爲君娛迴翔錦  
帳映流蘇溜亮鶯喉一串珠中曲徘徊引鳳雛罷  
舞笑渠出水初陸離隱躍紅羅襦人生行樂爭斯  
須莫使堦前明月孤

渡江阻風

沈子南征初發蒲帆十幅江口出艤慘天光接  
地陰洪濤百尺矗置窟瀝漉砒呖排撻來崩崖疊  
石堆銀雪緒婆娑環拜浪花高倚仗飛廉呈怪物錢  
塘憤怒關雷霆文祁驕寒突出沒篙師停棹消無  
言青山渡口宿暗月少年未解行路難對茲瀟瀟  
心膽寒往時樓船不得泊櫓搖頃過千重山如何  
石九打鷁首祇今三日阻不前吁嗟乎風阻風利  
風無權世事通塞如是觀

積陰二首

龍圖閣奉書

六

春來日日雨如麻散作荒寒掩物華寂寂空城流  
潦滿陰陰古屋壞雲遮鳩還帶苦啼深樹雁不成  
行落遠沙最是心情無賴甚好循北郭問詩家  
李

飛翺

纔看簾押耀晴曦苦雨無端又過埭漏處幾番穿  
燕壘漲來三尺滿魚陂預愁草綠花繁日已是蠶  
枯麥爛時澤國年來生計少直須搔首問陰祇

題藍瑛畫

古今畫手望如林古今畫理誰能諳殺粉調鉛蹈  
成軌落紙往往飽書蠅我不識畫理畫中工鑒乃  
所耽陳家精廬往來數驚溪絹上恣幽探意匠慘

淡邊時品好手得見西湖藍翠峰十丈翠屏峙芙蓉  
水搖晴嵐巨石聳角絕人徑巖廣側駕山之  
南幾簇蚶蟠古木叢叢紅葉粧欽岳山腰垂虹  
度遠澗上有幽棲敞楹欄誰扶柳栗扳石磴望遠  
似會山水音我思畫意定有在或與桃源之境輶  
川之跡相趨趨諦視鎮日忽神往但覺清暉四繞  
一燈相映舍此幅流傳積年載墨汁淋漓非黠點  
主人寶愛入骨髓視之奚翅交虬盒尤物恐遭六  
丁取從此玉躑金題拂拭好封緘

待月

寒湖聯珠卷四

七

百慮澹中夜空園坐寂寥沾衣零露重垂戶衆星  
搖爲遲今宵月遠聽何處蕭纖阿原不負無那素  
心遙

坐月

涼月消于我對之心冷然出雲纔皎皎過樹越娟  
娟坐待輕颼發從知暑氣捐桐陰遮不住又到菊  
籬邊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公看何人高坐樽俎鴻門一夜天  
望氣蟠龍虎筵前霍霍噴銅花玉玦三顧重瞳遮

擁盾軍門壯士來拔劍啗賊真雄哉倉黃起舞大  
左計天心有在誰能覲老臣帳中撞破玉斗鴻溝  
東西八千何有謂公莫舞公赴赴垓下悲歌公舞  
否

賦得菊殘猶有傲霜枝

衆卉凋零葉滿廊也憐叢菊罷幽香誰知素練橫  
飛冷尚對疎籬作意黃抱節豈曾輸碩果含情應  
自重孤芳亭亭幾幹寒燈下伴我清吟與味長

木芙蓉

江頭采采最嬋娟秋後爭春是木蓮自肯成城原

寒湖聯珠卷四

八

有主於今作帳復誰眠風前嬌嬋頗如醉雨後輕  
舒色倍然未許黃花誇獨步拒霜猶占傲霜先

午睡起試新茗二首

我意不在睡得睡亦復佳茶錯餽沫勻微風響涼  
階

簾前殘雨收牕外濃陰覆綠几開異書一甌淨深  
綠

咏階下蘭

物不論草與木生不問同與獨偶然得氣落土中  
榮枯一任天所篤首夏清和百卉敷大地天喬遍

發育惟似君子者生意何不郁一箭亭亭不受風  
對我無言情可掬我爲再四勤雉夷肯使幽姿翳  
塵俗不佩而芳古所云十步之內香氣馥叶嗟乎  
何不在王者之庭何不近騷人之服胡爲異衆草  
而生隨衆草而活叶衆草茸茸豈其族素王之操  
吾所讀

冶春辭五首 選二

山走籃輿水泛槎批風抹月足生涯繫藤蠻槓行  
厨具路認裙腰問酒家

邛江晴日麗人行羅繡生衣著體輕陌上路歌歌

未了街頭遠聽賣花聲

填海行

淼淼茫茫兮海水苦苦海無涯今奈何許既不能  
隨玉京羣帝驂龍入海城龍宮坐看湘妃漢女歌  
且舞又不能隨猛蛟渴蛻翻身入海震雷霆乘虛  
作浪生風雨復不能逍遙腳踏琴高鯉碎匄手擊  
馮夷鼓不能如成連刺舟移我情不能如龍伯國  
人一釣六鼇舉終日茫茫兮苦海纏欲渡崑崙方  
壺兮海水阻安得長房縮地方更得僊人竹杖拄  
萬里滄溟隻手填不借人間一杯土

李廷珪墨

竈煤輕烟瓦池黑鹿膠香麝疑光澤獨貴鏡面與  
松身相沿法自易水客萬杵搗成藏豹囊青螺點  
漆堅如石精鑄圖譜錫嘉名圓餅龍文並劍脊小  
華君房差比肩世間珍愛逾拱璧我謂寶物爲人  
用墨磨人今人磨墨點墨髮塗賤若泥行甫空藏  
亦何益會須急語管城子揮灑淋漓數百紙

初冬田家即事

邨落幾家住茅茨久剪除濃霜牆掛瓠淡日野分  
蔬如約完租稅頻年少蓄儲經營無別計翻覺意

蕭疎

村郊

步屨雨初晴溪光分外清漲添蛙語靜草濕燕翻  
輕望去遙村鷺聽來別樹鷺叱牛聲幾處知是補  
春耕

賦得陰陰夏木轉黃鸝

千章影裏鎖鶯簧碧色彌天任頡頏巧舌潤經梅  
雨滑好音吹送棟風長梁間厭聽將泥無樹上憎  
聞抱葉螢領得數聲人意靜朦朧烟際晚蒼蒼  
賦得夕殿螢飛思悄然

螢光上下繞堦流豈是隋家清夜遊金屋蕭蕭餘  
短髻銀河耿耿照長愁情銷古驛魂何處夢到仙  
山誓亦休最是露涼燈燼後井梧搖落一聲秋

晚晴

宿雨初收後斜陽倍有情柳邊明畫閣花裏露層  
城沽酒旗先見驅車客正行扁舟喧野渡沙鳥浴  
新晴競掠漁家網還留隴上畔牛羊隨牧豎驚鴨  
認柴荆人影紛將散炊煙淡欲生明霞知可繼莫  
畏日西傾

題雪鄰先生草堂畫梅

雪鄰先生集卷四

士

老梅禿幹一丈強杈桯盤空接混茫或開爛熳或  
乍吐南枝北枝繁蕊裝阿誰貌此歲寒姿挂翁三  
十六湖之草堂我閒逃禪老人擅筆妙圖分四種  
何周到欲開盛開用意精柳梢青詞翻新調楊補之  
自題柳  
稍青詞堂中此幅亦超邁持較或云各一派款識距  
今近百載庚申之年八月畫我來作歌走徬徨姓  
字模糊不可詳歌成再四揩眼膜遮莫故紙浮古  
香

復雪

雪盡雪還集風停風又斜灑深彌皎皎舞急急沙

沙燈火明何處炊煙濕幾家倉黃鳥鵲繞覓食冷  
天涯

送陳五騰芳貢入京師

子有含悽淚沛舟有悼  
亡之感

今當賦壯遊同袍盡良晤前

路慰羈愁鼓楫凌極浦驅車指高工金臺方市駿  
珍重到螭頭

雪和東坡聚星堂韻

怒風刮地卷亂葉頑雲障天飛大雪填滿低坳如  
砥平凸處增高更斗絕松狀老翁毛鬢蒼竹疑舞  
女弓腰折裂皆鷹眼望轉迷歷塊馬蹄出復滅九

雪鄰先生集卷四

士

天混沌失義車琮琤冰柱簷牙掣蓬門僵卧破衾  
寒豪家劇賞新粧纈青氈舊物自生溫觸熱因人  
余不屑固陰之極陽氣鍾貞後起元只一瞥屈身  
蟄室安吟現是中三昧誰與說凌兢的是可憐蟲  
捉筆何辭硯穿鐵

紙鷁

陽春鼓盪逞天工成事全憑楮國公雲路爭先差  
上下烟霄奮迹混雌雄豈真似鵲能翻雪竟爾如  
鳥解相風跼踖也須妨墮水江湖切莫駭漁翁

夏夜讀陶詩



緬維過江後柴桑洵達人不願以詩名而詩乃無  
倫寓言時自遣語語抒其真未知興所寄奇筆理  
趣新妙會出天際起滅隨烟雲朗吟趁月光不覺  
清我神

貧女吟

生小不知愁畫眉矜嬌羞老大憑誰問幽情空自  
信纖綺莫織鴛鴦錦鴛鴦織罷橫孤枕繡襦愛繡  
連理枝繡成亦是他人衣被服豈綠容貌好貧家  
祇是誇手爪越羅吳縠絢如雲可憐衣破無完裙  
春光易謝花易凋酸風冷雨紅顏消愁顏怕向鏡

貧女吟卷四

三

中見對影吞聲還背面

賦得池塘生春草四首

選三

雪消春水漲前溪荇藻芰蒲一剪齊舊夢不離芳  
草路謝家池在畫堂西

空塘寒碧漾沙明草色青青夾岸縈睡起凭欄成  
獨坐不須長喚踏莎行

藻動參差浮鴨子萍開啞啞蕩魚兒遙憐一派青  
如沐正是橫塘過雨時

讀精華錄懷王漁洋先生三首

選一

歷盡梁揚雅去青山柱頰吟化工推鉅手象外有

餘音官閣梅空發

漁洋曹司李詩

明湖柳自深

明湖秋柳社漁洋所集也

讀揚忠烈勃魏瑤疏

三旬堯舜稱泰昌宮中厲吻紛鴟張無端震疾天  
已傾叶憑几顧命羅鵠行公聞玉音心慨煉七品  
小臣持天綱是時選侍彌猖狂睥睨宸極未可量  
維公震呼九廟旁隻手具社相扶將幼主駭惑政  
不常竊弄威福來巨璫剗削正士國脉戕乾兒義  
子環走踏生祠金碧盈四方操兵內殿欲何望轟  
雷天角走者僵流虹繞電空呈祥公時抗疏排帝

史朝鼎全集卷四

古

關攻摘巨慙無畱藏咆哮噬人踞虎狼首發大難  
寧辭殃嗚呼關西厥後昌椒山富平堪頡頏洪宣  
之際號三楊太平相業殊堂堂

對雨三首

殘燈挑盡了殘編支枕匡牀便穩眠夢入上林春  
色好醒來風雨又淒然

屋角鴉啼慘曙鴉陰寒瑟瑟遍詩家如何百五風  
光近不聽斜街叫賣花

鎮日惟聞浙瀝聲衝泥歸屐板橋行不知襍被征  
途者今到燕山第幾程

謂家樹堂

春日偕友登奎星樓

笑兀層樓半壁遶芳春勝地足清華古垣綠帶千  
條柳新漲聲浮兩部蛙激灩長湖吞碎日刁騷四  
面舞空花凭欄欲賦慚無具落帽風流擬孟嘉

虎丘二首

白虎歸何處茲丘尚未賸千人傳巨石說法刺高  
臺風雨瞢騰過煙雲杳靄來闔廬無客弔扶眼有  
餘哀

石淺綠山淺風光接水光荒祠尋短簿黃土識真  
娘谷鳥偕歌亂林花撲酒香櫓聲鴉軋處乘興過

橫塘

明史告成頒發學宮走筆爲作長歌並呈徐

廣文先生

域中大權其一史法戒千秋憑諸此自來作者有  
良才五難三長據根柢不然紕紆如蠶端觸眼紛  
綸不可理我聞前明二百八十年事類得其大略  
耳從信有錄紀編年纂述亦多介疑似北平代位  
誰速禍當年悔不南昌徙南宮復辟拘戎敗言人  
人殊議耐禮國本之爭自讜論立長立嫡還訛訛  
大小三案任區分羅織千言胡有底就中喜廟尤

可哀閹禍蔓延日益起門戶愈堅黨愈熾正人割

屠一如洗真偽賢奸徒溷淆每一念之爲冷齒事

久論定伊何人端必屬之著作手叶當今天子

重典籍廣開史館萃厥美歲在龍飛十一年點勘

精詳工劂削老父酸鹹異所嗜案有奇編即將隨

聞此不異牛羊酥口未啖之心先擬一目十行未

模糊三冬卒業在是矣君不見王仲任異本求諸

洛陽市君不見袁孝高家不能有假之人自課日

必五十紙又不見宋次道春明坊內善本多一時

士夫僦屋傍其里師門請業原吾儕赫蹏亟寄徐

夫子

真州雜詩四首選二

甘露鄉前卧古橋伍胥祠畔漲春潮橋頭鳴咽銅

江水千載鴟夷恨未消

大江南望石城隈舊事英雄剩切灰更憶五官憫

悵處蒼茫郭外賦詩臺

感興

孤松老空庭杈柯無好姿無端拂拭者頗盼生嗟

咨終非棟梁器難與匠石期迢迢漢宮內灼灼千

蛾眉信美以見錄冶容亦在茲榮華同飄風吹來

修去之營營變萬態執節君勿嗤老子不云平貴  
知我者希

### 歐陽文忠公

五季丁大亂古文日喪亡學士類覆瓿窺天天茫  
茫先生實崛起名噪廬陵鄉直聲振萬古史筆兼  
三長頓使軋茁者一一迴披猖神物發光怪蛟龍  
攫龍岡出處有大節兩鬢堆吳霜悠然慚真趣獨  
在穎水旁春風醉翁亭寒梅噴古香

### 蘇文忠公

蜿蜒望蛾眉懷古意蕭颯坡公經世才宋家好宰

望湖樓集卷四

七

執天津杜鵑鳴臨川輕變法雞肋受一官齟齬百  
憂集謠詠悲青蠅鉗網遍拮拾傷心元祐時垂簾  
爲公泣轉盼別用人玉堂曾幾入僥惠與瓊雷九  
死膺浩劫陽美好家居故園歸夢急

### 秋懷和昌黎韻十一首

選四

城西嚴亭閣樹色何蕤蕤破夏時行雨勃發猶未  
已無端金風鳴騷殺聒兩耳黃葉脫梢頭歷亂蹴  
天起記得春花飛翩翻狂蝶似物力有寺竭學華  
不可恃氣節判盛衰人物同一軌蘊真全吾天無  
爲漫自喜

劍帶勒箴銘課虛多戎警章編就明窓焚膏當夜  
才霄漢念何雄絕塵力尤猛解牛無芒刃汲井羞  
短綆燦燦真珠船獲之詎亦幸泥沙混金屑所願  
慎除屏

黃鞠采東籬霜天斜日景皎月沁心神蝦簾光同  
罔無根歎飄萍隨流嗟泛梗藉有汐社人八極縱  
馳騁折簡時相招何如奉朝請

澄澈好秋天幾片浮雲暗工錦有誰分江花亦多  
憾刺那四十年目治祇空瞰繁手響淫哇中聲味  
古淡近得大宗師尋源塞泛濫河海晝夜流混混

望湖樓集卷四

八

無常暫直欲乘長風千里不繫纜人物隨雌黃握  
管工點勘朝夕欲何求詎問石與甌

### 對雪

曉來清索索雪壓小園西橋訝能言鶴臆啼失旦  
雞盡藏杲日影唯聽朔風淒淒合關河路蒼茫極  
目迷

### 殘雪二首

以溪西雞  
齊爲韻

凌兢無計涉冰溪白醉臆前日已西乍放丁簾過  
北牖且呵凍硯試南雞檐推玉佩聲聲碎瓦觀魚  
鱗片片齊望去碧空新霽後樓頭不斷聽鳩啼

略約頻過淺漫溪衝泥一逕折而西慘塵傍岸疑  
花鴨積絮攢根認諸雞宿霽凝時霜氣薄夕陽烘  
處晚煙齊歸來還自成偃卧惱殺寒鴉帶月啼

題定齋舅氏讀書秋樹根圖

槎柯老幹濃霜葉小溪澌澌雲牙疊斂得巖棲境  
最幽秋光雅與高人愜吾舅束髮破萬軸不肯傾  
身事障簾十年書劍老京華僕被歸來向空谷塵  
中萬事不挂眼心跡雙清一編牘夢光魚卵待橫  
陳好弄麋九走虎僕試看臨流嘯歌處世人誰識  
仙源路一牀綠綺鼓清音萬片明霞落晚樹人生  
何必圖凌煙亦不逃禪不作仙但願眼底無俗物  
百城坐擁足蕭然

即事

過雨春城寂餘寒盃自把策杖問梅花殘日西林  
下

感春三首和昌黎韻

選二

擊鉢共長吟曠目三月間著屐尋北郭草綠何漫  
漫方晴倏又雨后土不得乾柳塘紛亂絲藥欄花  
倒翻黑風昏白日觸處成憂端  
誰識可憐蟲願願苦進退夢我難卒讀哀痛摧五

內紅雨夾青錢春色空無賴催歸啼殺人白雲過  
天外

陳四香谷邀飲即事

雲樹纔開野照晴依依細路板橋行幾家籬落暮  
還遍取次盤飧儉易成苦爲愁多寬酒戶祇緣身  
賤累詩名可憐宿草人何在  
謂李宜齋先生  
暨家二叔父 話盡悲酸  
已二更

玉蘭

桃李端芳春最貴惟木筆品同王者香德比君子  
潔含苞耐嚴冬望春花乃發我行入西園仰首訝

雙溪集卷四

子

晴雪黏天白皚皚錯錯落飄素纈捲簾送春風撲鼻  
沁秘靜向哺映斜陽朵朵銀杯綴光可奪明珠色  
疑凝皎月端相頓忘言竟體詎能匹

夢草亭二首

宋太守楊  
補所建

水滿陂塘草滿池落花飛絮晚春時黑甜一覺亭  
中好絕似當年夢裏詩

草元亭子記君家何事題名羨永嘉爲問惠連空  
入夢可能載酒及侯芭

古木蘭院

深院無人長綠莎傳聞唐相此經過不須笑說關

黎事今古招提若輩多

雨花臺紀遊同賈七稻孫作

秋中霽色澄野外晴嵐煥城南好景增硯北羈客倦卷書出僧房即事恣游衍幽討性所就況有幽人伴連岡把手登滑磴躡步履高阜瞰四圍孤亭敞八面徙倚欄可凭憩息草堪薦雙眸歛以豁彌望足欣抃長江一綫拖遙峰萬笏指石城堞列雄板屋翅排鴈松聲雜風顛塔影奪日鉤半餉絕羣喧宛對文敏卷董文敏有江山秋霽圖脫復鼓逸興下山償風願覓路循坡陀還勝入峭篠漸進神益清每前象

望湖樓記

主

屢變仄逕夾松楸短垣絡藤蘿老樹胃空岑高竹逼霄漢細響清泉鳴遠韻野禽轉行行倍屈曲石子路疑斷轉身境復寬迴與塵世判空際乾葉飛隔林樵叟竄佳賞正未窮回顧訶已吁輕雷殷陰巖夕陽沉古殿歸途晚煙橫入耳暮鴉亂清景寫未工拈毫餘繡繆君也張前軍清師余畏悞

題宋大東邨集後二首

小住農家樂地偏綠楊深處水濺濺晚禾十畝觀秋穫合比陶家下溟田

兩兩幽懷坐對時深宵好在伴燈枝聊將風雨聯

路句寫上東村一寫詩

同友人登南城晚眺

荒原人跡少黃葉滿林飛霜隴罷登穀天寒聞搗衣晚煙蒙暝黑野月照僧歸會有尋詩趣依依到竹扉

賦得花枝欲動春風寒

春風著處帶餘寒爲愛叢葩作意看淡白煙光紫十笏混黃日色走三竿幾番欲問如將語一半全開已漸闌乍試生衣還體怯關心花事足盤桓賦得綠楊宜向雨中看

望湖樓記

主

垂楊曼曼傍河干別樣風流雨氣覆眉帶濕時眠尚穩腰經潤後舞偏難藏鶯語咽尋枝滑繁馬人遲待葉乾好是綠波紛旖旎不須板渚擁愁看韓侯釣臺

颯颯清淮對古祠王孫遺事淚霑衣重瞳死後中原定何不扁舟返釣磯

蠶婦吟二首

阿夫理碌碌阿婦治璫簪辛勤問女兒散火撥午夜

采桑桑葉肥采桑桑葉稀更過南陌去拾得滿籠

歸

咏古五首 選二

漢高帝斬蛇劍

芒碭山中赤帝起，豐西澤中白帝死。手提三尺生  
青虹，逐鹿滅猴從此始。誰與欲學萬人敵，咤叱空  
誇拔山力。垓下一劍虞兮泣，烏江一劍重瞳厄。何  
如斬蛇之三尺，嗚呼何如斬蛇之三尺。

蘇武漢節

鼠可掘窺，可牧漢家之節。不可辱，璽可餐，雪可咽。  
漢家之節不可折，坐卧持之十九年。旌旄落盡得

新集卷四

五

生還旄則盡矣，節依然。笑殺李陵，何太怯。河梁五  
字徒拳拳。

冬日有懷

風轉金方到，不周霜林木。葉盡毗劉平，原狡兎爭  
替窟。天際蒼鷹欲避韝，和氣難回鄒衍谷。冷膚耻  
盜孟嘗裘，渭陽此日猶羈絆。趙北燕南起暮愁，  
定時

蘇詩氏  
客京師

題墨筆牡丹

誰貌出羣姿，蕭疎審位置。八十九齡翁，老筆見深  
致。鹿韭三兩枝，不留鉛粉氣。奇花嵌怪石，素紙呈

幽翠。紅碧厭歌彭黃紫，遙姚魏艷質而清粧。笑彼  
誇富貴，鎮日數摩挲。芬馥飽佳味，沒骨寫黃筌。持  
較可無愧。

恭紀 聖駕南巡二十四韻

六飛纔導嶽江左，重時巡。椒宸慈顏喜，楓  
宸祖烈新祥光。開禹甸，淑氣擁義輪。草木齊舒  
甲，衣冠正獻寅。一行馴雉尾，夾道次魚鱗。慶溢三  
千里，歡騰億萬春。殷憂勤鄒子，方略靖波臣。  
詔問封疆切，情關畊鑿頻。溫言周以渥，大澤  
沛而均。票帛寧誇漢，桑麻儼繪幽。陳詩民俗古，釋

聖駕南巡集卷四

五

冀士風淳，豐饒登廉頗。循良借冠帽，由來頌德  
惠。非但耀威神，間入莊嚴界。時參淨妙因，山晴青  
疊疊。波漲碧粼粼，鳥奏昇平曲。花張錦繡茵，樓臺  
十步接亭障。八方陳試看，陽春脚都隨。玉輦塵  
皇心應有暇，宸翰偶然親。麗日懸奇藻，薰風溥  
至仁。絲綸環侍從，梧鳳集佳辰。似此熙朝盛，都  
緣孝德純。車書萬國會，禮樂百年臻。願鼓康衢  
腹，謳吟紀聖人。

酒旗

美言爭欲市，盡上布帘題。野飲尋山店，晴郊出柝

谿招來春色好跳盞酒懷迷微記重來路黃鸝不住啼

芒鞋

牖下何甘死芒鞋分未慳相隨惟竹杖遍踏是名山計編誰前定繫錢了不關仗伊雙不借奔走絕無閒

媛簾

誰家刀尺剪裁忙懸箔能令漂冽忘一任疎籬飄急雪偏教老屋聚寒香地爐風靜知添酸柴几春生抵進觴好是故人堪入幕青熒燈火伴詩床

田家即目

習習輕寒亂夕霏飢鴉鼓陣欲成圍牧兒睡熟丁板背穩過溪頭帶月歸

借觀樓聽雨

灑牕風雨度終朝客裏黃昏坐寂寥塔上不聞鈴語動樓頭偏送鴈聲遙滴疎冷析愁頻打漏暗孤燈懶更挑誰道鐙檣琴筑好可堪佳節說元宵

吳鉤行

吳鴻扈稽躍冶出飛入吳宮點碧血鏑上芙蓉影動搖匣中霜雪光明滅鐙檣宛轉飾黃金白虹閃

灼昆吾鐵山斬虎豹水蛟虬陰雲慘淡風颼颼錦帶佩之橫街頭豪俠自古輕王侯吳鉤吳鉤吳王愁屨廊鹿苑成荒丘胡不悲鳴雪國警英鋒苦爲他人留

同小憩竹園即事

理屐疲登頓來尋竹徑閒千竿碧底地十笏綠因山境僻開詩思風輕蕩酒顏傳生誰縱飲禮數已全刪

重過竹園即事次賈七稻孫韻

吠豹出疎林蒼茫訝客臨徑畱殘雪迴樹入暝煙深愛此離塵繼重來愜素襟一聲長嘯發飛起四山禽

讀淮海集有感

丈人多薄命生世百不諧一官直寄耳而復遭擠排鄉賢太虛公作賦驚秦淮謂可方屈宋長公不置懷臨川故拗相亦曰鮑謝儕何求鑠金口彈射等陰霾處州復雷州再貶誰所差道路含笑死華光遽沉埋淮海有遺集運否名則佳迢迢五百載斯人安在哉

懷友人

落日望霞炎伊人竟杳然猶憐兩行淚知我十年前言別石頭水相思贊社天舊遊如可續收拾剡溪船

雁字二首

橫空雁陣排一畫衝霄漢凝霜白欲飛衝蘆青不  
汗底事漫塗鴉危峰認回雁  
展翼欲臨池髣髴戲海勢逐隊影斜陽巧篆回文  
字鶴頭應可擬莫作野鶩視

玉蘭一株始花遽謝慨然有作

冷冷香白饒雕欄猛雨無端春意闌莫譜南朝江

令曲玉肌蕭瑟滿庭寒

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溶溶城外水連空兩腋全收繞檻風楓葉亂翻渾  
上下塞鴻驚起失西東幾叢樹色漫天外無數叢  
聲拂座中爲遲雨痕消後望不知何處美人虹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我生魯鈍百不敏急景周年歲將盡河湖極目千  
尺冰舍舟陸走連車軫蔚藍雲厚變墨色十八封  
姨寒倍緊門庭剝啄來嘉賓茶煙飄渺然脂唇共  
操不韋縱狂歌莫學鳴蛙答唱蚓苦吟擁鼻坐夜

關茁軋那管旁人哂不圖障麓雄多貲不圖高牙  
作大尹獨羨江花正錦奇傾筐倒篋思難窘軍成  
一隊整旗鼓力振千鈞執干楯騰驤沛艾驅長連  
泛駕還空執鞅勒文章何止宗馬班輶略何須說  
消腴男兒蒙頭跳而走鹿鹿搬薑真可悶盡書羽  
陵無匿藏材呈襪線求伸引近羈俗務繁好懷排  
列多於春來筍會期擺脫掃凡塵高想天關昇元  
北社櫟不材全天年休誇枯柏共栲菌特達螭坳  
豈未能瑟縮蠅廬久自忍歲寒然後識松筠晦朔  
不知恥朝菌伏水神物蜚蛟龍凌空健翻摩鸛隼  
芻狗嬰兒俯視間螳臂當車徒蠢蠢乾坤萬象各  
端倪雕鏤動欲鏤肝腎杞梓梗楠大厦材龜墨不  
施何所準年來老輩幾凋殘玉差躑躅風驟頌碩  
果猶存老渭陽欽菩突兀化畦吟零膏騰韻巧後  
人漆室傳燈光不淚

夜泊興化

蒼茫百里水雲鄉蟹舍魚梁夜未央靜宿潭烟風  
細細一帆明月挂昭陽

蕉扇

最是招涼好輕揚盡意看即堪辭火傘底事覓冰



繞香撲花前細風收雨後寒北牕清嘯候揮去一身寬

燕

呢喃何處語下上一簷齊釵上寧容舞梁間尚可棲飛翻新柳絮歸補舊巢泥奮羽空天鵲應嫌我屋低

增燈

浮圖矗矗古城邊撐起東南半壁天舍利暉浮千尺樹金輪瑞湧九枝蓮影搖烏鵲飛難定光射魚龍夜不眠我欲乘風凌絕頂燒燈直爲破三千

題婁東錢蔭南滄江垂釣圖

雙鶴隱集卷五

元

君不見白榆河畔問支機八月仙槎泛牛斗又不見迢迢萬里龍伯國一釣六鰲擎在手何似芒屨弱帽靜垂綸息機趺坐無與偶橫枕一卷書斜傍千絲柳青蔥嵐翠滴衆濤濤聲吼竿拂珊瑚十丈過赤城霞綺落江沱長江江濶烟水碧練花幾幅湘裙拖漫天浩淼斷人跡蕭蕭風雨起蛟龍君於此景意何如不數瀛洲閭苑圖三吳鍾秀況奇絕尋常工壑總區區我一披圖清興發願言同住山水窟

信陵君

雍州險據天下強躡高下瞰紛囂張飄忽震蕩誰敢亢有魏公子得士良摧堅救敗兵氣揚秦人倒戈走且僵存韓安魏論堂堂功名之際護口昌噫吁嘻公子不得糾合天下諸侯王手提勁旅入咸陽凱歌奏捷還大梁置酒上壽樂且康乃此糟丘紅粉鬱鬱成銷亡十八年後何淒涼徒令後世供蒸嘗

吳陵舟中

霽色明前浦帆飛一葉舟迴風翻夕鳥野水渡歸牛人語疎林出炊煙夕照浮旅魂今夜定乍可豁雙眸

雙湖集卷五

三

哭澹菴舅氏

旅櫬歸何處長埋甕社隄風僵燕水咽雲蹙楚山低伯道悲無子黔婁尚有妻游魂招異域灑淚倍悽悽

題松巖蕭寺尺幅用蘇長公秋山平遠圖韻

我生未得勾當閒縱遊五嶽窮三山且看畫手恣奇與峰巒贈我咫尺間偷然意象一何遠散紫葦山夕陽晚微茫古寺入孤運萬壑松風吹絕巘老

翁策杖鬢盈霜出世彷彿達華陽何當松下結茅  
屋與翁山寺看雲光恩斷送愁中日塵埃白盡  
三千髮披圖熱惱心清涼消受層巖好松石

懷定齋舅氏二首

白岳黃山極目迷高人久絕板橋西滿懷無那瞻  
雲樹壞壞春風謝豹啼

冷官風味自悠然跌坐應勝小乘禪好註蟲魚消  
歲月新詩還與寄蠻箋

壽鄭漢才

君不見子真谷口幽人宅一片清巖與瘦石又不

楚湖集卷五

三

見少室山中處士家白雲滿徑儕麇麇風流往矣  
君堪續還復煙村來卜築人生何必金章累累肘  
後懸何必朱樓矗矗高到天但須桑麻千頃橘千  
頭便勝七貴輕五侯如君擺脫蛙名早擊壤高歌  
遂忘老祇今六十興逾強倚杖閒情到花鳥攪揆  
時序正清和麥秋纔報薰風繞竹徑鋤歸玉版鮮  
魚陂釣出銀鱗好膝有萊衣樽有酒醉翁一醉塵  
懷掃我亦翛然出世人漁舟好覓桃源津

河冰行

十日北風三日雪凍雲迷漫朔氣烈日瘦無光野

色昏枯林凍折鳥聲咽暮寒煙四望愁長河氣  
沮慘不流老蛟僵卧燭龍死鋒稜石甃來濤頭滿  
河冰塊大如斗一夜寒深三尺厚咫尺難過隔岸  
人舟膠渡口冰上行履冰不戒冰忽裂無手可救  
命已傾征人見此心膽墮誰更因之犯奇禍晨踐  
嚴霜夜戴星輪蹄歷亂街塵播行路須知此日難  
殘年逼迫當苦寒去年今日春已復三十六湖波  
水綠

美人捲簾曲

春光韶蕩春日遲春草芊芊綿春鳥啼懷人無賴坐

楚湖集卷五

三

春晝香閨竚立揚輕桂皓齒清音爲誰吐冷落吳  
歌停越舞停越舞罷吳歌戶外何人巧笑嗟冶春  
三五嬉陌上窄袖纖腰細馬馱自顧明月璫獨理  
黃金軫裊花簾下寂無人十指調成黃鸝引春風  
琴韻兩悠悠臨風抱琴揮玉鉤

賦得山翠借厨烟

曲徑皆繁水當門況有山烟痕不自起嵐影若相  
扳籠翠互明滅捲簾時往還紅塵真隔斷坐對數  
峰間

賦得水霧隱江津

岷我煙水濶霧色籠澄江薄似凝朝雨輕疑濕曉  
胸濛濛飛遠帆杳杳度歸艓莫問青峰幾誰尋白  
鳥雙天沉低雁陣灘暗沒魚樵隔岸藏花徑臨流  
昧石砭望中惟漠漠聽裏只淙淙猶有乘槎志津  
梁奉大邦

美女篇

洛陽有美女婉嫕乃無倫綺縠謝弗御珠琲屏弗  
陳纖手弄純素日夕勤箴紉一日成一尺一匹成  
一旬成之將何爲將以寄夫君夫君在邊徼孤懷  
誰與親折楊徒悵望採桑祇遙巡風物遽以變欲

渡河無津豈曰河無津實身良足珍

題賈琢園先生看劍引杯長圖

大冶誰鎔六州鐵洪鑪鑠盡丹心血鄧山郭穴笑  
勞勞鳥翼黃金成一瞥先生自是不羈人種學鉏  
經多歲月寒風萬里蹶霜蹄彪鏡島收蹈前轍偶  
爾摩挲十五女詆竒寧問莊生說左手持杯右把  
卷眼光的皪何不徹誰何意氣逞錢刀下視豈可  
等蠓蟻君不見圖中三尺剪昆吾寶氣還冲牛斗  
闕不終鏽澀處塗泥留取晶芒吐虹霓

同人集陳五騰芳齋頭即事

相思風雨悵繚聯不過精廬已判年金石盟堅前  
日契瓊瑤句比舊時妍時頌其都中無題詩還從白社尋鷗侶  
肯向紅塵戀馬鞭樽裏早看蒲酒熟玉卮銀燭共  
陶然

復陰

纔得幾日晴沉沉陰又集氣散滿庭寒聲溜空簷  
急夜霧沾虛幌驚颼冷敞袷曉昏曉月朦更平悽  
譙鼓濕懊惱不可眠凌晨起獨立

題畫二首

紅藤纏老樹山泉宛轉通何來避世人跌坐聽松

風

童僕抱琴來徐行野橋上古調一再彈聲隨流水  
響

小憩斗壇

紅油略約水三叉路指仙宮踏軟沙屋角烏喧鶯  
粥鼓岸旁人過落梅花青葱竹樹經春好穀黧煙  
蘿向晚遮回首樓頭風信蕭蕭飛簷不定繞昏鴉

讀書山下

嵐光媚皎月喧囂此焉隔有客理縹緲心地兩岑  
寂爬羅輯至味灌頂沃靈液景幽神逾清意曠理

彌洽叶 迢爾發高吟聲音達巖壁夢夢呓呓家塵  
心何由緣

舞劍清夜聞

端居忽不憚側身宇宙隘拔劍舞中庭歌聲復懷  
慨閃爍動星文激蕩發羣籟參橫北斗斜斷虹遙  
天外下視塵土人鹿鹿多鼠革一劍截中流無任  
日月邁

夏日懷定齋舅氏

蕭蕭林樾靜濃綠蔭房櫺新舊唯聽雨雌雄不辨  
風疎簾鉤現比清簾展牆東迢遞人千里相思入

夢中

龍吟集卷中

主

夏日園林雜咏五首 選三

徑緣麋眼鬱青葱雲母窓開面面風贏得吾廬幾  
弓地石栽修竹左梧桐  
翻盆驟雨漲西池楊柳絲絲匝地垂蛙鼓蟬琴聲  
自好不須柑酒聽黃鸝  
數椽茅屋似村家白板橋頭岸泊沙料理生涯無  
別況鴉鵲學種卻平瓜

燕子磯

蒲帆十幅來真州層櫓隱現隨行舸觀音山遠號

蜿蜒孤峰突起江之沱噴噴瘦石竦而立釜竒峭  
壁平不頗往時此地稱險絕淒淒西至奔長波漲  
渦跳擲水石鬪異聲砰訇千銅鑼循崖悍索大束  
炬篙工邪許牽能過竭來滄桑遞遷改沙洲圍以  
蘆荻荷剪江無恙興勃發登岸拾級扶藤蘿紺殿  
數椽虔敬謂古亭四敞開摩挲硬黃欲揭甘泉筆  
拂石爲讀椒山歌 事蹟有甚甘泉先生題海關  
天空豁並忠愍公絕句四首 御風更復上  
其上江天一覽驚眸接蒼茫遙指浦口埕晴嵐不  
辨青旋螺巨艘蕩漾一勾耳遠水環遶湘裙拖俯  
檻徘徊航久住歸船新月騰纖阿磯頭人語雜鳥  
噪蓬牕坐待鳴靈鼉

龍吟集卷中

主

金陵懷古三首 選二

陵谷銷沉事事殊淒涼景物望中迂空傳元武藏  
書庫誰見青溪卧雪圖暮雨幾番聽過雁秋風何  
處不啼烏繁華轉瞬俱陳迹落荒原長碧蕪  
凋殘王氣幾經秋鍾阜蒼蒼古木稠此日棠梨紫  
廢石昔年弓劍委荒江獨龍岡上寒烟冷五鳳樓  
前野草愁極目斜陽悲往事晚風吹送鳥啾啾

漁父吟

朝泛青山側暮宿白雲裏何處問行踪歌聲滿煙

水

覽湖聯吟集卷四

覽湖聯吟集卷四

七

覽湖聯吟集卷四

米

詩人子孫能詩易詩人子孫能詩難幼情

硯風雅濡染習慣成自然故士之子恒

舒阿宣陶後無陶宗文宗武杜後無杜

爲繼美先盡矣樗巢先生詩名冠十五子雪隣承

之與殷畫村賈擅邨兩先生鼎峙秦邨若書法中

義獻矣荆門爲樗巢孫雪隣子能繼承詩學稱其

家兒可謂難矣尤有難焉者荆門貧無立錫家累

甚夥而心纖舌畊崖岸壁立其品格高人一等初

不必以詩重也況復慧心妙腕抒寫性情令人無

端歌哭哉夫老泉後有東坡而斜川居士知者甚

罕余序荆門詩而深重其不爲前賢所掩者在詩

而不僅在詩也嗚呼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定齋光

國題

覽湖聯吟集卷五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李貢

山莊阻雨即事三首

沈二虞襄九日招集次昌黎秋懷詩韻十

一首

讀陋軒詩

寒夜

閔明史偶成二首

春日喜賈文稻孫陳文騰芳沈二虞襄見

過小飲甕室

送春二首

觀淳化石刻

讀孟襄陽詩二首

齋中五韻

李廷珪

舊碗石硯

送沈二虞襄之海陽八首

呼天詩二十四首

有本

至滁七日僕將歸矣家信書成愴然有作

答陳太騰芳

答賈文稻孫

寄沈二詩

苦熱十首

揖翠堂八咏溫壁千

先生屬賦

金魚

新竹

池荷

宿蘭

池荷

宿蘭

蕉葉爲風所破歌

留別溫壁千先生四首 選一

沈二之海陽十日矣雨中寄懷三首

陳香谷先生招集余以晚赴賦呈二十韻

康山懷古 遊滁州瑯琊寺

秋中得晤家定齋先生賦呈六首 選四

立冬前一日招宋表叔惺中賈三景先賈

六肇先小集

雪中遣懷以溪西雞齊啼爲韻

壽宋惺中表叔四十

公無渡河

紙鷲四首 選二 賦得花邊行自遲

飲馬長城窟行 食蕪菁

哭妻弟吳梗三首 可憐行與沈二

書中乾蝴蝶六首 漁父吟二首 選二

咏史三首 選二

渡揚子江

金陵旅舍除夕步蘇長公韻三首

同賈文稻孫登報恩寺浮圖次韻奉和

雨後山遊飲永寧泉茶社

曉起 旅邸春雪

金陵元夜即事二首韻得十四鹽 選一

雪後望鍾山

登雨花臺拜方景二先生祠

冬餘偶拈不偶翁戲味十首觸筆有會言

固無所指也 選四

牆上難爲趨行

雪和蘇長公清虛堂韻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再用前韻呈定齋先生即送之赴任祁門

至館日漫吟

宋表叔惺中賈文稻孫有詩送余依體奉

答並東陳文騰芳沈二虞巖

賦得寂寂寒江明月心 陳江字

發家書感賦 旅窓述懷五首 選三

歸舟雜詩八首 選三

偶然作用昌黎游湘西雨寺詩韻

過西園玉蘭花下追悼雲洲先生

題沈大以任齋壁 夏日雜詩十六首 選六

鷺峰寺小憩 三阿道中二首

九日感懷詩東同人四首

紀災詩二十首

有序  
選十

次韻東賈丈稻孫

元夕集古香書屋有懷家定齋先生四首

選二

憶惺中表叔

河上行

初夏雨後三河邨外即目二首

選一

題春水放舟圖

圖爲家松崖先生寫貼先王父

五月雨後賈丈稻孫止宿荒齋有詩畱別

墨韻奉和三首

選一

城東有猛虎

余初度四十覲面爲人悲往傷今愁焉心

金瓶梅詞話卷五回末

森無意捉管者累日矣頃陳丈騰芳賈

丈稻孫惠以佳什浣手孤吟無端撥觸

墨韻得十二首語無倫次姑整比之以

誌余愧云

選六

賈丈稻孫觀穫東村遣平頭招余余時未

赴次日移櫂過訪並攜近稿見示欣感

交集成詩四章

選三

稻孫丈邀過田舍即事用昌黎山石詩韻

前詩和成又得四截句

選二

過壽佛寺

雨後獨步

雙湖聯吟集卷五目次

雙湖聯吟集卷五目次



覽湖聯吟集卷五

李貢

字和飛一字格非號  
荆門著有懸存齋集

山莊阻雨卽事二首

疎雨來林外畝澹何盈盈茅檐肆覽眺聊以移我  
情被隴麥穗堅出水秧針庭農人具蓑笠荷鋤雨  
中行行漸以遠惟聞叱牛聲我儂慚坐食羨彼  
力深咩

崇岡垂雨脚微風吹不斷泥淖數弓地雙足無由  
展一室暗炊烟座下雜雞犬解事有老農相語致  
纏綿羹煮畔上蔬茗熱山中葑卽事適所甘淡泊

用自遣

覽湖聯吟集卷五

柴門晚不掩坐對神居山一抹洗來碧巖懸煙  
鬟麻塘鳴急溜向哺逾瑣潺念我素心侶

時同賈文  
稻孫渡湖

登岸悠然憩禪關幽懷發野趣佳吟愜清歡何當  
覓芒屨促膝恣盤桓

沈二虞襄九日招集次昌黎秋懷詩韻十一

首選六

時當春夏交草木何蕤蕤轉瞬屆秋辰生意漸以  
已墻根響陰蟲唧唧聒人耳此際感何深方寸互  
滅起長策拙謀生鹿鹿誰我似生世會幾時時哉

不可恃自古窮達途顛倒無成軌可憐果男兒何  
事堪浪喜

夜思神欲迷日走頗亦悴無策可呼天何方能辟  
地回首十年前足意聊自恣竭來累多端頓若生  
死異讀書鄙貨殖今日知其貴

堂上兩老人桑榆逼暮景我父雖蹢躅兩眼光同  
罔卷帙卽生涯挾剔去其梗過庭無多時學步懼  
馳騁幸得問難字乃勝於朝請

人當垂不朽達者乃不暗生有一藝名死亦無所  
憾百年直須臾誰免狐狸瞰所以曠觀人生活甘

覽湖聯吟集卷五

冷淡自樞不可虛熟思今已濫書債無了期何必

計久暫幸有先路導奚翅船得纜巾箱

家大人手  
鈔集名

尺餘一字一點勘卽此足當勝他石與甌

侵晨過板橋人迹還未乾青青園中菜露珠滴琅

玕空天皎無際淡淡金盆圍入門頓爽然地靜心

亦安令暉謂二妹一長去每來涕沆瀾遙念君家尊

佩符宰彈丸時雲洲先生  
赴任海陽計程在何日僕夫解征鞍

坐定無一事但聞敲子聲鬼陣我獨怯兩壺徒分

明清談致有味款款抒其誠茶菹徵故事有酒盃

中盈戶小亦拚醉不讓阮步兵輕風來竹徑涼月

滿前榮此日際此時陽坐聽新令

讀陋軒詩

東陶老人古節士海濱孤吟窮到死胸次槎枿攢  
五嶽憤激卽顧外人譽我有其詩不能讀讀之白  
日寒栗起歌聲到口不得熱冰霜沁入心脾裏就  
中樂府特新裁短歎長吟必有以茫茫四海幾知  
音襟下先生一人耳漁洋後來亦津津陋軒要是  
窮老子此人此詩別一格遺編直可垂百祀數十  
年後嗜者誰雙社湖頭殷嘉鄉先生與李先王父讀陋軒詩有云同嗜有殷生  
可爲知者道

寒夜

解憂莫問景山鐙瑟縮攤書戀短檠破屋撼風喧  
四壁敝袍圍火冷三更重漆滑拙心還熱細檢叢  
殘眼倍明寒色月光窗外影黑甜人讓此時清

閱明史偶成二首

王樹歌殘八百年後庭曲罷已無傳侍臣不肯輸  
江總譜進新詞燕子箋

紛紛江上列旌旗奉詔喧傳出視師衣白少年誰  
領職尚書新薦相公兒

春日喜賈文稻孫陳大騰芳沈二虞襄早過

小飲甕室

春陰滯餘寒朝日開新霽圍鳥欣且鳴庭花含生  
意好風自東來吹我故人至入門揖我父中懷以  
之慰命我沽濁醪小酌酬況瘁貧家留客難草率  
見真味明月出中天流光照幽翳起坐步階除夜  
靜談轉恣願盡今夕歡痛飲毋辭醉

送春二首

捧腹收春願已賒東皇忽忽早回車三更疎雨飄  
榆莢一夜和風度棟花棲燕已成梁上墨遊蜂纔  
放日中銜流光報答渾無計鵲鵲聲聲判物華

觀淳化石刻

古今法帖誰第一熙陵閣帖故無匹上綜前代集  
大成十卷分標定甲乙熟紙細膩出澄心廷珪妙  
墨黑如漆或絳或潭見未曾翻本泉州近亦失主  
人好古入骨髓萬錢不惜致尤物就中石刻劇寶  
貴妙手裝池殊皎潔偶來案上一摩挲斗覺眸子  
除蒙翳叶諦視滿紙起雲煙變化神奇難殫述我  
不知書腕力靡多少莫辨肉與骨慣眇一目折一  
肱八法徒誦前人說得見此本亦茫茫有如勒罕  
艱理窟廓填響榻不稱意再拜墨皇投不律

讀孟襄陽詩

皓首襄陽老嶙峋望鹿門風流高大隱格調創開  
元湘水多愁思青山有淚痕津梁垂後代披讀動  
吟魂

豈有驚人句都成絕妙詞頻更千里棹盡入五言  
詩何處容思議真難調驟馳知音曾有幾終古一  
王維

齋中五韻

李廷珪墨

易水高人燎煙法歛浦名家天下甲父以傳子意

五

匠合質輕烟清淨雜沓妙用曾著淳化閣宣和貴  
亦黃金壓松滋名侯世不乏如斯異物誰敢仰傳  
之千年等一曉李廷珪墨猶新押磨之無聲供細  
擗嗅之無香香正而案上奚翅焚睡鴨我聞長公  
嗜墨汁三十九丸額未慙可笑昌言藏十襲不磨  
磨人吁可怯回氏有神無歷劫朝朝濡染澤常洽

舊硯石硯

有唐衛公嗜蓄硯嘉名迄今傳結鄰鐵面尚書號  
薛稷石鄉侯比不世珍我家舊硯不滿尺色紫脉  
青腰纏紳玉帶生參七客座相沿孰辨僞與真此

硯流傳幾十載阿誰所貽無貞珉置烏皮几露光  
怪一池水鎮日銀銀芒牕欲雨自生潤不呵而歷  
何津津有如宿霧收木葉亦若曉露凝侵晨制古  
象質去雕飾四隅駁落存其神宣石絳石姑勿辨  
發墨要自非常倫我今再拜語淬妃願壽世世雷  
千春

送沈二虞襄之海陽八首

送君又此日轉憶送余時所惜無兄弟相關匪別  
離我今辭石磴君復問岵夷不盡臨歧意河梁五  
字詩

六

我質如蒲柳多君骨相騰昔年同講案比歲共吟  
鐙總以真心契常滋俗眼憎依依通肺腑判袂感  
逾增

客路誰相伴馳驅兩弟同嵐光隨意領海氣望中  
空沙冷圍寒日表輕打朔風計程官舍到侍立話  
融融

呼天詩二十四首

有序

擗踊而詩非禮也況舍飯未親終天抱憾復何  
忍拈筆墨事吟弄乎然草土之中將掩面哀哀  
長作兒女子悲又不能一洩深慟不得已寄之

于韻以代長號觸目傷心都無倫次爾時不知是哭是詩又何計工拙也知我者其諒余衷勿以詩視

淒風瑟瑟逼牕扉祇得今來守總幃廿日頓殊生死路傷心不及待兒歸

余至渝未匝月修遠慘變

送遠何曾苦別離旋呼兒就車比誰知分手樓

頭日便是耶兒永訣期

先君子送余往渝即以是日至書院

高閣何來厲鬼闌坐着日景走階墀可憐一卧成

千古噤口依稀喚四兒

先君子易黃時口中呼兒不置

不道絕裾何太易那知會面竟真難薄情風雨偏

能酷讓我歸來骨已寒

登山有路兒能返入地無門父不還恨然大羅消

息絕夢魂也不到淙關

余歸時先君子已蓋棺三日矣哀哉

會倡銷寒集彼姝聯吟鎮日靜擲掄而今冷落三

弓地閑殺牕前木野狐

夕照沉升白玉盤背燈恍惚影蹣跚神昏伏几驚

人語誤聽樓頭索晚餐

至渝七日僕將歸矣家信書成愴然有作

我僕告我去而我居此矣顧我無一言予知有

俟豈無所欲言之中婉結昔日我來茲安知有

今日昔日是生離今日適死別死別生又離回首

寸腸裂死者無知邪一紙誰爲開好語慰生者待

我八月來匣中一方硯日日手所摩架上幾卷書

朝朝目所過更有二尺許盡是手生血守此勿示

人即爲家長物僕攜一挂錢就中資行李一半買

紙錢一半補薪米薪米不可無紙錢不可缺傷心

更何時屈指二十七

是月廿七日爲先君子百日

答陳大騰芳

歌者誰陳夫子歌將送我之淙水我來淙水復何

求我懷不言君知矣君不見杜陵詩老感貧交翻

手作雲覆手雨

君不見五交三疊孝標言誰復

一顧焉被練裙子何況眼前人訕笑多冷齒君胡

懇懇出肺肝念我伶仃不忘舊

昔之日出門助我行李今之日要我急棹乘風馳

昔之日爲我送死今之日料理家常計日給以二斗米感君莫

解之深情愧君無已之厚期

自恨生不如死胡爲乎死不能喪生不能養而憤憤忽忽至于此至

于此矣君不遺好語殷勤有所俟誦君歌渾我涕

此心何日纔無負

叶

溯池水之淪連緬假山之畏

壘嘉樂堂中

君說帳處

其入斯在硯北莫便苦吟孤著

作等身日富有<sup>叶</sup>嗟余執幾無所歸指數何堪一  
回首<sup>叶</sup>兀然長望兩眼膜月落烏號叫天哭知我  
如君只數人此外悠悠更有幾遙識秋來風日美  
應有高歌念我枯坐衙齋裏

答賈丈稻孫

去年之山右君何無一言今年之淦水君亦去湖  
干此行示我詩哀音劇咽吐吐咽顧何爲念我今  
無父我父不可作誰與定行止君特促我行勉我  
報知已<sup>滿溫堂</sup>君言未卒讀悲風起凌兢何意堂上  
親竟爲堂上靈昔君來塾室談笑何揚揚今君來

寄沈二詩

九

殯室寂寂誰笑談<sup>叶</sup>昔君來塾室有酒盈百觥<sup>叶</sup>  
今君來殯室有米盈一筐一筐能幾何感茲情逾  
篤獨恨舉家餐莫果我父腹持此告我父云是故  
人粟故人用意長我乃行裝束別君未十日夢寢  
繁一方尺蹠致苦語塗鴉飛都梁都梁好書屋任  
君讀且歌指日秋風動望君沽吟舸

寄沈二詩

虞裏寄書云千首夏返旆今屆秋初想歸來有  
日矣余不能把手一訴爰寄此詩詩曰

泰元茫茫媼神嘿嘿猿鶴蟲沙舛無定局良材夏

妾身丹冬郁今古同悲罰我則酷與君別後梗泛  
萍飄昔當春仲淦水遊遨匪云遊遨我父則教曰  
兒往哉知已之招維時匱乏襁被無資爰有陳君  
助我朱提父曰兒來速戒行李行李既備父頗則  
霽一夜小刀三朝長耳款接衙齋烹羔斫鯉僕歸  
具陳厥心彌喜自我來思父坐畢比廿日中間音  
問弗知笑聞疾發醫曰可治倉黃就道打梁烏衣  
鎮於乎皇天降苗已烈兒走長途父橫短榻服鳴  
樓頭鬼嘯塾室生死殊途三月十七維君周親能  
無咄咄五字淋漓贈君命駕心折定齋杜陵之亞

寄沈二詩

一

君亦何圖唱酬永罷君懷憤懣短札洋洋君思鬱  
陶亦有和章械之敝笈雲海相望載承遠訊不有  
其躬<sup>虞裏役札至先</sup>一紙方開涓涓滿乎言詞激昂長  
鯨怒吼首夏君來孰與細剖塾室猶存望何助盼  
九年硯北一載東床父曰可教有沈于湘歲在甲  
子銷寒會倡欽崎歷落久久同盟<sup>叶</sup>君于其中復  
推畏友打門詩求愛逾瓊玖父謚言詞君述以口  
父艱履步君扶以肘去年判袂竚立呼嗟<sup>如君念</sup>  
我望遠綢繆<sup>孟泰先君子虞裏役札至先</sup>惠惠半載香杏  
千秋昔追歡笑今斷風流嗟嗟我父而有死期膏

以前盡木以伐姜父則神王自信豐頤一朝永逝  
俾我荒迷我則非人曷云能子罪積山河何當一  
死既念藐躬千鈞是負叶陳君不云憂端莫理質  
本懦柔風中之穉君有良箴佩弦則諾遭時戾凶  
日坐湯鑊君毋我棄尚念疇昔叶長言用告我心  
憂傷諸君情篤料理家常弔詞愴惻慨當以慷待  
君高歌徹彼大荒

苦熱十首 退五

衙齋閒寂謝將迎枯坐炎炎百感并日走空天排  
熱逕山烘夕照擁愁城兩年託足驚蓬轉客夏余  
羈山右

先君子送余詩有  
月明三五之句

二

五傷心對月明先君子送余詩有  
月明三五之句觸竹牆根啾唧地傍  
人也作不平鳴

迷茫取道定何遵頻使勞心賦棘人七世婢婢過

巨勝二毛種種似安仁鼎中烹雁綠無語肆上枯

魚故不神料得頭顱終若此漫言名字使家伸

斬新詩卷尚依然腸斷嘔心五百篇雲詰久飛葱

肆佩霜鋤凝傍墨莊吹絕無好帖能求米賸得遺

名忍賣錢什襲恐遭投厠切好煩知定杜陵川先  
君

子欽宣集約計五百餘首  
遺命屬定齋先生選次

敢向清時怨有家黃楊遇厄幻塵沙床頭未蓄隱

之顧盡壁空留耘老又先君子寄余山右詩有  
云壁上顏又耘老法神自可親  
隨入闍鬼原多智枉燒車浮生漂泊誰歸所合理  
思光岸上難

相於意氣重吾儕苦我頻教歲月埋郭北尊空東  
老釀江南味飽庾郎鮭湖莊清夏新圖好謂黃文  
禮明河  
朔招涼舊雨諧斗轉參橫科跣坐不禁風雨憶皆  
些

揖翠堂八咏溫璧子先生屬賦 退六

盆魚

襄陽美縮項徐州誇尾禿不若南屏種托身謝罪

先君子送余詩有  
月明三五之句

三

麗策策與堂堂啍沫任顛伏不盈升斗水悠然見

濠濮尤愛涼颼來跳珠漾晴旭

新竹

檀欒兩三叢移來乘其醉何遽誇千畝上番足生

意籜已解豹文葉漸成个字暎月景纖纖搖風聲

細細日日報平安不亞童子寺

樺桐

碧梧陰自廣而此迺新植洗之固不勝門自無俗

客不及待十年會見高百尺亭有醉翁梅潭有高

皇柏亭亭相輝映使君名可泐

宿蘭

八閩與九江名葩來勝地，菱斗認魚魴，風格尤無比。味以久故幽，色以培逾翠。非菲十步中，不觸當門忌。何不踵羅公，料理作佳記。

羅公告別時  
植蘭室有記

垂柳

蜀岡平山堂爭傳歐公柳，母乃此一株。亦植先生手，時代不暇詳。叔柯歷年久，到午不見日。來人每觸首，舒眼嬉庭除。甘棠同不朽。

池荷

方塘不半畝，聊以洗心爾。池上有亭  
顏曰洗心中有箇箇花出

重刊集卷五

主

水淨泥滓柄軟翻，風白蕊嫩裏露紫。傳觴綸前人入幕，誰佳士池上。味清芬月升蓮漏起。

蕉葉爲風所破歌

種花愛其花，種蕉愛其葉。葉茁由根蟠，根蟠葉乃市。平生夢想好芭蕉，憾不移從綠天居。眼饒幾年得見此，其間高者下者，俊者仰者，正者敎者，揖翠堂前任卷舒，葉影峰容遠近相舍映，熱運偏仄何虞乎。俄如并州快剪，劈又若鴻鵬銀羽翮，睥不及息頓改觀。一葉十葉十葉百，令我眼前錯莫少顏色。蕉乎蕉乎爾之生意自不已，刮地怒號偶然耳。

勿爲鬱鬱嗟，摧殘還待葉展美。薤薤造物有變化，萬類隨屈伸。紛紛薄殖安足論，中有不變者能日新。吁嗟乎，惟有不變者，迺日新。

留別溫壁干先生四首

選二

脩魚愛深波，小鳥樂隱嶂。當其無歸時，何者定爲善。頗有愁胡鷹，乘危啄遺卵。不則一笑置，誰復致。繼繼我今泣，鮮民奚翅因拘。儻知已賴有公，迺肯青兩眼。官齋一以至，深情話冷暖。懇懇露肝膈，眷顧知何限。

欲歸今將歸，不知誰所促。謀生計已疎，虛生更鹿。

重刊集卷五

主

鹿自顧身前後，莫就嚴遵卜。此去復何之，去住鮮定局。葛帔等西華，誰爲量寒燠。言辭揖翠堂，愴恍瞪兩目。徒負知已恩，且住高堂哭。高堂在何所，長湖三十六。

沈二之海陽十日矣雨中寄懷三首

忽忽送涼秋，冬日倏以屆。深愁何計消，賴茲素心輩。用以償詩逋，匪直良宴會。間瀾惱休文，不得傾肝肺。動念每呬咄，沉值風雨晦。濁水渡幾時，應不驚澎湃。計程今十日，不久浥沆漑。我思君家尊念之心，爲梗拄腹飽。綈綈丰標峻，以

整廬以一鮮割枉茲函牛鼎擊目憫飢民恨不血  
面請計口給倉粟如久病得醒馳驅觸蠻石又苦  
累足脛神繁贅室人長望時耿耿指日挂冠來傷  
哉隔幽冥

子也告我去維時月十五入室無半言愴惻揖我  
父袖底出朱提曰以助庾釜今日不在眼頓如歷  
寒暑雅聚虛三冬俚指歸期數

陳香谷先生招集余以晚赴賦呈二十韻

丈人偏愛客賤子不成詩銀鹿頻催候金鷄正飲  
時幾番花信過一路好風吹入座情適洽開尊興

愛劉雙喜堂主

主

倍滋調羹陳錯落釀酒動留梨月旦憑青眼風流

美白看高吟酬粟里逸韻增封姨是日賦陶公春風扇和句珠玉

揮毫燦琅玕捧腹披諸君皆矯矯餘子或訖訖按

劍匡時略囊錐出世安料非終屈獲不久總蟠螭

祇我居廬苦空成伏櫪悲敢云才切玉自媿鈍如

鉅世盡排馮衍人誰說項斯冬郎真豪竊小友詎

追隨爪葛羊求並聲華沈范比指南欣有在取道

定何之藝苑推盟主驂壇伏導師願言時賦酒指

日約聽鸛上已恩惠到尋春尚未遲

康山懷古

一徑凌風上周遭俯大河亂鴉搖睥睨老屋倚  
蘿初日團青靄遙峰隱翠螺風流思樂府如聽阮  
琴歌

遊滁州琅琊寺

步屨訪香林九折穿蒙密入門鳴脚高盤擎互曲  
詰鐘響衆山空林深羣鳥寂傳云典午子於此曾  
寄跡茗粥話老僧清境聊暫息何處飛泉聲振衣  
還復出

寺旁有  
摩子泉

秋中得晤家定齋先生賦呈六首

通四

涸零老輩歎晨星志切飯依識典型一自春深打

金焦遊記卷五

元

槩去幾回夢繞濯纓亭長河水滿風聲壯僻巷苔  
侵露氣青犯曉楂植乾鵲噪蛩然早聽足音停

留落西華入俗難蘆中有劍亦空彈成材自媿同

蒲枿得氣還思近蕙蘭但向此中論臭味不從世

外較鹹酸關心款款家常話鄭重先生另眼看

餉口茫茫鎮拮据伶仃隻影悵迷塗千人莫做平

原帖殖貨終違太史書幾見籠中收敗鼓誰從肆

上索枯魚久判身事付流水乍領高談慰居

學澀何曾得滿源蒙頭常恐誤金根半生局縮安

雞樂幾載倥傯扶危國大地風輪持二老

並謂雲  
洲先生中



天旗鼓繼三邨

謂殷先生畫村賣先  
生權村孫先生沛邨

過庭往事難回首

縱有牛腰孰細論

立冬前一日招宋表叔惺中賈三景先賈六

肇先小集

望氣驚蕭瑟雙九瞥眼過寒風鳴敗葉淡日走庭柯世事更蒼狗生涯冷白波聯吟仍誓室相對有羊何

雪中遣懷以溪西雞齊啼爲韻

老屋魚川水一溪傍人今隔數椽西成仙漫笑拖腸鼠避俗甘同斷尾雞興至烹茶烟影濕客來對

薦剪刀齊煖寒何日酬前約窮巷經心吠豹啼

壽宋惺中表叔四十

黃羅節過停傳柑晴曦始蕩風颯颯長庚星朗鐵嶺犬伊余外家兩世兼春明宅內久趨趨繼得交君投芥鉞椒園一畝同羅舍千章老木挺松杉萬个碧色搖蔚藍其餘花草亦銚璫筆床茶竈繞書龕擺脫俗障詩驂耽嗜好我儂共酸鹹往來週遭恣劇談相期雅澹勤規箴力追古調譽英名世上龍藏爭趨炎銅溝金埒徒沾沾程唇豹胎能久厭如若坐卧何安恬生活冷淡情則甘頭顱四十夫

何嫌況復家庭樂且湛上來白髮下多男我今祝君無謫謫但願日日吟聲酣一日一首詩滿函三萬六千場慫慫我亦三年馬齒添還我一篇逾百鍊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中十大濤龍多羊頭滾滾千鳴鏗腥風惡浪翻豬婆河之廣矣廣蔽青天河之深矣深徹黃泉公渡河其誰援不見富家大舸中流過揚舲唱蕩樂歌乘風破浪何委蛇公之扁舟渡不得何苦身葬魚鼈窟明日誰人收公骨公乎公乎無我詞乘風破浪時幾何時不濟今如之何公無渡河

賦得花邊行自遲

花事關心甚探奇繞檻行周遭如欲語僂仰若爲情竚待明月上微聞香風生何當知己共布席坐深更

紙鷁四首 選二

側理玲瓏作意裁無端決起離蒿萊千尋騰上從何路一線關過不費才掉尾那甘同鷁退呈身底事待鳩媒戾天聊趁春風便乳燕流鶯逐隊來

豈果凌雲有異姿，培風特地奮天池。聊嬉旭日和  
烟候，可怕橫風疾雨時。失勢預愁逢燕剪，成文原  
不判烏絲。春光無力能相絆，惱得林間叫子規。

食蕪菁

春草蕪三徑，嘉蔬入眼青。問名傳蜀相，乞種傲園  
丁。見說花前嫩，微聞雨後馨。提筐誰采采，弱女走  
娉婷。

飲馬長城窟行

黃沙莽莽愁白日，萬里逶迤飛鳥絕。朔風春夏無  
時歇，質幹挺特好男兒。可憐辛苦長城窟，策馬馬

飲馬長城窟行

北

蹄割驅車車軌折，達人語音殊望遠。心結情繫繫  
戰士頭，催催役夫骨耳亦不可聞。目亦不可瞥，吁  
嗟男兒昧致身，遠道滅殘隨颼塵。何如長作太平  
人，秀才不必苦從軍。

可憐行與沈二

地上一窮人，可憐復可惜。可憐入世無長技，可惜  
謀生無定策。前年薦入荒山道，倉黃長抱終天憾。  
比來三寸敝舌，咍兀兀騰騰如伏軾。一木斃斃門  
戶支出入，無援形影隻。惜不能上天池，奮覆日垂  
雲之翮。惜不能窮碧海，挂乘風破浪之席。又不能

杼六尺之長弓，射虎南山如射石。復不能持一握  
之短刺，低頭去作豪家客。拾得殘羹與冷炙，閉門  
縮首如蠹螺。愁對青天坐蕭索，春來咬盡園中蔬。  
長日嗷嗷不得食，感君如古人分金意。惻惻惻惻  
夫何爲，謂我可憐復可惜。世事真如剝栗，稔不笑  
則幸。誰歎息如君，義氣能幾人。厚誼慙慙重嚙昔  
吁嗟乎丈夫，豈肯受人憐。便欲餓死溝瀆填種種  
未了難棄捐，前望後顧裂腸肚。四十在頭非少年  
枯吟銷白晝，夜闌還一編君之金，可給一月粟。且  
圖一月腹，果然鼓腹酬君德。成此可憐篇，君知我  
者勿復爲外人言。惟可告陳晚園宋椒園賈禮聘  
君前同聲爲我歌，一番丈夫豈肯受人憐。

哭妻弟吳梗三首

青青林中花，嫋嫋岸旁木。嫩蕊播芬芳，柔條具節  
目。瞥眼遽狂飈，摧殘一何促。吳子忠厚家，賦性自  
純篤。束髮事吾伊，青燈覲卷軸。爲文不鹵莽，意致  
清且淑。入世絕翩躚，衣冠難適俗。一語亦兢兢，一  
步長項項。哀哉斯人也，乃歿二十六  
阿翁謹厚士，四十尚無兒。得子出望外，既乃歿其  
遲及子出，就傳幸非雍。通雅青瑣習，敬物想子能。

承之子年纔漸長翁齒已就衰願及就衰日見子  
有成期如何倏而逝終使所願違堂上白髮老房  
中青春妻淚落如流泉何能有已時

昔我來子家子尚未出腹既來慶于生呱呱聲滿  
屋歲序稍稍更子漸能著服阿翁試汝長尺寸傍  
我卜我行勉子效我文教子讀子少我十齡情親  
聯骨肉我昨遭不造子常爲我願子今竟早夭我  
能不子哭廿餘年綢繆子今不可續

漁父吟二首

朝披校衫服暮持筇管具澄碧穩風波打槳如飛  
去

魚燈漾水上明月浸湖底一聲欸乃發人在菰蒲  
裏

書中乾蝴蝶六首

長埋篋衍欽晶芒綠駭紅紛幾斷腸那得墨莊成  
橘圃却教文園作花房蠅蠅裡盡胸前粉蠹蝕銷  
殘頰上黃村裏何來來阿堵更誰點畫擬滕王

鳴鳩語燕逐芳辰高卧蓬山慘不春樓上魂依梁  
太子部頭影傍菊夫人西園翰墨他生證南國煙  
花舊日因迴憶乾忙成底事祇餘梨葉得相親

春來忽忽又春歸戢影難教葉際飛入籍好銜雙  
鳳詔開箱待著六銖衣飽嘗貝葉應空相參透蓮  
花解息機往日風光消過眼東園今在亂書圍

雲峰巖下槍難羣彷彿探書顛小文詎解冶情投  
汲冢可憐艷骨葬皇墳蕙娘錦段新裁被桃葉香

風暗撲裙好好栖遲歸篋底雕蟲莫又誤揚雲  
年來多事怨東風深鎖寒關路不通草暗長門迷

漢殿花埋幽逕冷吳宮金釜集散香根斷錦瑟篇  
殘色界空文采飄蕭歸竹素百城佳氣鬱葱葱

香窟遙遙泣路岐得沾花氣更何時傷心怕檢蘭

成賦淚淚愁看杜老詩千載淒涼紅豆子一般顚

顚綠珠兒上林春事知多少苦海茫茫未有涯

咏史三首

今人交以文古人交以實今人但游戲反眼不相

識而況生死殊誰復記疇昔我愛范巨卿信士不  
可得千里續舊盟兩載言不食異地念死友夢寐

通消息素車白馬來號哭叩匭側未至匱不前既  
至十倍力是知性命共重泉永不隔願告紀交者

將此座右勒

貧乃士之宜難在慎所操元祐仰高風卓哉陳師

道公卿耳其名欲見爭先造懷金未敢出恐益滋  
嘲警不炊或經日寧聞語罷穩忍寒衣無綿肯向  
富家告身雖以寒死介節洵兀冢所以曹南豐一  
見成風好詎止學問優爲文稱精奧同時統袂兒  
何當直一笑

桐

那能高百尺一碧隱瞳矓香發不知處落花猶未  
空

渡揚子江

歲闌翻作客襟被大江過清興曠無際塵襟滌已  
空

多潮平漁子卧風定榜人歌彌望長空迴行乘萬  
里波

金陵旅舍除夕步蘇長公韻三首

旅況不蕭條素心得賢佐習靜共精藍塵金遠百  
貨除夜寒料峭撲面江風大解事賴長鬚粗盆獸  
炭卧依依三五人列燭聚高座如願卜鵬搏從茲  
息馬磨男子在乘時光陰肯空過今宵聊作達逸  
韻聳蘇和

蘭奢喧粥鼓入耳聲遲遲別歲走僧那古風猶可  
追而我職人子有母隔天涯倚閭勞白髮兒女圖

圖時幸得含飴樂差可代甘肥側想念江南中雜  
喜與悲望風百頓首上壽遙致辭癡歌賣異地歸  
來慰老衰

三蕉傾綠蟻危坐却睡蛇爆竹轟萬瓦膈膊兩耳  
遮掩關得免俗有興希陰何酒盡情愈清夜深更  
無譁促韻賈君豪把筆如持搗敲字闢金石詩成  
燭半斜相期各努力無爲惜蹉跎藍衫謝利市我  
輩猶能誇

同賈文稻孫登報恩寺浮圖火韻奉和

長千古塔何崢嶸九級凌空矗天柱朝陽閃爍照

無輝絢爛疑攢五色土李子八載隔秦淮奔馳又  
習搬蓋苦揚子津頭沽鴨嘴蒲帆徑渡江之渚三  
五結伴蕭寺住連床風雨資斤斧禪房十笏課吾  
伊行藥經過梵王宇躋攀與劇長頭君暮見浮圖  
禮佛祖捫梯拾級擬周遭謂我唱予而和汝緣曲  
往復訝阻深蛩駝背負慎接武瞥眼咋舌共驚絕  
聳翠流丹斷鳥羽故宅何從問江令名樓那復睹  
孫楚城南墟里上炊煙鴈翅魚鱗千萬戶迷茫水  
霧籠澄江數點雲霞橫遠淑鍾阜虎踞儼猙獰勢  
欲怒決將軍弩足底半至起凌兢哽咽盲風塞言

語凭欄側立定吟魂餘境愴怳未敢取賈君豁達  
胸次開不比多錢誇善賈奇關直使鬼神關萬象  
雕鏤積腸肚筆勢灝瀚湧江河千里一瀉隨傾吐  
從憑屢戰得陳君奚啻鐵馬金戈聚我本小巫怯  
大敵慚向雷門持布鼓詩成煮茗送斜陽舊事金  
川話前古

雨後山遊飲永寧泉茶社

雨霽增嵐光一抹青如洗綠磴歷陂陀愛茲風日  
美色籬數椽屋幽窅傍山趾盈盈水一泓青天落  
泉底松杉漾空翠檀欒映清泚坐定的新泉味淡

金瓶梅詞話卷五

五

芬流齒數碗淪塵心即事有餘喜好鳥兩三聲來  
自深篁裏

曉起

料峭風寒撲客衣侵晨宿雨尚霏霏嵐光塔影迷  
茫候槌磬一聲鴉亂飛

旅邸春雪

嚴飈驚客夢荒難號脇膊瑟縮貪蚤眠輾轉厭衾  
薄披衣盼晨曦金烏沉不躍軒櫺長難坐久愈  
寂寞欹戶逼寒威異境吁可愕日昨雪霏微夜來  
雪大作漫天玉宇敞大地銀溝鑿鐵雲壓千重瓊

葩裝萬宅叶的的迷逕遙顚顚覆城郭曠曠失津

梁濛濛混陵谷叶彌望總模糊近瞻但飄泊古塔

闕光芒紺殿闌丹腹橫積老樹肥虛粘枯竹絡鑽

簇遍與昨巧投過簾箔頻起雙足凌頓翳兩眼膜

出室背訝重下塔趾處錯敞榻裹無溫四顧多雙

翼數杯蟹眼湯稍稍冷腸淪悄然示暫停一瞬勢

倍惡蜚廉劇慙憑屏翳肆剽掠鼓勇鎮簸颺行空

任揮霍或如柳散絮或如梅破華或圓如珠顆或

廉如劍鏑或細如本屑或巨如傅能徐如蠶出蛹

急如蛇赴壑疎如綫甫抽密如髮未約散如千條

分聚如萬弩激叶上如浪花噴下如雲根削或直

如擊撞或斜如嫺嫺或轟如嶙峋或浩如磅礴或

訶惡公移劈面聳巖峯或吃五丁開舉足礙磊砢

或縷縷如絲或栗栗如穀或漾漾如沙或霏霏如

幕或凸起如攢或平鋪如壑或方如植圭或旋如

捧壁叶或如天女來纍纍垂瓔珞或如皓史臨戎

戎戴笠箬或如石塊隕或如列星落或如荻亂翻

或如煙浮沫叶白戰渾乾坤萬象包一索須臾狀

屢新俄頃景欽各如何緩律回江城撼廣莫洶洶

邛連西英奕朝更夕叶伊余羈長干春光坐蕭索

時經阿滕狂但惜勾芒怯聚星和高歌韻事忽如  
昨旅地復遘此塞產心不釋叶卧難安僧寮竟日  
徒立鶚萊盤憶青慈紅燈想煜燐極目冶城南種  
種清興拓羣峰翠屏障晶瑩及腰脚長江素袖拖  
濤平擁洛澤鄉思邈無端陡覺動吟魄叶忍寒呵  
凍筆瑤華詎噉嚼聊以布素心銷愁資暄嘍約待  
陰森開日出四山鰲陽和被郊垌淑氣轉寥廓討  
春上梅岡搜鞋行可著

金陵元夜即事二首韻得十四鹽選一

幾度羈懷令節添金吾禁放歌更籤空傳票里黃

柑好笑嗽桑門白飯甜

是日淋上人進飯

雪霽乍聞風細細

雲間繞露月纖纖喧歎何處誇紅飲賴有三錢筆  
可拈

雪後望鍾山

曲逕延迤著屐閒橋頭新漲水潄潄風輕已釋前  
朝雪一角晶瑩是蔣山

登雨花臺拜方景二先生祠

躡步石子岡探幽歷層草席艸軟似茵啜泉碧於  
酒咫尺過荒祠寂寞峙臺右憶昔靖難師龍孫下  
殿走誰云是家事覲顏忍舍垢一死炳日星孤憤

冲霄斗淒涼瓜蔓抄十族竟何有麻衣與緋衣心  
同術則否王氣收鍾陵忠魂自不朽再拜肅遺像  
憑几邠遠宵夕照點殘碑天風響劈柝

冬餘偶拈不倒翁戲咏十首觸筆有會言固

無所指也選四

豈是丹江絳縣來偶從敵楮結胚胎猥云穀食真  
能辟縱辱泥塗未肯回脊骨難支頻輟轉脚跟未  
定已摧頽久知玩世輕身好凋敝能禁付劫灰  
行空無氣望猶龍歌舞筵前樂過從晉秩儼稱青  
綬綰呈身轉仗紫泥封浮沉未免塵堆面空洞終

雲錦堂集卷五

天

無物在胸一似嬉遊真得計敲斜端不借扶筇  
漫云成佛與登仙逐隊昇平近市廛笑面慣同鴈  
鴒舞乘風頻作海棠顛身孱非果腰難折足縮真  
如履已穿若果轉旋由已力可能晚歲坐輕簾  
結得塵埃孺子緣童心作伴喜便娟斗量未必稱  
千石指顧差堪直一錢跳躍無端誇健在傾敔何  
自得安眠頭顱漫說彈冠好足未堅牢亦偶然

牆上難爲趨行

噫噫噫危乎哉牆上難爲趨側身險巖非良圖何  
不安步循通衢男兒墮地豈合終蒿萊逕須捷足

逞高材咄哉眼前多偏仄天池曝臂何人哉偏仄  
復偏仄道上叢榛棘出門一步難何能縱咫尺沉  
復隻立苦身單射人儘有含沙蜮森森者水不可  
涉高高者山不可陟舉目四顧天地窄嗟嗟牆上  
難爲趨不如縮首歸敝廬三弓容膝即坦途世間  
到處難爲趨

雪和蘇長公清虛堂韻

入冬旭旭舞晴沙烏鵲叢巢喧早衙望眼不見虛  
三白瓦溝日日鋪霜花曉來幽巖吼市地碩雲羃  
歷迷千家欲上不上朝烟濕橫空飄撒穿飛鴉牆

望河縣志卷五

五

根枯桐欹臃腫瘦梅禿幹猶含葩幾處紅飲厭斟  
唱連年白戰艱梳爬樓頭十笏卧土室澆腸綠雪  
烹茗茶忽憶上春羈蕭寺枯吟坐聽粥鼓過余有金陵春雪  
詩瞥眼又見乾雨降流光空擲餘深嗟歲寒有友  
共雕鏤愛誦佳句餐流霞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大荒誰弄雙丸敏剎那歲序復道盡河流百里冰  
鏡開估客連輩飛蓋軫我儂脆質不禁寒瑟縮敝  
袍裹難繫慣從冷淡尋生涯時時吐氣類狂屨摩  
天無翼望盤鵬結穴成聲工唱蚓雜逐頗遭窮鬼

欺或者挪揄或鼻哂半生身事付馬通取道何從  
問詹尹贊斃一木費支持叩門無計升斗窘青衫  
淚濕幾時收棄繻有願誓磨楮餘論誰當入齒牙  
推轂無因振鞅鞞開口詞拙動遭笞舉足行遲數  
被膾男兒立地貴倔強肯便低頭教人閱登山會  
凝梁父吟乘槎莫聽空篋引昆蟲蟄伏不終藏潑  
眼時流誇玉筍浮丘不出迷雌雄麻朝未連涸牡  
牝素心三五總良材東南竹箭越籜箇幾番程穩  
志弗移努力前修堅且忍舊盟九九繼消寒頑剪  
冰蔬挑雪菌抽毫密比營絲蠶放筆疾如脫羈隼

望河縣志卷五

五

美人細意亞施嬌調笑姑隨嫖母春祇我旗鼓慚  
莫當沉復飢寒亂腸腎側聞歲闌屬高歌險韻直  
欲昌黎進吾宗意氣得老蒼撐拄詩壇常不頌酣  
吟先後稱濟師望塵何自辨哇吟效顰忍凍哦三  
更半穗燈殘光未泯

再用前韻呈定齋先生即送之赴任祁門

先生績學務時敏四庫蓬瀛都歷盡齊門操瑟幾  
經年和寡知希蝕桂軫鵬下九霄連塌翼圖南偏  
值罡風緊掉頭撒却軟紅塵大海波濤縱鯨鯨蛟  
龍蜿蜒任升沉變化何妨友蛩蚓銅溝金埒望嶙

峴眼底真當直一晒飛卿竟老方城尉元亮終辭  
彭澤尹從來轍軻總畸人學富何曾掾飢寒閉門  
掃軌尋古歡襦襖不親隔欄楯久懷月斧還稽顙  
長謝風軒羞結勒安居抱璞幸終完裹足當塗不  
再贖爾來老宿歎晨星大道荆榛吁可閔詩城黑  
漆盡盲參方丈明燈需導引胸羅異書正豕亥捫  
摸古器辨蘆荀胎仙屢舞嬉天遊六鑿無驚守元  
北白頭偃蹇作儒官會育羣材成籛蘭闌干苜蓿  
味偏腴吾道蘊鹽素所忍鄭虔三絕垂今譽那復  
朝昏爭槿菌我如時鳥耽枯吟爪背未違矜鶴隼

卷之三

五

至館日漫吟

朝爲滕下人暮作荒村客主翁事迎迓到家供酒  
炙坐定語言殊口澁面猶赤夜闌各辭去一燈對  
寥寂點鼠訝窮夫啣啣聚窺隙此來非令圖依人  
給僧石回首不百里悵望徒呱呱聚散渺無端歎

愁變晨夕反側在匡床明月映枕席

宋表叔惺中賈丈稻孫有詩送余依體奉答

並東陳丈騰芳沈二虞襄

君不見檐上雀一步瓦溝一跳躍往來自得羣侶  
樂君不見樹上鳥結伴楂楂尾畢逋繞飛不去相  
歡呼孤館蕭條十日住幾回夢覓城西路把手幾  
忘分手難隔面方知會面艱世人結契誓鷄犬只  
少心頭一寸丹椒園甫諒良古送我長歌聲半苦  
禮畔君情慙慙一聲高嘯天應開心知不爲愴離  
別珍重相期言各切平生俛首慣依人身事茫茫

卷之三

五

不可說感茲厚意何容辜不死豈竟終凡夫時誦  
新詩欲酬報無那腸乾筆亦枯蘆螺結東在荒境  
深宵顧盼形隨影滿逕風披几榻寒一窻雲鎖衣  
裳冷故人三五吟興奢別後相思只數家樓上橋  
頭足不到十日歡情隔水涯雨絲風片連朝淨草  
色鶯聲取次佳樓指歸來有夙約許我渴墨蟠飢

鴉

賦得寂寂寒江明月心

限江字

獨沽鴨嘴下寒江鼓楫深宵未繫樁明滅漁燈浮  
點點有無雁陣過雙雙銀蟾自映波中影玉笛誰



傳渡口腔極目煙霜橫遠浦縱教有酒意難降

發家書感賦

義和女子行不歌正月恩恩已二月暮去朝來老  
却人安得揮戈返白日生人幾度值陽春肯賦流  
光潑眼新餬口生涯同泛梗一囊行李城東村邨  
中老屋三間住歛迹收身限跬步祇言帶水接鄉  
園那識回頭終是誤階前細草雨中新瓦上濃霜  
曉來布陰晴未便放脚行坐卧都無愜心處東家  
具饌飽西家羅酒漿主人非常勤款洽對面銜盃  
自斷腸枕邊昨夜夢高堂告我已盡床頭糧孜孜

重刊詩集卷三

七

慰我意還厚眠食起居不去口驕兒狡獪更逾前  
見我牽衣復扳手喜者自喜愁者愁晨鐘一覺空  
黃紬一覺鄉園在何許紅日又升牕外樓出門十  
日夫何久節序相催盡九九和鳴未到林中鶯柔  
絲已綴河干柳晴日橋頭買權來打門聽我三旬  
後

旅窓述懷五首 選三

離家寄食坐荒邨心事板枓孰與論三頓無飢銷  
白晝一燈自語度黃昏每思得句還拋筆本畏逢  
人早閉門尚有平頭時左右待他高枕定吟魂

曉霜鋪處瓦溝濃瑟瑟寒飈慘客客對鏡乍驚元  
髻改思鄉時望白雲封前村影過遙天鷺落日風  
敲野寺鐘地僻從教塵市遠只無人可愜歡悰  
坦道偏歌行路難廬中有劍亦空彈癡因事長腸  
誰換貧與年增骨已寒往事傷心看鼠臂新愁藉  
商累豬肝何時便脫依人計樂託魚川穩釣竿

歸舟雜詩八首 選三

片帆斜掛小舟橫陣陣和風掠面輕正是一犁春  
雨足綠楊邨裏叱牛聲

慘淡斜陽水上昏溪邊茅舍半開門微茫隔樹聞

重刊詩集卷三

香

人語吠豹相迎又一邨

春漲新添曠曲隈城東一簇蘆孤臺帆收暮色漸  
人盡唯有酒家門尚開

偶然作用昌黎游湘西兩寺詩韻

蜀道誰云難瞿塘詎曰險生世路萬千取道須以  
漸鐵網漏珊瑚玉尺遺琬琰魚目亦晶晶焉有徒  
儼儼我昔誤依人崎嶇歷巖广掉頭守達茅廬螺  
自深歛馭氣讓排空方心護闕檢作苦勤丹鉛懷  
安戒荒蕘脫賴本無毫磨髮媿成笑所恨急鍾粥  
臯比坐叨黍荒村不見人白日門常掩宿雨望泔

浚方諸淚萬點枯楊芽尚慳柔條風屢颭不慮窮  
鬼債但恐詩魔壓嘔啞逐羣兒輪困如就敗又如  
走堂皇依違工楷詔好友不在眼誰共開頰臉無  
由聆箴規開口懼滋玷帶水亦天涯判若東西陝  
日昨打漿來依然囊橐儉蝸唱寫蠅頭膝紙莫購  
刻持此報故人用償詩通歡春色深逾佳流光肯  
荏苒軟草正堪茵霽景蔚藍染仰天任長嘯目光  
看睽睽

過西園玉蘭花下追悼雲洲先生

樓頭花事盛辛夷蒨蔭依然發故枝風到幾番猶

雲洲先生集卷五

三

倚旋雨過一夜欲離披目迷此日千層影陽斷當

年五字詩

余舊賦王蘭詩  
曾蒙先生許可

便欲問花終不語何由藤杖

望遲遲

題沈大以任齋壁

十笏重開仿墨莊一簾花雨讀書堂驅除文砌畱

新綠勾檢油窗搨硬黃

以任工書法

客到衣沾苔氣潤與

來吟和鳥聲長幽棲如此容歌嘯入座清風送茗

香

夏日雜詩十六首 選六

天宇碧層霄仰觀浮雲亂飄然送我目杳靄隨東

西縱心在何所曠邈恣高飛墮地成福性偶得聊  
自怡

節物更愜台義學遵南陸隙地罕人至相羊遂幽  
獨苔徑擁餘青桐陰下深綠輕風入我懷偃仰快  
新浴呼童理一編燕坐歌且讀

有鳥自何來啾啾鳴未旦常伴曉鐘發每先曙鴉  
散雜之以槿呀清音遂已亂嬌翻凌青空一枝非  
所戀胡不乘羊角天池振羽翰

園中有好竹移根自馭娑倚倚方茂盛一日三摩  
挲吹律待伶倫其聲清且和雅音揚清廟唱歎叶

雲洲先生集卷五

五

升歌如何多蔓結兔絲與女蘿微質少生意傷哉  
徒蹉跎

言登太行嶺眼界得一放九點齊州迷足底排疊

嶂罔窅絕人境孱豁門萬狀巖戶隱禪關鐘魚聞

梵唱一聲清磬發迢爾塵心盪疑有神仙窟丹訣

從茲訪戒途復思恩至今清夢餉

爲儒昧生計要在貞所操百年良擾擾否泰無定

遭錢刀令入俗貧賤成吾高不見子桑餓十日歌

聲豪持此報同志余言非謬謬

驚峰寺小憩

靈鷲何年寺飛來此得名遠牕懸壙影古樹落秋  
聲地僻客來少塵消僧自清蒲園欣小坐稍覺旅  
愁輕

三阿道中二首

斜陽一帶冷秋風畫臺監門恐未工弟壁飄零新  
粉字時被飢籍門首皆粉書飢民兩字驚濤汨沒舊魚叢漲添窄岸居  
頻徙浪打荒塍墓亦空生死一般逢幻劫男啼女  
哭水聲中

日落帆收擢不前孤村隱隱淨無煙未知滄海何  
時變祇記青甯幾處縣上樹難來驚鳥處上尋灘

人至占牛眠到涯景物摧殘甚白月一河風滿天

九日感懷詩東同人四首

節序感遊子鄉園來夢魂空館何落莫悄然寄我  
身我身不可去我心長慙慙浮直逐逝水落葉辭  
本根攬衣睠孤景腸肚煎苦辛欲言不得言交集  
恒千端

金商落洪濤崩潰盈四野況乃積淫霖十日猶飄  
灑宿靄冒牕楞新霜壓屋瓦何處問黃花採之可  
盈把即事失所怡愜念良已寡願言抒隱憂孰是  
知心者

朝登門前阪佇望水中田田中何森森不見陌與  
阡鳬鴨戲來往鵝鵝紛紛翻林昏翳遠樹日暗神  
朝煙涼風入懷袖雨絲復繚聯振衣還入戶長坐  
如枯禪

孤禽翔雨中皇皇求其匹奮飛不能遠欲去或欲  
息似言毛羽單哀鳴酸我骨言念素心人在往愜  
良覲佳辰竟如斯誰令歡會隔談笑勞寤想遙夜  
倘來即

紀災詩二十首

有序

癸酉秋奇漲滔天百餘日不止郵之南五十里

選十

三

間隄潰數處幸不及城豈城能捍水亦河伯哀  
憐不忍十萬生靈盡爲魚鼈也旅館三阿擊節  
歌之得如干首

癸酉七月初秋異漲發三伏洪濤西北來其勢漫衍  
沃城南當要衝洶洶高於屋惶恐遍千村嗟歎起  
萬族不寐鎮連宵風聲雜野哭

昨來水五寸今來水一尺兩界通湖河千里漫阡  
陌青青田中禾盡作魚鼈食嗟哉城以西老幼無  
安宅寔地走皇皇灑淚顧疆場猶剩東北鄉危哉  
一綫隔

一錢能幾何驚看西風起官長急保護毆民荷土  
累畚鍤聚千夫奔忙若鬥螳臂則萬牛力乃以枯  
荻抵月之十有二報道車邏圯昨日數十家一宵  
不見矣

倉黃遠望日消息道路驚金湯邵伯鎮大潰百丈  
零受害亦東南灌頂復建瓴旬旬徹晝夜十里斷  
舟行哀哀數百人號咷盡死聲父干及夫婦同日  
朝元冥

死者亦何苦生者亦何艱四顧無乾土就濕來前  
灘繩床接土竈破甕雜豆簞昔者爲荒穰在今乃

重刊東事集

光

名村昔者爲厠地在今乃高軒

鋪茅或傍河構木或緣樹犁耙橫作梁車心扶作  
柱老病卧中央兒女夾道路出入苦折腰咫尺限  
舉步雞豚伴人棲水杼立無處米薪謀未遑可憐  
飽霜露

撫綏來大吏河干駕小刀遍巡及村塢慰語毋亡  
逃官家大賑女定不遺髮髻生死而肉骨諄諄戒  
下寮舟行兩閨月厭心亦云勞

望望前村來云是寫飢口長官坐藍輿吏胥持冊  
走按戶必親臨探尋及甕牖曰是天家糧不得容

溫受一一呼來前名氏問某某踏壁書飢民粉字  
大如斗

好事聞三阿有人急救援奉檄來蒿目循行南北  
岸亦有晨餐停亦有晚炊斷曰忍見之不發粟詎  
敢擅不動官家粟且出囊中貫囊中貫幾何耶以  
資一爰慙慙者誰與乃是一武弁

空庭何所聞但聞水潺潺空庭何所見但見雨漣  
漣匡時我無策謀生徒憂煎遙念白髮人終夜難  
安眠枯吟滌破硯礫礫復誰言

次韻東賈大稻孫

重刊東事集

早

秋來嘯傲長千里曾與幽尋竹塢邨曲逕苔深  
客屐小樓燈悄定吟魂空教心盡風簷燭解使情  
聯雪夜梅蒼狗白衣隨變態澄懷聊可共言言

元夕集古香書屋有懷家定齋先生四首

彈指光陰閱跳丸習家池又約尋歡燈紅幾處娛  
佳節頭白何人坐冷官捧手昔年親塾室論心此  
日隔驛壇挑蔬剪韭閒情在却憶先生苜蓿盤  
西華流落已經年依舊生涯冷硯田歲餘難工乞  
米帖村荒頻放運租船泥鴻指爪原多幻蕉鹿情  
懷自可憐欲渡迷津須老宿魂縈三十六峰巔

憶惺中表叔

料得補亡詩已成鵲啼懊惱亂鶯鳴于今心血無  
多子莫效吾家長爪生

河上行

河上聞簪列隊齊千夫畚鍤荷東西青青兩岸如  
雲麥半燒行厨半作泥

初夏雨後三阿村外即目二首 選一

滿目清和候雲間嫩日妍新禾青出水深樹綠藏  
煙一鳥下茅屋羣鳥起麥田討春情已負興在野  
橋邊

題春水放舟圖 圖爲家松嵐先生寫贈先父

早

衝波蕩一葉飛旆行駸駸百里平如簟淨淥空人  
心停舟遲明月照見春水深

五月雨後賈丈稻孫止宿荒齋有詩留別墨

韻奉和三首 選一

沈英猶悸穴龍鼉又見汪汪隴上波聽雨連朝荒  
徑斷懷人此夕片帆過相驚水漲迷青壤却憶風  
淒冷綠蘿搽手暫憑中夜話道遙鄉且寄無何

城東有猛虎

斑斑者虎在城之東虎來齧人今奈何乎室已空

一解 虎之斑斑城東則有澤吻磨牙今闔門橫走

齧人人瘠今曷以供厥口 二解 維虎有牙來東家

西家家家懼其威今男啼女嗟 三解 維虎有爪入

室如掃室室罹其毒今感感城東之父老 四解 虎

之來今恣其猛虎之去兮安萬井皇天重人命今

曷不遣六丁下生斷其頸 五解

一 余初度四十覲面爲人悲往傷今怒焉心瘁

無意捉管者累日矣頃陳大鵬勞賈丈稻孫

惠以佳什浣手孤吟無端撥觸墨韻得十二

首語無倫次姑整比之以誌余愧云 選六

酸鹹嗜好雨心同十載周旋夕社中臃腫未甘終

散木琢磨頻感得良工何時燈火分藜閣幾度風

霜冷桂叢撥觸半生依廡下茫茫身事悵飄蓬

翻覆人情訝計同裏絲蠶只戀窩中訓孤載必含

沙巧傀儡專場借面工握符幾時騰藥店蒙頭半

世胃荊叢男兒愧殺依人計空說麻中可直蓬

蟄室風光久不同蛛絲蝸繡七年中絕難遼鶴歸

期赴只有窮烏淚點工幾束遺編零敝簾一林苦

竹鎖幽叢重泉莫報消冤事歲歲狂飈慣偃蓬

窄路車難取道同空憐又鮒處泥中絃調蜀國徒

增怨瑟鼓齊門執許工業府高寒涼挂魄翠微嘆  
雖失蠶叢從今兩露還能被南國詩磨出者遂

兩兩蚤驢背負同輸心一語盡由中登床論品看

君上謂應剪葉標題讓蘭工謂稻翁用李白與實主舊事發興應酣

松菊徑繁魂遙憶蕙蘭叢南邨歸否悲秋客謂僅中表叔

也使荒扉掩獲遙

秋雨秋風幾處同可能日月運壺中壯夫舊悔離

蟲誤絕技終慙畫餅工關道吳牛多逐逐釵梁未

槿自叢叢年時促刺長無賴水國淒迷望轉逢

賈大稻孫觀穫東村遣平頭招余余時未赴

雙湖詩集卷五

星

次日移櫂過訪並攜近稿見示欣感交集成

詩四章

選三

得得青猿早見招絆人何物首徒翹論心隔有三

旬久把手艱如百里遙蘭臭何堪勤遠想蘭臭想道深和翁前

句松談竟爾負深宵多君款款關情甚又鼓輕橈

過野橋

卑比兀坐鎮摧藏處處商聲欲斷腸歲儉倍難耕

仗舌年強空有淚盈眶頻驚涼葉鳴荒砌乍觸宵

鴻叫野塘一餉綿聯聊絮語亂書圖外懸斜陽

徙倚橋頭未可方又看烟艇入蒼茫白波捲日烘

殘照紅稻成花放晚香底用風流誇墊角得來興  
味定開囊偷閒擬踐秋中約許我藜羹麥飯嘗

稻孫丈邀過田舍即事用昌黎山石詩韻

一里二里村逕微刺刺短篙舴艋飛煙水一區足

野趣遠在漸近香杭肥我羈孤館望寥泚掩關枯

坐來者稀三五素心間何濶夢魂依溯如調飢君

竟深情急召我科頭笑語迎荆扉到時猛雨忽飄

激廣場彌望何霏霏土屋三弓欣促膝席前凌亂

經細團晚餐大頓供郭索膏膩不嫌沾我衣瑟居

幾日豁襟抱如魚出網馬脫鞵不知泥淖深戶外

雙湖詩集卷五

星

縣聯肯便倉黃歸

前詩和成又得四截句

選二

水上柴門漾碧潄盈眸青氣雨中深檻梨繞屋枰

垂戶得趣還爲倚樹吟體耕時有倚樹吟

不斷廉纖向晡加狂飈市地晚煙斜何當雨歇風

輕候待月溪頭聽落潮

過壽佛寺

秋光多在野行藥到禪房水曲皆環室蘿深半覆

塘小橋通暗逕古木卧斜陽坐覺塵心淨微茫接

妙香

雨後獨步

穿林綠一圍深樹隱荆扉遠水橫  
漁艇遙邨漾酒旂雲浮暮靄去鴉背夕霞飛  
剝啄聞何處蒼苔帶月歸

覺湖聯吟集卷五

檀村先生天才蓋世與其兄穀菴先生俱以丙戌入館選海內所稱高沙二賈太史者也時未竟其用歸田以詩文自娛翫終老少子禮畊卅角即補弟子員余曾見蒼頭負劍入試院雙眸如點漆天廟器也今年過四十仍滯青衫遇可謂蹇然高遠夫五十始爲詩今禮畊于古近諸體已蒼老淵動成一家言嗟乎禮畊何從事于詩之早也君家甲第奕世曷不乘此英妙繩武前人而乃工此窮物作放廢生涯爲哉然禮畊骨氣峻嶒一切不能軟媚即達亦不免于窮在禮畊自揣定不以彼易此吾其如禮畊何也仍願禮畊從事于詩而已定齋李光國題

雙湖聯吟集卷六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賈田祖

詠懷

遇淮陰顧髯漁知朱夏夫相懷甚切詩以誌之

擬馬伏波交趾寄從弟少游詩

擬班昭寄兄定遠侯詩

擬班定遠歸自西域詩

擬木蘭軍中寄父母詩

西城晚眺

偕諸同人飲李雪鄰先生甕室卽席有作

敗簾中得仲姊手蹟

送友二首

至日同陳五騰芳二姪恒若小集二首

閔王漁洋先生古懽錄雜題十首

王目畊先生招飲新軒

布裘行

寒夜陳香谷移樽雪鄰先生齋頭卽事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文翁

陽諫議

洗竹即劉竹見黃山谷集

感春和昌黎韻三首選

平山堂春遊三首選一

五代史雜詠十首選三

同沈二虞襄夜話蕉

同李四渡湖登岸別去

登神居山三首選一 汭澗暫別長姊二首選二

送孫寶田遊都梁三首選二

夏日陪雪鄰先生暨諸同人集沈大以任

池亭納涼四首選三 雜詩四首選三

九日沈虞襄招同人小集各賦秋懷詩十

一首和昌黎韻選五

芙蓉 荆卿

祖豫州 行路難

詠書筍乾蝶 題畫

題李定齋先生讀書秋樹根圖

不寐 轆轤歌

古俠客行 陶淵明

陶通明 王無功

陸魯望

橋西晚步留趙沈以任園亭

飲宋惺中齋頭

哭李雪鄰先生六首選三

探梅 暮春

林甥衢接齋中即事

答殷琢相 春日散步

三國志雜咏十首選四

唐史雜咏十六首選五

明史雜咏十首選六 賦得白雲無盡時

白紵詞二首 觀聖教序

春郊三首選一 賦得帶月荷鋤歸

雨後有作 觀鴈字作

落葉 送沈虞襄之海陽

讀史 薪責行

韓文公 柳柳州

三月十七日哭雪鄰先生時家漢水

感春效昌黎體即用其韻五首

田家 打麥詞

竹 秋夜以澗館中坐雨

題桂邨農舍

留別長姊

集李嗣飛齋頭賞菊用 先大人同雪邨

先生譙集原韻 歲暮渡揚子江

雨花臺觀劇小憩竹園即事

方正學祠 山遊

重飲竹園

同李嗣飛登報恩寺浮圖

射獵行 公無出門

城東有猛虎 吳鉤行

長相思 題東邨詩集後

城南春遊五首 選二 椒園三咏

題齋壁二首 選一 送李嗣飛

泗州 大覺寺

方園即事 月

冬日雜感十首 選三 捕魚歌

采樵歌 海陵岳王墩懷古

題文信國雙忠廟詞

河冰行 夜

夜送李嗣飛小飲鑒室即事得城字

咏古分得李廣沒羽箭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春寒

雨窓有懷朱重夫王理常

李臨淮 咏霍將軍北伐

送昭陽李定齋先生秉鐸祁門即次留別

原韻二首 選一

題琢園十一叔看劍引杯長圖

感懷寄李四嗣飛同陳五騰芳宋大惺中

沈二虞襄作用昌黎答張徵韻

春莫同人譙集沈二虞襄齋中觀木蘭花

追悼雲洲先生用昌黎寒食出遊韻

春夜宋大歸自東村同集沈二齋中時李

嗣飛之館三阿 渡江望金山一帶

晚過黃天蕩

同陳震方六弟肇先泛舟至雞鳴寺登北

極閣眺十廟遺蹟限山字

山徑 雨花臺曉望二首

癸酉紀災 即事

哀吳門陳堯章 雜歌十首 選八

肇先六弟招集曉園

讀孫虞橋先生詩集有感三首

選二

輓宋樞村先生三首

雨

定齋先生選定雙湖聯吟集兼惠升言寄

至長歌誌謝用昌黎石鼓歌原韻

田舍

二溝鎮

雨後

露坐

村夜有懷諸同人就東李四

懷孫寶田

秋村述懷六首

選三

倚樹吟

秋風行

放鴨翁

李翹飛從館中過余田舍遇雨止宿同用

昌黎山石詩韻 偶然作仍用前韻

示吳壻協來兼柬令兄至元復疊前韻

哀潮生子歌

有序

雙湖聯吟集卷六目次

雙湖聯吟集卷六

賈田祖

字稻種號種耕  
著有古香堂集

詠懷

松柏聳喬柯歲寒見貞直芳蘭委泥塗秋風自淒

惻豈不慕馨香其如不相識君子慎棲託置身在

千尺

過淮陰顧髯漁知朱亶夫相懷甚切詩以誌

之

有叟顧髯漁耗傳朱亶夫片言來慰藉一笑轉嘻

吁自我白門別教君青眼孤釣臺寒水濶悵望隔

菰蒲

擬馬伏波交趾寄從弟少游詩

惻惻復惻惻萬里遠行役憫此兄弟恩動若參辰

隔朝臨浪泊西濤瀧下千尺濤瀧驚我魂毒霧又

無極介馬仰天鳴烏鳶墮羽翼鼓競前管牙旗

慘無色人生苦兵間頭顱應早白因懷頗牧勲暮

年猶枕革豈不念親故簡書不遑息感子平生情

箴銘在肝膈緘書致珍重加餐辛努力狂酋尚稽

誅爲我展良策

擬班昭寄兄定遠侯詩

我我玉門關迢迢慈嶺源書生仗威靈鳴劍走百  
蠻雄風振衛霍遺烈追武宣上報君親恩再高扶  
風門窮邊虎狼窟建節三十春陰崖積霜雪大漠  
無居人枕草壯夫志隕泣兒女仁摧頽念骨肉棄  
置凋衰顏登高望邊庭欲去無羽翰日月各已暮  
何時當來還痛絕復痛絕上書陳天閭

擬班定遠歸自西域詩

結髮喜功名白頭鎮邊域蝨負山嶽臨艱了臣  
職揚威三十年漢璽歷殊譯匪希博望歎庶免馬  
邑責餘命寄虎穴殘骸百憂積迴首望故山蠻煙

唐詩集卷六

二

惡雲黑骨肉斷恩愛桑榆痛纏臆聖朝恩德大孤  
臣寬裹革嚴裝一以趣入關河渺無極行行近玉  
門邊人號路側

擬木蘭軍中寄父母詩

邊庭急征戍驅羸從沙場嚴帖府中下殃禍迫高  
堂兒本綠臆質珍重施明璫長號辭膝前卒卒赴  
戎行金笳鳴夜月珂戈宵晨霜念惟兒女身裝  
隨虎狼禍福關門戶禮義慎所將不聞麟臺功策  
自紅粉妝但望了邊計得歸侍耶孃一心縈百慮  
沉痛煎中腸還爲養育恩努力圖自強作書付邊

鴈涕下露衣裳

西城晚眺

一片晴煙漾柳梢城西縱目意寥寥橋文獨木通  
幽墅路轉清溪入遠郊斜日乍沉人繫艇晚鐘微  
動鳥喧巢歸途未竟登臨與古寺門深帶月敲

偕諸同人飲李雪鄰先生甕室即席有作

四海文章推老宿十年貧賤感知音燈前滿把一  
觴酒座上共成千古心桐葉徑中霜氣冷菊花籬  
畔月痕深西城北郭頻來往多事羣兒笑苦吟

敗簾中得仲姊手蹟

竟南集卷六

三

最是傷心處金刀灑血時歲已酉姊到  
股瘡母危疾年華銷疾疫  
形影悵分離小閣畱空檻閒花餘好枝看來篋中  
句雙淚濕烏絲

送友二首 選一

故國一行鴈孤蓬千里霜高原多慷慨行役幾蒼  
茫離菊正佳色主人爲解裝天寒應念我珍重驛  
忙忙

至日同陳五騰芳二姪恒若小集二首

昔歲古溝決孤城水洶洶僅免魚與鼃十室九室  
空災劇寒更苦凜冽生氣窮死人枕都市白日慘

不紅縣官活殘喘芻粟飛糠舂幸得保婦子甯勉  
事三農醵錢慶更生努力今年冬

今冬靜朔風喧妍如好春窮巷二三子洽比敦情  
親風雅矢微尚談諧及佳辰歡然入幽閣地迴無  
纖塵煮我床頭釀烹我湖上尊且觴且歌詠任真  
味逾淳起視天宇淨晶晶下霜翰

閱王漁洋先生古懽錄雜題十首

選

炎精漸銷歇高鴻飛冥冥大道貴靜默深谷自幽  
清堪啖守元者空知巖穴貞

我愛阮居士鹿牀作隱計穿窬富山水塵外樂品

第層巖不可騁白雲滿天際

幽室少藩籬山深人跡絕悠然駕柴車樵蘇亦可  
脫時復引一觴冷冷枯桐發

家具在舴艋蒼雲時住還豈必羨魚樂得意烟波

間昔有披裘老相望富春山

蘇翁負奇節屏跡歸東湖床頭掛新屨几上讀漢  
書豈必灌園老中原非所圖

個儻謝參軍招魂酌信國擊節響商歌歌罷碎竹

石幽恨同懷沙茫茫江水黑

有叟號白雲嶠嶺蜀山裏傭作累枯僧轉徙金陵

市詩不直一錢空令人餓死

卻潛所居屋黝黑如古洞莽兀無妻子著書富充

棟賢哉王漁洋屏騎過窮巷

王目明先生招飲新軒

牛耳驪壇幾劫灰於今一老尚崔嵬秋隨白浪都  
消盡人與黃花有約來殘靄漸收蟾影出嚴風初  
起雁聲哀論詩不厭頻傾酒塵世欣逢笑口開

布裘行

三日雨不停北風釀新雪敝褐頓無溫雄談噤不  
發山妻傷我寒質庫換取布裘出篝燈坐五夜初

歲旋補綴豈如狐白與鸛鵲服之已免衰安僵那

用圍爐炙夜火不須曝背貪朝陽噫嘻吁此裘昔  
隨先子在京國嚴威仗汝支持力竭來伴我幾幾

載到得蒙戎倍珍惜古人敝惟尚不棄況乃兩世  
沐膏澤披裘想見舊艱難勿羨五陵好顏色

雪和蘇長公韻

呀呀凍雀僵寒葉玉戲長空飛急雪聯翩舞隙意  
若驕拉雜打腮聲不絕毯毳幹枯楊柳壓疊枝  
枝老筴折却遮野艇渡迷離過阻行車途漫滅  
鬚鬚一夜走真龍海上金鴻變翅掣此時御苑列千

官素笏光疑生眼纔丈夫意氣自屈強那效袁郎  
但驂肩且呼美酒炙紅爐百觚千觥銷一瞥須臾  
酣醉兩耳熱激昂往事從君說蔡州鷺鴨蘇卿抵  
要使心腸勁如鐵

寒夜陳香谷移樽雪鄰先生齋頭即事

白頭老翁向我言今年生理殊艱難家家盎底無  
宿春眼見婦子號飢寒空爲天地惜物力何乃如  
澠之酒終日沒飲相酣昏而況文章近日芻狗耳  
那似錢刀緩急堪仗倚千金散盡還復來公輩大  
言寧辦此長跪謝老翁感深入骨髓我癖已膏肓

金瓶梅集卷之六

六

藥石徒然矣君不見更長燭明爲歡娛羅列百萬  
呼臬盧君不見膏腴賣盡悅彼姝紅樓歌舞博須  
臾君又不見富兒輩金沙塵塗棄駝後載車前驅  
潛身使錢寶與齋一朝彈缺歌無魚如斯揮霍等  
土苴而公曾不相揶揄乃憎文字飲區區徐家鎔  
李家勺我生託此爲歡樂西樓陳干提樽疊默存  
齋頭梅花開八九人來意氣諧有酒不飲胡爲哉  
噫嘻吁有酒不飲胡爲哉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荒荒大漠無邊白照徹長城萬疊山不盡蒼茫懷

往代依然哭死見雄關三邊未絕烽煙入五夜何  
曾鼓角聞腸斷江南樓上月空教思婦夢刀環

文翁

巉巖五丁鑿一綫中原通奈何黔首愚障塞猶舊  
叢草哉文翁來巨手開鴻濛屏屢資博士翩翩皆  
儒宗巍然成都宮大賢響鐘鏞延探既以勤來隨  
使君聰遂令邊徼區陲茲那魯風茂陵紹孔道煨  
燼重平修崇羅羅富學官伊誰倡導功後來望巴  
蜀岬岬多詞雄大雅既以遠斯理不再逢咄嗟刀  
筆吏安能醒羣蒙

陽諫議

金瓶梅集卷之六

七

誰作朝陽鳴抱葉母乃鄙亦有賣許流搏噬味大  
體堯堯陽先生守官蘊涯浹發憤一抗章直聲振  
朝陞期迴日月照灼此枉直理累日伉儷陳九閭  
遠萬里便欲裂白麻灑血報天子剛氣老益堅孤  
忠鬱彌峙齟齬輒下遷所至政聲起平生誰知音  
長源一人耳懿哉史臣編卓行千秋砥

沈竹

即制竹見  
黃山谷集

曾聞當戶刈芝蘭稍洗叢篁徑較寬得月且留幽  
客展看花不礙野人冠依然蒼翠陰相錯倍覺蕭

疎致可觀翻悔從前太珍惜却勞童子報平安

感春和昌黎韻三首 選二

三萬六千日變滅湏臾間屢屢與灩澦前路昏漫  
漫嗟余百不諧靈死而螢乾杯蛇一以幻蒼局隨  
之翻何當委塵蛻釋此繁憂端

春風舞郊原一掃陰霾退吾廬何蕭蕭亦在春風  
內煙景最可憐花柳各無賴得意便長吟已脫形  
骸外

平山堂春遊三首 選一

山光迢遞水清冷春殿尋芳未肯停幽處不聞人

語響晚風吹到萬松亭

五代史雜詠十首 選三

渭水慘東流傷心十八葉盜鈴紀天祐紛紛恣鼠  
竊河東張勣使憤枯精衛血欲使沙陀人重紹國  
統絕此事湯武難壯懷空鬱勃老奴負初心屹然  
不可奪

血戰十五年警恥雪宗社梁亡燕亦誅威聲動區

夏功盛意已溢嘻嘻賀大厦方州遍優伶黜封遣

汗馬枉殺郭崇韜豎子遂首禍倉皇斷髮時可惜

李天下

當時無英雄所尚惟強兵小兒獲秦鹿債敗亦相  
仍顯德奮帷幄規恢頻遠征軍行不血刃沙漠臨  
削平胡然業未半天遽奪其齡孤兒寡婦人千載  
爲吞聲

同沈二虞襄夜話

我輩誰傾倒狂來不自持涼風豆棚話殘月竹床  
詩共有嵇康嬾何妨王湛癡廿年懷抱惡祇爲識  
君遲

蕉

植向陰森松竹叢綠牕舒卷當詩筒最宜疎雨輕

風後幾片碧雲涼月中懷素卷前新翠發維摩卷  
裏舊圖工年來贏得清閒意一枕悠然幻夢空

同李四渡湖登岸別去

微風吹五兩一櫂鏡湖間襟遠物逾曠天澄波自  
閒蒼煙收野艇深火宿禪關所惜伊人去芳踪杳  
莫攀

登神居山三首 選一

紆迴荒徑暮煙籠纔歷坡陀土漸紅越集人歸春  
樹外尋山驢踏夕陽中僧廬未到鐘聲引海嶠疑  
臨鼎足同 山形分 好認神居真面目振衣長嘯落天

風

汧澗別長姊二首

人生重離別，況乃骨肉親。湖水分西東，渺若越與秦。  
念君遠沉疾，又復隕所天。變故迫須臾，寧支大厦顛。  
涼秋動百感，我來歷冬春。冬春曾幾時，雀羅遠在門。  
古人貴急難，豈分衰盛端。君愁方欲說，含痛臆難伸。  
我亦從此去，悵悵安可論。

樂學者諸孤長者十六七稚者尚在懷，索乳替未絕。  
傷哉門戶憂，千鈞繫于髮。勿使如雅道，都不好紙筆。  
代父而兼師，母也擔未歇。義方夙所矚，豈必才不櫛。  
臨岐無多談，肝膈此第一。

送孫寶田遊都梁三首 選二

君入淮南蒼翠叢，載將幽興付詩筒。遙知薄暮停征騎，  
燈火寒山上下紅。

石徑應無人語喧，紆迴行處半僧門。山腰一片清泠水，  
尚有襄陽舊蹟存。

夏日陪雪鄰先生暨諸同人集沈大以任池

亭納涼四首

沈郎吟嘯地，記取板橋西。桐蔭半遮屋，荷香暗度溪。  
此間無滌暑，我欲借幽棲。次第諸君到，先生獨

杖藜

任是愁城劇相逢，盡解顏不嫌稍脫略。只恐近疎頑與味，  
煙波外生涯棋局間。無須尋蝶夢，栩栩自身閒。

行過紅略約，拂面綠楊齊。異升尋芳徑，嘉蔬認舊畦。  
帆隨夕照落，城傍假山低。未倦登臨意，紆迴路欲迷。

微雨動荷葉，晚風生竹林。蟬聲幽不斷，螢羽細旋沉。  
最愛碧筒飲，兼成白紵吟。重來河朔會，秋氣又侵尋。

雜詩四首 選三

涼風吹白露，淒其秋夜長。星辰麗垣宿，螢火亦吐光。  
豈有七尺軀，闇晦無文章。抱拙安性命，多材招旤殃。  
瑛璫重聲價，毀棄良可傷。

西方有佳人，灼灼丰姿潤。皎服映蛾眉，風鬟壓雲鬢。  
幽抱少人知，深情寄歌詠。本不託良媒，顛願復何恨。

莓濤赴江海，渠塘注細流。水源不一派，深淺豈相侔。  
盈虛千古事，非分義所尤。身無磐石固，辛苦若安求。



九日沈虞裏招同人小集各賦秋懷詩十一

首和昌黎韻

選五

潦水靜寒潭晚田禾凝凝稍稍足自活我願良亦已  
妻孥無交謫喧囂不到耳幽居息塵慮日晏每忘起  
任真愜所適嬾拙誰得似禮數幸寬假俗厚端可恃  
沈郎更放達高會繼前軌有臺差可登得句還自喜

我髮正鬢髻我顏未彫悴如何百不諧虛生負天地  
寄傲亦偶耳而豈同放恣男兒雖奇欽寧能自高異  
何當結秋實晚節始足貴

金明堂集卷六

七

驅車事遠遊荆棘路曼曼志氣凌雲霄終然感一飯  
豈不自珍重途窮達始願羊腸已迴車終南不須勸  
空山有美玉光價論百萬期君好珍襲無嫌勿輕獻  
何哉溷賦珠失意漫嗟怨

狂飈起天末四郊雲氣暗細蟲紛階除嘈嘈訴幽憾  
飢鳥號中庭空園屢來瞰物候頓蕭條乾坤亦慘淡  
感我歲寒心於此戒窮濫丈夫百鍊鋼繞指不可暫  
涖涖決江河繫彼中流纜我家無長物丹黃任警勸  
豈如足穀翁但論石與飯

明月何皎皎白雲何軒軒狂吟倚高樹宿鳥相驚

奔是時萬籟寂適意自忘言團圓忽見影故人當  
我前長嘯未終畢挑燈留晚餐索我新詩看珍重  
等瑤編正聲既茫昧蛙黷鳴萬千孤調轉畏人念  
之神已酸我歌爾且和浩落同醉眠此間有太古  
可以娛吾年

芙蓉

霜落疎林野艇斜幽懷誰復託蒹葭冷鋪素練空  
汀水艷簇紅綃遠岸花鴉陣亂時驚夕照鷗羣眠  
處認晴霞傾城顏色防春妬晚殿秋芳紀歲華

荆卿

金明堂集卷六

七

又是金臺結客殷謾思虎穴建奇勲困隨匕首倉  
皇去歌並悲風雜沓聞一死自酬燕太子九原却  
愧樊將軍傷心更有漸離筑千古交情血淚紛

祖豫州

嗚嗚荒雞號悠悠江水綠中有發憤人南冠羞陸  
陸典午驟王綱分崩一何酷其時諸名流坐談多  
齷齪惟君激忠肝日望神州哭百戰收河南稍稍  
季龍感遂令荆棘區區痛歌相續彼哉若思從  
容作都督丈夫非老兵安能受羈東星落雍江營  
悲風鳴蕭蕭

行路難

行路難蜀山峴今劍戟攢巫峽急今雷霆奔下有  
鼉鼉怪舞今蛟涎腥上有叢林深薄今啼狖猿與  
杜鵑我聞此景摧肺肝胡爲行者到此不見一人  
迴舟而轉輪乃知灩澦波亦可涉羊腸道亦可攀  
行路難不在千峰萬壑間贊坳列方寸平地揚波  
瀾君看骨肉恩容易相棄捐椿萱萎霜雪蒿蔚無  
慘顏芳蘭謝膏澤桃李爲新歡荆棘一以悴其豆  
有餘酸嗟爾親戚尚如此何況陌路奚足歎悲來  
今悲來人生百年如跳丸鵬化未可必雌守何能

皇朝學集卷下

古

安行路難不在千峰萬壑間履康莊今躑躅望咫尺  
今迷漫安得駕雲螭隨長煙招赤松探元根脩  
然游戲蓬萊山不與塵世尋蕉逐鹿同喧闐

詠書笥乾蝶

春情黯度日遲遲便爾情多也號癡溫卷經年催  
鬼錄探花無術望天池近身藻續成何補透體芸  
香不療飢愴惻前塵空闌艷海棠枝上憶紅兒

題畫

老樹覆孤亭懸虛嵐氣碧迂迴不見人雲深露山

脊

題李定齋先生讀書秋樹根圖

人爭逐熱君宜秋風蕭蕭林壑幽遇遭怪石羅  
哥欽與石共成千古心西山萬卷靈奇聚終日孤  
吟倚高樹與酣那顧羣兒嚙疑有鬼神來領取前  
身應是謫仙人閉門著述高等身有時遊歷放眼  
界錦囊奇句光乾坤長安衰衰盛簪筆坐令國士  
歸工樊塞修不遇古所歎竭來還坐秋樹根此圖  
閱今三十載魯靈光殿歸然存披圖更遂登龍願  
丰姿瀟灑同鮮新吁嗟哉人生壯志殊蠻觸那問  
雄飛與雌伏君看河陽一縣花何如栗里三秋菊

皇朝學集卷下

五

襟披長歌行路難爭及兒寬經滿麓眼前風景沉  
不惡峰巒深處丹黃錯圖中繪楓柏等樹偷然古意無人知  
時理幽絃繼歌畧底問渡武陵溪此間便脫鞅  
塵縛我欲誅茅傍浣花乞君藝圃爲生涯

不寐

誰遣睡魔去長宵夢已窮漏催三徑月鐘遞五更  
風欬乃聽官檄淒清畏曉鴻擁衾寒起栗霜氣逼

簾櫳

轆轤歌

風蕭蕭水濺濺手挽轆轤汲寒泉轉旋百丈水花

亂一泓蕩漾波冷然朝來幾前暮幾側轆轤下上  
希腕力水未盈餅心汨汨心汨汨夜沉沉月明星  
動疎人音作苦不嫌井底深試看轆轤知我心

古俠客行

里中俠少年意氣何騰越關雞東都門跨馬長安  
道手提劍器舞縱橫翻風轉日千人驚男兒生當  
死沙場苦兵萬里舉大名安能一飯遽籠絡來爲  
兒女雪不平太平天子不好武髀肉暗生終齟齬  
床頭寶劍已成塵迴憶少年淚如雨會當埋沒好  
頭顱不須作橫苦鄉閭龍門無筆傳去游俠壯士

氣短空欷歔

陶淵明

葛巾纔漉酒盈樽菊采東籬柳在門消得義熙閒  
甲子柴桑十畝即桃源

陶通明

華陽高枕萬緣空仙術誰言祖葛洪不耐布衣稱  
宰相山中無恙是松風

王無功

性真瀟散足清娛嬾向河汾聚講徒十六頃田堪  
釀秫不須更覓步兵廚

陸魯望

甫里天隨一艇居筆床茶竈宛精廬煙波何日尋  
二泖手把先生笠澤書

橋西晚步留憩沈以任園亭

此地多軒爽詩人愛夕陽煙隨漁笛起風送櫂歌  
長老圍收餘菜疎籬猶晚芳清吟聊憩跡歸路已  
微茫

飲宋惺中齋頭

兀兀詩狂者相知只黯黯招邀無間夕款洽到殘  
年烟冷雪三徑燈昏雁一天可憐沽濁酒苦覓杖

頭錢

哭李雪鄰先生六首

春盡子規啼雨昏颼颼嘯客沉少歡娛吟苦奏孤  
調打門鄉訊來尺牘傳惡耗師乎病彌留魂驚撥  
歸櫂踉蹌北郭門慘矣遮須名  
五載侍窆室講席娛琴尊飢寒忽驅人駕言湖上  
村惠恩過絳帳驪駒已在門小別亦珍重顧我傷  
神魂歸期再三訂氣結貌轉溫寧知乞食者永負  
師友恩何當吟楚些欲語摧肺肝  
先子歲庚戌邀頭偈雅約春塢好花齊岸憤傾鑒

落文藻集西園能手推並郭驤壇內外城兩家旗

鼓若

先君贈書郎先往詩兩  
鼓鼓羅漢內外城之句

堂堂甲守移往事風除瘴先

墓樹已圍憐才緬猶昨應知金石心夜臺聚魂魄

十

### 探梅

客從廣陵來廣陵春事足千株萬株梅清散寒

玉我欲買扁舟一就羅浮宿愁霖何蕭蕭望斷溪

山曲疎籬有暗香却憶林君復

### 暮春

晴風又促柳花飛春事闌珊畫掩扉錢盡杖頭浮

雲湖集卷六

二

白少香銷屐齒落紅稀沖根曬翅蜻蜒嫩筠粉粘

賢蛺蝶肥節過清明催布穀煙村如繡雨霏微

### 林甥衡接齋中即事

開門長掩碧苔深一縷爐烟蕪水沉白袷風光時

冷煖落花天氣半晴陰勾留殘晡書課檢檢叢

函攪客心時家書至幽閣且探清意味畫欄干外響春

禽

答殷琢相國詩題金公山以爲記

黃金五尺精鐘期不如片官珍重抽肝脾四海通

盟說僑居不勒當年世茲教膠漆隨春開門爲粘

吟奇欽與世殊酸鹹衆中往往笑嫫母而君獨不

憎無鹽昨日贈我好詩句殷勤苦說鉛刀銛勉我

文章學淮海自顧驚鈍何能擔如君墮地天入姿

西山秘笈探靈竒千將淬鏑奮前肅新詩脫口罪

珠幾今年與我同爲客硯北生涯忒蕭寂打門數

遍無嫌猜細雨簷花話晴苔蘭譜風流事已闌香

山洛社都陳迹長衫黥點不療飢兩家門第羞蓬

壁稽生蠲癖疎情惛惑君誼篤春明宅人生意氣

不偶然願勒微軀抵堅石文游臺上風日妍碧湖

春漲波連天何日與君手一編古香三徑鳴幽絃

雲湖集卷六

二

### 春日散步

略約橫崖白板輕一泓古澗碧波明杖藜已自防

苔滑爲聽春鶯更緩行

### 三國志雜咏十首

選四

妖讖當塗啟阿瞞誰知末路轉淒然譙東精舍渾

如夢剩有餘香到墓田

四海飄零總不平懷中減刺豈狂生不須江夏題

鸚鵡一罵曹瞞已得名

老去休增髀肉悲金刀一綫仗支持舊都荆棘何

曾斬却起吞吳十萬師

籌筆驛前人寂寂定軍山下波浪浪遺民解得甘  
棠意好覓成都八百桑

唐史雜咏十六首 選五

荀崧女兒馮寶妻千秋巾幗兩替着平陽阿主英  
雄甚娘子軍前操鼓旗

華清水煖浣胭脂內府金錢別樣嬉可惜李荃空  
望氣不曾除得牧羊兒

江淮犄角仗孤城節鎮如雲自擁兵三十六人同  
日盡不隨李郭入東京

滿廷將相報恩讐傾軋紛紛四十秋惱殺維州資

敵國籌邊辜負衛公樓

板蕩神州戰血鮮過江豕突勢無前長城莫倚高

都統只學吹簫子 晉仙用驛詩語

明史雜咏十首 選六

鷄鳴寺異凌煙閣鐵券朝成族暮夷三十年來零

落盡長江飛渡北平師

蕭瑟江湖滿淚痕滇南投止老龍孫於今細柳新

蒲綠落得西山半畝園

稱考稱皇取次尊兩朝弓劍閉荒園午門痛哭楊

修撰萬里天南未返魂

被啄皇孫厄已遭貂璫未罷內廷操六宮空有熊  
羆夢敢向君王怨趙高

警報平臺日幾回玉照長閉暗生哀離宮又遣圓  
圓出祇促將軍塞上來

江北江南死節臣濟寒五月慘青燐空聞鐵騎墳  
前拜無復西臺痛哭人

賦得白雲無盡時

白雲看縹緲有象轉無心亂與遙峰接閒隨古寺  
深誰攜幾兩屐試鼓七絃琴此境推陶嶺松風自  
古今

白紵詞二首

艷陽天氣風花妍銀屏華燭開錦筵美人被服麗  
且鮮爲君起舞迴雙肩修眉如蛾鬢如蟬火齊錯  
落儀光媚翔鸞凝停燕踰躑清歌宛轉盡梁旋香  
霧空濛散紫煙迴眸盼睇却更前側身捧觴祝萬  
年

曲房委折旋閨通碧羅纖幕垂朦朧美人環珮曳  
丁東按羽調商絃索工髻梳倭墮鬟雲翠微鬋  
葉明金蟲妙舞逶迤凌輕風掌上裙留仙子踪含  
輝振彩騰鶯鴻莫辭爛醉傾千鍾汝南雞唱東方

紅

觀聖教序

浮屠十八章永平入中國姚秦逮齊梁梵語悉翻  
譯太原真人帝業成九功七德致太平胡然亦惑  
西來法遠從蛇虎求佛經萬里歸來煩御札御札  
書成語荒忽殷勤珍重付元奘可憐空辱右軍筆  
右軍文字不磨滅玉躋金題成碑割當時那免歎  
飄零豈意于今作神物摩挲故紙且珍惜惆悵蘭  
亭陵土閉

春郊三首 選一

覺海詩集卷六

三

柳眼纔舒罩綠煙風光漸近豔陽天碗兒花下青  
畦塚已有人家掛紙錢

賦得帶月荷鋤歸

適意在耘耔荷鋤空山深悠然見月出樂此歸休  
心曲吟桑麻翳清溪桃李陰我書還可讀茅舍散  
幽襟

雨後有作

夜來春雨足生意滿園林霽景開書幌閃霏鈴水  
澗苔紋三徑長草色一簾侵所至披駘蕩相看淨  
黯黯風清舒柳眼日暖碎禽音麥隴承流潤蠶房

得氣深千村齊地力百物猶天心頓覺塵襟滌郊  
原載酒吟

觀鴈字作

倉頡鑿渾池蟲鳥幻殊製觀物聖之明物亦現真  
諦嘹歷高鴻來聯綿排遠翅夕照開錦文蘆汀寫  
幽意豈效墨豬肥橫斜妙天際江上懷佳人羽翰  
嗟莫致憐君萬里情感我荒潭思寒雲一以蒼如  
書別離字

落葉

覺海詩集卷六

三

夢裏蕭蕭雨驚看屋一床西風吹敗葉半夜響空  
廊逢盛不知落值衰休更傷但憐飄泊甚隨處有  
嚴霜

送沈虞襄之海陽

郭北尋詩地于今一撫然我歸君又去相失在殘  
年斜日鳴雞墅濃霜渡馬船思尊堂上意休更悵  
迢迢

讀史

吳起固殘虐樂羊亦寡情以茲親骨肉灼彼功與  
名皇皇漢天子四海手削平如何未央殿舉觴驕  
父兄今日一樽酒傷哉一杯羹

薪貴行

捲地朔風三尺雪長河冰阻枯薪絕一束由來比  
瓊玖嗟爾窮簷支八口豈是綿山冷食時何堪土  
銼烟寒久洵洵幾日貴未已斬伐淒涼到花柳昨  
聞長官視道途不許買薪來通都鄉農負擔入禁  
門攔街官責司閭人

韓文公

孟氏歿鄒嶧四海森狂瀾浸淫一千載韓公起貞  
元斯文竟擔荷隻手排百川爬羅殫晝夜礪硯乾  
坤間譬彼聆韶奏煩哇聲寂然諫草一朝上瘴海

寶樹齋集卷六

五

波連天佛骨尚欲燒鱷魚豈不馴髮白牙齒豁兩  
刺悲潮袁正氣塞光嶽詎惜坎壈纏吁嗟魏博行  
萬古心膽寒

柳柳州

放逐功名終悲憤文章出翻翻柳河東遠繼龍門  
筆得意太自豪失勢何机隄零落故人疎瘴厲慘  
肌骨樹果數百株賜書數千帙北望日長號先墓  
亦淪沒那復入中朝芝菌成瑞物意氣恍少年樹  
立到晚節商聲續離騷精靈終不滅

三月十七日哭雪鄰先生

時客漢口

我昔負土荒原裏噩報倉皇赴煙水酸辛未獲寢

門訣麻衫一痛肝腸裂從茲撥觸便沾巾悲深又  
速騎箕日盲風捲地來謝豹啼春去絮酒澆天涯  
詩魂落何處吁嗟哉人生知已勒金石却怪金銷  
石猶泐靈臺耿耿一寸丹歷切窮塵不能易君不  
見張元伯范巨卿義薄霄漢通幽冥朋友膠漆已  
如此何況數年恩誼兼師生我有一口青蓮劍出  
匣便作好光燄我有一張焦尾琴背人彈出好聲  
音棄劍碎琴報所知花寒月落村淒淒

感春效昌黎體即用其韻五首

寶樹齋集卷六

五

清明已過上已來冶春日麗無風埃柳枝披披花  
鶯鶯娉婷各欲呈春材誰家年少玉花驄十五  
五相喧歷短簫橫笛大隄曲斜陽芳草呼樽罍如  
斯烟景不縱意蘭亭梓澤空佳哉

蒸蒸和氣遍八垓生逢堯舜登春臺上林風物被  
綺繡晴開閭閻徵鄒枚臃腫奉曲亦自效雨露不  
棄蒿與萊昨聞巴西洗兵甲廟堂饒唱何人哉韓  
碑柳雅倘可續欲掬大鼓驅春雷

魚川樊桐兩詩才各以旗幟麾江淮沛村於文逞  
雄怪竟與諛贊相劇揆此三先生吾仰止殘膏賸

覆皆瓊瑰吁嗟人命一以促百年零落歸黃埃至今三十六湖側風雨但聽蛟龍哀

我師雪鄰安在哉門戶單薄吁可哀有子爬梳破萬卷古調不數唐以來世人不信但嘲笑試誦一篇何崔嵬沈生處東有眼空八極雄文爛若火齊推論詩與我定不異春風待子傾金罍

小檀紅几圖書堆古人已死難爲懷流傳姓字任嘲弄不如滅沒隨蒿萊滔滔歲月疾於駛今我不樂何爲哉少年苦死愛書卷破滅產業如飛埃會當擲却頭上巾三江五湖供歡咍

田家

雨過溪田足邨村布穀聲草肥牛齒滑土軟木犁輕紅杏枝頭落青萍水向生農家好風景攜酒問新畊

打麥詞

打麥打麥一場已了纔一石束稻且作新春粒且作食今年穀價比珠玉脫粟嘗來亦是福幸得事畊犁便鼓康衢腹暫憩桑陰日正高聲聲踏歌聞桔槔婆餅啼殘鳩又語起看雲深落梅雨

竹

楚楚復亭亭浮牕淨深綠雨後清風來煙林颯寒玉

秋夜汎澗館中坐雨

山風吹急雨孤館逼深秋濁酒不成醉昏燈獨照愁撫時嗟壯歲餬口詎良謀細數平生事茫茫作楚謳

題桂村農舍

東作閒畊亭西成落霞舍萬物實秋風田家樂穰穰戴月打稻場碌碌鳴咽老農愛杯酌老婦微嗔咤蔬酒日登門握粟償其價

留別長姊

惜別不忍說一樽悽可憐風塵歸襪被霜雪判殘年老至情逾重傷多緒各牽惱人天際雁作陣曉風前

集李翺飛齋頭賞菊用 先大人同雪鄰先生

生燕集原韻

秋盡潦水平天澄野意曠北郭有佳人餐英結雅尚綰染感化工安排命巧匠花亦解風流俯仰隨意向又如命世才傲兀相頤頤分香十笏盈席一弓廣高幹比人長怒苞赴煖放輪囷本天然詎



類凝肥樣黃純冠其羣居尊衆所仰臨臯鶴璧披  
彷彿仙雲颺紅陋絳紗帷錦奪紫絲障燒燈坐晚  
天似踞百城王憶昨白門歸幽憂無好況垂翅笑  
榆枋愧彼鵞肩相貧來使骨堅老去詩懷壯相知  
矧愛憐招邀出藏釀戶外屢蹇然翩翩謝塵埃談  
深塵掃愁飲劇鯨吞浪舊雨醉忘猜新詩債期償  
大雅苦沉淪斯文墮迷瘴淒涼說詩圖清淚憶晴  
曩九九且銷寒待子郭中唱

歲暮渡揚子江

暮節倏又逼乘槎意未停關河驅襪被日夕展風  
鈴江遠開澄鏡天空敞翠屏昔年曾此渡釀酒快  
重經

雨花臺觀劇小憩竹園即事

歌靜鳥聲出歸途夕照殘不知山幾曲却對竹下  
竿野簍有佳味清談餘古歡陶然塵世外頓覺旅  
懷寬

方正學祠

師竟長江渡臣餘碧血飛先皇靈未瞑一族死如  
歸荒塚葬殘骨孤亭黯夕暉哀歌遺響在捫碣淚  
霑衣

山遊

芳草尚未綠寒風不斷吹大江層浪潑落日四山  
垂石徑響清聲叢祠卧古碑蒼茫吟思起歸屐故  
遲遲

重飲竹園

聯岡積殘雪泥滑阻登臨路轉酒旗出門開竹徑  
深自然成野意只此散塵襟坐久人跡寂空林啼  
暮禽

同李翹飛登報恩寺浮圖

北平老蛟角鬚觸斷地維折天柱長戈鐵騎指  
金川慚愧孝陵一杯土殫極物力崇浮圖老佛飄  
零自辛苦謂惠帝英風銷歇人代改此塔巋然鎮江

渚宮盛九級插天半萬狀玲瓏疑鬼斧金支翠旗  
蔽空下光闌曠曠散晶宇我來蕭寺正清閒要從  
無上尋初祖李君靜者意彌曠乘高聯袂相爾汝  
初登黝黑如古洞捫躡不許稍縱武漸乃開豁得  
梯徑展足便起雙飛羽憑臆遠瞰不可到決背直  
欲凌吳楚排簪拱揖亂蒼翠笑兀鍾山互門戶魚  
鱗萬瓦接參差無際烟雲迷浦淑含虛一氣混遙  
江隱躍潮頭落強弩長風怒捲鼓衆竅恍惚百靈

相與語尚疑絕頂蓄奇與欲趁登歷窮領取夕陽  
墜落慘心骨眩掉已斷餘勇賈李君鐫刻擬雄句  
冥會萬象手畫肚須臾塔勢納方寸淋漓大筆恣  
吞吐翻飛立成斷句  
十筆詞皆工妙我亦屏營息塵慮諸天淨處香風  
聚振衣長嘯歸來乎又聽蘭者催粥鼓循廊禮塔  
塔有神會與慈恩共千古

射獵行

沙寒草白天雨霜大漠雲氣連莽蒼誰人紫貂王  
驄馬落日射獵陰山下手接飛猱殪元兕灑毛噴  
血蔽平野馬蹄蹴踏四山動壯士豪雄倍閑雅自

《龍圖閣書集卷六

三

言身是幽州兒沒羽穿楊未足奇提兵欲度燕然  
北掃穴要過車師西時平萬里鼓輦靜功名不上  
黃金臺呼鷹逐犬且爲樂不爾老死空摧頽

公無出門

公無出門公不能長帆萬頃逾桑乾公不能快劍  
三尺誅樓蘭公之出門悽可憐人情朝辭暮已蹶  
禹鼎何處窮神姦屈原之魂不可見張儀舌爛今  
安存鸞鳳囚繫騏驎死九關虎豹耽耽導勸公高  
臥山中村莫爲兒女愁飢寒出門緇塵長浣人

城東有猛虎

猛虎猛虎踞城之東長林肅殘日野市吹腥風獵  
人瞠目不敢捕爪牙一任恣吞哺母乃弱肉合強  
食天遣此曹在當路荒藤絡垣高掩扉弩弓擊劍  
時已非安能免汝貪饒逼擬避山南復山北

吳鉤行

咄哉將相酬恩讐不如烈士雙吳鉤吳鉤精氣暗  
斗牛三尺勁鐵風颼颼姦雄狐穴悲髑髏不平雪  
盡晶芒收床頭古匣龍身愁雲飛穆慘雷電投攫  
歸天上誅蚩尤君不見延津水闔廬正千年神物  
長埋幽我欲重尋古冶子鑄劍去取人間侯

《龍圖閣書集卷六

三

長相思

長相思思沉沉空房夢斷淚淫淫古戍寒雲亂重  
城木葉深一歌離鸞曲再唱白頭吟聞君萬騎入  
馬支麒麟閣下生光輝邊上今爲朝士右鐵衣換  
作錦衣歸長相思君不知蛾眉玉面邯鄲姬記取  
當年效顰眉

題東村詩集後

文人無福澤詩格太清奇古調嘔心血詩空冷肚  
皮定知屬和寡翻喜得名遲百甕藿堪飽高風閑  
竹籬

城南春遊五首 選二

不見城南人 謂王日耕先生 依舊城南路無數暮鴉聲啼過

垂楊去

幾曲雲林近斜陽半啟扉小橋橫斷圖片片落花

飛

椒園三咏

椒園有修竹容比君子德春風發華姿秋氣送寒  
碧長此荷栽培連雲萬竿直鳳鳥時一來紛如啄  
佳實

椒園有古松幹如君子心鱗甲忽然異根株知獨

望湖園公集卷六

垂

深商風起颼颼蕭然吹我襟君問此時意繁囂何

處侵

椒園有芳蘭華隨君子馨長置襟裾側不觸蕭艾

憎感君區區意歲華吐奇英天桃亦有花豈共幽

人貞

題齋壁二首 選一

最是尋蕉逐鹿餘溪山好夢總成虛生花恥祝三  
錢筆學圃思鋤十畝蔬狂到正平猶挾刺嬾如叔  
夜尚通書臣門久已堪羅雀不用頻招長者車

送李嗣飛

一綫乾坤銷濁酒幾人朱顏成老醜何如散作湖

海遊浮槎萬里驅長愁孤劍茫茫出門去去入他

鄉少親故山鬼晝啼豺虎怒孔聖迷津楊泣路人

生三萬六千場去住同爲斷腸處君昔年少輕雲

山子天涯回首誤駿足難邀伯樂知驪珠苦爲

鰈人吐漫言長作段中草只恐已如草上露蕭條

窮巷自堅貞朱門肯博塵埃顧憐余落魄羞金根

前輩風流事事塵蓬蒿沒徑無車馬兩家甕牖同

情親君復荒村就辛苦威鳳無端偕腐鼠吞聲告

別心悽惶款水之春謀高堂男兒有身且自力看

望湖園公集卷六

垂

取雲雷在咫尺

泗州

莽莽長淮水平吞泗郭雄古阡成層宅斷塔出巖

宮陰雨靈旗暗蒼茫帝業空居民十萬戶禾黍哭

秋風

大覺寺

作客萬緣淨閒遊問水雲危橋通古寺幽徑冷斜  
曠隱隱山光入冷泠松籟聞杳無人跡到香界散  
氤氲

方園即事

登歷漸森爽襄羊夕照間竹深藏野墅木落見前  
山農子有餘適樵歌相與閒天涯逢暮節憑此破  
羈顏

月

野月一村白清輝射壁寒中宵空自好孤客那能  
看僕去門深掩燈昏卷欲殘藤床照歸夢的的向  
湖干

冬日雜感十首 選三

跳擲雙丸去蹉跎百感侵畏途周黑髮俠淚盡黃  
金潦倒中山酒蒼茫梁父吟寒雲起蕭瑟落日大

荒沉

自失意親後淒涼七載餘祇多愁筆墨長憶舊田  
廬四十年非少春暉報已虛盈盈一湖水荒壠望  
神居

柴門人靜後黎火一編攜索果憐驕子縫裳累病  
妻寒風淒斷雁殘月叫荒雞太息千秋葉中宵志

豈迷

捕魚歌

蘆花蓼葉風翻翻小家三四成源村蒼波萬層片  
月白水獵爭呼鬬霜翮雙魚在手養笠聞前溪換

酒開歡顏腥風滿渚解纜起鮮船急赴揚州市

采樵歌

朝采樵暮采樵白雲散盡蒼山高呼僮抱薪去俵  
來停玉斧閒猿馴鹿意不驚田父牧童相對語揮  
手謝浮名酌酒歌太平軟紅十丈脚下塵此路不  
走山中人君不見會稽當年老樵子橫被主恩取  
金紫恩恩富貴可憐休何似行歌樵徑裏

海陵岳王墩懷古

霜風蕭蕭海氣寒城西幽僻開層巒淮東沮洳少  
工阜此亦夔絕推奇觀我從坡陀漸循陟初若峭

空潭隱居集卷六

五

峻中平寬鄂王遺廟敞虛殿冠劍白日英靈環憶  
昔中原盛鼙鼓大書淫虐披忠肝蟻螻摧敵擅神  
算岳家軍勝張劉韓馬首迎犒壯士氣黃龍直抵  
指顧間秦頭壓日太蕭索十年辛苦歸創殘長城  
竟壞莫須有骨肉併命荒江攢君臣嘯傲一湖水  
新亭無淚終偏安 用汪水雲語冬青陵樹祚已盡南枝誰

識臣心丹滄桑人代幾閱歷焉金聊爾誅姦頑古  
來長恨有如此一披史籍凋朱顏江淮本是趙家  
地茲墩與廟垂堅完週遭流憩夕陽下蒼蒼古木  
神鴉蟠諸生講堂習章句 下有胡公書院千秋正氣空追攀

我無溪毛薦靈爽哀歌激淚雙闌干

題文信國雙忠廟詞

汴杭閭閻終歸海冬青閨骨荒原裏江南亡國希  
好臣文公自是奇男子荒祠發憤據忠肝正氣孤  
櫟留故紙冥通千載不偶然一寸霜毫動于矢衝  
冠怒髮比南雷嚼齒森森疑厲鬼當時弔古淒寒  
鴉此日如揮鵲血紫三十二字衣帶中也隨孤調  
悲風起嗚呼天地一閉藏峻嶒誰繼雙忠軌瓦解  
都無乾淨土牙牌官滿污青史傾身更惜趙承旨  
玉葉王孫亦如此

河冰行

苦雪盲風驕不息匝月寒冰滿川澤中流遊子阻  
行棹舟船換作輪蹄跡輪蹄日日過橋頭賈人意  
氣千金裘踏遍繁華到鄉土猶怨風霜犯辛苦昨  
聞貧兒市薪還臨河四顧酸心顏渡頭無舟履冰  
過七人結隊四人墮中有一家親父子冰底漸漸  
同作鬼富人得生貧人死吁嗟哉窮陰殺人天地  
黯礙路安得凌人斬

夜

霜雪一年盡關河千里心美人復何處遙夜獨橫

琴絃急風驚戶聲淒月掩林相思不可極斷夢什  
幽岑

夜送李翮飛小飲甕室即事得城字

寺鐘深巷出店火幾家明却惜伊人去因之執手  
行深盃還共把幽徑有餘清來日攜詩看啼鳥繞  
曙城

咏古分得李廣沒羽箭

龍西李將軍白羽橫無敵獵騎踏空山猛獸摧霹  
靂茫茫蒞衰草暗一片卧狼石將軍顧之怒猱猓疑  
白額一發破堅頑利鏃深已沒此事聞熊渠將軍

更神力投身赴強壘萬騎不敢逼英雄困身手邊

聞尚鳴鏑沙寒大黃勁猿臂還欲射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

論詩誰鈍復誰敏取次清吟到歲盡西城北郭好  
壇坫如木同林車接軫可憐今夕是何夕亂雲壓  
天朔風緊床頭金盡攢百累謀生幻結樓臺蜃衛  
門蕭瑟但僵卧不類寒號類枯蚓尋詩更入沈郎  
家顛狂翻畏市兒哂誰何金門漫操筆幾人銅溝  
便作尹吾曹意氣羞榆枋馬牛呼喚龍蛇窘豈有  
嵇生七不堪崎嶇入世相矛楯風塵枉自敝雙鬢

漂泊無端絕兩刺蘆中有劍向誰彈泣灑荆山足  
又贖欄衫點點髮絲頭責難辭吁可閔竭來苦  
調譜新詞宮羽自調商自引嶙峋骨幹擬蒼松迸  
裂精神如怒筍斑駁疑堆真宰血雕鏤欲死谷神  
牝爬羅甘載只樗材作貢爭能充簞箇銷寒窮巷  
賴故人兀兀生涯冰雪忍願隨天地終有情結交  
不似無根箇伏櫪同悲萬里驥橫雲待擊高秋隼  
俛仰豈合伍老僮龍頭豕腹空縮蠶今宵險韻步  
昌黎呵凍成吟琢肝腎方今斯道等芻狗何人玉  
尺量才準西州策過慘霑巾大羅天杳靈光頌謂雪

雲洲先生集卷六

去

雲洲先生集卷六 名山知定竟何如一老談詩共畦畛謂定齋先生來

從烟水正停舟覽社有珠光不泯

### 春寒

陰寒鎮日掩松扉朔氣翻深春意微野徑未除泥  
滑滑荒城又見雪霏霏淒淒日薄草無色蕭瑟雲  
低鴉亂飛最是山村行騎遠謂張寶田嚴風滿路透征

衣

### 雨窻有懷朱亶夫王理常

新年十日九風雨眼底故人相見疎淮水遠羈三  
載夢江潭近少一行書青衫淚滿柳榆後華髮悲

生落拓餘從此春愁銷不得怕看芳草拂階除

### 李臨淮

百戰中原復三麾士氣揚鋒如交鉅鹿瓦欲震昆  
陽壁壘森森壯韞刀霍霍藏中朝歸未得道淚轉  
悽惶

### 咏霍將軍北伐

漢武恢皇略捷伐張雄邊中原盡出馬大府不遺  
錢桓桓冠軍侯英鋒蕩無前一戰入焉支再戰入  
祁連功抵元戎青幕南靖腥羶是豈不省事孰云  
由天全惜哉猿臂將不如一少年抽刀劉絕域空

### 使三軍憐

雲洲先生集卷六

去

送昭陽李定齋先生秉鐸祁門即次留別原

### 韻二首 選一

珥貂七葉後卑官亦可傷此官昔所重孔鐸聲官  
墻名德東教化豈必金紫場况聞佳勝處三十六  
峰蒼排簪擁高髻橫劍出英鋌時兼百靈現云奪  
五嶽光探奇幾兩屐錦繡充詩腸雕鏤鬼神泣鑄  
刻造化當行看屈宋才弓衣織蠻方與酣勿復戀  
浣花有高堂大業自終古無爲爭毫芒歸來今歸  
來滄波正相望

題琢園十一叔看劍引杯長圖

省甕黃羹食未了一領青衫棄不早有生鬱鬱誰  
處憂危園作計嗟廚爇吾叔意氣偉長頭閉門著  
書五十秋欻然長嘯佩吳鉤關山千里驅驂驛長  
安輕薄非吾儔利器霍霍歸林工埋幽匣底歲復  
歲塵埃暗蝕風雷氣摩挲背人腸轉悲奈爾龍身  
自光怪惟有醇醪三百盃消盡人間不平事丹青  
寫作豪士圖呼我舉盃說劍為歡娛

感懷寄李四翮飛同陳五騰芳宋大惺中沈

二虞襄作用昌黎答張徹韻

聖朝集卷六

四

六根寄塵世色視復聲聆何能長癡痺如蛻遺枯  
形少小受聖籍歡喜到百齡乾坤苟不毀恩愛何  
由停不解虫虫者戚屬如斷萍棄婦殺孩孺冤橫  
慘所經熟聽豺狼嗥我手無震霆陰雲蔽郊郭冷  
日荒牕檣正此多感激況復傷零丁胸中不平氣  
瀉水下高甕欲盡頓無俚忘忘心不寧招攜赴西  
園幽境開清冷高吟出新什一洗繁囂腥宋子劇  
空淡曲折如迴汀張眸不見人刻劃入微冥忽然  
起長嘯六翮初奮溟陳子疎豁吟任真開重局詩  
成盡一斗似白復似伶沈子骨開張神駿新出

又如千里江一霎揚風飈凡此競森豈良材紛亭

亭繁余亦雕蟲僅比末光營窮冬積霜雪僵卧無

時醒既苦長伏檻欲去艱修翎惟惜二三子擊鉢

寒燈焚搜奇步險韻鼓勇臨絕陘今來續高會故

人等晨星定齋赴冷官臯比疎典刑復有飢驅人

斷隔雙眸青征鴻慘壓瘳獨鶴惟伶俜念子好風

格於我多箴銘中流得砥柱清渭異濁涇索居能

幾日來歸卜尊筵君當同此懸羈隻傷門庭人生

役現田何異因在困長衫老已散故紙鬱無靈滔

滔下坂輪辛苦逐羶螟若不早收拾虛聲羞盜鈴

聖朝集卷六

四

子有陽春曲那許俗耳聽珊瑚一片玉孤匣隱瓏

玲列子善御風郭侯能行屏希安原賁淡至德守

其馨蒼蒼故園松誰敢笑飄零殷勤獻時瑞陋彼

堯階莫方今俗頽薄身世一螟蛉三代有遺直守

口寧如舛陳風痛陰雨讀雅愴原鵠我生百憂患

孺頑無堅剛分欲為聲詩木鐸宣明廷斧柯既莫

挽爛醉悲寒廳

春莫同人譙集沈二虞襄齋中觀木蘭花追

悼雲洲先生用昌黎寒食出遊韻

陰霆匝月春如病雨師播弄封姨盛芳園紅紫恣

飄零尚有高花朗相映高花一株倚檻看秘靜晶

瑩萬枝競玉樹空裁江令曲蘭馨合入騷人詠主

人爛熳襟自閒客子清狂冠不正醉後長歌短調

成吟餘百觚千觴更老饕稱意忽軒渠徐鎔李勺

歡如命連年大嚼賴故人東臯何事攜饒柄但願

酣嬉到百歲慙慙共作團圓慶憶昔君家絳帳翁

辨香幾輩皈依敬躡跚未已迫二豎一去泉臺閉

幽巖遺編四庫堆琳瑯祇令乾坤號詩聖

人竭來長坐草元亭兀兀騰騰愁緒併空懷古貌

滌塵踪莫領清言悅幽性宿草寒雲松柏圓蠻山

芒霧鴝鵒橫何心還對木蘭花歡劇翻教雙淚迸

前年花下記扶筇樓頭春月明如鏡湯烹蟹眼潤

詩腸觴罰蝟毛親酒政火輪催散付飛蓬感物蕭

蕭北風勁風流種子竟何存西園還聽驂壇令

春夜宋大歸自東村同集沈二齋中時李嗣

飛之館三阿

李君來宋君去憶別空裁楊柳句李君去宋君來

掉頭又隔煙水涯幾人踪跡如飛蓬風流未許酒

樽同饑寒驅人愁病促兩處茫茫堪一哭春花滿

枝月入林請彈枯木消煩襟彈罷高吟介甫詩人

生樂在相知心

渡江望金山一帶

長風冷捲浪花堆一帶空明縱眼開樓閣忽從江

湧出舳艫遙自海飛來戰場金鼓空陳跡佛地鐘

魚幾劫灰鼓擢浩歌聲激越蛟龍潛聽恐生哀

晚過黃天蕩

帆檣直下渺無涯汨汨奔濤捲浪花一角蒼山天

欲暮舟人指點說樓霞

同陳震方六弟肇先泛舟至雞鳴寺登北極

閣眺十廟遺蹟限山字

雙槳搖過碧水灣雞鳴古埭夕陽間百年金粉又

如許六代風流竟不還路指高亭疑插漢扉開遺

廟半環山歸途雲起澹餘暑載酒溪橋襟抱閒

附陳震方詩

尋來幽徑繞潺湲且共維舟捫葛攀往事六朝

同逝水道蹤十廟傍寒山鳥呼墨嶽叢林裏人

在蒼烟斷靄間乘興却忘歸路遠輕橈擬待月

明還

附六弟肇先詩

四面清溪一櫂閑行行隈口共躋攀含情莫問



興亡事故眼惟看遠近山遺廟蕭蕭楓葉下荒  
城瑟瑟土花斑煙蓬夕照人歸後猶憶層巒盡  
閣間

山徑

坡陀歷而上取徑入清杳山腹少居人叢祠亂幽  
鳥雨霽瀑初歇餘潦浸古道循覽非一狀貪看遠  
峰好商意忽然動千竿颯風篠蕩滌散塵慮跌坐  
憩軟草徙倚夕陽沒樵歌出林表

雨花臺曉望二首

竟無人跡到犯曉上峻嶒塔勢倚城峻江流入曙

金陵雜興卷六

雷

澄叢碑開絕磴遺屋指荒陵下界疎鐘動悠悠幾  
廢興

誰共論文者懷歌石徑間已迷江令宅空望謝家  
山花雨殘今古秋風冷髻顏坐來心轉適檻外白  
雲閒

癸酉紀災

夏月恒陰淮暴溢七十二壑匯洪澤奔流下注甓  
社湖湖田浪高屋沒脊荒城三面阻巨浸祇藉危  
隄并波力沿河蠅集衆官升暮鍾朝春奉嚴檄斗  
金不塞建瓴怒閘潰隄傾人命迫眼看萬落復千

邨桑麻盡作蛟鼉宅秋風颯颯秋雨沉居苦長飢  
行苦溺嗽嗽癡待大官鋪達頭垢面無人色監門  
圖繪恫宸慮詎惜斗升計寸尺勘災冠蓋下窮  
簷白粉排門署飢籍項聞黃流復沉監只恐數椽  
付河伯水門大啟閘洞開窮冬釜底滔滔逼明年  
幸得事春畊敢望鋤犁及二麥我生災患飽所經  
二戍而來斯更劇謂庚戌行河使者走絡繹水衡會  
奏宣房請

卽事

瑟瑟荒原裏淒淒夕照中長蘆數聲雁黃葉一畦

金陵雜興卷六

望

風搖落悲何極崎嶇路正窮城西憐宋玉

謂宋玉

同

此悵飄蓬

哀吳門陳竟章

陳生落拓轉江湖來從邗上隨吾徒掀髯對客肝  
膽俱狂歌壓倒頭巾儒醉中開篋出素紙竟章嘗以  
爲戲紙爲

純臆光瑩未見此五斗潑墨氣崢嶸要乎余寫

作相逢行管枯腕弱未忍汚半載留藏君已故却  
憶與君傾倒初啼鶯啞啞漫天絮城南飛樓誇健  
步華軒月上金樽度別來邗水復吳江車塵斷隔  
橋西路一爲君歌歌驪駒再爲君歌歌薤露凋零

草木變窮冬蕭瑟關河悲日暮可惜臺卿文不耀  
男兒髣髴飢寒悞我慚厚意久不報祇今消息泉  
臺錮寒燈迸淚愴哀吟也如劍掛徐君墓

雜歌十首 選八

颶沓空林飛雨急一夜北風寒到榻晨起被褐過  
板橋手足凍戰氣恒怯長蘆衰柳絕行人彌望層  
雲覆荒堞淋漓境舍攢鴉鵲前日頒儲今絕粒吾  
曹也復困乾愁瀉出哀腸猿叫峽沈郎虞夏歌嘯  
自苛歛慎勿羞我兒女泣

災年又迫向平累平生故人正聲氣陶潛叩門拙

雲南詩集卷六

吳

言詞懷中刺滅嗟何爲須賈綈袍自千古五交三  
疊淚如雨長安達官亦如此昔日依人振飛羽自  
乘高車連駟馬廿年書斷蓬高戶交情不敵千黃  
金海內誰留車笠語請君勿嗟陌路人不見一門  
父子爭鎔黍

我家舊是烏衣宅一霎灰飛罷雙戟高曾門戶半  
蕭索百口幾人足衣食男兒意氣凌天衢不則畔  
田釣芳澤何能縮首如蠶螺踏地踟天萬無策緊  
余塵劫歷飄泊老大儒衿列餓冊昨日悲風號古  
木墨帳音容記嘯昔三十六湖水淙淙長望荒墳

淚霑臆

烏生八九子羽翼同枯巢有烏名脊令在原飛且  
搖我生蕭條戀骨肉寸寸摧腸走車轆老兄七十  
悲逆遭傲骨不受他人憐煩冤相對傾潺湲一姊  
中道少相見生年四十病逾半一姊凋傷病又多  
離愁落日迷關河記得深堂咏雪時幾人髣髴今  
銷磨衰遲貧賤連疾疹去日苦多來日短憑誰覓  
得黃金丹百年聚會何其艱

椒園宋大惺中雙鬢禿城北李生翺飛飢劃粥家

貧只富錦囊詩詩骨清奇儵絕俗一絃揮淚一聲

雲南詩集卷六

吳

彈彈到幽淒鬼神哭冥搜十載閉窮巷辛苦荆山  
自完璞沈以任陳香谷與我同酸鹹矮屋寒燈時  
把讀吾家阿弟肇先近能詩憂憂孤吟出深竹嗟  
哉此物能飢寒勸君休謬陽春曲

淮陰故人朱亶夫憐才高誼四海無半面不識吟  
我詩爲我落淚悲頭顱漂母祠畔波連天執手岸  
憤相歌呼由來意氣久心許以膠投漆誰能疎計  
吏車回斷消息修文卒卒歸逝須英雄不路竟如  
此愁男左女聲呱呱我驅素車招其魂天南地北  
霑衣裾

憶昔天梯望周孔誓挾藩籬接跟踵爬梳辛苦殫  
晝夜百家紛綸六經總疑愚訂頑足知覺肯以心  
情同蟣蠓無端歲月耗雕蟲木不成材羞臃腫省  
門十上策不售黑髮可憐今種種誰扶亦懺張漢  
軍却使纖兒矜得隴丈夫不朽有底業難蟲得失  
何輕重試看金章紫綬人北邙衰草纏高塚悠悠  
喚徹五更鐘心頭亂緒如抽蛹

我愧不如劉伯倫荷鍤乾坤號酒人我愧不如謝  
康樂提屐雲山作詩客叶行歎坐愁墻壁間桑榆  
日暮攢百患錦繡詩腸兀然盡當歌不發飲不歡

重刊詩集卷六

吳

山妻稚子語刺刺斧柴羅米保朝夕百年那得好  
懷開文通賦恨子山哀鄉關蕭瑟不可道滔滔如  
此將安歸揮手出門還四顧仙源何處桃花路

肇先六弟招集曉園

昔年此地共高筵曾荷青青阮曉憐謂琢園叔老輩一

門都宿草壯心五夜又先鞭我嗟別後無完玉君  
自塵中解愛絃作達幾回春已到疎燈不斷語蟬

聯

讀孫虞橋先生詩集有感三首選二

吾道尊前哲事傳不死編幽光留正氣孤調拂哀

絃品以椒蘭潔名應星斗懸墓門曾展拜手澤重  
淒然

往事悲龍亢驚心捋虎鬚策翻迂賈讓哭漫效唐  
衢江海精靈失冠紳義烈徂當年猶直道霜灑遍  
粉榆

輓宋堪邨先生三首

年來撥觸便沾巾北郭西園事已塵不耐又聽阜  
某復冷風吹斷治城春

絳几香銷故紙堆麴生零落罷樽罍惟餘半畝蕭  
蕭竹無復詩節月下來

重刊詩集卷六

吳

老眼青青愛苦吟千迴珍重片言深重泉此諒何  
由報爲借哀絃達寸心

雨

慘淡昨宵月曉看春雨繁懷人方遠道令節閉衡  
門滿地草痕薄一天雲氣昏不堪還送別蕭瑟水

東村時李四  
之阿

定齋先生選定覽湖聯吟集兼惠弁言寄至

長歌誌謝用昌黎石鼓歌原韻

我生癡絕寡所耽十年閉戶爲詩歌錦囊已做筆  
花落牙脫髮黃知者何昭陽老人今謫仙胸藏武

庫塵霜戈沈家園子迭酬和苦愛頑石施磨磨論  
詩過我打頭屋青燈講席勤爬羅一從別去二千  
里長波冥冥雲我蛾朝廷方重師儒責春卿肯使  
沉巖阿暮年經術亦許國萬釘腰鞋誰敢呵所慚  
吾輩疎絳帳鱗鴻差喜無滯譌揚家奇字老芭識  
古色不亞孔壁科殘編我亦漫收拾布鼓敢冀諧  
靈囂古人師承有門戶典型遙望吟伐柯已歌果  
獲中郎聽緯以錦繡求龍梭嗟余生世苦偏側商  
聲激越無委蛇滿徑幽蘭弔屈子千叢苦竹悲湘  
娥每思年少厲羽翮祇今羶穠江之沱五斗肯折  
陶彭澤一竿欲效張志和沉埋故紙腹且暴箕踞  
白日頭還科奇嶽癖嗜逾漫浪歌成懊惱何其多  
竭來閭巷詫異物譬以腫背名駱駝酸鹹賴有數  
子共東阡南陌時經過雲龍下上蛩負罪如金在  
冶玉得磋還思奮飛君子旁汪汪既取千頃波昨  
夕丹黃詩帙到汝南月旦平無頗丈夫意氣屬知  
已寸心皎日明匪他餘者那足當一快便爾棄置  
寧煥嬰我第少達達亦窮先立序中語數言指淚重平摩  
挲摩爲肩火色本無相清癯骨幹空枯哦眼前一隊  
閑裙屐蠻觸合匝排鸛鷺由來生天有慧業楚凡

得失一剎那豈有英雄困寒餓并其姓字同坎軻  
此理難爲俗人道萬古潯沆流江河屋梁落月滿  
離緒報書千萬無蹉跎

田舍

澤國蒼波接杳冥殘蟬聲裏片帆停一村野月到  
籬白百畝秋禾向眼青病檢縹緗吟覺嬾卧聞鉦  
柝夢初醒年來生計飄零甚老矣西風驚髮星

二溝鎮

落照銜山小艇孤蛟龍腥捲浪花麤驚聞地近荏  
苒澤欲顚天陳鳩鵲園野草荒煙飛夕鷺頽牆禿

樹叫羣鳥不知撫字今誰責腸轉車輪淚眼枯

雨後

一雨澹微暑溪南沉夕陽漸開雲淙淙忽露宇蒼  
蒼清吹播蟲語虛檐生夜涼忘言對殘帙自覺道  
心長

露坐

露坐却紈扇曠然開我襟溪兼衆流急月入矮簷  
深龍畔瓜堪摘牆陰酒自斟中宵響琤瑤秋稼取  
關心

村夜有懷諸同人就東李四

向夕陳清簾蕭蕭風滿林一村深夜月幾處故人心濁酒銷殘帙寒蛩伴苦吟幽情斷微徑蘭臭想逾深

懷孫寶田

嗟子蓬飄久如余飄落新風塵十年淚骨肉兩家貧浩劫摧腸難圓銅櫺鬢銀荒邨正蕭颯西望一沾巾

秋村述懷六首 選二

蕭瑟清秋愁病兼荒邨鎮日坐茅檐此生漫託鏡爲命投老偏逢突不黔擬入深山求筍蕨好留吾

道在蒼鹽臨叩并少相如壁 余寄居從兄樓庵宅中 卜築還憑

李主占

白日公然走訓狐楊朱底用泣岐途青眸自古惟推阮藍面於今却怕盧何處交遊存縞紵曾聞肝膽屬屠沽中心最似彈碁局一闕商歌擊唾壺

倚樹吟

昔歲淮湖漲洪波渺無窮稻蟹不遺種喬木斬刈空我田木頗繁栽植由老農不忍揮斤斧留蔽環堵官今年薄有秋駕言雲水東田父觴我酒起視青葱龍桑葉猗猗大棗花纂纂濃榆柳數十株各

各成其叢徙倚看明月蕭爽臨清風睠此脫戕賊幸賴保護功會當手誅茅借陰塲園中繞屋樹扶疎 陶句 緬彼南邨翁

秋風行

秋風颯颯吹鬢絲浮雲變滅萬事非高門冠蓋散煙霧瓊樓玉樹他人基舊時王謝并淪落死生新故推心脾楚國千聲呼些只梁家一闕填今噫樂往哀來不可極昭昭日月寢以馳蘆中劍器已鏽澁跛鼃不效鷄鷄飛況乃黃金生鳥翼底須白首弄毛錐鬱輪奏曲才調薄光範上書年齒衰不如

李主占

且盡金屈卮百年休作千年悲有田幸種黍與秫有兒願識粟與梨閉門長嘯足高卧澗松鬱鬱迴蒼苔

放鴨翁

朝乘艇來暮乘艇去誰何老翁有烟波趣 一解 豈愛煙波自作 去 衣食鳴鴨招之一竿勤職 二解 竿幾何不如碌碌儂昭陽人村邨賣犢 三解 猶可骨肉慘悽逃去嬌兒餓死老妻 四解 死者橫摧生者雙雙嗟放鴨翁真無家別 五解

李翹飛從館中過余田舍遇雨止宿同用昌

黎山石詩韻

空村兀坐幽事微，翹首望君吟魂飛。君來意氣劇  
騰上道腴，豈藉膏粱肥？是時風豪兼雨橫，滿野蕭  
颯人煙稀。農家留客少，雞黍藜藿對食充。腸飢吾  
曹聚，會有天幸真。率莫厭荒離，靡滄浪之水歌。且  
和幽蘭紉佩芳，霏霏由來膏肓結奇癖。三弓尚有  
圖書圍，所嗟生計已偏側。憂端紕紕如蠶衣，今宵  
與子登良晤。飛鷹下，驕馬脫轡，有酒聊復勸斟酌。  
繞簷琴筑休言歸。

偶然作仍用前韻

枯魚窮壑生意微，不羨大鯢南溟飛。嗟爾乳髮僅  
已燥，錦裘駿馬揚輕肥。蘇張口舌世所重，終南捷  
徑應非稀。奚奴封侯李廣劉侏儒飽食臣朔飢。山  
苗澗松那可道，我且熟醉高掩扉。昨聞西曹下奏  
當清秋，颯颯霜雪霏。此輩生成自捐棄，蕭艾雜沓  
荆棘圍。一杯鳩就北邙土，三尺刀腥東市衣。華亭  
上蔡竟已矣，請君勿爲香塵轍傾圮。倒篋博判尉  
家有松菊何如歸。

示吳塔協來兼柬令兄至元復疊前韻

污泥莫笑尺蠖微，得勢便作蛟龍飛。嗟哉膨脝漲

家腹一飽，但逐腥羶肥。君家奕世重清節，儲書萬  
卷長物稀。古來名士有如此，袁閏孟陋皆樂飢。我  
亦田園付蕭索，立錐依庇他人扉。一裘蒙戎一衫  
敝，清霜苦雪常霏霏。時時念子重懷惻，兩家腸斷  
雙戟圖子更新。雁門戶痛，臯魚骨立血漬衣。無以  
振子負肝肺，但卜天骨非久轍。阿兄骹髀亦可憐，  
眼穿望我東村歸。

哀潮生子歌

潮生子孫君兩疏所自署也。兩疏年二十喪父，  
食貧力學中歲常襤褸，走數千里有所得以養  
母。若弟不私其妻子，卒以瘁致疾，歿之前夕，招  
余至榻前，手訣詩二章示余，泣曰：「君知我者，今  
且死，盍爲歌詩一篇贈我。」嗚呼！以兩疏之仁明  
孝友，生無一日之澤，終其身顛頓道路間，而天  
折以歿，歿又無子。悲夫！旣踰月，令弟全廉爲卜  
兆，邦上葬有日矣。爰作潮生子歌，撫其匱鳴嗚  
哭之。

哀矣夫！潮生子君不見茫茫荒江復苦海，粘天十  
丈波濤起怪雨。腥風張繻尾，此時性命鴻毛比。嗟  
君履艱有如此，繫昔孤窮痛心髓。筑筑支持萬天

紀上哺老母下弱弟畸嶇雙趺動未已羸悴百體  
困牀第枯吟絕命愴寸紙啞啞畢連叫殘晷哀猿  
斷雁淒徹耳帝醉愼怒鬼伯使善人不後不午止  
我儲斗淚傾作誄靈車蕭瑟水瀾瀾

雙湖聯吟集卷六

鐵崖質厚才雄讀書不屑章句凡古今

事機得失咸洞見隱與其發爲詩詞縱

不可控勒之勢淺見者因其不肯勦說

爲偏拗嗚呼舛矣世之浮光掠影者似若句斟字

酌及推其底蘊言皆無物蓋稿中者多從事外腴

非有真性情流露也其人于君親朋友必視爲泛

然而相值老杜所以獨出千古者真也鐵崖詩雖

靡服亂頭而能動人心之舒慘非血性深情男子

烏能若是哉可謂得杜之真者矣定齋李光國題

鐵崖詩集卷下

雙湖聯吟集卷七目次

昭陽李光國定齋選

沈錡

讀昌黎詩集

題畫梅

擬平定金川頌

有序

賦得一陽初動處二十韻

得陽字

過菱塘橋至斗姥宮小憩

白馬湖邨居

題邑侯許公畫冊

圖寫細雨驛曉八劍門詩意

登高上而望遠海行路難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

公無渡河

公莫舞

將進酒

城東有猛虎

飲馬長城窟行

邨郭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牆上難爲趨行

寒枝雀

擬明月何皎皎

吳鉤行

填海行

擊柝詞

打麥詞

伐木吟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賦得白雲深處有人家



咏古五首 以安帖力  
排募爲韻

閱宋絲津邵青門評點少陵詩集

觀李大虹臺家藏淳化法帖

珠湖 淮陰釣臺

趙北口 登景州浮屠

號天塔 宋楊廷昭  
監父骨處

雪鄰先生齋頭五詠 選二

蔣金沙草書  
舊坑石硯

寒夜不寐悲辛並起得詩三首

輓陳麓樵先生 題藍瑛畫

常州僧 有序

咏諸家雪拈得儒家妓家

哭亡女

賈七稻孫以詩壽余次韻答之

春雪 龍燈行

渡瓜步 雪

咏揚州近事 貧兒行

蟬

重九日小集次昌黎秋懷詩韻十一首

重陽後一日集雪鄰先生齋中二首 選一

苦寒 水車行

壽雪鄰夫子六十

送李四翮飛之山西 有序

咏古十首

蔡中郎  
左太冲

謝康樂  
李太白

王摩詰  
陸務觀

漢史雜咏十二首 選三

唐史雜咏三十首 選十

讀五代史 宋史雜咏十二首 選五

明史雜咏十首 選三

魯仲連 荆卿

周條侯 文翁

朱雲 周處

南將軍 裴晉公

李贊皇 劉司戶

宗留守 韓蘄王

岳鄂王 胡澹菴

汪六安 劉文成

劉忠宣

生死交行咏張元伯范巨卿

漢高帝斬蛇劍 張子房博浪椎

李將軍沒羽箭 嵇中散槍

劉伯倫鎚 王子明鐵槍

擬班昭寄仲兄定遠侯詩

擬班定遠歸自西域詩

擬木蘭軍中寄父母詩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擬張魏公蘇雲卿贈答詩二首 有序

渡江望金焦諸山

賦得清簾疎簾看奕碁

送賈七之天長

嵩陽道中次雪鄰夫子贈別原韻二首 選

即墨道中書所見 嵩陽行

旗杆石

成山道中憶揚州同社

成山始皇廟 自成山之文登

登文山召文臺

發海陽至九溝十八嶺遠大雷雨

曉發膠州

曉發王臺

送七弟十弟南歸 晚赴棲霞

石劍 蓬萊道中雨甚

哭外舅雪鄰先生 有序

壽宋大惺中四十初度

感春四首效昌黎體即用其韻 選

湖干晚眺 呈肅門先生

初夏 螢

夢中駕小舟遊某山下得詩一聯寤而誌

之足成一首

省賈二恒若疾即席次陳五騰芳韻

采樵歌 遺懷二首

長至日招同人復舉銷寒會

鐵鞭歌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借騰芳惺

中稻孫家大兄以任作兼呈昭陽李定

齋先生

上元後四日定齋先生赴任祁門李四亦

以是日之三阿握別時意忽忽如有所

失江文通有言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

矣因用昌黎答張徹韻寄李四

偶然作用昌黎遊湘西兩寺詩韻

春日雜詩三十首

春暮李四復之三阿是日宋大歸自公田

偕賈七小飲書室即席次賈七韻

懷定齋先生 呈夏醴谷先生

賦得儒術於我何有哉

猛虎行 征車行

射獵行 落葉吟

履冰行

雪和蘇長公聚星堂韻

題顏魯公墨蹟 題趙煒夫墨筆牡丹

立冬日李四招同人賞菊次丙寅舊作韻

賦得花邊行自遲

賈七秋闈得而復失有不釋然者詩以慰

之用昌黎送侯參謀韻

定齋先生選定覽湖聯吟集各贈序言寄

至長歌誌謝用昌黎石鼓歌原韻

覽湖聯吟集卷七目次

覽湖聯吟集卷七

沈錡字履第一字子湘號鐵崖著有無能子集

讀昌黎詩集

物有神龍龍有首杜詩韓筆相傳久韓筆直追太史公韓詩何減杜陵叟珠璣萬卷供驅策乾坤倪呈巨手不與齊梁作後塵太音古淡如元酒劃然滿紙風雨來蛟鼉出沒蚪螭走萬里奔騰黃河急千峰壁立華山陡千態萬狀難具述一歸妥帖垂不朽小儒眼光僅如豆妄摹字句徒怪醜紛紛毀譽那足論泰山何至爭培塿

題畫梅

高手畫梅只畫骨老幹橫空勢突兀筆力直追補之圖風神應入孤山室一枝黯淡初含葩一枝爛熳已放花獨坐看花艱真味黃昏月落影初斜

擬平定金川頌有序

皇帝御極之十四年威德覃敷四海內外無思不服金川逆酋稽顙歸命大宇之下生息理極草莽之臣不獲効力戎行手發一矢深用自愧而聞風起舞歌文德而咏武功亦敵愾之義也因擬爲之頌其辭曰

皇者其武率彼虞唐昔有三苗侮慢天常兩階既  
格延頸不遑時逾千載斯義彌光仁風洋溢  
至治馨香舟車所及自彼氐羌雕題鑿齒浮  
海來王烏弋黃支疊疊梯航蠢爾金川怒臂  
螳螂恃其險遠擾我邊防狡謀不軌欲肆披  
猖徑寸萌芽以試劍鋌邊氓震警將吏周章  
皇曰欽哉蠻酋不康大邦爲讐自取滅亡匪我與  
戎悖節致殃咨經略恒大臣之良汝維徂征  
掃彼攬槍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山奔海立虎  
翼龍驤天戈所麾正正堂堂殲厥渠魁毋炎

崑岡恒拜稽首

天子聖明恒拜稽首

謨訓煌煌輕騎就道弓勁鞭長赤羽若日珥戈耀  
霜士飽而歌馬騰以強兼程疾進雷霆莫當  
蠶叢鳥道雨雪洋洋視險如平愛士如傷儲  
胥是肅威信日彰謀定後戰決勝微茫或拊  
其背或搃其亢牛刀小割不頓刃芒羣蠻破  
膽旣走且僵深深其穴蹂爲戰場其酋就戮  
黨與徬徨喝喝乞命螻蟻循牆公曰徐之  
帝德是將如天好生在宥蠻荒蠻荒感泣簞食壺

衆始迷不覺今乃慚惶叩頭流血職供夜郎  
番童蠻女有束其裝繡像生祠有潔其觴風  
清徽外日轉甘棠振旅而還秋毫不戕

皇曰都哉武烈既颺咨經略恒艱辛備嘗深入不  
毛事則武鄉單騎却賊心則汾陽進忠勇公  
維日贊襄殊禮異數誰與頡頏匪私于恒報  
功之方赴赴武夫有績斯償廝養隸卒一長  
不忘

天子千城布列萬邦聲靈旣赫文德益昌太和元  
氣隨風翔翔我武惟揚永保無疆

賦得一陽初動處二十韻

得韻

律應黃鍾動葭浮玉琯揚斗杓初北指日御正南  
翔寶鼎迎推策神主測定方天心開與爰子烝運  
微茫苞孕蒙羣物根胎毓百昌寒威弛聲發陽德  
已潛彰一氣洪鈞轉五星珠璧光南郊臨紫幄左  
个坐元堂萬國欽朝會千官肅濟蹕履長歌納慶  
亞歲頌迎祥築室頒冬部書雲職保章懸衡知辰  
重刺繡覺絲長關塞遲行旅倉箱謹葦城八能調  
律呂六合奏笙簧應候融風扇占時瑞雪灑冰池  
將化水寒谷漸成暘已卜三時泰還看百卉芳衝

寒梅欲放待臘柳疑黃調燮神功大栽培地力良  
枯荻逢煖律何幸遇鄒陽

過菱塘橋至斗姥宮小憩

老屋三間好尋春信步臨湖光迷遠樹山意噪幽  
禽草綠餘生氣天青懷素心何當避屨市抱膝任  
長吟

白馬湖村居

曉望神居近平湖水氣浮橫雲穿古樹隔岸繫孤  
舟野鷺驚離網遊魚悔上鉤二語紀實平生厭機事閑  
戶復何求

題邑侯許公畫冊

圖寫細雨騎獵  
八劍門詩意

在險而平達者空之履危而安吉人同之蜀道之  
難天實窮之神禹不到力士通之地絕山摧一棧  
孤臨深溪萬仞怪石千尋鳥飛欲墮猿啼而瘖人  
烟寂寞種火深林何須足歷聞者寒心晴明可畏  
沉乃天陰我公揚鞭來入劍門馳驅鳥道逸氣凌  
雲山水之窟寒驢勝馬頭戴笠子雨絲不惹我公  
之先全活黨人厥利溥哉仁人之言宜後之昌青  
紫相望一歲九遷莫之與京叶官政餘閒幽情頓  
起迴憶當年寫來絕似劍門匪遙披圖即是雨脚

如麻一頭衛子

登高上而望遠海

登高上而望遠海離朱那識元珠在蜃樓光怪幻  
千層沸天波浪搖真宰巨魚昂首高于山癡龍一  
目時往還中有扁舟動如葉舟人禍福須臾間海  
可望不可遊安能隨汝到中流日落西風來高上  
愁人對此翻百憂會須騎鯨走太空左拍洪崖右  
赤松扶桑之巔東復東混茫一氣將無同

行路難四首

有鳴者雞趣戒行李吾將有所之新婦淚落如瀉  
不敢阻一詞徐徐問歸期遊千去天涯南北東西  
歸期安可知大兒解事手巾掩口啼送耶出門願  
耶蚤歸小兒號咷牽衣不教耶去耶去不知所爲  
跨我青驄馬整我金縷鞍黃金絡馬頭碧玉飾馬  
鞭揚鞭上古道行人健羨美少年美少年老將至  
僕僕黃埃筋力日就衰僮僕畏途囓巖猛虎長蛇蹲  
我前後馬驚伏地僕夫戰慄憶故鄉如隔世百里  
無人惡風吹倒山雷電交至雨雹如碗紛紛著臂  
痛定思痛使我色變心悸  
江行不知底海行不知岸朝見陽烏升暮見明星

爛飛廉銜銜逞雄怪白浪萬子檣如子匹練得不  
得施維欲斷馮夷大笑罔象來颺巨魚揚馨鼓鼉  
勢欲吞舟榜人不寒而顫風波乍定而無人色吾  
屬得生全燒新熟晚餅

三尺劍颯颯生長風七尺軀安能鬱鬱牖下終遠  
遊不得意撫髀嗟途窮行路難吾知之矣不如歸  
去馬行遲遲魂夢勞家裏推埋惡少拔刀相俟將  
遂阮之流其膏液潤荆杞丈夫披霜吸露十載不  
成名鹿盧悲鳴欲死殺賊而歸聊用雪恥骨肉相  
逢心中大歡喜

門有車馬客行

門前車馬喧疑是夫婿歸妾心如懸柱側耳更聽  
之車聲隱隱去馬鳴亦以微春風不解事搖曳送  
斜暉

公無渡河

長河滾滾風浪麤中有皓首之狂夫臨流直渡手  
提壺其妻從之繞岸呼呼者欲斷腸渡者行滅頂  
飄飄白髮乍浮沉滿飲黃流醉不醒馮夷擊鼓虬  
龍蹲飛沙頓掣陽鳥影與公同日赴汪洋萬歲千  
秋目不瞑嗚呼四海多風波莫道坦途無陷筭

公莫舞

赤帝興暴秦舉鴻門宴垂千古天下洶洶項與劉  
烹龍炮鳳英雄聚堂堂天意屬漢主袖裏青蛇空  
哮虎危酒癡肩壯士怒疾走彭城死亞父

將進酒

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腸任造物之不平吾  
將與劉伶阮籍陶潛李白把手脫帽而遨遊乎醉  
鄉東風壞壞吹我裳落花有情到我旁舉觴問天  
天茫茫誰知我者明月光

城東有猛虎

城東老翁髻髯古悄語鄉人閉門戶有虎有虎昨  
宵月大如銀盤虎之來木葉舞臣口不廉以我驟  
去驟去未去相喧爭湏臾血散如紅雨老人朽骨  
不足飽腸肚低頭戒老婦辛勤保兒女保兒女莫  
浪語有虎有虎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何迢迢控帶萬餘里高源涓滴難鑿冰見寒  
水寒飲我馬人渴長城下刁斗停晨炊馬餓欲  
齧我沙渺故鄉情愁看牛女星遠戍知不歸生別  
已吞聲邊臣不解事貪功街奇計殘月照悲茄哀

鳴悵老驥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城隅婦人掩面泣泣下霑衣盡濕自言本是漢  
宮人十年寵愛在一身蕭鼓謳吟清夜月翠微拾  
秘畫堂春多少花顏含忌嫉欲語只恐君王嘆一  
朝失意委塵土空隨廝養潛悲辛憶昔初入宮謂  
妾顏色好焉知棄前魚謂妾亦已老眷顧君恩深  
淪落妾命薄悠悠問蒼天禍福其可度

牆上難爲趨行

蠶垣牆其高十丈我梯而登危不得上一解蠶

蠶垣牆其高十丈

一

蠶

趨之趨之實難容足無餘汗出心酸三解魏巍太

華峰石可棲渺渺江湖維揖可依四解我行牆上

不堪回首咫尺危途誰挺而走五解人情喻熾倍

于危牆我思古人小旻卒章六解

寒枝雀

有雀喃喃遞相語昨入人家傍人字主人性褊憎

煩喧呼童持竿爭索取持竿母及相率飛飛向長

空棲何所窮冬少稻粱嚴氣肅昏曉豈不愛深山

又苦鷹鷂擾東家地僻主人賢老樹蟠屈參青天

一枝可假避增繳羅者狡猾不得前株守寒枝寧  
餓死肯與人間佐甘旨

擬明月何皎皎

遊宦久不歸明月照我戶秋氣何侵人遙天聽砧  
杵萬里共清光含愁厭機杼哀雁亦無情亂踏寒  
雲去

吳鉤行

吳王仗劍入荆楚美人前歌復後舞吳鴻扈稽神  
飛揚若敖蚡冒懷冤苦善鈞之賞百金耳老奴貪  
之殺二子可憐骨肉恩棄置如犬豕洪爐焰騰騰

膏血流釜底於越干戈累世讐攜李雄風一旦休

吳王吳王佩吳鉤曷不飛著靈姑浮

填海行

世間何物可填海精衛之愚終不解朝朝銜木擲

滄波滄波暗笑可奈何吾將詢共工走巨靈夾兩

龍麾五丁挾回天之神力以從事乎杳冥又恐共

工頭碎巨靈掌折兩龍背偃五丁力竭終不足以

平大海之浩瀚汪洋震蕩怪譎爾迴澄吾心寧吾

神歛焉被髮且狂叫吾有一物海可填但挈吾愁

心一片頓教四海成桑田吾愁之多含一切吾愁

之久逾萬年以愁填海功莫大焉海水滔滔長不  
休愁心日日水東流但使愁消海亦塞渾茫不塞  
度春秋

### 擊柝詞

巨浸乘城無衣無食蠢爾庶頑倡輟市封疆大吏  
怒斯赫易置長官俾民捕賊穿窬竊發惟擊柝者  
是責一解 上也維令下也維役徹夜柝聲手不得  
釋二解 持柝巡行畏逢暴客詎敢枝梧思之蹙額  
三解 維夏之夜差無虞維冬之夜不可測抵暮出  
門歸來頭白匪頭之白新霜未拭四解 時值沍寒

### 擊柝詞

天向昏黑雨雪洋洋露我胸臆彼在官者擁被竟  
夕五解 天子聖明百姓充塞道不拾遺人皆安  
宅焉用警柝徒喧譁日出而作入而息六解

### 打麥詞

莫愁舊穀貴相將獲新麥新麥苦無多婦子且飽  
食飽食能幾時皇天慳雨澤前村八十翁徘徊度  
阡陌

### 伐木吟

伐木深山中深山虎嘯生悲風伐木長隄下長隄  
官兵瞋目吒大水秋來壞廬舍魚鼈從容遊四野

對草不存榆柳哭千村萬落根株禿不愁今歲伐  
只愁來歲盡荒廚寂無煙揮斤空不忍

### 賦得秦時明月漢時關

長城遙控賀蘭山永夜笳聲鐵騎聞可是黃塵迷  
白骨誰憐青塚冷紅顏成山浪瀾祠空在武庫煙  
高劍不還子古興亡綠底事年年邊月照重關

### 賦得白雲深處有人家

世外幽棲契自深偷然蚤絕俗塵侵羲皇枕上浮  
生夢巢許山中太古心隨分松篁餘爽氣忘機猿  
鶴共長吟眼前何事征車近茅食雲封未許尋

### 詠古五首

以安帖力  
排泰為韻

法有不可易變之即首禍勢有不可因變之即安  
受昔千八百國疆場分彼此併吞至七雄殺人盈  
原野銳卒出秦中武安震屋瓦哀哉四十萬阮死  
長平下兵爭何日休所在半孤寡祖龍置郡縣金  
革事稍可恣睢任殘刑咸陽三月火其德不足師  
其制詎云左漢室懲孤立子弟分封夥吳楚動地  
來天子不安坐時無周亞夫颺且及宗社況于西  
晉時八王傾大廈劉石乘之起偏安何為者千戈  
數百年宇內常坎壈有唐定四海天寶國勢墮坐



令藩鎮驕朝廷守府也犯關爲故常神器失負荷  
浸淫及五季國祚如驅馬杯酒釋兵權生民始瀟  
灑明人更宋制龍孫淚滂沱迂儒談封建封建禍  
滋大禍大可如何談者聲已啞卓哉柳柳州持  
論非偏頗

古者分四民位置皆安帖弗見異而遷終身守其  
業何來釋老徒邪說自堅執天倫爲夢幻人世爲  
羈馮不織而衣帛不耕而食粒居然道在是薰蒸  
成積習老氏黨猶寡釋氏如蠅集梵宇勝王宮繼  
衣羅繡袷設想求大空曰此無上法均均如老婦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宗門日相襲任爾惡貫盈投之無不愜智者神奇  
誘愚者輪迴警所以宇宙間陷溺同一轍姦究亂  
其中衣鉢掩焚劫日本犯中州吳僧實聞謀大患  
自金人言之可於邑楚王最先好刑戮起倉猝叶  
臺城荷荷聲悲慈不及胡僧精呪詛傳奕何曾  
怯滄海有時乾正言誰肯納安得昌黎伯燒佛除  
度牒歟然沉迷開萬世風俗協

石碣討州吁滅親以定國祁奚舉解狐公道釋私  
隙君子本無黨不須森劍戟漢末諸黨人半爲忠  
義激攪轡祛姦貪清議自有力聲名互標榜亦足

召讐敵杯水沃車薪水盡火益亟禁錮與刑誅炎  
劉暮景迫八關十六子么麼不足責牛李日喧爭  
贊皇真可惜清流投濁流唐家運亦革蜀洛分門  
戶君子自相厄詔立黨人碑安民恥鑄石馴致靖  
康禍中原陷荆棘東林夫如何點將亦未的中  
阮大鍼反戈不相識正人無子遺天下滿盜賊後  
世笑前人累朝蹈故迹天子東聖明黨人禍自息  
不見唐虞間臯陶共禹稷縱有共讎讒交薦無愧  
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陽之惡如虎陰之惡如豺豺虎合而一中官作禍  
災呂強張承業千古幾人哉肘腋竊威靈外廷空  
喧喧豎刁威霸主伊戾工萑菲秦皇吞八荒趙高  
翦其枝恭顯既用事賢傳遭擠排張趙稱父母陳  
實俱參夷本初仲宿憤鼎祚豈能支輔國封王爵  
上皇顏不開神策與監軍李郭聽指麾開府空陰  
子謂者安有兒嗟哉甘露變大臣若犬雞咄咄唐  
天子家奴動深哀積重勢難返門生國老宜六字  
見土崩猶有田令孜趙家立制度政不及奴才宣  
和失舊章師成進士儕煌煌金蝦蟆顧盼生光輝  
媼相不量力構禍于北番戰將蠟生胃鑒與竟不

回明初杜紹璫嚴訓著之碑王振曳碑倒太阿任  
所持從此闢人橫效尤不可治汪直成化間劉瑾  
正德時附者咸得志忤者禍即隨至于魏忠賢生  
祠立京師四方爭壯麗宮闕未足奇金珠墨勅下  
貝錦緹騎馳楊左洵人傑精魂何所依闢人謀篡  
逆真匪夷所思渠魁雖伏誅國脉已全虧周禮設  
闕寺夫有所用之內庭供百役黜陟冢宰施人主  
守此義鼠輩何能爲

褒姒入殷周傾城過羿莽禍水位昭陽皇孫死無  
告亦鳳爲誰來空貽千古笑小憐請一圍周師誰

金匱要略卷之七

百

與較東昏愛蓮花受杖甘屈撓嗚呼晉陽官胎謀  
不可道聚麀世所恥庸主躬自蹈忠良膺顯戮天  
潢人不保巾幗襲冕旒況乃恣淫暴廬陵無人  
心韋氏任桀驚臨淄舉義兵太真踵前效終使開  
元盛盡被祿山掃尤物禍機伏尚其慎所操

閱宋綿津邵青門評點少陵詩集

少陵風雅宗隻字光萬丈箋註數百家矛盾開天  
壤旁門與曲徑荆棘生幻想一知與半解遽曰窮  
意象紛紛各是非總不關痛痒鍾譚更乖謬詩城  
之題題不如都掃除本來面目敞廬山錢先生註

釋較清爽綿津及青門善本共欣賞實地任鑽研  
得意非惆恍高處着眼孔落筆稱銖兩披閱本同  
志持論亦無黨塵氛一洗清快哉天日朗後生捧  
遺編展卷得規仿不敢道高深藉此窺莽蒼嗚呼  
勗之哉往哲足尊仰

觀李丈虹臺家藏淳化法帖

李侯出其篋中所藏淳化帖命我縱觀放筆爲長  
歌余不工書懶運腕長者索之將如何伊昔熙陵  
萃古帙侍書王著專甲乙遠追蒼頡並羲皇蟲書  
鳥跡何茫茫炎劉殷武紛羅列蔓延魏晉逮李唐

金匱要略卷之七

五

彙爲閣帖同昭煥牙籤錦軸供宸翰李廷珪墨澄  
淋漓澄心堂紙光凌亂祝融垂涎肆攫取絳潭真  
蹟復誰見後來此帖轉相摹泉州翻本差稱善當  
年辨別銀釘文而今石刻稱奇玩吁嗟乎岫嶂峰  
頭大禹碑金簡玉牒空依倚石鼓訛關書年代或  
疑丞殿秦人爲詛楚文詞異史記之眾誇大傳李  
斯天傾西北忌尤物形模怪偉質易虧千秋萬歲  
留其名令人太息深長思君本嗜書筆力勁摩挲  
善本增逸興書成勒石播四方會與鍾王虞褚同  
珍藏

珠湖

雲水蒼茫風浪灩澦滿目如具區三十六湖漚  
而一燭天乃有明月珠十里清光林木影神物迴  
非耳目娛湖光隱躍珠光現蜃樓海市詎能逾或  
言珠出不偶然屢爲文士作前驅此說荒唐騰衆  
口珠若有手應揶揄豈有天生靈異質肯趨富貴  
如人奴麒麟可獲龍可攀此珠千載守泥塗魏王  
之樂隋侯室何似逍遙覓社湖

淮陰釣臺

長淮波浪恣吞吐可憐國士徒辛苦膝下何辱真

史記卷之七

去

王何補一竿生計隨漁父丈夫屈伸幻浮雲折節  
何妨噲等伍龍準懷疑娥始怒相國無聲似伏鼠  
鍾室啾啾鬼夜語漢家宮闕今塵土韓侯釣臺峙  
千古我行臺畔久欽獻西風颼颼天欲雨

趙北口

問程來趙北風景似江南細草車前路沉雲何處  
蒼波光渾不定山勢遠能函向晚菰遊暢迴頭望  
蔚藍

登景州浮屠

笑兀十三層停車試一登望中攝燕趙幾處小工

陵絕頂罡風撼橫空暮色乘獨孤求福意還與問  
山僧

號天塔

宋楊廷昭  
益父書處

老臣歸骨地孤子叫天時忠孝一門盛艱辛萬古  
奇深謀騰虎穴雄劍阻龜茲寂寞英雄淚蕭蕭易  
水悲

雪鄰先生齋頭五詠

選二

蔣金沙草書

長安貴人裂眼爭金沙先生少宦情一官擲去同  
秋草峨嵋甘共浮屠老惟有閒情精八法興來時  
就中書掃流水因風自作波驚翔鵲峙龍舒爪雪  
鄰夫子獲二紙骨力風神罕其比一紙贈余百朋  
錫一紙珍藏余初識我生書法拙且靡意所規撫  
筆亂之願與金沙乞右手直向書家探戶牖

舊坑石硯

鐵面尚書石鄉侯風範端凝走龍蚪就中巖石稱  
最貴大寒不冰水自流眼明暈多吐陰液遠駕西  
坑與後歷石亦耶生應無價光氣詎使鷹氛即統  
袴家翁挾貨財白面書生捫管來陳言萬斛鋪滿  
紙重污佳硯何爲哉吾師此硯相隨久筆墨之交

堪不朽當其運思入無形口麗天花手摘星不許  
叫囂侵几席惟有虛中石氏發墨潤無聲詩文秀  
絕驚雨風虛中默爾不言功雲錦不得充黼黻虛  
中恬然不言屈知其銳守其鈍與物無爭復何恨  
知其勤守其靜其天者全壽斯永玉免朝元美難  
續王堂新樣名近俗不若此硯隨吾師年年守之  
共遐福

寒夜不寐悲辛並起得詩三首

二十年前恨于今血淚殷雞豚全不逮乳哺負多  
艱碧落知何處黃泉詎可攀依稀焦飯裏無術憶

慈顏

余四歲夫母惟慈以焦飯置母前  
母不食號呼不已不知爲已卒也

我生弱冠日

時第二

如鳥復傷弓千里呼慈父

母卒時家君訓  
謹聞未復一訣

三更抱阿戎

俱在

山塘空皓月

外祖汪公夏村歸老蘇湖  
州山塘近亦下世三載

畔只悲風

母坐在白  
馬湖邊

地老天荒後含冤未有窮

珍重師生契歸余掌上珠星霜纔往復年命失湏

史廟見稱來婦山頭冷望夫相逢惟有夢憐爾夢

俱無

輓陳麓枯先生

穎川有高風義皇餘樸素功名幻浮雲不矜廊廟  
具搜羅備古今壓架縹緗富斗酒澆磊塊醉鄉

得佳趣繞膝何振振義方逾嚴傳書聲日悠揚寒  
燈熒長夜叶嶄然見英奇庭階滿玉樹季子曰騰  
芳與余究章句相得祇寸心交情融冰乳時時過  
君家聞人不我禦君久膺末疾年來勢蹙熾叶伏  
枕耐呻吟二豎孰能除悲哉冬至日撒手歌薤露  
一榻三十年曾不能小住青紫亦紛紛老宿終章  
布天道與喜人豈有至今誤不干君之身必于君  
之嗣叶而我生最晚前賢不可遇淒涼勉德堂惻  
倉招魂賦

題藍瑛畫

中國書畫史一

王

老屋白雲間飛閣懸崖裏爽氣滿秋山瀑布臨橋  
瀉幽人欲何之策杖楓林下

常州僧

有序

常州僧以龍華會感衆有秦蔣二姓者闔門死  
焉吁二人者愚矣僧徒益惡其有極哉詩曰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

釋氏號慈悲萬惡通逃萃昔達歌利王割截身體  
碎後來奉佛者儻身與斷臂自賊既如斯于人更  
何愛況于黨與雜浸淫既滋大空邑不逞徒緇衣  
飾無賴結社誘貨財男女爭膜拜秦蔣爾何人老

幼自成隊布施傾囊囊云有仙丹在仙丹服上升  
脫却輪迴債夥影人數多一粒都軒睡一炬付茶  
毗昏昏不知避中有一童女握棗心未醉陡見烈  
燄乘呼號動天地坐遭毒手縛瞠目然看焦血肉  
煨燼中是曰升天輩二姓無子遺諸僧真得志執  
法有鼻陶重典殛巨慙庶答死者冤死者已不慧  
紛紛嗜佛人試入龍華會

咏諸家雪拈得儒家妓家

雪壁一畝宮拂座窓愈明呵凍流墨瀋撥觸動詩  
情憶昔曾授簡高踞何鏗鏗而今就柳絮吟聲如

雪湖詩集卷一

三

蠅鳴閉門裏繻袍何以佐蒼生哀安誰見訪卧榻  
餘軒聲

餘家

平康飄瑞葉風流生戶牖掃徑迎嘉賓看黛送美  
酒車馬日喧闐不及貧家婦而況歌舞場能得幾  
時久白雪無古今紅顏成老醜往來遶青樓寄語  
章臺柳

章家

哭亡女

於忽乎病已入膏肓而不能自語生甫滿二載而  
已就黃土汝上有姊下有弟姊依于父弟依母  
惟汝偃偃無所依寢食獨與保母處飢寒痛癢

叶

莫知時聞嬌啼索母乳自秋徂冬日尫羸一朝迫  
促與世辭不聞汝喚耶孃聲惟見榻前堆故衣呼  
汝汝不應哭汝汝不知斯固命也可奈何所痛心  
者余弗慈憶歎歎慘矣夫汝心未解怨耶孃汝目  
何由望故鄉汝魂也應思酒漿汝骨安忍棄道旁  
悲風黯雨何淒涼深深其坎謹閉藏母飼烏鳶飽  
犬羊弱質何辜嬰醜醜碎邪夢邪神若狂傷心最  
是月昏黃三更三點淚千行

賈七稻孫以詩壽余次韻答之

揭來詩社聯九九與君朝夕不釋手惟我于君心

雪湖詩集卷一

三

相知愛君詩文光陸離歲盈篋笥月盈把莫作柔  
筋脆骨者嗟余忽忽負昔年聞雞懶著祖生鞭幸  
有斗室足容膝排空馭氣在今日人情惡直多好  
諛諛人諛已徒區區競道少年還可畏瞥眼三十  
何容易時乎時乎光陰新人而不學爲陳人

春雪

立春六日五日雪柴扉十家九家閉紙窗夜夜明  
如月板橋凸凹人跡稀聞道東隣米已絕

龍燈行

伊昔漢家祠太乙自暮至旦燈不滅後人因循成

故事競道元宵是佳節吾郵魚米大五湖繁華亦  
染邦上餘上元前後四日耳爭奇角勝爲歡娛憶  
我髫齡嬉戲時每值觀燈心目移鐸聲徹鼓聲遲  
相逢格鬪不惜死肯讓幽燕遊俠兒或作狡狴闊  
步行昂頭牙爪皆崢嶸或作獅兒踞地上迴翔踴  
躍時相向或爲傀儡戲舞袖歌喉工獻媚或爲神  
龍遊鱗甲如生風颼颼中有一隊稱老龍光芒閃  
爍凌清空蜿蜒百丈屈伸雄龐然大物誰與同鹽  
徒攘臂氣如虹紛紛諸隊避下風肩摩足擊爭相  
掖遺簪墜履何從覓黃昏遍地聞喧呼直至三更  
猶不息邇來此風安在哉攜手同行任去來觀燈  
市上見殘雪冷落春光步明月豈緣讓路不相訶  
知是民貧氣先折安得天雨金千邨萬落喜不禁  
安得天雨粟千倉萬箱到處足取之無盡囊中錢  
年年燈火慶豐年

### 渡瓜步

江都之南有瓜步紛紛行人來問渡江行不過七  
里餘險似瞿塘與灤瀕舟中歷歷望金焦層巒疊  
嶂繞北固元魏行宮安在哉佛狸威聲似朝露由  
來戰伐爭功名白骨漂漂不知處而今此地苦江

漲魚鼈爲鄰郡可住何曾有衙鎮蛟龍歲費金錢  
千萬數吾郵亦自多波濤何事偏懷杞人慮願得  
宗生一帆風踏破長江萬里路

### 雪

風作雪花飛湖山白玉圍飄飄穿石硯翕翕滿柴  
扉修竹渾如醉寒梅也自肥晚來人跡絕認取板  
橋歸

### 咏揚州近事

有客江都來近事破人膽爲言秋冬間狂賊掠人  
慘本自嘉善起四散日猖甚一僧至揚郡呼佛恣  
姦險手攜諸毒藥逢人拂其臉遭者不復省白日  
如夢魘然後任所爲至于供食飲官長誰能禁閭  
閻詎安枕天下多凶人暴橫威聲閃盜跽膾人肝  
朱槩人是噉不及此曹惡聞者心凜凜及今苟不  
制大患終難寢愚民易煽惑慎勿增賊鼓聞古雲  
中守長城推廉范虎羅望風逃蛛蟹其敢犯

### 貧兒行

道旁貧兒鳴嗚哭哭聲沁入人心曲夕陽昏匿時  
已夜哭到無聲淚不下行人問兒何爲者兒云父  
死七日母已嫁

蟬

夜靜辭黃土風高託綠陰大聲非自口警衆亦無  
心未敵長康影何堪守約禁宋守約令嗟哉全五德  
避禍不如瘖

重九日小集次昌黎秋懷詩韻十一首

初秋風景佳中田禾蕤蕤黃淮條交漲奔騰不得  
已城南五里壩濤聲夜徹耳憂來不能寐呼燈拂  
衣起天雨農夫泣邨落都不似哀哉釜底魚膏腴  
那可恃猶憶去年秋豐凶何殊軌倏忽到重陽登  
高漫自喜

青桐葉盡

言

青青者梧桐衆葉盡憔悴如何百尺枝爛熳下平  
地豈不戀故枝爭奈秋風恣人生如寄耳窮達一  
時異潦倒不須悲立品以當貴

今日良宴會長夜正漫漫大戶三百盂小戶亦善  
飯飲啖安足誇丈夫有所願古來非常人閒風誰  
激勸朝夕免園冊汨沒幾千萬側席問安危腐儒  
何可獻醉生而夢死捫心盍自恕

雪鄰世風雅品格獨凌凌俯視雕蟲輩今替如蒼  
蠅臃腫與乳茁憐之不忍憎吾曹附門牆亦各有  
模稜臨淵久羨魚結網斯可置勉之各努力切勿

謝不能

諸君篤友誼韋弦互相警尊酒快論心新詩風味  
永或如鴻鵠翔或如虎豹猛共讀古人書鞭策戒  
短綆如余至不才附驥豈非幸鹿鹿悔從前塵氛  
其可屏

倏忽已百年無情惟日景纔見東方明又是月光  
同繁華蕩心目瞥眼成土梗壯懷空有待局促不  
得聘安得叫帝閭苦爲蒼生請

悠悠五更鐘動心撥昏暗君勿據要津要津衆所  
憾君勿恃高門高門鬼所瞰太音聲自希元酒味

愛湖詩集卷二

言

自淡君子窮益堅小人窮斯濫卓識悟迷途毅力  
持久暫不者遂紅塵有如舟解纜一朝長已矣後  
世誰點勘嗟哉足穀翁所營石與甌

我愛李長吉對客賦高軒驕驕作駒日絕塵而先  
奔老生空白首驚人無一言弄筆詎驚瞽附和盛  
目前譬如魚肉敗臭味不可餐我見猶鬼蜮晴牕  
檢舊編反覆昌黎詩氣象含萬千古今何懸絕念  
之心欲酸心酸曷有極中夜不成眠志氣天所哀  
得力須壯年

余本傷心人愁來淚未乾梧捲幾鄭重不數青琅

玕宿草日滋蔓松楸白露園修墓尚不動家君命余修母墓近

以水災  
方寸何以安神山爽氣昏長湖捲波瀾秋深  
歲將暮無計留雙九行且赴海陽家君近東裝理征鞍

城隅一片土亡姑葬城北隅淙淙流水聲風雨王琴村室人李氏葬此

夕陽慘不明總是銷魂處何人鑒撲誠不耐悲辛起兼之塊磊盈有詞慚記室無才充騎兵空操三

寸筆欲爭草木榮騎虎不得下感慶誰所令

滿眼菊花開幽姿亦大好男兒志四方立身苦不

早天命竟何如人情馬可保益智在詩書奇趣異

枯槁冷淡是生涯可爲知者道

重陽後一日集雪鄰先生齋中二首選一

酒令整于軍雄談夜未分碧天澄素月秋氣掃微

雲宿鳥因人亂昏鐘隔寺聞金吾不假借握別重

殷勤

苦寒

至前風雪猛冰早集毫端最厭輕裘薄常思短褐

完河流驚客懼山氣肅征鞍嬌女魂何處時幼女亡幽

泉恐更寒

水車行

高田苦旱下田濕雨多雨少農夫泣灌之洩之勤吐納水車之制何奇巧牛用其大人用小龍畔歌聲夜繚紉亦有御風隨意行排空掣雷塵不驚壯夫上下如鳥輕朝朝馳逐農心苦望望禾苗祝田祖要取菽粟給倉庾

壽雪鄰夫子六十

層雲撥韃寒風亂吼百卉不榮松柏獨茂松柏之操君子之壽君子之壽既引既長王駘叔山無傷吾行老而彌劬曰維文章文章何爲潦倒如斯長安貴人目笑存之彼何人哉得失自知匪

重刊集卷七

七

直自知從者吾徒踵門就正爲日無虛月夕花朝先生是娛先生之門余早負笈憶歲丁未計年

以廿余以下未卒業今二十年矣曾是剎那先生六十六十年前

可堪屈指律調黃鐘斗柄插子曰維嘉辰桑弧蓬矢

弧矢之設天地四方棘闥因人壯歲不揚官

政之年一試鋒鉞鋒鉞未竟貧病交攻詩律漸

細少陵之風嗟余不佞謬託乘龍乘龍事渺古

道照人形迹都忘爛熳天真大庭栗陸不約而親

其親云何詩城盟主羣疑滿腹折以片語以介

蒼壽雛鳳繼武謂李四



送李四翻飛之山西

業師夏嘯門先生視學山右書招翻飛助其衡  
鑒余交翻飛久益信先生知人詩以送之

丈夫不生則已生則天地四方分內事十年宰相  
萬里侯肯讓蕭曹及英衛不然一官居諫諍裂麻  
痛哭陳利弊不然浪跡走山河仰天大笑悟文字  
安能老死兔園冊踟躕不知宇宙大吾友李四字  
翻飛其人如人文如詩弩張劍拔誰得似精金美  
玉原無疵君家累世富薪傳取之不盡理固宜點  
化入神憑秀骨不許俗眼輕品題棘闌三入不得

李四翻飛

宋

意課徒斗室詩書氣堂前太母喜康強二老齊眉  
差足慰寒士雞豚亦大難先意承志夫何愧吾曹  
青紫囊中物浩歌莫滴窮途淚河汾學政重人才  
二千里外使者來中原自古帝王都爲國求賢不  
易哉知君寡欲莫如我母作公而不明者人言自  
是心之聲具眼臨之安可假欲明皎皎行人遠一  
派春風送征輓怪禽古樹冷空山遨遊齊晉何時  
還騏驎脫鹽車一日應千里飛鵬辭北溟展翼狹  
四海豈有詩人四世窮姓字不得光青史秋風起  
處好歸來奪得錦標露根抵玉堂金馬問何人云

是魚川之孫雪鄰之子

咏古十首

蔡中郎

逸才摧晚節悲哉蔡中郎鳴蟬擇高樹可以避螳

曹子建

思王文之豪大言求自試擒權亦正難馘亮何容

左太冲

琴瑟不須精鍾胡馬足謝赫號貴三都何人笑倉

父

陶元亮

河山非晉室所餘一徵士綠酒儘多情黃花亦知

謝康樂

一官述祖德性只耽山水東海可辭秦魯連真君

陳伯玉

海內稱文宗北朝思太用既有感遇詩可無受命

李太白

天上謫仙人百篇一斗酒老去更佯狂知心杜陵叟

杜子美

九死不忘君風騷腸忠義萬古流江河詞人竟何事

王摩詰

詩中兼有畫風流更自長嗟哉凝碧池何如華子岡

陸務觀

南宋風雅微劍南一燈續生作散誕人死望中原

復

漢史雜咏十二首

選三

鄴善龜茲指顧間炎劉應狹舊江山功成猶自餘奇策都護從容入漢關

傷心官爵歸常侍觸面髡鉗記黨人何似熱巾名士好大槐坂上望車塵

亂山無主杜鵑啼千里成都望眼迷不分陽鳥常疾走晚來便到夜郎西

唐史雜咏三十首

選十二

英年神武整王師老去雄心尚不移鴨綠江頭無勝算悽惶更立鄭公碑

臨淄撥亂盛開元何事夢夢十九年紅錦裝來河北賊宮中笑賜洗兒錢

靈武當時早即真兩京恢復仗元臣誰云李郭難專任只有朝恩肺腑親

建中初政本清明多事瓊林與大盈漫道奉天由氣數中山司馬怨羊羹

見國策

伍文謀國詎能馴黨與鴟張祇自焚太息蠻荒八司馬鳴冤直待范希文

范公論八司馬事頗爲解紛

日日籌邊是遠猶長城萬里仗維州朝廷未解奇

章意苦送歸誠悉怛謀

北司威嚴聳雲霄京兆錚錚壯本朝最是家奴橫涕淚無人搏盡殿前梟

政出中書布紀綱百年僭叛頓銷亡文饒若不分門戶肯使開元駕會昌

浙東狂賊盛威通況復淪和陷賊鋒惱殺辛公三尺劍開門揖冠有崔雍

刺血聯盟淚並紅鳳翔傳檄討元凶如何諸道成功少還待沙陀獨眼龍



日日酣歌燕子箋禮臣經濟更堪憐金陵何似臨  
安好月繞薰風僅一年

信陵君

不繫興亡非丈夫不羅智勇非雄圖信陵歸魏魏  
不疑強秦惡得而滅諸當時戰國尚遊士雞鳴狗  
盜拖青紫威聲憚赫赫咸陽官得士誰如魏公子侯  
生奇毛薛正公子用之功日盛腐腸食伐性斧公  
子耽之心獨苦盜必憎主人敵必忌良臣何物晉  
鄙客得金爭爲秦鴻溝酸棗險空在萬里長城先  
自壞

魯仲連

戰國有孟荀壁立萬仞餘朝秦暮楚者妾婦爲人  
奴吾愛魯仲連昂昂千里駒臬鳴斥田巴高節甘  
窮居趙以邯鄲急帝秦緩須臾先生于其時大聲  
而疾呼折倒辛垣衍郗城憑一書千金若敝屣人  
爵徒區區彼哉平原輩焉知烈丈夫

荆卿

神勇未妨過宋意老謀爭忍負田光一提匕首祖  
龍困八尺屏風寶劍長易水衣冠餘慷慨燕臺歌  
舞付蒼茫天心未絕嬴秦祀何必虛名恨武陽

周條侯

細柳森森壁不開軍中號令挾風雷藍田捲甲諸  
王虜武庫鳴鉦太尉才自是元勳無上賞誰云死  
法本天災良弓高鳥子年恨不見韓彭泣草萊

文翁

揚馬文章萬古雄兩川詩禮自文翁而今五馬紛  
馳處懶說當年造士功

朱雲

一劍飛揚還折節廿年慷慨冷封侯窮經恥作匡  
張輩決檻甘從達比遊少府空摧五鹿角尚方偏

愛佞臣頭門牆豈有匪人入老去依然風骨道

周處

南山深深白額虎長橋老蛟並周處歛然三害一  
日除英雄舉動駭兒女一爲御史劾梁王不避權  
貴福機藏誰者氏羌僭帝號建威將軍楊大纛鄙  
哉征西肆褊心五子義兵骨空暴軍孤戰氣哀絃  
絕鼓聲死致命臣子分喪師國家恥一門五侯天  
表忠殺身成仁豈辦此小人下石夫何害將軍磊  
落軒天地策策西戎恨未消遺詩千載欽隻字

南將軍

君不見明皇養虎自遺災哥舒卸甲潼關開倉皇  
幸蜀忒狼狽健兒身手何爲哉張公坐鎮金甌缺  
蔽遮江淮肝膽裂百萬賊兵不得渡三十六人勁  
于鐵就中尤說南將軍咄嗟意氣高如雲恨不生  
擒尹子奇趙臨阿睨除妖氣雖陽城空事已急包  
胥痛哭嗟何及賀蘭酣宴若不聞拔刀斷指鬼神  
泣賊兵日以盛孤城日以危一髮抵千鈞力竭莫  
能支天職忠良盈碧血從容就義真英傑寧與張  
公同死生太尉罵賊常山舌吁嗟乎人生自古誰  
無死浮屠半箭長已矣偉哉南八真男子

裴晉公

日月何以暈陰氣熾于內藩鎮何以橫小人竊高  
位唐自天寶來河北紛如蠅內政無紀綱驕將何  
所畏赫赫裴晉公定策討淮蔡瀕死心不移戰士  
氣百倍雨雪洋洋元兇伏司敗淄青心膽寒朝  
廷體統在中興大文章橋樑韓碑最如何天耳聾  
元臣屢擯棄鼠輩磨齒牙末路幾貽蹟悠悠綠野  
堂文酒消經濟

李贊皇

古人激切歎才難況乃艱危瀕利器有能隻手持

天網任是微瑕何可棄唐家中葉日凌夷藩鎮兵  
驕宦官恣吁嗟贊皇頗挺生英英氣不可一世知  
人獨有裴中立推轂王廷及鋒試太牢之黨肆傾  
軋紛紛何人爲國計惟公矢志任中興削平僭叛  
無留滯奇才直並姚元之會昌猶有開元意朋黨  
自是有激成不掩三朝多獻替敏中豎子誰薦之  
轉使英雄終踰蹟兒童愛誦得雨多孤寒八百崖

州派唐人詩有八百孤寒下  
淚一時南望李崖州之句

劉司戶

賢良得董生直言得家令對策無空言千古尚輝

映有唐重制科文人誇捷徑撥拾趨膚末避忌工  
逢迎太和搜人才先生論時政名義原春秋大聲  
斥權佞所憂諸閹奴蟠踞執國命早見唐祚危痛  
陳天下病疎遠敢盡言廟堂醉不醒試官空歎息  
同列服剛正南荒甘一斤北寺談逾盛不見開成  
中四相目不瞑末造尤猖狂門生拱手聽嗚呼先  
生文炳若著龜應一通懸座右奴輩何由橫

宗留守

烈士奮功名老成悲國祚忍見九廟夷天子蒙禁  
錮中原王氣鍾臨安郡可住招徠百萬兵彈指英

雄聚鐵騎走金人中流一砥柱持刀欲何爲渡河  
殺賊去踏破賀蘭山開天撥雲霧天耳胡不聰汪  
黃色然怒車駕竟不來二聖何時遇不聽老臣言  
坐令百年誤身寒恨未銷青城向誰訴

韓蘄王

金兵雄百萬膽落大江東賁志平沙漠何時復汴  
官山河憑豎子花月老元戎最是風波獄傷心三  
字中

岳鄂王

北狩茫茫天地崩中原延頸岳家兵頻麾赤幟腸

北狩茫茫天地崩

之

偏熱痛飲黃龍恨始平秦氏何心資敵國康王有  
意壞長城賊髡掘盡諸陵骨敢傍南枝折一莖

胡澹菴

五國城中老淚頻秦頭壓日恨難伸不妨東海爲  
男子忍見南朝盡婦人塞外千金購疏藁天涯萬  
死表孤臣暮年風節還如故寂寞廬陵事已塵

汪六安

淳祐以後何時哉宋室真如累卵危巖崑山河誰  
料理不將經略付奇才汪公發憤陳長策沿江守  
禦用全力樓臺燈火樂忘歸忍話忠良呼瞎賊元

兵百萬漫天至江淮招討空血淚報國惟憑七尺

軀要尋一片趙家地控引淮漢作後圖爭奈平章  
潰蕪湖慷慨握拳撫案呼失聲三日不復蘇伯顏  
心折爲嗟吁有子崢嶸閩中死父是忠臣子孝子

劉文成

嘯傲西湖上中原王氣焚廟堂依日月帷幄走雷  
霆作相心原淡酬功事已停如何豎子輩頻使失  
餘齡

劉忠宣

風節三朝峻經綸萬事嫻可憐捐北闕竟爾赴東

雲湖縣志卷五

五

山屢忤中官意久羈沙漠間行人曾善祝碩果竟  
生還

生死交行咏張元伯范巨卿

一死一生交情見元伯巨卿子古羨白楊蕭蕭西  
風急素車白馬荒山泣靈車坐待子里人交情至  
處通鬼神死者復生生者喜張耳陳餘應愧死

漢高帝斬蛇劍

遙空慘淡夜昏黑鬼嘯雲低迷大澤白蛇橫道青  
蛇怒出匣一揮血如雨巨額平斷尾跳擲劍氣颯  
颯泣老嫗被酒大呼赤帝子羸項皆隨白蛇死七

采珠九華玉五色琉璃光可掬室中光景尚藝天  
臨風遙指鸚鵡哭長陵禾黍當塗高東都蕭瑟山  
陽辱阿誰提劍誅曹門萬里江山去不復神物詎  
肯老人間武庫一飛何時還

張子房博浪椎

千乘萬騎祖龍出錫盾瑯戈寒白日神椎突起博  
浪沙百二十斤飛一瞥砰訇乍驚空裏雷猛厲橫  
摧輦上輒副車肝腦碎秦帝心膽裂神龍去無尾  
大索空鼎沸借問誰爲此五世相韓張氏子君國  
之讐不戴天散盡萬金求力士力士不知名飛椎  
震千古荆卿劍術疎笑罵終何補

李將軍沒羽箭

北平太守飛將軍何不生秦漢之際彎弓鳴劍立  
奇勳高可附英彭後次亦不失樊鄴倫胡爲鬱鬱  
經百戰邊人膽落將軍箭將軍善射天所與屢殺  
山中白額虎射虎久已寢其皮射石更驚深沒羽  
精神到處貫金石何事長平太相逼四十年來終  
不候安能下吏爲楚囚銅花古血慘淒淒天下無  
雙死數奇

嵇中散琴

季世危機疾名流籠中禽蕭疎大樹下七絃餘清  
音一曲廣陵散悠悠卧龍吟珍重憐自昔佳名空  
至今鍾會鬼域徒片言銜怨深太學三千人傷心  
血淚淋臨風長太息愴絕徽黃金本魏宗室壻況  
懷高世心人琴修云亡義烈猶森森呼嗟步兵廚  
何如中散琴

劉伯倫鍤

子桓旣纂漢典午亦取曹吁嗟世多故青山笑人  
勞王公及興臺臺累隨蓬蒿醉鄉劇宜人巨鍤如  
故交一醉與一鍤天地共逍遙誰與青白眼齷齪  
依權豪

王子明鐵槍

豹死留其皮人死留其名朱梁有忠勇鐵槍王子  
明鍛煉去渣滓盪決著光精遊空驍騎逃疾轉壯  
士驚陷陣無堅甲瞋目誰抗行百中餘老謀三日  
破南城時危護口臭槍長戰血腥中都恨馬蹟將  
軍豈倖生鐵槍不得死淒淒風雨鳴

擬班昭寄仲兄定遠侯詩

一別三十載骨肉爲塗人臨風發惆悵思君那可  
論迢迢絕域外萬死成功勳蠻夷鳥獸心出入慎

所親老人思慮短何以禦艱辛努力加餐飯母忘  
天子恩天子至明聖端居憐老臣漢關猶可到拭  
目望車塵暮年一聚首悲喜復何言

擬班定遠歸自西域詩

少年負意氣投筆馳沙場沙場本死地久歷行自  
傷虎穴建微功遭逢時運昌年來老且病憂思迫  
中腸七十死亦足邊事未可量天子推至仁生還  
遂所望我來玉門關行行見洛陽此生不辱國首  
正亦得將皇哉大漢恩累世詎能償

擬木蘭軍中寄父母詩

朔風吹急雪胡馬仰天嘶女子作征夫中夜血淚  
揮獨戈與鐵甲誰能別雄雌所嗟惟父母不得長  
追隨昨宵軍帖下敵騎繞長城持矛赴格鬪焉知  
死與生沙場無貴賤勇戰成功名兒家習久成奮  
呼馳敵營斬其名王歸一軍爲之驚女郎稱壯士  
歸來侍門庭老親加餐飯毋傷離別情

擬宗汝霖病中示岳鵬舉二首

皇天何不仁中葉國步蹶列祖豈不神宗廟一朝  
失二帝竟何如臣罪何時滅老夫荷國恩衆志堅  
于鐵誓踏賀蘭山再得瞻天日抗表請還都雙肘

從中掣毫矣無能爲病魔欺老拙七十死何求所  
悲宇宙裂恢復普天情莫若將軍烈將軍尚最哉  
渡河賊可殺

與君皆王臣同力笳鼓競老死死無狀託君以爲  
命勇智世無雙忠義成天性收拾舊山河豈徒付  
吟詠陣圖那可指指日燕雲淨一洗靖康恥板與  
謁二聖邊亭微烽燧朝宇無姦佞藝祖聲靈昌宗  
社萬年定解甲可歸耕老夫目亦瞑

擬張魏公蘇雲卿贈答詩二首

雲卿魏公之故人也魏公作相以禮招之不至

嗚呼雲卿豈無志於天下者蓋其知魏公深矣  
魏公有雄志而無雄才不蚤知秦檜之姦又多  
忌克殺曲端任呂祉動失機宜鄂王之獄亦與  
有力焉是豈能恢復宋室者哉雲卿之決去宜  
矣余惜魏公之不能致雲卿又以雲卿之終隱  
爲宋惜因爲作相贈答詩云

靖康禍斯劇厄運遶陽九幹離揚鞭笑神京慘不  
守二帝痛蒙塵河山爲賊藪遺老盡傷心壯夫頻  
頻首龍飛駐臨安安危一反手天子急求賢豪傑  
競趨走如君管樂才累朝培植久邊城戰血寒忍



作山林友君臣本大義肥遯詎无咎拔茅叶征吉  
運籌殲羣醜錢塘二月潮龍雷恣怒吼恢復舊中

原汴宮盛煙柳中興在吾曹夙心尚無負

張瞻蘇

鷗鵬起北溟鴻雁鳴洲渚物生各有宜易地詎堪  
處伊余居廣漢時與明公伍鄉里重交情往還不  
我拒明公廟堂器咫尺登政府時務正艱難良工  
慎巨斧救時在得人搜羅備文武四海多奇才何  
必鄉人舉矧余最疎拙東湖一老圃樗櫟充棟梁  
母乃危廊廡書幣自殷勤旌旗自旁午野性未能  
馴獨行甘踽踽去去從此辭空山問太古

蘇轍

### 渡江望金焦諸山

問渡來瓜步扁舟自在行微風隨浪湧遠寺有鐘  
鳴山意衝雲起江流入海清金焦須領略奇趣慰  
平生

### 賦得清簾疎簾看奕碁

首夏滔滔至蕭蕭不動塵簾垂忘赫日簾設坐嘉  
賓故紙龍蛇鬬楸枰鷺鶴陳箇中無俗物局外亦  
閒人氣靜知工拙思沉辨屈伸交侵咸有意幻劫  
或疑神一目終降魏重瞳可覆秦爭先閒取勢臨  
敵淡生新不謂推高手何須浪效顰歛奩成一笑

月上已如銀

### 送賈七之天長

天南地北無終極人生離別休鬱塞賈君磊落不  
凡材三十年來人不識歲在癸亥日初冬共余一  
笑成莫逆等閒七載疾于駛與君潦倒一而已酒  
盞詩筒疊往還美君筆底無渣滓閉門笑讀古人  
書與酣落墨西風起長歌嘯強追杜韓小詩亦備  
唐人體雄文羞作六代詞逸氣橫衝三峽水長安  
多少黑頭公而君久困毛錐于紛紛山鬼漫揶揄  
可憐國士無知己吁嗟丈夫遇合自有時一輩冲

李賀集卷五

望

天郎可窺絳帳課徒道寄耳乘風破浪隨所之

### 嵩陽道中次雪鄰夫子贈別原韻二首

選

木介連賢勁天涯詎可羈年齒無好況長歎亦何  
爲雁叫搜枯草狼躡傍廢祠何時重反旆蟄室間  
新詩

### 卽墨道中書所見

流民擔稚子菜色更誰憐野燒山如墨

人食草根糞盡

城荒

竈不煙青燐愁暗月白骨蔽平川不盡悽惶淚爲

祈太有年

### 嵩陽行

嵩陽二月寒威急濁浪碎旬煙霧濕土人慣見亦  
飲者況是初來安可支一城裏煙纔數百就中半  
屬流人域嵩陽故  
衛地三更赤日起扶桑照見居民少蓋  
藏卧虎石老龍頭舟師逢之心膽愁海風長山風  
猛行人當之骨髓冷不如襍被歸江南一巷長吟  
一枕酣

### 旗杆石

巨石臨滄海高廣可數里罡風空驚擊驚濤詎能  
徙鳥船時往來島夷遙竦峙掛帆便無涯容易藏  
姦穴爲語守土人防閑慎所以

### 成山道中憶揚州同社

僕僕成山道禽言慰寂寥雲煙隨意遠風雨可憐  
宵別緒千峰繞雄心萬里遙歸與莫相笑借聽廣  
陵潮

### 成山始皇廟

掃盡侯封郡縣開此心猶自速蓬萊空聞宿將祈  
神去不見童男採藥回萬里長風號古木九秋明  
月冷蒼苔荒祠斗大堪容膝何似阿房一炬灰

### 自成山之文登

束裝聊復事長征歷盡崎嶇意轉平是到深山公

跡少偶逢熟路馬蹄輕長濤汨汨劉公島野日荒  
荒不夜城劉公島不夜城  
皆文登縣境漫說江南好風景山行也自  
慰平生

### 登文山召文臺

召文臺畔草荒涼一半文山帶夕陽怪底詩書逢  
幻劫行人猶自說秦皇

### 發海陽至九溝十八嶺逢大雷雨

嵩陽六月東裝日猛雨行村似蚤秋百里風排千  
樹葉一聲雷叱萬山頭懸崖滑滑馬先怯飛瀑淙  
淙人獨愁莫道雨衣能不濕善泗還自愧輕鷗

### 曉發膠州

膠西猶覺路途遙觸執征人恨未消淡淡日光綠  
海口昏昏雲氣截山腰孤衝曲澗沙爲岸鬼肅陰  
崖石作橋盼得孤邨求解渴何時閒坐話漁樵

### 曉發王臺

仄徑纔容足揚鞭次第來曉行不相見百折過王  
臺

### 送七弟十弟南歸

骨肉天涯別臨岐冷肺肝所嗟纔弱歲稍喜慣征  
鞍海氣沾衣濕山風撲面寒長途莫惆悵千里即

淮安

晚赴棲霞

萬壑寒山暗征途趁暮曛高峰先得月古樹遠疑雲入夜風偏勁逢危馬不動鋸牙真陡絕鋸牙山爲棲霞之勝

深澗雪紛紛

時大雪初霽

石劍

一峰倒插聳雲煙勁如千鎰指青天根柢不知所紀極混成孤削始何年濶纔三尺厚數寸拔地十尋山之巔光芒自合及鋒試斷盡人間不平事

蓬萊道中雨甚

雲雨蓬萊道

吳

怪底蓬萊道雲沉海氣荒羣山潤木石深澗沸滄浪帶雨嫌裘重衝泥覺路長危途防失足攬轡下崇岡

哭外舅雪鄰先生

有序

丁郊仲春既望之夜夢雪鄰先生卒同人偕作輓詩余得句云詩城盟主更無人驚而覺意大惡之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相隔二千里不獲一訣也先生卒時余在禁成古人有言曰惟夫子知我余于先生亦云

蒼昊生人恒河沙幾人詩文得名家業將慧業付

文人又使之坎軻潦倒至于貧病老死而志不得伸何如不生不文之爲愈猶得醇醇悶悶保全無始之渾敦敦先生齟齬負異才累世薪傳一目該詩古文詞推絕調此道原從風惠來壯歲課徒設絳帳斗室傾心奉宗匠溫其如玉古人風口不言錢

愛清曠惟有文章惡苟合百尺樓中發高唱十年函丈意逍遙曰綺孺子伊可教驂騑作駒天骨聳範我馳驅氣勿驕架上羣書任繙閱須探精液去皮毛樗材愧負師言久廿年枵腹何所有東床事已徒酸辛淚逐西風忍回首決科五十亦已晚而

懷明聖先生

吳

乃幻疾乘轉眼蹢躅八載號半人抄成宋史左腕幹肆心風雅究淵源專于神理別姪妍屏除俗艷追正始大海迴風吹紫瀾獎進後學凡十許所作同門而異戶就中九屬意者錡曰子古詩頗近杜杜詩千首汝能讀行看落筆驚風雨吁嗟此言何可當況余門外未升堂客歲相辭就山左顧我不語心仿惶邇知便是終天別歸來惟見靈車設出自北門聲哽咽遺詩在篋不能閱先生墓前遺詩有云我時撫棺一慟心如割嗚呼有文而不入金馬玉堂之列有詩而不附清廟生民之末有子而不能

稍緩須臾握手與訣

先生靈柩移葬

其存也鬱鬱其亡也

忽忽几上餘墨痕牀頭無長物蝴蝶夢中春杜鵑聲裏血吾曹握筆失所持已矣無爲爲善矣

### 壽宋大惺中四十初度

椒園好主人瘦骨我所欽交久耐樸率春風披我襟行年今四十佳句盈球琳論詩尚開寶知君用意深有時學王孟亦復類高岑閉門彈古調松竹爲賞音南山有野鶴對月自長吟北山有閒雲行天渺無心雲鶴自相得塵氛何處侵俯視枝頭鳥區區慕上林

聖清集卷十

子

### 感春四首效昌黎體即用其韻

選一

賞音誰鍾期無情晝欲卧辛苦性所甘區區較勤惰仰視枝頭花次第臨階墮花落根自榮疾風亦無奈

### 湖于晚眺

散步望蒼茫暮色何森森春深雨乍晴微風吹荇藻漁家醉欲眠邨犬靜無擾幽人獨徘徊氣與長湖杳日落不肯歸明月出林表

### 呈嘯門先生

絳帳傳經日于今三十年清神近道要妙悟脫言

詮汾晉掄才允穀函得士先遂初何蚤賦未艾竟

歸田春色花三徑秋替月一天蘭茝看醅醉棣萼

共踰蹊肯讓商山老何殊洛下賢門牆慚繼武驚

鈍失先鞭尚倚金鐙刮終須玉尺懸驂壇會努力

立雪謝塵緣

### 初夏

春歸何處歌羣芳四月薰風日更長蚤晚人情分冷暖晴陰天氣亂衣裳垂楊不斷隄邊綠新麥平鋪隴上黃遙憶軟紅香土客應隨鳳閣檢縹緲

陳謂

雙園家大兄樹堂

聖清集卷二

三

### 螢

腐草餘光在飛飛傍戶庭可憐車武子因爾博時名

夢中駕小舟遊某山下得詩一聯寤而誌之

### 足成一首

首夏清和憶夢遊箇中佳趣也盈眸千巖樹密銅

鈺淡一葉舟輕石澗幽

二句夢中作

豈是華胥聞異樂恍

疑帝所值清謳羣山夜夜能來否枕上遶壺不遠

求

省賈二恒若疾即席次陳五騰芳韻

幾年消渴悵文園愁緒于今詎可論落日共尋黃  
葉遲殘秋重把故人尊已憐王湛多癡癖況值皋  
魚滿淚痕時時若寂寂青燈風味好片時也自慰離  
魂

采樵歌

高山深林藏虎豹磨牙吮血臨風嘯樵夫養母性  
純孝勁捷不數霍嫫姚天寒腰斧荒山道丁丁伐  
木斷虬枝千斤背負行輕剽日暮鴉喧山鬼號仰  
天星月無光耀懸崖怪石欲搏人壯士從容歌且  
笑歸來老母相慰勞跪進一餐聽母教

遣懷二首

初日出扶桑頃刻徹四海雲翳自去來光燄故常  
在老魅竄陰崖巨鰲潛地底嗟哉白屋人小牕繡  
故紙

崑崙不可登滄海不可越出門多風波天地何曾  
闊吾生亦有涯愁來無歇絕一笑姑置之舉頭見  
新月

長至日招同人復舉銷寒會

奈何哉鮮民之無告也撫令節而心悲窮陰勢極  
一陽轉人生一逝何時歸百感千愁鏤肺腑遙天

哀雁凌空語小牕閒集素心人鑿險絕幽建旗鼓  
諸君才力異尋常鏤鏤出匣千將銑下士大笑鬼  
破膽豁我痛深創鉅之衷腸衷腸亦已碎月旦憑  
誰集酒闌人欲去獨坐向隅泣

鐵鞭歌

嘉平邦上時徜徉入市滿目森琳瑯中有鐵鞭三  
尺強龍頭怪醜髻蒼張竹節一低還一昂猛氣鬱  
勃吞攬槍可憐剝蝕埋寒光觀者不顧空昂藏對  
我有情激慨慷慨攜來撲面生微涼颼颼兩腋挾風  
霜盤旋跳擲魂飛揚老魅屏息奇鬼僵我生落落

望劉駱客長

章

性疎狂意所不合瞠目望與爾結契無相忘時平  
利器韜鋒銑爲我斗室守縹緲驅逐牢愁入大荒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偕騰芳惺中

稻孫家大兄以任作兼呈昭陽李定齋先生  
飛書馳驛枚臯敬長卿濡筆思未盡雄才勢決江  
河湖鉅製芒寒張翼軫文章遲速自天生掃却鉛  
華真吃緊不者隨俗工塗飾浮光直似海中蜃蜃  
眼沉淪竟無聲狂飈蕭瑟僵蚯蚓可憐託根非善  
地巧匠旁觀但微哂矢志不必讓前賢卜居不必  
問詹尹目空千古攬英華詞源倒流差不窘有時

輕騎撼詩城丈八蛇才碎甲楯有時環珮鳴和驚  
範我馳驅慎陰荊生涯冷淡少知音荆山不獻足  
未膺惟有傷心懶過庭卅載劬勞空閨問吟天便  
欲擲微軀愁腸又被詩情引舊雨三冬幽徑松新  
詩一夜平林荀忍凍探奇髭鬢斷須臾衆妙來元  
北昭陽老宿光兩眸獨向寒林搜枯蘗一片婆心  
深且長披沙揀金爲容忍樗材未甘自菲薄枯朽  
亦嘗出芝蘭妄希險韻步昌黎如扶強弓弋飛隼  
弓撥矢鈎力更倦不穿魯縞羞縮蝨處行盡矣思  
悄然何事吟塲琢肝腎伯樂一顧驥驥鳴要從宗

卷之六

書

匠得標準推敲不厭地寒燈詩成老屋繁霜頰紅  
爐濁酒畔半愁形骸脫暑無畦畛日復一日見新  
年耿耿此情長不泯

上元後四日定齋先生赴任耶門李四亦以  
是日之三阿握別時意忽忽如有所失江文  
通有言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因用昌黎

答張微韻寄李四

春風拂人面驪歌不可聆昔者共晨夕幽齋聯影  
形與君同千古長余饒一齡少年忽已去義車馳  
不停情好擬合璧身世愧漂萍枘鑿笑故我生涯

老窮經陳元濶波瀾毛穎驅雷震關情冷花鳥吐  
氣排牕櫺詞源決三峽筆陣森五丁怒猊獨瞋目  
高屋時建瓴代馬足方健吳牛喘未寧池荷光灼  
灼叢篁肅泠泠偶聞塵世音便覺臭味腥遊鯢伏  
滄海宿雁起沙汀潛鱗玩日月展翼依蒼冥安肯  
隨蟲豸倏爾歸杳冥觀書樂欲短避鷺戶且扁上  
元看雜遝巴曲誇優伶冰解客權動隄平杜馬駟  
廣文老秉鐸伊人亦揚舲送別復送別長亭更短  
亭野雉尚爲蜃腐草尚爲螢抗懷窮益堅汲古神  
常醒文豹不炫朱飢鷹思振翎莫愁坤軸弱愛此

卷之六

書

天光煥搜奇盡孤嶼扼要塞井陘師門寒絳帳老  
輩危晨星何人整壇坫太息失儀刑屢遭俗眼白  
憐君雙瞳青學富自怡悅饑驅空伶俜平生膠漆  
固陋彼金石銘出口戒雖黃逢人分渭涇慚無測  
海蠡謬持撞鐘廷聽鼙喧密室烏爲闢空庭丈夫  
愛瀟灑豎子徒拘囹忍以萬鍾養易此方寸靈驥  
尾攜蒼蠅蠅曉容焦螟初日雲中鶴微風塔上鈴  
瑤琴寫深衷遊魚爲出聽銀缸夜沉寂鐵馬語瓏  
玲佳趣紛楮墨天機敵畫屏堂上坐慈母膝下走  
寧馨詩書實倚託門戶不彫零人情艷冠蓋地脉

重芝莫大槐園螞蟻空桑滋蟻蛉嗟余寄尺素待  
子傾壘餅異姓亦兄弟同心鳴鶴鵠知君舊作家  
指日新發硎著述盈巨麓聲名光大廷垂紳表世  
德坐君旋馬廳

偶然作用昌黎遊湘西雨寺詩韻

日月揚天光山河設地險人生偶然耳老來亦有  
漸憶昔少年時英姿奪琬琰平吞萬卷書孤懷壯  
且儼焉知竟蕭條廿載伏崖广白眼望青天鋒鏑  
挫欲飲舊好時過我詩律慎點檢尺素生長風斗  
室揮清簞高寒嶺上松淡永湖頭笑吟成勿示人

覺湖集卷七

五

古調信無忝更深蠟燭盡客去柴門掩春雲覆滿  
城疎星露幾點何人據要津有如夜風馳聲勢警  
鬼神文章成夢覺吾曹嗜古癖時論合深貶得失  
明寸心安能效譏詔雖黃積腸肚相逢餘笑臉戒  
之復戒之莫令白圭玷有友差不孤旗鼓各分陝  
探奇不厭奢屏俗若崇儉懷人意未足扁舟欲行  
刻時翻飛歸自三阿  
徑中又向龍途西樓遲足音是日待陳  
五不至佳會悵猶歎  
時哉弗可失去日驚蓬再壯夫固有志塵氛了不  
染春宵自可人展卷青燈眠

春日雜詩三十首

兀坐驚看斗柄東那能長劍倚崆峒椿萱夢冷沿  
階月松柏聲淒徹夜風雁去也知春寂寂燕來誰  
解恨思息芳郊適是遊人跡未許無情任化工  
前溪春漲水溶溶日暖風微野趣濃佳節又從愁  
裏度好書只爲悶時封空閒短榻延徐穉未必枯  
桐遇蔡邕起視閒雲餘黠黠當花含笑慶遭逢  
由來國士自無雙萬斛龍文筆可扛交是陳雷聯  
舊雨詩承漢魏薄新腔高懷漫欲橫秦嶺愁緒渾  
疑出蜀江嬌女無辜磨時女  
媛亡幻切招魂幾夜泣疎

覺湖集卷七

五

庭訓分明淚暗垂伶俜依舊不才兒塵生篋笥吳  
鉤老濤沸江湖代馬悲瞥眼未知春已暮驚心又  
見白生髭唾壺擊碎頻惆悵揜臂將軍且數奇  
誰家年少愛輕肥志士幽棲願不違竟爾泥塗羈  
駿足忍將章句送朝暉行隨東郭猶全履癖類西  
門好佩韋積雨連旬苦霪淫凭欄遙望漫獻款  
底須雕琢出璠璣肯便浮沉逐蠹魚天外孤鴻飛  
冥冥枝頭斤鷄笑啾啾縹緲水空幽谷松竹情  
深戀敝廬坐久呼童烹茗若一杯已自睡魔除  
鎮日搬薑未覺迂此心安處即良圖何來荆棘園

芳草一任蓬鹽聚腐儒火井光芒留萬古冰山消  
釋只須臾平生不解逢時好擬向長沙弔左徒  
何人起舞聽鳴鶴一覺東窓喚小奚身世直同舟  
泛泛風光長自草萋萋頻將果餌遠驕子未習丹  
砂愧病妻獨羨伯倫天趣遠銜杯日日醉如泥  
休持古調變浮哇落拓山巔與水涯玉局遭謫還  
婁直金門玩世任詆諧分陰偏是陶公惜尺璧先  
知張伯懷風操依稀誰卓犖好從鄴下認模楷  
披襟喜值煖風來幾點頑雲漫不開古鼎何心沉  
泗水良金不語抗黔雷淵明瀟灑花三徑子美崎

貧賤集卷下

七

峴酒百杯但使浮生醉俗累神仙底用覓蓬萊  
相見無嗟參與辰論心還是箇中人一番花月一  
番老十載吟哦十載新蕭管倚樓聲及遠驂驕伏  
櫪意奔塵紅桃白李慚清韻閒聽蛙鳴步水濱  
一望郊原野火焚春來又見綠紛紛苔封僻徑朦  
朧月風扇微和藹藹雲世路崎嶇增壘塊人情邈  
近也慙慙良宵獨立平橋上老圃行歌面已醺  
金人著意戒多言喋喋徒令思怨繁鸚鵡籠中思  
故土杜鵑嶺上叫黃昏神傷老輩甘頭責笑倩兒  
曹視舌根迫逐風塵誰健在守雌端合老莊園

貧賤集卷下

七

雷鳴十日怯餘寒春晚猶嫌襖被單好鳥未招塵  
外賞名花偏值雨中看愁同狡兔罹絲網窘似鮎  
魚上竹竿多少英雄髀肉歎幾人提劍斬樓蘭  
塵埃長是便癡頑巧匠經營拙手開天儘多情懸  
皎日地無全力化蠻山呈身競道龜魚佩適與何  
須鵠鷺班我有瑤琴彈一曲長風吹上白雲間  
高軒賦就有誰憐八斗何曾直一錢碧海波瀾擊  
曉日青天膏露下平川隨人歌哭終何益與我周  
旋獨灑然遙憶龍川孤咏久三阿溪畔聽潺湲  
靜夜燈花惜未挑驚聞牕外雨瀟瀟都無長策辭  
貧賤剩有新詩慰寂寥怪底螢光生腐草何緣鵬  
鷖出鷦鷯青山本是無情物笑煞人間脂粉描  
幕上紛紛累燕巢閒來信步踏春郊平林幽草隨  
風動古寺疎鐘按節敲聞世生憎惟耽僻於心無  
愧守蓬茅一餐自飽菜根味不愛駝峰列大庖  
鵬飛無際釣連鰲開戶狂言漫自豪酒薄邯鄲森  
戰壘音調解谷奏雲敷春蠶巧製子紋錦曉月斜  
含萬里濤最是荒園無長物掃除蕭艾種櫻桃  
畢竟風波可若何臨流幾日恨江河危途敢信康  
莊少大覺應從閱歷多地積毒苔由宿雨田除根



芳盛嘉禾幾年不作東華夢斗室居然安樂窩  
長安一望暮雲遮門戶淒涼王謝家澤國春晴喧  
燕雀澄江湖長幻龍蛇途遙不辨靈光殿計拙剛  
逢彌戾車稍喜柴扉遠塵市科頭樹下讀南華  
誰道申椒竟不芳池邊小步望斜陽幾曾餘歷沾  
飢鳥應有清泉慰渴羌是處疎籬圍野菜滿庭翠  
霽起蒼筤風流不減登臨興鉛槧還須及晚涼  
春陽何意噪鵲鵲輕薄雲間笑老僧水入黃河俱  
是濁山連丹嶂幾時平尸名貳負還應縛蟲是三  
彭不可櫻聞道安期遺大棗高言空自軋霄崢

登臨集卷一

七

岳楊好事又青青老卒安眠不識丁樹裂雷公空  
嘆嗒峰頽力士已沉冥南陽何處葛侯宅西蜀遙  
傳楊子亭千古聲名身後事爭如安坐講黃庭  
每思長嘯比孫登魚自遨遊水自澄小院深紅連  
葉葢幽齋淡白讀書燈悲緣往事情何限壯不如  
人感倍增終是睡鄉風味好日高猶未理鬚髻  
何須將相報恩讐亦莫酸辛類楚囚平等生涯甘  
冷淡無端毀譽聽嘲嘲可憐糞壤爭蠻觸不見晴  
川浴鷺鷥蝴蝶莊周成幻夢十弓贏得畔牢愁  
長街鐘鼓夜尤沉獨對空階細細吟天磔妖墓全

皓魄沙含短絨挾神鍼莫愁湖畔傷春淚無忌車  
中下士心兒女英雄都寂寞落花時節雨淋淋  
揭來聯袂赴城南蕭寺危樓促膝談郭外長湖波  
淼淼望中新柳意綈綈不綠清淨三千界便廢詩  
書一百擔拂袖同歸仍坐隱酒徒還自愛沉酣  
潑眼晴光畫捲簾深林幽鳥語詹詹虛船不受旁  
人怨健筆從教俗豔燈幾日狂歌逢李白有時別  
賦擬江淹蕭條踪跡原無恨文字何煩龜策占  
天上麒麟自不凡紛紛嗜好別酸鹹紅塵到處誇  
金穴元牝于今秘玉函北岸輕風搖嫩葉西城落

登臨集卷一

三

照送征帆一編靜識千秋意多事磨崖十丈街

春暮李四復之三阿是日宋大歸自公田偕  
賈七小飲書室即席次賈七韻

故人揖我告我去臨岐又唱陽關句故人打門得  
得來不曾濶別阻天涯可憐飄泊類飛蓬飢驅兩  
地愁緒同陽鳥飛行何迫促論心漫作窮途哭門  
前春色滿平林月下微風吹我襟離思不共春花  
落竹箭有筠松有心

懷定齋先生

我師復何處風流憶鄭虔春江舟一葉曲岸柳如

烟地僻銅章冷官閒鐵硯穿黃山如可到杖履亦悠然

呈夏醴谷先生

熙朝右文跨前古博學鴻詞先後舉風塵之外偉  
人出斑駁敦華望中聚先生瀟灑出塵姿五三六  
經鎮腸肚西山奇趣恣爬羅百家靈夜供吟咀  
彤庭對策意從容蹀躞詞場鄙邦莒湖湘閩越獎  
英才藥籠中物看濟楚駢征有集紛珠璣健筆凌  
空森勁弩竭來長嘯卧煙霞肯滯東華戀香土几  
上琴棋架上書不羨風流玉柄塵蘇瓊有子復奇

皇朝詩集卷一

五

嶽蚤擅雕龍工繡虎如斯風味劇幽閒況復憐才  
盛揚翎賤子飄零困桷簷陳編擬吸獅兒乳憶昔  
京華侍几席脫畧町畦謬見許曰予才似吳武陵  
莫使騁馳軼規矩天馬循塗無泛駕珣玕受琢推  
碩實叶清風習習掃枇糠妙緒綿綿漾機杆光陰  
瞥眼倏廿年襍線紛綸竟何取詩城惜惜闕眞源  
塗鴉枝拙空覩縷元禮門庭尚見容提撕更使賢  
省豎維川有防器有範如木從繩金在冶叶芳春  
好景自依人朦朧新月梅花吐

賦得儒術於我何有哉

萬里江河自在流渾敦何用別春秋蒙恬筆利祖  
龍死蒼頡書成野鬼愁沒字碑能辭斧鑿不才木  
自壽林止飛卿未識逍遙意翻覺南華亦贅疣

猛虎行

虎而冠黑霧荒山古木寒虎而翼白日天街攫人  
食張唇哆嘴食不休斧牙鑿齒光兩眸更有虎侯  
爲導引以人飼虎心疾狠吁嗟惡談能幾時上帝  
神明久鑒之桓桓者誰下莊子操筆一擊猛虎死

征車行

朔風如吼撼大樹五更縮項衝煙霧殘月無光鬼

皇朝詩集卷七

五

火然蠻山陡絕征人路名場直與魑魅爭利數何  
堪虎豹怒不如却掃半畝宮撲面征塵空自誤

射獵行

太平何事逞雄心草死郊原朔氣侵壯士臨風忽  
長嘯驕驪飛跨馳中林彎弓纔即鹿瞥眼又從禽  
哀猿繞樹啼猛虎入山深千金刀頭百金鞭翩翩  
河朔美少年願與君王備驅策萬里長城威絕域

落葉吟

故枝生茂葉葉落仍故枝榮枯一何速達者早見  
之飄風動地枝欲折葉抱枝號不忍別可憐本是

同根生奈何中道恩情絕  
恩情絕根蒂堅轉眼春  
回生意滿依然蒼翠欲參天

### 履冰行

北人履冰如平地南人履冰輒顛躓  
冰堅冰薄氣使然堅者可行薄難試  
清溪千頃淨如拭容足之間蹈不測  
湏臾冰裂不見人任是善泅少羽翼  
吁嗟世路多嶮巇危于履冰人未知  
小宛兢兢作冰鑑才人逸士慎所之

### 雪和蘇長公聚星堂韻

古樹橫斜禿無葉至後一日飛寒雪  
紙牕中夜放

望湖樓外望

雪

光明危檐累累凸未絕桃李芳妍都  
臃腫老梅壓重氣不折由來第一出  
塵姿惱殺輪蹄爭撲滅臨流瀟灑赴  
江河最高峰上誰能掣廬陵禁體標  
鮮新不許鉛華堆綵纈長公詩筆李  
杜儔餘子紛紛漫不屑雪鄰好事踵  
前軌去矣風流纔一瞥吾曹呵凍浪  
塗鴉張觸無端那堪說小牕凜凜銀  
海搖硬語盤空勁于鐵

### 題顏魯公墨蹟

書法如人品都成百鍊鋼  
風標留晉魏體格啟蘇黃蹟以千年  
少光餘萬丈長鬼神應愛護隨隨慎

### 隄防

#### 題趙煒夫墨筆牡丹

九十老翁筆如椽興來潑墨飛雲烟  
雲煙滿紙強人意富貴花無脂粉氣  
丰神自合壓羣英肯向芳塵爭嫵媚  
幾叢怪石鬱嵯峨呀扶疎老幹故常在  
誰家塗飾弄妍姿唐突花王自遺穢

#### 立冬日李四招同人賞菊次丙寅舊作韻

誰謂冬日寒磅礴與逾曠誰謂菊花瘦  
精神健莫尚銀鹿亦何勤主人煩意近  
名士與名花蟄室屹相向招邀集同社  
實心孰與頌紙上龍蛇爭壺中

諸侯懷德

王

天地廣倏爾頃詞源三峽怒濤放笑殺  
時世妝胡蘆畫依樣盲參瞎尚者競競  
示尊仰有如遇惡風昏昏心目颺漂墮  
羅剎國陰霾開鬼障安得霹靂來頓使  
元神王吾曹困青衿牢騷無好況翻疑  
管城子本無食肉相三敗不爲羞登壇  
氣益壯大材當晚成名酒須醞釀有時  
半畝宮闈門絕塵埃有時一帆風踏破  
萬里浪天哀志氣人雄心庶可償新詩  
各揚鑢豁開雲霧瘴凡上說詩圖

雪鄰先生

知

詩可學杜

對花發高唱

### 賦得花邊行自遲

徑僻風微處春深雨過時看花人語細待月意俱  
遲小步頻迴首探幽欲賦詩餘香襲衣袖尚憶蝶  
蜂癡

賈七秋闈得而復失有不釋然者詩以慰之  
用昌黎送侯參謀韻

竄威不商歌後世何以稱俗眼橫雌黃相對冷于  
冰孰云時不利乃謂君無能真宰訴蒼旻衝冠怒  
髮興調高本自知于人聽覺憎風塵得意者顧盼  
生驕矜土苴亦馨香贊誦修友朋倚門僮僕倨世  
情固云恒而君羅萬卷廿載地寒燈却掃事枯吟

定齋先生集卷七

詩

有如入定僧雄文騁風簷光焰時鬱蒸揮斤五鳳  
樓彩霞起層層謂空聯翩上天衢修可昇衡鑒亦  
具眼擊節若不勝制科自有額取舍難憑強園  
單闕歲余亦志飛騰鹽車繫霜蹄千里歎未曾君  
才十倍我苦心三折肱不如兔園冊剽賊爲摸稜  
鼠行自啣啣蟲飛自薨薨丈夫千古志羞比黎與  
蒸賢良傳牧豕烟起公孫弘欽賢翹材館英俊快  
先登此風久寂寞誰與尺素徵折節君不屑詭遇  
吾所懲四顧無顏色淪落依溝塍焉能踏雲霓厲  
翮偕蒼鷹迴頭望人寰長嘯脫鉤膺驚鳩搶榆枋

圖南愧大鵬四十年方壯筆陣欣可乘洵如海將  
嘯哨如鎖欲崩風骨日以上放懷鄙工陵虎氣必  
騰踔坎壈豈頻仍歲月疾于駛繫日無長繩勿以  
孤吟鶴侶彼逐隊蠅鼓鐘聲徹外同氣遙相應蒲  
柳望秋萎松柏經霜凝金華儼氣象風雅尚縹緲  
放翁遺山後一綫君其承雞林紛賈客計字酬以  
贈

定齋先生選定覽湖聯吟集各贈序言寄至  
長歌誌謝用昌黎石鼓歌原韻

涼風蕭蕭動萬里階前蟋蟀中夜歌晨起盥漱嚼

定齋先生集卷七

詩

楊木祁山客至喜如何開絨啓視先生書銀鉤錢  
畫監隸戈爲言斯道甚微渺君等踴躍相磨磨冥  
心造化供鐫刻脫手珊瑚入網羅深者重淵共澄  
微高者絕壁爭嵯峨矯如雄劍揮壯士豔如妙舞  
傳陽阿人建車輪當一隊最哉無令識者呵謬膺  
推獎驚逾分更須檢點嚴舛訛少小讀書少識字  
茫茫不辨篆與科漂蕩詩城缺維楫中流竊恐遭  
鼉鼉又似危崖索拄杖繞樹欲斫無斧柯常年故  
紙覓生活浮沉軋茁固機梭有時乘興擬雕蟲鋪  
陳排比期委蛇慚無健筆追爾衡豈能妙語傳曹

城也思竭蹶自樹立山有曲徑江有沱飛觴朗咏  
儘足樂岳鳴知不礙天和瞑目收聲真宰泣恥襲  
陳言落臼科若將比似古作者小巫氣短汗顏多  
鷗之長鳴託彩鳳馬之腫背稱索駝先生憐才心  
獨苦千里魂夢猶經過荆山太璞久寂寥手把硯  
硯爲切磋一峰亦可取拳石一泓亦可揚清波亡  
羊岐路楊朱哭示我周行平不頗感激遙陳數百  
言吾師吾師寧有他吁嗟俗眼尚紛纒搔頭弄姿  
空埵要免園冊子逾拱壁餽釘剝賊勤摩挲煩勞  
翰墨無新語撚鬚刻燭費吟哦虛聲烜赫走聾瞽  
不似寫經徒換驚人貌榮名非一日無留無害受  
福那吾曹三五賡同調入世衲鑿增坎軻經天炯  
炯有日月行地浩浩有江河老蒼況復真知已蓬  
門何事歎蹉跎

覽湖聯吟集卷七